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宗義部三

(33)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解題

一、宗門千字文

錄自「禪學大成」

魏太傅鍾繇初編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勅書，爲晉武帝所珍賞，至南北朝宋文帝時，損壞不可辨識，梁武帝命周興嗣次其韻，復爲完璧。日本應神天皇十六年，百濟博士王仁，以論語與千字文供獻，載在國史，事在周興嗣次韻前。逮平安朝始傳入周氏次韻。其體裁爲四言古詩二百五十句，凡一千字，次第整然，無一字重複。

宗門千字文，乃竺仙和尚於曆應二年次鍾氏原韻，詠述禪宗教義與歷程。文字雖豐麗典雅，序次雜亂而不整齊，不免徒尚浮文之譏。其後師應衆請，爲親切詳細之註，每句插入，以便童蒙。又作釋問二十篇附於卷末。是則本書雖不免墮入文字禪之嫌，而爲幸初學，出於老婆心切，就其學揚宗要而言，亦不無甚多之方便。

著者梵僊，字竺仙，自號來來禪子。明州象山縣（今浙江象山縣）徐景揚子，元至元二十九年生，六歲就學，十歲投吳興資福寺別流源公爲驅烏。十八歲，依杭州靈山隱公受公牒，禮其師虎岩伏禪師塔落髮。出遊四方，首參晦機、雲外、景元、東嶼、止岩、中峯諸老宿，後聞保寧古林茂和尚之提唱，心地豁然。旋典藏清涼，道聲籍甚。間還東浙，登徑山，值明極和尚赴日本，遂

從明極偕行，以日本元德元年六月，至日本太宰府，時年三十有七。明年二月，入相州鎌倉，寓建長寺，北條高時一見如舊相識。明極住建長寺，師爲第一座。元弘二年，住淨明寺。北條氏滅後，爲足利尊氏直義兄弟所尊信。建武元年，主淨智寺，尋作楞伽院於天柱峯下爲壽塔之地。延元三年，開山關東無量寺。興國二年，進京都南禪寺，退眞如寺，累遷建長寺。正平三年四月，以疾謝事。七月十六日，寂於淨智之楞伽院，世壽五十有七，臘三十九。著書宗門千字文外，語錄二卷。其中天柱集即師之詩文集，爲詞林所傳誦。

二、禪宗決疑集

編譯組

全書一卷。西蜀野衲智徹述。簡稱「決疑集」。此書是元代禪僧智徹（一三一〇—？）對學人闡明修道之方法，欲以窮究佛道之玄旨，開明自己心性之書。智徹於元・元統三年（一三三五）受戒，至元六年（一三四〇）五月出俗，於同年十二月落髮爲僧。

全書內容自源湛流清門、離塵精進門至復懲懈惰止境息迷，共分爲二十一項述說學道之用心。以當時看話禪之隆盛爲背景，以親自參趙州「無」字公案，打破全身疑團之編者之經驗爲中心，敍述參禪之心得。淸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刊行。

三、初學記

編譯組

全書一卷。宋．白雲宗祖師本然清覺述，元．南山大普寧寺道安註。本書主要在「開羣迷引後進，發揚三乘十地之要，使之入佛知見」。對於「初學記」一名，註者道安作如下的注解：「……又復記即錄也。順理善法，可記錄故。記錄三乘十地之法，以示初心，令其習學。又記即答也，初心好學者，請問起行造修之法，故作此答。……而言學者，效也。效習不已，自有所見。有所見者，即名爲覺。既覺悟已，務於起行。行必到家，名究竟覺。覺即佛也，然必在於初心，故名初學。……」

依卷首趙孟頫的「白雲祖師初學記序」所述，本書於元皇慶二年（一三一三），經白雲宗主明仁奏請仁宗帝，於大慈隱寺鋟梓入藏。

四、山菴雜錄

節錄自「禪學大成」

本書乃明高僧臺州瑞巖寺住持無慍禪師撰。師爲虎丘八世法孫，壯年住諸方大刹，晚歲結庵太白山（天童山），杜門樂道，編其平昔出入諸大老之門，所見所聞嘉言善行。乃至叢林之尊宿，儒道之先達，以及閭巷小子，苟有資於勸善懲惡，可作參學龜鑑者莫不斟錄。欲以上發先德之幽光，下貺後學之沈痾，即本書是。師示寂後，弟子立極居頂開板，有明初僧錄司弘道序、師自序、蘇伯衡序，及天禧住山守仁跋、靈谷住山淸濬跋。日本寬永年刊本有一絲文守跋。書中屢以頑空邪見之人，抹煞因果報應，「無助於禪學，祇增闢佛者之謗議。」此排斥之言，足爲學者進道之模範矣。

五、慨古錄

編譯組

全書一卷，明，湛然圓澄著。作者爲青原下三十一世北京千覺寺慈舟方念禪師法嗣，因慨歎末世佛法陵夷，「去古日遠，叢林之規掃地盡矣；佛日將沈，僧寶殆滅，……懼三武之禍且起於今日……」爲振興古叢林禪風，並基於護法愛宗的信念而作「慨古錄」，以警戒其門人弟子。

書中批評當時禪宗墮落腐敗的情形，並列舉[illegible]的實例，可說是探究明末禪宗實情的資料。

六、祖庭鉗鎚錄（附宗門雜錄）

編譯組

全書二卷，明，費隱通容輯著，居士夏春暉，龔士龍校。

本書主要輯錄祖師鍛鍊禪宗學人的語要五十餘條，並在每條之後，附上作者的解說及見解。卷上收錄自靈源惟深至晦菴彌光三十位禪師的提撕，卷下收錄自懶菴鼎需至大慧宗杲二十一位禪師的提撕。

附錄「宗門雜錄」收有四則短文，爲㈠、拈花微笑的典據；㈡自總禪師問達觀曇穎禪師的五個問題；㈢覺夢堂重較五家宗派序；㈣一喝分五教。

七、湛然禪師宗門或問

編譯組

全書一卷。明．湛然圓澄著。本書是慈舟方念法嗣散木道人湛然圓澄，於萬曆二三年（一五九五）四月，回答參禪者質問的問答集。全書共有問答五十二則，主要論述參禪要契及修道要旨。卷末附有「參禪釋難或問補遺」、「答明鼎子問」及「達觀和尚招殃傳」。

八、五宗原

編譯組

全書一卷。明．漢月法藏撰。明崇禎元年（一五三八）刊。密雲圓悟的法嗣漢月法藏批判單傳釋迦拈華一事，昧於五家宗派分出的緣由，不知威音王以來，沒有一宗一法不爲五家宗旨的符印，並欲抹殺此五家者，並批判重視室中密授爲室中密授的死法子云云。作者有意矯正曹洞宗的錯誤，而著此書。當法弟木陳道忞著「五宗闢」呵罵漢月時，漢月的門人潭吉弘忍撰述「五宗救」，非難木陳，極力爲其師之說辯護。

另一方面，漢月的本師密雲圓悟一看漢月的「五宗原」，就叱斥他是名利漢，撰「闢妄救略說」十卷。根據此書的序文，可察出圓悟對「五宗原」的看法。序文說，「今潭吉妄作「五宗救」，益見漢月密囑之禍，不得休息」（續114、0219、上、10）。又敍述撰述的由來說：「滅佛滅祖、滅慧命之罪，自漢月始，而老僧坐視不救，則亦老僧之罪也」（續114、0219、下、4）。

此後，清雍正帝也著「揀魔辨異錄」，以破斥譚吉的「五宗救」。這些書都涉及「五宗原」、在師弟法眷之間激起許多波瀾，使情況變成很複雜。在此可得到有關明代禪風的某種啟示。

五宗原的內容分成如下八章：臨濟宗；兩脉台宗其來有據；雲門宗；溈仰宗；法眼宗；曹洞宗；總結；傳衣法註。

九、五宗救

編譯組

全書十卷。明．潭吉弘忍述。弘忍（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三八年），號潭吉，漢月法藏法嗣，著有「安隱錄」、「燼餘外集」。

本書係作者爲駁斥木陳道忞的「五宗闢」，支持漢月的說法而作的。原書云：

「爰集從上列祖之悟繇，起自釋迦終于天童三峯，凡六十九人，以盡臨濟一宗，串珠而下，有建立者，有守成者，有扶救者，其間升降，歷歷可觀，使宗祖之眼目不至掃地，以待夫天下後世英傑者出，再振而起之。非辨也。救也。故曰五宗救。」

有關本書所涉及的清初禪宗法諍原委，請參閱「五宗原」及「天童和尚闢妄救略說」二書之解題，以及陳垣「清初僧諍記」一書。

十、天童和尚闢妄救略說

編譯組

全書十卷。明．密雲圓悟著、侍者眞啓編。依書前的撰述緣起所述，密雲的法嗣漢月法藏，在崇禎元年（一六二八）著「五宗原」，記述五宗分派的理由，主張以一圓相究得佛祖宗旨本源，反駁密雲的「自證自悟說」。後，密雲的法眷磬山天隱圓修也寄書駁斥；漢月的門人潭吉弘忍更作「五宗救」支持漢月的說法。由是，密雲乃撰本書，列舉佛祖語句闢彼等之妄，救其滅却佛祖慧命之大罪，故名「闢妄救略說」。

本書是密雲晚年所作，寫於崇禎十一年。當時，漢月、潭吉均已示寂，因此兩派的論爭就此結束。

十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五家解

編譯組

本書是「金剛經」的集解。分上下二卷。所彙集的是雙林傅大士的「金剛經贊」、六祖慧能的「口訣」、圭峯宗密的「纂要」、冶父道川的「頌」、豫章宗鏡的「提綱」，故謂之「五家解」。卷首有明．永樂年間高麗涵虛堂守伊（又名己和、得通）所撰序，卷末有其決疑。

依卷首守伊序云：「然此編集出於何人之手而不現其名乎？……予雖非善醫之儔，幸粗識文義，略辨眞僞，故今之經之疏之中，或脫或衍、或倒或誤者，簡而出之，參之諸本，質之諸師以正之。」可見此書在明代已不知編者爲誰。而今傳本則係經守伊校訂者。

十二、緇門警訓

全書十卷。明．如卺（一四二五）編。書中收錄古尊宿之言，以啟發後學者。自序「歷代帝王宰臣皇后捨道事佛詔」，共計一百二十餘篇。「書」中收錄帝王之禪宗佛教界頗為器

十三、萬法歸心錄

編譯組

全書三卷。清．燕京小楊山祖源超溟撰、明貫編，清康熙十二年（西元一六七三）序刊。

本書書名取自「萬法歸於一心」一語，內容主要在闡明「三教至殊途同歸之法」。卷上以「警省俗迷」、「儒釋論理」、「釋道辨偽」三部分明示三教之理；卷中以「頓悟修正」、「教乘差別」、「唯心淨土」三部分論述諸教淵旨；卷下分別以「禪分三宗」、「十魔亂正」、「經語引證」、「七佛偈」、「佛經已明祖語述後」說明種種差別異相，如以黃金作器則諸器皆為黃金，直破「萬法歸一、諸教一心」之理。最後以「勸善印施」說數百王古時功德，勸請流通。

卷首、卷末收有作者、鄭際泰、劉芳等人之序、跋。

目次

33

33



宗門千字文

元・梵僊　撰





宗門千字文

天地玄黃、法道遐荒。

遐者遠也、荒亦遠也、極遠之外、人跡不到之處曰荒、故八表亦曰八荒、蓋此法道、抱括天地、充塞萬類、靡所不被、而眇瀰希夷、絕於視聽、幽致虛玄、非情能測、故曰遐荒。

蒼生出沒、佛祖施張。

蒼生在於此道之中、生死出沒而不自覺、是故佛祖出以覺之。

思惟演說、昭著含藏、剖析空有。

析音錫、分也、佛初成道、於三七日、思惟是事、乃往仙苑及諸住處、十二年間、說諸有爲法、緣生無我、然猶未說法無我理、名初時敎、卽阿含等一藏小乘經是矣。○次依諸偏計所執、說諸法空、然乃依他圓成、猶未說有、名爲空敎。○次說法相大乘、境空心有、名中道敎、卽深密等經是矣。○次開示一切衆生、如來知見、會三乘爲一乘、會權歸實、名同歸敎、卽法華經是矣、臨入涅槃、說一切衆生、乃至闡提、皆有佛性、凡是有心、定當作佛常樂我淨、名常敎、卽大涅槃經是矣。○然經敎在於天竺、未至東土者有之、隱於龍宮、未擅閻浮者有之。○何則昔涅槃後品未至、道生法師以天縱妙悟、精加研究、曰、闡提之人、自當成佛、此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不知自迷、而返攻之以爲邪說、於律當擯、生白衆誓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願

我此身即見惡報、若乃實契佛心、願捨壽時、據師子座、由是南來虎丘、堅石爲聽徒、自講斯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爲肯首、後遊匡山、聞盛無識再返西竺、訪求足品、譯出、謂闡提皆有佛性、生乃忻然入寂、如誓。○又首楞嚴經、昔有西竺異僧、謂天台智者大師曰、龍勝菩薩、嘗於灌頂部、誦出此經十卷、流布五天、皆諸經未聞之義、唯心法大旨也、五天世主、保護秘藏、不妄傳授、智者聞之、日夕西向遙禮願早東來、續佛壽命、然竟不及見、越百載、至唐神龍初、此經方至。○又華嚴經、佛滅六百載後、乃有龍樹、入於龍宮閱之、凡有三本。○上本十三、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龍樹以已前二本非世所堪、但乃誦出下本、以流傳耳、且今止有三十九品、而餘九品未至於東土也。

包括陰陽。

孔子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斯則以道能包乎陰陽、非唯能包、嘗謂充塞萬類、而豈唯陰陽云道而已哉、道也者、何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猶如虛空無所不被。○今夫人於天地之間、能弘道者、譬如有人墜於坎井、土石崩覆、唯見墊塞悶絶已矣、此猶墮於三界之中、不知其道、虛生浪死者也、然有雖墜或爲墜人而入者、則了知外空、土石可穴、力穴而出、穴及一尺、乃有尺空、非見空入、多尺亦然、既出坎已、見無邊空、非有減少、及復塡之、則沒虛空、非見空出、此無邊空、不復增多、當知是土與石、俱在空內、而土石內、及此土石、未嘗無空、未嘗非空也、土石喩陰陽、空喩道也、即世間・天地・陰陽・四大・五蘊・諸妄塵勞、就於是中、未嘗無道、

而非道也。○然此空内清淨本然、皆由衆生無始、顚倒狂亂、無明妄想之所變、生一切世界、根身種子、相續不斷、乃有佛法世法等事、若能破妄歸眞、眞亦不可得、空亦不可得、佛法亦不可得、況其他者乎。○是故佛謂阿難、由汝無始心性狂亂、知見妄發、發妄不息、勞見發塵、如勞目睛、則有狂華於湛精明、無因亂起一切世間、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卽狂勞顚倒華相。○又文殊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又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三有者卽三世也、又佛曰、當知虛空生汝心内、猶如片雲點太淸裡、況諸世界、在虛空耶、汝等一人發眞歸元、此十方空、皆悉銷殞、云何空中所有國土、而不振裂。○此所謂空者卽衆生無明妄想也、世界卽四大等妄塵勞也、猛省而悟、銷落諸妄、歸其眞性妙道也。○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指人徹見自心本元眞性也。○然若其天下宗師等、或所謂打破虛空、掀飜大海之語者、則非此義說。○儒言、一陰一陽之道、斯乃謂自後形於有者也、夫有必始於無、且今天地萬物、昭昭然皆在空中、人人具見、是爲有也、此有從無而生、此無之始、不可原極、謂之無極、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然後展轉變化、皆由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人畜品類、竹何異焉、倘於無始已前、能著目者、則知道矣、不離當處、超越三界、有何碍乎。○世界者、世卽去來今。○界卽十方也。○又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莊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家語因緣經云閻浮界内

有振旦國、我遣三聖、在中化導、人民慈哀、禮儀具足、又法行等經云、光淨菩薩、又云月光、又云儒童、彼稱孔子、迦葉菩薩彼稱老子、月光菩薩、又云光淨、彼稱顏回、吁孔顏莊老豈常人哉。

慧揭杲日、戒凜嚴霜、辯飛懸漢、體屹崇崗、紫金相好、白玉毫光、食稟禪悅、味匪椒薑、宏音至韻、沙界騫翔。

騫丘焉切、飛也。

號標調御、字表覺皇、乾上坤下、爲衣作裳。

易卦取象、乾天在上、故爲衣、坤地在下、故爲裳、此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象乾坤之無爲也。○華藏善財參大天神、神言、我得菩薩雲網解脫、李長者云、是此界乾坤也、其智無依、不爲不思、而恒應萬有、故號天神。○又參主地神、神言、我得菩薩不可壞智惠藏解脫、李云、此界坤神也、前乾坤主智圓滿、此坤神主悲圓滿、明大悲厚載萬物、長養衆生故。○愚謂、一切悲智、皆佛衣亂、況易取象、正與斯合、然當觀佛、毋瞻衣亂。

眇視國位、遠過虞唐、鐵圍犴獄。

犴亦作豻、並音岸、野犬也、又野獄曰豻、乃惡獸名、二十八宿井木屬之、犴之爲物、登山則食虎豹、入水而啖蛟龍、故 陶所造繫四之處、以此獸爲名曰犴獄、今人略呼獄也、所造牢獄之門、卽作此獸張口食人之狀、令其四人從玆口入、如與此獸食之也、佛說鐵圍地獄之獄、卽世間犴獄之名也。

爐炭鑊湯

非但爐炭鑊湯而已、略言有八大地獄、曰活、曰黑、曰合、曰叫喚、曰大叫喚、曰熱惱、曰大熱惱、曰阿毘至、此八大地獄、各各復有十六小地獄、曰黑雲沙、曰糞屎泥、曰五叉、曰饑餓、曰燋渴、曰膿血、曰一銅釜、曰多銅釜、曰鐵磑、曰函量、曰雞、曰灰河、曰斫截、曰劍葉、曰狐狼、曰寒氷。○又有十八地獄、各有十億小獄、而爲眷屬、又有孤獨地獄、在閻浮提諸處、或曠野山間、或海畔廟中、此則罪輕者入。○法苑云、宋武當寺沙門僧規、因赴白衣家請、無痾忽死、二日而蘇云、那夜五更門巷間、嘵嘵有聲、須臾五人秉炬火執幡、入屋叱喝僧規、規遽悅然、便以赤繩縛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如鐵、至一城、外有立木長十丈餘、上有鐵梁、左右有匱貯土約十餘斛、有一人、衣幘並赤、問規在世罪福、惶怖未答、彼卽使吏開簿檢閱、吏至長木下、取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吏曰、此罪福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爲秤之、既佛弟子幸可度脫、吏復稱、乃見正平、將規至監官前辯之、官執筆觀簿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版、來曰、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須臾見返縛向五人來、官以其濫取人、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爲小鬼橫收、汝命未盡、今放還生、勿履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寃濫、規曰、橫濫之厄、以何能免、帝曰、作福爲善。○不知此爲孤獨獄耶、是何處所乎、前之所謂八大地獄、及諸地獄業報、衆生次第受苦、不可勝言、頌不及錄、然皆當人日用現行、心地發現耳、豈有

祂哉、凡有知者、略宜自勉、又所謂孤獨獄者、世人親見者亦甚多矣、不及枚錄。

善惡報應、禍福憲章。

佛既曰皇、其猶人主之稱、遂有獄等條法憲章、以律有情。

被茲華夏、靡間夷羌、德霑黎庶、澤洽侯王、蹤菩提徑、闢解脫場、圓裡三際、洞徹十方、消除幻妄、宛轉眞常、刀鋸莫害、謗毀奚傷。

左右逢原、眞常妙道、觀此道亂、猶若虛空、刀鋸雖利、莫能損害、魔外謗毀、果何傷哉、譬如調達種種謗佛、活陷地獄、則佛每稱是我眞善知識、若無提婆達多、不顯如來諸佛功德。○又尼犍志、以木魁繫腹、乃牽佛衣云、汝爲我夫、從得有娠、不給衣食、天帝化鼠、齧繩墮地。○又旃遮婆羅門女、以木杅繫腹云、由瞿曇令我妊身、應當與我飲食、悉皆自受惡報、於佛何傷、○又昔有羅漢、名離越、山中坐禪、一人失牛、覓至其所、時因煮草染衣、衣變牛皮、染草化肉、染汁成血、鉢盂即爲牛頭、生收付獄、經十二年、弟子得羅漢者五百人、覓師無處、業緣欲盡、乃知在獄、告王乞理、王言、有僧當悉免之、離越聞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王即禮曰、何因受苦、答曰、我昔曾誣人一日一夜、後墮三塗、受無量苦、餘殃未盡、今受謗業、是諸衆生、愼勿謗人。○又且如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猶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又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又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

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〇此乃貉稽被衆口訕謗、無奈而言、
孟子曰、於己德無傷也、凡士人益多訕也、乃以詩柏舟之篇喩之曰、怨小人衆、而非議賢者
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孔子之所若也、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絕、慍怒也、
亦不殞厥問、殞失也、言文王不殄絕昆夷之慍怒、亦不能殞失文王之善聲問也、問與聞同
去聲、名達曰聞。〇又白樂天曰、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構人罪、至死人不疑、陰德旣
必報、陰禍豈虛施、人事雖可罔、天道終難欺、明則有刑辟、幽則有神祇、苟免勿私喜、鬼得而
誅之。

役賤庸鄙、傑特豪良、歸依信向、永懷不忘。

貴賤皆歸向而不忘也、又信爲道源功德之母、雖良鄙有異、輒能信入、永無妄失。

非纖與細、豈短兼長、排斡

排步皆切、推也、擠也、斡烏括切、旋也、轉也、運也、擠排斡旋之義、謂縱能排天斡地、而不可以
推覓此道也。

止遏。

不令念起也、臨濟曰、把捉念漏、不令放起、是外道法。

寂默

默照邪禪。

商量。

意織摶議。

悉若羸角、觸藩羝羊。

悉無解脱之分。

丕哉碩師、廓然無聖、一綱首擧、萬羅目正。

大矣哉碩德之師。○廓然無聖之綱。首初一擧、則此宏大宗敎、萬萬羅網、眼眼俱正、羅又羅列也、目又名目題目也、節目條目也。

謝遣情意、竦動瞻聽、以故吾徒、受厥餘慶、偏局嫌疑、孰敢爭競。

傳燈錄曰、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鸑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與師議論、是非鋒起、師退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

斷臂攄誠、立雪披敬、志乞安心、願承誨命、能忍劬勤、嚼楚誰凊。

攄抽居切、凊七正切、立雪斷臂、能忍難忍、而劬勤勞、孰有楚痛寒凊哉。

花敷乍繁、果結終盛、寶絲網珠、交輝疊映。

以果喩如網珠、卽謂遶磨子子孫孫、遍滿大地、各各光明盛大、重重煒燁、映奪無盡也、網珠華嚴疏云、帝釋殿網貫天珠而成、以一大珠當心、次以其次大珠貫穿匝繞、如是展轉遞繞、經百千匝、若上下四面四角望之、皆行位相當、一明珠內百像俱現珠珠皆爾、此珠明徹互相影現、影復現影、而無窮盡、煒音葉、行音杭。

南北宗傳、東西旨定、微詰索隱、卷舒行令、印塵劫事、於彈指頃、異軌攝職、殊門專政、犖牙語話

鏗鏘吟詠。

磬牛交切、語不入也、言辭不平易貌、韓文、詰屈聱牙、鏗丘耕切、鏘千羊切、又楚耕切、金玉之聲也、宗師各立門庭、共闡玄猷、垂機接物、猶職與政、猶握金鏡以明道、宣木鐸以揭化、其揆一也、劉孝標廣絕交論、聖人握金鏡、闡風烈、注喩明道也、雒書、秦失金鏡。

融今亘昔、威尊服卑、牛鬼訶護。

牛鬼蛇神、訶禁擁護。

龍象追隨、崢嶸庠序。

午鬼雄獰之勢、獰尼耕切。

都雅威儀。

龍象雍容之狀。

喈鳴返躑、獅子鳳兒、五家列派、四海分枝、千古勝範、百丈洪規、叢林禮樂、膠漆附離、世代升降、損益盈虧。

法道與禮樂關繫附麗也、自唐抵今、餘五百載、時代風俗人情之不同、而沿革損益隨之、論語謂、三代之禮相因損益、豈異於斯哉、莊子附離不以膠漆。

訓導孔厲、沓叄勿疲、陵谷改換、節物遷移、亟宜超越、其肯羈縻、利名岐路、廓落蹤京、智愚清濁、河洛渭涇、得失憂喜、寵辱震驚。

當此滅劫、高陵深谷、遷變不常、節物人壽、其速猶甚、是宜急求出度、若夫欲超利路名岐、則

彼市塵聚落京畿之地、是其所也、然超彼之者、亦有智而淸、愚而濁、卽猶彼之涇渭淸濁者也、然水固無情、而亦有改遷之不免、況於人乎、且於名利之中、得失寵辱、如雷霆之震驚、可勝言哉、今幸居於叢林之下、宜如何耳、杜荀鶴贈僧詩曰、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摠輸僧。

捌伊屋舍。

父母所生之體是也、捌俗作刅、通作創、始造也、孟子創業垂統、說文造法捌業。

宅爾性靈、眼耳窓牖、手足檐楹、喉腹嘘吸、匏管竽笙。

竽笙二樂器、皆以匏爲之、匏瓠也、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竽有三十六簧、笙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皆嘘吸取聲、此謂、人之腹如匏瓠、喉如簧管也。

朝霞夕霧、閃電流星、倐晞忽滅、暫積時明、切磋窮究、期在俊英、簡略他習、熟玩此經。

人之一身、猶屋舍焉、喉腹之嘘吸、猶匏管之竽笙也、且是身之不堅久、何異朝霞等之易滅、此經者、非斷謂此文字語言之經、風穴和尙曰、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而我今謂熟玩、寧無愧乎。

帝君

心王也。

將帥、宰執公卿。

自帝字至此、共爲八字、以表八數、自將字以下、但爲六字以表六數、双字義分、則四人唯理、

離合爲一三、以意逆之可也、又大概見後注。

統治疆場。

場音亦。

防禦用兵、擒捕誅斬、保任冠纓、業識昏亂、本末重輕、碧肝礪膂、深刻深銘、折旋俯仰、揣察權衡、

鼯枝鳩拙、狗苟蠅營。

猶四大蛇軟、風火性輕、譬鼯及蠅、有枝而能營、地水性沈、喩鳩與狗、鈍拙而苟且、然一靈眞性、滋然精明、無如是事、以有久居四大幻軀、遂妄迷眞之者、染習其氣、以茲習氣、欲紹空王大法玄祚、皆不可得。

謀

心機計議、猶鼯用枝。

置

弃置唐損、如鳩以拙。

倚

營營腥臭、如蠅依倚。

伏。

卑鄙不振、如狗偃伏、又世間一切相因之事、曰倚伏、老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

墜墮覆傾、捨父迯逝、孤苦零丁、何由中外、而獲乂寧。

乂音藝、治也。

群魔最屓。

最平祕切、手韵几利切、屓虛器切、用力壯貌。

六賊縱橫、匹偶親屬、締構同盟、盜掠財賄。

掠音略、劫奪也、賄呼罪切。

隳壞典刑、夙興夜寐、聚神會精、復我穹壤、水綠山青、完余邦邑、考妣合幷。

欲玩此經、則如帝王治其邦國、使諸將帥及衆臣下、用兵征伐、同保冠纓之位貌也、雖諸衆多、本唯一人、變化離合、善惡不定、或爲三身・四智・六度・萬行、或爲三毒・八識・六處・五陰、大概如此、乃至八萬四千、無量無數、染淨塵勞功德、不可數也、善則俱爲忠臣、否乃盡成逆賊、斯乃唯在主者、於業於識之昏亂、或本或末之重輕、於折旋俯仰之中、揣而察之、權衡其重輕、乃磨礪其肝膽、猶貞石之堅平淨澤、深刻而銘以記之、然尙如賊等、或用枝或唯拙、或苟且或經營、及機謀弃置倚伏之事、是悉取其家國之覆傾、而自逃逝也、由是生死魔軍之衆、得乘其便、最屓然以力壯六賊、而合縱連橫也、是魔賊等、則乃偶結、爲親爲盟、劫掠法財、破壞法度、既乃如是、當於晨夕、自奮以悟爲期、復我之乾坤邦國、乃享本來山青水綠、太平無象之境、而亦不失方便之父、智度之母可也。

雲臺月殿、瑤榭風亭、幽宮邃館、廣廈脩城、朱甍畫閣、綉戶彤庭。

邦國既復、父母俱會、則有是等諸處安樂受用、此即十二處根塵賊、不復爲賊、而化爲自家臺殿、可於其中遊戲自在也。

孕育氣概、變杳化冥、督士弘藝、勸農力穡、文武官僚、土穀社稷、品級雌雄。

雌雄者、乃賢鄙勝負之義、如曰決雌雄者、即是辨別賢鄙勝負也、賢勝爲雄、鄙負爲雌、品級上下、進退賞罰、由是決之、此乃禽鳥之雌雄故、亦借爲英雄字也、凡大丈夫必慕雄飛、不肯雌伏、是矣、禽之抱卵曰伏、扶富切。

退黜進陟。

都邑宮館、不可悉數而遍覽、聊擧雲臺等耳、蓋有道之邦、渠渠廈屋、廣覆含識、而有孕育品物、變化陰陽之氣象、以小喩之、在於朝廷、則畜養萬姓、弔民伐罪、辨別賢愚、進退百官、共安社稷、在於宗門、其揆一也、至於垂慈化物、指呼萬類、轉凡成聖、令其人人皆復祖父田園、無盡受用也。

加來遠莊、虛豁曠直。

無來無去之大道、本無名字、強借遠莊途路、喩以言之、謂此道非塞非曲、如下文雞啼等、是也。

雞啼犬吠、宣詔制勅。

一切聲、是佛聲。

寸草莖茅、瑰顔偉色。

一切色、是佛色。

甘蔗根苗、苾芻栽植。

世尊別姓有五、一瞿曇氏、二甘蔗氏、三日種氏、四舍夷氏、五釋迦氏、苾芻西國草名、含五義之多、而不譯、一體性柔軟、喩出家能折伏身語麁獷、二引蔓旁布、喩傳法度生、延綿不絕、三馨香遠聞、喩出家戒德芬馥爲衆所聞、四療疼疾病、喩出家能斷煩惱毒害、五常不背日光、喩出家人、常見光明、所以比丘得以此草爲喩、而稱爲甘蔗種之後裔也、獷古猛切。

奕葉聯芳、彌綸罕極。

彌綸猶纏裹也、言周帀包裹、於無窮之地也。

滋蔓芊綿、頗甚近卽。

就中而不遠也。

澡慮猛省。

洗滌心慮、而深省之。

詎待驅逼、挺拔淪溺、稜轢沉寥。

稜轢音陵歷、踐踏也。

踟躕擬議、迂曲迢遙、槌拂控引、棒喝呼招。

頃刻不進、則於此道返成曲遠、故有拈槌竪拂、行棒行喝學人之事。

齊眉共躅。

正知正見、與師無異者。

犯貫違條。

超越格量者、又謂之出格道人、以下六句、當以類觀。

顢頇儱侗。

顢頇卽儱侗也、譬如有人、面大而肥、眉目無窊隆之分、頭洪於腮肩顙無凹凸之別、又如有人、欲爲棬罍栝棬之小、先成坯素之朴、略似、而不似、此喩宗師或有提唱之語、不分曉著明者也、嘗見他書、有注此字者、顢頇注、曰大面、儱侗注、曰未成器也、直也、是則固是、此乃廣韵中注、其誰曰非、若欲顯明用處之意、則亦闕於方便善巧耳。

鏤琢鐫彫。

喩宗師或造作語句、巧妙細密、猶如彫金刻玉、琢雪鏤氷也。

氷壺耿介。

絜淸拔俗之貌、以所守之節、堅正不移、纖塵莫染。

閙市飄颻。

入於廛中、魚行酒肆、恣意遨遊。

當身宇宙、獨步丹霄、磨甎抛礫、拓鉢負箱、輥毬舞笏、覷壁面墻、罄叓竭款、裂腷抽腸。

知識爲人、互作主伴、應人間世、或示齊眉共碗、乃至獨步及於面墻、是諸所作、是皆罄竭其誠款、猶裂其胷腷、抽其腸胃、而相爲之徹也。

汰淘珂貝、播揚粃糠、假途資斧、旅次糇粮。

所謂相爲者、卽是淘汰也、淘汰其人、如珂貝之玉粒、去其砂石粃糠、欲其純粹、無有査滓、以作假借途路旅次之用、期到家耳、明教曰、以如來爲家。

燕居鴻漸。

燕與宴同、凡夫緇侶居則禪寘、出則有序、如鴻雁之有漸次也、百丈曰、上堂陞座主事徒衆雁立側聆、是也、夫音扶、語詞也、

蟻穴蜂房。

黃魯直題落星寺詩曰、密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爲侯王、謂寮舍似之也、又一首內曰、蜂房各自開戶牖、處處煮茶藤一枝。

躋陞堂室、燈燭熒煌、鯨鐘鼉鼓。

鼉亦作鱓、並音陀、魚名、皮可冒鼓、詩鼉鼓逢逢、逢音蓬。

麈柄猛床、砒堇鴆毒。

堇渠吝切、毒草也、唐方士張果先生、有長年秘術、自言、數百歲則天召見、以問、飮堇汁無苦者、眞奇士也、乃以賜之、果飮三巵、醺然如醉、顧左右曰、非佳酒也、頃之齒悉燋黑、取鐵如意擊以墮盡、少還新齒粲然。

酬酢杯觴、絕後再蘇、汔可小康。

汔許乙切、爾雅、音蓋、近也、期也、其也、幾亦音祈、杜預云、字雖別皆近義、言其近當如此、毛詩

大雅民勞之文也。

頑癡懵懂、

不恵而心無所知者。

勉使試嘗、蹭蹬荏苒。

蹭蹬失道也、荏苒猶侵尋也、苒染同。

愧恥慙惶、遊刄旁礴、周帀備詳、區別寒暑、組織炎凉、暗嗚叱咤、奔躍騰驤。

如欲理會此事、直須遊刄肯綮、旁礴萬物、乃至區別組織、洎叱咤騰驤等作、使文武兼備、八面受敵、無窮玄用、不盡妙機、庶昭宗極、切勿偏枯局在一隅。

鈎錐砭箚、辨驗存亡。

砭陂驗切、石針刺病也、宗師垂示言句、或似之也、以學者虛實之病、未免痛下錐箚、以攻之、觀其所謂主人翁者存耶亡乎、然後療治、故有使學者入室之作、此乃特爲鈎錐砭箚也、高庵悟和尙、每見衲子室中不契其機者、把其袂正色責之曰、父母養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飢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辨道業、他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衲子有聞而泣涕不已者。

履踐讀誦、登臨歌嘯、希鯤慕鷦、投竿擲鈎。

修持操履讀誦經書、乃至登臨賞玩、詠歌舒嘯、悉是欲釣大身衆生之鈎餌也、大身衆生、卽大乘根器是矣。〇宗師一切施爲、未嘗不是爲人向上提持、接向上人、但衆生根器下劣之

者不能領悟而彼學心動念悉作世相解之否則目爲禪道佛法俱成塵勞皆不是也○故釋尊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擧心塵勞先起斯之謂也○又曰不求無上覺道愛念小乘得少爲足疏曰無上覺道如寶所小乘涅槃如化城○愚嘗覽此莫不掩卷長歎此乃大敎明文若是奈何雖吾門上士而尙於小乘者比比有之抑而又有以助道之事自爲究竟者吁佛之道衰其在玆乎○然佛又曰我滅度後敕諸菩薩及阿羅漢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婬女寡婦姦偸屠販與其同事稱贊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眞菩薩眞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末學如是則亦豈知此等卽菩薩等化身逆行而順化耶孰曰其非若夫以卽此所謂履踐等事言之而其豈亦不然乎哉○海印事釋者以大集經云閻浮所有色像大海皆有印文喩佛如來法身性海普現一切妙用之光○敎中以大母指點中指中節謂之海印三昧

蕩滌理致銷鑠美妙

從上佛祖聖賢所有言敎及一切因緣嘉好甘美微妙之處是皆療衆生心病不見道體之良藥色香美味也病去則無用矣然作是說亦乃誘初學耳若其從上先覺眞正提持而曷容寄心意識於其間哉○又且如有人已能至於微妙殊勝境界之者誠可慶慰然未見於道耳○且大凡師匠萬種千般方便爲人或拈一機示一境是皆眼覷東南意在西北昧之者或謂斯是附物顯理卽色明心理事融通色空無礙吁審如是則達磨一宗滅矣○且佛敎法莫大華嚴而現量境界理事全眞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

萬、浩然無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圓悟和尚謂張無盡曰、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帀之波、到此與祖師西來意、是同是別、張無盡乃眞參實悟、禪敎貫通、深入宗門之奥者、而答曰、同、圓悟撫掌曰、且喜沒交涉、無盡失色、圓悟曰、不見雲門云、盡乾坤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須知有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無盡懽然以手加額云、雖眞淨老師、亦不如是之審。○此乃古今共知之者、因言理之一字、引至於此、然乘便并爲一註、無盡曰同、及失色并以手加額處、乃是三枚毒箭、然箭是暗箭、圓悟不知而譊譊耳、圓悟則且置、請爲無盡代別之、一無盡不須曰同、但云再擧一徧看、二不須失色、但以手自摑其口、三不須以手加額云云、但吐舌示之。○又圓覺曰、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又不爾和尚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愚謂、縱使理事不涉、尚隔雲泥、譊尼交切。

原是大歛、肇初微笑。

推此、莫大宗猷、蓋因迦葉微笑之初、而至於此日也

雙眸既開。

迦葉之笑眼。

八紘炳曜、赫並晨曦、曈曨久照、紹續繼嗣、唱高和邵。

迦葉之祖、作倡於前、既高而其繼紹子孫、和之於後亦邵、邵亦高也、美也、所謂年彌高、而德彌邵者、是矣。

雍容能度、廊廡寢廟。

上句言、今梵侶之威儀、下句言、今寺院殿宇之規制也、寢廟者、前曰廟、後曰寢、今之曰方丈者、謂之寢室、大者曰寢堂、室則幽奥深邃、堂乃堂堂明顯也、今法堂者正謂之堂、佛殿可曰廟也。○東土建寺之始、自漢明帝白馬寺也、是後朝代數數建立、至後魏大盛、世宗之朝、梵僧之至餘二百萬、寺院三萬餘所、塔廟之盛無出於此、至於自作瑤光寺・永明寺、胡太后作永寧寺・石窟寺、悉在宮側、皆極土木之美、有眞金像高丈八尺、又如中人者十軀、爲浮圖九級、高九十丈、於上立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之音聞十餘里、與夫佛殿三門、高廣嚴麗之勝、世未有也、僧房千間珠玉綿綉、駭人心目、自魏之後、諸朝又不知其幾也。○如梁武謂達磨、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凡今寺、或言蕭寺、說者曰、蓋寺乃蕭梁造也、玆槪可見。○然是時亦未嘗有所謂五山十刹等名、但始於趙宋之末耳、時以明州史氏相天下、而爲之、又史相復自鼎建墳寺、曰大慈、重重樓閣、亦偉焉矣、置其常住產業之多、人論以明之天童・育王・雪竇二五山一十刹、總計其三寺之物、以一之、亦不及其一大慈也、而又自明至杭、幾五百里、凡二十五里並置一接待、皆以建立畢備、悉如大慈、命十方住持、演法安衆、爲叢林之所、進退主職、悉由公擧、無一私於己也、至今百數十載、其制儼然親目所擊、今之元朝、往往新寺尤多、又於每州各建一帝師寺焉。

毛端刹境。

刹境者卽世界也、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是爲一世界。○如是一千世界、謂之小千、

○如是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如是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是爲三千大千世界、卽一大世界也、名一佛刹。○世界之下、風輪所載、風之上水也、水之上浮以大地、大地正中有須彌山焉、又名妙高、道曰崑崙、亦曰玉京、山之頂、四面有峯挺出、曲臨向下、峯之下、乃有三級。○下級爲堅首天住、中持鬘天住、上常橋天住、此上東西南北、日月星宿天處虛空中、猶如浮雲、終不墮落。○山之四旁、上鄰日月之處。○四王天住、又名護國天王、道曰四聖、是謂東天蓬・南天猷・西翊聖・北玄武也。○此乃須彌之半腹耳。

此四天王天上、超日月明、居人間頂、曰忉利天、四旁各有八天宮殿、及中之一、名三十三天、大智度論云、昔有婆羅門、名摩伽、姓憍尸迦、有福德大智慧、與知友三十三人共修福德、命終皆生須彌山頂第二天上、三十三人爲輔臣、摩伽婆羅門爲天主、卽帝釋也、亦曰釋提桓因、又名須彌山王、道曰玉皇、儒曰昊天、又大毘婆沙論云、或名鑠羯羅、或名補爛達羅、或名莫迦梵、或名婆颯縛、或名憍尸迦、或名舍芝夫、或名印達羅、或名千眼、或名三十三天尊、乃有帝釋千名之謂、此卽一世界之主也。

又忉利天上有夜摩・兜率陀・樂變化・他化自在。○如前六天、至於下方金剛水際、悉爲欲界。○兜率陀此云樂知定、按華嚴、乃諸佛菩薩再來、設化度人之處、及等覺菩薩聖果將圓、所住之天、其上色界、樂寂心多、而下諸天、過於放逸、惟此得中、三界會中、猶如輻湊、爲三界福惠、自在圓滿、清淨第一之天、上生經云、樂欲長菩提者、來生此天、今二三子、爲斯文請作、復與多衆勠力刊行、菩提之心有在、又復與夫後之凡獲覧者、亦豈異哉、並願共生此天、効彼

諸佛菩薩之作、不亦美乎、稜嚴云、乃至劫壞、三災不及、然阿含在上、見後注、於欲界上、而有梵衆・梵輔・大梵王。○一切世間、此天所造、此卽千世界之主也。○若斯三者名初禪天。

自初禪之上、有小光・無量光・光音。○此三勝流、乃曰二禪。○阿含云、火災至此爲際。

從二禪以上有少淨・無量淨・遍淨。

○此之三位、是爲三禪。○阿含云、水災至此爲際。○由三禪之頂、有福生・福愛・廣果・無想。○右是四類、其號四禪。○阿含云、風災至此爲際。○逾四禪向上有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色究竟、亦曰摩醯首羅、亦曰大自在天、此天謂言、盡虛空界一切衆生、皆從我出、此卽三千大千世界之主也。○其玆五級名不還天、亦名淨居。○此乃色界、至此而極、自下梵衆至是十八天、摠名色界。

越於色界之上、復有無邊空處・無邊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是四空天、爲無色界。

毘婆沙論、如說下方世界無邊、此中以上下重累、謂從此界風輪之下、虛空懸遠、有下方色究竟天、彼下展轉、乃至風輪、次下復有色究竟天、展轉向下、乃至風輪、如是展轉、下方世界、乃至無邊。○又從此色究竟上、虛空懸遠、有上方風輪、彼上展轉乃至色究竟天、次上復有風輪、展轉向上、乃至色究竟天、如是展轉上方世界、乃至無邊。○所謂世界、在虛空中、虛空無盡、世界亦無盡也、如是之外、八方上下、又各有無量阿僧祇世界、恒河沙數世界、盡虛空不可說數世界、不可窮盡。○如華嚴蓮華藏世界品所說、十方世界之多、不啻如細雨密霧。

○又圓覺曰、恒河沙數諸佛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大地旣在空中、乃有震動之事、佛

33

言其緣有八、地在水上、水止於風、風在於空、空中風大、有時自起則大水擾、水擾則動、是一、時有得道比丘・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觀水性多地性少、欲自試力則動、是二、若始菩薩從兜率天降神母胎、專念不亂而動、是三、菩薩出胎、專念不亂而動、是四、菩薩初成正覺而動、是五、佛初成道、轉無上法輪、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所不能轉則動、是六、佛敎將畢、專念不亂、欲捨性命則動、是七、如來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時、大地震動、是爲八。

麾斥觀眺。

麾亦作揮、撝麾戲、並吁爲切、斥音尺、手指赤指而言之也、莊子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窺靑天、下潛黃淵、麾斥八極、神氣不變。○此謂、繼紹於迦葉之子孫、而具肅穆之體、則於廊廡寢廟之間、陞堂・入室・大坐・當軒以無邊・塵毛・刹境之事、指撝揭示、使人觀覽、然李長者云、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是則又奚須特地爲哉、然是亦理也、非祖師西來意之可方擬、又若夫宗門極唱、亦豈言於是也、方便門中聊爾耳。

言喩罔及。

此事不可以言語譬喩能及、如來以一切譬喩、說種種事、無有譬喩能說此法、以故心智路絕、不思議故、余何人哉、言喩能及。

賢誓毋誚、謾聞達者、聊自警也。

宗門千字文 終

○

是作皆由所請也、請註、始以千餘言、剖其語脈僧貫之處而已、人以太簡、乃有箋條其綱目者、口指其要節者、俾益註、從而增至若干葉、草既就、又復請爲句點、二三子爭之、或曰、不宜點、或曰、點乃善、問其故、謂不宜者、恐致人之譏也、謂善者、特欲以利於初學也、請斷余曰、是則不可避其不利於己之譏、而無利於人也、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然丘賦、誠有妨於人而致謗也、子產以利社稷之故、不以其爲害、況茲加點於所託之空言、唯我之勞耳、抑而能利於人、而無妨於人者、又且所謂自警也、而豈欲示於人哉、今又以諸子之請、益非出於己意、乃從以請、固何害哉、衆曰、善、於是乎點之、幷注於茲。

自前第一紙至此第十七葉、除四衆人名外、共計萬單三百八十九字、後紙釋問第一葉、辦此則爲十八紙也、字數在後。

釋問

宗門千字文、繕書既畢、二三子再趨而有問、作釋問。

○問曰、一切所作、皆有由緒、厚和千文、旨卽偈頌、然偈頌之作、雖知談道、揪始根源、實未能悉、重願大慈、釋我寡聞。

曰、本佛祖也、如諸經偈、七佛偈、諸祖付法偈是矣、梵語有二、一伽陀、此云諷頌、亦云不頌、謂不頌長行故、或名直頌、謂直以偈說法故、二祇夜、此云應頌、謂頌長行也、古德嘗論之、謂或爲鈍根重說、或爲後來之徒、或爲增明前說、余謂、其猶東土詩賦歌頌等文詞耳、偈者言詞也、經偈則曰、而說偈言、文詞則云、而爲詞曰、詩賦等作、或先序而後爲詞者、或不序而竟爲詞者、序則不以律調音韻、唯散述其事者、猶長行也、然非無音韻、如風行水上、鳳鳴空中、但不拘拘耳、詞則卽詩等、必以律調音韻者、猶偈頌也、詩者志之所之之謂也、然詩無過諷刺嘲咏而已、且曰、動天地、感鬼神、宗門偈頌、唯是發明佛祖大事、非達佛祖之知見、孰能爲之、頌者誦也、稱述也、美盛德之形容、歌誦盛德也、謂以偈言稱頌其事、以美其德也、所謂游揚德業、褒讚成功是矣、而佛菩薩正當宣揚之時、皆以寶音梵唄、演而爲微妙淸雅之韵、悠揚諷咏、優遊彬蔚、婉而成章、乃涵不盡深長之意、令人樂聞、今玆翻譯、莫能寫之、唯撥其大意耳、是故經偈、亦無有押韵也、東土諸祖、始稍體之、是皆悟明通達、衝口而成、非假造作、法滋既久、華竺兩狎、人心轉巧、機變迭出、遂寄調於風雅之音、播揚西來不轉而傳之意也、且前所謂詩者、止乎六義而已、宗門

玄唱、則有儼若含於六義者、有超然於六義之表、而絕去世間翰墨畦逕之外、來不知蹤、去不知迹、非意可求、非情能測、若或體其所謂經偈之作、則逼似之、唯其逸人千變萬化、所謂青出於藍、氷寒於水、而成亹亹者歟、自古至今、代不乏賓、然雖近今、而能超於前作者、時亦有之、第不多耳、又有頌古之作、譬之儒家、則猶詠史也、復幾數百載矣、蓋始於宋國初汾陽、是時尊宿、皆悉渾厚蘊藉、不尙浮靡、天禧間、雪竇以辨博之才、恢宏其音、莫不卷舒抑揚縱横得妙、後之作者、莫出其右、然亦有以其美意變弄、求新琢巧、變其宗風、失古淳全之作矣、至於景定・咸淳之間、所謂大道衰、變風變雅之作、於是雕蟲篆刻競之、倣効晚唐詩人、小巧聲韻、思惟煉磨、而成二十八字、曰道號頌、時軰相尙、迨今莫遏、於中雖有深知其非、而深欲絕去之者、然以久弊不能頓除、勉隨其時、曲就其機、亦復不拒來命、時或秉筆、覿面信手賦塞所需、聊爲方便接引之意也、然以其音律諧和、與夫事理句意、俱到而活脫者、使或哦之、誠亦可人、然譬如食蜜中邊皆甛、宜乎人其愛之、若夫欲濟飢餒、不可得也。

○問、詩等律調音韵、可得聞乎。

曰、此特文人才士之習氣耳、奚必泥哉、且詩人亦有言、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比詩、定非知詩人、此乃東坡先生語也、達哉斯言、況宗門耶、抑詩非余業、詎能言之、律調者常聞、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制十二筩、吹黃鐘之宮、以聽鳳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六律六呂、總謂之十二律、以述十二月之音氣、律者一曰黃鐘、十一月、二曰大簇、正月、三姑洗、三月、四蕤賓、五月、五夷則、七月、六

無射、九月、巳上爲陽律。呂者一曰林鐘、六月、二曰南呂、八月、三應鐘、十月、四大呂、十二月、五夾鐘、二月、六仲呂、四月、巳上爲陰呂、調者以其律呂合和喉齒牙舌唇之五音、而成雅韵、作之歌詩被於絃樂、故舜命夔典樂、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也、且韵之一字、有韵度之韵、有所押音韵之韵、前所謂經偈無韵者、謂無押韵也、倘有之、唯譯人弄巧耳、豈竺土音韵同哉、然且古詩押韵、亦乃或有或無者有之、略髣髴以音聲相近者有之、其功諧之者、固不在言矣、如帝庸作歌、五子之歌、至於周詩三百、關雎首篇五章、卽可見也、此乃詩之源本、得之於心、應之於口、自然所吐、如風吹水、散漫動蕩、天然成紋、故易曰、風行水上渙、以是觀之、豈假苦思安排而成之哉、後之作者、無過摸倣前人而已、然亦有至有不至焉、至漢蘇李、始爲五言詩、亦是混然天成、絕無痕迹、自此而降、猶百川競注、其流多矣、更變體制、亦不一也、齊梁間、乃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韵小韵、旁紐正紐之制、至唐詩爲大盛、唯李杜獨冠古今、謂李聖杜史、是後韓柳以文爲冠、詩亦不出其下、或得韵寬則泛出旁韵、乍離乍合、縱橫馳逐、或得韵窄、不復他叶、以顯其奇能、此皆古體也、又有今體格法、莫知其幾、如唐鄭谷與齊已等、所定者、有葫蘆韵、轆轤韵、進退韵、又有雙聲疊韵、至於音聲對法、瑣碎萬千、然所謂詩者、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說・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悉謂之詩、宗門偈頌、乃物外之談、雖聊協以韵、唯在臨時變化、豈論此哉、若夫規規求以瑣屑體制、卽是世間蹤跡之言、豈達道者耶。　簇亦作族、並千候切、射音亦、永音詠。

○問、何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等制。

曰、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觀樂難具陳、今觀皆平聲、日樂皆入聲也、上尾第五字、不可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也、蜂腰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靚妝、切欲自修飾、君・粧皆平聲、欲・飾皆入聲也、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九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書二字、皆平聲也、大韵如用聲鳴等字爲韵、上九字不得用驚傾平等字、小韵除本韵一字、外九字中、不得兩字同韵、如遙條不同句、旁紐・正紐、十字內兩字、雙聲爲正紐、若共一字、而有雙聲爲旁紐、如流六爲正紐、流柳爲旁紐。　靚音淨、札側八切、紐女九切。

〇問、葫蘆等韵、又何謂也。

曰、葫蘆前三後四、以前三韵同一韵、第四韵則他叶也、又謂之漏底格、又曰跳珠韵、轆轤雙出雙入、以前二韵、同一韻後二韵、他叶同一韵、進退一進一退也、即一出一入、又名出入韵、雙聲此言對法、如黃槐綠柳、又如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疊韵如彷徨放曠、又如放蕩千般意、遷延一片心是也、若雙聲疊韵者甚多、試再舉一二、如幾家村草裡、吹唱隔江聞、此二句、除裡・聞二字、餘八字乃四箇雙聲也、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此疊句也、又蝶蝀在東、鴛鴦在梁、雙聲也、又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强、又是雙聲、又是疊韵也。　鴛於袁切、鴦於良切。

〇問、竊聞、說法亦復有諸體裁、是否。

曰世間萬事、何一而無體裁也、然若夫唯守體裁而已者、是亦不足言者也、參到學到、機熟心

通、然後絕去陳腐、超脫繩墨、縱橫卷舒、妙出天然、豈世規矩、以定方圓、然名目既多、臨時應變、用在隨宜、無施不可。

○問、名目之多者何。

曰、居常說法、如今之所謂上堂者、是一、或因種種事者、或過時節者、或名德尊宿、至他寺、彼請陞座者、或檀那請、或陞座、或小參、或普說、并諸凶吉坐立、大小佛事、及頭首秉拂諸等佛事也。

○問、名德尊宿、至他寺陞座、嘗聞、叢林商量、須具主賓、而有不當便拈拄杖等事、之說如何。

曰、講說有之、然有可取、有不可取、若曰不當便拈拄杖、謂之不知賓主者、此誠俗說不足取也、何則且尋常衲僧、或爲專使、持書迭信、或得來參、或偶爾經過、或常居座下、或驀忽相逢、作家相見、縱橫逆順、賓主歷然、觀瞻之者、不暇眨目、唯箇中人、方能點首耳、而況名德尊宿過訪、主人爲大法、故先爲引座、謙恭敍謝、拜屈尊慈、盡誠委託、竚聽未聞、唯恐固辭、不肯承命、主既慇懃、賓當受請、寶座一登、則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彼此忘情、互相酬唱、同建法幢、何拘小節、抑且善於詞命者、莫不著著超方、頭頭回合、豈世膠柱調弦之論、而可擬哉。

○問、復聞、頭首秉拂、宜具主賓、其禮猶甚是否。

曰、此則不在言、而可知、何哉、若以名德尊宿、視之頭首、猶稚學也、且凡居其座下、一人爲主、多人爲伴、悉皆謂之參學、唯前堂一職、或是已曾出世名德西堂者、則又殊別、名曰分座說法、謂之平分風月、其庶幾乎得少自在也、然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主賓有禮、上和下睦、且禮者亦人之大論、其可忽諸、其次頭首、寶座高陞、由玆初步、舉心威儀、悉宜恭謹、而況主賓其不存

乎、雖或主者、寬仁大度、不以瑣瑣規責其下、然多衆旁觀、識者哂焉。

○問、今之秉拂・問答・提綱・叙謝等事、失眞之甚、無一可法、以其久久循習成弊、率之莫返、第恐惧累後昆、玷辱先哲、以訛傳訛、綿綿不絕、深爲害也、願師不惜腕力、筆除其非、拯濟淪溺、以爲何如。

曰、不可也、何哉、水潦鶴之流旣衆、阿難者已之嘲、況已衆矣、而又豈特秉拂一事而已哉、抑非賢者所爲、而又安能以其之非、寄吾不腆之筆端耶、雖痛叢林日就凋喪、宗祖宏綱、隨之頹委、豈忍無言、然觀近今、數有賢達、遊歷大方、博攷前古、智眼旣明、不墮覆轍、天然超詣、足可觀光、是爲有道者也、於是才智之士、日就正焉、一無瑕纇、惟餘朽腐、無知自爲罔罔、弗之思耳、固何害哉、抑又當今、俊人迭出、天資益勝、業精內外、思出天淵、西來墜緖、悉能披究、不日之間、當見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旣倒、吾之與子、固無憂矣、然且毋使將來聞此俗惡、以是之故、固不可也、所謂提綱一事、昨因曉仁藏主見問、一時之間、聊曾批答、益在於玆、不復重擧。

○問、百丈・潙鏡、開示衆僧、故有長老、今多不爾何哉。

曰、轉大法輪、延洪惠命、接引後學、開鑿人天、長老之職也、然必欲以其搖脣鼓舌、擧古明今、始爲開示、則亦劍去久矣、勿以波瀾便謂洞達、未應拙訥、卽曰愚癡、黃檗曰、牛頭橫說竪說、未知有向上關棙子、余初意謂、其抑揚也、洎閱牛頭錄、豈抑揚哉、玆其一端、若夫天下宗師、各各用處各各不同、曾祖面壁、祕魔擎叉、若是之者、千差交橫、倒指莫及、至如五家宗主、臨濟之用、則如靑天霹靂、陸地波濤、用白拈手段、殺活自由、雲門則截斷衆流、不容擬議、顧鑒之間、東涌西

沒曹洞則君臣道合、偏正回互、金針玉線、體用雙全、潙仰暗機義海、父慈子孝、具險崖句、用陷虎機、法眼句外投機、箭鋒相拄、句意俱合、卽物契神、梗概如此、若其沛乎浩若、如長江大河、深溟巨壑、於中含洪吐呑、萬狀惶惑、而又曷可勝言、至若古今尊宿言詞、一一作用殊別、淺深未易殫舉、且如今之五燈所載古德先賢、莫不悉是大善知識、所收機緣語句、莫不皆謂向上提持、然於中間、不無水乳、當其披覽之時、若不具擇法眼、未能分別是非、既不能分、卽是隨波、自混見源、見源既混、雖彼開示、了莫能識、有如子等精敏過人、能幾何哉、子等所問、其志有在、且有三寸舌、而不能說法者、名啞羊僧、況其職乎、然宗通說通、卷舒自在、建立掃除、演說單提、萬種千般、旁午對機、當陽有準、想已洞達、豈以未至、及以來知、幷以妄傳、他時後日、妄跚來學、聾瞽後昆、宜愼詞訖

○問、今有知識、無有言語開示於人、唯以一棒一喝如何。

曰、是其所得三昧也、然若論眞正舉揚、此猶假借、若論全體作用、此太輕微、然其乃是德山臨濟之作、孰不欽哉、然則第恐、後來太多之耳、且臨濟德山、唯棒與喝而已矣耶。

○問、行化倒蛻、坐脫立亡者如何。

曰、叨道之法也、若夫欲起中下之流生敬信者、無出於此、世俗謂之臨終得大自在、以驗當人平生行履、而又有此希罕奇特之事、誠可服於人也、然則若其大法不明、縱能現十八變、至於金棺自舉、化火自焚、亦徒然矣、今夫中下之流、見有是者、莫不叩頭傾心、而尊仰之、若於古德、或有臨終自作怕怖、及其種種非人所欲之狀、至於所有言句、亦非其人而能測者、雖載傳錄、

覧之、之者目瞪口呿、十萬八千、勿謂中下而上智果位中人、亦有之矣、寂音尊者作僧寶傳、至瑞鹿先禪師、有我也弄不出之語、則於其贊詞中、幷擧洞山、曰、吾閑名已謝、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寂音以此三語而曰、予每怪、前聖平日機辨、皆不可犯、至於臨終之日、皆弭光泯氣、寂音之言如此、又於其後、復嘆之曰、其有旨要乎、恐嘗覧此、不覺失笑、子其勉之。又所謂行化倒蛻等事、而又豈止是而已矣、如達磨隻履、普化空棺、諸希有事、世乏有識大達明眼之者、一等之人、妄謂、達磨以胎息傳人、謂之傳法救迷情、遂至渾身脫去、謂之形神倶妙、人間厚愛此者、則懼臨終慞惶、競妄習之、至於以卜日月、聽樓鼓、驗玉池、覘眼光、以爲脫生死法、誑誂閭閻、貽高人笑、此乃圓悟和尚、深斥其非、大略如此、詳著心要、在其下卷第五十九紙。毋惜檢閱、然則若以自家心孔一開、亦不在於言耳、否則閱其他人紙上之語、雖過千徧、復何益哉。

○問、助道之法、其數有幾、而又師所助者、亦以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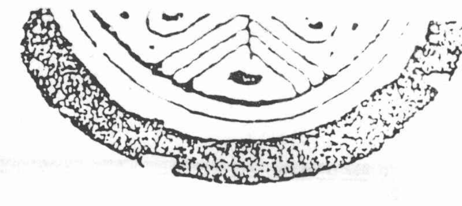
曰、吁有其道者、或以助之、是吾於道尚無有也、助何庸哉、思之。　又其數者、如教所言、而有三十七品、以愚見之、非止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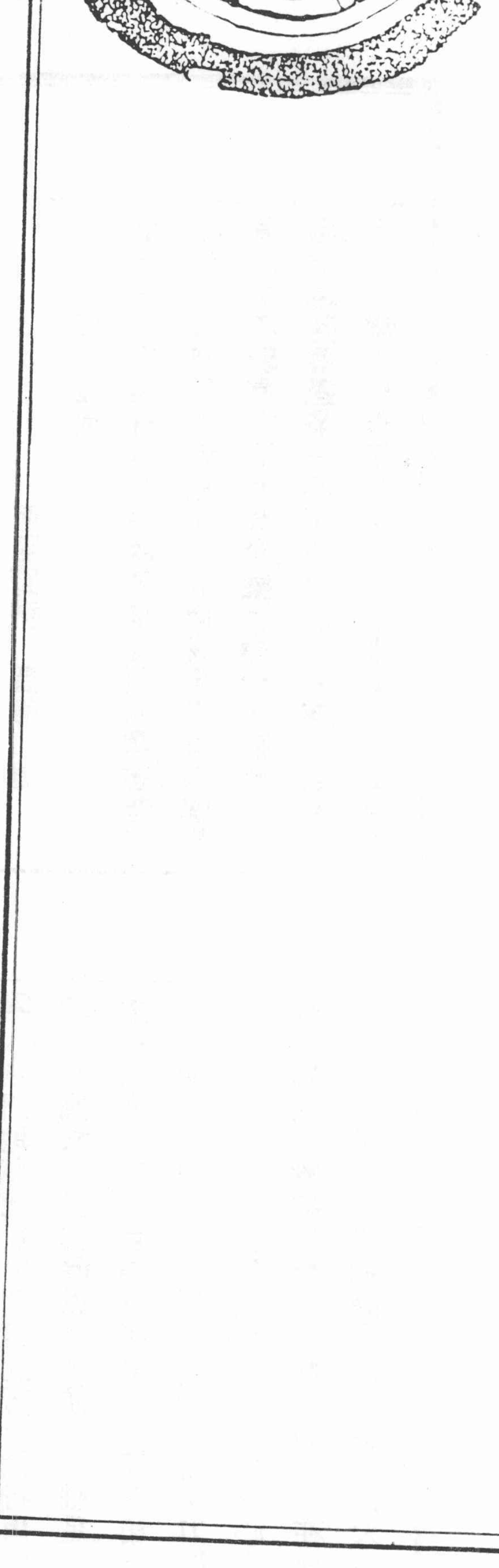
釋問終

跋

竺仙梵和尚之宗門千字文、予未ㇾ閲ニ古板一、厲者適得ニ書本一也、雖ㇾ不ㇾ知ㇾ有ニ刀刁魯魚之訛謬一、然恐ニ此書泯滅一、而不ㇾ傳ニ將來一、幸依ニ書林氏之請一、病間一覽、加ニ和訓一以令ㇾ鋟ㇾ梓、庶幾具眼者、改ニ削之一、贊ニ于惠日峯下天得禪庵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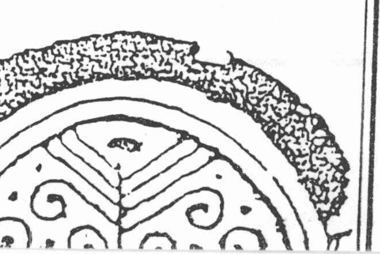
于ㇾ時慶安四辛卯曆純吉陽辰





禪宗決疑集

元・智徹 述



目錄新作

禪宗決疑集目次

禪宗決疑集

西蜀野衲　智徹　述

源湛流清門

原夫法不孤起有自來由。欲盡群疑須開徹悟。昔年行履今日披陳。學者見聞從其簡易。余出家時晩進道心。堅不顧危亡專心直向。縱使逢魔逢難此念不忘。假饒遇辱遇榮一心不變。故名擔板漢。是爲執固人不下。鐵心腸爲領如是事。早年雖處五欲之中。如遊園觀相似塵勞宴宴世事紛紛觸境無爲心常憺怕。得來不喜應用無方。失去何憂現前無所。余初居學地歷事多艱微細推窮無深趣向。壯年懸強作事不讓庸人。勇猛功夫究竟難爲。道伴實情相告剖析來。因道在人弘無論僧俗

離塵精進門

緣智徹二十六歲受戒持齋專心念佛至三十一歲。離火宅爲僧參禪。請益師雲峯和尚令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遂與光兄結伴迤邐至于夔府何堂主庵。所居幽隱就便作住。自於聖像之前然香設誓立行三年。死限誓云我若懶墮欲求坐臥取安身粘床凳陷入無間地獄永無出期。自此晝夜徐行周而復始。除二時粥飯方坐其餘茶湯之類亦不駐足。道友施主相訪亦不陪侍言語。省減單只舉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這一字上切切用疑。有時得力如青天白日無一點雲翳相似。但覺一字疑情於心中活潑潑地。如珠走盤縱橫無礙。到此不知有身在地上行。亦不知有世間之事動靜寒溫折旋俯仰大小便利。

都無計較分別之心只隨此疑信步而行喫粥喫飯信手拈匙放筯又不知飯食中辛酸鹹淡之味到此方知是淨念相繼制之一處的工夫也余舉此一事或有未做工夫之人疑而不信者謾說二小喻譬如世有勇士發一奮怒入百萬軍中奪其帥者彼欲得勝敗功不顧危亡一念直前更無退志其意與學道人亦然也又如吾輩欲求無上妙道用報四重深恩借父母之遺體或然一香一指一臂發一念精進之心痛苦皆亡何故蓋無第二念纔知痛苦即落第二念也說此二喻只要學人深信此事不得孤疑工夫做到方有相應以此主張做工夫得力底樣子也

却步復陞門

此舉有時不得力這一字上疑情旋疑旋失不落昏沈便歸散亂若用力疑轉不得力退之又退此退之一字多者不知故舉小喻以明斯事且如世有貧窮之人聞萬里之外有珍寶所往而求之或行一千二千乃至五千而生退還不復前進退之不已驀然自嘆曰我若退還枉費前工永受飢寒貧窮困苦翻思此寶去者人人有分何故我自棄之於此奮起堅志又復前進不憚疲勞不避寒暑直至寶所得大富饒安樂眷屬世事皆然設此進退之喻皆是主張做工夫不得力處使其復還得力誠恐後來學者中道而廢故以此事重加勉勵

退墮策勵門

此舉退與不得力事分兩說學人不得一例而舉此下重明這箇退字使學者知之退者退菩提心退長遠心退精進心佛不欲禮道不欲修善知識不欲見道友不欲親話頭不欲舉只好散誕自在若有這般退念起時或是用心過度或是宿業障深善根微弱數數向諸佛菩薩像前五體投地然指然香發露前愆求哀懺悔勇猛舉起話頭此念如湯消氷倏爾無餘純一淨念學者須知余遇此退念起時即便然香發露懺悔求佛哀祐即舉話頭此念應時隨滅此是已驗之事故錄此以警後學者也

懈怠勉勵門

此舉不得力者或是話頭上無疑或是話頭學不起

或沈或浮。或隨聲色。或逐攀緣。或喜眠睡。皆是懶惰懈怠。恣縱身心。於生死事上用心不切。隨處樂著。故不得力。此二種病。余工夫未純熟時。數數而起。只向話頭上決起疑情。亦不用分別排遣是非。疑情一起此念頓消。已上所說皆無他事。只要決擇學人做工夫處。乾乾淨淨洒洒落落。無一點異念上心。將從前生而知之者。學而知之者。記得佛說者。祖說者。諸子百家所說者。於此一筆勾下。直得水泄不通。聖凡情盡。到此參箇話頭。或參無字話。或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肩領荷。奮力趨前。更莫回顧。直至歸家穩坐。方是安樂底時節也

執礙決疑門

此上兩則語皆出趙州和尚。叢林多舉。每見同道者。於無字上各出異見。或者執空執有執斷。執常執空者謂趙州道無。萬法本無。本性無故。何疑之有。執有者謂趙州道無。指有言無。無中即有。又何疑哉。執斷者謂趙州道無。萬有皆空。無一可取。何必疑耶。執常者謂趙州道無。眞性常存。寂然不動。何用著疑。噫所見偏枯。故有此失。若如此主張。不須用疑得無上菩提者。除是天生彌勒自然釋迦始得。譬如世間工巧藝術之人。各有所務。未有不疑而成事者也。此疑之一字便是思想用謀之心。體同而名異耳。如楞嚴會上二十五圓通。各有所疑。方有所證。此事不必細註。衆所共知

失正究竟門

此舉參無字者。學人見前尊宿說。把這無字貼在眼睛上。眼睛便是無字。無字便是眼睛。只恁麼看去。學人領下無字。向長連床上端身正坐。揑定拳頭。咬定牙關。瞠起兩眼看這無字。細則細如微塵。大則大如天地。或顯或隱。認此爲諦當得力底工夫也〇又聞學人謂師開發。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師即令他提這無字。學人信得及。便即從此行也無坐也無。著衣喫飯也無。一切時中皆無。或緩或急。又自云。緩則一切時中不念自念。念得這無字活轆轆地。又云若急念時。念教一口氣盡方住。周而復始。亦如是念。以此爲純熟工夫也。余嘗聞學人作如是

說誠恐有悞後人故設二小喻識者詳之詳這綬念者恰如氷凌上擲豆子相似任其所往無可羈絆詳這急念者渾似更鼓樓上發擂一般一通聲絕又一通何所益耶如前看無字者與念無字者這兩種工夫因衆用心者甚多如此說來好似一場戲話深可惜哉○或有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者詢其來源諸當起疑處便卽支離亂說或謂何處上起疑者或謂一歸上起疑者或兩句都念者或單念下句者學人各自主張一路而不改者弗可曉也

徹底窮淵門

自愧在於學地未得升堂入室理趣門頭戶底竊而窺之譬如王家掌事珠珍異寶本非他有一能辯別眞假貴賤輕重等分王眷需索隨意給之用無差互佛祖無上妙寶非余所得工夫次第邪正淺深略而知之願與同道之流決此疑情必不相賺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其僧復問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因甚狗子無佛性州又云無此僧當下若會得這老漢開口處啞面痛喘一場趙州只得杜口無言免使此語流布於世這僧當時不能領受此語通身墮在疑情便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禁禁定氣息不通一手挽住趙州云佛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和尙因甚道狗子無佛性實意云何道無其僧到此疑情重也行也疑因甚道無坐也疑因甚道無著衣喫飯也疑因甚道無動靜寒溫也疑因甚道無苦樂逆順也疑因甚道無晝夜十二時無頃刻暫息單只不忿趙州道狗子無佛性直要向這無字上捉敗趙州得人憎處方始休歇○此下正說學人用疑處須要仔細著意若用疑時先須發憤怒心疑趙州因甚道無此憤怒心（註明若不出聲心中忿忿地若出聲閉口鼻音如伏虎聲相似如人受辱有疑不決皆有此不忿意聲）或出聲不出聲學人自取方便此一箇疑字單只疑趙州因甚道無不是看趙州無不是念趙州無今時學人多是看這無字念這無字眞可怜也學人到此惺惺著須看其僧當時有疑再問處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狗子因甚無佛性此一問疑徹骨髓這僧求死不欲活逼得老趙州和心膽吐出箇無字欲收收不得其僧求死死不得從始

至今疑而不決所以前人疑的即是今人疑的。今人疑的即是疑著趙州說的。驀然疑團子上爆地一聲。徹見那邊消息去也。此說且止言多去道遠矣

指本還眞門

此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靑州做領布衫重七斤。此僧却不似那僧疑也。空使趙州舌頭拖地道箇七斤。衫乾沒一星事。其意云何。葢謂秤尾不鮮。故無買者。今昔叢林中多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〇此一法余杜田說破。然後曾歸一處。使學人易解易曉。故法華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此一法乃衆生之本源諸佛之妙道。亦是萬法之母衆聖之尊。迷之者則輪迴不息。悟之者則了死超生。再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用疑時只疑這一法。(於此註明學人易入)一即是心(此心是靈知之心。非肉團心分別心)。心即是一。(一者衆聖之王故號爲心王也)余何故如此分析。切恐學人初入道時請益師不會開說得疑情上明白。學人又不會次第請問。又不遇良朋善友。究竟雖聞有善知識又不能親近決擇身心。執己之見埋沒平生。是可憐也。故余只要

學人向這一字上起疑。初學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或學三五次隨意放收。然後萬法歸一。少舉只在一字上起疑。疑者疑此一歸何處。歸何處三字。是考究這一向何處安身立命。此三字無疑。疑在一上。恐一上疑情不起。再舉畢竟一歸何處。舉話頭時或出聲不出聲皆可。但不得太急又不得太緩。如擊鐘磬一般勻調。擊之聲則和順。只貴話頭上疑情得力。不得力處取用。切不可信人說不要開口舉話頭。若信此語閉口禁聲。後必有患也

順息免患門

此舉學人請益處不明白。後得傷心損體之患。余親見兄弟家默默無言者。後來多得吐紅之疾。詢問其由。他謂善知識不說開口舉話頭。余痛與他說此患。正是氣傷於心。心爲血之主。心不能主氣。血妄行。須要調理氣息。血脉舒暢。四大安和。道則隆矣。譬說小喩。如世有人失去貴重之寶。朝討暮尋。或默默思惟。或開口詢問。或自傷自嘆。或逢人指視。或顧盼而得。如是推窮事理。開口閉口語默動靜何疑疑哉〇再

與學人究此病之根源或飽食重擔或登山趣步大路舉此四處起病之初此四處喘息上壅若不開口出聲舉話頭時此氣鬱結胸中傷心損體自作障礙妄言坐禪之病豈不屈哉

上根利器門

此舉三種善知識入門各異見道不同或從經教中有悟者或宿有般若力故不參禪而悟者或有參禪勇猛工夫未久而悟者此三種善知識必不能開發初機之人微細做工夫處若提向上宗乘接上上根器則可中下之機難以棲泊故古德云學道之人不具法眼須具參方眼又仲尼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是以吾輩行脚須具參方正眼耳

禪林靜慮門

此舉叢林綱紀坐禪寂靜一節古來佛法興隆叢林茂盛天龍協祐施主歸崇受用現成常住豐厚處處安禪著衆人人慕道精修或三五百之多僧或一二千之衆士東西兩序執事督為內外一如鋪心若地箇箇知因識果人人見道明心三德六味總無斷四事七珍皆具足所以僧堂中學般若菩薩十指不點水百事不干懷粥飯之餘專心在道上根利器者不離單位坐究一乘晝夜惺惺端持正觀後來各人有大發明成大法器收因結果向叢林中為大宗匠開大爐鞴煆煉學人做工夫處先舉上床一種威儀事在精誠須要跏趺端坐眼端鼻鼻端臍牙關緊咬拳頭緊捏待喘息已定舉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不用動口動舌默默參究以悟為期此是叢林中坐禪儀式樣子衆所共知

幽居正派門

此明來脉正宗黃梅散席之後百丈未建叢林已前或三人五人山間林下刀耕火種無剪爪之工孜孜在道念念不忘於中人人成大法器後來各天一方說法利生參學者衆百丈大智禪師始建叢林此舉前輩祖師居山修行勤勞中做工夫的樣子衆所共知

祇園聖衆門

此謂是法平等發源之初吾佛世尊在祇園與千二

百比丘故行乞食欲化施主。破慳貪故免墮三途。鉢中得食分作三分。一分施餓鬼鳥獸及魚鱉等。一分施貧窮乞丐。一分支身行道求無上佛果菩提。持鉢出闤各披三衣而存正觀。前覩六肘。目不顧視。舉足下足安祥。繫念直視而行。故世尊隨處經冬過夏。大衆皆入此慈心三昧。衆所共知。此三種法門無出一心。佛祖隨時隨機方便行道。學人不可執在一隅釘椿搖艣。余於此三種法門上一一批判。使四衆後學不泥斯惑矣

覺悟玄宗門

若論此事。不在端坐無言處。不在刀耕火種處。不在持衣托鉢處。且道畢竟在甚麼處頁入云是甚麼山又是箇甚麼。學人於此理會不下。各將本參話頭依前所學所疑。不必重述。只要話頭上會活弄。不可滯在一處。至於行住坐臥著衣喫飯搬柴運水大小便利語默動靜折旋俯仰迎賓待客苦樂逆順。道在其中。須要自有方便。始得會做工夫底人。譬如慣蹴毬子者。一般著頭頭起。著肩肩起。著肘肘起。著手手起。著膝膝起。著足足起。踁轉一脚踢過毬門輥上三十三天十八梵天四空天。周而復始無一處可收。無一處可著。何故。蓋皆因他活轆轆地。所以三界收他不得。無心拘他不得。有如是妙用。如是自在。如是安樂。又何況三界拘收他不得。盡十方虛空微塵國土亦拘收他不得。任性往來。得無罣礙。學人且道。那箇是毬子。那箇是蹴毬底人。會麼會麼。且住且住。若逢阿逸多親蒙得授記。設此一喻。學人悟得及否。夫信與不信皆出汝心。不信而信。如鏡照鏡。心鏡俱亡。何勞念靜。棄有著空。執法成病。百法十玄千經萬論誘引學人皆歸十信。誠信實信。成佛有分。行解相應。潭澄月映。信性自心。信心自性。性本自心。本心自性。心性如如自信自敬

歸源實際門

已上所說非余本意。推窮聖典類聚群文。學古驗今見聞深實。所以多見四衆學者用心差互。識見偏枯。邪正不分。是非罔辯。嗟生逢季運。去聖時遙。不了目前萬緣差別。所以但凡做工夫底人。雖參話頭多衆

不同而於起疑處無二用心一切話頭必要起疑古德云無疑不悟前不云乎未有不疑而成事者也須具正知正見莫墮野狐窟裏埋沒一生何止一生百千萬生菩提種子不復生芽余忝居學地不忍見聞兩岐之間決疑辯惑前所將佛祖經教語錄中機緣警險警衆之言幷余做工夫得力處一一錄呈後學四衆至於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句之中性天朗耀到此方不負平生參學之志願也其或心地不開性天不朗各各緊把繩頭依樣畫猫兒驀直去也忽若再逢親友指示前因一念相當萬金消得正恁麼時三塗苦趣同證菩提四重深恩一時酬畢智徹忝居同學幸垂回顧提攜誓在他生處處同為法侶

來源孝敬理事圓融　體用雙修陰翊王化

雙林遺誡衆等遵依　懺悔法門菩提行願

憶昔出塵承兄警誡　復懲懈惰止境息迷

來源孝敬理事圓融

已上所舉話頭工夫動靜節次與初機入道四衆安頓手脚處一一具陳向下正與學人論根本始末來源去就何為根本以五戒是為根本何為始末以久長不變心是為始末何為來源要知空劫以前事是為來源何為去就要知此一件大事落處是為去就學人既要明此一件大事來源去就必須堅持五戒精修十善意不外馳心無散亂動靜閑忙純一正念方與工夫上稍有相應分前云四衆者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又云清信男清信女也先舉在家二種首以孝順父母敬重內外六親眷屬坊巷隣里當知尊卑貴賤謙讓仁慈上下和睦此孝子順父母之情也這孝順二事世人以為常語不知其理甚優甚廣略言孝者四事供給何為四事飲食衣服臥具醫藥敬愛侍養是為孝也順者順父母之顏色順父母在理之所欲凡有所為不違父母之意若有如是孝順之心上下和睦父母得以不動心此是世間孝敬善道天倫之理何異常乎更能持齋奉戒念佛參禪欲求大乘了脫生死此又是出世間之大孝大善也四恩普報三有均資何應一生父母而不報乎（此下註明五戒之相與五常相配而互用也五戒者一不殺生故曰仁二不偷盜故曰義三不邪淫故曰禮四不飲酒故曰智）

五不妄語故曰信此五戒四衆既欲念佛參禪必須堅持守護○此再重明邪淫之戒欲中所謂在家二衆不能全持單止邪淫一戒隨順修行故楞嚴經云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婬中心不流逸澄瑩生明命終之後生四天王天若能全持不犯精進念佛臨終之時必往極樂蓮華化生決無疑矣此婬欲之戒非出家二衆敢有違犯出家者脫塵離俗圓頂方袍入聖超凡名爲僧寶寶者如淸淨摩尼之寶令人眼見眼根淸淨耳聞耳根淸淨舌談舌根淸淨身觸身根淸淨又云福田僧若復有人讚嘆布施得無量福譬如良田一粒種子投之於地獲利萬倍故曰衆生良福田也所以出家人擧心動念卽名破戒爲有邪婬之事也

五戒者止殺爲首五常者以仁爲首故不殺可謂仁仁者慈也忍也博愛也好生惡殺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遠庖廚此是仁之戒也○義者宜也平也大用也合宜之事當行則行之合用之物當取則取之非義而不行不義而不取故君子見得思義夫子之時路不拾遺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是義之戒也○禮者中也履也大體也家語云昔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人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誦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也婦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所謂爲有邪淫之事歟此是禮之戒也○智者慧也明也高超也知與日者若人有知如天之有日知下安日故曰爲智智日昇空無幽不燭是以飮酒昏亂眞性則智慧之心不明矣浮雲翳空則智慧之日不照矣故經云飮酒者犯三十六種失功德事故書中酒誥制戒亦嚴羲和酖湎於酒辱身敗德故禹惡旨酒好聞善言梁武帝四十六年不茹五辛葷酒自云不飮酒無昏迷障孔子曰不爲酒困皆謂酒能昏智亂性衆聖皆止此是智之戒也○信者誠也實也眞重也昔有二賢士郎范張也千里之途半年之約范云九月十五日至謁張具鷄黍而待之時至人來誠信君子故無妄也此是信之戒也○五常之戒治世之善順天理而行守死善終之道稍有其過則喪身敗德無善道稱之揚名於後世矣何況吾教中四衆念佛參禪欲求無上妙道又是出世間大善大因緣永脫輪迴到涅槃岸得大安樂而不遵守此五戒欲脫

輪迴到涅槃岸者。是不可得也。

體用雙修陰翊王化

此明十善功德。十善者。與十惡本同。各隨染淨緣得此異名。如拳展掌。一體互用。在人放收。放者是十惡。收者。卽十善。此十惡名者。身三口四意三也。身三惡者。殺盜婬。是口四惡者。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是意三惡者。貪瞋癡。是止此十惡不行。卽名十善道也。五戒是體。十善是用。譬如人皆有體。必用肢節。體無肢節身自何爲。肢節無體。手足何寄。手足依體而發用。萬端安立世界。是事歷然無足疑也。學人必以五戒爲體。十善爲用。體用雙行。方成佛事。若盡世間人專持五戒。精修十善。各務本業。經營生理。謹身節用。孝養父母。是事尤感諸天八部。下降閻浮。衛護凡世。風調雨順。五穀豐殷。天下和平。庶民樂業。以玆善利。祝願今上聖明帝主。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皇綱大振。衆國來朝。德響名揚十方。歸順不施刑政。坐致太平。福壽無疆。山河一統。金枝挺秀。玉葉聯芳。永播堯風。長輝舜日

雙林遺戒衆等遵依

經云。五戒不持。人天路絕。五戒者。乃諸戒之首。萬善之初。又敎中云。如造宮室。先固其基。徒架虛空。終不成就。昔日世尊於雙林間。欲般涅槃。告諸天人大衆。吾滅度後。汝等當依波羅提木叉。是汝等大師。波羅提木叉者。卽是此戒。世尊當時且不只爲涅槃會上天人大衆。宣說受持此戒。我輩今時無其分耶。此戒佛佛授受。祖祖相傳。至於今日。學人旣欲念佛參禪究明大事。必當遵守此戒。切不可聽有一等邪師之聲。邪見之人。妄言飲酒食肉不礙善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此地獄徒。羅刹種類。惡魔眷屬。非佛弟子。竊食法門。妄談般若。壞人善信。絕佛慧命。是人當墮無間。永無出期。四衆學者。旣入眞正法門。須具眞正見解。故經云。人身難得。正法難逢。今玆幸得人身。値遇正法。若睹如是邪見之人。各須具眼。余何故力擧斯事。切恐初入道者。未全正信。遇此等人。或以邪法說正。正法說邪。抄前著後。抄後著前。言無准定。使學者聞此誑言。不覺不知。搖蕩身心。如油入麵。分別不出。

誤嫌一生非止一生百劫千生永爲魔子誠可憐哉。此等之輩予皆見之彼卽緘口結舌無言可措只得拱手倒走三千何故蓋謂到此無他入門處無他栖泊處無他立身處無他開口處云何如此邪不干正豈不聞古德云汝之伎倆有盡我之不采無窮誠哉是言也前云五戒者防邪止惡故名爲戒

懺悔法門菩提行願

學人於二六時中須向諸佛菩薩像前五體投地然指然香發露懺悔此下請三寶證明懺悔至某甲處稱雙字名有衆添箇等字聊表儀式胡跪合掌請云

歸依十方盡虛空界微塵刹土中一切諸佛歸依十方盡虛空界微塵刹土中一切尊法歸依十方盡虛空界微塵刹土中一切賢聖僧惟願三寶不捨慈悲乞賜降臨證明懺悔某甲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多生業障累世愆尤三毒無明十惡重障所作惡罪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轉某甲今日洗心滌慮恭對十方諸佛諸大菩薩大慈悲父靈感觀世音菩薩衆聖像前五體投地發露懺悔一念歸依河沙罪滅此上二句重念三遍惟願諸佛諸大菩薩天眼遙觀天耳遙聞他心速鑒加被某等修行有序進道無魔般若智以早明菩提心而不退六根淸淨萬慮咸消一念無爲十方坐斷高超三界早登解脫之場逈出四生速到菩提之岸某等倘若此生緣淺道業未成壽命不長無常時至願乘般若之力正念現前心不顚倒隨願往生諸佛國土得禮諸佛菩薩親蒙敎授依願修行仍復娑婆世界生逢中國大富十善長者之家得爲男子不失夙命惟願父母無顧戀心捨某出家童眞入道幼歲超群早遇明師參禪學道冥通敎典解義釋經單究上乘精研至理或於一言之下洞明累世之因一句之中徹見多生之果明明了了去住自由佛國天堂隨意寄託四恩普報三有俱資法界有情同圓種智請佛證明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諸尊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

輒申鄙俚以示初機仰冀高明重徵後學愧此詞繁理蹇願祈剔冗疏通義背言乖誠望删除訂正見聞隨喜皆登般若慈舟稱讚叱擇共證菩提彼岸

惜昔出塵承兄警誡

智徹自元統乙亥在俗受戒至庚辰五月出俗十二月初八日剃度爲僧請益師禮雲峯和尚出俗之日承次兄黎十居士殷勤叮囑出家功德非小因緣入聖超凡續佛慧命此大丈夫事當自勉爲今捨父母離兄弟棄妻子拋家業是可忍也汝不聞古德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此語必實此語既實見目前多少出家人者他行止所爲之事欲望九族生天必不可得也汝既出家須當立志莫似常僧蹉跎趂意東奔西走貪名逐利莫爭人我辯論是非毋恃己能道他長短遭打則當忍受唾面則莫拭揩休恣縱睡眠莫貪求飲食世事多種不能枚舉離家出門最初一步舉足下足牢記話頭行住坐臥若離話頭則辜負國王土地所載飲食衣服臥具醫藥若離却話頭則辜負施主四事供給守此話頭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發大志願直要了此一件大事因緣方不負汝出家參學之志所以經云四恩普報三有齊資何慮今生父母及九族而不報乎既在途中苦多樂少或有所得或無所得當以話頭自重自保倘有箇入門安樂處是必轉身回教眷屬智徹唯唯受教出門數步居士復招手云一歸何處余回首合十遙禮拜謝默識而行銘刻心骨迨今不敢忘也叮囑世事警策工夫節節次第井井有條語言瑣細具載則繁略記大槩書于卷末

復懲懈惰止境息迷

向上說這一落索乃是如來解制之日山房夜話之間由堂中遯機首座有傷學者之嘆云近來時序遷移人心更變佛法凋零叢林荒廢善知識隱而不出現前四衆學般若者欲求箇正知正見人開示念佛參禪捷徑路頭是不可得也就與余曰何不將和尚往日所做工夫得力底境界節次及離俗之日令兄叮囑警策之語一一錄出以示初機見聞者必是重加精進是爲幸也余曰古來尊宿善知識警衆法語甚多猶尚信不能及余出家時既行解荒蕪徒入空門於教無補雖在法門中留心日久至理窮困處未有趣向自愧言輕德薄此事焉敢承爲首座復云此時學人有好多聞者有根性遲鈍者看前輩尊宿警策

法語皆言往古善知識般若之力深根固蒂纔入法門不用施工一聞千悟此事非吾輩淺機所爲我等今生以下劣般若種子待於來世文敏見如是說者多矣可憐自生退屈若將和尙日前工夫微密處從頭舉似一遍使見聞者決定啓發信心必依如是用工如是精進如是究竟倘若後來四衆之中各人有大發明了生脫死恩莫大焉然雖首座爲學者心切之謂余信未敢領荷至第二日粥罷上方丈古道和尙處問訊和尙與余十有七年道舊因話問提挈機首座所說之事和尙亦云佛法正在顚危之際此事當爲使初入道者學者準繩余應之曰自救不了焉能爲人教有明文自不精進欲勸人精進無有是處和尙又云教中亦說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又先儒云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坐觀勝敗安可忍也余辭不獲已轉身回至山房豁通六戶掀露頂門散誕逍遙無拘無絆掣斷心猿羈鎖敲開意馬關捩任從來去無妨自是一般快活於此不耐安閑遂將昔日行履陳爛葛藤一提提起且與學人熱亂一場正眼傍觀却是平地起風波把學人手脚打教七橫八豎無安措處到此不免與他整新安頓諦當處更教諦當去也且道卽今諦當事作麼生分付學人惺惺著諦當事直下來也各各努力承當記取記取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自此從朝至暮從暮至朝上床下地出門入戶動靜閑忙須要話頭綿密疑而無間出聲不出聲隨意方便若至禮佛處放下話頭志誠發願懺悔願終至波羅蜜處隨舉話頭相接或於諷經處卷終至波羅蜜處如前一般事務細繁自宜檢點又與學人謂參禪中境界事非一種筆舌難盡略而言之若論境緣起處皆出心之所生心若不生境從何有故經云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云一切境界終不可取多見學人聞說境界是有心中歡悅若說境界虛妄不實便生煩惱此下重明境界二字皆從昏沈散亂而起昏沈者因懶惰心有散亂者因恣縱心生懶惰心是昏沈之本恣縱心是散亂之根所以昏沈則境異散亂則體殊皆隨妄想之心頃刻百變心若不起爭如之何學人

若有此二種心生。即從座起抖擻精神使身心舒暢。隨舉話頭大起疑情此念應時消散。或有不信此說。反引楞嚴經中五十種魔以爲實有豈不聞世尊爲阿難言。此五十種魔皆是色受想行識五妄想成客塵所覆。主人若迷客得其便。向下文長且止到這裏坐斷凡聖路頭。與學人掃蹤滅跡去也。且道那箇是主。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是那箇是客。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是至此心無二用究竟非一。或有參無字者。或有參本來面目者。或有參究念佛者。公案雖異疑究是同。故經云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於此學人各將本參話頭自重自保勇猛挨拶將去。至拶不入處驀地和身透過。直向那邊孤峯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若到這般田地裏把佛境界作魔境界說亦得。把魔境界作佛境界說亦得。所以道逆行順化鬼神莫能測其機。其或未然切忌切忌。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學人千萬仔細。若工夫上稍有入處。會得箇昭昭靈靈常現在前。觸之不散蕩之不失。又且不可認著。便若認著這箇識神弄影者以爲諦當

事。反被他引入情識見中。我慢心高不復前進。便卽開大口說大話妄談般若。便道佛也只恁麼。祖也只恁麼。又引經中是法平等一印印定。又云大悟不拘小節。此處無戒可持無戒可破。以此爲大乘境界。不覺不知墮入魔家眷屬。自誤誤人豈不傷心者哉。經云如是之人縱有多智禪定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學人切忌不可以少爲足。愼之愼之。後學四衆若有發明者。請看高峯老和尚禪要中有雪岩和尚三處問老和尚作得主麼。至第三問處更宜仔細推窮。此處若過不得。按下雲頭將老和尚疑處衆亦如是疑。（此處不須重注淨土玄文中亦載）工夫到此須要保守。所以云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倘若陽和再復萬類俱生。恩有咸資功不浪施矣。已上所說工夫地位中事。竊取經教語錄中緊要處證據學人。此事本非我有。余單只參得箇水母禪。便敢與同道者把手共行。究取出身活路。稍有不相應處必不放過。故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導之。余與眞正道友分上不惜口業。逼令向前更無容緩。若信心輕者。實是難爲

共處又要評論前輩老和尚有不到處伐樹尋根何故父無評子家道見衰故余爲俗爲僧多抱不平之氣每見人說處做處不合道理處直要與他分析到底討箇明白方慊下懷至於自己分上工夫落魄未全道力不覺光陰倏忽老患相催方自著忙去日又近矣噫但願同學者人人慕道箇箇窮玄發明本地風光誓作他生之友

禪宗決疑集終

音釋

山 音峇　鼇 蒲紬切 殿也　髮 音鬘寡 歸也　囦 鳥縣切 淵水也



初學記

宋・清覺 述
元・道安 註





白雲祖師初學記序

初學記者白雲祖師淸覺之所作也覺公以先聖之後爲瞿曇之學文字語言所以開羣迷引後進發揚三乘十地之要使之入佛知見惟恐人不爲佛其心切切如此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生而靜故各具此靈明知覺之妙感而動故皆有障蔽流蕩之失釋氏有憂之祛其障蔽返其流蕩或勸或誘或怖或譏使歸於一乘然而六道衆生波旬外道其趣不一佛以正道扶持救護千經萬偈不憚於煩者良以此也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白雲祖師敷揚演說以惠一切俾由初地以至十地直與如來等正妙覺其與佛心何以異哉白雲宗主明仁奉以奏

御

聖上乙覽之餘命錄入大藏以傳久遠是亦如來開悟羣生之仁也孟頫豈勝歡喜讚歎之至謹叙于卷首云皇慶二年三月七日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

趙孟頫序

初學記

記者經論之流類也佛滅度後三乘聖賢或記已往之事跡或說未來之報應或叙當世之化源或採摭經法直明佛意撰集文籍隨作者意以立其名大小乘三藏後聖賢撰集是也但西域多名經論東夏多名記集其實一也今名記者卽彼論也又復記卽錄也順理善法可記錄故記錄三乘十地之法以示初心令其習學又記卽答也初心好學者請問起行造修之法故作此答而云論者循環研覈義理分明令初心者易於習學而言學者效也效習不已自有所見有所見者卽名爲覺既覺悟已務於起行行必到家名究竟覺覺卽佛也然必在於初心故名初學亦示不輕之意也文云千里一步爲初斯良諭也

西京寶應寺沙門釋　淸覺　述

此是記主之銜位也總別三重一西京是總寶應寺是別西京非止一寺故二寶應寺是總沙門釋是別寺容四衆人故三沙門釋是總祖師尊諱是

別釋子非一故述字通於能所祖師是能述記文是所述也西京是四京之一地名洛陽卽周公之所營者後漢建都于此漢以火德王天下改曰雒陽有唐仍舊號令屬河南府寶應寺依龍門山住山在洛陽之西今不言山名而擧地名者西京是大都之稱餘杭亦有龍門山故寶應寺卽記主受經之處記主於熙寧二年禮海慧大師出家受具後海慧說偈勸發游方元祐八年掛錫于古杭靈隱寺僧俗問法者紛紛而來住持懶菴童和尙請師駐錫於寺後白雲菴焉師初誕日有白雲滿室因以白雲自稱茲菴之名默與心契從而居焉由是白雲之名流芳益著且白爲衆色之本潔淨無瑕之謂雲者應用而來來無所從用謝而去去無所至而能含潤法雨益濟萬物重重無盡有雲像焉廣說法喩如華嚴經聖人無名爲物立稱嚮頒人天良有以也沙門是出家之通號釋字是本師之姓氏紹隆繼踵宜其具稱上淸下覺記主尊諱也字本然號白雲姓孔氏卽至聖文宣王五十二世孫也其宗人孔宣義有眞讚可考進士孔璿集宋朝朝士與諸禪講讚文數十篇刊刊於世其餘始末具在本傳述而不作謙之至也

南山大普寧寺嗣孫　道安　注

佛道不可不學　生死不可不憂

此二句是一部之總意也記主乘願力以出興爲衆生而製作所以開宗立教者意在於此佛道華梵影略約揀爲言可以離貧窮受富貴度生死越苦輪雖有正助權實之不同皆名佛道故淨名經中說佛道品對治疑執人天界中不可不學不學則貧窮無福慧入生死險道矣故次句云生死不可不憂也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豈可安然坐待斃痛學道之士常將此二字貼在鼻尖上作箇對治法門古人用心如此其急今人豈可不憂也

區區枉過浮生　智慧翻成愚拙

此明不學之過也有智之人爲智所使祗陪人事營理世緣但於名利留心何暇參尋佛道或復高推聖境世智辯聰不特虛度光陰翻更沉淪苦趣

可謂愚拙之甚矣

莫怪學道不成　時人盡投邪窟

問學佛法者不爲不多少得成功者所謂勤修苦行弗涅槃因豈非學道者枉費工夫耶故作此答由不得其正途所以不成其道

欲得不遭欺誑　莫離十地三乘

十地三乘階降次第如人還家明識道路則不爲人牽引欺誑矣然十地三乘經論互出華嚴所說十地唯是一乘大品所說十地通攝三乘同性經中三乘之人各有十地所謂聲聞十地緣覺十地菩薩十地各有其名菩薩十地名同華嚴義則有異今文十地參用華嚴之名模楊大品之義籠絡諸經自成一家意在通而不局也言三乘者亦有多種一者一乘三乘小乘名爲三乘二者大乘中乘小乘名爲三乘此卽菩薩緣覺聲聞也此中自有三義一則融一乘同大乘合二乘同小乘故唯三也二則大乘中自有三乘如入大乘論說三則小乘中亦有三乘如小論中自有聲聞法緣覺法及佛法問旣有佛法何名小乘答此中佛法但慈悲愛行異於二乘耳今文三乘當於何種一中當其第二三中全用三說雖約機約法約喩不同並通諸文而不局定意在勸發行人造修出界而不局於文字敎限也

若是不依正法　恰如登樹捉魚　又似井中摸月

十地三乘是其正法捨此別修如緣木求魚獼猴救月此喩不修之人也正法云何如下文說

頓敎妙覺佛乘　十地稱呼菩薩　五果緣覺辟支

四果六通羅漢　三果二果一果　諸漏未有神通

般若悟心見性　名目稱呼內凡

此示十地三乘之位也自第六遠行地至第九法雲地是菩薩乘次前第五果是緣覺乘四果阿羅漢是聲聞乘三二一三進未能至聲聞退不可居凡位故云諸漏未有神通當是聲聞乘向見修二位也般若悟心見性名目稱呼內凡者聲聞有二位初凡二聖凡位又二外凡內凡外凡自分爲三初五停心二別相念三總相念此三俱屬外凡亦

名資粮位人天二乘創心入道修此三門對治凡習內凡有四謂暖頂忍世第一此四亦名加行位又名四善根二凡共七通名七方便位文云般若悟心見性者人天外凡於三法中淘練已久悟般若心見眞如性策勤加行趣於聖果卽入見道位也其次聖位亦分爲三一見道當於初果二修道當於第二第三三無學道當於第四聲聞乘位方究竟也問文云十地稱呼菩薩今此何云六至九耶答第九法雲地卽他經中第十地名今云十地猶約他經說也問頓教妙覺佛乘應不在十地三乘之數耶答此位正是所修之果三乘十地是能修之因由歷三乘十地次第漸修因行已圓頓證妙覺故此特云頓教由漸入頓卽漸修頓悟之衡量也問既云由漸入頓只合自小之大先說一果二果次第至於佛乘文中何得倒置耶答此順佛經從本起末要令學者返本還源故云於一佛乘分別說三

若修果位不成　總是著空著有

證宗論云悟道不證果者名爲著空病講經不證果者名爲著有病天下三乘教藏堆積如山並不見箇三乘道人者何皆因著空著有病也問佛法以空有爲門令人修造弘傳之者或毀空讚有或破有讚空或云空淺有深或云空深有淺各憑經論成熟機緣除此二門別無可托今皆目之爲病莫不與經論相違麼答經論所談歸於中道執著一處卽是病源是故目之爲著空著有病也

要知經藏根源　余今爲君解說　非是貧道多言
初學要知子細

問修行之人旣悟無常迅速便當火急修行然未看經遇緣卽宗安知不落空有二病耶答要知經藏根源余今爲君解說記主可爲慈悲深厚無問自談者也古人曰不請而教孰云不欺旣無請者何必多言答初學要知子細言貧道者佛法初來僧人皆名道士自稱貧道今循古說也

猶如明鏡當前　照見古今邪正

喩明可見然喩中具法鏡但照見姸醜短長今日

古今邪正乃約法說

塵沙諸佛出來　此事終無移改

塵沙即恒沙也尋念過去佛亦應說三乘佛道同誰敢移改

學道先求因地　果位直是修行　若非果滿功圓雖是口快舌端　決定非干正法

前三句修行實效後二句徒事虛文又初二句因地覺心要與果位名目相應後三句皆是返顯之辭也

初學先求因地

因地二字法喩立名地能生成荷載若無種子則無所生修行之人莫不以發心爲因發大乘心得大乘果發小乘心得小乘果未有發小心而得大果者是故經云因地不直果招紆曲記主深恐初學之機洗心非正故此特云初學先求因地而言學者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若夫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則道業踰高益之則學功踰遠故形將俗人而永隔心與世情而懸反矣

初從戒定慧修　須知名目般數

上句總標下句生起下文之意題云初學即以此三法爲篇首者當知此三皆名學也初修學人必以此三法爲因地者爲對世間舊邪三學立正三學以對治之亦示翻邪歸正之意也戒以防非止惡定即息慮靜緣慧乃破惑證眞此三法門俱當修學修學之門依其次第故經云依因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所以爾者身口所發事在戒防三毒勃興要由心起今則先以戒捉次以定縛後以慧殺理次然矣然此三法正是經律論三藏所詮之義通名學者諸佛菩薩本意欲令人學戒學定學慧故以經律論三藏三教而詮示之故云三學非爲學於文字言教而已故大小乘諸教中皆云增上戒學增上定學增上慧學不言增上經學律學等標題云初學先求因地即繼之戒定慧修良有以也名目般數如下文說

五分戒香熏體　一言萬部都收　小乘因名四諦

辟支十二因緣　菩薩須行六度　佛乘十方安排

五分者卽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也轉五蘊內身爲五分法身分世出世間之異今五分香皆稱爲戒者以戒爲初由戒生故戒之一字無所不包故下句云一言萬部都收雖云一言通目應機不同故下文云小乘因名四諦等然此諦緣度力由三乘及佛得名不同其實皆從戒中生起

達磨胎息禪定　千里一步爲初　到此歡喜地成立作內凡基址

初句正明定體次句明其要義後二句功成得名且言胎息者約喩立名喩如有情初入胎時但有一息持其肉塊漸至長大成形出胎是時未辨好惡修禪定者持心一處若存若亡一切善惡都不思量直至功成不離最初一念故下文云千里一步爲初到此歡喜地成者此地本是菩薩十地中之初名華嚴瓔珞皆同此名乃在住行向三賢之後言內凡者或指三賢爲內凡十信爲外凡既曰歡喜地成何故又曰內凡耶答今此是三乘十地不與華嚴瓔珞是同名爲歡喜者在凡夫位中方將發心慕樂入道故得歡喜之名如經云若有衆生深種善根善修諸行乃至發如是心卽得超凡夫位住歡喜地成就多歡喜多淨信等尙未向於初果何況菩薩地之初位耶言內凡者如小乘四位中初方便位分二一外凡五停心觀等二內凡四加行位等從四加行方入初果謂之見道位卽下指見道沙門是也

四諦苦集滅道　眞如般若依持　聲色同含實相經云見道沙門

問前以諦緣度等分配三乘今何只學四諦法耶答證宗論云起首修行是四諦法當知四諦是初修行人入頭處也其次十二因緣六度萬行名目雖殊亦不出此四諦之法眞如般若依持聲色同含實相者修行之人深觀四諦功成見道之相經云見道沙門者前云內凡是方便位今此正當見道位下去是修道位於道有所見故方曰眞修卽是先悟後修之意小乘經論皆如此說

旣知登地已去　初禪四果漸生　華嚴法界理事
眞如一體三身　分開法性法相　合成佛性佛心
勿論有情無情　識屬圓覺妙用

初句躡跡上文次句依正二報如下文說初果得初禪二果得二禪等今云初禪四果者擧初後以攝中間也旣有漸之一字次第漸入漸證至於極果皆由四諦而起也華嚴法界理事者華嚴四法界不出理事二門三身一體性相合論情與非情皆同妙用並是功成證極之相也

道士別號虛無　神仙謂之元氣　造化虎龍交遘
乾坤離女坎男　急急修性養神　進火先須煉己

虛無元氣同出而異名虎龍交遘道家者流固形永命之術也世傳天師於龍虎山求白日上昇之法燒丹煉藥水火呪術其源出於彼山石洞之中雖云玄妙未免輪迴若不進修終從敗壞

孔子太極太素　孟子養浩爲眞　莊子參寥宴默
老子萬物歸根　更有多般名目　理實無形無名

周易鈎命訣云天地未分之前謂之一氣於中轉有五運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今言太極太素不約次第趣擧二名也雖非孔子之言乃宗孔子之教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旻塞乎天地之間參寥出於莊子宴默乃記家述其道也老子云萬物芸芸各歸其根理實並是假名本無形狀也

大道須排十地　均攤乃作三乘　釋道儒分三教
經書山海無窮　若能収屬道德　徒勞萬戸千門
文字屈指數沙　統屬三乘十地

以佛教會通儒道二教也所以會者儒資戒律道助禪那門戸不同其致是一亦示海攝百川全収之義也初二句總擧其本次二句派總爲別次二句以本奪末後二句攝末歸本

第一須陀洹果

十地三乘是誰建立有二義前九位是漸教二乘衆生業行建立佛菩薩等依而住持第十位是頓教大乘佛及菩薩願行建立有情衆生依而住持

問下文多依法華所立法華宗於會三歸一今但

說三乘不言一乘何耶答頓教大乘即一乘也會前三乘歸一佛乘故經云初以三乘引導衆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今文但云大乘不言一乘者一則爲順經文二則所宗三乘故問此頓教大乘即一乘者爲在十地之外爲在十地之內若爾何失二俱有過若云十地之內者既云三乘十地安得三乘之外又有一乘耶若云十地之外者既云三乘十地如何又出十地之外耶答據今現文即在十地之內雖云一佛乘即是會三所歸之一亦是對三顯一也若據證宗論說妙覺大乘當第十一位三乘十地總會歸于頓教大乘即是會漸歸頓之意也記主二文不同二俱有理第一須陀洹果者即聲聞乘中第一果也此當菩薩十地中第二離垢地向下二果是其第三地三果是其第四地四果是其第五地五果辟支是其第六地第六入菩薩乘是其第七地第七是其第八地第八是其第九地第九是其第十地第十立名妙覺地則在菩薩十地之外有何所以踰越初歡喜地却以二地爲初乃至十地爲九却以妙覺揍成十數耶答自有深意初歡喜地是見道位是出世之初基菩薩依此修於三學三學之內戒最在初二離垢地正表持戒因地既云初從戒定慧修所以取戒度爲初位也又況初歡喜地表於布施布施非出家人所尚出家當以戒行爲先問大品中說乾慧十地第九菩薩地十名佛地謂之三乘共十地法何不用此却將菩薩十地增減立名耶有此例否答金剛十八住中第十七證道住配歡喜地第十八上求佛地中國土淨具足方以第二離垢爲第一乃至以法雲爲第九等覺地爲第十與此例同又菩薩十地攝佛因位一乘三乘聲聞人天等並在其中故得引用聖師立教據自所證而說不可拘其出處也

進修一果一向　證得一分報身　一重身光出現一分塵垢去除

言果向者果乃酬於趣向之因向者向於果故合先向而後果今不爾者意在果故修證果向蓋不

同時皆以苦集滅道而爲進修之本如俱舍說證
得一分報身者由是漸次十位滿後稱爲圓滿報
身故彌陀懺中禮淸淨海衆總名滿分二嚴身者
卽是從一至九皆名爲分直至第十方得稱滿還
心普禮故云淸淨大海衆也一重身光出現重字
宜作上聲呼卽不輕之謂若作平聲義者一重兩
重以表重重之義如云一燈二燈至百千燈不妨
後後益明也一分塵垢去除卽是第二離垢地名
也到此位矣法爾自知破戒有罪故性不殺盜等
性本自然不由人教故云離垢卽離破戒之垢也

便超欲界六天　已得初禪小果

六欲天者一四天王天二忉利天三夜摩天四兜
率天五化樂天六他化自在天此之六天未離欲
心故名欲界今須陁洹已預聖人流類已絕欲心
故云超越初禪小果初禪非小果小果得於初禪
初禪有三天一梵衆二梵輔三大梵言初禪者禪
有四界此當第一故名初禪梵語禪那此云靜慮
靜卽定也定能發慧故經云不假禪那無有智慧

以此三天爲初果人報身受用之士也

世間名利不求　煩惱客塵不染　終日持塵合覺
經中立作預流　已預聖人流類　諸漏未得盡除
更須七返人天　漸入有餘涅槃

初三句對前顯勝後三句對後彰劣中二句正立
果名既入聖流蠅利蝸名終不介意一切衆生不
成聖果者皆由客塵煩惱所惧今不染著則自然
背塵合覺矣梵語須陁洹此云預流預者入也流
者類也已預聖人流類故言諸漏者諸言不一要
略有三謂欲漏有漏無明漏漏者煩惱現行令心
連注流散不絕名之爲漏如漏器漏舍深可厭惡
損汚處廣毁責過失立以漏名既未盡除則人天
未免言七返者七來人中七生天上如七步蛇所
螫毒力定故前三果皆名有餘涅槃故云漸入

恐爲小器易盈　勿向人前誇道　誓求無上菩提
早逹漏盡那含　便是生死彼岸

初二句誡其自伐後三句勸其進修

死時吉祥好相　直展一指示人　其屍不臭不壞

從來表法如然　得意生身此是　道體迤邐增深

稍進兼修助道

吉祥好相不受痾纒坐脫立亡之謂也一指示人表得一果也二果展二指三果展三指例此知之其屍不臭不壞表得初果故云從來表法如然意生身有三種一三昧樂正受意生身勢力任意故二覺法自性性意生身隨理自在如意現生故三種類俱生無作行意生身卽事無相隨機赴意自在故上皆望後佛爲生死望前不足名意生身今此義當第一種也迤邐次第漸進之義助道有二義通途言之除此三乘十地爲正道外皆是助道如日用六事法等二則寂後頓教妙覺佛乘是其正道從初至九皆助道前義爲優何者文云精進兼修助道意云精進之人除此三乘十地之外兼修百行皆爲助道如壽禪師一日行百八件方便等也

第二斯陀含果

斯陀含是梵語此云住薄地亦名一往來且言住薄地者謂此二果聖人已斷欲界六品修惑煩惱漸薄故名住薄地又名一往來如本位說

●偏淨光遍光音天

進修二果二向　證得二分報身　兩重身光出現

便與發光相對

初三句例上可知言發光者卽是菩薩十地中第三地也

惟是自覺自知　切莫誇逞外人

果位聖人權現凡身與其同事者意在攝生終不自言我眞菩薩等乃自覺自知之謂也

已起梵衆梵輔　便生色界二禪　此位諸漏未盡

凡夫習氣未除　更須一往一來　或生欲界天上

梵語斯陀含果　此云更一往來

初二句對前顯勝次二句對後彰劣後四句正釋本名色界二禪自有三天一少光天二無量光天三偏淨光以此三天爲報身受用之土不揀聖凡皆有習氣雖證果聖人亦所不免但有厚薄之殊故今特以凡夫二字揀之也或者不定之辭不定生於欲界天中或生人間故也更一往來證成上義

切要安身寂靜　勿令俗事縈牽　精進波羅日用
早令金鑛分離　已見無生無滅　又知無我無人
正好著力修行　報答四恩三有　堪消施主供養
已成無相福田　不獨人間慶賀　更衆神鬼欽崇

初四句立志金鑛學喻佛性眞金煩惱鑛穢早使分離佛性顯時煩惱滅也次四句成功無生滅證眞常無我人明佛性四恩有二義三有從略說後四句銷供道業既成堪可銷受人間供養也福田二字喻說堪爲人間種福之田言無相者不作有爲因果之想即達三輪體空之意也人間慶賀者可謂一人得道萬口稱賢

第三阿那含果

梵語阿那含此云不還亦云不來亦云出欲淤泥出欲淤泥者謂欲界煩惱二性繁雜如淤泥不殊今此聖者已永離故名爲出也不還之義如下文明然此那含三界通說有其七種別辨成三欲界一種色界五種無色界一於四果中第三果人行相最廣者以是有學位終故

進修三果三向　證得三分報身　三重身光出現
位同焰慧一般

初三句例前第三果人位次即與菩薩十地中第四焰慧地是同也

已出初禪二禪　又見三禪境界　此位諸漏已盡
生死永不沉淪　梵語阿那含果　此云更不往還
蟬蛻便歸寂滅　跳出煩惱火坑　一者壽等太虛
二者極樂無憂　三者不負檀越　四者不枉出家

初二句所依土三禪三天一少淨二無量淨三徧淨以此三天爲此位聖人報身受用之土次十句對前顯勝初二句直明次二句翻梵次二句喻顯後四句成功

汝是教門祥瑞　令人稽首歸依　未成無上菩提
早是人間希罕　願君勇力修行　六通羅漢在近

初二句稱讚次四句勸進

第四阿羅漢果

阿羅漢是梵語或言無翻名含三義故一曰不生亦曰無生二曰殺賊三曰應供含此三義故存梵

名也

進修四果四向　證得四分報身　四重身光出現

正是漏盡聲聞

初三句例前後一句證果前位已云諸漏已盡今云正是漏盡聲聞覺不重繁前約勝進說今是自分說漏亦多種今方俱盡卽諸漏已盡等也

梵語阿羅漢果　此云應受供養　便有三明六通

草略爲君解說　一者聲明不惑　二者色明眼辨

三者思明無疑　更有六通作證　天眼通而無碍

天耳通徹遠聞　他心通彼意念　宿命通記前生

漏盡通達無我・變化通得自由

初二句翻梵成唐應受供養應字平呼有三義一應永害煩惱賊二應受人天廣大供養三應不受後有今惟一義人所熟聞故第二位云堪銷施主供養今云應受供養優劣非無前以功業堪銷今則正當職分前但人間今兼天矣次十二句具說三明六通初二句總標言三明者一宿命明二天眼明三漏盡明知三世故說此三明宿命知過去天眼知未來漏盡知現在卽六通中之三也餘三不得稱明者餘三劣故身通但是工巧天耳但聞聲他心緣他別想是故餘三但得名通此如婆沙中說次三句三明却與適說不同第一聲明乃在五明之初第二色明義同天眼第三思明義當漏盡然且強配記主必別有據也後七句說六通於中初句總標其次六句句各一通目連尊者始得六通卽是此也通之與明經論皆異並如智論第三廣說恐煩不引

眞是漸教小乘　理合一身自度　譬如驅羊拽車

獨自牽出火宅

初二句誡勸次二句喩明羊也非是駕車之器以表此位道力卑薄未達大乘深妙不堪爲人法師且可自度而已

報屬十三梵天　稱呼六通羅漢

初句所依土比前位之上更增加四禪四天爲報身受用之土言四天者一福生二福愛三廣果四無想次句依德立號

第五辟支佛果

辟支佛是略梵語具云辟支迦羅此翻緣覺下文與此唐梵影略也言緣覺者觀察十二因緣而悟道故法華經云爲求緣覺者說應十二因緣法是此義也或曰因緣起覺故名緣覺即是觀緣悟道之意亦翻獨覺出無佛世無師自悟故此有麟角部行之不同避煩不錄

進修五果五向　證得五分報身　五重身光出現
現前五地一般　漸教二乘了畢　到此緣覺最尊

初三句例前次云現前五地一般在菩薩十地中第六現前地今權爲第五位此中不配初地故已如向說後二句結屬二乘之名

報屬十八梵天　此是大乘停牟　獨覺獨自覺知
未可爲人師範　猶如將鹿拽車　獨自牽出三界

初句正明色界四禪總有十八天今云爾者第四禪中具有九天前羅漢位云報屬十三梵天者自四禪中第一天起至四天而住正當四界四禪十八天中第十天起至第十三住也今此本是第四禪中第五天起至第九天而住正當四界四禪中第十四天起至第十八天住也二處之文並舉末後一天爲數故云報屬十八梵天如此則此位自有五天爲報身受用之土言五天者一無煩天二無熱天三善見天四善現天五色究竟天通名五淨居天也此是大乘停牟者以此十地作大小一分時前五是小乘後五是大乘今當第五位故云爾也獨覺獨自覺知釋名未可爲人師範誡勸末後二句喩說鹿非駕車之用以表此位權漸二乘方得大乘中路即不堪爲人師範且可自度而已

◆成擬感

次作三乘教主　直須十地安身　暫宿門外草庵
莫住化城小果　昔日五千退席　盡是聲聞緣覺
譬如貧窮乞人　得少便爲豐足　恰是衆裏醻糠
見佛威德走去　不堪受斯大法　正是憍慢比丘
犀娩生得狐兎　鸞鳳產下鴉鶡
喩明

初二句立理次十句引證並是法華經文後二句

奉勸後賓高德　莫學小器辟支

上句勸下句誡

第六遠行地

後四位是菩薩乘卽第六七八九之四位也菩薩是略梵語具云菩提薩埵菩提佛道名也薩埵秦言大心衆生有大心入佛道名菩提薩埵更有多名旣異翻不定今用梵音也遠行在十地中當第七位今云第六者用彼名而不用其義也在彼約其多劫修行故云遠行今則不爾下文自說

修行得到此位　證得六分報身

六分報身例前位說從初發心加功用行今至有相功用後邊出過世間二乘道故至此眞如無相邊際最難得到故云修行得到此位也

棄下聲聞緣覺　遠求無上菩提　梵語阿毗跋致
此云不退道心　譬如下水之舟　湍流不須多力
習成定慧工夫　勢力速如飛去　總是修行如此
何愁佛法無人　初從得意生身　今已超遷五位
若無魔難干懷　十地如觀掌內

初四句立理釋名此名有二釋初云遠求無上菩

提名遠行地次云不退道心亦名不退地經云菩薩到此地以自所行智慧力故出過一切二乘之上故云棄下聲聞緣覺次曰遠求無上菩提釋遠行二字與彼本地所釋不同彼約從前說今約次後說也阿鞞跋致是梵語亦云阿惟越致此云不退轉智論云無生忍法卽是阿鞞跋致無生忍乃此位之勝進也故特用此以立位名經云譬如有人乘船入海以善巧力不遭水難故下文云譬如下水之舟湍流不須多力此二句約喩習成定慧工夫等是合法後六句舉前況後總是修行如此等是慶幸次四句正述初句指前第一今當第六故云超遷五位也古人云道高魔盛地位到此非人間可惑只恐魔來撈攪五十種魔爲此發也

已出色界禪天　見住空無邊處

以無色界四天中空無邊處天爲報身受用之地

凡所有相虛妄　如今驗在目前　如夢幻泡影電
方知佛語無虛　水影鏡像迷人　三界盡遭吞噉
選甚二皇五帝　誰怕晉宋齊梁　自古英雄征戰

從頭屈指高賢　早知無我無人　爭甚浮名浮利
初六句以教照心總知不實後六句以今驗古徒
枉前功

第七不動地

成唯識論云無分別智任運相續相用煩惱不能
動故名不動地

此位七分報身　已到識無邊處　法身空有齊肩
報身均攤十地　應身變化無窮　乃是道人活計
初句能依身次句所依土即四空天之第二天也
次三句別說三身以此地中具三身故若在華嚴
則說十身相作矣末句結屬當人

此位名稱不動　引舉楞嚴頌云　妙湛總持不動
首楞嚴王希有　消我億劫顚倒　不歷僧祇法身
寒山有詩一首　吾心有似秋月　影現碧潭皎潔
世間無物比論　敎我如何宣說　可謂秋江一點
依稀大海潮平　恍惚冰壺雪霽　表裏瑩徹無瑕
可憐心地洒然
初句標名次十句引證後五句喩顯引證中初五
句引經次五句引詩既引詩而又引經者義理相
同故世出世間之法皆如此故引經證中初句舉
經次句讚佛次句讚法次句斷障末句悟道所以
引此者前說所證三身今舉妙湛總持爲證表不
妄談也末句據文演義欠一獲字非欠也證悟至
此本具法身不必言獲引詩證中初句舉名次即
四句詩也既悟至此惟證乃知理圓言偏固難說
也喩顯中初四句舉喩第五句合法喩上不動之
義佛體不動無有作意如月不降百水不升慈善
根力法爾如此亦如鏡像隨形所現鏡且不動可
見心地洒然矣

堪嗟城市喧喧　愁見六塵袞袞　佛賜華海乾坤
爭那迷人不見　木虫不知木外　井魚不信井餘
區區聲色之中　杳杳殼形之內　牽羊來赴市中
捕魚已安砧上
初二句世緣妨道次二句佛境難知後六句喩顯
凡庸故與愍念

今蒙佛賜三乘　願生極樂國土

◆悟疑誤

有能修此三乘教法必能證此三乘聖果出火宅
樊籠入蓮花淨域原其所自皆佛贈我也

第八善慧地

依眞如理體起無礙智用成就微妙四無碍解善
說法故名善慧地

到此八分報身

地地增高故云八分比後欠二已前都不及矣

已至二十七天　呼爲無所有處

無所有處乃第二十七天有本云八字悟也

喩如大牛之車　灌頂法王子位　名爲受職菩薩

始入大乘下位也生在佛家名之爲兒受灌頂法
王子之職位故下句云名爲受職菩薩

理合說法度人　見有六根功德　普偏三千大千
眼有八百功德　十方普現眼前　耳有千二功德
聽聲遠徹遐迹　鼻有八百功德　能齅百億界香
舌有千二功德　說法力在舌根　身有八百功德
造化隱現身中　意有千二功德　六根智慧主宰
得是六根淸淨　紹佛說法傳燈

初句按定天下通坊問有何因緣說法度人善見
有六根功德等初二句總標次十二句正明六根
功德末二句結顯本位六皆名根者皆有生長義
故又皆是竅穴門戶四大爲其體質由此謂之根
門

法華第十九品　留與法師看詳

法華經法師功德品第十九正說六根功德故

法華第二十品　不輕菩薩化人　正法像法滅後
增上慢者橫行　不依菩薩正路　計著邪法亂人
是時不輕禮拜　拜告邪慢比丘　請行十地正道
勿將非法陷人　邪慢有大勢力　惡口罵詈不輕
不用虛妄授記　汝是無智比丘　當是四鄰聽人
不信三乘十地　二百億劫地獄　邪慢豈可不聞
不輕尙遭打擲　況復老身孤寒　甘伏被邪毀辱

初二句總標次十五句舉經證據聖化尙然末後
四句邪法盛行凡身寧免

第九法雲地

慈陰妙雲覆涅槃海名法雲地

到此九分報身
隨位增徵故
上至三界之頂　已出二十八天
即非非想天爲此報身受用之土出即到也以是
三界之頂上無隣居故名出也非是逈然出離也
名爲等覺大乘　乃是法師正位　露地車駕白牛
等覺有二義一即齊等等於妙覺故二即等級比
於妙覺猶較一等故云約等妙覺亦名如來雖等
而修亦名菩薩今當後義在華嚴中此名當第十
地或合等覺於此地中今從此說既以後位名妙
覺佛乘故以此位寄等覺也乃是法師正位揀異
前文之辭前云理合說法度人約勝進說也露地
車駕白牛亦是揀異前文之辭前位云大牛之車
乃臨門三車中所許之者有名無實今云露地牛
車乃四衢所授者方是實果與前牛車黑白有異
西天二十八代　佛種似此傳燈　箇箇稱呼菩薩
神通比佛一般　眞是釋迦心印　果位照據分明
臨滅上升虛空　出現一十八變　三昧心火自焚

空中舍利如雨
初五句以人驗法後五句以果驗人言二十八代
者自佛囑迦葉展轉于今以心傳心歷代不絕乃
至菩提達磨自西來東傳於此土譬如一燈傳百
千燈燈燈不絕故云佛種似此傳燈言佛種者紹
隆佛種之謂也心印即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之
異名也心心相授如印印物故云心印後五句中
初句總標後四句證驗若非釋迦心印親傳安得
如此
迦葉結集經藏　統屬大乘小乘　先了辟支一乘
次言十地滿心　惟有妙覺同宗　果位看他高下
聖說凡聽無疑　叫喚醉醒修行　凡說凡聽乖訛
轉使衆生瞌睡
初二句總標次四句別釋後四句揀異如來在世
根熟易調一稟尊言無不懸契世尊滅後末世無
聞須用結集大小乘藏以應大小乘機故律中有
言過去六佛中四佛結集經教故佛法久住於世
二佛不結集經教故佛法速滅故知佛所說法須

用結集也

惟有十地正修　其餘那堪屈指　三乘久滯成功
爭那時流性急　人愛易學易成　恰似畫餅不飽
哀哉古道荊生　不免編排十地

初四句正顯此宗之要次二句喻明妄冀之非後二句因示述作之意

第十妙覺地

此地乃頓教大乘也已前三乘皆漸今稱頓教者即是佛乘十地中本無妙學地佛意慈悲下接三乘同居十地勸三乘人學佛故也三乘及佛所以異者謹按藏經修行格式其塑像及畫像等四果羅漢及五果辟支皆是二乘小仙其塑畫形像只依常僧相貌以表小乘人也其菩薩大仙者披瓔珞持環釧頂花冠以表受職法師大仙也今此妙覺一佛乘人頂上旋螺髮項背焰光胸題卍字身黃金色以表功行圓滿故此特立頓教之名也言妙覺者功行既足朗然大悟離覺所覺故云妙覺惟識論云金剛喻定現在前時斷佛地障即入妙覺也是故妙覺名無上士無上士者無所斷故

到此十分報身　是名超出三界

上句圓滿報身下句二十八天羅籠不住

初以三乘誘引　實以佛乘度脫　獨此名爲頓教
向下總是漸修　歡喜離垢發光　焰慧難勝現前
遠行不動善慧　法雲妙覺已終　十住十行十向
十地十一功圓

此即頓漸分宗佛說一大藏經不出漸頓二字於中則有約機約法約喻不同捨父逃逝照鏡迷頭此約機以明漸頓漸設五時頓無二諦約法以明漸頓登九層之臺斬一綟之絲約喻以明漸頓雖然機教相須以喻顯法其實一道也宗途既異故今分之初二句引經證成次二句已如向說次四句具列地名後二句出此教意問今文不用初歡喜地何故亦總列耶答非不用也但以歡喜爲入道之方便當外凡位未預聖流故不數也若無方便安入正乘故復列耳後二句別出頓教佛乘之意故舉三賢十聖會入華嚴大乘同性經云所有

0904

海藏題劍

聲聞法辟支佛法菩薩法諸佛法如是一切諸法
皆悉流入毗盧遮那智藏大海斯艮證也
般若文殊智滿　涅槃普賢行成　繼紹釋迦種智
到此彌勒下生
文殊智普賢行各自表法釋迦則總具上二入大
寂定則彌勒當下生矣
善財童子規矩　五十知識偏參　今歸善住樓閣
盧舍那身在玆
如華嚴說此是善財於我何預若有敬慕心亦當
如是學
華海藏裏安身　極樂國中永壽　大寶華王座上
自在師子哮吼　佛爲一大因緣　今日悟佛知見
已入無餘涅槃　降伏群魔外道　三身四智已辨
八解六通久成　無爲無相解脫　覺海無來無去
法身法界齊平　心包塵塵刹刹　化出六道四生
六合乾坤內外　天地是佛子孫
初二句所依土次二句能應身次二句化事畢次
二句道力備次六句德相具足後三句功用圓成

三身四智八解六通諸佛分上所具之德相業用
也法報化三身如前七地說言四智者轉識所成
卽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大圓鏡智八解
六通乃華嚴二句經文文云獲六神通得八解脫
謂之八無學果本來成佛故曰久成生佛體同故
云化出六道或云五道四生卽卵胎濕化也今此
三界皆是我有其中衆生悉是吾子卽知天地是
佛子孫矣
略學法華作證　爾時諸梵天王　幷及諸天帝釋
護世四大天王　及大自在天主　眷屬百千萬數
合掌稽首禮我　請我轉正法輪　若但讚佛大乘
衆生沒在於苦　不能信是正法　破法不肯信故
並是法華經文第十句云衆生沒在於苦有本云
沒有一人在苦傳寫之訛也
再擧法華作證　今此三界我有　其中悉是吾子
但係有形有名　不可與佛比肩　三界獨稱最尊
隱顯聖凡慈父
初三句引證後四句隨機

初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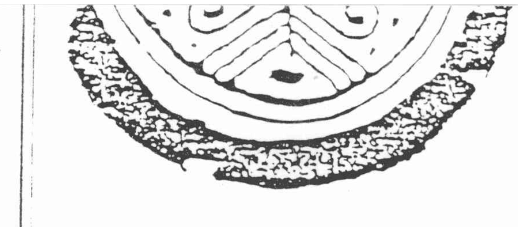
三乘十地說已　是爲佛法正宗　普願法界衆生

同入薩婆若海

此是結勸流通。正法聖師設教。貴在流通。普被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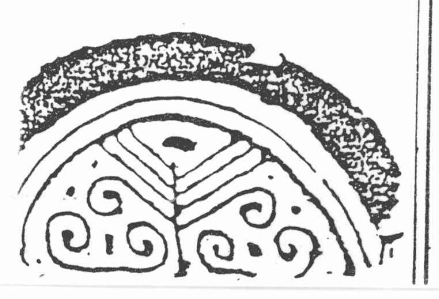
來。遐益群品

初學記終





明・無慍 述



山菴雜錄序

道由言而顯言以德而傳然則有德之言匪徒取信一時抑乃傳之後世而無疑焉恕中禪師謝事瑞岩閑居太白山菴以道自娛蕭然一室不蓄餘長學屨日塡戶外推之不去也或得其一言之益不啻千金之重又如飲甘露醍醐心目充潤蓋其平昔游歷諸大老之門所聞所見嘉言善行心會理融形之於言不加藻繪自然成章若叢林之尊宿儒門之先達下至閭巷小子其言善足以勸其言惡足以誡使人聞之心開意解筆之成書題之曰山菴雜錄其徒住翠岩玄極項公鋟板行世遠來京師特以見示予讀之不忘釋手乃知所謂治世語言皆順正法麤言軟語皆第一義信不誣矣譬諸草木良醫攬之無不是藥其不知者執藥成病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無非佛法明理者得之皆足以垂世立教有德有言禪師之謂歟可謂善知藥病者矣可謂善談佛法者矣予於禪師有通家之好雖未嘗一接顏色聲跡相聞亦有年矣熟知其德足以服衆言足以訓世故雖不言人固信之不疑況此皆已然之事實附事明理言近指遠宜其益於當世傳之無窮焉

洪武己巳夏六月　僧錄司左善世　弘道　序

山菴雜錄

余生平多病晩年以日本奏請赴
召京師私謂縱使不往日本又豈能生還乎凡平昔親舊亦未有不以是爲料者幸
今上見憫特寢其奏留居天界既而諸病交侵幾死者三又幸
上憐賜歸天童故山親舊相勞問如再世也余以年幾七十而萬死中得一生私欲杜門謝諸緣以盡餘齒有法姪莊敬中者數謁余山菴而請曰唐宋諸大士立言著書者恒間作不絕及元以來寢希故近古名德提唱及嘉言懿行可爲叢林龜鑑者大率泯沒無聞翁當叢林全盛之際徧參諸大老聞見博洽每侍語次間聞口舉一二皆所未聞而警發尤深願翁以游戲三昧自成一書上發先德

0323

之幽光下脫後學之沈痾則法門盛事也敢以爲請余曰子之志固美矣然余之所言不能文言而不文焉足以行遠是非吾敢任也敬中又曰今教法陵夷前輩淪沒殆盡翁今遠歸出於望外翁辭不任將誰任耶若言之文不文固何足較苟得直書以彰其事足矣願勿固辭余用是以平生師友所講授湖海所見聞或機緣之扣擊或善惡之報應與夫一言一行一出一處不擇其時之先後人貴賤凡可以警勸乎後來者信意信筆據實而書之名曰山菴雜錄昔宋有名宿修所謂羅湖野錄雲臥紀譚其間所載大抵激揚第一義諦者爲多若此類余少壯時所記今已十忘七八晚歲僻處海隅又不能旁詢博採故多遺失余頗恨之蓋言而道庶爲至言而未嘗言也外此則越吾分矣雖然執吾門遷固之筆者庶或有可採焉

洪武八年臘月望日

天台山人釋　無慍　序

◈雅疑稚

慍恕中禪師以虎丘八世孫坐大道場說法度人爲緇素之所歸依其二會語無相居士宋公濂已爲之序而山菴雜錄未有序之者禪師之大弟子雙林住山玄極頂公前住南明韜中瑄公相率求伯衡作之閱之一再過謂玄極韜中曰昔獲見二會語輒讚歎曰是何其奔注放溢若千江一源也是何其震激迅利若雷驚電掃也是何其混融圓滿不見斧鑿之痕也是何其絕枝蔓去町畦不墮情識之境也蓋自眞乘中流出視彼東掇西拾以應用者相去奚啻九萬里也因其言語窺其造詣佛菩薩地位人哉然而往往爲唱提策勵而發宣闡法要究竟已事之爲務是以不暇泛及也今觀此錄則朝廷之上郡邑之間市井之中山林之下其人其行其事其文辭若善若善若非善若是若非是若當若非當若優若非優所不具可以勸焉可以懲焉而於儒者釋者道者仕者隱者老者雅者富貴者貧賤者商賈者藝術者屠沽者農圃者以至婦人女子與隸臧獲莫不有利益焉夫慈雲之靉靆也尺地無不遮蓋法雨之滂沱也茎

草無不漑沾日月之東升西降也無昏衢之不照霄壤之上覆下載也無含生之不攝此錄之作其心蓋如斯以大慈悲憫一切衆多諸方便巧爲道引使徃逐邪妄而不昧眞智平等無有異如此師之能仁於是乎在矣眞佛菩薩地位人哉有能於此一覽之頃超然頓悟始於不勸懲而至無所不勸懲無所不勸懲而至無勸懲由正途而入覺地結習不能使業識不能縛是則能體禪師纂錄之心矣玄極韜中汲汲爲刋印而流布之其心亦禪師之心也於戲尙可視同尋常譣筆徒以廣見聞資游談哉作是說已遂書以爲序

洪武二十五年冬十月二十四日

無聞居士眉山　蘇伯衡　叙

山菴雜錄上

天台沙門釋　無慍　述

定水寶葉和尙四明人參徑山虛堂凡宗門話頭未能透脫者必咨扣老成不透脫不已一日造虛堂問云德山末後句若謂之有德山焉得不會若謂之無岩頭又道德山未會望和尙慈悲指示虛堂云我不會汝去問雲首座師去問雲首座適雲首座遊山歸索水濯足師亟進水委身出手爲摩捋之却仰首問云德山末後句某甲未識有無望首座開示雲首座以兩手掇濯足水澆潑云有什麼末後句師不明其指明日見虛堂堂問云我教你問雲首座末後句他如何說師云依和尙尊命問之被他用濯足水澆潑堂云他更無別語師云他道有什麼末後句堂云那那我向你道他會得師於是釋然雲首座者閑極和尙也爲虛堂上首弟子有高行住虎丘而終

平江定惠住持因大方者天台人也法嗣古林不撿細事疎宕自如與郡守周侯義卿善大方旣謝院事寓靈岩老宿華公房至正戊戌九月八日周以事入

山訪之大方云某此月十四日卽此山火化侯其爲
我證明周戲諸之別去至十三日以偈寄周云昨日
殿前拾得薪今朝幻質化爲塵慇懃寄語賢侯道碧
落雲收月一痕周得偈亦未之信是夜請於華以燥
薪爲高棚仍借一龕坐去華謂薪則從命龕則無有
遂指華所坐木榻曰此亦足矣華如其言十四日晨
起登殿畢與衆僧訣復說偈曰前身本是石橋僧故
向人間供愛憎憎愛盡時全體現鐵蛇火裏嚼寒氷
遂袖燥薪行陞柴棚自秉火薪得火烈焰熾然於火
聚中祝香曰靈苗不屬陰陽種根本元從劫外來不
是休居親說破如何移向火中栽度數珠與華云聊
當遺囑火焰到所多得設利周聞之驚嘆不已旣爲
建設利塔於靈岩復爲詩以悼之云

元兵下江南金山賢默菴被伯顏脅而置諸幕中從
至武林時中竺珂公雪屋以宋鼎已遷卽謝寺事默
菴雅知公且尊其道行因言之伯顏請公陞住靈隱
默菴親持請疏扣公門公抽關露半面問云汝爲誰
默菴云和尙故人某甲也公落關云我不識你蓋公
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而深拒
之如此時座下有首座某年八十餘歎曰我生於宋
老於宋乃不得死於宋遂絕粒而死

叢林中道聽之說皆不足徵後世傳大惠與佛智同
參圓悟悟偏愛佛智而大惠常不平後佛智住育王
大惠踵其席託以沙水不利發其塔而眞身不壞以
鑁鑁破其腦灌油而焚之果爾可謂慘戚之甚常人
尙不忍爲而大惠忍爲之哉嘗讀佛智塔銘乃圜維
葬設利未嘗有全身入塔事又咲翁住育王役工起
廢無暇日適天童虗席都堂省奉旨遷師補之師以
育王土木功未就上書宰相求免有天童卽育王育
王卽天童之語蓋翁淸規嚴肅衲子有犯無恕皆憚
之因見其辭天童命相鼓合造謗乃有將錢十萬買
天童之語至今無知輩相傳以爲口實予前元重紀
至元間訪雅景文于普福教寺景文出翁上宰相書
眞墨以示始徵前謗爲非及讀無文文集中行狀三
塔塔銘其言師辭天童皆與書意同夫二師之道猶
日月麗天莫不蒙照而無謂之謗雖不足汚師然亦

不可不辨也

靈隱千瀨和尙者淛右人也嗣愚極讀書綴文眼空當世嘗著扶宗顯正論其剖拆邪正訂定是非極有可觀但其中以宗師拈椎竪拂爲譚柄引晉王衍提玉麈尾與手同色事爲證夫宗師拈椎竪拂乃激揚向上一著豈細事耶而千瀨以爲談柄非惟昧失自家正眼抑亦疑誤後人矣

元既滅宋以楊璉眞加爲江淮釋教都總統奉命發宋南渡諸陵于越之山陰演福住持澤雲夢者從眞加獨逡辱理宗遺屍必夙怨也雲夢意在諂順眞加亦以左足踢其脇無何楊州有人暴死到閻羅王界卒報陽間天子來閻王下殿迎見黃屋左纛車馬駢塡與世主儀仗無異既坐定少頃有鬼卒杻械一僧引至殿前陽間天子責問曰朕在位四十年治國治民固無大過於汝教法未始不爲流通與卿無讎卿胡廼阿眞加亦過辱朕遂勑猛士以鐵錐錐其左足拇指高揭而捶之其痛苦之聲酸嘶慘戚不可聞須臾退去暴死人帷而問陽間天子爲誰有人對曰宋理宗皇帝也被捶僧爲誰曰杭州演福住持澤雲夢也暴死人甦於是到演福詢其事以驗所見而雲夢左足拇指發瘡不可治已死矣

近代吾宗卓絕之士其臨機設施不踏古人舊轍而能運已之智開人之心使教法頓增九鼎之重者固多何今之罕見哉杭下天竺鳳山儀法師前元延祐初際遇賜三藏鴻臚卿號不食其禄教門少有齟齬必整理之高麗駙馬瀋王被旨禮寶陀觀音過杭出褚中錢就明慶寺設齋齋諸山住持省官以下諸衙門官躬董其事及班列位次以瀋王中居講堂法座上衆官以次班法座上諸山列兩廡既坐定而師後至竟趨座上問王曰今日齋會爲何王曰齋諸山師曰大王既言齋諸山主人今無位而王自處尊位諸山列兩廡至有席地而坐者與邏齋何異於禮恐不然王聞之惶愧請謝卽下法座前揖諸山分賓主而衆官退就兩廡諸山位齋畢王握師手曰非吾師幾不成禮噫所謂臨機設施而能開人之心者鳳山其人歟

虗谷和尙辭仰山赴徑山到袁州城裏四遠檀信贐金錢楮幣委積滿前虗谷徐謝之曰吾不敏兩淛諸山以吾頗諳宗趣虗徑山席處吾欲吾開堂說法闡揚宗趣耳豈以貧窶見嫌諸君所贐物請還庶免新華嚴之誚也囑侍僧囊道具隨身而已

予天曆間參一源靈禪師于湖之鳳山因究趙州勘臺山婆子話不破一日侍次舉以問師師云我早年在台州瑞岩方山和尙會中充維那亦嘗扣以此公案山云靈維那儞下一轉語看我當時隨口便道盡大地人無奈者婆子何山云我則不然盡大地人無奈趙州何我當時如饑得食如病得汗自覺慶快乃云侍者儞別下一轉語看予當時打个問訊便行嘗記師初入院上堂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槌公案拈云世尊以是錯說文殊以是錯傳新鳳山今日以是錯舉會麼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其時竺元先師隱居六和塔聞之歎艷曰宣政院擧許多長老惟鳳山較些子師寧海人徑山雲峰手度弟子出世嗣方山爲人慈忍有容提誨不倦示寂人識與不識無不嗟悼

佛經中說海中有魚大如山背上產大樹晝夜被業風鼓撼痛苦難喻莊生亦云北海有魚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至正癸卯有人從奴兒干來言彼處近有魚大如山從海中過揚鬐鬣露脊尾於水面背北投南隱隱而去四日四夜始盡其身此所謂大身衆生夙業所感如是然阿脩羅王立大海中身與須彌山齊以手籞弄日月其視此魚則小鮮也世人局局乎其耳目之所及耳目之外皆以爲誕吁

禪門宗要者乃雪山曇公之所作也雪山於宋淳祐間依方山禪師于台之瑞岩則其成此集也豈苟哉余少時嘗依鳳山靈公夜參次公忽言及宗要其中提掇古人不到處餘不能及也故授一冊命讀之後四十年餘天衣淸業海者重爲刊板志固可尙既自序復求用章俊公序之皆言雪山盜他人成集作已刊行指恩公斷江一言爲證又爲分作十卷每篇取本篇一語爲題牽合破碎失旨頗多余患來者不審其由反然業海而陋雪山故記之

虎丘東州靈隱獨孤同鄉同學交義甚厚東州住虎

丘日適在城萬壽闕主諸山擬舉獨孤主之時獨孤住湖州天寧歷階而陞非躐也東州力沮之獨孤聞之不以爲意踰年東州緣化到湖州欲見之自負内慚不見恐其惎我敗我緣事故瞰其亡而往見之獨孤得報亟歸盡禮館穀又捐私帑爲之牽先從容叙交義與昔無少異洎東州歸虎丘深夜於方丈致爽閤中且行且訟曰獨孤君子壽禾小人予觀今之叢林中爲朋友者爭一語之隙一絲之利至於造謗讟相擠陷恨不即斷其命以快於心也求如獨孤之寛厚東州之自訟幾希矣凡弟子之於其師也掩惡而揚善順是而背非是謂之孝掩善而揚惡背是而順非謂之不孝苟師無善可揚嘿之可也强以善加之使之竊議反訐其不善無是可順諍之可也强以是從之使人竊議反訐其非亦不孝也切觀近來大方尊宿遷化其弟子爲具狀求名公銘其塔必書生時父母得異夢死時火後牙齒數珠等不壞設利無數無此數端不成尊宿矣是皆不肖子不明正理妄立僞言玷辱其師可謂孝乎傳燈一千七百善知識有設利者十四人而已寂音尊者僧寶傳八十一人有設利者數人而巳且吾宗所重者惟在宗通説通有向上爪牙爲人解粘去縛謂之傳法度生餘皆末事也至若火化而間有諸根不壞設利流珠者盡其平日所修純淨之驗亦豈易得哉余懼後來遞相彷効造合僞言妄美其師而鐫之於石使異教人讀之反疑先喆有靈異者亦成僞矣遺害教門固非小小痛哉

東暘住道場被廊僧誣以事訟于宣政院院檄委本覺住持了菴同郡守理其曲直了菴曰東暘確守規繩馭衆嚴肅在下者不得縱肆故妄興詞訟欲去之耳今厠吾輩有司閑坐府廳上而東暘是鞫吾何以堪即退居南堂楚石住嘉興天寧值有司重作官宇闕木石欲取村落無僧廢菴應所需因集諸寺住持議之時楚石力陳不可者沮之有司弗聽遂撾退鼓歸海鹽天寧二老皆勇於行義視弃師席之尊不啻如棄弊屣今雖荐禍患嬰已而猶濡忍戀戀亦獨何哉

雲外和尚昌國人生而身裁眇小精悍有餘說法能巧譬傍引責欲俯就學者而曲成之至於奔軼絕塵雖鵠眼龍睛亦無窺瞰分洞上一宗之傳獨賴之晚住天童四海英衲俱萃師不倨傲不貪積不私食得施利隨與人見後生敬之愈謹期任宗門也二時粥飯必掌鉢赴堂既寂無餘貲禪者率錢津送後事弟子聘大方昇獨木省愚菴證無印四人足大其宗但位不稱德無嗣其法者惟無印下僅有一二人耳

温日觀者不測人也號知歸子早游教庠尋入禪肆縱性樂道不拘小節獨心係安養國雖造次顚沛未始暫忘喜臨晉帖寫蒲萄二者並臻其妙凡到諸剎臨別必索之錢隨所得詣屠沽家沽酒獨酌餘錢散與街坊小兒令爲前導齊聲喝云相公來是故見之輒追逐成群隊作爲詩偈度越前古後終于西湖教寺或謂託生白湛淵家豈世緣未了而了之耶

竹莊嵒公住台之兜率生有氣量平視前輩故嫉之者衆前朝天壽節各州縣必擇請諸山住持一人說法竹莊適當其任嫉者多賄禪容出問話欲挫其機知事人知具白竹莊曰戶門庶務知事人爲之陞座說法乃住持人任汝無多言明日到天寧坐方丈客位中與諸山談笑自若逮鼓鳴乘輿至法堂對衆官祇揖登座祝香罷斂衣就座僧出問話亹亹不輟竹莊答之如流又能就其語反徵之而自退衄者有焉如是更四五人衆官厭久立止其餘不許出問話遂提綱舉話風飛雷厲電卷星馳人皆劫劫我獨有餘彼嫉之者縱一人具千萬舌亦不能勝讚者之口矣惜壽命不永非叢林福

黃岩靈石新古帆初見東州于虎丘嘗委以藏鑰次見竺元先師于鴻福一夕上方丈請益云某甲看狗子無佛性話無入頭處望和尚垂示先師厲聲云夜深下去古帆歸堂中詬罵云不爲我說即休何得見嗔有人說向先師先師云他向後自會去在古帆聞之當下廓然出世一香爲先師拈出

寶雲文宗周者象山人也淹博教觀持律甚嚴尋常與人言蹇訥不出口至陞座竪義講說滔滔若建瓴之水莫之禦也臨終陞座講十六觀經終卷欲與衆

訣左右進前啓曰和尚後事未曾分付奈何告寂宗周曰衲僧家要行便行有什麼後事啓者益懇於是下座歸方丈一一條畫之卽合掌稱念西方四聖尊號回向發願畢遂入滅火化設利燦爛

竺元先師聞如一菴自淛西多購文籍歸太白乃寄書與一了堂有云聞一菴多買文籍歸想無別事只欲教幾箇雛僧耳儞可向他說何不自休去譬如逐兎之犬終日逐之不失其跡逐之半途又見麞鹿棄兎逐鹿兩俱不得好懡㦬予居徑山蒙堂時嘗拜書問先師起居答以手簡云汝在蒙堂中火爐頭拈弄火筯處語言談笑處喫湯喫水處皆是汝自已更非別人直截工夫無出於此予想先師當時必以我爲庸鄙不足承惡辣拳踢故曲示此說正是拈黃葉當金悅小兒耳不然何拖泥帶水如是耶嗚呼先師入滅已三十餘年述此訓言如同對面

誠道元者處俗從石塘胡先生游出塵參虛谷公於徑山嘗著性學指要十卷大有補於世教至正丙申喜禾高士明編次刊行其時張士誠據蘇州擅稱王有鄭明德陳敬初倪元震輩輔之諸儒以其書駁晦菴論性失旨言之於士誠士誠命毀其板夫性虛廓寂寥冲漠絕朕豈可以善惡善惡混分三品與氣質等而論之則道元之辨之也固宜吾聞禹聞善言則拜顏子得一善則拳拳伏膺今諸儒皆推尊禹顏者而所行與禹顏不同何耶

古林和尚住保寧道望隆重當時據大師位者忌之雖大方有虛席處鮮肯擧之天童雲臥死袁文清公時在翰林特以書抵明州萬壽莊雪崖云古林翁曩在虎丘一識機鋒峭峻議論氷雪足可扶激頹風今天童虛席雪崖宜一擧之桷雖俗子深爲扼腕由是得與遴選之數而又不及中惜哉

雪竇常藏主橫山之弟子貌寒陋眼不識丁惟習禪定所作偈頌事理混融音律調暢大有啓迪人處故同時人皆以常達磨稱之余少年於徑山識之今尚記得其所作頌四首曰鐵牛曰海門曰苦筝曰息菴

鐵牛曰

百煉爐中輥出來　頭角崢嶸體絕埃

打又不行牽不動　這回端不入胞胎

海門曰

業風吹起浪如山　多少漁翁著脚難

拚命捨身挨得入　方知玉戸不曾關

苦爭曰

紫衣脫盡白如銀　百沸鍋中轉得身

自是苦心人不信　等閑咬著味全珍

息菴曰

百尺竿頭罷問津　孤峰絕頂養閑身

雖然破屋無遮蓋　難把家私說向人

大凡住持人須要鉗轄僕隷亦宜時時以善訓之庶不爲惡而無累焉千瀨住嘉興天寧僕隷盜街坊人狗養而食之千瀨得養狗名荊石住姑蘇承天駕舟赴檀家請經墅落僕隷盜居民羊養而食之荊石得養羊名夫盜狗盜羊於二人何與而當其惡名者蓋時當失於鉗轄嚴訓而致然也後之人亦當以彼二人爲戒

夫住持者蓋住一切菩薩智所住境護持諸佛正法之輪所謂佛子住持而百丈立斯名豈偶然哉近代爲住持而名爲利爲者不知其所係之重間有好交俗子從事飲啖吁可惜哉台州洪福琛石山與近寺俗子方公權交互相治具日事飲啖寺僧有方監寺者求掌庫職已喏而公權以私憾譖沮之方監寺懷鞅鞅賄方丈僕置毒茶中毒公權公權敬石山轉已茶盃先奉之受毒死方監以誤毒石山常懷憂疑一日聞桑扈鳥鳴自配其聲爲方監殺我憂懼益甚遂病畏見天光嚙藁薦而死原其始只爲石山不守職分與俗子交而聽其言遂輕喪自身後之人可不戒諸桑扈鳥田埜人呼爲鍛磨鳥春暮始鳴俗配其聲爲張監鍛磨此僧以爲方監殺我如提葫蘆婆餅焦脫布袴泥滑滑類皆因聲而得名

合尊大師者宋幼主瀛國公也旣歸附大元降禪皇帝命薙髮爲僧帝師躬爲摩頂授祕密戒法精煉堅確已多應驗至英宗朝大師適興吟詩云寄語林和靖梅開幾度華黃金臺上客無復得還家諜者以其詩意在諷動江南人心聞之於上上取斬之白乳流

溢上悔出內帑黃金爲泥詔江南善書僧儒集燕京書大藏尊經庸助冥福首夏駕幸上都避暑中途遇弑新書經未及半藏乃已

至正辛丑陝西有民家小兒甫三歲一日村巷中遇縣官喝道來衝前呼其名作揖曰相別頗久尙無恙縣官驚訝曰此小兒焉知我名乃進而問之小兒爲言前生姓名又速舉舊與酬唱詩數首縣官始信其爲故人也復爲縣官言曰自與君別今得爲人身已歷三生矣初死爲狗自厭之故嚙主家兒主家怒殺我再生爲鶉又厭之投河溺死今得爲人與公再相見萬幸也聞此兒前身喜玩易受用大極未動以前一著故出生入死不受生死移換麻衣名易曰心易慈湖名易曰已易有旨哉

破菴和尙退資福赴徑山蒙菴招委以立僧首座職有寶上座者具大知見遇住持首座開堂必橫機捷出迎鋒取勝一日破菴開室寶上座至破菴垂語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寶擬議被打出其時寶待破菴舉語盡乃進語既於中有處被打出以謂破菴故摧我歸衣單下脫去火後鄉人收舍利呈破菴破菴拈起云寶上座饒儞有舍利八斛四斗置之一壁還我生前一轉語來擲地惟見膿血聞之於先輩

元至正丙申張士誠破蘇州城其弟九六者先入城擇居第見承天寺深邃爽塏心樂之欲易以爲宮室命士卒毀殿中佛像士卒畏罪福不敢從命九六怒自挽弓射中尊面即盡毀迎士誠居之丁酉今朝大兵攻呂口黃埭九六督兵出戰敗就擒被斷右臂然後殺之戊戌方國珍爲行江浙省分省參政屯守明州左右司官劉仁本者頗嗜文學自編平昔所作詩文成帙刊板印行取在城僧寺藏經糊爲書衣揭去經文寫自詩文吾人見之雖心酸骨苦無如之何吳元年大兵取明州國珍降朝廷數仁本有不忠之罪鞭其背潰爛現肝臟乃死九六一勇夫耳不明罪福尙可宥仁本習孔子業而忍爲之孔子曰敬神如神在況吾佛爲三界大聖人乎故二人一毀其像一廢其書不旋踵俱受極刑之報夫報其所可報者實自報也非吾聖人報之也

鄞城官講所有二僧同居一僧苦於鼠以大小二桷裝照鏡撲鼠機發受撲僧急去携水欲淹殺之同居僧不忍潛揭桷縱去明日撲鼠僧他出是夕僧獨宿見群鼠喧聒異常僧厭云我他夕縱汝汝反聒我耶早起榻前拾靑條一事心甚疑焉數日後僧以條束腰隣僧指云此是吾物嘗失之臥內公案得僧陳所以始知是夕鼠集黨竊隣僧條以報德故喧聒耳

覺範僧寶傳始名百禪師傳大惠初見讀之爲剔出一十九人而焚之厥後覺範致書與黃檗知和尚云宗杲竊見吾百禪師傳輒焚去者一十九人不知何意覺範雖一時不悅彼十九人終不以預卷多見人議僧寶傳止於八十一人欲準九九之數乃燕人擧燭之說也

鐵鏡和尙住何山座下有恭都寺者四明人廉介自持精修梵行日誦法華經一部臨終無疾苦更衣坐逝闍維舌根不壞湖海人聲偈追悼至今有能言之者嘗夜坐有偈云點盡山窻一盞油地爐無火冷湫湫話頭留向明朝擧道者戲鐘又上樓鐵鏡特爲陞座稱賞之

余訪南堂於本覺夜坐間言及做言句有練纏痛快之殊却學先休居送僧偈云如蚕作繭自包纏百匝千重在面前裂得破時全體現渾家送上渡頭船東州次韻云動靜何曾涉蓋纏何須更透未生前故園千里今歸去陸有征途水有船復云休居雖精密似覺練纏不若東州之痛快矣

予早年居鳳山擇木寮飯後遣困與朋友擲選佛圖一源和尙聞之令淨頭送至偈云百千諸佛及衆生休向圖中强較量心印當陽輕擲出堂堂高坐寂光場次日淸朝問訊乃云古人無剪爪之工汝後生輩忍得唐喪光陰且擲選佛圖到極合殺時擲得一个印出便歡喜云我成佛了殊不知一切時一切處皆是汝成佛處汝却不知

仲謀和尙住溫州仙岩天下正太平衲子參訪者無虛日予與明性元瑞瑩中三人同至仙岩性元瑩中尙爲侍者余已典藏恰値月望陞堂云一默酬僧雷轟電激三呼領旨王轉珠回七十三八十四築著磕

著礙塞殺人拈主丈昨夜西風枕簟秋無限蟬聲噪
高樹後結集人改礙塞殺三字爲能有幾爲其不知
立言之難妄以淺見改易先輩語大似以水潦鶴易
諸佛機也

黄巖濠頭丁安人諱覺眞號竺心初參田絕耕于委
羽山有省遂棄家廬結菴自居見古愚於湧泉愚云
艮家女子東走西走作麼對云特來見和尙愚云我
者裏容儞不得丁拍手一下云三十年用處今朝捉
敗愚休去見無際于鴈山春雨菴入門云春雨如膏
行人惡其泥濘際云不是不是擬進語被喝出晩年
就邑中明因寺前開接待有僧提包直入臥內問之
曰儞是什麼僧僧云行脚僧問云儞脚下草鞋綊斷
爲甚不知僧無語即擲出其包云者裏無儞措足處
又有僧纔入門丁云達磨大師來也僧云我不是丁
云是固是只是鼻孔不同一日與明因尼奎長老相
見問曰聞長老夜來生得兒子是否答云且道是男
是女丁云鷄銜燈盞走鱉咬釣魚竿

育王勉侍者余族姪也年少有志參學不幸短命而
死嘗作偈送一侍者游台鴈云鳥窠吹布毛侍者便
悟去雖不涉言詮早已成露布天台嶺上雲雁宕山
中樹此去好商量莫觸當頭諱臨終書偈云生本不
生死亦非死祕魔擎叉俱胝豎指予嘗詰其悟入之
由對云勉嘗於玉几坐栴檀林經案側偶見珪藏主
與僧講論僧問云如何是向上事珪藏主以兩手揑
拳頭置頭上仍合掌云蘇嚧蘇嚧因此得个歡喜處
狼忙到蒙堂畢向達首座他笑云儞又來耶從此胸
次自覺了了予後見珪藏主畢以問之惟見其面頰
發紅不敢對徐又問之乃曰我當時做這般摸樣戲
此僧實不自知爲何也信知此事不在言說上至
若風運塵起雲行鳥飛皆是控人入處自是當面蹉
過今觀珪藏主戲此僧而勉侍者得个歡喜處正如
佛會中有少年沙彌以皮毬戲擊老比丘頭與他證
四果事可以並按

方山和尙住淨慈爲衆開堂問僧云南泉斬却猫兒
時如何僧下語皆不契有一僕在傍云老鼠做大方
山云好一轉語不合從儞口裏出東嶼和尙住靈隱

開室垂語云魚以水爲命因甚死在水中一僧云河裏失錢河裏摝師深肯之石室和尚住雪竇開室垂語不許入下語三尊宿爲人用處雖有不同而剖心露膽未嘗不同後之覽者宜具眼焉

刀鑷張生名德鄞縣下水人世爲大慈供堂好習禪學常隨衆聽法自覺有省人無知之因天雪小童團雪作佛像禪流各爲偈詠之生隨後吟偈云一拳擘出一如來六出團團笑臉開識得髑髏元是水摩耶宮裏不投胎針工丁生天台人參方山和尚于瑞岩昏蒙印可詠琉璃偈云放下放下提起提起一點靈光照破天地二偈借事顯理俱切到余並錄之者蓋不以人廢言也

護聖啓迪元臨海人爲書生時拜叔父堅上人于里之寶藏寺偶閱其几上首楞嚴經至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眞心中所現物處置卷細繹良久自肯白父母求出家禮徑山寂照爲師服頭陀行久而益勤出世護聖緣不順退居東堂七年著書曰大普幻海曰法運通略曰贅談曰疣說曰儒釋精華曰大梅山志總若干卷又作佛祖大統賦由是得心癆疾而卒壽四十三

天童西岩和尚蜀人南游徧參至徑山見無準機語相投容入室欲授藏主職或者以力攘之次日爲亡僧訥侍者起龕怯衆一辭不吐無準卽令維那請惠侍者起龕惠至龕前連喚訥侍者者三人亦以爲怯乃曰三喚不譍果然是訥頂門放出遼天鶻無準點或者而以惠侍者代其職惠侍者卽師也師先依妙峰于靈隱靈隱重彩飾兩廡壁面五十三參相禪衲各以偈賀師亦有而妬之者不以登卷妙峰閱卷問曰惠侍者何無曰有不足登卷也妙峰曰試舉看旣舉妙峰親爲書之卷首自此聲名爛熳住天童掫幻知菴爲歸藏計別置祠奉妙峰用報知已其賀偈云幸是十方無壁落誰將五彩繪虛空善財眼裏生花翳去却一重添一重

浩靈江古林和尚弟子古林住饒州永福時靈江爲第一座結夏秉拂禪學出問曰進一步時如何答曰撞墻撞壁退一步時如何答曰墮坑落塹不進不退

時如何答曰立地死漢有人到方丈讚歎曰首座秉
拂答禪客三轉語盡赴來機好古林云好在什麼處
不見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雖然切不得便恁
麼會

湛天淵當天曆改元在鳳山一源和尚會中居前板
秉拂預呈提唱語其間有云翔鳳山前行看白雲乍
舒乍卷禺泉亭上坐聽流水或抑或揚眼處作耳處
佛事耳處作眼處佛事便見非惟觀世音我亦從中
證一源指便見二字云有此二字是與別人說話無
此二字方是自家說話天淵不覺避席退謂人曰還
丹一粒點鐵成金堂頭之謂也天淵東嶼和尚室中
龍象風規凜凜人所敬畏出世芝塘明因而終與敏
仲謙齊名仲謙道勝德優能下人出世洞庭翠峰而
終使造物者假二公壽必能恢雙清之宗如晦堂之
有死心靈源矣

奕休菴揚州人早歲遊淮甸燕京五臺值歲饑附商
船抵明州客天童衣壞衲日一餐夜不寢儼有古德
之風奉化上雪竇虛席衆創牘請爲住持奕欣然携
一笠而去坐方丈掌其金穀不周歲盡變平昔所爲
向之壞衲今已輕裘向之一餐今已列鼎左右稍有
犯必瞋怒自起撲犯者仆地用拳舂脚擣待氣伸心
暢始休既而盡括常住羨餘就鄞城買民房易爲菴
而居日以資生爲事與竹林寺僧爭屋訟于官對理
不直牢死今之緇門中假善要榮貽辱大教豈止一
休菴而已詩云靡不有始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諺云人有可修之福可延之壽此以一世爲論未能
究其原如確以三世爲論能究其原未能通其變變
者一世可以括三世三世可現行之於一世且三世
之因果與一世之因果雖有久速之殊實不出乎一
心之作受也何則多見世人爲善者反賤夭爲惡者
反福壽蓋其前世爲善重者今世雖爲惡惡不勝善
故福壽前世爲惡重者今世雖爲善善不勝惡故賤
夭而今世善惡之報則又在來世其或前世爲善爲
惡不甚重者今世所爲稍勝之卽能變賤夭爲福壽
變福壽爲賤夭故人宜通其變勿礙乎三世而怠其
現修昧乎一心之作受也徑山古鼎和尚生稟侏儒

唇褰縮齒露齦聲嘶噪膚腠皺腊相工相之曰爾之四賤相萃乎侏儒之軀平生不言而可知矣師因自立誓禱之於觀音大士日持聖號無算夜禮聖像以千計如是修之二十年忽賤相化爲福相唇舒緩而齒隱壁圓潤而膚腠光膩後與向之相工遇賀曰吾師今之相非昔之相矣況陰騭紋已現卽當居顯位大振宗風其年出世隆教自隆教遷寶陁自寶陁陞中竺徑山不滿五年而三遷居徑山十二年壽七十九師之修禱感驗非獨能增福壽又能變其形軀如以物寄人庫藏而就取之之易亦可爲吾人自怠者之勉焉

混源禪師住紫籜旣爲庫司壁記復題其後云滴水粒米盡屬衆僧務悅人情理難支破當思披毛戴角歲月久長明因果人幸宜知悉遺墨歲久漫滅殆盡後一山和尙來蹕其席重粉飾其壁親爲書之至今尙存惟利是圖者不可不自省

老素首座一生掩關潛伏世無識之者元天曆間有禪人得其述懷山居偶書三偈眞墨請歸源先師著語先師云叢林皆以其不出世說法爲恨今讀此三偈如金鐘大鏞一擊衆響皆廢謂之不說法可乎偈恐久而無聞因如目記之傳燈讀罷鬢先華功業猶爭幾洛叉午睡起來塵滿案半檐閑日落庭華尖頭屋子不嫌低上有長林下有池夜久驚飈掠黃葉恰如蓬底雨來時浮世光陰日不多題詩聊復答年華今朝我在長松下背立西風數亂鴉

鴈山羅漢寺證首座目瞽見道明白每朝以掃地爲佛事有僧問云者片田地掃得乾淨也未證竪起苕蒂示之又有僧問云眞淨界中本無一塵掃地作麼證亦竪起苕蒂示之樂淸有山名九牛證嘗詠之以頌曰四五成群知幾年春來秋去飽風烟淸池有水何曾飲綠埜不眠長自眠个个脚跟皆點地頭頭鼻孔盡遼天尋常只在千峰頂大地人來作麼牽

歸源住薦福一夕與座下僧茶話師擧東坡訪佛惠泉禪師于蔣山泉問云大儒高姓坡云姓秤泉云是什麼秤坡云稱天下老和尙舌頭底秤泉喝一喝云且道者一喝重多少坡無語師命僧各代一轉語時

無酬之者惟源藏主起剪燭一侍者咳嗽一聲師笑
云源藏主剪燭一侍者咳嗽隨有定藏主請師自代
師云洎不過此源藏主卽溫之壽昌別源也一侍者
卽明之天童了堂也二人同嗣其法定藏主卽大慈
天宇也出竺西門元至正間江淛行省丞相達世鐵
穆示公兼行宣政院事便宜行事特兩度馳檄欲起
師住天童徑山皆以老病辭

溫州壽昌別源禪師奉化人久參歸源志存擔荷不
躡餘蹤無際本公住江心晩分座接衲暨出世白鶴
無際以厚禮冀嗣其法師笑而已酬恩一爇竟爲歸
源拈出叢林皆服其爲人師三處移場入門先修繕
客舘凡所須物畢備雲衲至者如歸私室焉年六十
七得微疾與弟子仙巖皓長老徵詰數語奄然而逝

姑蘇承天覺菴和尚宗說兼通人稱之爲小大惠元
至元間有華嚴宗講主某奏請江南兩淛名刹易爲
華嚴教寺陞教班資居禪之上奉旨南來抵承天次
日覺菴陞堂就爲說法博引華嚴一經宗旨縱橫放
肆剖析諸師論解是非若指諸掌其時華嚴講主者
聞所未聞大霑法益且謂承天小寺長老尚如是矧
杭之鉅刹大宗師耶因回奏遂寢前旨實覺菴之力
也

僧導吳興人元破江南父被戮母遭虜北行導失乳
伯父收育之逮年十四問伯父曰人皆有父母我獨
無伯父爲言所以因發憤求母再問我母面目何類
伯父曰汝類之遂携鏡一奩隨行習櫛髮業以資衣
食涉十寒暑莫得忽至河間府狀元縣遇牧馬老軍
與語正虜其母人也引導歸家坐未定俄有老嫗自
外入語帶南音導出鏡自照貌與嫗類亟拜亟呼曰
娘娘嫗問鄉里姓名及生時歲月無差於是母子相
執大哭鄉民聚觀浹旬日導欲奉母南歸其家老幼
不聽因引母潛遁達楊州置小籃輿坐母輿中自負
而行十步一置必四方膜拜然後拜母直抵四明補
陀山祈觀音大士現相始還故里既而導求出家母
從之不久母死火化灰爐中得小玉觀音一軀至今
留宜興南門外精舍中供養精舍乃導所建也

上天竺我庵無法師黃岩人從方山和尚落髮依寂

照於中竺獲侍箋翰有舅氏教庠老成挽之更宗於是見湛堂于演福研精教部寂照惜其去作偈寄之云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後出世旣爲湛堂嗣仍爇一瓣以報寂照蓋其不以跡異而二其心也寂照示寂時師住四明延慶遺書祝其力弘大蘇少林二家宗趣而已餘無他言師又於祭筵中拈香云妙喜五傳最光燄寂照一代甘露門等閑觸著肝腦裂氷雪忽作陽春溫我思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暮掣電討甚空中痕年若干無疾坐蛻于白雲堂

東岩和尚江西人年八十一四衆舉住天童維時天童隳弛之餘師念年老承此重任不遑安處召其徒東圓慶三人而分命之曰東我與江鄉士民有緣汝往代宣吾志得財爲建萬壽乾元寶閣範銅成千如來像暨供具汝其任之曰圓汝諳吏事城中官府汝膺承之曰慶汝小心謹愿和燮上下考歷羸縮惟汝爲能汝守衣閤不五年而閣成像備推餘貲就象山隄海田一區以贍齋盂官府恬然上下雍肅雖出三人之力苟非師規訓有素焉能卒使之然耶近見爲人師者務在肥其黨類視常住隳弛如行路人視道旁棄舍略不爲意可恠也哉

斷橋和尚爲人峻硬於衲子謹許可住國淸日泳象潭爲首座垢古田爲書記藏主失其名氏結夏秉拂陞堂敘謝乃云首座見前輩來不在稱譽書記提唱語如畫人物種種俱備但欠點眼儞藏主提唱語却不知說箇什麼他時後日也道在老僧會中辨事來是其以主法爲已任不肯少損威光迷謬後學雖曰抑之實欲扶之也今之主法者自家眼旣不明務以甜糖蜜水取悅於人冀其感作法嗣嗚呼使斷橋見此浮靡豈惟唾罵而已哉

鎭江普照寺嘉吉祥者山東人也黑而瘠肌類梵僧早歲稟父母求出俗父母責以無後爲大因從娶育二子始獲爲沙門習唯識業至元二十五年薛禪皇帝㧞立江淮三十六御講所普照居其一詔師主之講說外日讀華嚴以十卷爲常課與雲南端無念相

友無念唯識宗之魁也與師詳論佛理無念或有少失師正言救之無念無不誠服臨終火浴舍利甚夥其徒留骨石貯以緊函奉二十年始建塔于丹徒雩山逮入塔日開視但見舍利纍綴函衹若蜂屯蟻聚觸之熠熠然也鎭江之民多有圖其像祠之稱爲吉祥佛云

明州海會寺僧子安元至正癸卯秋買山寶幢市之上建菴開基見古塋三窆以土實之庵成得病一夕夢入酆都有三人衣冠甚古列跪獄帝前訴安曰安他生姓趙名仕宏嘗爲吏以私屈我流遠同受屈者四人既獲肆赦一人生修白業死卽超度惟我三人前後死同瘞於此今來又壞我陰宅寃亦深矣本共力殛之念其爲吏時嘗供僧八十員今乃得爲僧故不敢爾獄帝召安致前責還其地安受責旣覺忽聞誠實之言毋爽者三聲亥日設淨筵命榮枯木爲說戒安病隨愈遂拆菴復封馬鬣而去

史僉事者鄆城人名銓字衡甫父憲夫南臺丈夫至正辛丑與余會于鄞極讚佛家持誦功德甚大且言親見二事信不可誣燕京有士人常誦胝天呪忽一夕有厖眉老人扣門相告曰某非人乃龍也因行雨失職上帝有譴願求一庇士人曰我何聖而能庇汝老人曰君持胝天呪功德無量言訖老人不見後數日偶左手栂指甲下隱隱微痛視之有一細物如線長三四分其色紅狀如龍士人持呪如故於是夜老人再至謝曰賴庇獲免願公卽今以手舒出牕外旣從之須臾雷雨大作但見一龍擘天飛去濟寧有信士好打坐凡二十餘年一日報家人言我去矣於是坐脫家人以其身推倒就枕乃呼曰無如是無如是卽起躍入池中死後凡遇親舊乃呼其姓名與之談論如生或索酒飲人以酒滴瀝池中卽謝云構了如是者半年後有僧乞食至其家聞池中有作人語僧振威喝云二十年打坐工夫焉在因此寂然史公晩年禪誦惟謹爲是二事而起信爾

洪武五年余客上虞夏蓋湖積慶精舍偶一朝有兪安人者自百官市來長跪於前自陳曰吾與吾夫不相得發心修淨土已七八年矣近一二年中每於澄

心靜坐時聞空中細樂及鸖鸛之聲洋洋焉余自謂爲勝境現前或謂是魔境請禪師決之予曰是汝因聞經中有風吹百寳行樹其音如百千衆樂乃衆鳥之聲一時同作之文信之既篤根於八識田中無由除去靜定之中乃發現耳汝後若再見此境不得作勝想亦不得作魔想當頭與他一坐坐斷便見唯心淨土本性彌陀全體皆是豈在十萬億遐方國土之外耶僉以手指自胸曰吾自此疑團泮矣

台州廣孝秋江湛禪師黃岩斷江人幼隷里之化城寺落髪寺之右有岩壁極高聳名松巖其巓有法輪寺基五代唐時勤禪師所創以久廢遺址蕪沒師一日至其處縱觀不覺悽感如久客乍歸戀戀不忍去於是就傍鉅石下禪定鄕民聞之相勸送食出資獻工興造不數年成叢林又於寺之後岡建塔作歸藏計忽一日督其徒開塔尋遣人徧請凡往來者約日俱到山譯別至期道俗坌集師於是令法輪住持信道原等設饌生祭衆駭異以爲年耄潦倒師促之愈急遂出草具致祭師坐堂上受食餘者與徒衆一一嚐味信等讀文哭泣師亦墮淚於是起行入龕中安坐時檀越周衡之以觀音像求讚及衆乞遺偈皆迅筆爲書少頃氣絕某年四月二十三日也師遺命肉未冷即瘞士聞之衆不忍次日始閉樹塔其上師之族姓及嗣法出世事見諸用章俊公所著傳云

道場及菴信禪師婺州人嗣仰山雪岩有實行四海禪衲切於究明生死者樂從焉有數尼亦求就堂前寄單隨衆聽法不逞之曹求職用不允誣告師狎尼私相與亂被追到杭拘五陌家一夕無疾而化闍維設利精瑩誣者反坐靈隱平山嗣其法

仰山雪巖和尚婺州人立志超卓非其人不與交早歲見無準于徑山因鑄鐘令作疏語師成偈云通身只是一張口百煉爐中袞出來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於是命居侍司職滿準別請代職者師不欲與是人交取望見準送入門即伏隐檻作嘔吐聲甚厲準知其情故指云此子無福職始解已得嘔血病大怒之師絕不爲意暨出世嗣法藏雖屢屢拈出不著於人有云破蒲團上地裂天崩不從人得

云云復懷香就座至仰山始爲無準焚却尚有有準的無準的之語余謂雪岩年少被邁氣使而無準爲一代宗師不能含忍致父子情乖如此凡據大方握麈拂者亦足自鑒

中峰和尚杭州人既投師祝髮受具決志參究不到古人堂奧不已時高峰和尚負仰山雪巖左券居天目師子岩立死關誓不接衲一見師大喜授以話頭師勵精咨決因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徹悟自是惠辯無礙上至君王宰輔下至三教俊英莫不傾誠問道所著書及語錄若干卷弟子則天如偏集奏入大藏追贈普應國師之號師形模魁碩稍俯首則氣喘常平目安坐凡請求法語以兩頭陀扛紙信筆書之

布衲禪師明州定海人得旨訣於高峰嘗賡續永明山居詩其意趣不相上下而句法圓熟間有過之者臨終書偈坐逝中天竺桂子堂火餘設利頗多

誠止岩住杭之虎跑初參布衲次見天池元翁信公有省嗣其法虎跑產業素薄有僧數十人師每日托鉢贍之祁寒溽暑不少懈年老示疾坐逝

珙石屋見及菴於道場後隱居吳興霞浦山以清苦自持不干檀施苟絕食飲水而已爲人慈詳闓物作爲伽陀多警發語眞末世善知識也

無見禪師仙居葉氏子世業儒以俊才掌天寧古田內記參方山禪師於瑞岩盡得其要領翻然拉可藏主者同至華頂尋宋高菴所居故址結茅而居於是道化大行學者雲集道俗以爲無田不可以蓄衆往往持田券來施師皆却之冬夏一衲食惟充饑不分麤細遷化火浴忽胸堂中清水逆出如瓶注得舍利大如菽光耀人目至今存山中供奉云

斷崖義首座參高峰因語不契擠之竟墮懸崖極底是夕大雪衆疑其已死次日雪晴同參者賫薪火尋至其處意就焚其屍而師危坐古樹下盤石上撼之乃張目四顧殊不知有擠墮雪寒者歸復謁峰峰默異之自是道譽日振緇素歸依凡有所問惟以杖打之不露言氣要其自會近代宗師多以言說爲人而師獨不然可尚也已

徑山本源和尚諱善達出仙居紫氏蚤年與及庵信公行脚誓不歷職住西江見雪巖隨衆入室一日岩見其人物表表進止有度欲授以堂司職師謀於及庵庵曰我與公昔有誓今可違乎師遂止後歸仙居里人請主多福棄去游湖南主福嚴福嚴唐時道觀至思大禪師易爲寺道士多不樂禪師誓令其黨後皆爲住持中有一人姓木名達善今 師姓名適相符惟錯亂耳人以是知師乃木道士再世也後還浙西見徑山雪峰入室有省適惠雲虛席師補之一香始爲雲峰拈出後住保寧淨慈徑山皆有成績可紀師凡住處不設臥榻夜則秉燭焚香安座至旦赴衆率以爲常又體所禀與人異遇嚴寒則衣絺綌熱則衣縕絮以餘貲剏大圓院于徑山東路半山接待雲侶忽一日自知時至會衆叙平生行脚事畢須臾而寂叢林中或以其不歷職而鄙之當百丈未立名職以前人惟道是務至於悟明心地力荷大法者如果日麗天疾雷震地含識之流無不受其照燭警發不知當時歷何職而亦可鄙之否乎

易首座字無象宋將家夏氏子膂力過人武技最精嘗襲父爵不樂棄官隷上虞奉國寺出家落髮其師俾誦心經三日不記一字因大惡之俄有僧善妙峰者過其寺謂其師曰此人既不識字惟好危坐恐是禪定中來可以與我否其師欣然命與俱首抵雪竇求挂塔孜孜參究脇不至席忽一日定去屹如枯株隣單有正首座者常候伺之經七日徐徐出定似有慶快淸夜徐步廊廡間正云且喜大事了畢易不答指所見鐘樓肆口說偈云云又以正言黎明即振錫兼程疾馳纔二日抵華頂謁溪西和尚値曛黑門已閉遂止宿門外味爽門啓入見溪西往復勘對悟旨蹋倒香椅即行溪西喚回不膺竟下山遂往杭之天目謁高峰機語尤契合俾爲首座至正初來明之海會端居一室棲絶諸緣影不出戸道具不離側人咸敬之至正甲午正月忽謂侍僧曰吾候來月二十四日暫遊戲江東至期沐浴更衣索行纏緊足命僧扶至佛前禮三拜退趺坐告衆曰吾前日豈不向汝道在今日遊戲乎乃泊然而終壽九十九停龕七日顔

貌鮮明手足柔暖如生闍維惟見火光迸散如衆瓦跳躍絶無煙靄既燼獲設利不計其數

山菴雜錄卷之上

山菴雜錄卷之下

天台沙門釋　無慍　述

湖州妙覺期堂僧淨昊江田家子幼失學既得度謁妙峰玄玄中峰之子也令其參父母未生巳前那个是我本來面目淨如是參之三十年無所入後明州華嚴寺僧照公至湖與同處勉其誦楞嚴經中觀音圓通一品忽一日誦至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處豁然有省通身歡喜口不能言惟手足舞蹈而巳或問云汝風顛耶答曰寂滅現前洪武初十月二十五日謂照公曰十一月旦是我生日於此日死去也至期沐浴更衣祝香三片一奉釋迦文佛一奉無量壽佛一奉山主了公公葢其得度師也且囑左右云我死後三日茶毗七日鍛骨但恐不受鍛耳人皆疑其言及以骨入鍛骨鎔溢作汁火冷結作靈芝一枝光彩燁燁五色相間扣之作聲雖雕鏤繪畫有所不如至今靈芝在妙覺期堂焉

燕城慶壽寺海雲大士諱印簡山西人姓宋七齡父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師問云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異之携見傳戒顔公公欲觀其根器以石頭和尚草菴謌命讀之至壞與不壞主元在處乃問云主在什麼處顔云什麼主也師云離壞不壞者顔云此正是客也師云主聻顔冷笑而巳即往禮中觀沼公爲師薙落受具偶一夕聞空中有聲召師名曰印簡大事將成行矣毋滯於此遂挾策之燕過松鋪値雨宿於岩下因同行者擊火師見火星迸散遂大悟以手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横鼻直遂謁慶壽中和璋公先一夕公夢一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獅子座明日公以所夢語左右且曰今日有暫到至即引見我迨日晡師至公笑曰此衲子即夜來所夢者往復徵詰師機語犍出透脫無滯公喜命典記室智證益深乃以衣頌授師頌曰天地同根無異殊家山何處不逢渠

吾今付與空王印萬法光輝摠一如出世爲璋公嗣歷諸名剎凡兩主慶壽自太祖至世祖屢朝師奉之位至僧統顧遇優渥年五十六忽患風痺一日說偈辭衆畢顧侍僧云汝等毋諠吾欲偃息侍僧急乎主事人至師已吉祥臥逝闍維獲設利無筭奉勅塟於慶壽寺側建石塔其上謚佛日圓明大師云

至元二十五年春僧統楊輦眞迦奉旨引江南教禪諸德詣闕論道上問禪以何爲宗於是徑山住持妙高進前答云禪也者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之所可知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上又云禪之宗旨可歷說一遍高云禪之宗旨始於釋迦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金色波羅華普示大衆惟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迦葉由此代相授受而至菩提達磨達磨望此東震旦國有大乘根器航海而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爲禪宗也上嘉之高因從容進云夫禪與教本一體也譬如百千異流同歸於海而無異味又如陛下坐鎭山河天下一統四夷百蠻隨方而至必從順成門外而入到得黃金殿上親覲金面皮方可謂之到家若是教家只依著文字語言不達玄旨猶是順成門外人若是禪家雖坐破六七个蒲團未得證悟亦是順成門外人謂之到家俱未也是則習教者必須達玄旨習禪者必須悟自心如臣等今日親登黃金殿上面覲金面皮一番方可稱到家人也上喜賜食而退

夢堂和尚重修晉唐宋三代高僧傳易十科爲六學禪學中二祖可大師斷臂求法事禪書載之者不一獨宣律師謂師遭賊斷臂同居琳法師尙不使知之及琳法師亦遭斷臂害可大師爲之包治運用不便琳恠之大師因曰爾豈知我亦無臂耶夢堂欲遵之入傳余當時告之曰大師爲大法未明僵立深雪中命亦不惜況一臂乎苟謂斷臂人之所難今世之小丈夫操心根暴者往往爲之曾謂大師爲法忘軀秉志勤懇顧不能邪假令盡如律師所傳豈有賊來傷人專斷其臂而已然臂既斷焉有與之同居者而不知歟又焉能爲人包治其臂歟此決不可信也夢堂

曰律師乃肉身菩薩其言豈誣余曰律師所傳之人非一一親覩其行業必藉他人采集事跡以此推之蓋采集者有訛謬在律師必不以禪律異宗而誣爲此說斷斷矣蓋亦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意也不然則後之肝膽吳越者妄加更易而假律師以取信於世焉耳於是夢堂肯首遂依傳燈入傳

佛光道悟禪師陝右蘭州人姓寇氏生而有齒年十六祝髮後二年游方自臨洮歸夜宿彎子店夢梵僧喚覺適聞馬嘶豁然開悟自吟唱云好也羅好也羅遍虛空只一个告其母曰我夜來拾得一物母問云你拾得何物答曰自無始以來打失底物一日欲參訪知識里人覓偈於師師偈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及至熊耳謁白雲海公契合先是有問公何不擇法嗣者海不答徐云芝蘭秀發獨出西秦此師至公聞空中人語曰來日攝郭相公蓋海所住寺乃郭子儀建而師其後身也海公沒師出世住鄭州普照寺嗣其法既而退居竹閣菴浮沈洛川人莫之測嘗謂人曰道我是凡我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我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凡我向你眼睛鼻孔裏七顛八倒去泰和五年五月十三日無疾而逝適所居屋上有五色雲如蓋中有紅光圓如日者三壽五十五

吳興何山耆舊僧某擅權侮衆素行不軌尤嗜殺生一日宰豬饌客先以首入鍋煑之自去候其生熟忽見一人首張目咬齒頭髮蓬亂於沸湯中翻覆可畏僧見之怖懼戰慄若無所容及遣他人視之猶豬頭也其僧因此改行從善

趙文敏公訪寂照先師于杭州廨宇茶罷公舉近詩有了此清淨障句先師云清淨焉得有障公曰耿垢丙愛清淨得非障乎先師云將謂是个翰林官人元來是个冠巾和尚公因云老母誕某之日夢一異僧入室平生於禪宗向上提持雖未能盡解然若經教所載讀之即通大意

輝東溟黃岩人義方右丞妻爲母倚勢恃强蔑裂先輩靈石蓮一舟者得法於龍翔笑隱受宣政院檄住持本寺東溟攘居之又估鴻福安國而剎一已任三

處住持事恣意爲非一夕醉酒睡起眼見靈石伽藍神令鬼卒扼其頸以膝築腰使其跪而亂杖捶之且呼自名云宗輝此回不敢盜常住物也神幸宥我神幸宥我如是三年始卒

鄞縣寶幢市周婆生修淨土每遇歲首持不語晝夜長坐盡正月遇盛暑就據會亭施茶湯盡一夏年七十餘一夕夢見大荷葉徧覆寶市一境手持念珠行道荷葉上既而得微疾隣人夜見幢旛寶蓋入其家黎明婆已合掌念佛而逝嘗聞佛謂末法中南閻浮提女人獲生淨土者多如雨點今以周婆觀之良信

洪武庚戌冬奉化田子中訪余太白同居者久余偶言金剛般若經閻羅王界稱爲功德經故世人薦亡者多讀之子中誓終身受持一日值其母諱日發心誦此經百過以薦晨起坐松榻上方誦至九遍見鬼卒枷杻一老媼跪榻前髮離披覆面熟視之乃亡母也子中倉卒不知所爲須臾引去若將脫枷者於是子中大泣恨不即時輟經與母相勞問余謂此經功德之大不可云喻若子中發心持誦即冥感陰界俾母子兩得相見以釋其苦嗚呼偉哉

育王虛菴寶首座寄臥雲菴主偈云黃金園裏馬交馳徑寸多成按劒疑月晒梅花千樹雪臥雲一枕夢回時天童幻菴住首座拜應菴塔偈云耽耽睡虎管巍班便把中峰作靠山不得破沙盆一个子孫乞活也應難默中唯西堂詠蚕偈云桑空柘盡始心休綿密工夫一繭収爐炭鑊湯拚得入爲人只在一絲頭佛隴宜行可聽雨偈云檐前滴滴甚分明迷已衆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春宵一枕夢難成噫四人學者偈語雖工在當時已泯泯無聞余故錄之以示後學焉

竺元先師老年閑居天台紫籜山而策發來學不倦嘗謂做頌須事理俱到譬如打索兩股緊緩不同則不堪矣大川和尙作蜘蛛頌固好但其中三字於理固無害於事則不然其頌云一絲挂得虛空住百億絲頭殺氣生上下四圍羅織了待無漏網話方行末後三字於蜘蛛却無交涉又題出山相云龍姿鳳質出王宮垢面灰頭下雪峰誓願欲窮諸有海不知諸

有幾時窮以雪峰易雪山拘韻耳而此地有雪峰其名既顯似覺有妨所以不純也又云虛舟住金山因雪上堂云一夜江風攪玉塵孤峰不白轉精神從空放下從空看徹骨寒來有幾人學者爭誦之虛舟既不識古人舌頭落處而學者又隨例顚倒因叩其所以師乃云古人謂雪覆千山因甚孤峰不白此是一轉語而虛舟以爲孤峰實不白誤矣又云大凡入院佛事難得精妙者蓋作者多故也東嶼住淨慈山門佛事云清淨慈門一湖秋水入得入不得虎咬大虫虵吞鱉鼻且移他處用不得竹泉住中竺佛殿佛事云撥塵見佛誰知佛亦是塵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甚有體裁學者可爲法

元菴會藏主臨安人久居淨慈蒙堂雅善趙文敏公公嘗與寫其所作詩成巨軸復題其後人皆以爲夸而元菴漠如也寺僧澤藏山者出貲繕修涅槃堂把針板饋所溺坑禪流謝以偈卷元菴見之不懌衆請其作遂成偈云涅槃一路盡掀翻觸處工夫見不難洗面驀然摸著鼻繡針眼裏好藏山時晦機和尙爲住持特上堂稱美之以此偈推之則其詩之精絕也可知矣

中天竺一溪和尙諱自如福建人元兵下江南師年少被游兵虜至臨安遺之而去臨安富民胡氏收養之令伴其子弟讀書鄉塾師隅立凝神靜聽默識無所失胡氏喜因子之既長命隸里中無相寺爲僧參雲峰於徑山得旨戒撿精嚴法服應器不離體又能誦楞嚴法華維摩圓覺等經初住淛江萬壽寺寺後有富民黃氏重師戒行常供以伊蒲塞饌一日請歸其家進供愈勤乃開私帑示師所藏金玉異寶欲動其心師歸謂左右曰彼黃子氏者以帑中寶示我欲眩我死去爲其子耳殊不知我視金玉如瓦礫古人墮此轍者頗衆非獨爲其子爲其牛馬者有之我自此其踈黃氏矣天曆初中天竺住持笑隱訢公奉詔興建大龍翔寺因舉代住中竺者三人上以御筆點師名宣政院具疏禮請未幾化去多靈異云

錢塘廣化寺住持覺宗壆徑山本源所度弟子也群弟子中唯師最少常受其慢侮由是勵志孜孜講學

遂從夢堂于四明時恠石住大慈固招其居侍司未幾又從石室學詩詩日臻其奧若趙公子昂虞公伯生張公仲舉皆稱賞之尤篤於廉信不苟一食於人與人期雖風雨弗爽中歲究絕學之旨初參仲謀和尚無所入遂叩南堂于本覺南堂曰汝自是了事人但聞見太多隘塞胸次以致本地風光不能發現於是隨問曰如何是佛南堂曰晨朝有粥齋時有飯擬再進語南堂以手揶揄曰不是不是宗聖恨其不為明白說破次日謁云和尚開大爐鞴鎔鍛聖凡我正如一塊頑銅鈍鐵投入其中以求鍛煉成就美器若不能者是和尚之爐鞴欠熱耳南堂念其處懇曲誘之曰我此法門只貴直截承當不在世智辨聰也若能發決烈志一刀兩段有什麼頑銅可鍛有什麼美器可成去此二途向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看宗聖無語後效古人頂彌勒佛像旦暮行道稱念尊號祈生兜率內院仍賦詩以自見年六十二得疾命左右取平日詩文藁悉火之乃逝而黃岩人族蔡氏嗣怪石云

無言和尚居江心東堂寮揭榜於門云齋前看經坐禪齋後接容作務而於常住庶事未嘗言及或有對師讚毀當代住持惟含笑而已至論叢林典故宗門綱要則亹亹笑譚終日忘倦蓋得為近代東堂之體也一日澡洗畢偃臥於竹牀上乃自笑云老不好撼之已化時無際和尚亦為東堂石室岩公領住事學問膚淺眞率有餘寺者舊皆師徒弟師慮其慢住持凡旦望聽說法罷俱詣師處作禮師必令其舉上堂語乃唧唧云今日長老好上堂其作成住持有方馭徒弟得法有岐上座者乃明嚴熙公所度之子一日持郁山主跨驢圖請無際題師援筆成偈曰策蹇溪橋蹉脚時幌將豌荳作眞珠兒曹不解藏家醜笑倒楊岐老古錐乃問云儞且道楊岐者一笑落在什麼處岐云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師掌云歸去師前分明舉似其方便為人又如此岐上座即大梅仲邠也

虛谷和尚婺州人淨慈石林和尚會中掌內記昇記室貧而苦學寒暑如一嘗度夏太白窩東淨手巾為

褁衣後出世領仰山三十年徑山六年囑東淨手巾不許題字意在贍貧也早年夢入淨慈羅漢堂至東南隅忽一尊者指楣梁間詩示師云一室寥寥絶頂開數峰如畫碧於苔等閑翻罷貝多葉百衲袈裟自剪裁初不諭其意迨主二刹已驗蓋仰山有貝多葉經而徑山有楊岐衣也吁師之出處彼應眞者爲之前定非果位中人能致是歟

溫州壽昌絶照輝公坐夏淨慈東淨寮壁中有水墨觀音像師每夜禮之祈懇至切忽見淨瓶水從壁湧出遍身歡悦從此造詣益深智鑒益明嘗有偈云工夫未到方圓地幾度憑闌獨自愁今日是三明日四季霜容易上人頭有志者聞其偈無不興起蓋其致誠感人如此譬如砒霜全體是毒苟食之豈有不死者哉

宋度宗爲北兵攻急命道士設大醮奏章天庭問國家重事是時高公伏章久不得報既竭事問故高公云爲天門不開定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得報遲也虎岩住徑山寂照先師爲第一座每聞虎岩法座上舉此事以夸衆謂住持豈苟然至於四十八代尙須定之天庭寂照頗心非之及寂照住徑山適當其代昔雲居卽菴和尙土地神現夢謂只有一粥之緣已而果然凡爲諸方住持皆報緣絲髮無差然妄爲攘奪失身囹圄者往往有之聞天庭定名土地神現夢二事亦當少戢銛銳

天目居山有魁一山者蘇州人博學多才與天童平石翁交甚密當叢林全盛時人皆翕翕求進魁獨棲遲於巖谷不與世接有古大梅懶瓚之風獨許山下檀越洪家府諸子弟往來既終洪氏夢魁乘一山轎至其家次日産一子名應魁字士元自幼入學至娶妻育子絶無前生趣味年三十忽自猛省盡變平日所爲與一僧明維那者結屋東天目絶頂習禪定至若燒畬乞食皆躬爲之雖老於頭陀者有所不如至正丁酉猫獠燒劫徑山余奔抵其所士元肅容禮度和雅答對從容徐問其故乃知魁後身也因謂之曰公前身與天童平石翁爲莫逆交今翁年垂九十耳目聰明公盍作偈寄之庶見一夢兩覺而夢覺一如

乎士元乃作偈曰寄語天童老平石一念非今亦非昔欲聽楓橋半夜鐘吳江依舊連天碧偈未及到翁已示寂

徑山惠洲提點虎岩徒弟頗聰明有幹蠱才掌常住衆務三十餘年一切金穀恣其糜費或以果報諭之乃答云滿載戴角來洲只戴得一雙至正初高納麟領行宣政院事其屬淨珂具狀訴之結罪杖斷歸俗既而潛於化城院得風痺疾攣拳如蝟兩手握拳承其兩頰兩脚反承其尻看病人欲伸之痛不可忍日夜但聞霍霍之聲如是者三年始氣絶洲平昔以僮心任事輕視因果乃言滿載戴角來只戴得一雙余謂三途報中歲月長久一雙去一雙來至無量劫戴此角何止一歲而已凡司常住金穀人宜以洲自鑒

洪武八年秋余訪同門友報復元于象山智門寺寺有提點彝正堂者四十餘年管領常住出納廉能謀斷有方撫衆和易歷六代住持終始如一是年七月二十四夜夢兩童子並立榻前問之何幹抵此答曰請提點考筭單帳答云我無單帳可筭覺而再睡得夢如前次日到方丈說其夢禀云夜得此夢恐今歲庫司知事人懶慢常住日黃簿未成和尙宜促之觀其言貌絶無愧赧態少選報彝歸房跌仆地上如熟醉至夜半始甦急處分後事然後瞑目彝於智門可謂有功矣臨終尙爾諸方執事者遇常住物如鷹拏燕趡不以罪福爲事聞此自須改行

徑山耆舊諱清泚號一溪壯年不守戒律飲啖無所擇至中年自念人生於世壽命能幾何一旦無常殺鬼到將何排遣遂盡斂所積衣資就普慶寺東建觀音堂一所修白淨業祈生淨土越數載手書金剛般若經至三千大千世界處握筆正身安坐而化至正丁酉猫獠燒劫普慶及居民房室獨觀音堂巋然獨存佛說善惡報應如影響渠不信夫

處州麗水縣白雲山白雲度公久參華頂無見和尙平生打硬做工夫一切時一切處卓卓地不喜從事語言苟有學者求法語但徑以己躬大事示之餘無他說近代居山爲化主者多是探摭古人遺言以爲已出狐媚後學遇明眼人就其語詰之恰如爲盜者

盜主家物復求售主家贓證明白更無他詞惟面頸發赤恨藏身無地諦觀度公機用天地縣殊聞入其室者頗多不知有能領其旨者否

海會翁臨海人年三十捨家入道投徑山虎岩披剃初至栴檀林歸堂巡按有見其擧止山野竊議誚之師發憤翌日卽往天目求中峰誨示於是忘餐廢寢殫力參究夜深睡重難遣摘數珠撒暗地摸足數乃已久之無所入時東州住虎丘古林住開先東嶼住楓橋師如蘇州出入三老之門漸臻智證出世龍華法嗣古林年九十三抵育王守橫川祖塔俄平地跌損左足不能運履每牀坐當淸夜朗吟古人偈語其徒文渙問曰一生參禪到此不能受用却託吟咏自遣師曰不見大惠和尙因疾呻吟左右云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大惠云癡子呻吟便不是耶渙禮拜既寂火化異香襲人

東魯山四明人爲人剛介不貪人敬異之出世住東山凡受業房中已貲悉携至東山以助土木之需無何一新衆宇忽疽發背左右欲請善醫者治之不從但安坐處分常住庶事且言我死衣物除送終外悉歸公帑寺僧謂師新度弟子十餘人萬一不諱孝服無所出師不應再請乃命各與穀一石及終寺衆嗟悼不已竊觀近代據師席者大率初領事卽關集衆佃倒換契帖得錢應支常住剋時日取贏羨迨臨死衣物盡分與私徒而送終則靠損常住吁其視魯山有間矣

如一庵者永嘉人姓袁氏先誕五日父夢一異僧持梵經至問何來曰五雲山問姓曰姓般問名亦曰姓般且謂後五日當再來留經表信至期果誕師頭骨嶄聳目光射人年十五師事方山和尙得其要領住保福退居西磵菴十年道望益隆師早年發志暗誦首稜嚴經至第五卷得嘔血疾乃輟疾瘳一夕夢見所未誦經皆金書布空中厲聲讀之既覺猶存移時始隱故師再誦足此一經每日誦一過至終弗替

斷江禪師諱覺恩族慈溪顧氏師形模脩瘠操履淸峻幼依雲門廣孝寺落髮後從明之延慶聞法師受四教儀七日通之莫不驚訝時橫川和尙住育王中

興禪宗學者輻湊師往炷香入室機語相投命典內記由是得業日彰遐邇知名師所製詩頌典雅蒼古宋提刑牟公獻之首爲之序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鄧康莊公袁文清公皆相友善出世蘇之天平嗣横川和尚後遷開元及明之保福而終于越之天衣一日坐丈室次扶杖而言曰老僧歎空倚杖黎分明畫出須菩提顧侍者曰會麼曰不會即擲杖倚蒲團而逝

至正庚子定海白沙夏太三以運粮如燕溺海死後十六年當洪武乙卯其妻陳氏與子善追念太三性稟醋暴馭下少恩死於非命孤魂沈滯曷由昇濟遂歛貲來鄞之十字港菴嚴設道場種種殊勝延淨行僧十人請叶萬宗主之修禮梁皇懺法陳氏虔慤懇至初入道場衆聽敷陳無不感泣是日禮二卷至中夜少就寢有僧宜便忽驚呻寐語撼之不寤惟見其苦辛憂怖狀於是萬宗等懼其不甦悉起持呪良久疾呼之乃甦問故惟泣而已再問乃言曰有神人若韋天者冠帶甚偉傘蓋劒戟之衛甚嚴還令我同取夏太三來此受薦度道經蠏浦神威凜凜行者遠避備歷諸險臨大海見鬼物戢戢充滿大海可怖神人命我入海提挈太三太三首戴元帽浮沈波浪間既難著手又有神勒要我錢乃放適有錢在我手中遂與之又盡力扶太三將登岸被汝等喚省言訖又泣蓋苦於涉歷也吁滅罪薦亡無出此懺之功余故紀之以爲世勸

黄巖陳君璋爲人端重寡言愼交以善信服一鄉年幾四十與室葉氏暇則披誦法華惟謹鄉無梁皇懺本君璋手書之既畢門首有山茶秋吐花而君璋漠如也洪武庚戌君璋年六十疾篤其子景星與子婦王氏性孝躬調藥食夜不解衣晝不離病所王氏又刲股肉爲粥以進是歲十二月十一日夕陽啣山君璋命扶之坐謂景星曰吾歸去曰歸何處去曰日沒處去又曰我死宜依桑門法闍維遂命家人同稱念阿彌陀佛須臾氣絕君璋有二子長即景星次從余出家居頂是也

恭行巳上虞人平生苦學內外典靡不研究尤工於

詩母老無託乞食以養嘗舁母渡錢塘有詩云母在
籃輿子在途子行不止母先呼斷橋流水斜陽外羞
見寒林返哺烏觀此可知其爲人矣
光菩薩者鄞縣張氏子也某先世習彫塑至光藝益
精甫壯年忽厭家累將從海會壽梅峰剃落其妻携
子訴于官壽因却之光與萬戸完者都厚善勸其遁
去遂潛自引刀斷髮服僧伽棃絕浙河逾貝區登匡
阜徧參有道尊宿踰十寒暑還謁壽已遷化聞華頂
無見和尚道行淸峻挾胸中所疑投之無見令究狗
子無佛性話獲證入遂禮無見爲得度師光一生彫
飾兩浙諸山佛菩薩像甚多事畢掌包即去未嘗受
其毫髮之報暮年歸隱華頂遂於石橋菴塑五百應
眞像窮極巧妙始事之晨雲霧間鼓鐘與梵音洋洋
間作贍工闕園蔬光欲遣人化之忽寧海多寶寺圓
講主者送菜至光喜問故曰向眞菩薩以尊命到寺
化菜故送至時菴中有名眞者臥病久不出由是知
神人應化也光亦不經意年七十有三無疾坐蛻于
華頂火後塔䕫山中

思省菴者台之寧海人也不知其氏兄弟四人思最
長一時同發心出家將祖父遺業悉散與宗親惟留
所居一區族人互爭不已思與諸弟各執炬燎之而
去思後參訪具向上知見出世領溫之靈雲遷靈岩
而退止靈雲寺前草舍中至正甲申余偕達此原明
性元等往謁時思年踰九十厖眉皓髮頎然淸聳拽
履而出且行且問曰何處來余曰江心曰深幾百丈
曰讒老和尚不得思揖云坐喫茶思性方介作詩頗
類寒山子題罵僧詩於壁云五蘊不打頭自髡黃布
圍身便是僧佛法世法都不會喧豬喧狗十分能案
上有語錄一冊予信手揭觀結夏上堂有云以大圓
覺牛角馬角爲我伽藍瓜籃菜籃又上堂擧趙州狗
子無佛性話頌云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猴愁摟
搜頭狗走抖擻口余與此原等請別不敢再犯其鋒
是夕宿靈雲聞老宿擧思言行數端皆可傳
福建有官家子專爲盜父痛責不改徐詰之乃云盜
豈欲爲但每夜有一男子來相拉不得已從之父曰
今夜若來汝當告我遂備弩矢待之夜分男子果來

胸外兒指告父父果見其人決弩射之却中其兒胸立死。

至順庚午浙西連歲饑饉杭州城中餓殍相枕藉有司令坊正倩人舁棄六和塔後山大坑中有一婆子棄旬不腐爛每日居衆屍之上人怪之搜其身懷中有小囊貯念彌陀佛圖三幅事聞有司爲買棺斂焚之煙焰中現佛菩薩像光明燁燁因此發心念佛者極衆

建寧府有僧名末山後撿一行著定平生詩有一木移來嶺上安之句造物預定其名也好作善緣平路疊橋不知其數既死現夢於城中鄒氏託生其友亦有夢之者既長雖自知前身是僧不喜與僧交癡癡呆呆若木石然杭州天目山義斷崖見高峰得旨歸向者甚衆既死現夢託生於吳興細民家後爲僧名瑞應字寶曇自幼至壯受人禮拜供養無虛日余寓居天界時寶曇亦在焉隣居頗久察其所爲碌碌與常人無以異間有以已躬事叩之者但懵懂而已二人前身皆非常人胡乃頓忘前世所習如是古人謂聲聞尙昧於出胎菩薩猶迷於隔陰然則修行人可不愼歟

江西絕學誠公山居不出世座下有七人結盟習禪一人年最少超然有得誠公驗以三關語其答如鼓應桴不幸早世生山下民家父母俱有夢甫五歲命讀書吾伊上口不煩師訓了能拆其義一日其父携入山見誠公公問汝前生答我三轉語記得否進云試舉看既舉乃點首云是我語誠公囑其父善保養之他寺僧因厚賄其家求爲弟子使習魚山梵唄自此赴檀家請多得嚫施嬌奢心連世俗不法事無不爲之誠公因立三種大願勵學者大凡參禪人於靜定中得个歡喜處乃塵勞乍息惠光少現然未可以爲究竟也何則蓋八識田中無明根本尙在喩如石壓草去石再靑無疑矣後人其預戒之

前朝天曆初召天下善書僧儒會杭州淨慈寺泥金書大藏尊經王文獻公亦在所召而公必與衆僧同食若別爲治具則不樂甚至掣肘訶罵不食而去尙記公爲僧題懸崖畫蘭云婀娜春風一樣吹託身高

處擬何爲從渠自作顚倒想要見懸崖撒手時趯東
坡像云五祖禪師世外人婆婆久矣斷生因誰將描
貌虛空手去覓他年身外身趯山谷像云笑殺當年
老晦堂相逢剛道桂華香披圖面目渾依舊鼻孔何
曾有短長蓋公爲一代儒宗而造詣淵邃形諸翰墨
雖不經意而與古德提胳唱相合可尙也矣
古鼎和尙住杭之中竺歐陽圭齋以福建廉使任滿
赴召京師過杭抵古鼎欵洽道話旬浹臨別古鼎送
至西湖之上圭齋云此別未卜會期古鼎云大圓鏡
中未嘗與公相別也圭齋喜無何古鼎遷徑山圭齋
寄以偈云上人力擧龍文鼎坐斷凌霄第一關湖上
別來圓鏡語想應照我鬢毛斑
靈隱竹泉和尙爲人少緣飾契證穩當語言精密元
宵上堂云今朝上元節雪霽見晴春梵刹燈千點長
空月一輪鼓鐘喧靜夜謌管鬧比鄰總是圓通境何
須別問津爲亡僧森監寺下火云森羅萬象一法所
印卽今與汝拈却金剛圈栗棘蓬了也喚什麼作一
法二由一有一亦莫守火裏烏龜作師子吼其語錄

逸此二段故記之
泰定初宣政院起嘉興本覺靈石芝禪師主淨慈師
巳年八十有四四海尊仰如古佛余自徑山來送入
院遂獲隨例挂搭其時衆幾滿五百台溫鄕長忠景
初者本山首座年德並高後生多歸之余方居學地
偶於廊下見鬻文藉人就購莊子一集持歸藏主寮
圍爐內閱之恐失業也適忠自外至意甚不樂正坐
立余於其前而數之曰汝初入衆不去衣單下做工
夫而反從事襍學耶且公界圍爐乃延客論道之所
而撿閱外書可乎後二十餘年再到淨慈凡寮舍圍
爐但見少年名勝叢雜或撫琴或圍碁或吮墨圖山
水如是而已肯撿閱外書者亦無其人矧衣單下做
工夫者乎噫三思忠之言與妙喜洋嶼衆寮所揭之
牓何以異忠後出世婺之華藏云
羅湖野錄載烏巨雪堂與淨公書曰比見禪人傳錄
公拈古於中有問趙州如何是佛殿裏底拈曰須知
一个髑髏裏而有撑天柱地人愚竊疑傳錄之誤蓋
楊岐子孫終不肯認个鑒覺若認鑒覺陰界尙出不

得何有宗門奇特事耶因此亦嘗頌之謾以況聞頌曰不立孤危機未峻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指出殿裏底剗盡茫茫眼裏花余謂羅湖肯爲亘撿點淨公認个鑒覺善矣至於許爲亘此頌於宗門有補恐未盡善且如趙州老子玉無瑕又云剗盡茫茫眼裏花非鑒覺而何余忍俊不禁就其頌易四字而頌之亦要後人撿點不立孤危機始峻趙州老子玉生瑕當頭指出殿裏底添得茫茫眼裏花

瑞少曇者閩人也剛介自持粃糠聲利常住事悉付執事人一室肅然禪誦自怡登其門者無非老練衲子至順間毅然棄去游金陵訪龍翔訢公於是延居第一座適移忠虗席公力薦之師辭曰公誠未之思乃宋奸臣秦檜香火所寄檜嘗挾私倚勢編管大惠于梅衡吾雖不肖忝承其裔今何忍而嗣其香火公誠未之思耳當時洪儒宿德聞其事者無不劇口稱譽後改住歸宗而終

亨景南者南昌萬氏子幼依來福山端公得度參如菴愚公于百丈笑隱訢公于龍翔獲薦名宣政院奉檄開法香城久廢之餘一新其寺後遷上藍道風益播壽七十八一日忽命左右具湯沐浴衣常服安坐書偈畢拄杖而化闍維堅固子磊磊獲之者甚衆其法孫濟盛者收杖及堅固作塔藏之來福山中像季以來行脚僧凡到一處求挂搭必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聞之似覺懇切既得藉名略不以前言自勉惟務奔逐而已往往皆然今觀景南臨終如此其平日踐履可知

寂照先師蚤年偕虗谷參蘇州承天覺菴眞公別後得其啓發遂賦思洞庭一詩寓意其實敷揚向上一著特措辭異耳詩曰煙蒼蒼濤茫茫洞庭遙遙天一方上有七十二朶之青芙蓉下有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漿中有人兮體服金鴛鴦遊龍車明月璫直與造化參翺翔憶昔天風吹我登其堂飲我以金莖八月之沆瀣食我以崐丘五色之琳琅換尒精髓滌尒肝腸灑然心地常清凉非獨可以眇四極輕八荒抑且可以老萬古凋三光久不見兮空慨慷久不見兮空慨慷又嘗爲儒生題古昔十賢詠梅詩圖云詩之召

南書之說命孔子昔所刪定也皆言其實而不及其花由梁何遜至唐宋十君子者讀召南誦說命習孔子之業者也形諸詠歌述諸章句皆言其花而不及其實噫世道不古人心澆薄且僞其不敦本也例皆如是余觀是圖竊有感焉趙松雪虞邵菴諸公見之歎曰元叟識見地位高命筆吐辭自然超拔今古我輩盡力道也出他㲉中不得寂照乃傳持臨濟正宗人也游戲翰墨藻黼宗猷特餘事耳然而縉紳推重之如此無文粲公謂今時叢林中眼不識丁者窮則不失眞禪和子達則爲眞善知識斯言可謂痛切矣天台明巖熙太古久依東嶼於淨慈稟承其法至正丙戌正月十三日余自紫籜偕明性元瑞瑩中訪香竺曇于寒岩明日將謁太古二子以倦遊不果會太古抵竺曇余三人卽客位插香展禮竟太古忽問云藏主久參竺源和尚世尊初生下時做出許多神頭鬼面還知落處麼余對云美食不中飽人喫太古忽離位分手指上下乃至步武四顧勵聲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嗟乎方今號稱尊宿者而於接引後昆之際往往匿其所易見示其所難知以籠罩之如太古直截擧話何異索千金之珠於丐者之席裏中也

元至正十五冬張嗣誠侵湖州江淛丞相委令徑山塢院化城僧惠恭團結鄉民守禦界嶺一日賊兵犯境恭率鄉民與之格戰賊敗走獲四十餘人送至官夜宿西湖烏窠寺黎明適前住饒州天寧謀大猷徐步廊廡間囚者見師神觀閑雅持誦不輟乃齊聲告曰長老救我師曰我救儞不得儞若至誠稱念南無救苦救難阿彌陀佛却救得儞中間有三人信受其言高聲稱念不輟口既而官司取發衆囚俱易枷鎖偶至此三人缺刑具但繫以繩耳既到審囚官獨鞫勘此三人一人供正治麥畦被虜二人供元是明州奉化鋸匠來此傭作被虜三人遂獲縱免乃別烏窠拜謝大猷而去竊念我佛阿彌陀誓願深廣稱其名者非獨臨終獲驗而現世遭大辟刑者亦可賴免人而不信吾未如之何也巳

西天竺國大沙門板的達確修禪定秉善毗尼三衣一鉢隨身得施利隨與貧乏行世泊如也洪武七年

將抵南京上勑有司同天界蔣山住持率京城諸寺
僧祗迎郊外以幡幢香花導引入國及見上大悅寵
渥殷厚館之蔣山寺旁問相仍是年冬　上親製誥
命鑄銘印賜以善世禪師之號時余寓止天界一日
有金壇刀鑷蔣生者爲師剃髮受之以盤初剃一刀
有聲琅然侍僧輙取之次剃一刀蔣生自取獲設利
一顆大如菽甚圓淨餘髮悉爲見者爭取去或有或
無凡三顆惟蔣生得者出以相示余歎訝不已其侍
僧乃謂余曰此吾師常事也患爲世夸故罕剃其髮
九年秋奉詔來浙左禮求育王舍利塔洎寶陀觀世
音示現二處所感祥光瑞相異常師皆有伽陀贊詠
作梵字書之云
元福建都運司某誕辰胥吏周清甫設賀筵饌有牛
肉運司亟命撤去徐爲衆賓言曰某少時同外弟某
過屠家甫坐定見屠者左手握刀右手牽牸牛帶一
犢至繫牛簷楹置刀於前而去忽犢子啣刀走園地
中以足跑地而埋之逮屠者至不見其刀怒乃爲言
其狀屠者既得刀坐門首長歎移時以刀斷髮棄妻

子出家學道不知所終後外弟某出仕江西舟過黃
河晚泊荒岸下恍惚中見一甲第高廣嚴整類王者
居於是登岸趨揖閽者問曰此是何所閽者曰此是
一衙門汝欲瞻玩不禁入門見一峨冠博帶者當廳
正坐因進前跪拜之承問曰汝何來答曰都下來外
弟因問曰此是何衙門答曰此是天下太乙牢山專
治宰牛人也因問隣人宰牛黃四者死巳十日還在
此否答曰有遂呼來但見黃四枷鎖而至黃四見外
弟驚呼云官人如何到此答云我去之任偶然到此
就問黃四曰汝之罪犯當何度脫答曰我罪最重無
由可脫若得官人凡到仕官處勸人不殺牛一百二
十个能免我罪言訖回首化境沒矣外弟從此勸人
不宰牛及足其數一夕黃四扣門謝曰某得官人勸
不宰牛今巳脫罪仍放歸家如有家書不妨持去但
於門內爲之曰汝歸向我家中道早寄衣來閱兩月
果有衣至其時衆賓聞此說皆誓不食牛肉
淨土一教金口所宣載之群經甚詳而其教行震旦
則始於東林遠法師也法師集劉雷諸賢刻蓮漏禮

◆供歷洪

六時願往生西方精誠悃切臨終各獲遂其所願逮至前元人根既漓情僞日生冒名蓮社假求衣食者往往有焉延祐間優曇度公詣闕上書革正其弊退著廬山寶鑒若干卷闡揚正教排斥異說東林故事爲之一新優曇化去未及百載而庸民僭名所謂白蓮七佛教者其弊滋甚或自稱導師師長而位有方等無礙之說糾合徒衆非毀正法廣行魔事屏處傳授現種種光珍饌不以供佛而出生施食亦皆屏絕云自是佛又改三寶爲佛法師妄謂導師是三寶數非僧也簧鼓愚俗習以成風殊不可遏以致朝廷嚴白蓮之禁而縉紳鄙東林之修宜矣嗚呼安得如優曇者復興於世以匡救其弊哉

端雪崖者黃巖人也幼得度于秋江湛公居新城山留慶院持律嚴謹日課金剛般若經尤善瑜伽法事赴道俗請必肅恭恪而施利則不較厚薄或絕無亦不經意遂其再請赴之如初●供武辛亥夏五月得微疾索湯沐浴更衣書偈趺坐而逝闍維大星雜毫光迸散絕無煙燄獲堅固子甚多壽八十三

宋無逸餘姚人別號庸菴性仁恕端毅蚤從楊濂夫陳衆仲二先生游經明學通發爲文詞矩則甚嚴晚年酷嗜禪學皇朝革命之初無逸以召至京師預修元史得請而歸余因令吾徒居頂寓止慈溪龍山時謁無逸講授爲文之法無逸因吾徒寓書叩入道之要余既答書云云復以環公所註楞嚴經及大惠書問寄遺之無逸自是常斂目危坐而反覆究二書旨趣有證入洪武九年六月因疾命門人王至等爲書示子詩一首笑談自若忽以扇搖曳止其家人曰我方靜汝毋撓我遂閉目以扇掩面而終時天隆暑化斂容色含喜笑益鮮潤有庸菴藁若干卷行于世

近世有一種剃頭外道掇拾佛祖遺言鬪飣成帙目之曰語錄輒化檀信刊行彼既自無所證又不知佛祖舌頭落處謬以玄談就已昏解使識者讀之不勝惶汗照千江四明人圓直指天台人樊休庵揚州人三人俱是博地凡夫絕無正見妄自刊語錄禪藏主鄞人參照千江將金剛經每分析段妄爲之頌刊板印施余在蘭谷時禪來謁余問禪此經以何立題以

何爲宗竟瞶無所曉況欲其爲迷已衆生標出無上正偏知覺耶此皆不本正因務行邪道劫世善名誑誘凡愚良可嗟悼在今據大牀座者宜黜而正之反從而譽之或爲之序跋其得罪於教門深矣

余讀者庵所述叢林公論足知者庵識見高明研究精密他人未易及也然其間所論亦有過當者或非其所當論而論之如論寂音智證傳指摘數節以爲孟生禾中害禾者孟也斯言甚當其於僧寶傳謂傳多浮誇贊多臆說審如是彼八十一人俱無實德可稱誠託寂音以虛文藻飾之矣斯其論之過當也又論陶淵明歸去來詞閑談優逸詞理高詣獨銷憂二字爲未善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意多譏訕怊悵文過飾非王元之小竹樓記如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幸自可憐生而繼之云消遣世慮猶玉之玷耳余以爲先儒文辭之得失於吾門固無所涉而置之叢林公論之間殊乖所謂非其所當論而論之者此其是也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豈不然哉

育王雪聰和尙有僧來求住師云何處來僧云天台師云將得盎盂來麽僧云將得來師云何不呈似老僧僧云日過中有師云我不問者个鉢我問無底鉢僧罔措師云俊快衲僧能有幾个去

禪林寶訓載湛堂準公與李商老書曰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通拘文執教滯相殢情此皆不達權變故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觔謂古人不達權變能若是之酬酢乎余謂者僧立个問端也是奇恠爭奈趙州無你湊泊處只如答他者一轉語謂其能達權變恐未然夫權變者乃觀機適宜用心意識邊事且者僧與麽問州與麽答如兩鏡相照光影俱泯奚權變之有哉湛堂作如是說豈別有旨要耶

明善韓先生書陸放翁普燈錄叙草後云放翁先生手書普燈錄叙草本報恩淨上人之所藏也余故有先生遺文二帙其間誤處皆手自塗了傳燈言世尊擧華迦葉一笑今講者以爲經無此事詆其妄傳或曰金陵王丞相於秘省得梵王決疑經閱之有此語

有所避諱故經不入藏今先生以爲書之木葉旁行之間不知卽丞相之所見以否其言如此必有所考矣併書其後云夫二先生學廣理明其言豈妄近翰林宋公爲余叙應酬錄亦曰予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拈花云云宋公旣親觀之則此經世必有之而或者誣以爲妄前云有所避諱故不入藏斯言盡矣

古人爲亡僧作佛事恐其見道不明臨終有所滯著實欲開發之也而打字歷職機緣之說未嘗拘拘用之無準和尚住徑山爲觀上座下火乃云觀大海者難爲水窮盡波瀾一漚爾卽今海滅漚亡回頭踏著自家底云云座下名勝因効之打字自此始乃今叢林以打字爲定式牽綴鬪合絕無理趣而所謂開發亡者果何在焉

天童照寮元素多病洪武丙辰病日篤勉藏司勸其持觀世音菩薩名號照如其言日誦萬聲明年十月十七日午時自念病勢去死不遠莫如改持阿彌陀佛號方與此念忽見一美婦人身衣六銖衣手持一淨缾自戶外入立其面前照驚訝失措既而定心諦觀乃是菩薩示相照涕泣露罪求哀須臾不見越五日病盡脫今年五十餘矣

徑山如庵藏主台州委羽人由教入禪沈潛不競博通內外典而於已躬下事尤研究精徹晚年隱居于天童山之左至正甲申余過其隱所因語及無情有佛性有情有佛性往復徵詰如庵忽曰吾記得教中先德曾難云將無情中本自有佛性耶抑亦佛性周遍不隔無情於無情中有佛性耶語未竟余亟止之曰佛性虛曠逈出名言不得道有不得道無如庵不覺肯首

鄞城福聚庵比丘普月所奉釋迦銅像古而精初像在鄱陽莫知其始造之由宋徽宗政和間錢監氏得之凡烹三日而色相益鮮明咸敬異之於是迎置饒州光孝寺而稱曰辟火金銅釋迦寶像至光宗紹興間光孝住持普傑命工圖其像鐫之石而會稽沙門仲皎爲之讚讚中有云作家會遇殺佛手置之烈焰令銷鎔火星迸野亘三日巍巍不動洪爐中逮史氏

當朝人持以獻像遂來浙左今朝洪武壬戌普月以財贖之史氏又海會寺舊有顏輝手畫觀音聖像一大軸筆力精妙彩飾嚴麗世所罕見元至正間城中高氏修禮梁皇懺三晝夜請畫像設壇場中供養滿散之夕至二鼓其像放大光明透其屋外市民以為失火蒼黃來救乃是所現光明後褚氏張氏修崇佛事亦請供養而祥光之現如初夫淨法身含攝一切而經謂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應物現形隨緣赴感何莫非真佛所在譬之日麗乎天影臨水中而同觀之人各有一日隨其人去以佛菩薩神化較之何啻倍萬今觀釋迦銅像觀音畫像其靈應如此則像與真身詎可二之而不生深敬哉

榮枯木鄞人也自幼蔬食持誦法華求出家父母不許强為婚娶將醮之夕師遁臥雪中幾死外兄陸氏解衣衣之扶歸溫以湯火乃聽首事海會梅峰壽公次謁淨慈東嶼海公祝髮登具澄神禪觀昕夕無間發志參叩若中峯斷崖布衲大梁無方古林諸公皆

◆處疑度

嘗勤恭禮謁受其策發者多雪窗住育王重師戒行精嚴見地穩實特招師居第二座至正丁酉勉循衆情開法海會道俗信嚮寺賴以興今朝洪武四年往京師預鍾山法會明年東還又明年示寂於鄞城車橋庵龕留七日顏貌不變壽七十三

明州五臺戒壇乃靈芝律師重造既成講法之次有老人神氣超邁眉鬢皓白進而啓弟子非常人也有三珠奉獻以為壇成之賀言訖不見因置其珠于壇心屢現光相

皇朝洪武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壇主德顒會十師大開戒法後二日夜分慈溪僧子慈方登壇忽覩珠光外徹內現善財童子慈驚呼一衆環禮悲欣交集自是每夜衆登處懇而珠之所現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柳奇木恠石頻伽飛舞左右或月盖執爐龍神獻珠神變非一見聞希有嗚呼余聞世尊築壇罷梵王獻無價寶珠帝釋亦以雨如意寶輔飾之而世尊顧命之時屬諸比丘以戒為師又謂吾法若壞始自毗尼然則戒之有關於吾教實重夫五臺獻

珠之事固已奇偉豈意像季澆漓戒法一學神應煇赫如是則天龍護戒之心炳然可見奈何沙門視戒爲虛文略不加撿痛哉

山庵雜錄終

題山庵雜錄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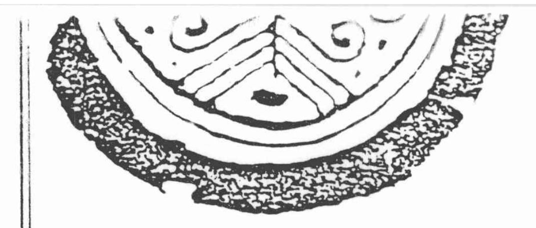
山菴錄者錄山菴所聞之事也其間所紀或善不善直書無隱殆緇門之良史也夫事有關乎宗教者不可以不書書而能公合天下之論尤可嘉也是書之行盖將與林間草庵諸作並垂於無窮者矣

洪武庚午春二月既望　天禧住山　守仁　題

予早歲侍妙明先師居徑山每獲參承空室老人于蒙養之室聽其誨論啓沃良多盖老人參見前輩尊宿具正知見而學問該愽提唱高妙又善誨示學者亹亹忘倦至其用向上鉗鎚有不可得而近傍者也後兩坐淛東名刹投閑居大白山中予時皆在四明歲時必走拜牀下予來鍾山之三年其上足前住翠山立極頂公至自四明距老人化去已四年矣一日出示山菴雜錄一編讀之皆舊所聞誨示於老人者也噫欲再見老人不可復得而獲讀其平昔所著論可勝慨嘆哉老人別有說法語錄行世或謂語錄多向上拈提此編乃舉古人前言往行以廣學者見聞視語錄崖嶮此則其平易耳雖然初非有二致也佛世尊固有所謂觀機逗教者然列祖門庭一拈鎚一竪拂一揚眉瞬目皆欲令學者有所入而謂此編非向上爲人可乎學者要當具眼始得

旹洪武庚午　靈谷住山　淸濬　拜題

山菴雜錄者寔緇門良史而足針藥邪禪膏肓之病私謂有補扶桑之今日雖然未見古時印本以故三寫之誤甚致初學之徒數窘觀覽矣余養痾之暇參攻一二典籍且加臆斷略得校定倘涉猶豫者乃書之旁盖疑以傳疑之謂也又爲二三子濫加倭點今也命工勒板切恐舛差不少仰望禪林才子不悋慈意重煩訂正寛永二十年癸未仲春日於丹陽大梅山題　住菴比丘　文守



慨古錄

明・圓澄 著



◆之字顯本不明

湛然禪師慨古錄序

王者欲以一切齊宇宙。而必先定◆之法。法者非獨以讋悖驁而懾奸回。正所以約天下聰明才智之途。東英雄豪傑之氣。使才略不能以旁驚而奔溢。始得以一意於經世之用。故釋之有律。猶國之有位也。律弛而教廢。不特所謂觀十二因緣。脩三十七助道品。會一十八不共法。得四無所畏。十神通力。種種具足。者不可見於末世。即欲求草衣木食。蓋頭一把茅。向枯樹鐵壁。坐斷虛空者。亦何可多見乎。吾鄉有湛然禪師者。東南之光明幢也。師根器特利。一切當機。如倚天長劍。鋒接立剖。而門風峻冷。戒律精嚴。常慨末世佛法陵夷。因爲慨古錄一卷。屬余一言。余夙承吾師針芥之契。每竊窺其鉗鎚。後學往往大機大用。施霹靂手。具權實體。電掃一切遝見滯義。而是錄之惓惓。乃在於漉掃應對。左規右矩之節。豈初終之殊勝哉。大較今日佛門之所患。在見解浮於眉睫之上。而機鋒遝於齒牙之間。其繫籍於子墨客卿者。則祧瞿曇而禰休遁。輟梵唄而耽風騷。又其下者。洒削賣漿。無

◆定疑是

不躬之擊鮮烹肥。穜秫釀酒。甘膬充滿。香積廚中。間一扣扉而入。則酒氣拂拂。遶繩床間。經年不一省青猊座。其他一瓢一笠。荷錫雲遊。禮洛伽。瞻峨眉。得青源。參少林。一生之事已畢。竟不知五蘊六塵四禪八解爲何語矣。此湛師慨古錄之所由作也。湛師振起叢林之意。大旨在定◆。官制擇住持。考試度制。遊行似不專在於律。然律與戒。相爲表裏。則欲群空門。萬有不齊之衆。使之眺首抑心。而奉空王之三尺者。舍律其何由焉。是錄眞佛法之金湯。而迷途之寶筏矣。昔山谷老人之答普覺也。謂妙德法界。不容一塵。普賢行門。不剩一法。如轉輪藏。轉者誰。轉止者誰。止一念正眞。權慧具足。若能如是觀者。即絕衆生生死流轉。即具普賢一切行門。不如是觀。雖八萬四千寶目。遍入五千四十八卷。字字照了。亶觀水磨。竟是何物。常生不動道場。即此以爲佛事。普覺欣然曰。我今有六十衲子坐夏。而山谷老人爲轉此法輪。省老翁無量葛藤。今湛師方與十方善知識。展華嚴妙義。試以慨古之意。剗盡一切虛浮之見。而能以入微一念。領會

於佛說之先則經中十萬偈與四十八品皆一言可蔽而不慧不自附於恒河沙之供養可矣

弟子祁承爍漱手書

慨古錄

無名叟 著

丁未季夏之望無名叟喟然而嘆二三子問云和尚何嘆曰去古日遠叢林之規掃地盡矣佛日將沉僧寶殆滅吾懼三武之禍且起於今日也能無嘆乎二三子曰敢問其略無名叟曰坐吾語汝昔我釋迦如來曠劫難行苦行成就未曾有法用付摩訶迦葉囑令護持代代相承作人天之眼目維衆生之慧命所謂如來一大事因緣出世本懷惟此而已故如來付法之際懸識未來法難令受法者立誓堅持無令斷絕師子尊者知宿業之不可苟免復憂道法之不可無寄故預尋法嗣囑往他國然後罹難達磨大師受般若之囑航海而來致使六度受毒乃謂二祖曰吾始來此多遇毒藥嘗自出試之石為之裂今

◆蒸疑處

得子授受能事畢矣不復救也遂付衣法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為證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授受既終乃奄然而化後二祖囑付三祖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將作吾有宿累今要酬之汝宜深晦待時行化觀諸祖用心可謂至慇至重無忘佛囑者矣厥後風穴瀘堂痛哭大陽遙囑浮山莫不皆深體祖佛授受之意非苟然而已也所以自唐歷宋龍象接踵而起今之諸方絕口不提此事間有稱善知識者究其授受之源全無的據如來慧命將絕於斯可不悲夫問曰善知識者既受佛祖付托之重當以無量方便無量忍辱提接四方使學者親附是以前輩師資之間親於父子今也動輒譏呵自行不端學者疑憚古人之心當不爾也曰誠如子言師僧寔過然而逆順二儀皆原古範要且相適當時逆為今日何也彼時大士善根純熟容易成辨其猶良馬見影而行今時頑鈍苟不痛剳安

肎卽行。故霜雪不嚴。無從顯松栢之操。砥石非堅。何由利刀劒之鋒。是以大士求偈於羅刹。不患其食血。輪王聽法於提婆。豈厭惡人。但求自利。不問其人。至如二祖立雪齊腰。初祖猶呵其輕慢。臨濟叩黃檗三度。賜六十痛棒。慈明參汾陽。唯聞詬罵。慈明接南公。一味譏呵。復有用酒肉爲探竿。以斬猫爲佛事。當時及第高門。初未嘗以爲疑憚。不之學也。子試思之。於言學道。爲復欲彰師僧之德耶。爲復欲度自己生死耶。若唯欲彰師德。而學者利寔歸他。學之奚爲。若欲自度生死。而學者利實在我。何責師僧。況乎曠劫以來。流浪六道。亡而不返。而中間細推聖賢超越我之沉迷。日夜精勤。無補萬一。而何暇責於他人耶。且世間傭作資利之徒。呵罵在前。鞭杖在後。皆不之顧。唯圖獲利。以資其身。豈汝欲脫生死。就無量樂。視爲他人之事。而辭勞苦耶。且人之欲其子之識字。延師。唯恐其師之不嚴也。卽鞭杖日施而不敢怨。況汝欲求無上妙道。而唯欲師僧之親愛汝耶。曰古之用逆者。間爲一二利根而設。非謂槩施之叢林也。若純以逆用。何能容千百衆乎。故知慈愛者。攝衆之要樞。不可廢也。曰子徒知上古千百衆同居。而不知千百衆之心一。皆以求道之心爲心也。且如世有奇寶。知者不遠千里而觀之。否則咫尺之間。不獲覩也。是豈寶之能親踈人耶。亦由其人之重不重耳。夫學者之欲出生死。莫先於道。道之所依。莫如知識。而知識者。間世而後有之。幸而出現於世。學者將不遠千里而往依之。惟恐其不我容也。豈敢責知識之不相親愛耶。昔者浮山遠天衣懷與衆同參葉縣省。共七十餘人。省一見。卽呵之曰。汝輩踏州縣。僧來此何爲。我那有閒飯養你閑漢耶。叱之去。衆不爲動。遂取水潑之。衆又不散。復以灰撒之。衆皆怒捨去。惟懷遠二人。端坐如故。省曰。彼皆去矣。爾胡不去。遠曰。久慕和尙道德。不遠千里而來。豈因一杓水一把灰遽卽去耶。省曰。爾二人旣眞爲佛法。此間缺典座。能爲之否。遠曰。弟子願爲。懷得參堂。一日省他出。衆不堪枯淡。乞羹佳粥。遠因爲六和粥。粥熟。省還。共赴堂。竟召問知事。今日有施主設齋耶。答曰。無。堂中納䞋耶。曰無。如此則此

粥從何所得。曰問典座。於是遠自首云某甲見大衆枯淡。實自爲之。省曰。爾如此。好心待他日爲住持時爲之不晩。何得私盜常住物。做人情耶。令知事估遠衣鉢。值幾何。悉歸之常住。逐遠出衆。遠懇求再三。省不之允。轉求諸山尊者。幷檀越乞求挂搭。省大怒曰我道爾不是好人。汝欲以勢位壓我耶。速去。遠曰。如此則挂搭不敢望。但上堂時容某一聽法足矣。省始頷之。遠寓山下他寺廊房。省一日見之問曰。爾住此幾時耶。曰。已半年矣。曰。還常住房錢否。曰。無。曰。此常住房。爾何敢盜住。速須還。他去不爾。我當告官。遠即化與之。而別住城中。每見省則轉加敬容。於是省歸山告衆云。葉縣有古佛。汝等宜知之。衆云。古佛是誰。省曰。如遠公眞古佛也。一衆始驚。盛排香華入城迎歸。省特爲上堂面付佛法。自古今以來。法堂付法唯遠一人而已。且遠職當典座。用常住物供常住僧。於理無虧。估賠已甚。何更逐之。住他寺房。於省何有。不還房錢則告官相逐。省爲太過矣。而遠公終不爲移予觀其心。眞如須彌山王。八風吹不能動。美播萬世

皆省公成就之也。若今時人見如此事。公議紛然。則何處有芳馨如遠公者矣。吁去古日遠。吾安得無嘆二三子曰。是誠然矣。然叟之所嘆。止是耶。曰。未也。吾欲悉數之。恐子之傾於聽也。姑爲子言其大者。昔漢明帝時。佛法東來。人未之信。五岳道士競生障礙。置壇於郊。用火燒驗。然後邪正始分。人心歸向。男女剃髮爲僧尼者。將及萬人。創白馬寺以居之。自後歷代帝王共隆此道。凡名山巨刹莫不皆由降勅建造。其住持者皆名僧碩德。素爲一衆所推。或天子詔迎。或大臣論薦。非有勅旨不得住持。故有私造寺院。幷私自住持之禁。其間領衆之多。每至千百而上。未嘗以爲疑也。今之叢林衆滿百餘。輙稱紅蓮白蓮之流。一例禁之。致使吾教之衰。莫可振救。夫紅蓮白蓮之教本皆俗人。於沙門何預。其所有書籍多暗昧之言。不可與人知者。釋氏之典。則皆前代聖王選人翻譯。勅賜入藏。沙門講演。必登堂升座。四衆同聞。與彼夜聚曉散。私相傳習者。迥然不同。而皆同類禁絶。豈不悲夫。三聖人之設教。其旨趣本同。麁則欲使人改惡遷

善去邪歸正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細則欲使人正心誠意破有出空以至超生脫死證果成道皆一貫也後世有不肖者出豈三聖人之教有不善耶艮由種性不同不能一齊其化耳故曰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以舜堯之聖而不能化其子又何尤乎三聖人之徒多不肖耶且夫三代已降其間簒位竊國之士曾有不讀聖人之書者乎然不聞以是故廢儒書而罪尼父也又其人例皆王臣何嘗以是故禁爾人爲官耶今沙門之中固亦有不肖者矣然未至若是其甚也而沙門之流於此之輩曾無一人所預何嚴脅若此之切耶然沙門其類繁多種性不能一齊非佛之教不善而國家設教未盡善耳何也且先代之度僧必由考試中式者與之給牒披剃今時度僧立例上銀既稱貧僧安能納牒而

太祖赦於例外致使無名之流得以潛之然則此之流類滿於天下幸有叢林師德講論宗教傍談因果罪福地獄天堂攝伏其心使賢愚好惡有所分辨故賢者衣冠濟濟禮貌堂堂不肖者一皆反此今也槩禁講演非惟賢愚不可辨仍恐世間不成安立矣何也彼無名之徒常道有所不聞更不以佛法訓導之不知置此輩於何處耶夫如此之流既不知儒禮又不諳佛法無鄉山可戀無妻子可牽倘有不軌之徒一呼而應其依附如鷹犬其狂悖如狼虎不知此時將何法以收之故吾謂非佛法之不善而制法之不盡善耳且先代聖王見一高僧敦請出世座下容五百一千二千乃至三千同住日夕講論尙不能盡佛之深妙復不能盡揖頑類今也欲禁其不談豈今之輩皆聖賢之資不須學耶爲復任其狂悖而不必學耶由是而推執政者盡禁講經論道而資彼無名者流狂悖懶惰以爲是者其猶返戈倒授而養成其惡也豈若因敝制法防其未然則吾釋氏受賜多矣曰如所論則理或可當未審何所設制得合其宜而使法久住於世也曰我恐不得其人如房融褚遂良許由之輩如得其人制之何難哉據其所制不過四種一曰定官制二曰擇住持三曰考試度四曰制遊行官制者如先代武臣受茅土之賜各蓄家臣由是武

強文弱天下分崩而我國朝以文制武柔制於剛不
受其咎豈不爲制之得宜也
太祖制僧錄司官八員曰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
覺義左右紀錄乃至僧綱僧會非洞明道學德行可
推者莫堪此職奈何至柔之教受制於儒者之門其
猶萌芽之木處於磐石之下雖有參天之能豈能伸
其志哉致使眞正高賢蔑視如介棗而勿顧不肖之
徒或上銀請納或囑托人情曾何知節義廉耻乞尾
哀憐教鞏模範又何嘗諳宗律教乘如有首領欲望
其治於下者吾不知其可也書云已不正而欲治人
者未之有也且宰相之任必須備諳民情乃可稱職
朝廷爲作養人品故翰林不受考察不典政務況我
塵外之人區區受制於人致使有道之者遁世不見矣
如欲重隆此道必須將僧錄司制爲客司不受左右
司所轄考選有道德者主之僧綱僧會以才德入試
中選者領其事必須調屬不受府縣所制是之謂端
其本然後淸其源治之爲不難矣住持者此爲道德
之任非苟然者也所以前代住持必推一方有道德

者有司推舉朝廷勅住或爲世主知名持詔演道由
是千百共居人不之疑今也不然才德一無所有道
學有所未聞世緣頗足便名住持致使叢林衰落禮
義絕聞更兼官府不辨淸白動輒行禁使眞道者退
身不就而不肖者百計鑽謀佛法愈衰叢林愈薄復
有屑屑之徒不知大體所開緣出家來苟圖聲譽以
爲己任急急於名利之場或私創山居或神廟家祠
男女共住或典賃民房漫不可稽欲望古時千百同
居其可得乎所以欲使法道之興必先乎住持苟得
其人何愁佛法之不揚小人之不革世弊之不驅顧
亂之不正也盡禁一切無名住持幷私創庵院及神
祠男女共處之流其敝可以槩之也考試度者右之
沙門一以試經中式者方與給牒披剃故得免其濫
爲今
太祖將禪教瑜伽開爲二門禪門受戒爲度應門納
牒爲度自嘉靖間迄今五十年不開戒壇而禪家者
流無可憑據散漫四方致使玉石同焚金鍮莫辨如
欲盡稽其敝者凡出家者必須十夏爲限如鈍根不

能考試但有德行可稽者雖不識字亦須本師與諸山住持保結上銀二等上等三兩下等一兩僧綱司起送律司披剃給牒但不許收徒其利振者經律論定爲三學亦以十夏爲則次第起送入試能誦律者復取本師與諸山耆舊稽行結狀與之給牒剃度凡三年朝廷差僧錄司官巡察各省題場考試并考察各寺住持賢否如三場中式者起送赴京僧錄司官題請復試中式者就職管事其賢否升降一如有司如此則賢愚可辨混濫可稽人才可得佛法可安野無曠民國有常課比今之禁僧者不知以爲何如也

禁遊行者古人以生死不明遠涉江湖參求知識故有行脚之稱今則不然一以焚香爲由閒踏州縣訪探名山似名行脚去古實遠然則習以成風不能禁絕凡欲遠遊於千里外者必於本司批給執照然後許其遠出不爾則如私行論如千里內者但照牒而已如叢林見行脚者至必討執照并度牒登簿以便稽查如無執照度牒者不許容留若人情苟納者查出則私行私納一并究罪如欲共住將牒呈納庫司乃可如欲起身則查無過咎付還度牒如此則負罪逃匿者莫之能混如此則比今之所謂禁遊食僧道并來歷不明者何啻萬一矣所以世態之久不能無敝因敝制法聖人常規養習成風古今大病若非至人深慨末世細揣其源何能成其純化吾觀儒門自三王以降叛歎遞多皆由前代聖賢斬革斬余以至於今所以歷代朝制各有不同增減不常者莫不皆因時所制也即如求士一節自訪賢良而後孝廉自孝廉而詩賦自詩賦而文章而今又禁生員不許擅入府縣以及學入有考察之制假如今之生員不以考而取則其敝害蔓延君子小人莫可能敖然文章宦學非可濫爲然亦有貪緣之弊況我出家之徒朝方出家暮可爲僧安能一齊其化是故予謂欲齊其化必須考試依此四條不攝自齊不令而行不言而喻其在是矣

曰古云鬚髮落地高超五百大劫所以帝釋尚生渴仰乃云能匂我生釋迦牟尼佛正像法中剃除鬚髮受具足戒爲大比丘只如摩登伽女宿爲優人戲著

袈裟猶能證果如師所度議考試得度十無一二豈能如今之廣耶苟不能如此則斷一切人之善根是豈佛祖之心耶曰吾聞珠玉之爲實者以世間所稀有故也既稱僧寶豈人人所易爲乎乃如金章紫綬之榮人皆知其爲貴非君子苦志於寒窻而安可得之哉苟常人慕其榮而可濫爲之則君子於常人何分焉而貴賤何別焉而又誰肯苦志於寒窻耶又如秀才一登黌門則終身優免出於常類苟不考試得之而誰不效尤苟可效尤則朝廷作養人才何所施爲吾謂聖賢之實不易得使其漸種善根可也然亦不必定須剃髮如儒門者流豈能盡戴烏紗然後讀書耶必自童稚而後成就於無心矣吾謂聖賢之位不可妄竊故須考擇也且前輩沙門王侯仰重過於至尊設使如今之流有何所長而處王侯之上古云佛法付囑國王大臣者豈盡不欲使惡人負慢而付囑耶盡欲使揀辨賢愚作佛法永久之計矣司府既失揀辨其濫爲之謬遍於天下莫之能救矣何也古之考試爲僧尚不能免其一二漏網今之槩無憑據

要疑妻○天疑夫

則漫不可究故或爲打劫事露而爲僧者或牢獄脫逃而爲僧者或悖逆父母而爲僧者或妻子鬪氣而爲僧者或負債無還而爲僧者或衣食所窘而爲僧者或要爲僧而天戴髮者或夫爲僧而妻戴髮者謂之雙脩或夫妻皆剃髮而共住庵廟稱爲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姦盜詐僞技藝百工皆有僧在焉如此之輩既不經於學問則禮義廉耻皆不之顧惟於人前裝假善知識說大妄語或言我已成佛或言我知過去未來反指學問之師謂是口頭三昧杜撰謂是眞實脩行哄誘男女致生他事官府不究其端一槩禁輩子謂不可斷人善根吾謂不可絕佛慧命謂孰長矣假如中試得度則知僧之難得非惟各爲其道又且競慕其榮利根者日夜讀習鈍根者生勝渴仰其種善根者不亦多多矣若不以學問爲重則賢愚不分將佛法視之蔑如也可謂愚者得其計而智者空資嘆息矣書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云才難而聖賢皆云人皆可以爲堯舜途之人可以爲禹又云才難之歎者豈非聖賢必欲得器

也設使珠玉如瓦礫之易得者烏足云其爲貴爲寶也子宜思之曰聖賢擇器不可濫爲理果有在所以經云毋以穢器貯於甘露此之謂也前云住持之任必出王侯召住此恐未盡然也何也卽如六祖以下馬祖百丈大潙南岳之輩皆自住山然後爲帝王所知不聞有詔住之說若云必須考擇受帖住持則人競於名譽而實學皆喪矣曰子不知時世之相異矣且如上古傅說之親於版築太公之釣於渭水諸葛之臥南陽子陵之隱富春莫不皆蘊玉而待諸售者以有別賓者不惜萬乘之尊躬造而聘之今也不然帝王不出禁門賢者苟不就試取仕則聖賢之路幾不絕乎且前代之時道德隆盛帝王仰重常遣近侍遍訪山林得一尊宿必迎歸供養故有內道場之說今也僧尼不許入於禁門豈古時之可比也夫住持之任非尋常之務實爲佛祖代化之位也既云代佛祖之位豈泛泛之徒可以儕之耶且沙門輩遍滿天下苟不以道德之師力主其事將何以補其化也故必須悟大知見其大機用然後握金剛王寶劍提佛

祖正令淘汰人天使宗風不墜是佛祖之所付囑者矣是國王大臣護法之心也今也末法澆漓眞風墜地上下之名分混濫叢林之禮義絕聞有一兩撮米之檀那住一三衆之小廟彼此朦朧虛消歲月謂之住持故予不能不興吊古之歎也吾又謂住持者乃聖賢之師也夫師之位非易易言者也孟子云患在好爲人師者也彼大賢也猶云患爲人師況天人之師而可濫據乎故天台大師亦云吾不匡徒領衆則位在六根淸淨由領衆故祗在五品矣故吾謂師之位不易易言者矣且父母之養子竭盡劬勞受禮祗得四拜待師之禮必以九拜可謂倍之倍矣不知師之功德何所超於父母而禮過於彼耶盖謂父母祗養色身利祗一世身滅則識投他處而彼此不憶故師友成我法身利實曠劫所以古之住持有小參夜參茶話普說入室上堂日無有空提攜學者恩宜過彼故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友昔汾陽大師一夜不說小參見一胡僧持錫而至勸請云會有六人成器胡爲不說夜參言訖而去次日上堂云胡僧金錫

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由是慈明谷泉等六人成道且一夜不說小參聖僧勸請日日提携則恩德豈不過於父母故香嚴悟道則遙禮潙山乃云潙山大慈恩預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處更有今日由是而觀則知師德非常法華所云有能竊爲一人說一句者是人卽如來使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今也不然諸方各刹上堂小說槩不之聞間有一二商確者亦不過依經傍教而已其次皆世諦流布不足聽也懸說懸談抽釘拔楔舉世不聞非謂故不談也此事非親證親悟莫之能矣大抵叢林多有不識字者主之其領徒不過三等上者勸其作福次者令其應務再次者平交而已其賢者不耻下問向徒弟學經其不賢者恐弟子處我之上見其習學怒云你不老實脩行學此擬裝大漢耶又云學此口頭三昧奚爲何不老實脩行敢問老實者何謂也若守其志誠無所教誨則師義不成何也師者摸範也且如世間好人初不識字其所行之事與孝悌今故曰入則孝出則弟汎愛衆而親仁雖曰未學吾必

謂之學已如此僅可自利何能教於人也假如有人見其行之端方請之訓子其人必却曰我不識字安能教汝子耶是可以稱老實矣若自無所識而受弟子者實爲虛妄烏得爲老實也如此則一拜猶名濫受況九拜乎故黃蘗云爾輩噇酒糟漢我行脚時見草窠下有箇漢見略有氣息便布袋盛米供養他也若是爾輩這等容易則驢年去未夢見在良久云還見大唐國裏有禪師麼答曰諸方各刹領衆匡徒豈不是禪師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其意謂不道無禪要如馬大師一喝使弟子三日耳聾這樣大機大用的師沒有惜哉今時非唯沒有禪與師要如撥草瞻風之學者亦少矣何也間有一二到知識所會不有眞實工夫吐露只要許他一箇是卽歡喜以爲得印證矣若用抽釘拔楔手段剷去他的所重或移換他知見便謂屈抝他的忿然去矣此猶是第一等有志氣英豪者又有一等宗教會不之聞出家又且不久便去守山或復坐關稱善知識誑謼人者且古尊宿行脚經年煩厭叢林而自亦頗有所得然後守山

及坐闕養其平生所造之學豈區區出家一無聞見便撰僭耶只如觀音菩薩莫大聖賢尚云從聞思脩入三摩地普賢菩薩位隣極聖猶云願我恒隨三世學古之人必依知識千百同居日夜參究遞相發明互申問答尚不奈何未悟且置只如悟後猶依知識一二十年商確古今窮盡差別本師許其出世則出世不爾則終身隱遁不知今時之輩既不依於知識又不近於叢林豈有不學而自悟者縱然自悟從誰印證得法於誰將何憑據若云不假師承不須印證則正像法人不如今耶我誰欺欺天耶欺人耶還自欺爾嗚呼不意汎濫一至於此若非國王大臣整此頹綱此世此弊莫能救矣所以住持必須考試才德然後可以持衡也而復有慨者更為子舉其數端惠子所問昔者洞山介公七歲時學般若心經向本師自捝其面曰經言無眼耳鼻舌身意某甲現有眼耳鼻舌何得言無師驚曰吾非汝師當別參去又圓悟大師讀法華經至屎尿臭處問本師曰屎尿何得上於經本師曰子根性太利可遍參去二人皆成偉器

今之師僧見弟子有英俊之資便乃關門就養不許其動步何也恐近好人不附於我也欲望其成器其可得哉昔者古靈禪師行脚回本師令其揩背靈撫背云好座佛殿只是無佛師即張目視之靈曰佛雖不靈且能放光本師誦經次靈作偈曰世界許大不肯去鑽他故紙欲何為本師曰見汝發言有異曾見什麼人來靈曰某甲曾見百丈和尚來於是本師普集大衆請弟子登座靈即昇座告曰靈光獨耀逈脫根塵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即豁然大悟禮拜起云何期老朽得聞至教可謂賢師矣又鳩摩羅什幼從鬱頭藍弗學小乘法後鬱頭藍弗復從羅什學大乘教是知師無定位各就其長非如父子之一定也且師不能從弟子學其失利且置弗論只如班輩所關者亦不肯就學何也或云我是他師父輩或云我是他師公師大輩豈可反就彼學耶夫學者叩其所長奚論班輩不見文殊乃釋迦九世太祖猶坐佛側行弟子禮彌勒與八王子同師妙光實為釋迦八代班輩何以補處釋迦迦葉阿難法門昆仲阿難猶

稱二祖清源石頭同師六祖石頭復爲清源之嗣如上聖賢何曾以班輩爲隔以法爲師乃萬古不磨之式今人胡不以古人爲法也

古之爲宗師者高提祖印活弄懸拈用佛祖向上機關作衆生最後開示學者參叩不及處勸其日夜提持不記年月然後悟入今之宗師依本談禪惟講評唱大似戲場優人雖本欲加半字不得學者不審皂白總了一遍已謂通宗宗果如是易者古人三二十年參學竟爲何事豈今人之根利於古人耶由是而推今之談宗者寔魔所持耳

古來十八家判教門人各擅己宗皆有悟入所以諍論有不已者今之講師無經不講求其悟入恐或未然

古時叢林間有尊宿自遠方來必排香迎請擊鼓升堂懇求法要近來諸方爲住持者恐彼師勝我學者不敢自專如此風規絕世不聞矣嗚呼

古之出家者必曰五夏以前習學律儀五夏以後方乃聽教參訪自優婆塞而後沙彌沙彌而後比丘比丘而後菩薩非徒有名而已階級次第皆由學問以分其後先今也纔出家來便以剃頭受菩薩戒謂之直受門風大體全然未諳不一二三年稱善知識遍相譽贊大可悲夫

古之首座者乃秉拂之位蓋堂頭不能日日上堂首座代說故謂秉拂然必以發明見地曾受許可爲衆所推然後點茶白衆表明師承方乃就位商確古今發揮蘊奧勘驗學者亞次堂頭今之首座不通一經不識一字師承無據但有幾家供養辨得幾擔米設得幾堂供便請爲之所言發揮蘊奧勘驗學者斥爲閑事一味不言是其談柄宛其所以非不言也盡諸雜話未嘗無之如此以稱人天師者可爲一笑矣

古之出家者本以生死爲急晝夜參究孜孜矻矻曾無別念若不了悟則一二十年曾無自歇所以外道亦云無暇剪爪今之出家者纔入空門便學自在現成受用所謂生死視爲閑話有等好事者營謀世務與建寺宇以爲能事比彼學自在者似乎勝矣如能因果不差福報非無生死到來恐難抵敵昔者楊岐

大師輔翼慈明親總十年院事暨乎住楊岐時殿宇頹敗執事者請代脩營却曰爾輩生死未明脚跟未穩那有閑工夫幹此餘事以偈却之曰楊岐乍住屋壁踈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却頭暗嗟嘘番憶古人樹下居一時叢林以爲佳話不知實爲良範矣

古之帝王創制梵刹選有道者住持轉揚國化今則不然　皇上造寺費經百萬選童子住持謂之替脩替脩者何謂也經云將謂如來惠我三昧無勞我脩而今始知身心本不相代且如來不能惠人三昧而童子豈能替

皇上脩乎如此則薦舉者妄立異端空耗國本有辜

聖心大可哀哉何也夫住持之任位侔佛祖非三二十年精操苦行博煉宗乘者不能也若愚童子住持非唯宗教不揚抑亦規矩不振所費巨金當復何圖

自天人以降乃至昆虫皆有無子之苦多見沙門勸人出家曾不顧其無子乃云輪迴之本在乎貪愛捨愛出家當得解脫故經云恩愛相結愛不能離父父子子常在纒縛觀其所言極爲有理且不知自已半世未滿恐絶其後繼十餘代十歲之童作三代祖較彼勸人自相顛亂其無知者置之爲法師者亦復如此可爲一咲且孟子云患在好爲人師童子稱師寧不愧乎由是而推此輩皆孟子罪人也

戒經云君王不拜父母不禮鬼神不敬如此則沙門之徒履出塵行貴超人天何以今之流輩毋論富貴貧賤或妓女丐婦或大士白衣但有衣食可資拜爲父母棄背至親不顧廉耻作忤逆罪在明教中逆之大逆在佛教中割愛出家當爲何事

右之所謂齋僧者我佛在時有分衛之設早往乞食午歸聽法盖緣後世不堪故開齋僧之門令學者安心在道施主漸種檀度之因其緣盖爲行道者之所設也今之沙門不諳大體以爲齋僧者皆爲燒香行路之所立也若將此米講經行道恐差因果是不知所謂因果者矣

大凡出家者所修二事曰慧曰福慧者聽教參禪以及博學經書是也福者執勞負勤營運供衆是也所以六祖肉身菩薩尚乃八月碓坊丹霞天然悟道猶

興疑典

以三年糟厰乃至潙山輿座雪峰飯頭故百丈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時輩纔出家來便學大漢手不沾水坐消信施卽且置我恐行行之師皆爾上輩受其血汗之供能無慚乎

昔者世尊入滅摩耶夫人自忉利天下如來從金棺中湧身七多羅樹爲母說法弟子問曰世尊巳斷情愛如何滅度之後天人哀慇曾不一顧佛母來時卽湧棺說法耶答曰我爲末世不孝衆生故也所以六祖遺金奉母五祖山門養母睦州織履供親敬脫擔母聽學皆不敢背於親者矣故孝行鈔云大孝釋迦尊歷劫報親恩然則沙門流棄親出家者蓋爲生死事大出於萬不得巳如儒者遠家就學非不孝親也圖成名以報效其親沙門之所以辭親者亦望成道以度其親也故釋迦成道父母及眷屬七萬生天諺所云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祿不意時輩自圖安逸假名出家生死之念全無求道之心何有不假十年子孫數輩終其身而不一省其父母者豈吾教之謬也實在人耳

若疑闍　休疑体　反疑友

昔者摩訶波若波提乃佛之姨母也欲求出家佛不之許姨卽轉浼阿難阿難爲請佛云女人出家滅我正法千年阿難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豈女人獨無耶如其有之云何不令出家外道聞之以爲佛心不普如是啓請再四佛告阿難若彼女人能將我八敬法者乃可出家否則不可八敬法者百歲比丘尼見二十歲新戒比丘應承迎禮拜二十歲新戒比丘見百歲比丘尼不應承迎禮拜百歲比丘尼見二十歲新戒比丘應脩供養二十歲新戒比丘見百歲比丘尼不應脩供乃至說過等亦如是阿難領旨教誨波若波提波若波提願脩敬法佛云猶滅正法五百年今也沙門多有傍女人住者或有拜女人爲師者或女人爲上輩公然受沙門禮而漫不知爲非者所謂滅正法者不其然乎

夫佛之爲教以慈悲爲主以和合爲衆故四海同居彼此一休雖住千百衆猶一人而已今則不然或師範誡訓過嚴或道反議論不合便欲殺身以報之也或造揭帖或捏匿名徧遍縉紳檀越誘彼不生敬信

◈兩緊聞○毀謗評

破滅三寶使彼此皆受地獄之報寔可傷矣何也不聞律制說四衆過戒謗三寶戒皆十波羅夷羅所收梵語波羅夷此云棄犯者永棄佛法邊外故謂之棄也唯破和合僧則七逆罪收彼果有過而告諸外人者律所謂有根波羅夷彼果無過而告諸外人者律所謂無根波羅夷故知有根無根皆犯謗罪所以朔望布薩不許沙彌盜聽者蓋佛祖恐沙彌無知向外人說故深防之也今則不然諸方學者自負英靈幾登法位者多墮此謬自損福祉受三塗報皆由不讀戒律故也

◈乘緣來

佛法自漢明初乘凡出家者帝王待之上賓宥於物外後來出家者衆不能槩其賢愚故開試度之例以利鈍不能盡攝而我太祖於試度之外立例納度上銀五兩則終身免其差役超然閒散官府待以賓禮今則不然凡納度之後有田當差有人當丁迎官接府祈晴請雨集儀拜牌過於亭長夫欲遠累出家而不知反增其累也且俗人當里長子姓百十皆止一戶更無二役僧家則

◈敎難救○其疑甚

不然毋論一人二人以及千百皆要人人上納似又不如俗人之安省也又俗人納農民者則以優免終則就仕成家而不知僧者何所圖而上銀納光頭役使耶若遲緩不納則星牌火急催迸過於他役則執事者當細推之

古人所謂方丈者卽住持之位也後之住持者不能說法故別請法師代主其席今乃謬擇有世緣者濫立方丈而法師稱爲法雲房吾不知其所出也古時並無抱本飯單之說後時有等老宿飽飫叢林聽法無厭座上之師是其下輩蓋爲堂中無位故在外隨喜若准古規猶爲不可豈以新進晚學敢效其尤所謂盜法之滅非此之謂乎

古之坐禪者擔粮裹米不遠千里親近知識蓋欲參問故也時輩自進堂來曾不請問只是亂閧遣昏敵散資爲口實老宦念佛以爲談柄乃至十期二十期曾未發明以期多故便稱首座聾瞽後人舉世皆然莫之能救其可哀歟不可哀歟

公府之治人者在於刑政沙門之齊衆者在乎禮樂

故凡有不如法者必罰之跪香或至罰齋甚者出院古之出院者爲衆所棄名同死罪律制被棄比丘不與同宿犯波逸提被棄者愧不敢立於人前今時沙門視叢林爲戲場眇規矩爲閑事乍入乍出不受約束其猶世人拚一死罪而刑政無所復施矣嗚呼

古之施主請僧齋醮者必選名德預俻香儀叩請者三而沙門必以三辭乃就蓋謂德不堪應供故道不能度生故今時沙門或認門徒或求薦帖或用禮謀求何處有三辭之說乎

古時叢林凡有國士入寺必上堂說法以慰其遠來之意如此風規絕不聞矣

古時檀越人家有喪事師僧往吊必登座說法以資亡者其次則遶棺念佛並無跪拜之禮今之沙門不體古規毋論男女老少一往拜禮吾不知於禮是耶夫沙門之體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戒經有不拜父母之說父母劬勞尙云不拜彼少年男女有何恩德一槩禮拜可爲一笑

古之沙門帝皇之所重如忠國師天子扶輿自若之類有效其尤多生傲慢故有大士垂慈行下劣行或含垢忍耻或敝衣惡食或跪階就乞欲使傲慢之徒各知分耳今時有等爲法師者不體古意妄意效顰嚴整法服跪街乞錢學者持樂吹打人不以爲耻彼以爲得志吾謂不然夫法王之位人天所尊循街跪乞有辱大體譬如朝士雖貧豈有循乞之理古所謂裨販如來非此之謂乎

世稱焰口即相應之法所言相應者乃三密嚴持之謂也口密誦呪手密結印心密觀想是以古師授受必擇行解相應堪紹灌頂者方爲傳授如緣起文中所說今所言行解相應者誰只如觀想者必須坐禪集靜靜功若就則於一念靜心流出所謂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非偶然也近來新學晩輩曾不坐禪又不習觀但學腔科濫登此位非唯生不可利仍恐損已福祉耳不可不知

古叢林之有書記錄一時聞見善惡事實及堂頭示衆法要如朝廷史臣名非浪得也今但寫誦經疏文而已當代賢否之事善惡之跡莫得而聞焉嗚呼

◆提疑[illegible]

經云不事餘天又云鬼神不禮盖擇所依也佛恐新學沙門不知所擇擊事於彼成其眷屬故也所以乞食比丘不許入外道屠膾之家有其由矣今之沙門毋論神廟天祠乃至人家享堂苟衣食可足皆往住焉是非不懼來生爲其徒黨眷屬但云火燒眉毛且圖眼下無事耳

大聖人以無緣慈運平等化故座下不減四衆男女之所往來也今時執政者以爲傷風敗俗故不許入寺燒香聽法似不究其端矣何則傷風敗俗之事多出於親鄰眷屬間往來習熟非朝夕之故豈於稠人廣衆之中而有是事乎故書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又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凡講經處必以千百同居豈千百人中無一二忠信而肯容其如是胡爲耶吾一生之內所聞傷風敗俗之事僧道十無其一俗人十居其九爲復是俗人本分而不必禁耶爲復不爲傷風敗俗耶抑豈盡燒香聽經而然耶舍此責彼是不究其端矣

昔者大士捨全身而求半偈常提賣心肝以酬般若

◆子疑予

◆苗疑若

藥王然身謝法輪王身當床座其求法之誠一至於此子見京中學者聽經希圖單布意初不在經也若法師有緣者每人散布二三疋少則一疋布多者爲勝少者蔑如也苗有緣法師出世薦帖如符除聖上不可致其餘無處不求故一人多有五六處討單者寔可笑矣

昔者慧滿禪師勅住弘濟寺時證果寺尼出入宮禁僭行無度滿卽集衆擯黜尼訴於東宮遣詹事杜正倫解其擯事滿執法不從衆懼禍及遂強解之尼後謝過滿終不悅且彼尼者宮闈所重非常可比尚不容僭越今也一女大士略有世緣沙門之流百意奉承不知其耻也

昔者智正法師住終南山聖相寺二十八年不涉世緣凡有著作弟子智現執紙筆立侍隨出隨書曾不賜座一日足跛心悶不覺仆也師詬責之曰昔人翹足七日汝今纔立顚仆心輕故也今爲師徒者一語呵及則終身不近矣悲哉

所謂坐禪者謝絕世務安置靜居直如有氣死人一

水疑求

般方能學道所以古之學道者多以巖居樹宿木食草衣前輩坐禪皆遵素約近來淳風大變槩習奢華首座辨齋必先於衆衆亦競爲奢侈莫可救止且學道者貴於清淡無水安心在定是以世尊捨萬乘之榮而直至雪山飡松食柏豈其無可辨耶盖爲道必於無求乃得也今之坐禪者自無所出干求施主營謀一年樂享三月以三月之享換其一年之勞未爲得計矣

夫僧者續佛眞燈繼佛慧命是其正務古人不得前人印記終身不敢歇心故汾陽大師歷參七十二員善知識㝡後見首山方乃放參乃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然後爲其法嗣接其原派從上尊宿莫不皆然非繼眞燈僧無回祀之說今時沙門僧不見爲眞燈故回禮爲師或慕虗名或依勢道或圖利養或謀田宅或於本師鬪氣棄舊從新回禮於他舊師眇然視爲閒人僧有所謂繼佛慧命故改易師法乎或有一等守其愚見以前師無所知者以爲親師坐禪聽經者謂是首座師父法主師父視之尋

爲下原本有五行空處

類疑額

常究其所以無他將佛之慧命眞燈視爲兒戲僧不知爲出世之緊要也哀哉吾惓矣休矣不復與子言也且夫子聖人也其作春秋尚云知我罪我其惟此書我何如人而敢恣口輕言世之得失也然欲與此世此時共扶正法繫此大節如有罪我我何敢辭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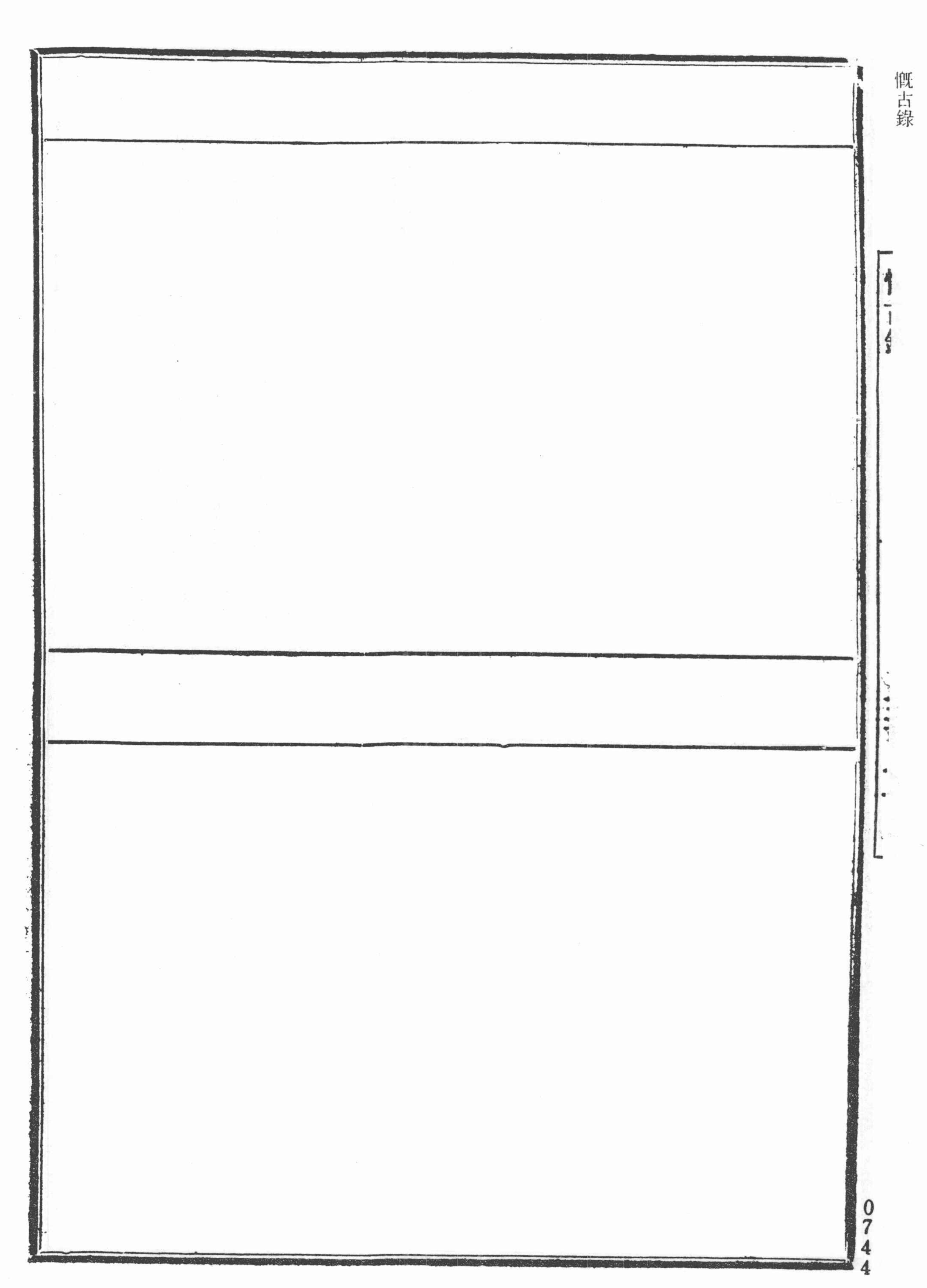
問曰前云試度內度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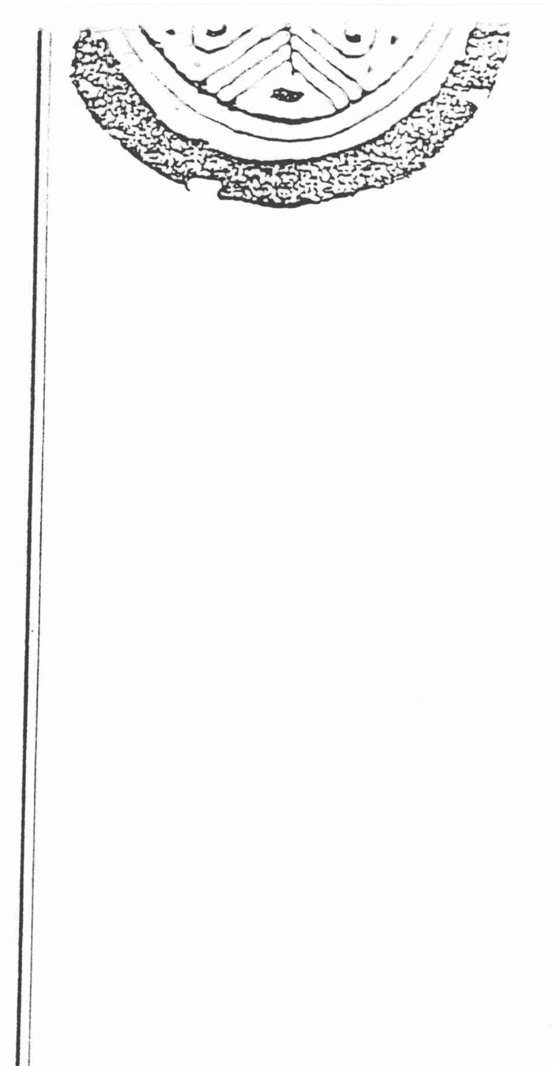
太祖所設今時極當如師所議爾來邊餉所急朝廷差官督內人皆不肯奈何答曰夫欲取利於人者先思所以利人也歷朝以來及

高皇帝於各寺院賜有額日三千五千少至三五百僧無乏食之憂凡僧內牒巳終身優免官府待爲上賓一切關津無容阻滯如俗人謳辱者輕則笞罰重則斬手所有田產法不許賣法不許買與者受者各罪用强侵佔者流一如欽錄所載人所以樂爲內度者盖爲有利故也今也不然田產爲勢豪所佔而官府不之究僧爲俗人所辱而官府不之護產罄寺廢募綠度日將何內牒倘有俗置新產有田當役有人當丁原同百姓何更要內牒耶况乎內牒之後祈晴

請雨集儀拜牌迎官接府反增其累如點名不到則罸同有祿列二七祖若爲俗人所辱不若豬狗曾何云有祿人員法不應辱何所異於俗人丁役之外更要內䟽耶嗚呼　高皇帝之欽錄猶在高皇帝之聖旨絕不之行既無利於僧而僧不肯內䟽者毋怪其然也

慨古錄終





祖庭鉗鎚錄

附：宗門雜錄

明・通容 輯著





祖庭鉗鎚錄卷之上

明嗣祖沙門　費隱通容　輯著

居士　夏春暉
　　　龔士龍　較

靈源惟深禪師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什麼處效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致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花雖逼眞而非眞花也

通容曰偷心之說乃學者之通病從微至著起倒自存其於觸會之物未去應事接物光不透脫皆是也具有正知見善知識爲其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向鉗鎚妙密令他個個如獅如象似虎似龍頭頭自在曾有恁麼人試舉似看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個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裡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汝見個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

◆追疑逕

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尙慈旨令參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擧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顚漢來這裡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顚漢參堂去

通容曰黃檗爲臨濟徹骨徹髓向大愚言下識破始覺秤鎚硬如鐵矣然臨濟悟道全得黃檗力而亦得大愚爲其助也且大愚拓開云汝師黃檗非于我事乃知大愚亦有廓然太公之心不將臨濟爲已胤直顯黃檗之功然亦因黃檗鉗鎚嚴辣使臨濟機用頓發故大愚不居其功也臨濟旣悟向大愚肋下三拳直明恁麼消息黃檗一掌逈出一切羅籠其如太阿劍不可犯鋒故臨濟一宗高天下豈非源深而流長乎

魏府興化存奬禪師在三聖會裡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汝具個什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汝始得後大覺聞擧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裡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汝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汝憑個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裡納敗缺脫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

通容曰興化眼空四海傍若無人一雙眼睛被大覺打落向急急如律令處與臨濟相見故得嗣臨濟焉昨日兩喝次日兩喝不爲分外而云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則敗露不少不因大覺痛與鉗鎚爭見臨濟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也

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遊路逢巖頭雪峯欽山

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福薄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搊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眞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峯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個老漢𣨼殺這尿牀鬼子師在鎭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座主三人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二座主近前諫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個座主直教他窮到底

遯容曰臨濟一機傍僧一拶令上座向刹竿頭上翻身不存玄解故擒欽山拋座主如逆鱗徑尺不可觸犯雖然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如何是無罪一句

◆棄字更勘

◆相撲拍

守廓行者行脚到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相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㕔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揑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趂出穴曰趂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師曰汝著甚來繇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遯容曰華嚴龍頭蛇尾不能令守廓契服若是山僧當時見他道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闕聲未絕便連棒打出不惟兩個作家益見華嚴令不虛行而對維那云待集衆打一頓趂出可謂當場不勇陣後興兵又納一重敗闕也

廬州澄心院旻德禪師在興化遇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禮拜歸衆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通容曰旻德固是作家風規自見興化曰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且道意旨如何這裡若具一隻眼不妨超宗異目作個當家種草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隨機叩發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

通容曰首山如此答話使善昭坐斷乾坤不留朕迹蓋師資道契非偶然耳看他參七十一員善知識其披蓁決膜固亦多多智窮力盡故能自肯不可不知也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遊方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喚作什麼師掣得擲地上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

通容曰夜來火發視烈焰內外紅遭著燒粉碎鈍鐵化成膿且道與首山相為相去多少

潭州石霜慈明楚圓禪師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師一日謁神鼎諲禪師鼎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侄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欣然問曰汾州有西河獅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

◆入[illegible]入

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師自是名重叢林

通容曰汾陽為人有全機電卷大用天旋使慈明向機下脫羅籠出窠臼知臨濟道出常情見神鼎有赤手殺人作略單刀直入施縱以他出汾陽閫域故有超方眼目一等拖柱濯足把纜放舟豈能窺其萬一耶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繇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諾諾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個大蟲相齩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甲祇管看未審怎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裡即不然公

◆山[illegible]出

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跨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裡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通容曰大年與廣慧初相見機語亦是此門氣息及論至諒監寺答兩個大蟲相齩話被廣慧奮獅子威因之狐疑頓息故偈語山格無依傍凡在此道者莫不贊服大都內因蘊藉之功外感提撥之緣故道價傑出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福州人也嘗參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弟道吾真楊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話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盤石上曰若向這裡下得一轉語許汝親見慈明師左右視之擬對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腳人必知時節有甚急夏未了早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挫折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嗔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個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話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

通容曰善侍者固是豪邁之士觀其可眞亦有大英靈但意地未徹故死機下再見慈明與他拈却太湖蓋撥出鄱陽湖以後竟無人奈何得吾知出頭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二公有之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趂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師求指方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

通容曰大愚開示悅公嚴密無巴鼻非悅公亦難受教然亦春回大地萬象咸新悅因時令相觸始覺春風滿袖今人知見夾雜說道理禪接人又以講解爲事見大愚如此作用亦將爲人解說要人依行種種施縱如兵寇作亂使人終無下落豈知大愚獨住寰中乎

節使李端願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師朝夕咨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個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太尉就有裡尋無手攎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巳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罔措觀起摳其胷曰祇在這裡更

擬思量個什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貪途不覺蹉路。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日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江水。隱隱隨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通容曰。達觀日夕與端愿鉤鑄。使端愿道奧日臻。機緣純熟。於盤桓處向結角邊一撥。便為碗脫丘。始知貪程不覺蹉路。如孫臏用兵。死龐涓於馬陵。然涓亦技窮計盡。祇知貪程不覺蹉路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參楊岐。岐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

通容曰。楊岐在慈明會下。多年作監寺。不入堂儀。而得大悟。恢張臨濟之道。接白雲端公。擒縱出奇。殺活自繇。使端公疑心頓死。及從上尊宿。莫不具擒龍捉虎手段。不昧西來之旨。直顯單傳之妙。眞所謂克家兒孫。光裕門庭者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過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裡避得過。請益本。本曰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個譬喻說似汝。汝一似個三家村裡賣柴漢子。把個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頓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個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

療病寮

說得有來繇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
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
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
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一笑
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

通容曰古人不叨濫為人然亦不埋沒諸方眼目
如浮山遠指五祖演往見白雲端眞為退已讓人
萬中無一使演公至彼傾心其道一吒之下便能
投機非遠公吹噓莫能致也雖則暫為途路而端
師相為必欲到家故演公得明下載清風且道意
旨如何

佛果禪師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
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汝著一頓熱
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
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
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參堂便入
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
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
原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諾祖曰且子細
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
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
為什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
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鷄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
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
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裡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
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
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
繇此所至推為上首

通容曰五祖種種相為使佛果見色聞聲則不無
若離却藥忌一句也道不看試端的看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師至天寧一日聞
圜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
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師於言
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裸裸地
悟謂曰也不易汝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

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信有這個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是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則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

通容曰大慧初歷洞上諸老宿不能了其事在湛堂會下鍋鑄多年堂一日爲師曰杲上座我這裡禪汝一時理會得教汝說也說得教汝作拈古頌古小參普說汝都做得祇是有一件事未在汝還知麼對曰甚麼事湛堂曰汝祇欠這一解在𡚒若汝不得這一解方丈與汝說時便有禪纔出方丈便無了惺惺思量時便有禪纔睡著便無禪若如此如何敵得生死對曰正是某甲疑處後湛堂疾亟問曰和尚若不起此疾教某依附誰可以了此大事曰有個勤巴子我亦不識他汝若見之必能成就此事若見他了不得便脩行去後世出來參禪師依其教參圓悟初於薰風南來殿閣微涼便爾堂堂坐斷絕去來今後於描不成畫不就處驀面識破分明懸巖撒手絕後再甦固圓悟之鉗鎚也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悟悟叱曰見個什麼道理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

通容曰圓悟爲紹隆向歷落地拈出吹毛劍纖悉俱斬隆師即得尋避無地然亦火裡蝍蟟啣月走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

通容曰圓悟鈎錐快利用鈎則鈎動筋骨用錐則錐教血出以致佛智性命不存且道如何過日咄

平江府南峯雲辨禪師後參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汝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

通容曰雲辨擺尾則不無若遇藕孔尾巴定過不得

臨安府靈隱慧遠禪師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卽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歷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捂

通容曰慧遠在圓悟會下能極力參究故一入門來便七通八達圓悟雖硬頑羅籠竟難曲折矣

成都府昭覺徹庵禪師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胸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尙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汝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卽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捎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

通容曰徹庵既徹證圓悟復擊一拳不得作勘驗會不得作腦後一椎會不得作探竿會且道如何咦

臨安府中天竺仰堂中仁禪師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

通容曰仰堂往來譯經所諦窮經論成個爛冬瓜遇圓悟一捏卽粉碎矣但瓜中蒂不得動著動著

即禍生也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一日誦法華經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是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主彼以所得白悟悟呵曰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

通容曰袁覺於火宅品脫却身面衣服於圓悟言下除去襯裏布衫山僧如此判斷於袁覺分上更有一句未曾道著且道是那一句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邴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慧趯搊住曰古人向這裡悟去汝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慧掀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通容曰超然明剪裁大慧暗穿針明剪裁風度可觀暗穿針縷線撮破簡點將來二人俱好三十棒且道過在何處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擉窻紙鑑即開門搊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個栢樹話禪客相傳遍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眞假鑑深然之每對容褒賞後命分座

通容曰佛鑑閉門深辨來風心道破窻把捉不住祇因識破栢樹子故眉鬚墮落也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參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顚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而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

今覓個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
保老兄未徹在那裡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
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
華爛熳始擡頭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
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珣上座穩睡去也圓
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
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
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
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
裡悟大稱之

　通容曰參禪能如老珣無有不悟徹者然亦依佛
鑑明眼宗師印到不疑之地故圓悟勘驗極其艱
險總無變色

溫州龍翔竹菴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宗
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
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
且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
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
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

　通容曰士珪若於佛眼初一轉語悟去定成個不
走作底宗師不合向閑言語句下大悟未免棄溺
投火若遇明眼人一任舉似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
明罽賓國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
花愁殺渡江人羌笛數聲離庭晚君向湘江我向秦
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册
子因緣許汝會得忽舉拳曰這個因何喚作拳師擬
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

　通容曰這個因何喚作拳覿面相提如箭急衲僧
若解離弦旨分明勘破維摩詰

泉州教忠晦菴彌光禪師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
黃蘗祥高菴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
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
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
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遍界分身慧
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個註脚慧曰此

◆枯髮拈

正是以病為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以為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學道者見瑯琊弁立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慍而去異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菴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裡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卻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汝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慧撾鼓告眾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里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卻鼻孔失卻口

通容曰彌光先於四老宿會下機語皆相契及大慧言下又去不得蓋偷心未死見影猶存故也大慧手段高令他去皮去肉末後向骨髓裡深用鉗鎚直得鉢盂向地擎以他悟處脫略而大慧喜亦不禁故說偈特為印許

祖庭鉗鎚錄卷之上

祖庭鉗鎚錄卷之下

明嗣祖沙門　費隱通容　輯著

居士　夏春暉

　　　龔士龍　較

福州西禪懶菴鼎需禪師偏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菴於姜峯絕頂不下山者三年妙喜菴于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云菴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何如師不答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為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

卽心是佛汝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詬之曰汝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訐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證旣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尙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云頂門竪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掛葫蘆於是聲名喧動叢林

通容曰大慧鉗鎚爐韛高出諸方故相從者多而得法者亦盛于長樂洋嶼菴僅五十日打發十一人開悟懶菴亦是其數且懶菴已出頭爲人尙許其平日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使他氣宇索然向咽喉一拶直得頂門開眼此非大慧孰能歟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

●[illegible]疑底

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尙垂問旣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尙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汝下註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菴果應菴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氷消

通容曰佛照於吉師機下有省又謁諸大老終不自肯以藕斷絲未斷也大慧與他海水逆流而江湖傾覆矣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徹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鞠其所證旣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個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慧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

◆傍覽勝

指頭上師乃頓明

通容曰臨濟家法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大慧許鼎需平生珍重排爲邪解傍疊懿所見未諦痛斥其非令他當機撒手直下翻身可謂是其人矣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默究竹篦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汝是福州人我說個喻向汝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汝口裡祇是汝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禍事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汝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通容曰大慧說亦說得是近禮解亦解得親但平沙落鴈一句作麼生道

◆開疑團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眞歇了禪師得自受用爲極致後謁大慧於洋嶼菴隨衆入室慧舉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卽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物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鎭州出蘿蔔慧卽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通容曰偉明雖悟一具金鎖骨則不無若遇敲骨取髓底人管取納欸有分然而能爲白拈賊則與臨濟同參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遊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猫兒狗子公曰爲什麼贊卽歡喜毀卽煩惱海曰侍郞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公閧然海召曰侍郞向甚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得一橛

通容曰一個死曾開被佛海弄成活天遊然佛海

猶謂祇得一橛且道是那一橛參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搊師鼻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竪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擬掛拂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

通容曰黃檗因百丈舉馬祖一喝明機終嗣百丈而不嗣馬祖以親聞而面稟故也百丈猶疑之曰子以後莫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此雖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而亦師承為萬古法要入面稟嘉猷有蒙受用不可欺心故也又明主張此門必不可無師承而濫外道也

人疑又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以己事未明往參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轢轢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

通容曰睦州向銀山鐵壁令雲門拶入故雲門得氣宇如王自在無比藏身北斗獨步東山乃至為人打翻露布葛藤剪却常情見解格外縱擒言前定奪非上根利器莫能窺其彷彿眞為受睦州毒氣深而為人手段辣也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

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他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地作個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汝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

通容曰古人田地穩密故能據定乾坤把住要關於接對次自然令人開發故雲門放守初三頓棒直得疑聚不已再與提持便乃七通八達今人於接對次或有機用唯恐人之不信又復與他重新解說一遍使人愈明白而愈轉遠縱有多般施設亦唯清風過耳也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時嚴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王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王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嚴頭曰汝恁麼道後不得道見德山來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為之嗣

通容曰德山打欽山乃本色鉗鎚而欽山當機不薦及謂打我太煞則三公同遊利鈍自見後於洞山言下發解則機用輭弱益可知矣雖然發解之後德山向施鉗鎚皆受用得著人亦知乎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頴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遊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鷹為吉徵屆旦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耶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太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吾續其宗風

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群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即拽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訶曰我這裡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為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恠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繇是道風籍甚

通容曰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其不勝任也洞山之道傳雲居膺膺傳同安丕丕傳同安志志傳梁山觀觀傳太陽玄玄無正傳遂將衣鉢寄托與浮山鑑既久而得投子青青後始有芙蓉楷丹霞淳眞歇了諸公出世道滿天下是知洞上之宗至投子青為中興青公於洞上宗旨悟入玄微不落沁漏故能起太陽之既墜振寶鏡之將埋唯公得其勝任雖然浮山鑑法眼不明關吏不嚴雖青公亦無深造且鼎足折公餗覆吾知其不勝任矣以有浮山鑑始有投子青以有投子青始能中興其道易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二公以之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早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復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擇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云這個是什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汝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

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捿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麽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擧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

通容曰德山氣宇自衝昻在蜀講解聲壓遐邇初聞南方卽心卽佛之道卽欲擭滅窟族此之氣槩固不凡矣及逢婆子詰問三心而不將義理應對亦不强辯抑人須知有太公之道而無欺心自負吾知師之講解斷非今時類也因婆得參龍潭而龍潭亦知師之器厚故居會下相爲折剉令其技窮謀盡一夕吹滅紙燭要渠頭首自落故德山絕無情見而殺氣逼人也以此爲人爲人極徹以此殺人殺人見血其猶千里萬里鈍銕一條故德山宗風高出宇宙者也

秀州華亭船子德成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群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余率性疎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携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尙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尙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尙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尙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麽寺山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似個甚麽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

由遂山

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由遂問拋綸擲鈎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乃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裡钁頭邊覓取一個半個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通容曰夾山若不是道吾與他指引於船子處決不能開發故夾山悟道而道吾有功也然夾山受船子囑付尙復頻頻回顧心猶未死何也覺範謂信力尙徹未大通徹余謂覺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吾謂船子雖有深錐痛劄之功而亦有紆遲鈍置之過蓋夾山既在棒下翻身又復授他程途之迹謂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又云吾二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致使夾山重復遲疑將謂別有不能徹信到底所謂師家若有實法與人土亦難消正此意也故夾山雖信力未大通徹而船子實有紆遲鈍置之過也故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何況以二十年中拖帶蘊藉將爲事耶雖然船子見夾山疑爲別有竭力爲渠覆舟而死使他剿除所謂解鈴須是繫鈴人千古獨師大哉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楊氏子初參石鞏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胷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乃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二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個聖人遂拗折弓箭

通容曰門庭高機鋒峻非大造就不敢入頭若得入頭自然七穿八穴石鞏三平以之雖然三平末後猶被石鞏勾瞞却也不知

明下疑脫不字○此下疑脫二字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丱年出家具戒通經論問道臨濟後爲侍者濟嘗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參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卽同明不得卽別師曰這裡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問甚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劃一劃曰過得這個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個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裡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菴經年不訪夾山山脩書令僧馳往師接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擧似和尚僧回擧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

通容曰臨濟稱洛浦一隻箭則洛浦亦深造矣但末後謂向南方去不知落誰家虀甕裡淹殺故知臨濟未全肯也不然見夾山死於機下臨濟眼目何在也然亦須知夾山受船子惡鉗鎚故接洛浦亦不鮮也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平問來作麼師曰來禮拜平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平以手斫師頸一下從此領旨

通容曰清平不具大人相受人禮拜也不會致使三角布裙拖地

黃龍慧南禪師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師游西山話及雲門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南詰其所以異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銕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翫入煆則

流去南怒以枕擲之峯雖謝過而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卽背去南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公宜見之不可後也南默計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卽造石霜及中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林無意見之遂登衡嶽謁福嚴賢禪師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請慈明補之旣至目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南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欲行師資禮明曰書記已領徒遊方設使有疑可坐商略不必作是行徑南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耶是無喫棒分耶南曰是有喫棒分明色莊曰若爾則從朝至暮鵲噪鴉鳴亦有喫棒分卽端坐受南炷香作禮明復問曰趙州謂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道那裡是他勘破婆子處南汗下不能加答連日入室請決明唯詬罵而已一日南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汝作罵會耶南於是大悟遂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繇而今四海淸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呈慈明明許可之

通容曰慈明之爲南公乃師資相關手段固出人而雲峯爲南公乃友道相與有出格勉勵於祖林中亦不多見蓋雲峯見道眞而擇法明故能力排澄公使老南寶惜悉棄去而見慈明得到大徹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卽不問汝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卽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哉這多智俗漢斂盡古今公案忽於狠藉堆頭拾得蜣蜋糞彈明明不值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祇爲走盤難看咦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看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通容曰悟道雖則有時節因緣不可拘論然亦在師家田地穩密機用顯大於師資相扣之時一擡一搦一機一拶自然令人得活西來意不紆葛藤不墮死水是亦時節因緣也

樞密吳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

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洒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旻曰有甚不脫洒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通容曰吉獠舌頭三千里還是爲他發明還是爲他印證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沉吟通曰可再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遂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個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鑑是鍮鑄公頓首謝之

通容曰圓通能據欵結案指示使都貺嗚呼向饗

大慧禪師答聖泉珪和尙書曰既得外護者存心相照自可撥置人事頻與衲子輩作佛事久久自殊勝

臾難更

臾望室中與之子細不得容人情不得共伊落草直似之以本分草料教伊自悟自得方是尊宿爲人體裁也若是見他遲疑不薦便與之下註脚非但瞎却他眼亦乃失却自家本分手段不得人卽是吾輩緣法只如此若得一個半個本分底亦不負平昔志願也

大慧禪師答鼓山逮長老書曰專使來收書并信香等知開法出世唱道於石門不忘所從來爲嶽長老拈香續楊岐宗派既已承當個事須卓卓地做教徹頭徹尾以平昔實證實悟底一著子端居丈室如擔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脚蹉手跌則和自家性命不可保況復與人抽釘拔楔救濟他人耶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豈是兒戲又古德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須倩人看院始得巖頭每云向未屙已前一覷便眼卓朔地晏國師不跨石門句睦州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汾陽無業莫妄想魯祖凡見僧入門便轉身面壁而坐爲人時當不昧這般體裁方不失從上宗旨耳昔潙山謂仰

山曰建法幢立宗旨於一方五種緣備始得成就五種謂外護緣檀越緣衲子緣土地緣道緣聞霜臺趙公是汝請主致政司業鄭公送汝入院二公天下士以此觀之汝於五種緣稍備每有衲子自閩中來者無不稱嘆法席之盛檀越歸向士大夫外護住持無魔障衲子雲集可以趁色力未衰時頻與衲子激揚個事垂手之際須著精彩不得莽鹵蓋近年以來有一種裨販之輩到處學得一堆一擔相似禪往往宗師造次放過遂至承虛接響遞相印授誤賺後人致使正宗淡薄單傳直指之風幾掃地矣不可不子細五祖師翁住白雲時嘗答靈源和尚書云今夏諸庄顆粒不收不以爲憂其可憂者一堂數百衲子一夏無一人透得個狗子無佛性話恐佛法將滅耳汝看主法底宗師用心又何曾以產錢多少山門大小爲重輕米鹽細務爲急切來汝既出頭承當個善知識名字當以一味本分事接待方來所有庫司財穀分付知因識果知事分司列局令掌之時時提舉大綱安僧不必多日用齋粥常教後手有餘自然不費力衲子到室中下刃要緊不得拖泥帶水如雪峯空禪師頃在雲居雲門相聚老漢知渠不自欺是個佛法中人故一味以本分鉗鎚似之後來自在別處打發大法既明向所受過底鉗鎚一時得受用方知妙喜不以佛法當人情去年送一冊語錄來造次顛沛不失臨濟宗旨今送在衆寮中與衲子爲將來說法之式若使老漢初爲渠拖泥帶水說老婆禪眼開後定罵我無疑所以古人云我不重先師道德只重先師不爲我說破若爲我說破豈有今日便是這個道理也趙州云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老僧這裡祇以本分事接人若接不得自是學者根性遲鈍不干老僧事思之思之

祖庭鉗鎚錄卷之下終

附宗門雜錄四條

拈花

王荊公問佛慧泉禪師云。禪家所謂世尊拈花。出在何典。泉云。藏經亦不載。公曰。余頃在翰苑。偶見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三卷。因閱之。經文所載甚詳。梵王至靈山。以金色波羅花獻佛。舍身爲牀座。請佛爲衆生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大迦葉。此經多談帝王事佛請問。所以秘藏。世無聞者

五問。此蓋當時義學之徒。相與造說。誣罔先聖。非毀禪宗。而自聰禪師問達觀頴和尚。凡五問。欲杜邪謬。故辯詳之

僧自聰問達觀頴和尚曰。諸經論家多言。西天自迦葉至師子尊者。祖師相傳。至此斷絕。其實如何

答曰。吁。如此說者。生滅心也。不知爲法惜人。螢爝杲日。雀塡滄海。枉勞形耳。且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度婆舍斯多。秉出達摩。達其緣。具在唐會稽沙門靈徹序

木陵沙門法炬所編寶林傳。幷據前魏天竺三藏支疆梁樓續法記。具明師子尊者遇難。以前傳衣付法之事。從大迦葉爲首。直下血脉。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二十六祖不如密多。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付菩提達磨。卽唐土初祖也。原支疆梁樓三藏。來震旦。祇洛陽白馬寺時。卽前魏常道卿公景元二年辛巳歲也。師子入滅。方二年矣。以是顯知經論諸師。誣罔後昆。吁哉奈何

問曰。達磨大師。自西天帶楞伽經四卷來。是否

答曰。非也。好事者爲之耳。且達磨單傳心印。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有四卷經耶。聰曰。寶林傳亦如是說。頴曰。編修者不暇詳討矣。試爲子評之。夫楞伽經三譯。而初譯四卷。乃宋天竺三藏求那䟦陀之所譯。次十卷。元魏時菩提流支。與達磨同時下藥。以毒達磨者是也。後七卷。唐天后代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以此證之。先後虛實可知矣。仰山寂禪師亦常辯此。其事甚明

問曰。傳法偈無翻譯。槩付法藏傳中無此偈。以致

諸家多說無據願垂至誨

答曰子孫支分是非蜂起不能根究耳只如達磨未入此土已會唐言何以知之初見梁武時對問其事即可知矣後又二祖可大師十年侍奉以至立雪斷臂志求祖乘至勤誠矣後達磨告曰吾有一袈裟付汝爲信世必有疑者云吾西天之人子此土之子得法實信汝當以吾言證之又云自釋迦聖師至般若多羅以及於吾皆傳衣表法傳法留偈吾今付汝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因引從上諸祖偈一一授之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以此則知達磨付二祖決矣此乃單傳口授何暇翻譯哉

問曰天台尊者一心三觀法門與祖意如何

答曰子若不問吾難以言也吾甞見教中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且不在三乘五教之內原佛祖之教皆有傳授昔聞大師於藏中得龍樹所造中論覽至第四卷破諸法性有定性則無因果等事如頌曰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次頌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緣此達一心三觀曰空曰假曰中若據教意大凡一偈皆有四句以成其意耳智者離爲三觀似枝蔓又未詳傳授因此便言遠禀龍樹以樹爲祖近禀思大則可知矣若間世承禀吾恐後世必有聰利之人空看佛經自禀釋迦豈其然乎良緣智者具大福德智慧辯才累爲帝師故成一家之說辭博理微而後世子孫稱傳祖教乃番毀師子尊者親付法與婆舍斯多以至此土六祖傳衣付法以爲邪解嗚呼吾若備論即成是非子自詳之

問曰自達磨至此土因何諸祖師言教與西天諸祖洎六祖已上不同牛頭一宗北秀荷澤南岳讓青源思言句漸異見解差殊各黨師門互毀盟主如何得息諍去

答曰快哉此問且祖師來此土如一樹子就地下種因緣和合而生芽也種即達磨并二祖也枝葉即道副總持道育之徒也洎二祖爲種三祖爲芽乃至六祖爲種南岳讓爲芽也其牛頭神秀荷澤等皆枝葉

耳然六祖下枝葉繁茂生子亦多其種又逐風土所宜採取得葉貴葉得枝貴枝亦猶樹焉在南爲橘在北爲枳雖形味有變而根本豈有變乎又類日焉在東爲朝在西爲暮日亦逐方而轉則輪影也其空必不轉必矣德何快哉子但了其內心莫隨其外法內心者脫其生死外法者逐其愛惡愛惡生則去佛祖遠矣爲子等閑籤出正宗及橫枝言句各於後述其緣序令學者明其嫡庶者矣

覺夢堂重較五家宗派序

皇明景德間吳僧道原集傳燈三十卷自曹溪下列爲兩派一曰南岳讓讓出馬大師一曰青原思思出石頭遷自兩派下又分五宗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內有百丈海出黃檗運大潙佑二人運下出臨濟玄故號臨濟宗佑下出大仰寂故號潙仰宗八十四人又有天王悟悟得龍潭信信得德山鑒鑒得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宗法眼宗石頭遷出藥山儼天皇悟二人悟下得慧眞眞得幽閑閑得文賁便絕唯藥山得雲巖晟晟得洞山价价得曹山寂是爲曹洞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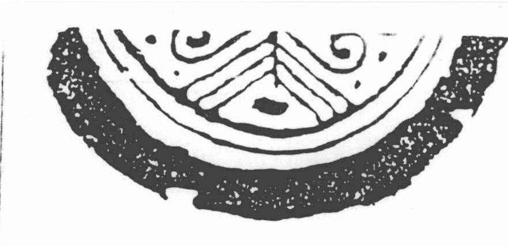
今傳燈却修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誤矣緣同時道悟有兩人一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渚宮人崔子玉之後嗣馬祖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化正議大夫丘玄素撰塔銘文幾千言其略云馬祖祝曰它日莫離舊處故還渚宮一曰江陵城東天皇寺道悟婺州東陽人姓張氏嗣石頭元和二年丁亥化律師符載所撰碑二碑所載生緣出處甚詳但緣道原採集傳燈之日非一一親往尋討不過宛轉托人掇拾而得其差誤可知也自景德至今天下四海以傳燈爲據雖列刹據位立宗者不能略加究辨唯丞相無盡居士及呂夏卿二君子每會議宗門中事嘗曰石頭得藥山山得曹洞一宗教理行果言說宛轉且天皇道悟下出個周金剛呵風罵雨雖佛祖不敢嬰其鋒恐自天皇或有差誤寂音尊者亦嘗疑之云道悟似有兩人無盡後於達觀穎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賁以徧示諸方曰吾嘗疑德山洞山同出石頭下因甚垂手處死活不同今以丘符二記證之朗然明白方知

吾擇法驗人之不謬耳寂音曰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江曰彙禀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兢者可發一笑略書梗槩以傳明達者始知五家之正派如是而已

一喝分五教

淨因蹣庵成禪師同法眞圓悟慈受幷十大法師齋于太尉陳公良弼府第時徽宗私幸觀其法會善華嚴者對衆問諸禪師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禪家一喝轉凡成聖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師顧成成曰如法師所問不足諸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成召善善應諾成曰法師所謂佛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空而不有不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百工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成乃喝一喝問善曰還聞麽善曰聞成曰汝旣聞則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成須臾又召善曰還聞麽曰不聞成曰汝旣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成又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旣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于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成又曰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而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成又曰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善不覺身起于坐再拜於成之前成復爲善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語默動靜一切時一切處一切物一切事契理契機周徧無餘於是四衆歡喜聞所未聞龍顏大悅謂左右侍臣曰禪師有如此玄談妙論太尉啓曰此乃禪師之餘論耳

附宗門雜錄四條卷終





湛然禪師宗門或問



明・圓澄 撰





禪宗或問自序

夫如來出世以大事爲本懷諸祖相傳惟眞心爲究竟良由曲高和寡十地尙乃魂驚旨直言深上慢多生退屈是以長者著敝垢之衣而語諸窮子大士示眇目之相而同號作人方便二十餘年始得心相體信然則蒙授不退之記猶迷直指之宗所以揭示於百萬衆前惟迦葉一人而已千年之下教法始傳我土遐邇之間性相自相矛盾豈意人根淺薄不能妙悟佳猷多崇乾慧一槩墮於見坑各擅化門多方執成邪謬葛藤窠經絡識心是非窟埋沉情解於是達磨大師得得遠來開示上乘一心掃除名相呵斥邪修奈何人未之信九年冷坐旁起妬心服毒六番知音始遇其猶刖足之卞璧按劍之隋珠尊貴無雙致生難認自後諸師極力弘揚此道語錄多所不聞獨永明大師撮宗鏡百卷羅三藏之靈文明教和尙集輔教一篇括百家之異說莫不盡善盡美曲委萬途示諸指掌顯然了解惜乎文言浩博淺昧難知故予於對客之際少欵清談輒呈管見如將蠡杓擬測天池不意柳子朱子輩集以成帙雖非攘羊之直毋乃家醜自揚諸方後學初機聊資鞭影高明遠識希冀指南可謂同體佛心用垂來鑑若也因指見月則滿目具陳何妨文字藉語知心則全體擔當悟必有由所以酒樓前洞明祖意俚語可還肉案頭妙契佛心村言不廢實乃得之在己見聞知覺尙且無名失之由緣邪正是非必須辨白自惟出佛身血懺悔無門頗諒祝髮之勤不加深誚

明會稽雲門顯聖寺住持嗣祖沙門圓澄撰

雲門顯聖寺散木禪師宗門或問

會稽歇庵居士　陶望齡　校正

參學門人　柳　湞　編

朱嘉謨

乙未四月念日有客過訪縱譚樂甚不覺話及宗門中事

客驚悖起問如獲故物謂師云參禪爲脩行之要何以諸方或云念佛爲徑超之旨或云持呪爲獨

脫之門迺至看教誦經作福禮拜各分戶庭是非
互立請師決之開後學之重昏爲法門之寶鑑
答曰據佛化門一一無非正教然則大小殊途頓漸
成異不分而分非異而異子欲委悉須審發心爲復
因念佛發心耶因持呪發心耶乃至看教誦經發心
耶曰吾發心者非持呪看教誦經發心何以故某在
家初不知有此等法門脩持亦不因念佛發心何則
在俗亦已念佛但不知生死故我發心耳曰然如子
所言生死者古云心迷則生死始心悟則輪迴息子
爲生死發心當知參禪爲脩行之要其餘不待辨而
釋然矣何則念佛者念此心也看教者辨此心也持
呪者護此心也參禪者參此心也雖則同證此心爲
本良由餘門漸而非頓參禪頓而非漸所以云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又云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
是以諸方說漸說頓少林得皮得髓得失同異自可
分也
客曰參禪之要以何爲入手之門
答曰參禪無別奇特但於生死之心眞切用力便是
入手之門何則子所謂生死者只如古人道生從何
來死從何往能無疑否曰此無疑耳曰何謂無疑曰
我見楞嚴經曰晦昧爲空空晦暗中結暗爲色色雜
妄想想相爲身是知生從不覺而生又云世界衆生
業果三種妄緣和合而生緣散則滅各循本因受報
好醜生死死生曾無有息所以若人命終善惡境現
隨業受生是知死隨報感而往何疑之有也予曰子
知生死而不知無生死也不覺而生妄也隨業而往
亦妄也如此以爲無疑者何以聖賢出興遞相告報
斷生死入涅槃絕輪迴證解脫是豈欺我哉曰何謂
無生死耶予曰如經所云則妄色出于頑空頑空出
於晦昧晦昧出于不覺未審不覺出于何也不覺因
覺豈有無因而有不覺者乎子能知此則輪迴息迷
此則生死始究此爲發心之本悟此爲入道之要只
此便是參禪下手之門豈別有所謂參禪乎非特學
者以究心爲本諸佛出世亦以此爲要所以經云諸
佛世尊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故弘傳序云妙
法蓮華經者諸佛降靈之本致也是佛出世四十九

年說法三百六十五會其間大小偏圓隱顯秘密莫有不指歸一心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自佛初生便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已露這箇消息了也至乎覩星悟道乃云奇哉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艮由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便乃向鹿野苑中雙垂二相廣轉法輪艮由小機不堪隱勝現劣巧說三乘雖得法華圓入佛乘猶涉言詮未爲究竟直至拈花示衆迦葉破顏方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一相無相付囑大迦葉展轉相承西天四七唐土二三以至天下老和尙以心印心祖祖密付其間或有往他國而求嗣入深山而尋徒或傳衣而罹難或航海而傳宗或斷臂以求自心或痛心而憂絕嗣如是者十死九生孜孜護持豈非佛祖欲衆生究心爲本也

客曰如來胡不直指明心入道何以却說三學萬行之門疑惑後學佛心當不其然

答曰佛本欲以一乘化衆生無有餘門故曰若以小乘化乃至于一人我則墮慳貪此事爲不可艮由小機不堪三七思維循諸方便故曰我若讚佛乘衆生沒在苦破法不信故墜於三惡道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亦應說三乘作是思維時十方佛皆現梵音慰諭我善哉釋迦文第一之導師是知三乘是權一乘是實一乘豈非一心也故楞伽曰欲說眞實者彼心無眞實故如來雖則權說三乘終歸眞實故法華曰是法於久後要當說眞實眞實離於文字非究心親證之指其他孰能知之

客曰究心爲入道徑旨何以從上先德或看教明心或誦經悟道乃至念佛持呪廣興福緣種種行門各各解脫彼則何也

予曰此是如來神力方便之所建立經不云乎時諸佛世尊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但云助不云正旨甚明矣予非臆說楞嚴云圓根與不圓根日劫相倍若論漸則諸門無不圓通若取頓須求直指故經云聖性無不通逆順皆方便此方眞教體淸淨在音聞蓋音塵圓消離于生滅可爲悟心之門是知諸皆方便惟悟心爲能得也

客曰師引二十五圓通證成則知餘皆方便不再

疑也柰何彼中以觀音當機耳根爲教體師以迦葉親承悟心爲緊務是二者勢相矛盾未審如何會入

答彼中正陳方便作教家之標的此則直究自心乃入道之弘規觀音雖述耳根圓通其入由於聞思三慧故云彼佛教我從聞思脩入三摩地迦葉雖欽意根得道傳法實由示衆拈花故曰正法眼藏用付迦葉然非觀音毋以顯頓漸之門非迦葉毋以弘徑直之旨如是則觀音示能入之宗迦葉傳所歸之趣是二者如動靜之不能離也子毋以是非自負唐喪光陰但崇參叩入有因緣如香岩擊竹靈雲見桃玄沙祝指潙山撥火是等於十八界悟道莫不皆從參叩而得也故云有疑有悟不疑不悟儒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當深信焉以是而知二十五聖所脩之法皆方便而遲速成其異矣二十五聖所獲之果皆自心而淺深所以別也然達磨之宗出於淺深遲速之外故云教外別傳實爲尊貴非易聞耳

客曰近來知識例云欲明心地須當廣博教乘依教脩行方離魔業若不識教盡屬盲脩師云究心不在看教得不悖於理也

答曰子不聞佛訶阿難云人間稱汝多聞第一以此積劫多聞不能免離摩登伽難又汝雖歷劫憶持十方如來秘密妙嚴不如一日脩無漏業遠離世間憎愛二苦又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又古云千劫學定不如一日學慧千劫學慧不如一日學道惟則老人曰結責多聞勸脩無漏如是等語非一經一教所載子胡不之信却云必須識教修行不爾則盲脩無用此真閭巷之談耳不然則六祖非得髓之徒神秀爲的傳之嗣今之識教者豈有過于德山此老初云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惟我知焉出家兒千劫學佛細行萬劫學佛威儀不得成佛南方一類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窠穴絕其狐貍遂擔鈔疏出蜀路逢婆子買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曰金剛經婆曰某有一問答道得則施與點心若道不得且請別買

曰但問婆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德山杜口無言便覺鋒鋭稍挫婆指見龍潭聽法夜深潭曰胡不放參去德曰外面黑不可去潭燃紙燭與之德方接過手潭與之吹滅德山豁然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恁麼道理便什麼德曰自今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次日堆疏鈔于法堂手執炬曰窮諸玄辨似一毫入于大虛竭世樞機如一滴投于巨壑焚之夫悟心可以焚疏則脩心不在識教不待辨而明矣

客曰從上禪德說法如雷奔電掃對機似風捲星馳豈有不從博學强記而得否則何由使之然也

答曰寶藏論云博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眞過絕學尙謂之隣豈博學而可凝哉香岩大師在百丈會中强記第一答十答百曾無擬滯溈山問曰我不問子禪不問子道但向父母未生前道取一句看岩默然不能加答曰却請和尙道溈曰我道得是我的三昧於汝有何交涉岩退省舊日所看之書並無一句答得遂焚書籍乃云今生不做學佛法

僧也休止白崖山三載一日出垢拾瓦礫拋之擊竹作聲豁然大悟遂作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脩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上白溈山山曰子徹也仰山曰不然此心機意識著述所成更作一偈看岩復作一偈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岩復作偈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曰且喜師弟會祖師禪也溈曰不可更道意識著述也且道此事若在博學爲什麼當時答不得若不待悟明後來爲什麼連難無疑古云壺中有世界別是一乾坤斯言信矣故六祖云道在心悟何關文字且如一人看書得曉一邦之景致所謂某山某塔某寺無不備識人或問之未必不指東爲西喚南作北還他當地小兒初不識字人或問之彼答一一諦實一一無差博學耶强記耶辨才耶聖智耶以其親見故也是二人較之不啻霄壤明矣子謂悟心須籍博學則小兒焉能指路故云只恐不是

佛是佛何愁不解語

客曰上古禪德祖祖相承師師密印故可印證自心近來末法澆漓師承少遇倘得悟心誰爲印證

答曰譬如有人久忘故物一日忽憶尋覓不已倘或得見疑惑氷消是人更欲求別人證否又如演若達多怖頭狂走忽然狂息見頭如故豈有更欲問人此是我頭耶非我頭耶若欲更問何異于狂本分自心如能得悟豈有更欲求人證許方乃消疑耳如玄沙出嶺參禪偶傷足指作念云是身無我痛從何來是身是苦畢竟無生休休遂回雪峰峯問曰備闍黎何不遍參去沙答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其語不聞玄沙欲求人印證者也寶壽隔江見歸宗宗以扇招之壽則横趨而去宗復召之壽竟不回顧寶壽胡不過江求證或謂三祖不見二祖但悟得二祖安心因緣乃繼祖燈故法華云後世無佛若見此經則爲見佛大丈夫漢當自強其道豈愁無人印證況祖師機緣語錄備載方册皆可鏡心故郁山主等未聞其有印證之師會元亦收于祖錄可不知乎

客曰若然者何玄策對智煌禪師曰空劫已前無師自悟卽得空劫已後無師自悟盡屬天然外道復何謂也

答曰彼時有師不求印證固非也此時無師而不欲學者亦非也空劫無佛可也末法無師亦可也無佛無師言異而義一時別而心同比夫人之幼而無力須得父母看成倘幼而喪親者爲復自成其身而創立家業耶爲復自棄其生而付諸水火耶歷觀古人立大功業者多有幼而無怙長而自成其身豈曰無親而不欲全其生

客曰佛在時諸大聲聞尚然得少爲足乃至邪悟邪脩佛莫之救況末法無師得無悞耶

答曰此非眞人之所爲也彼大聲聞正恐後世不知學道分齊故乃興權啓發未悟法華云內秘菩薩行外現是聲聞可謂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若謂聲聞實乃如此豈非謗耶譬有人失却一兩金各處尋獲或別得三五數乃至九錢九分不見本金是人能息其心否曰是人不得本金終不能息予曰然若能

見其原金則尋覓之心不求息而自息矣何況妙明元心不獲妙悟中間豈能自息疑心如獲眞正悟明然後考諸方册了了無疑如鏡照鏡似心合心豈有不知其時者哉古人云萬象之中獨現身惟人自肯乃方親當初謬向途中覓今日方知火裡氷可以決疑矣

答曰據師所論學道不在多聞悟心不愁無證於理頗當何以前來引古云千劫學定不如一日學慧千劫學慧不如一日學道則定慧當非正脩之門矣何以法華曰如來所得法定慧力莊嚴又古人云定慧二門如車之二輪鳥之二羽苟缺一則不免其顚仆脩心離於定慧恐不能入于菩提之鄕義同攙無予實疑也

答曰如悟自心此心卽定卽慧非心外別有所謂定慧也何則定慧乃是無相之門心外無定外無心乃至慧外無心心外無慧若以相求便屬邪道所以金剛云般若波羅蜜卽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豈別有定慧待汝脩也譬如空之虛洞妙含萬象非無象外之空實無空外之象須知卽空卽象卽象卽空豈別有所謂空別有所謂象也故六祖云但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若見性則禪定解脫皆擧之矣

客曰若然則所謂戒所謂定與慧皆虛名耶不必諦信

答曰非謂虛有其名而不必信之但因百千異號同具本心所以云設事有千差合理還歸一當時世尊因權教菩薩乃至有學聲聞等迷理失事故將一大乘分別說三後來法華會權入實拂其羊鹿牛名惟一大乘等賜諸子猶涉名言直至拈花始稱本懷當是時所謂心性亦無著脚處何況其他焉有拂位而不拂法乎所以道至忘言則全體戒定慧豈謂無戒定慧耶何則譬如有人不識耳目問諸別人何者是耳何者是目彼人報曰見者是目聞者是耳其人當以因見識目因聞悟耳不可執其所見所聞以爲自已之耳目也何以故自眼不能自見自耳不能自聞聞見因塵認緣失眞得無悞耶如能返觀無見無聞

●是當作似

方是眞識耳目則全見全聞實非外物豈謂無見聞
耶
客曰悟心便全體戒定慧於理或當若不廣集福
德烏得便同於佛況我世尊脩六度行各五百生
方名滿足其餘難行苦行不可具舉
答曰如來福德者乃無爲相也若有爲相者乃人天
果報所以經云若住於相行于布施如人入暗卽無
所見若不住相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又云忍辱波羅密卽非忍辱波羅密是名忍辱波羅
密是知如來六度皆無爲相也又玄覺曰住相布施
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
不如意爭是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若無爲
實相之門非悟心頓超之旨吾不知也
客曰若然則不必脩於六度萬行但直究自心是
不
答曰非謂離于六度萬行而別有究心也六度萬行
卽是究心之旨何則若以分別心而取彼非此是只
此是名有爲但行於六度萬行不起著心取捨兩忘

直入無爲此眞脩六度萬行者也所以經云菩薩所
作福德不應貪著若也起心作念我當脩于六度我
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若也作念不必脩於六度
萬行直究自心便得成佛是人大失善利非佛種也
何則聲聞不脩六度萬行故不能證于無上菩提所
以迦葉云見是菩薩不可思議法門我等聲聞祇應
號泣聲振三千大千世界古人云若起精進心是妄
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豈許恁麼道也
客曰如師所云參禪爲究心之要某無疑矣然參
禪是後人所目經教無聞爲諸佛子還宜以論明
妙道豈可如宗門把無義味話頭令人提究如栢
樹子乾屎橛麻三斤之類恐非佛意耳
答曰此實佛意也何則豈不聞梵語禪那此云思
脩謂思彼所聞脩彼所思證彼所脩名之三慧諸佛
諸祖莫有不從此三者而證者也今祖宗門下以一
參字易彼思字豈有異哉且上古之世機熟根利聞
思便證降此以還加以深參方悟是知參此於思更
進一步耳故經有四馬之喩前後可知也子所問無

味話頭亦原于佛意非祖師私創也何則如來一代時教大小偏圓莫不盡善其上根者見義忘詮中下之流迷心執教多陷牛跡佛雖掃拂有指月等喩暨涉名言故或拈花示衆昇座默然意皆一貫故六祖已前亦皆論明佛性後來諸家各立戶庭密設玄機掃除意見劃彼是非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則乾屎橛下彼栴檀香栢樹子渾是金剛劍何則佛所謂實相所謂眞心須在悟明豈名言之可幾哉觀此二者亦非名言之可幾也

客曰解師所言則知看敎參禪曾無二理而遲速有異滯脫各途務從其要然經有嘆持呪功能故經云若不持我頂光神呪得離魔惱坐於道場無有是處何以明之

答曰此易明也惟則老人將楞嚴經科爲五分初見道分二脩道分三助道分四證果分五結經分明科持呪爲修道分何須說也故云見道方脩道不見復何脩今未得悟心則脩道不知其方旣未能脩道不若先究自心而後爲可也佛恐後世脩道者陷於魔業故凡說經必說呪以護之亦有不同如法華者所護說法故標曰法師楞嚴所護道心標曰行人乃至治鬼治病差別不同大抵不出助脩也苟能悟心所謂眞言者皆出于吾會中矣何以故觀音大士悟圓通後便能于一首現八萬四千首一眼現八萬四千眼結一一印誦一一呪狀如涌泉不可竭也故僧問古德云如何是眞言德云作麼作麼且道這箇是眞言不是眞言參

客曰師謂參禪勝于餘門某無疑矣然佛說十六觀經念佛往生淨土似有易於參禪未知孰爲優劣

答曰念佛惟憑彼佛提携全叨願力參禪克究眞心祇是自因求人求已優劣可見且十六觀經佛因韋提希夫人遭逆子身禁獄中速求解脫爲說此經作勝方便且佛出世四十九年其間所說法要不可勝擧其指于淨土者萬中之一耳子胡不疑諸餘而疑此一節乎子不見法華曰諸佛世尊種種方便種種譬喩種種因緣是法皆爲一佛乘故爲諸衆生演

說諸法如是則當知觀經之設豈非為一佛乘之助耶然則經指方便者義可知矣

客曰若惟觀經果比餘經不止萬中之一何以餘經皆指淨土如華嚴普賢菩薩語善財曰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刹楞嚴大勢至云都攝六根靜念相繼等云云又如之何

答曰諸經皆指淨土者大意不過讚持經之勝報感生淨土而已亦非指此一途必云得某功德生某淨土得某法門乃至見彌勒等此皆流通經法豈曰專指往生華嚴為善財遍歷百城圓收萬行十願包羅土歷刹塵佛供恒沙非止淨土一國彌陀一佛者也楞嚴揀選圓通勢至正陳方便如是者凡二十四人明非此方教體若以勢至為楞嚴正意則觀音無處容身矣故文殊曰聖性無不通逆順皆方便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夫在音聞者非聞思脩三慧禪那而孰加乎如是當知楞嚴意指非前二十四法門亦明甚矣行願品云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師子我以清淨身語意一切徧禮盡無餘普賢行願威神力普現一切如來前一身復現刹塵身一一徧禮刹塵佛乃至恒忍一切諸衆生當知善財非專于淨土也明矣

客曰如師所言法華是一實之談何以亦指淨土也經曰君如來滅度之後後五百歲中若有女人聞是經典如說脩行于此命終即往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大菩薩衆圍繞住處此又何云

答曰此有二義一者明法華功勝餘經後五百歲鬪諍堅固之世女人聞經脩行尚得生於淨土豈況聲聞菩薩受持不獲勝妙功德者乎以劣做勝其勝可知矣似指他佛二者會合前文還是釋迦何也方便品云除佛滅度後現前無佛所以者何佛滅度後如是等經受持讀誦者是人難得若遇餘佛於此法中便得決了天台釋餘國為方便有餘土也良由法身常住非生非滅機應既盡方便唱滅分應餘國故名異名等蓋為佛在世時諸大聲聞聞法得記各稱本懷佛滅度後倘聞經生解欲發信心當何決了佛意

云當生餘國還見于我而得決了若據壽量品中狂子病愈長者還來智者悟心靈山如故當知餘國見佛明爲方便始知寂場不異古今

客曰師之所論無不了了近來諸方何以一槩示人念佛更無他語何也

答曰巴歌易和雪曲難酬此常途之事也近來法門浸微多出聽嚮之流入耳出口祇欲人前裝大模樣衒惑于人不知自已全然缺於師法今日出家明日收徒經教有所未聞知識未能親近外假威儀內心如墨凡弟子有問則答曰念佛千了百了不知是何道理只恐彼此朦朧唐喪光陰伊誰之過古云師不明兮弟不明兩人相伴落火坑可不鑒諸苟或有問云如何是念佛卽心離心圓脩別脩法門彼師則便生嗔不知自缺師承反責前人無理或以胡指亂答取笑達者苟圖名利掩彼善根其害匪細金剛經云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既無定法豈止念佛一途雖則無定開示皆爲阿耨菩提者苟不以剋的究心爲佛本懷吾弗知矣

客曰諸方師德倘有濫爲過已知矣雲棲和尚何以一皆念佛勸人

答曰子莫謗雲棲雲棲必不如是何也他如開雜貨舖人買珍珠與之珍珠人買鼠糞則與鼠糞曾無定計予昔年曾近座下凡見和尚示衆皆圓示眞心曾無異道一日和尚詰予曰古人云海底泥牛啣月走岩前石虎抱兒眠鉄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你作麼生予將旁僧推出云大衆證明和尚復詰曰南泉斬貓不得學趙州頂草鞋你作麼生予便抽身出堂大衆報云已出去矣和尚卽休又一日有西堂湛源出問云德山托鉢因緣意旨如何和尚展卷示之如此對客開示曰無少乏山房襍錄中別舊溪先生號云溪水本無新與舊久居方表舊溪名自從認得溪邊主不逐桃花入武陵又雲遊詩云問渠行脚事如何面面相看口如木又雪師子詩云掃聚成形染便雄通身皎潔玉光濃幻裝也解驚群獸不是尋常一色功又自贊眞云依肉像

出紙像紙像固不眞肉像還成妄那箇是雲棲和尙
又題云十盡九不像惱殺丹靑匠庶幾此近之權留
作供養若道這便是依然成兩様不兩様三十棒是
皆譚禪也又拈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讚開我迷雲空
生宴坐不言帝釋云善說般若拈云良久處欲望開
迷陰靄萬里宴坐邊擬聞般若說竟多時既然如是
鞭頭得旨空裏飛花者畢竟是箇什麼參又拈自性
西方惟心淨土拈云若直指西方不但過此娑婆十
萬億刹者爲非也設箇自性已涉程途若實譚淨土
不但寶池金地種種莊嚴者爲非也纔道自心翻成
垢穢離此二邊作麼生是西方淨土參既云十萬億
刹非直指寶地莊嚴非實談當知惟權惟假意可推
矣如是等語備載彼錄豈雲棲不欲參禪而惟脩淨
土乎雖然雲棲曲盡萬途豈止二門何者和尙直抵
燕京訪詢辨容月心諸大尊宿親領圓融法門故說
無定方且姑擧數端以什子疑其發隱戒䟽朔望布
薩是主戒也歷講法華維摩妙宗圓覺等經是主教
也作證訛集崇行錄是主論也教受瑜伽是宗呪也
放生呪食濟貧扶乏是脩福也其餘萬德萬行難以
具述且三時課誦是百丈已來諸方刹住持大體
今指雲棲惟脩淨土其猶見門墻未見堂奧而妄度
人家財不亦誣乎矧彼之門墻亦非易窺者今凡住
雲棲者或往隨喜者皆不能深叩微妙但見僧衆濟
濟佛聲浩浩退謂人曰雲棲惟求生淨土若有如古
人撥草瞻風便見雲棲有通天作用辭海波騰未易
言也

客曰某惑于人言失却雲棲和尙因師所擧自爲
恨也然經云念佛一聲能免八十億劫生死重罪
參禪之益豈能勝于此乎

答曰子莫錯解佛語蓋謂凡夫背佛不念佛語廣作
業因故於生死之際無有邊涯譬如蕩子不念父母
流浪他鄉受諸苦惱無有返期苟能一念思憶家山
漸覺迴途承順慈親受無量樂衆生亦爾其或發心
念佛恩德便隔凡流歸於聖域豈曰一聲佛號便得
如是若然則五逆强徒但心心造惡口口持名應無
罪矣何以善星比丘身親面佛生陷泥犂是知念佛

0328

一聲據其發心爲語也又佛者心也昧心造業果報無涯其猶處夢深成不覺苟得悟心大夢俄醒黑業頓消所謂八十億劫猶屬分限不爾則虛唱無益慢道佛語難信也

客曰都云念佛雖未極於成功將來善種亦不虛廢苟參禪得悟果超勝餘門若不得悟心則光陰唐喪空無所獲爲此人多念佛不欲參禪也師以何旨定之

答曰梵語阿黎耶此云含藏識卽第八識也能含藏善惡種子故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既云善惡之業悉皆不忘況般若之緣而可忘耶宗鏡云般若有經耳之緣法華有隨喜之德蟒聞懺以生天龍聽法而悟道物尙如此況人而不如乎永嘉云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閒相誑惑又高峯云一生不就三生必克是豈欺人哉若此般若因緣如空用其力則一切諸法皆無其因經教無文不知何因有此語也經載人食金剛少火燃豬等喩明如皎日不必辨也子胡不信此而疑彼謬說耶

客曰師所發明無不了了然教載成佛必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廼得成佛如舍利弗云若得作佛時具三十二相乃名得眞滅今禪門但云見性便得成佛都不言相好何也

答曰經云三十二相得見如來否須菩提言如是如是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佛告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見如來者轉輪聖王卽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三十二相卽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若然則法華所言三十二相豈有相之相耶何以故身子智慧第一不在空生之下未必以相見之也參禪悟心之士無相尙不取況有乎

客曰三十二相是非相者可少無疑然佛有無量神通三昧乃至種種功德修如華嚴今禪門既稱成佛何以不具如此法門也

答曰若論稱性門中一切皆具禽獸昆虫皆能辨事況人而不具神通乎但迷昧不知非謂無也所以云

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且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子能知乎且如眼之放光也森羅萬象洞鑑分明混而不襍分而不離重重涉入彼此互容此不碍彼彼不碍此相入則一爲無量相卽則無量爲一如月印千江海呑萬象曾無間然此卽華嚴普光明殿無障碍大總持神通三昧之門也耳鼻舌身亦復如是彼時法身大士領覽法身境界各各充足無疑二乘凡夫執認根塵未能證得故楞嚴會上揀選圓通令人自悟將六根優劣推求如悟圓通則知根根塵塵遍遍法界所謂衆生與佛本不相差也嘗論之如鳥之處巢也人負而置之別林彼林不窄此巢不壞鳥卽驚云不知何等大人將我世界取之置於何方我未之知也如淨名住不思議神力斷妙喜世界置于娑婆世界彼界不壞此界不窄本性如故彼諸菩薩除補處者其餘皆作是言不知何人取我世界如來顧見救護所謂不思議神力者比夫負鳥巢者何以異矣又如蟻之負微物也勢如泰山合于衆力極其志思竟日不能數步有人運土者連蟻担之餘處易如反掌蟻

卽驚云彼大人者具不思議神力也能負世界過于不可思議世界我等不知誰能救之夫彼起未曾有之驚此卽以爲尋常之事豈許蟻之思議可知是豈不類不思議菩薩之神力乎故永嘉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偕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子所謂三昧者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此卽一行三昧此是三昧王三昧出生一切三昧也苟能從此一念無爲體上圓鑑萬機卽是海印三昧隨機應變事理無碍卽是獅子遊戲三昧證此一心得決定解一切不疑卽是師子無畏三昧運決定法稱機適教巧盡三乘卽是現一切色身三昧故法華云妙音菩薩現一切色身三昧者以妙音聲爲能應之機也觀音菩薩現三十二相者以妙觀心爲所應之機也揀能非所而曰妙音者以其不二之音稱適無虧豈非妙乎揀所非能而曰觀音者本不自觀以觀觀機豈非觀乎群機雖異能現之心常一故曰現一切色身三昧眞心雖一其所

赴之機不同故曰三十二相群機雖多不出三十二者三十二是總一切是別總別相攝還是現一切色身三昧也其餘三昧皆可例推不盡舉也

客曰師所話及處多舉法華謂一乘之譚無有過也又云世尊拈花百萬人天唯迦葉一人得旨似有過於法華若然法華會上諸大聲聞悟心得記不可信矣何者一悟之後不復再悟一記之後豈有再記也苟如是何以於拈花之際皆不之知也請師明示

答曰此有二義一者爲傳法故是以百萬衆中咸推迦葉一人知宗有所據不相混濫非無知也如波離持律目連神力旃延論義樓那說法等豈餘則不能乎如淨名以神通力示諸大衆上方過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今現在乃至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有諸天子皆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彼佛及諸菩薩此諸大衆莫不自見時維摩詰問衆菩薩諸仁者誰能致彼佛飯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咸皆默然既云文殊神力使之默然非諸菩薩無神力不能往也意顯淨名之德耳二者顯頓法故是華嚴以降中間阿含方等般若多說往劫積功如法華亦云大通下種未設本地風光或有說之猶涉言詮未能言外知歸雖則身子等乃如來許以信得入因聞生信因信發解解同佛心卽得受記豈曰卽證佛乘故曰過若干劫供若干佛乃得作佛明知以信得入也如拈花之際言語不足以載思惟不能以至非功行可及非意識可知苟不以親證其心他孰能擬哉所以云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實非細事豈易知也且如來於無量劫中艱辛難得之法到此方稱本懷譬如良醫力窮藥性撮此良方狂子無知視爲毒藥不肯服之深可嗟也

客曰蒙師委曲發明則如來出世本懷以究心爲本固無疑也未知教門諸師亦有棄教參禪者否彼教家皆云依經了義觀教明心離此別求異端皆名外道師偏主禪宗未知孰是請爲辨之

答曰吁是何言歟彼所謂識教者未必其然虎皮羊質豈眞虎耶昔者百丈南泉藥山大潙諸大老是眞

識教者何也初則博學三乘終則歸心的旨所以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等語偕觀群書法華亦云是法於久後要當說眞實豈有尚言詮不求眞實者哉苟許其言何以亮座主見馬祖潛隱西山孚上座即入雪峯之室長水叟遂彼何人哉今之所謂識教者能如彼乎

客曰若如是悟心之後還許看教否

答曰悟心之後正須看教何以故未悟以前涉獵文字障自悟門所謂所知障障正知見故教亦遮而不許也悟心之後執掌藏鑰廣會權實利生接物巧應群機苟執認不圓是名法執不忘非眞大乘也雖然學與不學當自知時節不在問人思之

客曰悟心明宗我知之矣未知悟心之士還念佛否

答曰悟心之士念與無念皆無定計何也古人終日無念不乖於念終日念不乖無念無念不乖念者如趙州大溈等皆云念佛一聲嗽口三日又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此是高提向上機關向空劫以前與諸

（偕疑楷）

衆生把手共行遊於千佛頂顬密示本源非故意貶佛如雲門呵佛之類是也後人既不悟心効他嘲譏爲過非細可不戒諸念不乖無念者如永明壽芙蓉偕天衣懷圓照本不廢宗門而以念佛爲事者正如洞宗挾帶通途正中妙挾空劫今時二皆無碍所以云行至水窮山盡處也須作伴做工夫此其事也何以故良由末法澆漓人多乾慧雖得悟心苟不假念持心恐有微細現流習氣難以速淨故云理雖頓悟事假漸除彼人苟執一隅皆非圓意愼之

客曰悟心之後正須念佛吾已知矣未審還假作福否

答曰悟心之後正好作福何以故凡夫所作福田趣果惟在人天二乘所作福德發心僅求小果菩薩所作福德事事皆名佛德故云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所以然者參禪悟心之士佛慧開發法法妙圓如衆色歸空同爲空色百川入海咸名海水故法華云供佛造像乃至禮拜低頭無非佛行且凡夫作福如蟻步二乘作福如人行大乘作福如雲飛圓心作福如契

虛雲行猶有往來之狀心契虛理則何所不該是以圓心行人出入無相非彼所知豈曰悟心不必脩福也又三乘之于六度必先布施漸歷至于智慧同異失准圓心之于六度必先智慧而攝前五度一念圓該難易皎然非常境界極宜深究不可忽也

客曰如師所云若悟自心無碍圓修未知亦可生淨土否

答曰眞正悟明必生淨土何以故悟者悟自心外無土土外無心此界他方同歸方寸淨土天宮總是家山形直影端聲和響順大德大位理必如然豈有悟心而不生淨土者哉且念佛如不分證淨心豈有決獲往生何以故隨聲唱和未必皆歸淨土教有明文所以雲棲勸人念佛以千繼計萬今載往生者止有二三馬祖會中衆惟五百八十餘人悟道故知淨土之易不異參禪之易參禪之難即是淨土之難難易之事在人不在法頓漸之宗在志不在得所以云小聖不及大凡聖僧讚嘆仰嶠之宗黃檗豈如羅漢破結如世讀書一人壯年而巳職小宦一人弱冠而顯發大心未必定至三公其志實爲可尙是二人較之不啻霄壤矣

客曰若然何以眞如喆靑草堂還轉輪迴即置而不論且如五祖戒深獲悟明叢林標榜轉世還耽富貴貪酒戀花不得佛印提携幾乎沈迷不返

答曰悟心之士得失是非曾無二致生死涅槃豈有兩人了達無生無死生即無生遊戲法海廣作慈航曾無有倦也且如傅大士爲彌勒化身念法華仰山山應記乃至豐干彌陀般若勢至達磨觀音普賢拾得諸大聖賢遞代出興子胡不之疑而偏疑數者子所謂不得佛印提携幾乎沈迷不返假如彌勒元在天宮大士曾爲捕魚之叟頭陀極陳方悟勢至不離佛側瓔珞還爲丐食之童遇師指授發明世尊成佛塵點劫中豈煩天人頻警覩星方悟蓋表悟假因緣道有時節豈曰沉迷不返如是則東坡輩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未可知也苟不然者則圓覺銷金出鑛之喩必也徒然佛語翻成戲論

客曰若然何以永明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差路

彼爲國師眞子法眼親孫豈有不知禪外無土乎而曰十人九差路者何也

答曰彼偈目曰料揀正揀四禪入定之徒樂獨善寂淨佛國土教化衆生心不喜樂者說也豈指如來最上乘禪達磨心印亦如之耶何者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智無心外之土土外之心卽身卽心卽禪卽土所以云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作人師來生爲佛祖所謂來生者亦卽一念也故佛云汝今一念亦生亦老亦死所以永明未生淨土感閻羅王禮拜不出娑婆爲韶國師的子故天衣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猶如衆器含空千江印月是以器成非生器存非住器壞非去何以故空非有爲故佛性亦然寧分來去不生不滅不來不去經有明文今有藴語之徒謬引鴈過長空之語配之違旨甚矣且水如眞心不動鴈如六塵起滅鴈有來去之形水無去留之跡元有二物此古人喩心境交加之際見理如是豈可以決生不去之語配之也彼所謂決生者如器壞空消似有所去去卽生也空無方所實無可歸歸卽去也故如來於普光明殿入刹那際三昧一念普觀無量劫非去非來非住於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非心境對待之語可知也

客曰師之所論皆原經說甚可知也但如師等出家之輩無鄉山可戀無名利可拘獨脫無爲參禪了達故可也恐某在家之徒未能耳

答曰朝爲田舍郞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强彼有爲法且當自强不應自屈況乎無爲本性人人本具各各不無但因迷悟有殊聖凡似別故世尊不得已權開僧俗之門隨人力量如龐居士甘贄陸亘枚等未必出家而後悟道也譬如越城四兵圍遶危如累卵急若噬臍頃刻之間命成灰燼若也逃生誰分僧俗男女富貴貧賤除有甘爲賊黨自棄其命者不在此論也人身亦然生老病死四魔圍遶危急過是若論逃苦就樂誰能不能除有甘爲魔子永輪三界者亦不在此論也子云不能者但不能深厭生死之苦樂著嬉戲不肯出於三界甘爲火宅所燒苟能厭之則無方便但於時中以何方便得出生死

心當疑常

如是思惟如是究竟如是檢點如是訪問日久年深忽然得悟頓見本心此時子來吾與汝語僧俗跡也男女亦跡也生死迷也涅槃亦迷也誰知本地風光祖翁田地其來久矣

客曰男女乃權分之跡生死乃迷背所成據師所喩某頗信矣何云涅槃亦名迷者寔所不預重增迷悶乞與決之

答曰佛爲衆生違背自性枉受生死尠不知止爲說涅槃梵語涅槃此云滅度度生死故苟能悟心則知生死性空苟知生死性空則涅槃性亦空何也生死病也涅槃藥也若所迷之病旣除則能治之藥何有病愈而服藥不休返增病本惑破而執心有得卽是迷源故予言生死涅槃惟有其名男女僧俗兩皆是跡背寔迷名豈識鑒公無當之論忘眞執跡相辜自已平等之心所以二乘自謂身心疲懈不能于五道利生爲厭生死權趣涅槃於寶所則不敢正眼相窺于化城則自謂滿心受樂世尊於法華會上斥彼不寔元我化爲疲息旣除當求前進及乎化城之執旣破乃告寶所在近而已不言有處若執爲寔豈不名迷

客曰我知之矣經不云乎窮子捨父逃走久住他國五十餘年及乎住立門側猶生驚怖乃至長者得病大付家財曾無二人當時但謂我是聲聞菩薩之法我等無分誰知五道衆生同爲佛子亦猶聲聞聞般若之法謂是菩薩之事不敢希取我亦然也未知從上國王大臣在富貴之中亦有參禪者否

答曰西天悟道未可定語如此土唐太宗洞明至道同光帝心契眞乘肅宗憲穆師學南陽宣宗爲鹽官侍者以至宋之太祖太宗皆參禪學餘皆置而弗論且如同光帝問興化曰朕獲中原一寶只是無人酧價化曰借陛下寶看帝以手托襆頭示之化曰君王之寶誰敢酧價帝大喜子所謂大臣者如崔趙公學於徑山陸大夫師于南泉王大傅白樂天張無盡楊次公李都尉楊大年等當時衲子莫如慈明已謂不過楊李之門不名作者給事馮公易衣告寂合眼而

什當作恁下同

逝同僚曰大夫既來去自由何不留取一偈接引後
人公復開目索筆書偈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
言盡龜哥眼赤如是等類備載祖席不能盡舉子當
自考

客曰僧俗都不相妨悟後可尋文字博問先知故
可也只如女人柔弱又不能遍訪賢良文字全然
不識未知亦有方便令彼脩否

答曰女人若辨肯心正好參禪何也教明二障者所
謂煩惱障所知障也女人惟一學人具二煩惱障輕
所知障重女人無之只是無明重覆不得發心若也
發心曾無二念一直頓超也如靈照女淨居尼妙總
尼等皆處女也麗行婆俞道婆秦國夫人等彼皆優
婆夷也且如妙總禪師者一日馮濟川語大慧曰和
尚所示者某會也慧曰汝作麼生會川曰什麼也不
得蘇魯娑婆呵不什麼也不得悉哩娑婆呵什麼不
什麼總不得蘇魯悉哩娑婆呵慧顧師曰汝作麼生
師曰曾聞郭象註莊子識者云却是莊子註郭象觀
他問答綿密特語超常豈女人則不能耶又俞道婆

本以賣餅爲業一日遇一禪師問曰師爲我說法某
當施餅師曰臨濟一日上堂汝等諸人有一無位眞
人在汝面門出入未證者看看只什麼參自有悟處
婆參三年一日忽然大悟凡見師僧但云兒兒法燈
珣往勘之婆纔見乃曰兒兒珣曰爺在什麼處婆即
轉身取巾幗頂之珣與一踏云賺我來賺我來婆曰
兒來我還惜汝珣徑往不顧他得一把金剛劍相似
便解作活計逢佛殺佛逢魔殺魔初不有文字語錄
評唱頌古但向自己胷中流出可謂一門深入矣

客曰若也一門深入不拘文字何以諸方一槩提
學評唱考覈古今謂之通宗豈復參禪一門又成
是非也

答曰此皆敝也古之所謂說禪者實無一法與人但
向方便門中委曲發明學人于領不到處起疑參究
久久自悟既悟之後通身具眼另立門庭或棒喝交
馳或機鋒峻捷乃至竪拳竪指瞬目揚眉不言而會
也後人樂之聾瞽未聞取笑達者天童雪竇投子丹
霞取以頌之圓悟老師深嗟末法復以評之作法門

寶鏡塞杜撰之師為後世之良規掩効顰之臉豈意法久敝生萬端穿鑿將十六本評唱熟讀爛記謂之參宗禪書外學採摭奇言註頭隱尾謂之秘要以之謂師師密付以之謂以心印心大可悲傷學人無知不覺遭此毒氣將破瓦盆認作琉璃寶孜孜護持復誑後人我於某師親聽評唱密授秘要汝能恭敬吾當授汝其人忘身給侍惟恐不獲及乎得之依舊黑漫漫地便擬廣學內外教典恰似讀書文士以此遍代相承祖師心印不復現矣東漢時張豐為涿州太守力好方術遇一方士授以特石指曰此五色玉璽也得者當為天子繫于肘後尋謀叛自稱無上將軍連兵四年被祭遵擒之遵曰何故反豐曰肘內有璽使人破之乃頑石耳豐愕然就死將此較今之研窮評唱以謂自得眞寶特石耳苟逢作者剖而析之則愕然不知所之亦猶是也

客曰若然古之所謂用棒用喝豎目揚眉乃至綿密語句苟不以評唱通之焉得契古人之意乎

答曰子謂拈鎚豎拂等必須評唱通之何以自迦葉

心豈疑似

心也字疑剩

而下未有評唱悟道者不可勝計萬松而後影響之徒多見的傳之嗣絕聞所以古人云總是今日老胡絕望蓋此非文字可示也故云與人實法土難消道火何曾把口燒又云句中無句獅子吼句中有句野犴鳴既云不與實法句中無句而可以實法解之也所以碧岩集出大慧碎其板紙衣錄語雲門斥其痴當知此事非語錄可盡也且如世間有人于共聚之處以千計萬其中僅二人共事一人動目一人領解二人皆去衆人疑之倘有効彼動目者衆人未必能知二人未必不笑何者在二人元非無事在衆人元非有事其効者徒增其醜耳如或有人詢問智者深窮力究忽爾發明則知其事不在動目處也餘人詰之但曰唯唯必不以動目示之豈文字語言能通耶今有不悟自心而徒為効顰者不知重增其醜耳

客曰若然彼評唱語錄則無益于人矣

答曰非謂無益良由後世倘有悟道者少遇師法或可藉以印心實非新學之事猶如刑政等務乃已仕者之事豈書生也而即可以侵之耶近來浸敝新戒

比丘未辨出家之心先有爲人之意瞞昧自已輕薄上流自謂我參公案我達禪宗莫之能救故曹山立正命食揀非命者卽非時之食也但能于自已不明之處著實參究豁爾通玄然後考諸方册誰謂無益古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盖言悟明自然通達若先博後脩多障所知旣由易辨金鍮難分煤墨所以泣岐尋羊者非羊之難實岐之難也依希似量人多有之可不獨究其心乎

客曰悟心自達理誠爲然柰何諸家建立名相不同所謂三玄三要五位四句等各各有原茍不究彼文字何以得明差別師有辨否

答曰子之所難者難彼門庭施設也豈知入理深譚曾無二致況差別名相是後人所目彼時稱機稱理曾無一法與人豈有所謂五位四句七事三玄乃至其餘乎彼所立雖多不出六句可以槩收吾以近事與子釋之則知實在悟心不在施設也所謂縱奪句問答句探拔句遮顯句賞罰句回互句是也縱奪者如有二童一童呼曰某郞彼此曰汝敢喚我某郞此曰若然呼你作麼始得彼曰老相公此曰叫我作什麼古之所謂賓主縱奪者未必不若此也問答者如有一人市中買物而回路途逢人問曰手中是什麼矣人擧手中物示之此以無答而答彼亦不言而信矣古之所謂問答者未必不若此也探拔者有人明識彼家無刀故意問之曰人傳爾家持刀殺人彼報曰我家以蚌殼切菜那得有刀殺人乎一詰便招無容擬議古之所謂探拔者未必不若此也遮顯者古有秀才專能關說縣宰怒之乃曰我有一對如能對得吾卽聽汝曰願聞宰曰月明月明月月明何故中秋更月明才不能對旁吏私語曰年過年過年年過只有今年最難過宰喝之且縣宰自謂愜意秀才依然不覺吏亦不知所以古之所謂遮顯者未必不若此也賞罰者如有一人婢能多語對客飲酒次禁之曰不許添語違則重責一客起令曰凡說葉之大者勝勸飲一盃一曰梧桐葉大一曰芋葉大一曰荷葉大婢曰不足爲大豈不是芭蕉葉大其主遂與一掌只此一掌便具賞罰何者賞者賞其當罰者罰其禁

令矣疑其

一機兩應得失同具古之所謂賞罰者未必不如此也回互者如有人屬牛者人往借其牛不敢觸諱但告之曰大力一借主人曰我家並無大力曰如無犂田者何答曰乃牛非大力也時人咸咲其不知回互耳雖然不若曰牛彼此無隱可謂眞言也古之所謂回互者未必不如此也此乃人于交接之際尋常所用之事豈知所謂賓王縱奪乃至賞罰回互也如虫禦木巧出一時寧能存心意於其間哉古人悟達自心於應機接物之際非應而應不合而合豈有名目存於其間也後人强而目之擬而學之則自已大光明藏不復現矣何也良由此事非心識文字之可及也所以云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雖然不得打在無事甲裡須知古人云出言須會旨弗自立規矩斯言可信也

客曰師云直究一心與道門一氣同別何如彼云一氣流行發生萬物又云天地之根乃玄牝之門師云萬法從心似同一途何以異也

答曰此盖言萬法生于虗妄虗妄依乎一心彼云一氣者乃陰陽流行之氣也在陰非陽在陽非陰一何爲定又云大道無形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既無形名而有一氣眞是邪因彼謂玄牝爲天地之根玄者有而不可見也牝者無而能生物也盖言萬物生于有無者也彼謂黃庭之下丹田之上爲玄牝之門者或直指丹田者或言泥洹者或言色身內者或言色身外者會無定指豈得類一心元鑑決定之眞說哉

客曰彼謂禪者脩性不脩命但出陰神玄門性命雙脩形神俱妙能出陽神陰神能見人而人不能見又不能取物陽神能見人而人亦能見又能取物似有不如師何明之

答曰妙性如空曾無出入若認往來還如見鬼彼將識神認作自心起滅無因故云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依希執認以此識心還脩于識故所謂嬰兒姹女內攝陰陽相逢離坎十月胎成昇于黃庭透于泥洹成此神我便誇形神俱妙不知眞生死根也何以故且如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

有身有患理必如然南山文豹之喩正如之矣前云能見而復能取于物者不是無形有形而能免生死者吾不之知也可謂自語相違過非小小思之擇之彼清淨經亦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于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既云無無而有形神常寂而有往來無物而能取物無形而人能見我無心而我能見人所謂自相違者殆甚也彼謂陽神取物難逃五百年雷火之灾吾宗門成佛尚且不責況陰神乎

客曰一氣一心皎然無惑儒教一理比之何如

答曰聖賢創言一理未敢議其同異但後儒以已之未知推及聖賢之已知似爲蓋也何者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蓋言自心本明之德非從外得當自明之如日性之熱月性之凉火性之燥水性之濕廣及萬物以至吾身眼如是見耳如是聞乃至意如是思惟識如是了別莫不皆然曾非外物說者謂人之所得乎天而必曰天之所付于人天能付于人者有也人所受于天者無也天有人無一理孰當天之賦于我者未知我是何物何則天付之然後有我則未付之前應無我也無我誰當受于天也若有我而後付之已有我之能受受彼天之所付未知所付之理何物也有能有所似同二物未知何者是我何者非我也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未知生則無生無生而云得于天者吾不之知也焉知死則無死無死而曰斷滅者吾不之知也彼云人死之後魂昇于天魄降于地形骸朽壞精神漂散縱有剉燒之作曾無所施乃至善惡之報輪廻之理鬼神之跡雷霆之事悉皆撥置無因大同寐語不懼悟者何者苟許其言則盜跖得其宜聖人失其所強者任其志弱者就其戮富者奪之好者取之如是則天下不待一人家國豈容一主忠臣良將孝子節婦彼皆愚痴不足取也何也苦身節欲所圖何事也蓋據彼謂一死之後得失皆空善惡無報則却惡行善者皆愚矣然何以聖人云朝聞道夕死可也假若夕死既空則聞道亦奚爲彼聖人豈誣人也故吾謂一理一心曾無二致後儒失旨惑

亂天下大可哀哉

客曰師所謂後儒失旨何以中庸亦云天命之謂性豈非命猶令也

答曰此亦見于傳註聖賢之意非然也何則傳註蓋引商書天之明命之意以註此書失旨殊甚彼蓋言天明命商家爲天子也豈天能將性命于人乎苟性必天命于人者何以堯舜之仁桀紂之暴盜跖之强乃至上智下愚善善惡惡以及萬品天胡不等皆命之而各私于人也天苟私之則堯舜當仁桀紂當暴盜跖當强如是則聖人設教欲惡者遷善强者脩仁暴者行慈得不悖于天乎烏得云聖人參于天也是性必天所命者則應先有天地而後有太極之理命于人矣何以宋儒註太極圖云太極以陰陽五行乾男坤女化生萬物又云天地一太極男女一太極萬物各一太極既云各一太極則人與天地義同昆仲共出太極何云天能命人也易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云太極而後天地未知何據而云理從天所命也依中庸則先天後理依太極易經先理後天二說混淆自語相反以此之故難類吾門一心之妙理決定之眞說也今儒門皆宗舊說一槩無疑予幼不從學出自臀臆皆原至理未知可否子自思之

客曰妙性本然非從外得先儒失旨於理甚當但儒教治世法法可儀事事可則人所易爲釋教寂滅空理渺無可著人所難爲故不之學也師力主心宗何能勝于常道乎

答曰子不知難易耳且人之初生必先無爲無難無易無是無非而人莫不皆具也莫不皆然也及其長也習乎有爲難易分焉子謂難于無爲而易于有爲者人莫不求利也莫不好爭也且利之與爭皆出有爲有爲有事而曰易爲吾不之知也且人之欲行仁義也與人貿易當直一金與一金當直百金與百金彼不仁者强欲加之此仁者必責其不仁彼不仁者亦責於仁者曰汝何不仁欲取我便宜是二者斯須不相離矣故曰仁義之生是非之本若吾謂難于有爲而易于無爲者人莫不求安也人莫不求樂也且

安之與樂莫過無爲無爲無事而有易難者吾不之知也所謂空者有二焉有有無對待之空者儒敎所設也有有無俱泯之空者釋典所載也俱泯空者廓週沙界圓裹十虛彌綸八極妙括二儀爲事理之眞源作聖賢之宗祖我佛證之衆生迷之諸經載之諸祖傳之予所謂自心妙悟之境釋敎之所載也對待空者對有說空對非說是對病說藥乃至對不仁義而說仁義者是也蓋上古之世淳風眞朴所謂仁義有無是非猶如眼中之楔故不之聞世態漸遠而人心巧僞一異競生故聖人不得已說法治之是以仁義治其不仁義也是治其非也正治其邪也空治其有也所謂儒敎之所說也以此而推仁義道德是非有無得失邪正皆表顯對待之語同是一空可以極之矣則豈非妙極一心勝于五常之道乎

客曰五常之語開于堯舜不原上古古無今有則知空義可憑何以孟子云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彼賢人也不知仁義爲空而曰有仁義乎

答曰彼云有仁義者空貨利之利劍也何者此義如不空則貪取無厭此義如空則約取有道貪取無厭者以其不空不空則有已有已則有家有家則有國有國則有天下既皆有焉則天子責於諸侯諸侯責于大夫大夫責於庶民既皆責焉而不至乎貧富相爭强弱相吞善惡相欺彼此相鬪而能治天下者吾不之知也約取于道者以其空空故無已無已則無家無家則無國無國則無天下既皆無焉則天子不責諸侯諸侯不責大夫大夫不責庶民既皆無責焉而不至乎貧富一分强弱一身善惡一觀彼此一家而不能治天下者吾不之知也是以空則堯授於舜舜授于禹不空則商伐乎桀而周伐乎紂也故曰聖人無家可以治國聖人無已可以同衆是皆空義也則知孟子之言仁義者亦卽空義也若然何以宋儒云儒敎不空而釋敎空也良由不知仁義治不仁義之空藥也而曾不知本來之身初非病患執藥爲身者痴也若無不仁義之病仁義何有哉執仁義以爲道本者是執藥爲身也何則妙明元心初無名相安得有所謂仁義不仁義乎

客曰師謂仁義爲治病之良藥莊子謂仁義爲病性之禍本猶駢拇之枝于體者也故指曾史之仁楊墨之辨師曠之聰離朱之明皆傷于性也盖欲一其性情如鶴之不待絕鳬之不待接苟欲接絕皆不免于傷生是二者何以異

答曰莊子擬乎上古之世淳朴之風依乎無爲指乎自然雖于曾史楊墨離朱師曠者不知有無邊之性德也彼四者於性中之德比于毫毛不知其少也易于鳬鶴鵰梟者不知有無邊之妄能也此四者比于性中之妄猶若微塵不知其多也性德本有而離朱等各專其一謂之傷性可乎妄能本無而鳬鶴等昧之不覺謂之適性可乎譬如世間有一大宅衆人居之不見日月不見虛空不識出路間或有人于窻牖間窺見虛空日月異乎衆也謂之傷衆可乎或有智者尋門而出異乎衆也謂之悖衆可乎聖人出宅者也曾楊等窺空者也鳬鶴等居昧者也若然彼所謂自然者邪因也何則非然不然無然非自彼謂楊朱之辨其辨亦多矣苟許其言則果聖人讓之吾又謂不然譬如有人病患沉痾幸遇良醫與之湯藥加之針灸彼旁者據自己無病之身而責之曰身本無病用此針灸得不殘其身也則人皆哄其痴矣何則無病之身加之針灸得名殘身此人現患沉痾加此針灸得非全其身耶故吾謂五常爲治病之藥非彼遣時之語可比也子毋辨也道非辨得辨則失其道矣所以云多方辨論不若悟心苟能洞徹則古今一道也聖凡一心也事理一揆也物我一如也既皆一之何有此是彼非彼是此非乎脫體大用無可不可指天爲地喚南作北指泰山爲培塿喚掬水作大海人不之疑矣所以云是無可是非無眞非是非無住萬法無主我無三寸鼈可喚龜迦葉不肯一莖攢眉大須妙悟不在輕言保之惜之

客曰一日所言多方所論必曰參叩自心前來雖云切念生死未知參叩之方請師示之

答曰善哉問也前來所辨者皆原經論故知是法可尊而力讚之然我非悟者既未悟焉能以參叩之方示子乎雖然不得辜子之問權借古人發揚處舉一

兩段以副子心古人云欲參禪者須發三種大心必獲妙悟成就不疑三種者何一者發大信心二者發大勇猛不退心三者發大疑情信者信自心與十方諸佛無二無別生死涅槃無二無別菩提煩惱無二無別無明佛性無二無別既皆無二諸佛已證我等當証直下信得及把得住行得穩如未能証得盡此一生曾無二念決此一信到頭天曉分明方知成佛久矣所以云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當知諸佛道圓無上德等恒沙証此一信字也善財遍歷百城廣參知識決此一信字也諸經載此一信字諸祖傳此一信字靈雲見桃悟此一信字香嚴擊竹了此一信字故知若聖若賢自始自終說法轉輪成道利生皆不出一信字耳子能發此信心必須起大勇猛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直下莫教眼差手慢這裡方是利害時節所以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當知將從前惡知惡覺恩愛是非無明煩惱利名物欲頓然放下如利劍斬一握絲相似一斬一切斷更無不斷者令胸中虛豁豁地去冷氷氷地去如喪考妣去如忘至寶去然後起大疑情去何謂疑情但于古人悟道因緣或對機示衆或經論差別或意識不及義解不行如是等種種因緣著實參叩不管得與不得奮勇直進莫生退屈挨拶不行若銀山鐵壁此時可名到家消息也不較多也只少囫地一聲通身汗出耳若向這裡開得一隻眼須知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非欺我也此時無邊三昧門無邊辨才門無邊差別門無邊神通門無邊福德門如是等種種法門一齊開發說也說得辨也辨得用也用得默也默得坐也坐得臥也臥得豈不爲慶快平生大事了辨也

客曰師謂古人因緣思解不行處著實參詢久之自然妙悟信無疑也然話頭無味究不多時便乃打入名利愛欲昏沈散亂之鄉何能制之

答曰良由信道之心未篤脫苦之心未切也何以故子或看經論或聞師家種種開示則知生死五欲皆苦也未能眞見其苦耳苟能眞見寧無切乎且如有人身患沉疴或就欲樂倘或兵火四至是人或復但

躭欲樂不思逃難之心耶爲復但惜沉痾不起求生之念耶當是時不見欲樂不見沉痾不覺昏沉不知散亂但見苦相急欲逃生無一物可愛無一物可取徑身獨脫更不之顧是人逃之十里未名免難乃至百里千里亦未名免難直至淸平無難之地方名免難也今人不能悟心而欲免生死之難無有是處子所謂打入昏迷之鄕者脫苦之心未切耳求道之心如篤則萬境不當其前身如朽木心若死灰見色聞聲渾忘所以故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苟如是烏得有所謂昏沉散亂也

客曰古人根利機熟信心堅固故能趣入無疑今人根鈍信淺焉能如此

答曰子謂古人根利機熟者何以趙州八十年行脚長慶七破蒲團香林四十年不雜用心靈雲三十年方能了悟從上尊宿皆是艱難而得子今用功幾年而云根鈍機淺蓋不之學耳且卞璧雖貴不知兩刖其足而後價重連城鏌鋣能寶尚乃九載功成方能刃利吹毛凡物尚然豈無上妙道顧思其易乎世尊塵刼修行置而勿論子能如雪山大士半偈全身乎能如常啼菩薩慶法賣心乎能如二祖大師求心斷臂乎能如脇尊者一生不臥乎能如雲岩不耻下問乎能如汾陽遍參知識乎能如雪峯三登投子而九上洞山乎能如踈山萬里賣布單三十年當受記乎子徒知六祖天然岩頭仰山等輩之易而不知難於無量刼中也所以永嘉云我早曾經多刼脩不是等閑相誑惑可以証矣

客曰如師坐關守靜一心一意更無異緣故可用心所以云外絶攀緣內心無喘可以入道今時流輩雖獲出家身雜異俗或名利所牽者或住持所拘者或執事所勞者或世情有關者或衣食所苦者如是等輩尙雜于日用何心于道乎

答曰子難易于動靜之塵而不知本性初非動靜也且水之本靜也風擊則波興而水性無動如是則動而未嘗動也風息則波澄而濕性依然如是則靜而未嘗靜也虛空洞豁不礙萬象發揮日明夜暗草生木長雲行鳥飛豈有虛空同其生滅者哉是以楊岐

總十載院事起臨濟正宗百丈不作不食爲萬年龜鑑潙山典座賭淨甁于衆中雪峯飯頭悟妙道於鰲山雲峯化主桶樞脫于後架石鞏獵戶弓箭折于庵前丹霞天然頴悟而三年曹溪六祖肉身菩薩而八月碓坊古人皆以事理兼脩豈一向避喧求靜者耶如子之意只消前來馮濟川一偈可以釋疑矣子謂塵事所拘能過彼居官者乎休休日暮矣子如不信直饒予辨似懸河亦破子疑不得子如肯信不必他餘但向一機一語思解不行處著實參叩行也如是坐也如是著衣吃飯亦如是阿屎放尿亦如是迎賓待客亦如是語默動靜亦如是乃至日如是夜如是月如是年如是參來參去驀忽地脚根線斷八字打開則知從前奇言妙句檢點將來是什麼干屎橛破草鞋古人云絕後再甦方始欺君不得其言可信也予愧無德未曾敢與人擧語鑒子之誠不覺潦倒予則言之而子果不以人廢言密以行之勿語諸人乃可耳倘諸方聞之加以呵責我罪何逃雖然古云已未度而欲度人者菩薩之用心也吾雖非菩薩安得人人於此議其是非乎更有一偈與子學之偈曰

諸方議論宗殊說　欲取眞金多認鐵　名相紛紛未足憑　野人耿耿思分別　也知螢火莫然山　志效螳螂擬拒轍　知我罪我兩由人　付諸水火從君折

時

明萬曆念參年歲次乙未肆月　日曹洞正宗第參拾壹代比丘沒用頭陀圓澄撰

參禪釋難或問終

參禪釋難或問補遺

客曰如師所云玄沙不出嶺寶壽不渡江則妙明元心本在自悟不待師承印証各人本地風光誰所不具理果當然何以風穴有應讖之憂太陽懷覆宗之慮既非師証覆宗絕嗣彼何謂也

答曰皆爲後人耳經不云乎我此法印爲欲利樂世間故說盖恐後世之人不求正悟悟亦不眞胡說亂

道曠慢晩輩必假師承印許方可爲人此深防外道邪慢之過非曰初心用功參禪恐其無師而不致力也汝但眞參實悟然後求師印証弗爲遲矣故岩頭天然穎脫往師德嶠靈雲見色明心方覲雪峯所以黃檗見百丈擧馬祖一喝因緣不覺吐舌丈曰子嗣馬大師也檗曰不然因師所擧得見馬大師且不識馬大師倘嗣馬大師以後喪我兒孫丈曰子何所憑檗曰不見道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受丈曰如是如是黃檗可謂萬世之龜鑑矣今人徒知嗣馬大師則喪我兒孫不知不嗣百丈則喪我兒孫又甚也近來諸方稱善知識竪拳竪指胡道亂喝者詰其師承全無的據猶如僞名爲仕者公驗皆無寧非自搆其罪也古之所謂喪我兒孫者得不謂此時之說耶嗚呼師子傳衣罹難達摩得得航海四祖深山覔子五祖夜半傳心其憂覆宗絕嗣之患非止風穴太陽其來久矣我輩不思佛祖之用心棄而弗顧哀哉

問曰如來一代時教不出止觀之門故曰如來所得法定慧力莊嚴豈非定慧之力必藉止觀所成乎首楞嚴中阿難啓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如來欽答曾不壞乎三者天台大師亦以三法教人可謂妙契佛心者矣諸方獨稱達摩之禪名爲傳佛心印天台得非傳佛心印乎師能有旨爲我辨否

答曰阿難既請最初方便當知十方如來由三方便之門得成菩提非謂菩提不異方便如來但由定慧莊嚴自心豈云自心本是莊嚴若知如來無所得而得菩提則知方便不是方便莊嚴即非莊嚴以是而推當知天台三法教人傳佛方便之心達摩一心直指傳佛眞實之道矣門庭施設教法千差入理深談自心頗得古云誰能入不由戶出不從門天台以之也須知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達摩以之也天台如漸昇堂奧達磨如鎭坐中庭雖則二皆傳佛之心如來禪祖師禪不可相濫耳

問曰彼中文第三觀本非圓宗行人所脩較諸禪宗誠不可及若彼一念不思議三觀豈有不同之理耶

答曰金鍮易辨煤墨難分既云不思議可容辨也蓋欲學者達宗旨之端由當于無辨中施其辨耳若彼宗學者能忘言會意格外明宗于中求其同相不可得況有異乎所謂口欲言而詞喪心欲思而慮忘直下不容心思言議去也若也承言執旨滯相迷詮實謂有不思議之可得有不思議之可脩非惟不契達摩之禪亦乃失于天台之旨既失天台之旨尙不能與天台合爲一家安可與達摩較其同異哉雖然須知天台不思議之觀可謂從門而入畢竟不是家珍達摩直指人心所謂流自胸中方名蓋天蓋地是以永嘉經年造觀往師六祖南岳觀密作用受法曹溪是非優劣了然現矣

附答明鼎子問

問雲棲主張念佛歸於一心一心者謝盡六塵單持淨念固非隨聲唱和之流亦非集起忽滅之輩久久淘汰打成一片則念佛即是參禪參禪即是念佛念長一分禪長一分念增一寸禪增一寸彼錄所載不一而足如是則師前云究心後正好念佛我亦云念佛後正好參禪何必舍土趨禪翻成二見也請明示之

答曰子所謂謝盡六塵非唱和生滅之徒前不云乎而非頓也楞嚴云譬如國王爲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知賊之所在若不識知而能討之無有是處子謂憑塵念佛是槃其賊也予謂究心破惑欲除其賊也故聲聞于結伏而不斷菩薩于結破而不起豈可以槃根與破惑同日語哉又謂念長一分禪長一分吁是何言歟古云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若增一法不成法身若欠一法不成法身念苟可長禪作麼生長若可長則吾心多一物矣我云參禪後好念佛者苟能發悟活計隨時無可不可子云念佛後好參禪者未審何處是念佛之後若云開悟之後何必更說參禪若未獲開悟念佛何曾有後參禪直取自心不見有身土之二子徒起取捨之情能妙悟自心則知心外元非有土

再問參禪究心非上根利智鮮能承當中下之輩心如獮猴須以方便拴縛之若槃以禪理相語彼

將如聾如啞徒成夢說何如教之念佛則上根之者彼此互融中下之者淨念相繼日久功深何分利鈍廣被群機無所不攝當此末法尤爲善巧較之參禪但可接上根而難以接中下者豈不徑庭哉請決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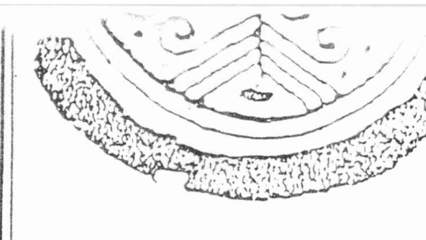
答三乘方便本是假名法性平等聖凡不二當時世尊入普光明殿現受用三昧凡下果是不堪非不堪也信不及耳諸大菩薩內秘外現騰疑請釋然後知其人人本具箇箇不無皆堪承紹故後等賜諸子不言有高下矣今子執言有上下之根有利鈍之異且試論之見聞知覺誰具誰不具乎彼時難信大士決明正啓今日之不信今日參決古人指示正參當時之難信也所以云古今一道聖凡一心豈分上下今古乎但不能信心參叩如其能之彼極愚痴之徒正是大機何以故彼全體不會全體現前只欠箇承當耳念佛緣根轉易度日雖有遠因易潛業識故祖師云繫念乖眞昏沉不好子當鑒諸

補問終

達觀和尚招殃傳

達觀老人遭橫於癸卯之季冬而衆議駭然或謂其道力之未全或謂其我慢之招得或謂其定業之難逃而石簣居士請予折之予曰皆不知達觀老人也予獨知之老人垂大權之跡逆行順化一擧而兩得矣何也由末法澆漓世道侵衰人心淺獘師法不揚致使如來慧命將危特以示之也故老人於戒定智慧曾無虧缺獨絕師承損其行耳何則老人受業師者爲凡心未盡還俗娶妻老人以方便力强之復道返以師禮待老人矣諸方尊宿未有可其意者獨大千和尙師事數年而竟不之嗣故同參之友皆行師資之禮而終致于非刑者此其所以現逆也昔者石門禪師嘗從雪竇顯公而後出世却爲大覺璉公之嗣座下有一婆子出衆云這漢何得辜恩如此雪竇老人與汝抖擻屎腸日夜談禪始得今日何以却拈大覺之香搊門胸前一拃於是經三日癰發胸前而死嗚呼此亦垂範現逆之類也歟吾又聞黃檗嚴頭皆云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受由是

而觀則老人雖有超師之作焉忍棄其源流也其源流一絕使後世邪慢之輩效學其疵而佛法不滅則幾希矣故佛祖不欲斷其血脉于此特嚴其報應也居士曰爾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吾聞昔者小壽禪師住西湖之寂慶彼時王公出鎮杭州一日訪壽直至臥榻而壽不起座推蒲團於地公就而坐極談終日方去執事者勸曰王公貴人也一旦有事則祇係山門何得輕忽如此乎次日王公復至壽乃聲鍾擊鼓篤指出迎王公下轎握壽手曰何不學昨日行徑耶壽指傍曰在節度郎得柰左右何二人相咲而已于是諸方皆美壽之善通變者也達老不然無分賢愚一槩籠絡觸怒當任身罹非殃招之有由何關師脊乎予曰不然乃足下不知老人之順化也自佛法之流震旦者二千餘年矣初來之盛王侯仰重過於至尊故齊祖之訪道安臨門不起趙州之待石勒床坐而見南陽忠公獻宗扶輿而自若懶贊融師詔書三讀而不聞是豈慢於王侯也莫不皆欲高護法幢垂範末世使世出世間之有辨矣故遠大師作尊僧篇六卷許由之論僧不拜俗三上其本並體佛心影響法事爾來法道下衰僧多拜俗乞尾哀憐有損聖賢之體循情諂俗至無道者之風故老人深痛時獘有倣古人忍使殺身不甘坐視所以垂此順化之範也古者齊高祖訪稠公迎不起座送不出門左右勸之彼國主也何以怠慢乎曰吾聞賓頭盧尊者送王七步減王之福天下大荒七年吾雖不逮聖僧而形貌似之不欲減王之福耳由是而推吾知老人坐待公卿者非慢之也寔不欲減公卿之福所以知其爲順化也嗚呼長者之求子而子爲之辟地不輕之告人而人爲之打擲夜光之投人非不貴也而反爲之按劍美玉之獻君非不忠也而反爲之刖足是知恩反成怨爲善招殃代皆有之老人化儀孰與伸焉惟足下乃史氏也于世甚爲有力當細思而傳諸未聞可謂共出一隻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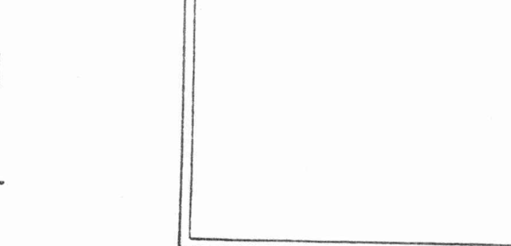


五宗原

附：濟宗頌語

明・法藏 著





侶疑似

五宗原序

歲乙丑結夏聖恩禪寺之萬峰關侍關中者四上座斂致證徹也居一日俱整衣作禮而請曰嘗聞諸方尊宿欲抹殺五家宗旨單傳釋迦拈花一事謂之直提向上然不知五宗之立果爲謬妄者否願賜一言以通其難於密曰命將者必以兵符悟心者必傳法印符不契即爲姧僞法不同則爲外道自威音巳來無一言一法非五家宗旨之符印也昔人證之遂嘿契其微而不分後人侶之故建立其宗以防僞抹殺五家而欲單傳者剖符銷印自便之渠魁者耳豈五宗之忠臣七佛之法將也耶嗚呼法滅天人憂政以此也可不畏哉曰昔時有燒香煉頂密傳宗旨者大慧一榜揭出以破狐技然則今之宗旨又何貴焉曰彼所傳者竊符假信者耳若夫法法自明心心相印者豈若室中密授之死法子耶蓋傳宗旨者不悟宗旨者也抹宗旨者不知宗旨者也茲當操提未破之密印以擒詑僞之奸黨此政今時荷擔如來命脉之眞子也豈浮濫者可混入哉因原五宗付諸四子子稽首謝各各願嚴符印以永眞傳云

崇禎戊辰歲春日萬峰法藏於密氏序

五宗原

萬峰沙門 法藏 著

參學弟子 上履 閱

臨濟宗

嘗見繪事家圖七佛之始始于威音王佛惟大作一〇圓相之後則七佛各有言詮言詮雖異而諸佛之偈旨不出圓相也夫威者形之外者也音者聲之外者也威音王者形聲之外未有出載無所考據文字巳前最上事也若龍樹所現而仰上所謂無相三昧然燈巳前是也圓相出于西天諸祖七佛偈出于達磨傳來蓋有所本也嘗試原之圓相早具五家宗旨矣五宗各出一面然有正宗第一先出臨濟宗旨此相抛出直下斷人命根于一〇中賓主覿覿直入首羅眼中所謂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次則雲門三

句一字關也潙仰圓相本于此也法眼談教義於六相之外曹洞分回互于黑白之交只一○中五宗具矣其餘傍出道理極則教家玄妙淵微莫不悉備故七佛各以一偈攝之毗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蓋以身有相而無相直截痛快臨濟宗也中間微露其旨雲門宗也無相中受圓相之謂潙仰宗也身無相六相義之謂法眼宗也身乘無相曹洞五位之旨也其餘六佛及四七諸祖莫不同此矣但未明言顯示耳至般若多羅讖曰二株嫩桂久昌昌此鉗記五宗之分從二家始矣故有南嶽青原爲五宗之源也又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要使兒孫脚下行金鷄解啣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此記當有馬姓者出于十抓爲二株之正宗脚下當出四宗而惟臨濟一宗爲正的也及初祖至金陵武帝問造寺度僧有功德否祖曰實無功德此臨濟直截語也雲門法眼潙仰何所不具帝問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豈非曹洞語乎至二祖有居士請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一將罪來一懺罪竟臨濟雲門宗也問答歷然潙仰法眼曹洞宗也沙彌問三祖乞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此非臨濟雲門宗乎栽松道者問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遲汝此語全看則臨濟雲門細開闔之則諸宗悉具矣五祖接盧能以杖擊碓三下非臨濟張本乎六祖問南嶽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什麼物與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有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染汚即不得觀讓公說似一物即不中語此臨濟宗而亦雲門之旨也修證即不無染汚即不得寧非潙仰法眼宗旨乎蓋四宗之源發於此也馬駒之讖定於此矣及向馬師磨磚馬問磨磚作麼曰作鏡曰磨磚豈得作鏡曰坐禪豈得成佛只此一句臨濟宗旨大振矣雲門亦具焉及問如何即是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則潙仰法眼始於此馬祖曰藏頭白海頭黑日面佛月面佛有時喝有時打此臨濟宗也僧參

次師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杖休去只此一則便四宗齊收也震聲一喝於百丈掛拂之後三日耳聾於黃檗吐舌之前三頓痛棒大樹蔭天臨濟一宗岩然五宗之頂從威音至此而乳中醍醐精極妙極馬駒踏殺天下人鍾意不在是乎是知大愚肋下三拳密闔顯開横分竪結踏四家而獨步出三句以威羅四料簡盡人境法以襯其大綱三玄要卷生死關而歸于頂獨道法細分始能事事心佛二三同一方可句句斷玄影草動則主在我而驗人金剛提則力在腕而破物師踞有地浮汎者未識來由喝本無從認眞者定迷落處兩堂一喝陸遜迷八陣之圖兩處讓賓諸葛有隱蓬之策二禪客賓主成於陞座四賓主機用毒於膠盆或學人先喝以挑鋒須防伏卒或知識隨奪而掠陣實設陷坑或夫唱而婦隨或分疆而裂土相共一場攎攞放收兩換交加囊沙滅竈各顧成功自縛詐降獨施冷刺呢呢喁喁而隱蓋轟轟雷霆而濡尾用鏌鋣於太平之後提祖印於未定之天

舉頭天外誰是其人掛鏡當軒豈容魔異待心死而伏誅須切用前之照先擒下而去續略挑用後之燈濟船筏於黑風鬼國之間開晴霽於碧浪通歌之外頭頭為求格外著著要了機先了法者盡法而無民亡人者隨人而施藥撫琵絃而絕衆聲滴獅乳而迸驢酪從遮裏過得向甚處安閑行雲行雨不濕僧衣驅電驅雷豈關天怒興化得於脫下衲衣之一頓向古廟裏藏身致使克賓於棒了處更罰錢出院南院拈出啐啄同時失之便打終令那僧於棒折處見燈影裏行風穴從守廓處入玄要法門便於南院處賓主歷然識破詐道不饑領棒下無師之旨法華於古路上不墮悄然向白兆處草賊大敗好手不肯張名見太平斬痴之略汾州見象王行處絕狐踪遂到放身命處石霜從掩口知道出常情解道荒草裏行楊岐截路打慈明知是般事便休辭雲竟入亂峰深處既向兩喝後禮拜復於擔荷處便行會老失笑驚白雲會得箇中便了放手撲到萬仞崖底有時擲下柱杖有時放過一著五祖演不會興化古廟裏話會白

雲一叱便解轉身既得出身白汗廣展下載清風昭覺勸盡五祖機用邊事由演師不肯及再領栢子復證鷄鳴雖會一串穿却還合頂顙添眼虎丘隆至見不及處擧拳解道竹密不妨流水過終成睡虎應菴華擧放泥盤處大笑解道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方見眞獅華藏傑以拄杖兩卓一拋道三十年後巳全面目破菴先於不心不佛物處將拄杖一卓略見一斑無準範道三人證龜成鼈眞不欠少雪嵓欽道三拳三拜是同許會三玄高峰妙以龍頭蛇尾輥作一團中峰本於脫衣一頓許你半箇千嵓長見鼠食猫飯碗破矣而碎璧萬峰蔚見淨瓶踢倒鈍漢巳而三十寶藏持承三要印來爪牙不少東明旵賴重新悟來到底無遺寶峰瑄喆若流雲出身有路天奇瑞當賓不讓去有來由無聞聰深水裏出頭石中迸火笑巖寶操履中象用水裏有龍幻有傳一點燈花虛空爆破金粟悟一棒到底不管主賓三峰藏挽臨濟七百年之大法頭尾宛然水雲中飛騰隱顯何處摸索

兩脉合宗其來有據

臨濟一宗至汾陽慈明而益大起明出楊岐自虎丘臻雪巖高峯千巖萬峯以及笑巖之後法道復當再振巳正敘其脉矣其於石霜之下出有匾頭道人黃龍南公者初未悟時因雲峯悅所激指見慈明明問臺山婆子話不能答明詬罵不巳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汝作罵會那師乃悟旨其下有寶峯眞淨克文禪師往見黃龍不契至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曰黃龍來曰黃龍有何言句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時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首座祗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言下大悟黃龍用處座下有淸凉慧洪覺範禪師者文每爲擧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文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漉魚鰕眞淨見而爲之助喜吾嘗參三玄之旨有深得欲求決諸方而難其

人忽見師著臨濟宗旨及智證傳之臨濟兩堂首座同喝語今古心心如覩面相印復檢其法嗣未有續之者因願遙嗣其宗旨而現在法脈則傳笑巖之後焉蓋不敢負高峰語錄之發起也因敘臨濟正脈而嵩志於此

雲門宗

自威音一字金圈拋出從七佛諸偈錦字文同六祖傳來一個鉢盂囫圇咬嚼不得馬師之後這箇眼目淺草易為長蘆天王惠餅崇信檠茶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德山吹滅紙燭於龍潭正是截流雪峰會襟流出於巖頭豈非函蓋所以韶陽雲時折足於睦州門鍵裏溫研積稔於雪峰堂奧中便道三斤麻一疋布擱鼈鼻於南山脫鐵枷於老漢燭露確師而咄嗟須彌胡餅而恰好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透法身之句北斗裏藏身鉢裏飯桶裏水三昧塵塵南山雲北山雨佛交露柱將三門來燈上放餬餅作饅頭晉鋒八博咄口中眉故有紅旗閃爍之品題此雲門一派所由出也

潙仰宗

一星火爆於無有雙關之表三撼門扇於昧落兩頭之間潙山僧水牯牛腰下看取東平鏡潙山鏡手中撲破所以凡聖兩忘見履秉盡用處則單刀直入思無則靈燄何窮揷鍬拔鍬垂脚結脚平目仰視於收放不獨一二三而劒刃惟單兩口無舌九十六相雲輿父子合宗潙仰一枝喬出

法眼宗

七佛偈意全是修多羅了義語而儼然獨露臨濟雲門潙仰等旨惟曹洞回互則不待拈提而自著焉故知法眼一家全是教家極則一代旹教之眞月也達磨傳來若覓心不可得明鏡亦非臺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等語至於天王聞馬祖言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言下便悟龍潭聞天王言汝檠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王曰見則便見擬思即差師曰如何保任王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德山曰窮諸玄

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此便是法眼張本也雪峰於岩頭處悟得个他日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已胸襟流出自然盖天盖地遂有玄沙從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沙問地藏曰三界惟心汝作麼生會藏指椅子曰和尚喚這個作什麼沙曰椅子藏曰和尚不會三界惟心沙曰我喚這個作竹木汝喚作甚麼藏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沙曰盡大地覓一個會佛法底人不可得藏自爾加勵及悟後住地藏問法眼曰作麼生是行脚事眼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又論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眼曰別藏竪二指眼曰同藏又竪二指便起去藏又問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乃指庭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眼曰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片石在心頭眼窘求住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法眼於是大悟所以道會得聲色問處透聲色也不難識得覺子來由周匝有餘都了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曰汝是慧超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云是曹源一滴水正是山河在我眼裏自已只在目前鳥啼花落水茫茫月白風清山楚楚說甚惟心惟識豈關句裏言前六相義金絡索掛來四法界玉連環抛出總是弄猢猻圈子祭鬼神茶飯何用將心湊泊頭頭釘釘膠粘不如信手拈來處處箭鋒相拄以致永明博綜於宗鏡座主彷彿於言詮此祖宗妙極而流弊痛挽之惟望後人之實證也

曹洞宗

威而音音而威者〇五位前後事也五位無位而位者也威音已前空劫也威音至此今時也今時無空劫則非今空劫非今時即非古今古一〇其爲偏乎正乎正之偏乎偏之正乎偏正兼至乎正偏兼到乎吾不知而知知而邈然於威音之先矣故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相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是也七佛皆然矣而世尊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至臨末稍頭伸出雙趺以示迦葉一期大事不過如此(西天初祖)迦葉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

者是汝我。外道曰這個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阿難。二祖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三祖商那曰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四祖優波毱多。五祖名提多迦香衆來求出家。多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毱乃度之。香衆後有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六祖彌遮迦見一人手執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曰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七祖婆須密因論義謂八祖佛陀難提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九祖伏馱密多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及謂香蓋子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十祖脇尊者問十一祖富那夜奢曰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十二祖馬鳴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富那曰汝欲識佛。不識

者是馬鳴。謂十三祖迦毗摩羅曰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迦毗謂十四祖龍樹曰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龍樹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辯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滅。復居本位。十五祖迦那提婆因外道論義。外曰我欲得佛。提曰我灼然得佛。外曰汝不合得。提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外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提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十六祖羅睺羅多答十七祖僧迦難提偈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聞風鈴鳴。問十八祖伽耶舍多曰鈴鳴耶。風鳴耶。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故。多入十九祖鳩摩羅多舍。鳩問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鳩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鳩云此舍無人。祖云答無者誰。鳩遂開門。鳩摩羅多謂二十祖闍夜多曰汝雖已信

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從識起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靜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幻夢闍夜多謂婆(二十一祖)修盤頭弟子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此彙叶之旨也婆修盤頭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摩拏(二十二祖)羅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勒那(二十三祖)因師子(二十四祖)問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師子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婆(二十五祖)舍斯多付法不如密多(二十六祖)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密多謂般若多羅(二十七祖)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般若多羅付初祖(東土)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神光(二祖)問此土初祖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祖曰將心來吾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三祖(僧璨)懺罪

亦同四祖(道信)逢一小兒問子何姓曰姓即有不是常姓曰汝無姓耶曰性空故無度為五祖(弘忍)五祖欲付法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六祖(慧能)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青原參六祖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石頭希遷初參青原原問子何方來曰曹溪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曰若恁麼用到曹溪作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原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識得原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石頭著參同契以明暗回互懸起曹洞宗旨有所來矣藥山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也不為曰恁麼則閑坐也曰閑坐即為也頭曰汝道不為不為個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

我這裏如石上栽花雲岩曇晟禪師於藥山悟後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上堂曰有個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曰日夜不曾眠洞山於無眼耳鼻舌身意不覺捫面問師既聞水鳥樹林念佛猛省無情說法邈師眞於長久覩渠面于水中跌倒幻人拾起縛草向冷路上熱鬧於爐炭裏凝水藏身無影只見其聲全體現前不逢其面毒龍蟠處水偏淸頑石堆頭雲欲起銀碗盛雪氷花與火焰齊輝挾後位而躦踴黑夜烏鷄舜惹與虛空都碎帶共功而不斷五子同歸一父那知祖業之崇四臣咸藏一君豈謂上皇之治五位分而盡了不了薪火既滅世界方炎一位圓而無圓之圓花木摧殘陽春當淵見消行起行滅道亡睡中開眼喫茶飯後洗盂就坐鐵脊梁竪處朧朧似夢犀角枕倒來漠漠無天鬧市裏水流花落事忙中馬去牛來既分和叶于君臣當辨賤貴于王子賤分外紹貴從內紹未識極頭進於極

頭門內人趨向裏頭事是朝生之臣種歸王既識極頭擔荷極頭裏頭人不擔屋裏事是誕生之王種忘父忘父著食父而滅祖故曰內生無家者閉宮而令行故曰化生末生未知兩紹眞王不類五兒貴賤俱消淺深不立石霜九峰舌結章師悟老技窮相續大難豈容付授悲末世一悟便了之魔人故曰人多乾慧示將來三滲須盡之法網當知悟餘濁智機不離位好女不著嫁時衣見處偏枯盲兒不放雙拄杖究妙失宗休坐法機昧終始要通宗透此若不是乾羅蔔頭知此者稻坐水扁漉地金針雙鎖鴛鴦交頸分飛誰云玄路金鎖玄路藤樹合枝並起豈曰鳥道直須事理不涉電火難追展手不如吐舌一老一不老牛肯牛不肯擊首誰能應尾所以曹山觸毒三墮浪分潙山水牯牛水牯牛潙山奈何不得是國王水草非國王水草纔納非汚撲破鉢盂不獨五馬不嘶抑且一牛不飲頹然方丈不特闍黎不知抑且侍者不管閉眼伸出被底裏指頭誰云師子看山踏斷腳頭澀鞋鼻不道死蛇故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

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黑漆地履踐當問景欣垂衣裳致治不知堯舜柰何者未覩影而傳寶鏡才入室而伏繩床評唱繁興首帕遍布此法道之可悲也痛爲其宗者務使親到可耳

總結

得心於自得法於師師有人法之分心有本別之異根本智者自悟徹頭徹尾者是差別智者自悟之後曲盡師法以透無量法門者是良以師必因人人貴法妙分宗列派毫髮不爽故傳法之源流非獨以人爲源流也所以六祖一華而出二枝南嶽懷讓靑原行思是也讓出四葉自馬祖道一一出百丈懷海海出黃檗希運運出臨濟義玄一也百丈出潙山靈祐祐出仰山慧寂二也自馬祖出天王道悟悟出龍潭崇信信出德山宣鑒鑒出雪峰義存存出雲門文偃三也雪峰出玄沙師備備出地藏桂琛琛出法眼文益此馬祖一枝之四葉也靑原一枝出一葉自石頭希遷遷出藥山惟儼儼出雲嵓曇晟晟出洞山良价价出曹山本寂此靑原一枝之一葉也大矣哉威音

師疑王

王已前無物也威音王已後無物也無物之物不可以言到心師也其○也彈丸迸出透頂處忤逆聞雷迅電突來過眼時紅旗閃爍裂作兩開而火見處處斷碑橫古路控成雙結而中虛遠遠馳書不到家不知自已爲何物護道三界爲惟心滴水答曹源滴水慧超原汝是慧超分明打劫就窠爭柰巡人犯夜羅五家之四面突臨濟之正宗所以從威音一點闢開至臨濟一囊收納雲門本出睦州於黃檗豈外滹沱潙仰自縉風穴于首山還歸慧照曹洞到浮山而率賓歸王法眼雖入教而難逃主化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臨濟兒孫旣專大任敢負前宗一悟便了而無餘是增慢者一踶便就而莫勤是淺丈夫當知大器晩成切莫半途而廢師承在宗旨不在名字源流證悟盡差別爲可根本坐定痛快者翻成跋扈廉纖者到底纏綿纏綿尙有脫時跋扈終成異路殷勤至再叮囑萬千幸勿掃宗旨以藏拙正當究宗旨而竭情情竭細除人忘法滅方可爲人師表紹佛先宗善自護持無令斷絕

傳衣法註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鶴勒那尊者謂師子尊者曰吾師密有懸記羅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祖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之至達磨大師謂可大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我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我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閡至我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

得聽吾偈曰我本來茲土傳法救羣迷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後六祖因五祖擊碓夜入祖室五祖以袈裟圍祖不令人見以所傳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我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六祖問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於密註曰多子塔前傳法者懸記此法祖脈佛脈兩無斷絕之時也世尊與迦葉分座者示祖佛位同佛在世即佛授法于祖佛滅度即祖授法於佛指佛以法身為重也僧伽黎圍之以授法者正法以衣相密為心印也凡有難及難信處即衣法同傳也正法眼藏者師師相傳之法眼也不言涅槃心者以人人自悟之心各各固有只在正法眼藏印定以為師法也勅阿難副貳者言展轉承化而代不乏人也偈言法本法無法四句者指伽黎而授其法相之義也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于汝轉授補處慈氏佛者示前以法正授於祖茲以法一付於佛意後佛當親授祖法而後化行

也達磨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者正以宗旨在衣上以印所傳契證之自心也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幷示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者蓋以人但信有自悟之門更不信師法有忘悟了心之妙故用衣以表明令人悟之又悟以盡差別智也差別盡而根本之惑始盡矣至我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者蓋悟心得法者多悟心盡法而後已不待一一以衣表示也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者言自悟者單明心道若無法出盡差別智故不能行也說理者多通理者少者言說理者乃不悟心而但傳法者也通理者自心宗旨兩得證悟者也此叮嚀得心必得法而後能行得法必得心而後實證二者不可缺一故當以法潛符密證也潛符密證千萬有餘者言世尊於多子塔前付囑無令斷絕定當心法不斷故千萬有餘也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者言人不論根器上下但不悟耳若示之一念回機便同本得本得之心與法符契卽與祖佛不二也傳法度脫迷者言傳者法不言有悟可傳人也五

祖以袈裟囑六祖不令人見而傳法者正是多子塔前故事至六祖後人皆知信此實相無相之法相也皆言表信而用衣正重信有宗旨耳嗚呼宗旨其可不信乎宗旨而不信更用佛祖相傳爲哉更用源流名字爲哉故五宗恐其法滅也顯言宗旨以付授付授之久因不悟心者認有法可傳而學法不參心也故後之悟心豪傑欲抹殺宗旨單存悟見也此心法不同各偏之弊耳茲直註佛祖相傳之心法以示心法同傳之旨願後人信之則多子之讖不誣而千萬有餘之言始實矣若必重自悟而抹殺相傳之法必非悟心之士也何以故以其見有法故見有法卽與自心違故既悟見有法則所悟之心亦僞故嗚呼自心師法不可動著動著則入地獄如箭射

五宗原終

濟宗頌語附

萬峰法藏著　學人上履閱

余自力參於折竹聲中得個前後際斷頓見青州衫意旨便能棒棒見血箭箭中的復參睡中主了得高峰枕落雪嵓古栢千古同心因知道無終窮力參不已閉關日夕究其不可究處所以深入濟上堂奧旁及四家兼之旁出諸禪得大慧所謂禪備衆體之妙其三玄三要四賓主等大法小法都從達磨密授二祖之七佛偈西天四七傳心法要授受至於六祖而出南嶽青原兩家大振所以有百丈再參馬祖因緣蓋以從上諸法做出面目百丈以三日耳聾傳之黃檗黃檗以三頓棒傳之臨濟濟恐宗旨太密傳久失眞而變為一概頭粗惡淺小之禪畢可自了不能為人故與普化克符等建立宗旨名相千變萬化收歸兩堂一喝分為賓主以授三聖大覺三聖大覺約示而廣演互相激揚以授興化祖佛之法至化而曲盡其妙不可勝言矣其時鹿門等承虛接響幾喪宗旨幸有守廓為發明之斯道賴以不泯繼之兒率聞於

調[illegible]齋

清素覺範得於歸宗深慮遠傳各為闡發臨濟一脈七佛諸偈具在典章政所謂文獻若足吾能徵矣後世以高峰中峯之下屢遭世亂其間諸家傳法弟子給侍不久宗旨漸疎迄我

明初幾希殘燼至於關嶺而及笑巖其徒廣通公者自因不識正宗妄以蠡測乃序笑巖集遂云曹溪之下厥旁岐縱橫肆出厥奇名異相涯岸各封以羅天下學者因誣其師為剷去臨濟不欲承嗣將謂截枝拆流以復本原另出名目曰曹溪正脉其說一唱人人喜于省力易了遂使此年已來天下稱善知識者競以抹殺宗旨為眞悟致令無賴之徒無所關制妄以鷄鳴狗盜為習稱王稱霸無從勘驗誠久假而不歸矣嗚呼臨濟果為旁岐乎宗旨果為奇名異相之縱橫肆出乎其法果為羅籠天下而設乎入其法者果若密室傳授之偽異乎曹溪之下南嶽青原五家宗旨果皆旁出而紛紜妄號正宗者乎此何異於高峯數南嶽為泛徒者哉後世豈無明眼者笑斥耶寧不聞笑巖上堂舉世尊陞座公案時有僧出作禮劈

脊便打云多口作麼僧云某甲一言也未何爲多口巖復打云再犯不容翌日上堂云昨舉公案未圓未能解得諸人惑未能與世尊把臂共行何謂若是知音作者纔恁麼便不恁麼然後沒交涉直教兩頭撒開中間放下自然活卓卓底隨處作主如水投水似空合空佛祖不能知鬼神莫能測又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巖云一文錢一個燒餅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云喫在肚裏了時下飽欣欣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云你無一文錢只得甘受餓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云雲門餅金牛飯空腹而來飽腹歸此豈不是笑巖之濟宗乎終日聞笑巖語見笑巖錄乃立妄論以誣笑巖爲見外臨濟不亦過且謬乎豈不聞愛禮存羊之論毋令斷絕之教乎茲幸　金粟一枝仍用黃檗三頓痛棒示人而三玄賓主固在也不肖勉爲承嗣力唱此宗爲萬世不易之定衡奈何一唱而和寡未能恢弘暢達以救臨濟法滅之虞敬原五宗而復以馬祖一脉的傳公案細細頌出手授二三子之自悟自入者互相激揚務使此宗再起毋令斷絕以

報佛恩若曰達磨西來本無一字而復添此叨叨者耶將應之曰七佛偈幷諸讖語子將以爲文字乎乃俟其開口便掌以絕夫後世野狐之種云

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丈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竪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未幾住大雄山以所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四方學者麏至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又仰山云此是顯大機大用且道如何是大機之用

著語云　鞍前電閃馬後雷轟　又云行了春風有夏雨

頌云

盡道英雄志可伸長驅席捲見精神胡蘆谷斷撩天火一馬為龍得幾人

如何是大機大用　著語云　禹門三汲浪平地一聲雷

頌云

放去收來任自由突然翻轉尾和頭曾經三峽瞿塘險跨竈鬻兒也大愁

既有大機之用則如何是大用之機　著語云

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

頌云

鉢下袈裟窟裏身英雄當日逞將軍蒙山去後南宗振避石猶傳萬古勳

如何是大底道理　著語云　碩果不食

頌云

斷水窮山不憚煩桃花流盡見仙源自從一落漁人眼世上相傳有浪言

馬祖而下早有賓主句矣其源蓋出於再參公案中且道如何是百丈再參之賓中主　著語云

周郎功就漢有荊州

頌云

早施約法次關中示玦烹翁霸正雄子夜楚歌虞帳冷千秋無面見江東

如何是主中賓　著語云　夏至前頭隔夜定

頌云

東階先揖致殷勤北面擎觴禮讓頻去盡驕淫見真宦從來入聖本於仁

如何是主中主　著語云　雨過旱雷轟

頌云

何處聲梆擊破秋掉翻輕艭擲魚鉤夜蟾不識湖深冷沉到龍窩極底頭

主中主從那裏得來　著語云　饒人多主顧

頌云

頹然閫外付將軍開國成家豈別人不是垂衣拱手責萬邦何以致來賓

舉興化在三聖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聖云具個什

麼眼便恁麼道化便喝聖云須是你始得　著語云　冷光微露毒殺熱謾

頌云

全提劫外過春風纔見花開雨濕叢縱使青皇未零亂已看滿地是殘紅

興化到大覺覺問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你憑箇什麼道理與麼道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相逢覺云我昨日疑你遮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再喝覺亦打　著語云　何勞再勘

頌云

一回雨過一回香轉見花深夏日長燕子尙疑春富貴喃喃猶自語高梁

化云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遮瞎漢來遮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與一頓　著語云　若不脫下爭得見骨　化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捧底道理且道如何是三度痛棒底道理　著語云　彩雲歸盡月當空

頌云

洗盡胭脂素體香多知嫂嫂細姑娘翻思父母當年事恩大難酬只自傷

舉守廓侍者到華嚴值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廓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亦喝廓禮拜起曰大衆看遮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衆且道華嚴敗闕在甚麼處　著語云　既無推讓之德那復見義不爲

頌云

東和北拒策應高前失吞吳後棟撓八陣至今騰怨氣數堆頑石怒江濤

守廓到鹿門見楚和尙與僧話次門問楚曰你終日披披搭搭作麼楚曰和尙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門便喝楚亦喝各休去廓曰你看遮兩箇瞎漢隨後便喝　著語云　向遮裏入　門歸方丈請廓

問云老僧適來與楚闍梨賓主相見甚處敗闕廓
曰轉見病深門曰老僧自興化來便會也廓曰和
尙到興化時某甲爲侍者記得與麼時語門云請
舉看廓遂舉興化問和尙甚處來尙云五臺來化
云還見文殊麼尙便喝化云我問你還見文殊麼
又惡發作麼尙又喝化不語　著語云　從三聖
處學得來　和尙作禮至明日教某甲喚和尙和
尙早去也化上堂云你看遮個僧擔條斷貫索向
南方去也已後也道見興化來　著語云　人去
歌接罷　廓云今日公案恰似與麼時底門云興
化當時爲甚無語　著語云　好個疑團　廓曰
見知尙不會賓主句所以不語　著語云　拖却
長裙作老婆　及欲喚和尙持論和尙已去也門
特煎茶告衆曰參學龍象直須子細云云且道如
何是斷貫索　著語云　只嫌自己麤繩短莫怨
他家井底深

頌云

逢師兩喝硬如雷誰料殷勤爲汝悲縱使再三千百
喝一條斷索繫頭回
　如何是會賓主處　著語云　何不轉身看

頌云

輕輕撥著萬斤鎚腦後潛過夢裏雷三聖家風千古
秘幾人眞到玉山頹
學臨濟兒孫從五祖與佛鑑鑑與妙喜遞代俱以
潙山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
潙山呵呵大笑歸方丈公案爲最後事圓悟曰相
隨來也且道如何是相隨來也的道理　著語云
　倒翻觔斗抱球兒

頌云

踏轉雙輪駕白牛四衢風氣肅三秋笑歸方丈還錢
去明月團圞嶺上頭
　又爲道吾捺倒爛泥裏有判者云也只是館驛裏
撮馬糞漢且道如何是馬糞　著語云　青蠅不
附驥尾

頌云

夜追鞭影過橋東踏著深春柳下風欲理羈韁向人

道亂絲空把月明中

舉圓悟問大慧云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第一句慧云此是第二句且道如何是虎頭虎尾如何是踞收如何是第一句下明宗旨

著語云　藏六斷蛇

頌云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舉五祖演云牛過窓欞頭角四蹄都過了只有尾巴過不得如何是四蹄如何是尾巴如何是過不得

著語云　好肉爬瘡痛不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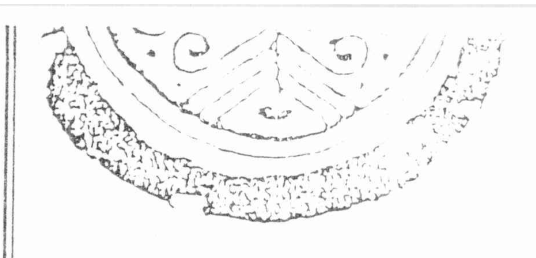
頌云

十指爲拳劈面揎西風颯颯起春雷霜前雪後分明事誰道一陽冬至回

濟宗頌語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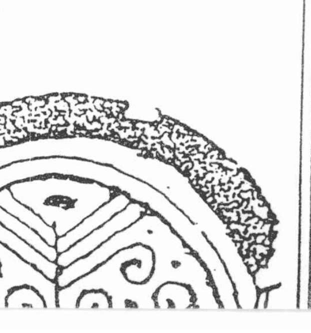
萬峯學人嚴拱法名上履捐貲刻五宗原暨濟宗頌語全卷伏願了知宗旨證入贊乘更願得見得聞同參同薦者　皆

大明崇禎龍飛元年歲次戊辰四月佛誕日識



五宗救

明弘忍 述



五宗救（原本。原刻本。校本。無。）

小敍

連城之璧誕於山。照乘之珠育於海。有小丈夫者。得一珠一璧而奇之。摩挲放拈。不舍晝夜。是未知天地雖大。自我彰之也。苟知此。則凡宇宙之所苞括。日月之所臨照。雲雷雨風之所蒸吸。若山若海者。莫究其幾千萬族。況海中之珠與峯根之璧哉。夫唱五宗者。知天地萬物之在我者也。故其見高。其指遠。其全機大用渾脫而無跡。其堂奧旨趣嚴密而難透。銀山鐵壁。渠或自開。石火電光。誰能湊泊。是故三世諸佛猶立下風。四海羣賢罔追絕景。藏金於谷。沉珠於淵。觸處彌光。用時不竭。未可與器幽識淺。志滿意怠者。並世而稱也。何則。杲日麗天。而盲夫莫覩。春雷震槁。而聾人不聞。遂謂日月已亡。而雷霆鐘鼓之音不作。卽有相告。漠然以爲欺己。漫然而罵之。此三峯先師所以取戾也。二子乘舟。成父之惡。一士諤諤。致君之美。後世論之甚詳。獨於法門。是非倒置。理安從出乎。秦始皇帝病沙丘。遺書立公子扶蘇爲二世。始皇崩。李斯趙高胡亥之徒。更作僞書。賜扶蘇死。使者至。扶蘇欲自殺。蒙恬諫曰。陛下以三十萬衆委臣守邊。使太子監之。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非詐乎。請復請。復請而後死。非暮也。扶蘇泣曰。父而賜子死。不死不義。何復請之有。卒自殺。噫。扶蘇之於父子君臣。可謂順矣。然而秦自非子莊襄以來六百餘年之宗廟社稷竟滅于是。拘拘小節。何可慕乎。今法門之李斯趙高出矣。七闢三闢之僞書行矣。將使天童三峯上及臨濟之慧命滅於旦夕。吾何敢慕扶蘇之義。不一復請哉。丁丑桂月。西蜀弘忍書于安隱寓中。

五宗救目錄

卷之四
六祖下　第一世湖廣南嶽懷讓禪師　第二世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第三世洪州百丈懷海禪師
第四世洪州黃檗希運禪師
卷之五
臨濟宗
第一世鎭州臨濟義玄禪師
卷之六
第二世魏府興化存奬禪師　第三世汝州南院慧顒禪師　第四世汝州風穴延沼禪師　第五世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第六世汾州太子善昭禪師　第七世潭州石霜楚圓禪師　第八世袁州楊岐方會禪師　第九世舒州白雲守端禪師　第十世蘄州五祖法演禪師
卷之七
第十一世成都昭覺克勤禪師　第十二世平江虎丘紹隆禪師　第十三世明州天童曇華禪師
第十四世明州天童咸傑禪師　第十五世夔州臥龍祖先禪師　第十六世杭州徑山師範禪師
第十七世袁州仰山祖欽禪師　第十八世臨安天目原妙禪師　第十九世臨安天目明本禪師
第二十世烏傷伏龍元長禪師　第二十一世蘇州鄧尉時蔚禪師　第二十二世蘇州鄧尉普持禪師　第二十三世湖州東明慧旵禪師　第二十四世海舟普慈禪師　第二十五世南京寶峯

目錄終

五宗救卷之一

寓安隱沙門弘忍述

總論一

道大同。而弘道之迹不能同。道絕同。而合道之符不能異。不能同也。故先聖之建立有差。不能異也。雖變變化化而不出從上相承之法眼。所謂宗旨也。佛不云乎。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摩訶大迦葉。夫涅槃妙心。卽吾人本具之廣大心體也。正法眼藏。卽雙明雙暗同死同生之金剛眼也。心卽眼。眼卽心。實相而無相者也。如國之印璽然。無前際。無後際。無中際。一印而文理備焉。世尊非此眼。不能辨迦葉之一笑。迦葉非此眼。不能契世尊之拈花。乃至四七二三授受之際。非此眼不能驗其淺深偏全之候。所謂啐啄同時。人境俱奪。名言斷。理路絕。壁立萬仞。而從上諸祖要人於此壁立萬仞。聞見智識所不到處。豁開向上。故終日言而未嘗言。非無言也。言之中無言也。及其弊也。知解橫生。故不得不變而爲機鋒爲棒喝。又其弊也。不得不變而定宗旨。宗旨定。若三代之禮樂備焉。雖千聖繼出。不能易矣。夫言論之弊也。弊于心性。而棒喝之弊也。弊于亂統。故從棒喝悟者。知亂統之病。而建同喝四喝料簡玄要函蓋截流等綱宗。臨濟雲門是也。從機語悟者。知心性之病。而建四禁五位六相種種三昧門等綱宗。曹洞潙仰法眼是也。以要言之。不出實相無相無相實相之空印。所謂變化化而合道之符不能異者。此也。是故符合。雖三祖之惡疾不得不以衣鉢付之。而符之未合。雖首座之脫化。洛浦之聖箭。猶在點額之例。正法眼藏。果易言哉。惟其不易言也。故先聖祕之而聽其悟。惟其

不易悟也。故湮沒而至于不提。夫湮沒既久。必有乘願再來之大士起而救之。然而救之之際。不無觸諱。故有疑之者。有毀之者。甚至投毒下獄篆面鞭背。在古人猶所不免。況今日乎。語曰。紘急則斷。亦勢之固然也。三峯老人履固然之禍而卒免矣。有所不能免者。其在我乎。

總論二

夫世之爲書者。集點畫而後成字。集字而後成句。集句而後成章。章之成也。必有先後起止之迹。惟印則無之。學道亦爾。有小悟。有大悟。大悟若印。小悟若集書。當是時。不陞巨匠之堂。未有不於點畫字句生滿足者。是故興化因大覺而見臨濟先師。洛浦繇夾山以透牢關一句。黃龍啓迪于文悅。雲門溫研于雪峯。至若灌溪之造末山。妙喜之從佛果。是皆一悟再悟。至於大悟一十八遍。然而豈有他哉。務與從上印文相合而止耳。風穴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乃至印泥印水印空。不留朕跡。予嘗深觀之。自拈花至馬祖臨濟。凡三十九傳。而此印再鑄。光芒四射。睨之卽喪其睛。所謂印水者也。自興化至圓悟大慧虎丘應菴又十一傳。而諸老愈唱愈高。愈造愈不可測。若龍變虎踞風馳雷轉。所謂印空者也。至華藏而後。此印漸沒矣。嗟乎。三峯先師穴重泉以出之。磨其光。刮其垢。還其舊觀。以用于今日。所謂印泥者也。何也。老人生臨濟七百年大法滅盡之後。一呼而不應。再呼之。再呼而不應。三呼之。聲爲之咽。氣爲之絕。四顧徬徨而未有和之者。故不得不印諸泥上。以待天下後世。其爲心亦苦矣。夫所謂印泥者何。謂印文之不能化也。非印文之不能化也。泥之不能化也。嗚呼。吾輩之終日玄要而不透玄要之極者。與彼一棒到底。只不百步耳。可不戒哉。可不愼哉。戒之愼之藏之護之。以

俟其人焉如臨濟者出。焚其符。剖其印。重于空中圖畫五彩。與正法眼藏暗相吻合。是三峯之願也。亦從上列祖之願也。

總論三

四七二三諸祖師應機多標理致。而棒喝機鋒始自馬祖。隆萬間。僧廣通斥絕大法。謂曹溪以後厥奇名異相以羅籠天下學者皆毀之。自稱挽祖回風直接六祖。似謂六祖而下皆不可師也。此其罪。誣毀先聖。熒惑英傑。可不辨哉。三峯之辨。自此而始。諸老宿不察三峯之用心。憎其異己。至欲抹殺從上相承之法印。自謂一棒到底。不立窠臼。獨不思棒喝之始自誰乎。請細言之。若謂此棒直接馬祖之上。則馬祖已上未嘗用棒喝也。若謂此棒仍承馬祖之下。則馬祖已下未嘗無宗旨也。是二者何居。若謂自立門庭。不從人得。其如棒喝何。進退推求實無本據。反欲闢人之扶救慧命者爲無師。爲外道。爲旁出。其誰曰信然。三峯非好辨者。顧其勢不得不辨。既辨矣。不得不觸諱。既觸諱。亦不得不任其過。有數端焉。夫天童師也。三峯弟子也。弟子與師辨。世之人孰不切齒而唾罵之。雖然事有緩急。情有重輕。今天童之所闢者。宗旨也。三峯之所以從而救之者。亦宗旨也。非三峯之宗旨。從上列祖之宗旨也。非從上列祖之宗旨。抑千百世以下眞龍眞象賴此以接慧命之宗旨也。則三峯之辨。烏能已耶。夫辨不明。則宗旨不存。宗旨不存。則從上之慧命絕。今三峯往矣。而闢書又一再至。則吾之辨亦安能已耶。然更有說焉。三峯所以師天童。師其源流。吾輩師三峯。雖源流而實法乳。斯二者道而已矣。道固不可以世法論。況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卽世法亦當然。夫吾輩天童之孫也。而天童亦從上列祖之孫也。吾故不敢

以吾之辨辨天童。而以從上列祖之辨與天童辨。是吾得罪于一人。而効忠于千聖。雖蹈鼎鑊何辭。然則吾之辨。信乎其不能已也。爰集從上列祖之悟繇。起自釋迦終于天童三峯。凡六十九人。以盡臨濟一宗。串珠而下。有建立者。有守成者。有扶救者。其間升降。歷歷可觀。使宗祖之眼目不至掃地。以待夫天下後世英傑者出。再振而起之。非辨也。救也。故曰五宗救。餘四者各係其首建一二人焉。

七佛偈並傳法偈旨

三峯和尚與磬山書曰。粵自威音無象。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故七佛以雙頭獨結。四法交加。勒成無文密印。飮光傳二十八代。無非以法印心。此法之不可滅沒重矣。　闢書曰。七佛但有偈。未見有雙頭獨結。又未聞釋迦有四法交加勒成一〇爲無文密印。而飮光傳二十八代者。既四法交加。豈可謂之無文密印者哉。

〇救曰。闢書所論。皆所謂以辭害意者也。佛法無下口處。必待悟而能證明之。悟有淺深。必徹悟而後能證明之。請以世法喩。凡先聖或示此〇相。或示此●相之類。若虙羲之卦畫也。雖無文字。而天地萬物之理備焉。而七佛列祖傳法偈。若文王之繫辭也。所云雙頭獨結無文密印等。其爻象乎。蓋以此〇相統言詮。以言詮入此〇相。不相害也。昔臨濟大師初住鎭州。卽謂普化克符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二人成褫我。二人稟旨上問。濟于三段二打之後。以四料簡明之。於是便有玄要賓主照用等宗旨立焉。夫黃檗接臨濟不過三頓痛棒。而濟乃建立若是。豈非三頓之象彖乎。然卦無象彖。卦之理固自若也。使繇卦以知象彖。繇象彖以知卦。卦之理亦固自若也。今有人焉。執一畫以爲乾。問其乾之所

以乾，則瞋目大怒，至欲焚其書，絕其人，止存一晝以教天下後世。是果知乾乎。先師嘗頌七佛偈曰，無相身心卽有無，有無兩絕密交蘆，迅雷不及掩雙耳，夢斷遙空月自孤。又作此𠁅相與所謂不可有無有無不可者，皆彖繫耳。而闢書呵爲四句法之外道。及其自下註脚，依文訓義，一以無字銷之。夫七佛住世，壽皆萬數，當其時說法徧沙界，而流至今日者，獨最後密付之數偈而已。果可以無字盡其旨乎。百丈曰，凡教意皆三句相連。法非法非非法。若單說一句，入地獄如箭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涅槃曰，吾教意如∴字三點。巖頭取爲略似宗門。嗟乎，佛祖法式，千聖不易，而今人毀之，所謂法道陵夷也。

七佛至卷末

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拘留孫佛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

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

迦葉佛偈曰，一切衆生性淸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釋迦牟尼佛。姓刹利。父淨飯王，母摩耶。刹利氏自天地更始閻浮洲初闢已來，世爲王。佛歷劫修行。値然燈佛授記，於此劫作佛。後於迦葉佛世，以菩薩成道，上生覩史陀天，名護明大士。及應運時至，乃降神于摩耶。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摩耶右脇誕生。生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

蓮花自然捧雙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吃•貴圖天下太平。　雲峯悅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　具德禮頌云•迸出神光脇未開•羣龍化雨自何來。韶陽一鏃穿流電•良駟追風趁不回。忽趁回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是甚麽所在。　潭吉頌曰•俛仰團成五色毬•萬鈞香餌墜絲頭。瞿曇意在深深處•跛鼈盲龜漫上鈎。

○救曰•四十九年說法•皆隨機遮護。至拈花一著•始盡天上天下獨尊之旨。先師謂一花拈出圓證吾人心法廣大•非臆談也。闢書以一棒爲全提獨尊•謂此外別有•卽同魔說。豈吾所謂全提獨尊之旨哉。吾所謂獨尊者•如天子爲萬國之獨尊。吾所謂全提者•如萬國皆在天子王化之中。布一令而天下肅•發一言而天下應•除一官授一職而天下被其澤•天下之敎敎化化皆歸之。故謂之獨尊。非天下之外別有獨尊•而獨尊之外別有天下也。心法亦然。洞宗有五位•以君位爲尊。臨濟有四賓主•以主中主爲貴。雲門有全提半提•以全提爲究竟。敎中有海印三昧•謂萬象森羅皆在海光之中•無前際後際而一時俱現。所謂全提獨尊者也。若夫闢書之一棒•謂之法外之心•謂之乾慧。特孤獨之獨耳。獨可也•尊則吾不知矣。

自降生後•種種神異•踰城出家•具如經說。始于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于六年•世尊自思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受食而後成佛。卽沐浴于尼連河。天爲之偃樹•世尊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糜。尋詣畢

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藉坐。景雲祥風。四起紛披。天魔念世尊道成。且受折抑。率衆作難。窮現可怖可欲諸境。世尊泊然不動。以指按地。地大震。魔皆顚仆。於是降之。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示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乃於穆王三年癸未歲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至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時年三十矣。成道後六年。歸爲淨飯王說法。王大喜。遣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三峯藏云。人人都向世尊未陞座前會取。早已錯了也。復頌云。雨過空山水碓聲。文殊何處著槌鳴。脚頭脚底無勞問。寶座從他下與陞。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於是普眼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雲居舜云。諸仁者且作麼生會。雲居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道普賢在甚處。　潭吉曰。雲居老漢大似抱贓叫屈。且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甚處不是普賢。復頌云。撥動寒爐子夜灰。普賢毛孔盡燒開。四天一片埋春雪。那更從空特地來。

世尊在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天衣懷舉云。臨危不變。眞大丈夫。諸仁者。作麼生下得一轉語。與黃面瞿曇出氣。尋常神通妙用。智慧辯才。都使不著。盡閻浮大地人。莫不愛佛。到這裏。何者是佛。何者是魔。還有人辨得麼。良久云。欲識魔麼。開眼見明。欲識佛麼。閉眼見暗。魔之與佛。一時穿却鼻孔。　妙喜曰。天衣老漢恁麼批判。直是奇特。雖然如是。未免話作兩橛。若向何者是佛。何者是魔處休去。不妨使人疑著。却云。開眼合眼。耶當不少。又云。拄杖一時穿却鼻孔。雪上加霜。妙喜却爲黃面老子代一轉語。待遮魔王如此道了。只向他道。幾乎錯喚你做魔王。此語有兩負門。若人簡點得出。許你具衲僧眼。　三峯藏頌云。高眼從來不著塵。阿誰奴子共殷勤。嚴冬一片三江凍。萬卉千葩徧地春。

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値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曰。汝速去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大慧禪師爲錢計議普說中。舉此話云。者裏使棒使喝。掀倒禪床。引經敎。說理事。擊石火。閃電光。夜半捉烏鷄。得麼。老漢當時請益湛堂和尚。堂曰。你爬著我痒處。這話是金矢法。不會如金。會得如矢。曰。豈無方便。湛堂曰。我有箇方便。只是你剗地不會。曰。望和尚慈悲。湛堂曰。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未到佛座下。他家生下兒子時。如何。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持此語。未至他家。已生下兒子時。如何。老漢當時理會不得。後因在虎丘看華嚴經。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卽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爲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

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諠諍．寂滅現前。譬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爲欲度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寤寤。既寤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况復起于世間之心。師云．到這裏打失布袋．湛堂爲我說底方便忽然現前．方知眞善知識不欺我。眞箇是金剛圈。須是藏識明．方能透得。又有箇尊宿喚作洛浦和尚久爲臨濟侍者．濟每稱美之．謂之臨濟門下一隻箭子。便是欺負人。遊歷罷．直往夾山頂卓菴經年。夾山知．乃修書遣僧馳到。洛浦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浦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夾山曰．者僧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看書．此人救不得．師曰．古人喚作撈摝人。不知書中有甚閑言長語．洛浦却吞他鈎線。三日內果來。夾山預令人伺其出庵．便燒其居．師曰。只這便是金剛圈。浦不顧。師曰．成佛作祖．須是這般漢。直造夾山方丈．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曰．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敎無舌人解語。師曰．洛浦却低頭思量．者一道眞言。理會不得．被夾山劈脊便打．穿了鼻孔．遂承嗣夾山。後來示衆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須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見解貼在額頭上．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師云．他悟後便解明他者

一道眞言。這些子藥頭。不問他雲門下。臨濟下。曹洞下。潙仰下。法眼下。大法若不明。各宗其宗。各師其師。各父其父。各子其子。只管理會宗旨。熱大不緊。老漢在衆中時。曾請益一尊宿。禪門中說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尊宿爲我引證云。有語中無語。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喚這箇作有語中無語。又喚作無語中有語。如何是有語中無語。路逢死蛇莫打殺。如何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只者一句。便具此兩義。路逢死蛇莫打殺。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乃是有語中無語。謂既是死蛇。更不消打殺。又云。如何是同中有異。鷺鷥立雪非同色。如何是異中有同。明月蘆華不似他。我如此說時。你便會得了。却濟得甚麼事。似這般底。莫要學。大法明後。舉一絲毫。便一時會得。恰似殃崛摩羅因緣。湛堂說的方便。我乍入道也使不著。佛有神通也使不著。既使不著。因甚麼生下兒子。若向這裏見得。釋迦老子卽是殃崛。殃崛卽是釋迦老子。若也不會。釋迦自釋迦。殃崛自殃崛。不干產難人家事。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敎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白雲端云。迦葉善觀風雲。別氣色。雖然如是。還覺頂門重麼。復頌云。盡說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辨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　僧問雲峯悅云。靈山拈花意旨如何。悅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迦葉微笑意旨如何。悅云。口是禍門。　三峯藏頌云。大地花開勝國春。碧池窺洞笑相親。自從惹得燕鶯語話。到於今轉失眞。　潭吉頌曰。世尊特直。迦葉不出。笑合雙眉。衝開頂獨。誰云買鐵得金。依舊

似石含玉。三十六峯天外看。遊人止到愚公谷。

○救曰。拈花付法。實直指一宗之岷源也。此處錯會。則千差萬別繇之而生。不流爲心性自己之義路。便流爲硬作主宰之儱侗。如五方天王觀摩尼寶珠。各說異色。而眞珠隱矣。故船子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闢書自謂情與無情。煥然等現。爲末後句。不知正在船子呵禁之中。如解拈花公案曰。威音者。一切衆生之容威。舉目了然者也。所以世尊拈花默顧大衆曰。會麽。只可默顧。不假言詮矣。凡公案之有默顧二字者。皆引爲證據。豈不聞依法生解。猶落魔界之語耶。首楞嚴曰。爾時阿難及諸大衆。各各自知心徧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如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各各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此方等會中所談。而謂敎外之旨。又若是乎。借使如是。則阿難已悟。大衆亦已悟矣。而人天百萬又皆罔措。此其中無說乎。雲門曰。直得盡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夫所云一色。卽阿難之所悟。而闢書之所倚者。雲門以爲轉句。只待拌此一色不見。始是半提。繇是言之。則情與無情。煥然等現。特闤闠中物耳。欲以唐突佛祖向上巴鼻。不亦太早計乎。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幷敕阿難副貳傳化。毋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敕。恭順佛故。

三峯藏云。袈裟遮圍。是世尊謾兩祖。是兩祖謾世尊。復頌云。拈起蓮花擲向人。花房子蕊彙無垠。蓮華服上深深意。祖佛從來並蒂新。　潭吉頌曰。一頂伽黎兩箇僧。老胡無口更傳燈。三峯只解將人救。不覺鞋跟惹亂雲。

○救曰。六祖入黃梅之室。亦以袈裟遮圍。徹其前悟。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徹。乃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不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黃梅知其徹悟。遂以衣鉢付之。先師謂袈裟縷縷。明示法數。非苟然也。蓋袈裟自一條至二十五條。每條各五。各各四長一短。顚倒參錯。開闔變化。默印吾人本具之廣大心體。圓融行布。不滯一偏。始盡此心此法之奧。非心外別有所謂密付者也。如六祖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豈非滯在淨處。而於心法有所未圓者乎。請試言之。若此偈便爲究竟。則三皷入室。不應復有言下大徹等語。既有此語。則偈旨之偏。雖盧公再出。亦當首肯。今之人悟不及此。遂謂先師以宗旨定在衣上。不亦欺世之甚乎。且初祖亦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若以衣表宗旨。而宗旨遂在衣上。則靈雲見桃花。水潦被馬師一踏。二公之悟。應在樹頭之上。鞋跟之下耶。蓋未肯深思爾。何則。請觀世尊拈花之際。普告大衆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與摩訶迦葉。當是時。人天百萬。未有若秀公之徒起爭端者。世尊不卽此時付以金縷。却于多子塔前重增公案。何哉。則袈裟遮圍分座令坐之事。有旨無旨。不待辯而較然黑白矣。噫。物之最大者天地是也。理之最幽者陰陽是也。而聖人迎日推策。畫八卦。考河圖。測以渾天之儀。載以曆象之書。然後天地之動靜。日月之行度。星辰之區分。陰陽寒暑之

數。閏餘盈縮之變。鬼神幽冥之情狀。灼見而指諸掌。繇是而觀。聖人之智慮過人遠矣。使匹夫匹婦從而論之。又烏得不增其昧昧哉。

世尊涅槃日。迦葉最後至。世尊乃於槨中露雙趺示之。

佛鑑懃頌云。未出王宮已涅槃。何須雙足露金棺。致令迦葉雙眉皺。慶喜門前倒刹竿。　潭吉頌云。指天指地。滿口噴盡。露出雙趺。重安鉢柄。迦葉當年若丈夫。䏇倒金棺與一頓。

五宗救卷之一終

五宗救卷之二

寓安隱沙門弘忍述

西天祖師

○救曰。西天諸祖。生而神悟。皆法身大士應世繼統。當時被其化者動至千萬。而於授受之際。卒皆一人。可見正法眼藏之不易透。而佛祖寶印之不易合也。觀夫臨機勘辨。以道合道之言。若谷響空音。不留朕跡。如曰。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即甘蠅之射不能喩其準。石火之光不能喩其捷。裴將軍之舞劍不能喩其盤礴變化。非大死却活。功照俱絕。其孰至此哉。後之人以心性道理依通之跡。用相彷彿。師乳驢乳固同一色。要在具眼英傑辨之。

西天二十七祖自此至卷末終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姓婆羅門。父號飲澤。母號香至。過去世爲金師。値毘婆尸佛般涅槃。四衆起塔。有貧女得金珠。懇金師爲補塔中佛像金面缺處。相與發願世世爲無姻夫妻。繇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及此世與紫金光尼復爲夫婦。梵語迦葉波此云飲光。蓋以身光名。然夫婦皆清淨自居。無世間想。旋復出家。修杜多行。會空中有神告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尊者卽趨禮釋尊於竹林精舍。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佛於衆中稱歎第一。後因拈花因緣付法。　佛涅槃時。尊者在畢鉢羅窟以淨天眼見世尊在熙連河側入般涅槃。卽至雙樹。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尊者告諸比丘。佛已荼毘。金剛舍利。非吾等事。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告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宜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赴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乃入。尊者告衆言。此阿難比丘。有大智慧。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　結集既畢。尊者自念衰老。宜入定於鷄足山。以待彌勒。乃召阿難言。我今不久世間。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救曰。金剛舍利。建塔立廟。乃人天植福之田耳。結集法眼者。使眞金剛眞舍利照天照地。而光明種子世世不絕。眞續佛慧命者事也。今乃抹殺臨濟正法眼藏。謂之學解。觀尊者此語。寧不惕然。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姓刹利帝。父斛飯王。實如來從弟也。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梵云阿難。此云慶喜。以如來成道日生。故名也。　者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縷袈裟外。別傳箇甚麽。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汾陽昭云、不問那知。　翠巖芝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

尊者將入涅槃、於恒河中流跏趺而坐。阿闍世王、毘舍離王、皆在河側說偈勸請莫般涅槃。者答偈曰、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靜、而無諸有故。復念我若向一國、則諸國或爭。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者足而白言、我當於長老而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卽變殑伽河悉爲金地。爲其仙衆說諸大法。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器、而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復付於汝。汝受吾敎、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說偈已、復以正法眼囑累商那和修、而命末田底迦於罽賓國敷演大法云。

○救曰、佛華圓頓而談十地、楞嚴頓敎而談四十四心。惟向上一門、掃絕階級。尊者曰、不歷僧祇獲法身。雲門所謂法身邊事、只待倒刹竿時、更進一步、方始過量也。近世不以揚眉瞬目註解此語者幾希。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姓毘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摩突羅國人也。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乃西域九枝秀草名、出則聖人降生。尊者生而此草出。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後一百年、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至此林、遂降二火龍。龍受三歸、施其地以建梵宮。　尊者化緣旣久、思付法者、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爲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

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尊者知是法器。後三年。遂爲落髮受具。而以法眼付囑之。付法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也。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　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卽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初名香衆。生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因爲更今名。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眞量。尊者聞已。踴躍述偈云。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囘爲眞法味。能度諸有緣。毱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尊者聞偈。設禮奉持。　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卻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夙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者卽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

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者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答曰。我從無量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受婆須蜜尊者法。行化至提伽國毘舍羅

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付法。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姓毘舍羅。行化至中印度。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曰。此子處胎六十歲。(正宗作十六) 嘗有一仙。謂此兒骨相非常。今遇尊者。可捨令出家。祖卽與落髮。羯磨之際。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未幾祖遂付法。說偈曰。眞理本無名。應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姓氏未詳。處胎六十年。將誕之夕。母夢白象載一寶座。座置一明珠。入門乃生。生而神光燭室。體有奇香。及長。雖穀食絕無穢滓。本名難生。後侍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卽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卽度出家。復具戒品而付法。說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姓瞿曇氏。遇脇尊者。遂授法。祖教被無量。得果者且五百矣。後至波羅奈

國有一長者來趣其會。祖謂衆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記、聖者馬鳴紹吾法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彼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毘舍利國王。以其國有一類裸人、如馬裸露。王遂運神通、分身爲蠶、以衣之。後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故號馬鳴。如來懸記、滅度後六百年、馬鳴當于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正是時。遂付法。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湧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卽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卽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卽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繇茲發現。迦毘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一外道索祖論義。集國王大臣及四

衆。俱會論場。祖曰。汝義以何爲宗。曰。凡有言說。我皆能破。祖乃指國王云。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破之。外道屈服。造甘蔗論十萬偈。又造起信等論。善能開誘。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敎。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有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於此否。祖曰。諾。卽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歸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卽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受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在者云。造無我論一百偈。此論至處。無不摧魔。

十四祖。龍樹尊者。亦名龍勝。少則能誦四韋陀。長而善知衆藝。才辯神明。出家入石窟。棲止龍樹。爲龍衆所歸。遇摩羅尊者。付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

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卽爲剃髮。命諸聖授具。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付法於迦那提婆。付法偈云。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

○救曰。古今以聰明睿智僨事者實多。而神堯神禹不礙爲聖君。周公孔子不礙爲聖人。七十子之徒。俱不礙爲賢人。未聞田舍翁致君堯舜。而垂範百世者也。吾道亦然。故如來稱一切智人。而華嚴菩薩。於百工技藝。星相圖緯之學。莫不精究。第觀其用心何如耳。闢書於三峯所說之法不可測。遂貶爲旁出。稱瑞光頂兄爲類己。頃見瑞光之錄。又不可測。而闢書旋至。甚至以瑞光爲假冒不識字之名。嗟乎。不識字者。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有何佳名。而假冒之耶。但瑞光不幸而墮此數中。又幸而得在先師鑪錘之下。發其覆。淘其滯。開其宿慧。使至於今日。輒前是而後非。法眼何嘗定歟。且西天諸祖說法。如雲涌河決。至於馬鳴。迦毘摩羅。龍樹等。各著論百餘卷。亦呼爲聰明旁出。可乎哉。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毘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寘於座前。尊者覩之。卽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旣得法。後至迦毘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捨次子羅睺羅多。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卽與剃髮。　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旣久。祖乃執長旛。入彼衆中。彼問祖曰。汝

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辯。繇是歸伏。正法眼藏云，西天禁斷鐘鼓，謂之沙汰。經于七日，祖運神通登樓撞鐘。諸外道衆一時共集。至鐘樓其門封鎖。乃問，撞鐘者誰。祖曰，天。曰，天者誰。祖曰，我。曰，我者誰。祖曰，你。曰，你者誰。祖曰，狗。曰，狗者誰。祖曰，你。曰，你是誰。祖曰，我。曰，我是誰。祖曰，天。如是往返七度，外道一衆知自負墮，奏聞國王，再鳴鐘鼓，大興佛法。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毘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志，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溯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座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心定耶。身定耶。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贊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

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

○救曰。在井出井之金。鋸義木義之辯。諸祖勘驗。率多如此。蓋語不屈。則心不死。心不死。則不能生之。所謂驅耕奪食。殺活擒縱。未有不明此而稱師據座者。後世不辨其語。每以本來面目主人公等相似見解。塗汚祖師。若爾則馬鳴問十一祖曰。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而馬鳴於言下忽悟。所悟者何事。而亦以主人公見解求之可乎。古德云。知是般事。撥向一邊。自己著些觔骨。又曰。閨閤中物。捨不得。盡是俗流人。黃龍南禪師示衆曰。大珠和尚云。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開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個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雀噪鴉鳴柏樹間。南公之於慈明。可謂不忝矣。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卽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於中。父既失子。卽擯禪利多出國。尋訪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卽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

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祖攜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

○救曰。童子持鑑出遊。以表諸佛圓智。從來象示。不可誣矣。至如龍樹現自在身。而提婆謂衆曰。無相三昧。形如滿月。夫玄黃未兆之際。聖凡罔立之先。果可以規規小見徵之耶。永嘉曰。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般若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然則先師謂無象一○相。為千佛萬佛之祖。其理固未嘗悖也。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云。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受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

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依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跡。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道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敎。彼有學衆，惟尙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偏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偏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偏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卽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偏行曰，吾適對衆挫抑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偏行曰，我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聞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年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

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長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一即王之次子摩拏羅。吾雖德薄。亦當其一。初那提國有惡象爲害。拏羅生而象息。至是三十年矣。人尚不知其所以息。王方同祖語。忽使者報。有象巨萬餘逼城。王憂之。祖曰。拏羅出。患解矣。王試命拏羅出。拏羅遂出城南。向象撫腹大喝。城爲震動。羣象顛仆。頃皆馳散。至是人始知三十年之安。以拏羅也。王大敬信。命拏羅依祖出家。祖即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救曰。尊者清淨無欲。爲衆所歸。一聞激勵之言。遂能返邪歸正。眞沒量大人也。今有自謂沒量大人。而不能受一善言。何哉。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姓刹帝利。父常自在王。受盤頭尊者命。祖遂出家。傳法後。至月支國。鶴勒那與寶印迎祖至王宮供養。異日。鶴勒那問祖曰。我有何緣而感鶴衆。祖曰。汝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坐是濫食報。爲羽族。師弟夙緣。故今相隨。鶴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吾有無上法寶。是如來藏。世尊昔付大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汝能傳之不絕。彼鶴之衆。亦資以解脫。汝受吾教。聽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支國人。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求子禱於七佛金幢。夢須彌頂有神童。持金環云。我來。及誕而天雨花。年二十二出家。棲一林間九白。誦大般若。感鶴衆相隨。三十得法。行化至中印

度。有師子者歸依焉。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即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已。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中印度人。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沙門波利迦。本習小乘禪觀。其徒有五。曰禪定。曰知見。曰執相。曰捨相。曰不語。尊者以無礙辯折之。令其歸正。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年二十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襯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令出家。祖會衆聖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羅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祖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詭爲釋子。潛入王宮。其王彌羅崛遂滅毀釋教。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怯於頭。王即揮刀斷尊者首。白乳湧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吾父何故自取其禍。延衆懺悔。時象白山有仙人深明因果。言師

子與羅崛。往世皆爲白衣。以嫉法勝故。陰戕於崛。乃今償焉。衆遂以祖報體建塔。

雪竇顯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　黃龍新云。黃龍要問雪竇。既是作家君王。因甚臂落。　徑山杲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

○救曰。尊者與此土二祖。皆示定業不可苟免。先覓法嗣。囑以從上相承之慧命。然後怡然順受。今世承其派者。不思厥祖爲法求人之艱難。冒汚觸邪。出佛身血。不幸當吾世而身見之。悲不可忍。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付法後。至中印度。國王迦勝設禮供養。有外道無我尊。先亦爲王禮重。乃於王前論義。冀勝祖自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彼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名。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

妙喜曰。婆舍斯多何用忉怛。當時若見他道。請師默論。不假言說。便云義墮也。即今莫有與妙喜默論者麼。或有衲僧出來道。義墮也。我也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

于時。祖忽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至南天。潛隱山谷。王天德迎請供養。王次子不如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王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跡。即度出家。

侍祖六年。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乃付法。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姓刹帝利。南印度王子。得法後・至東印度。其王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祖至・王問曰・師來何爲。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曰・各以其類度之。梵志卽化一大山於祖頂上・勢且下壓・祖指之・山遽移彼衆頂上。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梵志怖懼禮懺。祖復按地・地靜・指山・山滅。王異日大治齋・集諸外道・懇祖預會。祖初不欲行・而知所會地將陷・乃往。王曰・師肯來耶。祖曰・吾非應供・來救死耳。此地已爲龍窟・須臾當下陷。王恐與其衆如高原・反顧其地・已淵然成湫矣。王益敬信。祖爲演法。且曰・國有聖人・當繼我法。先是東印有婆羅門子。年二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人・遂名曰瓔珞童子。丐行閭里。有問・汝行何急・卽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卽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一日・王與祖同車而出・瓔珞稽首于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珞曰・我念往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顧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九年却返此方。卽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得法後・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月淨功德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菩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

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器。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

妙喜曰。說得道理好。歸依佛法僧。

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菩提多羅獨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遂依祖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

○救曰。道至當。不出眞僞。言至當。不出是非。聖人不在是非眞僞之內。故能是非眞僞之。譬如迷人惑東爲西。智者因而指正。若無迷人。是非之言無所施矣。予觀二十八代祖師。其間與外道論者十有一人。皆欲拯彼邪謬。歸乎至當之地。非有勝心者也。今天童三峯所見不同。卒至於辨。然道之興廢係此。予願好心護法者。開頂門眼。徹見二老一唱一和之意。神而明之。其或未然。虛其心。平其氣。讀兩家辯駁之書。或者因而有悟。是二老人矢不妄發矣。倘以人我之見。各私其私。附會攻駁。不惟無益於道。雖有善因而招惡果。

五宗救卷之二終

五宗救卷之三

寓安隱沙門弘忍述

東土祖師

○救曰。達磨大師初破六宗。其意銳甚。及乎東來震旦。六番受毒而不言。謗議沸騰而不辯。其弘法之心乎。方其不契於梁。不聞於魏。不容於流支之徒。機亦危矣。稍有爭論。安能默坐九年。以俟二祖耶。予以是知傳佛心宗者。不可執一方便。而進退有時也。今者法道中斷。天童三峯相扶而起之。又相攻而滅之。此二老豈無弘法之心哉。顧方便不逮耳。或曰。誠如子言。而子復爲之何耶。予應曰。事至此矣。天童當今之第一名宿也。撥無宗旨者。孰不借口。予所爲固不能回其執。將使天下後世知天童盛怒之日。已有犯顏死爭者。如某庶亂統之弊。其少懲乎。

東土十六祖自此至卷末終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於般若多羅尊者得法。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今名。祖問尊者。當往何國作佛事。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衰於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南方。勿住。彼惟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栖栖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識偈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者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識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腳下行。金雞解啣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識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冑集。祖恭稟教義。服勤四十年。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波羅尊者。捨小趣大。與

祖並化，時號爲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己解，別展化源，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如是次第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於是六衆咸誓歸依，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

祖念東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運光於彼。遂囑弟子不若蜜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乃辭祖塔，別學侶，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禮迎供，表聞武帝。帝遣使齎詔迎請，以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

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悟。

雪竇頌云。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荊棘。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淸風帀地有何極。顧視左右云。這裏還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

○救曰。廓然不識。塗毒鼓聲也。雪竇以本語作頌。可謂白珪無玷矣。後人向左右顧視處妄下註脚。而自謂不存知解。不亦難乎。東坡居士曰。本草謂芋爲土芝。能充饑益氣。惠州富此物。人食之者。不免瘴。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熱乃熟。啖之則鬆而膩。能益氣充饑。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瘴固宜。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言。猶芋。而綱宗則紙包火煨之法也。令諸窮子。展轉求食者。如法啖之。不復饑餓。若夫抹殺宗旨。以揚眉瞬目見解。執悟中迷。發爲狂打潑罵之瘴。非所謂水煮和皮者耶。昔雪峯存禪師。三登投子。九上洞山。後到德山。所至皆有得。末上於阻雪因緣。始稱大悟。故與巖頭書曰。一自鰲山成道後。直至而今飽不饑。今之禪者。以有所得心。執有所得之法。取捨宛然。而自謂滿足。瘴氣所持。非眞飽也。

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洛陽。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有僧神光。久居伊洛。博覽羣籍。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敎。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遂詣祖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尙若此。我又何人。値大雪。光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祖顧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尙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

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

芭蕉清云。金剛與泥人揩背。　佛果勤云。正當與麼時。法身在甚麼處。　三峯藏云。斷臂不自知。直待親見血。復頌云。提刀斷臂置師前。的的傳來萬事全。匪得將來重話墮。安心盡底再翻掀。

○救曰。安心數語。與廓然不識同一向上提持。而一與一奪。五宗皆備。後世弄泥團者。向覓心了不可得處作解會。斥臨濟爲奇名異相。自非頂門具眼者。孰不謂然。

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言所得乎。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

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卽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

三峯藏頌云、三十五偈四卷經、衣鉢家貲原不少。又道、西來一字無、六番毒藥救不了。

○救曰、作禮三拜、依位而立。當時同在四人之例。記錄者謂初祖特顧慧可而付法眼、以表得髓之意、非於顧字有旨趣也。闢書從默顧二字作如許解註、反笑三峯爲知解誤矣哉。

二祖、慧可大師、武牢人。姬氏子。父寂、以無子、禱祈旣久。一夕有異光照室、母遂懷娠。故生而名之曰光。少則超然博極載籍。尤善談老莊。後覽佛乘、遂盡棄去。依寶靜禪師出家。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三、返香山終日燕坐。又八年、於寂默中忽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汝其南矣。翌日、覺頭痛如刺、欲治之。忽聞空中曰、此換骨也。往見靜述其事。靜視之、見頂骨巉然如五峯秀出。以有神異、更名神光。靜語祖曰、汝相吉祥、而神令汝南、彼少林有達磨大士、必汝師矣。祖遂造少室、逮得法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尙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尙、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卽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玆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遂囑累付以衣法。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又曰、汝受吾敎、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

國難。般若多羅懸記所謂心中雖吉外頭凶者是也。吾亦有宿累。今往酬之。汝諦思聖記。勿罹世難。善去善行。俟時傳付。　祖乃往鄴都。化導四衆皈依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厮役。或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

○救曰。永明壽禪師垂誡云。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又云。深嗟末世。誰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生遭王法。死陷阿鼻。諸佛出來也無救你處。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若喫酒如喫屎尿相似。便可飲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屍相似。便可行婬。若見己財他財如糞土相似。便可侵盜。饒你鍊得到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他心。只爲末世僧尼少持禁戒。恐賺他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萬論所陳。若不去婬。斷一切清淨種。乃至若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如何後學略不聽從。自毀正因。反行魔說。夫永明無量壽之應身。觀其垂誡。與楞嚴三決定義同一慨切。後代魔子。或借二祖調心之言爲口實。如刻糞作檀佛。說名爲可憐憫者。昔玉泉皓禪師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字。有狂僧效之。皓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矣。僧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夫酒仙蜆子。皆散聖中人。應時而出。以救一期之病。非傳佛心宗者所宜效顰也。至於末後。一段光明。轉疑爲信。今之大言不慚者。能如是乎。

三祖僧璨大士。不知何許人。以白衣謁二祖。得度。傳法後。隱於舒之皖公山。往來太湖縣司空山。當後周毀法。祖深自韜晦。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

○救曰。祖有信心銘。近千言。其略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要知臨濟德山千奇百怪處。不過驅學者喪盡心智。與此數語符合耳。彼義學之徒解曰。至道本無難易。但不揀擇。卽是。譬夫畫龍。頭角牙眼。一一相似。惟不能行雨。所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非宗旨何以辨之。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六十年。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卽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為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回。以狀聞。帝彌欽重。

○救曰。汾陽無業禪師曰。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茆茨石室。向折脚鐺中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如短販人。又僧問大珠。如何是大涅槃。珠云。不造生死業。是大涅槃。曰。如何是生死業。珠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圓覺經曰。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夫涅槃且不可求。況餘事耶。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倘若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卽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抛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　咸亨中有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惟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令隨衆作務。盧曰。弟子自性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未審和尚敎作何務。祖曰。這獦獠根性太利。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盧在碓坊。忽聆誦偈。

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三擊其碓。盧卽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道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跪受訖，問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

○救曰，五祖觀六祖偈畢，乃云亦未見性在。及其三皷入室，徹至應無所住，言下大徹，則亦未見性之語皎然明白。後世裝點云，故意不許，以息其爭，而謂袈裟遮圍，不欲人見。非以世俗流布，誣謗祖師耶。夫既曰入室，閉門足矣，何至遮遮掩掩，欲隱彌露乎。此無他，只欲於本來無一物上作解會，而袈裟遮圍處註脚，不行强作此語耳。可發千古一笑。

六祖

○救曰，天不能以冬爲春，以殺爲生，順物而已。觀列祖應時攝化之跡，莫不若是。夫拈花一宗之始入震

日也，不契於君，不甚信於緇素，不著聞於朝野。是故達磨以之而受毒，二祖斃於刑，璨大師混跡於潛山，兢兢業業，與道自匿。故曰，愼勿言自我所得法來也。嗚呼，至黃梅之世，稍稍闡演，而疑信猶相半。於是焉大權菩薩乘其願相激揚。如秀公之博聞廣記，履踐明潔，人天大衆素所歸仰者，自抑爲旁出，而獦獠之一丁不識者爲正傳。使天下後世知此道之至公，非碩學厚德聞見智識之可造，非止觀定慧之可卽，非履踐之可加，非徒衆廣大聲譽素著者之可冒名，非恃强使勇如明將軍者之可刦奪。然後義虎斂袵，疑獸絕跡，海內皆向風。是故辯和之誘化，而爲印宗之讚揚。仲侃之刑化，而爲韋公之信敬。繇是言之，彼秀師者，眞不可測識矣。問曰，秀公之悟，本齊於六祖，而自抑若是耶。曰否。彼以願力示現，故其偈旨在進修耳。如六祖誕生之際，祥光燭天，感異僧與之安名，應跋陀三藏戒壇之讖，聞金剛而發悟，聞涅槃而能講。至於示現，則目不識丁。使其稍涉學地，雖萬卷何難。顧時當如此耳。後之眞不識丁者，遂借口於盧公。吾將請試之。聞誦而能講，如盧公乎。聞音而發悟，如盧公乎。說法如雲雨，如盧公乎。偈頌之圓妙昭徹，如盧公乎。楞嚴曰，想明斯聰，情幽斯鈍。夫眞不識丁者，良以情塵固蔽，與之語世諦淺小，且瞶瞶焉瞪目直視。况無上妙道乎。不察其心而泥其跡者，往往以眞人爲學解，爲旁出。若爾，馬鳴龍樹皆造論，初祖以楞伽四卷印心，皆斥爲旁出知解可乎。夫得意者，以無意爲意，而療執意之病。忘言者，以無言爲言，以破執言之泥。孔子忘言也，而著五經。老聃忘言也，而敷道德。釋迦非忘言者乎，而有四十九年之敎海。言之中無言也。故曰，始從摩竭國，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不曾說一字。若謂忘言而遂絕言論，則世出世之敎化，何以至今日耶。

六祖慧能大師。姓盧氏。父行瑫。母李氏。感異夢，覺而異香滿室，因有娠。六年乃生，毫光騰空。黎明，有僧來語祖之父曰。此子可名慧能。父曰。何謂也。僧曰。惠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語畢，不知所之。祖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母嫠居。家貧甚，幼則樵採鬻薪以養母。一日負薪過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曰此金剛經，黃梅東山五祖忍和尚，恆敎人誦此經。祖聞語，勃然思出家求法。乃乞於一客，爲其母備歲儲，遂辭母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卽志略之姑也。嘗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請居寶林寺。寺廢已久，四衆營緝，朝夕奔湊，俄成寶坊。祖曰。我求大法，止此何爲。遂棄之抵黃梅，參禮五祖。語在五祖章。當呈偈後，三鼓入五祖室。五祖復以袈裟遮圍，徵其初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語。祖言下大徹。遂啓五祖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淸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不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謂祖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遂傳衣法。

三峯藏頌云。新月澄溪上下圓，冷雲抹盡落遙天。城頭黑黑三聲鼓，萬象森羅枕子邊。

五祖送祖至九江驛邊，令祖上船。祖隨卽把櫓。五祖曰。合是吾度汝。祖曰。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能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五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繇汝大行。　祖禮辭南行者兩月，至大庾嶺。僧惠明本將軍，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明先趁及。祖擲衣鉢於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

耶。明舉衣鉢不能動。乃曰。我爲法來。不爲衣來。祖曰。汝既爲法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旨不。祖曰。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煖自知。

潭吉頌云。善惡無思禍已胎。是誰兒子就中埋。遙將滿掬蘆花月。珍重明公度嶺迴。

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忽念說法時至。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不已。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衆竦然。

雪峯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孚上座侍次。齩齒。峯云。我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　妙喜云。要識孚上座麼。犀因玩月紋生角。要識雪峯麼。象被雷驚花入牙。　三峯藏頌云。風幡非動心何物。刹頂衝天鐵鶻飛。六祖自家都靠倒。倩誰拈出最初機。

正月十五日。印宗會諸名德爲祖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受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　南嶽懷讓禪師禮祖。祖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

三峯藏頌云、衝鋒一騎突重關、好手當鞍不敢攀。四足風馳滿天下、幾多神駿玉蹄飜。

○救曰、六祖南嶽問答、數言料揀回互賓主之旨皆備。但後人易以解路穿鑿。若臨濟德山、則此徒何以置喙。

青原行思禪師參祖、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令首衆。

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閱維摩經、發明心地。後遇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繞祖三帀。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覺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僧智通看楞伽經約千餘徧、不會三身四智、禮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旣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

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救曰、此等偈頌、眞不識丁者還借口得麽。

有一童子名神會、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祖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祖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曰、亦痛亦不痛。祖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祖曰、吾之所見、常見自家過愆、不見別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卽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一日、祖告衆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個知解宗徒。救語詳八卷　僧問、黃梅意旨甚麽人得。祖曰、會佛法人得。曰、和尚還得不。祖曰、我不會佛法。

徑山杲頌云、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七月八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當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救曰、淮陰侯破趙、出背水陣、令裨將傳飡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既而果以克趙。諸

將問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夫五家宗旨。備在四七二三。諸祖臨機與奪之中。盲師無眼。自不能見。而謂曹溪以後。厥旁岐。厥奇名異相。不唯不知臨濟諸宗。且未識曹溪已上爲何等語也。嗚呼。

五宗救卷之三終

五宗救卷之四

寓安隱沙門弘忍述

南嶽

○救曰。達磨東來。六世而有曹溪。自曹溪而後。分爲兩支。其一曰青原思。思出石頭。爲曹洞宗之祖。其一曰南嶽讓。讓出馬祖。爲臨濟潙仰雲門法眼四宗之祖。禮曰。別子爲祖。繼別子爲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今達磨之道。以南嶽爲別子。臨濟又南嶽後之別子也。五宗既定。當各宗其始別之祖。故源流始于臨濟。於義爲安。不知廣通何所據依。而曰挽祖回風。直接大鑒。若謂泝流窮源。則西天始于迦葉。東土始于達磨。通乃上棄迦葉達磨之元祖。下忘臨濟始別之本宗。而中繼六祖。將何爲者耶。况其言曰。馬祖以下縱橫肆出。厥奇名異相。羅籠天下學者。則抹殺宗旨之罪明甚。三峯力辨之。觸其忌諱。遂

致相責連篇累牘。鬪至今日而不已。蓋不察三峯之用心也。傳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近世傳佛心宗者。誠能好三峯之道以自輔。俾其考定乃祖乃宗法與名位。則曹洞潙仰可以並美。噫亦晚矣。

南嶽馬祖百丈黃蘗凡四世自此至卷末終

南嶽懷讓禪師六祖嗣金州杜氏子。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生。有白氣上屬天。太史奏之高宗。宗問是何祥乎。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宗傳勑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年十歲惟樂佛書。有玄靜三藏告師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年十五。依荆州玉泉寺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習毘尼藏。一日歎曰。夫出家者當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遇同學坦然。相與謁嵩山安公。安令詣曹溪。其見六祖悟緣。具六祖章中。師既得法。侍祖復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　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卽是。打車卽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九秋。日益玄奧。

大慧杲曰。而今禪和家理會道。牛喩心。車喩法。但只明心。法自明矣。但只打牛。車自行矣。且喜沒交涉。若恁麽。馬祖驢年也不能得悟去。這老漢始初將謂佛可以坐得成。禪可以坐得悟。一向坐地。南嶽和尙知其不凡。故將磚去他菴前磨。祖云。和尙磨磚作甚麽。南嶽云。磨作鏡。祖云。磨磚豈得成鏡。南嶽云。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馬祖被他動一動。心中熱忙。便問如何卽是。只這裏。鼻孔索頭便在南嶽和尙手裏了也。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南嶽和尙知他時節已至。卽向他道。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時籍沒了他家計。却更要他納物事。敎他無所從出。始肯捨命討個死處。命既捨了。便解問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南嶽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南嶽云。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曰。有成壞否。南嶽云。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馬祖於是泮然無疑。所謂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悟了若不遇人。十個有五雙杜撰。決定爲人不得。諸人要識悟了遇人者麽。只這馬祖便是樣子也。馬祖既得法。直往江西建立宗旨。一日南嶽和尙曰。道一在江西說法。總不見持個消息來。遂囑一僧曰。汝去待他上堂。便問作麽生。看他道甚麽。記取來。其僧依敎去。見上堂。便出問作麽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召大衆云。祖師門下穿人鼻孔底。盡從這一句子來。你道這一句子從甚麽處來。從打牛打車處來。

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 一人得吾眼。善

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愼辭哉。

○救曰。六人共證一體。如初祖皮肉骨髓。以揀道之偏全。其意固不在是。闢書未免隨語生解耳。昔者雪竇顯公典客太陽。客與論趙州宗旨。曰。法眼禪師昔邂逅覺鐵嘴於金陵。問曰。趙州柏子因緣。還記得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法眼拊手曰。眞自師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對曰。宗門抑揚。那有規轍乎。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寢。侍其旁。輒匿笑而去。顯怒曰。我對客語。爾敢慢笑。何耶。對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猶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爲友。嗟夫。韓大伯者固奇矣。而顯公受善遷過。更不可得。眞古今傑士哉。

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個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

徑山杲云。雲門卽不然。夜夢不祥。書壁大吉。

○救曰。此一語。塞心性義路之鋼鎗。摧生死魔軍之利劍。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指南車也。金圈棘蓬。穿人鼻孔者。蓋自此始。但不可向癡人說夢耳。

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塔于衡嶽。諡大慧。

馬祖

○救曰、大師應般若多羅之讖、爲震旦第一法王。觀其施設、如石季倫譙客、雖廚廁卑穢之地、羅列雜寶。客隨手而得之。往往揖婢爲夫人、錯愕遷避。自謂入崇之室。及其登廣筵、罰巨觥、照以明月之珠、使綠珠歌於前、十丈珊瑚一擊粉碎、又不覺爽然自失。此大智之得於扭鼻而失於最後之一喝、臨濟所謂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夫虎豹之威、信乎其猛矣。或不免於戈戟。吞舟之魚、信乎其大矣、或難逃於巨浸。騏驥之駒、瞬目而馳千里、人得而縻之、以其跡在耳。惟龍則不然、大而溟渤、小而盂盎、間莫不卷舒自得、排山嶽、興雲雨、過而不留、變化而莫窮。得此道者、謂之龍奮迅三昧、馬大師其是乎。變三十四祖之法式、融其弊、掃其轍。若疾雷之破山、使心性解路之儵、心聞之立死。如金翅鳥王直取龍吞、然後翱翔九天、不住虛空、不離于空、不爲空性之所留滯。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不特龍變而已。後來臨濟雲門潙仰法眼、各建寶幢、不過一爲拈出、豈於三日耳聾外、別有宗旨哉。然則今之不透重關、認悟中迷爲實法者、與客之登廁得寶時節等耳。

江西道一禪師。南嶽嗣。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故俗稱馬祖、或云馬大師。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於本邑羅漢寺出家、受具於渝州圓律師。開元中、習定於衡嶽、遇讓和尙、發明大事。同參六人、惟師密授心印。　僧問、離四句絶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西堂、堂云、何不問和尙。僧云、和尙教來問。堂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又問百丈、丈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却回擧似師、師曰、藏頭白海頭黑。

円悟勤云，若以解路卜度，却謂之相瞞。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者道，三個總識他問頭，所以不答。總是拍盲地將古人醍醐上味著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得藏頭白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擔懞懂，換得個不安樂。更勞他三人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僧不瞥地，雖然恁麼，這三個宗師却被擔板漢勘破。如今只管向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脈裏自看，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論此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擬議則喪身失命。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面玲瓏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漆桶，或云野狐精，或云瞎漢，且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別。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要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先師道封后先生。

僧參次，師乃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拄杖休去。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曰，未審座主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麼法。主無對，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回首，師曰，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　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及歸，遂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

雪竇顯頌云，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爲君幾下蒼龍窟。屈堪述，明眼衲僧

莫輕忽。碧巖集曰．此個公案．若知落處。便獨步丹霄。若不知落處。往往枯木崖前差路去在。若是本分人到這裏．須是有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底手脚．方見馬大師爲人處。如今衆中多錯會．瞠眼云．在這裏．左眼是日面佛．右眼是月面佛．有甚麽交涉．驢年未夢見在。只管蹉過．古人事不如此。只如馬大師如此道．意在什麽處。有底道．點平胃散一盞來．有什麽巴鼻．又於雪竇頌後曰．一似人入蒼龍窟裏取珠相似．後來打破漆桶．將謂有多少奇特．元來只消個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雪竇語落在什麽處。須是自家退步看．方始得見他落處。直饒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明眼衲僧也莫輕忽．須是仔細始得。

○救曰．佛果提唱如此眞切．後世猶不能薦。凡古人言句．多以意求．求之不得．即抹殺之．雖有百佛果繼出．無能爲也。當時妙喜欲劈此板．何耶．嫌其指示大詳耳。夫病衆而後藥多．如國之有兵．不得已而用之．亦三峯之心也。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馬祖嗣。福州長樂王氏子。兒時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曰．此爲誰。母曰．佛也。師曰．形容與人無異．我後亦當作佛。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參馬大師爲侍者。檀越每送齋飯來．師纔揭開盤蓋．馬大師便拈起一片胡餅示衆云．是甚麽．每每如此．經三年。一日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麽。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耶。師曰．無。曰．被人罵耶。師曰．無。曰．哭作甚麽。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

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馬祖陞座。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

雪竇頌曰、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雲山水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却把住道道。

三峯藏頌曰、野鴨子飛過去、捩轉鼻頭哭笑處、是伊會也又深明、劈破囫圇未相許。道道。

○救曰、劈破囫圇未相許。若人見得、不勞再參。

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竪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未幾、住大雄山。以所處岩巒峻極、故號百丈。四方學者麏至。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大應作〕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

潙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大用。潙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道之師。潙云、如是如是。

雪竇拈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

刁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竪起拂子，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麽，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圓悟勤云，雪竇道，諸人要見三日耳聾麽。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遮語句，沉却多少人了也。雪竇要出氣，露一機一境，千古萬古撲不破。諸人且莫錯會好。　大慧杲在泐潭準和尚處，將謁圓悟勤，過張無盡，一日無盡謂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搥胸秖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顚。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席來，必能辨優劣。試爲余言之。大慧曰，公見處與眞淨死心合。張曰，何謂也。大慧舉眞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云，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麽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麽，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蓋代功。張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眞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　三峯藏頌曰，師子憐兒按繡毬，惹敎絲線費牽抽。藏頭未露翻身術，一一從他不識羞。輥去也有來繇，尾巴如斗蓋將頭。　潭吉頌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朝朝暮暮，黃牛如故。湮殺擊篙把舵人，萬頃蒼茫信風去。

○救曰，闢書充口罵人，穿鑿知解。及自出議論，解震威一喝爲動容，牽枝引蔓，將滿肚知解，一口噴盡。人苦不自知也。古德曰，佛法不在言句上。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敎，豈是無言。觀雪竇眞淨死心諸大

老之拈頌。皆光鋩八面。如神劍在握。無敢觸其鋒者。抑之爲言句。古人肯俛首乎。先師生平說法。與諸老相伯仲。無怪其不相入也。

住後。馬師送三甕醬至。師集衆上堂。開了。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卽不打破。道不得卽打破。衆無語。師打破。歸方丈。

三峯藏頌云。擊碓傳來三甕醬。致令黃檗棒滹沱。興化囫圇香插後。至今雷送禹門波。

○救曰。馬祖以三甕醬寄百丈。可疑也。百丈上堂一時打碎。又可疑也。不疑馬祖百丈。而疑先師以三數表法。可謂不善疑矣。不善疑而求善悟。譬若首燕而之越也。

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惟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此。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擧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個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時潙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擧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麤生。座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

三峯藏頌云。雙劍峯高削玉寒。鶴無停處向雲盤。兒孫殃及憐黃檗。露出殘碑斷裏圈。

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鑑。師曰。昨夜南山虎咬大蟲。曰。不謬眞詮。爲甚麼不垂方便。師曰。掩耳偸鈴漢。曰。不遇中郞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曰。蒼天蒼天。師曰。得與麼多口。曰。罕遇知音。拂袖便行。師曰。百丈今日輸却一半。

佛鑑云。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　三峯藏頌云。石邊流水放教過。淲淲呑聲曲曲渦。寄語不須頻叫屈。到頭千尺海生波。

至晚。侍者問。和尙被這僧不肯了。便休。師便打。者曰。蒼天蒼天。師曰。罕遇知音者。作禮。師曰。一狀領過。

趙州參師。問。近離甚處。曰。南泉。師曰。南泉近日有何言句。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師曰。悄然一句且置。茫然一句作麼生道。州進前三步。師便喝。州作縮身勢。師曰。大好悄然。州便出去。（或作州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師便喝。州作怕勢。師曰。大好悄然。州作舞而出）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　上堂。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　問。對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顚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心量處。于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逈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

貪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粗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卽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卽失。若著無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爲、復同於有爲。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卽生死因斷、去住自繇。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爲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亦云應病與藥。　夫語須辨緇素。須識總別語。須識了義不了義敎語。了義敎辨清、不了義敎辨濁。說穢法邊垢揀凡、說淨法邊垢揀聖。從九部敎說向前衆生無眼、須假人雕琢。若于聾俗人前說、直須敎渠出家持戒修禪學慧。若是過量俗人、亦不得向伊與麽說。如維摩詰傅大士等類。若於沙門前說他沙門已受白四羯磨訖、具足全是戒定慧力、更向他與麽說、名非時語。說不應時、亦名綺語。若是沙門、須說淨法邊垢、須說有無等法、離一切修證、亦離於離。若于沙門中剗除習染。沙門除貪嗔病不去、亦名聾俗、亦須敎渠修禪學慧。若是二乘僧、他歇得貪嗔病、去盡依住無貪嗔、將爲是、是無色界、是障佛光明、是出佛身血、亦須敎渠修禪學慧、須辨清濁語。濁法者、貪嗔愛等名也。清法者、菩提涅槃解脫等名也。　師凡作務執勞、必先于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于人。既徧求作具不獲、則亦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諸方。

○救曰、先聖敎人悟後、還來舊處行。又曰、但一切仍舊。今之錯認此言者不少。夫君臣父子僧俗長幼乃至百工貴賤、各有常儀。卽悟後、亦當安分。設見已同聖人而輕放肆志、惡得謂之仍舊歟。今學者纔涉

參尋。便將禪師二字貼在面上。東奔西走。爲求出世。可謂不仍舊之甚矣。況乃猖狂妄作。不避譏嫌。使高視之士。疑慢宗乘。中下之流。展轉造業。痛哉。觀百丈大師所說所行而不悛革。眞土木無心矣。余于此蓋三致意焉。非謂先師之後。遂無此病也。公而言之也。

黃檗

○救曰。三問三打。古今惟黃檗一人。又止于接臨濟一用。若再用。則效顰者蠭然而起矣。況千問千棒。萬問萬打。可至今日而無弊乎。昔者昭覺勤禪師常曰。近來諸方盡成窠臼。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參禪。如今早見漏逗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鵓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我這裏且無這兩般病。妙喜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勤不覺吐舌。乃曰。休管他。我以契證爲期。若不契證。斷不放過。妙喜曰。契證卽得。若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作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勤深肯之。噫。證之一字。惟宗旨可以辨驗。否則金鍮混雜。孰敢誰何。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百丈嗣。閩人也。幼于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卽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遮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至洛京。行乞吟添鉢聲。有一嫗出棘扉間曰。太無厭生。師曰。汝猶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嫗笑而掩扉。師異之。進而與語。多所發藥。師須臾辭出。嫗告之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至

南昌馬大師已示寂。遂往石門謁塔。時百丈禪師廬於塔傍。乃往參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辜負吾。丈一日舉再參馬祖被喝話。師遂領旨。　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麼處去。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泉曰。秖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擇菜去。　一日。棒鉢向南泉位上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行道。師曰。威音王已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師便過第二位坐。泉休去。

潙山云。欺敵者亡。仰山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潙山云。子見處得與麼長。

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閙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個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癢。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秖是無師。

潙山問仰山。作麼生。仰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潙云。此實難辨。　五祖戒。出僧語云。謝和尚說得道理

好。承天宗云。五祖戒眼照四天下。要見黃檗猶未可。若要扶豎正法眼藏。須是黃檗宗師。　妙喜曰。這個話頭便是個禍胎。莫道未悟者錯會。直饒悟得徹頭徹尾。大法不明也。覷他黃檗不見。只如黃檗道。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你如何理會。衆中商量道。人人分上。誰不丈夫。豈假師承。噇酒糟便是咬言語。言語乃古人糟粕也。且喜沒交涉。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豈不見潙山舉此話問仰山云。黃檗意作麼生。仰山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潙山云。此實難辨。只如潙山仰山恁麼問答。又作麼生商量。到這裏須是個人始得。既不會這個定。將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鋸解秤鎚之類。盡爲糟粕。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洞山問蟾首座。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個應底道理。蟾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則太煞道。只道得八成。蟾云。和尚作麼生。山云。如井覷驢。諸方商量道。如驢覷井。是有迹。如井覷驢。是無迹。又喚作亡情拂迹。且喜沒交涉。要且不是這個道理。

○救曰。大慧時禪宗盛甚。諸方且有如此商量。况淡薄至今日乎。余救五宗。禍患死生不暇措意。但恐百千世後。不復有楊子雲。爲可歎耳。

五宗救卷之四終

五宗救卷之五

寓安隱沙門弘忍述

臨濟

○救曰。濟用處如巨靈擘華嶽。女媧鍊石補天。無堅不破。無迹不絕。而後世驚駭以爲荒僻怪誕不稽之語。卽信然者。又謂神妙莫可測識。非己智所窺。安知不欺之力本自具足。但學者望崖不前耳。妙喜偈曰。龜毛拈得笑咍咍。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語曰。不入虎穴。難得虎子。夫臨濟一後生也。三年不知問話。使其進道之不篤。師友挾持之不力。與庸衆何異哉。後來建大法幢。如十日並照。輝映古昔。當是時。出其門者皆獅子王。哮吼一聲。精邪辟易。眞可以典刑百代。冠冕五宗。然而法運久湮。弘護之人借緣而起。是故三峯唱于前。而天童闢于後。闢者唱之機。唱者闢之響。如鐘之受杵。愈扣愈鳴。愈擊愈莫能掩。吾又從而和焉。使臨濟眼光於是乎在。倘出格高流。向佛法無多子處。萬戶俱洞。是旦暮遇之也。然則天童三峯二老子者。果可以世法論哉。

臨濟宗共卅一世自此至八卷末

鎭州臨濟義玄禪師。黃檗嗣。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個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只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

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囘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只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顚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顚漢參堂去。

潙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三峯藏頌云。層疊樓高一步登。末稍撩着迅鷹騰。角尖迸出玄中要。萬古眞師貴所承。　潭吉曰。臨濟當時在黃檗處喫棒。只得盡大地草木。一時放大光明。帝釋梵王。讚歎不及。可惜許被大愚老婆驀面印破。未免平地上喫交。而今諸方老宿道臨濟悟得棒頭拂着底道理。且道臨濟還肯麼。諸仁者。只如臘月三十日到來。眼光落地了。鋸解斧劘。又不知痛。金抹香塗。又不知喜。正當與麼時。這棒頭拂着底向甚麼處著。還會麼。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救曰。睦州三勸問話。而黃檗三打。既不悟。又指參大愚。正見三老鉗錘妙密處。臨濟立宗旨。盡在此也。今人但知黃檗三問三打。遂倚一棒爲極。則若無郢匠之手。雖萬打安能活人。

師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钁頭𡎺地三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𡎺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于世。

三峯藏頌云．曳起三江盡底傾．弄潮人慣釣舟橫。縱然三十還三下．添個噓噓歎大興。　闢書曰．據臨濟以钁頭一味直打到底．作後人之標榜。故黃檗證云．吾宗到汝．大興于世。則漢月欺佛欺人說麤說細．普化叱爲瞎漢者．月反以爲臨濟眞子。抑漢月無恥之甚耶。

○救曰．趙簡子欲驗諸子之賢．一日謂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少子毋卹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賢之．乃廢太子伯魯而立毋卹爲太子。嗟乎．黃檗臨濟所示者．深于簡子之言百倍。近世之學者．機器不妙．去毋卹又百倍。遂認直打到底爲後人標榜。其錯謬豈特求符于常山而已耶。

黃檗因入廚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衆僧飯米。檗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頭舉似師。師曰．吾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轉一語。檗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來日．卽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風顚漢又來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

潙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云．和尚作麼生。云．養子方知父慈。仰云．不然。潙云．子又作麼生。仰云．大似勾賊破家。

師半夏上黃檗山．見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個人．元來是唵黑荳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黃檗。檗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

者將火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三峯藏頌云。打趁橫流一掌行。先師禪板最分明。當時若與親相見。不致如今歎不平

○救曰。濟悟後棒喝交馳。機鋒穎脫。諸方老宿業已稱之。又云。中路忽疑此事。蓋濟上綱宗所繇設也。寶覺曰。但有纖疑在。便不得天迴地轉。然豈欲天迴地轉。以誇耀其能。蓋以毫末不通。卽是遮障。障者無明也。非黃檗盡其機用。與之連根截斷。古今到此者幾人。是故臨濟初住鎭州。便立種種宗旨。以鍛學者之病。曾爲浪子偏憐客。其悲願可想見也。

師後住鎭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

三峯藏曰。原來臨濟不曾自立宗旨。亦不但是黃檗宗旨。逆而推之。迦葉釋迦七佛威音一派宗旨。幸從這裏建立。不被斷貫索禪壞却。只今還有抹得殺者麼。個個縛來。好與三十棒。貴圖天下太平。復頌云。三日前三日後。普化克符俱漏逗。如今臨濟到三峯。與他一鏃三關透。

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符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符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幷汾絕信。獨處一方。符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符于言下領旨。諸方目此爲四種料揀。師又嘗示衆曰。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

如上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人俱奪。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大德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卽過了也。學人若眼定動。卽沒交涉。擬心卽差。動念卽乖。有人解者。不離目前。

克符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誵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璨爛。仙桂影婆娑。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眞。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遙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不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　具德禮頌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結角交加意。當機不解酬。咄。玄珠特示非光處。切忌空將罔象求。(奪人不奪境。)　大冶初開。曾烹萬象。九轉功成。直升天上。雖奉金仙。寧遺下壤。君不見。獅子迷蹤奮迅威。獨立千峯萬峯上。(奪境不奪人。)　露刃藏鋒。劈開金鎖。剔起便行。絕去住所。克紹家聲。光輝達磨。錯錯。毒皷聲聲腦後搗。天下老僧俱話墮。(人境兩俱奪。)　爲點神光。氣宇如王。雄志既伸。獨振紀綱。道絕同異。音有宮商。咦。將軍嚴正令。劍氣吐光鋩。(人境俱不奪。)　潭吉頌曰。劈開九鼎。捧出神丹。煒煒煌煌。映日照函。水伯潛唏。山魈夜讙。雄劍再磨。左揮右盤。白雲隨意實谷。明月何心到山。看看千古萬古絕追攀。乃卓拄杖云。還見麼。果然不見。又卓一下。(總頌。)

○救曰。風穴和尚對南院曰。凡語不滯凡情。卽墮聖見。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曹山有四禁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四病皆聖見。古人爲設種種法藥。因其病而禁治之。待病去而後除藥可也。夫藥可除也。醫不可除也。醫者聖人預設以待天下後世之病者也。

必欲滅宗旨、是除醫矣。況今亂統之病、方熾然于叢林、師家頭破額裂而不能禁。對打還拳而不能辨。裨販滿途而不能制止。反汲汲焉以抹殺宗旨爲務。是猶疾患滿門而叱醫却藥、豈佛祖付囑之意乎。羅山曰、意中句、句中意、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意句不同倫、合作麼生會。又曰、意能劃句、句能劃意、意句交馳、是爲可畏。巖頭曰、纔與麼、便不與麼。是句亦劃、非句亦劃。自然露裸裸地、轉轆轆地、如一團火焰相似、有甚麼近傍處。今以一棒到底爲法式、是確定而不能轉矣。以面門出入底時節爲棒眼、是句中停意矣。以情與無情、煥然等現、爲末後句、是有聖見實法、可以棲泊近傍、不能如大火聚矣。或者錯認火聚之意、以一棒解之。其能無辨乎。夫棒喝、今人用之者可謂多矣。以主人公爲棒眼、闢書自註、亦可謂詳矣。雖甚愚之人、一見而領略殆盡、彼迦葉親聞、達磨特至、又何足貴而尊奉至今日乎。且德山鑒禪師、呵實法之甚者也、而有第一句。其他雲門、潙仰、曹洞法眼、固不待言。若宗旨便是實法。則諸老自立而自呵之。病狂喪心、不至如是。古德曰、但須明取綱宗、本無實法。然則綱宗者、鍛鍊實法之鑪鞴也。又何疑焉。

僧問、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眞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個不受人惑的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佛祖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

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

神鼎諲舉云。若人問神鼎。如何是第一句。云。蒼天蒼天。如何是第二句。云。有甚麼驢漢。如何是第三句。云。近前來向你道。纔近前。便打。若恁麼會得。也不孤負祖師西來。若是從頭一一問過。幾時得休。佛法不是磨稜合縫底道理。似這一脈說話。須是久在他門風來。始得。直是嫌佛不作。嫌法不說。方可如是。子細珍重。　潭吉頌曰。第一句。鑿開頂顙眼長出珊瑚樹。節節枝枝是眼光。問渠鼻孔安何處。便喝。第二句。石虎斑斑互來去。多口阿師撞着伊。定教扯破娘生袴。乃云。好與一摑。第三句。有眼如盲畏行路。送君退步便還家。他日相逢莫相顧。瞎。　闢書曰。慈明頌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一喝既分賓主。則一棒豈非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者乎。

○救曰。此語似是而非。七闢三闢諸引證。往往類此。夫百骸九竅。五臟六腑。只在一身。兒童可曉也。問其子母生尅之義。經絡運行之狀。雖盧扁猶當佇思。況臨濟宗旨千牢百固。誠如闢書所訓。又何必參而求悟。悟而求大悟哉。深心于此道者。思之。

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中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汾陽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三峯藏曰。句中只具一玄一要。權實照用。與汝分了也。且道臨濟爲何說三。這裏明得。方不孤負先宗。切莫亂統。若道是一。又是瞎漢。復頌云。言意浮沉結髑髏。髮尖迸出海門秋。從權到實照功盡。處處吹毛用不留。　潭吉曰。臨濟打頭三寸甚密。及乎舉了。又道個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大似把火行山。汾陽雖解別轉旗鎗。

未免使人向難分處作證。據三峯老子一串穿却。猶是看樓打樓。簡點將來。總欠悟在安隱。不惜眉毛。爲你下個註脚。乃拈起拂子云。會麽。若向玄中薦得。泥牛戴月眠霄漢。正在半途。若從要裏翻身。石女抛梭足錦文全亡功照。然雖如是。醍醐毒藥一道而行。喝一喝。復頌曰。陷虎機中老大蟲。眼光落盡聚呼風。一毛湧出團圞月。海上珊瑚樹樹紅。

○救曰。闢書謂三玄三要。不過臨濟一時上堂語。臨濟滅後。諄諄拈提者。盡是狂狗逐塊。嗚呼。不覺其言之過歟。且臨濟因僧問眞佛眞法眞道。而示三句。因三句而曰一句中具三玄云云。則三玄三要非一時偶然語矣。闢書既以三玄三要爲偶然。而又扯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以配一棒爲全賓全主。去取何嘗定耶。自無定見。專以私意斥逐先聖。從上法式殆掃地矣。覺範洪禪師曰。予昔庵于高安九峯之下。有僧問余曰。臨濟會中兩僧一日相見。同時下喝。臨濟聞之陞座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僧便問。那個是賓。那個是主。臨濟曰。賓主歷然。予方欲酬之。頓見三玄三要之旨。於是再拜曰。大哉無爲寂滅之光明幢也。雖百千世有聞之者。偸心死盡。況余去大師餘二百年哉。作偈曰。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路。細看卽是陷虎機。忽轟一聲塗毒鼓。偸心死盡眼麻迷。石女夢中毛卓豎。闢書遂引陷虎二字證三玄三要是權。謂權設此語以陷學家耳。覺範之意。果如是乎。汾陽曰。只須明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夫謂之自受用身。定非權設明甚。蓋虎不陷則偸心不死。心不死則女毛不豎。惟證乃知。若因陷虎二字。遂謂權設。則毒鼓女毛。又當云何。古德曰。依文解義。三世佛寃。教乘且不可義解。況教外別傳之旨乎。且拈提三玄

三要者。汾陽慈明覺範等。不下數十人。豈皆無見。餘姑不論。如昭公則臨濟五世之孫。而近世接源流者二十四世祖也。扶偏救弊。當時號爲臨濟中興。有功若此。而斥爲狂狗。則今之抹殺宗旨如廣通者。天下後世何以稱焉。或曰。佛法不可作罵會。予應曰。善哉此言。斥二十四世之祖爲狂狗。則曰佛法。而三峯但言一概頭。師資之禮。未嘗衰也。獨欲加以世法。使之緘默。何其不恕耶。

師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具德禮頌云。灝然劍氣吼雌雄。覿面揮來便不同。殺活不知何太險。倩誰拈出刃頭鋒。(金剛王劍。)密密迴文路不窮。金毛雄踞絕行蹤。正饒猛虎登山易。未免逡巡却下風。(踞地獅子。)垂絲千尺碧波清。浮定游魚去住情。固是鯨鯢衝浪急。難逃巨浸把竿人。(探竿影草。)銷鋒鑄鑊悉歸耕。舜日凌霄啓聖明。至化難逃天子令。九韶齊奏六宮迎。(一喝不作一喝用。)　潭吉頌曰。金剛王劍。八面神光。如大鍛爐。蚊蚋不藏。佛魔同斬。運之則昌。擬犯其鋒。遂喝云。是甚麼所在。和聲便打。踞地獅子。有殺有活。靜若淵泉。動排山嶽。爪牙纔張。飛禽墜落。足下無私兮。似危而安。龍象蹴踏兮。非驢所作。豎拂子云。見麼。便喝。探竿影草。從上眼目。海北天南。鷹擊電燭。三千里外。不失正鵠。懷瓊握玉底。切忌將來。宅破家亡底。何妨攜得。乃喚云。闍黎。僧纔回首。云過。一喝不作一喝用。佛眼窺之絕纖縫。正使狠烟繞戶飛。羽扇綸巾自紘誦。且道濕個甚麼道理。卓拄杖三下。

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輩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

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

○救曰，宗旨之設本爲胡喝亂棒者禁。如曰汝等諸人總學我喝。又曰已後不得學老僧喝。可謂彰明較著矣。今闢書倒持此說以禁綱宗。無乃不可乎。予嘗竊評之曰。譬夫多男之人，病且死，以其券付諸子曰。吾少子多在外，惟此可以驗之，與券合者，卽吾眞子也。諸子受命于是展轉相驗，而誤託舍於隣人。彼隣人者，據其舍，焚其券，凡諸子之遠還者皆拒而絕之。鄉黨不爲怪，朋友不爲異。何則久假不歸，其所來漸矣。夫濟上之綱宗券也。祖宗之源流舍也。自興化至雪岩高峯二十餘世，卽展轉相驗之眞子也。三峯先師卽眞子之遠遊而後還者也。嗚呼。彼隣人者，吾不忍言矣。

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具德禮頌云，龍象蹴踏，爪牙相叩。和聲鏘鏘，元非戰鬬。轉入層嵐，藏蹤滅跡。落落聲光，空山霹靂。 潭吉頌云苦雨酸風更撒沙要將宗印定龍蛇。鐵關阻斷迴紋路，多少虬孫未到家。一玉簡深埋白帝城夜中光相益開明。山魈引子爭來鑿，剖到函封失却睛。二

示衆。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如有眞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個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個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

把得抛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

僧問克符禪師、如何是賓中賓。符曰、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符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符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符曰、橫按鏌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麼却斬癡頑。符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華嚴普孜舉四賓主話云、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飮氣吞聲。賓中覔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潭吉頌曰、賓中賓、認著渠儂轉失眞。他後若逢王子晉、紛紛慚殺坐中人。賓中主、左提右挈難擒虎。紅旗影裏箭鋒機、君莫騎牆爲君舉。主中賓、照膽神珠掌上生。就使吹毛常在匣、那容狐鼠肆縱橫。主中主、最後應須決龍虎。堪羨滹沱老白拈、趯倒飯床渾不語。

○救曰、臨濟有四賓主、有賓主句、同中有別、而別中自同、不可混也。故先師云、兩堂同喝、爲四賓主之母。至於臨機勘辨之際、魔宮佛國一時現前。譬夫觀音大士、百千手眼。或慈或威、或定或慧。隨學家立地處、與之奪之。如珠之走盤、圓轉橫斜、千態萬狀。所言四者、珠不出盤之候而已。昔善財童子徧參五十三人大善知識。于知識所、各得恆河沙等如量法門。及見無厭足王之慘虐、勝熱婆羅門之熾然、婆須

密女之姪豔。諸外道種之差別。未免望崖自屈。何故。垢淨未忘。而三昧之量未銷也。故云但可入佛不能入魔。直至大樓閣中。從三昧起。忽然打失布袋。便將從前所得玄妙。盡底揚却。十方坐斷。一法不留。方契善財本來面目。然非五十三老。驅耕奪食。擒縱變化。不能至此耳。闢書往年禁先師曰。賓主者。爾我之謂也。近又解曰。你喝我喝。喝牛喝馬。亦是賓主歷然。蓋始則安于不知。近則强不知以爲知。首尾支梧。不顧後世。嗚呼痛哉。不謂臨濟之道至如此也。

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擧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

汾陽云。先照後用。且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也是個人始得。照用同時。汝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汝作麼生湊泊。　瑯琊覺云。先照後用。露獅子之爪牙。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猛。照用同時。如龍得水。致雨騰雲。照用不同時。提獎嬰兒。俯憐赤子。此是古人建立法門。爲合如是。不合如是。若合如是。紀信乘九龍之輦。不合如是。項羽失千里之騅。還有爲瑯琊出氣底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卓拄杖。下座。　具德禮頌曰。挨拶不回頭。依然成瞎漢。爲點眼中花。豈曰垂方便。咄。囫。百川倒流聲濺濺。(先照後用。)青眼相逢驀撒沙。當陽把住送還家。撥轉機輪兮[illegible]迷作者。棒下無生兮陷虎敲牙。驀拈拄杖卓一下云。牙齒落。眼睛突。信手拈來是何物。(先用後照。)逼拶同時。宣符奪命。不影神針。膏肓及盡。驅格外之雲雷。布空中之密令。堪信垂衣致治。惟堯舜。(照用同時。)呼卽來。遣卽去。杓柄分明在何處。去則擒。來則趁。把斷要津嚴律令。拈

却葛藤．打破明鏡。琉璃殿上撒明珠．碧眼胡兒何處認。（照用不同時。）潭吉頌曰．看你入聽汝逐．驀路相逢推折足。君不見陳尊宿天下師之作眼目。（先照後用。）出虎子．焚虎穴臨濟為人眞到徹。棒了從頭說向君．無位眞人乾矢橛。（先用後照。）紅旗開陣雲擢將軍令嚴不可犯。莫教君王馳入來。（照用同時。）雪光照天地賊勢難迴避。打破蔡州城殺却吳元濟。西出陽關無故人．為君重舉當年事。咄話到情深總忘記。（照用不同時。）

○救曰．先師曰．待心死而伏誅．須切用前之照。先擒下而去縛．略挑用後之燈。實照用之眞虎．譬如神醫．刮骨療病．必見病而下刀。若確定一方妄加針割．是重增一病矣。古德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夫學者之窠臼不一．而宗師之照用臨時．自古聖人莫不皆爾。如夾山之接洛浦．大覺之接興化．所謂心死而伏誅．擒下而去縛者也。蓋二公之病．在有一橛硬禪之主宰。所以纔問便喝．將謂禪道如是而已．賴二大老臨之以法鏡．使其無逃隱處．然後乞命于我．故一言而起其痼疾。所云略挑用後之燈是也。闢書于此．蓋屢禁之．今又自解之。意謂非不知也．知之而不為也。嗚呼．世則可欺矣．從上列祖可欺乎．自心又可欺乎。余謂天童師翁用心必不若是。或好事者借其名．以塗汚法門耳。如闢書中自解四照用曰．人不法不立．法不人不則．法不則卽用無準的．人不立卽照無定格。以人照人故名照．以法則人故名用。此從臨濟人在法在上．隨語生解．以杜撰此說．觀其意．是以相對之人為人．而以確定一棒為法．豈不誤哉。臨濟曰．先照後用有人在．非是之所謂人也。先用後照有法在．亦非是之所謂法也。若以相對之人為人．以確定之一棒為法．則人法俱奪之語．又何以解之。先聖曰．貴不說破．予不得已而聊通一線。臨濟至處．固不在此。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矢橛。便歸方丈。

三峯藏頌云•團劈難撈水月華•當陽把住又歸家。碧潭千尺夜空冷•落葉滿天誰撒沙。　潭吉曰•臨濟大似阿修羅王•撼動三有大城。你才欲尋他蹤跡•早向藕絲孔裏過去了也。後來一般瞌睡未醒底漢•隨語生解•道在眼能見•在耳能聞•六根門頭放光動地•且喜沒交涉。又有一等尊宿•將這見解粘在語脈裏•道我直指人人赤肉團上本分事•亦輥轉沒交涉•須是這家人•始說這家話。卽使悟到頭正尾正•大法未明•尚摸他臨濟鼻孔不著在•誇甚好手。當時有三個漢•喚作巖頭雪峯欽山•合伴去參他。中路遇定上座。三人便問上座從甚處來。定曰臨濟來•曰和尚萬福。定曰和尚已順世也。三人曰•我等福薄不得一見和尚•不知和尚在日有甚因緣•望上座舉一兩則。定舉前語。巖頭聞之•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眞人。定上座擒住云•且道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只得臉靑臉白。巖頭雪峯近前曰•這新戒不識好惡•且望上座慈悲。定托開曰•若不是這兩個老漢•壓殺這尿床鬼子去。諸仁者•你看他定上座親承臨濟•又何曾向赤肉團上作窠作窟來•巖頭雪峯雖是別家人•下一轉語•各各有出身之路。衆中莫有具如是眼目底麼。良久云•西施蹙額已非正•姆母顰眉轉不堪。復頌曰•乾坤烈。滄海竭。眼裏耳裏都鎔徹。百千萬斛盡驪珠。二十四橋岩桂月。還把絕太孤潔•有手如痲拈不得。

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

毛用了急須磨。

闢書解曰。沿流不止問如何者。此蓋垂示傳持法道之人。沿流不止者。謂從流而下。源源不息之意。不見臨濟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不識漢月何據。乃云可見你者一棒。是流貧道曰。你喚作棒。早個執名。認相逐塊而流矣。又誰與你理會一棒二棒哉。眞照無邊說似他者。此蓋垂示傳持法道之則。眞照者。如洞山所謂直饒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祇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當知尊貴一路自別。第其當機妙叶回互。視臨濟觀體全提大用有間耳。邊者。量也。際也。凡有名相。皆有格量。有格量則有邊際。有邊際則有依倚。惟爾我無邊眞照。逈然獨脫。故百丈大師云。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臨濟亦云。唯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此蓋據其爾我之體而提之也。說似他者。擧似他也。卽說向你道之謂。後兩句者。謂離相離名之眞照人。若不稟。則用全體大用截斷彼之名相。所謂金剛寶劍當頭截者是也。大端約其臨機用處而名之曰吹毛用了急須磨耳。

○救曰。闢書自解沿流爲源源不息。謂垂示不得滅却正法眼藏之意矣。又曰。正法眼藏已被瞎驢滅却。何其前後不相顧耶。洞上宗語忌十成。不欲觸犯。機貴回互。不欲染汚。故曰本分事。知有不取。名尊貴墮。又曰。只饒未嘗忘照。尤是外紹臣種。今闢書以閨閤中物。通身染汚。謂之爾我無邊眞照。用比尊貴。不惟不識臨濟眞照之意。亦塗汚曹山甚矣。巖頭曰。無依無欲。便是能人。臨濟曰。無依道人。又曰。無位眞人。百丈曰。靈光獨耀。此等言句。但爲初機指個入路。既得入路。當求出路。古德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當處生苗。今乃守株待兎。執定死語。錯認嫁時衣爲爾我之眞照。不亦當處生苗者乎。此病在洞

上爲染污，在臨濟爲依倚，在百丈爲不得獨脫。古人建法幢，立宗旨，專爲此病。故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而臨滅之際。復垂此語，曰吹毛用了急須磨。若便向爾我分上，及無依道人，不拘文字處錯認。則是滯定一物，如頑鐵鏽七，無所施用。安得謂之吹毛用了急須磨耶。雲居膺曰，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時，光照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甚麼。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戶底粗淺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予以是觀。則先師云，眞照無邊皆是悟處，不過似他而已。不爲無見也。耳根圓通曰，初于聞中入流忘所，今學人于一棒上得個悟處，入流而已，只饒從此轉入轉深，未到源底，尤是相似。況執最初一悟爲究竟哉。南泉曰，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臨濟曰，他能與一切安名，一切不能與他安名。古德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香嚴曰，一擊忘所知，蓋眞照屬知，故僅得似他，非眞他也，眞他則不受奉重□興家國不稟承當擔荷之人，與曹山尊貴同□矣。闢書謂，似他者，舉似他也。人不稟者，謂離相離名之眞照，人若不能稟，則以全體大用斷□名相也。審如是，則臨濟最後垂範，乃不若一村學校乎。予謂，學者多錯認離名離相。如洞山呵云，認得個不名不物，無是無非底道理，更不求餘。正臨濟所謂先照後用有人在者也。人在法亦在也。人法宛然，豈離相離名之旨耶。乃曰，惟爾我之眞照，不屬名相。又此處無金三十兩之類耳。

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尙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

南院問風穴曰，汝聞臨濟臨終之語否。曰，聞之。曰，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

如獅子、見卽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委尾如此。穴曰、密付將終、全主卽密。又問、三聖何亦無語。穴曰、親承入室之眞子、不同門外之遊人。南院頷之。　闢書駁五宗原曰。正法眼藏。已向瞎驢邊滅却。况有一〇賓主首羅眼等名、遺害後世耶。

〇救曰。據闢書此論、是三聖不契臨濟之意、而滅却正法眼藏。風穴何故稱聖爲入室眞子、而南院頷之耶。不足稱而稱、則風穴無眼矣。不當頷而頷、則南院亦無眼矣。然則首山至今二十餘世、不亦無眼長老之子孫乎。此信闢書而論之也。語曰。一失步無所措足、一失言無所措口。闢書其是哉。

言訖、端坐而逝。塔全身于府西北隅。諡慧照。

〇救曰。臨濟、黃檗之嫡子也。濟之綱宗、非黃檗有也。檗不可諸方、而以濟爲可、何耶。且臨濟之世、佛法鼎盛。使其建立果不可。老師宿德、寧無一言。潙山祐禪師、濟之父輩也。私稱濟爲尊宿。普化、黃檗之昆季也。反北面而師事之。小釋迦、果位中人也。發願以續其斷脈。方是時、譏訶學解者、無過德山。濟順世、德山尚無恙也。曾無一言正濟之非。果畏濟而不言耶。則濟已順世。不欲起諍端耶。而德山實訶佛罵祖之魁也。考之于古質之于同輩、原之于師承之間、皆不以濟爲非。而今日獨非之。何哉。且棒喝、濟之所常用。而綱宗、亦濟之所建立也。苟以濟爲非、卽不當效渠棒喝。既用棒喝、豈可不知棒喝之綱宗。又豈可禁人之救綱宗者。夫爲善知識、辨古今之譌謬、如觀掌果。洞徹不疑、孰是而孰非、然後定龍蛇、行賞罰、據款結案、爲千古不磨之式。使三峯之徒、鉗口結舌、雖有蓋世之辯、不能伸其救。非雄猛丈夫所爲哉。今闢書之評宗旨也、若眼之受聲、耳之承色、泛泛然不相入。但儱侗到底、曰實法實法。天下後世何

所準焉。

五宗救卷之五終

五宗救卷之六

寓安隱沙門弘忍述

興化

○救曰。師英挺天縱。如虎生三日。氣便食牛。與洛浦俱爲臨濟侍者。然皆坐在一悟。視天下無人。微大覺夾山。則一墮無尾巴隊中矣。浦嗣夾山。不忘最後之得。而化嗣臨濟。使濟上宗風不致滅裂。蓋師友力也。師既脫韝于大覺。便有驅耕奪食之手。後來接人。不輕放過。故子孫十餘世皆光明照人。其淵源承接有自來矣。昔法雲杲公入圓通璣道者之室。一語相合。而圓通稱賞之。明日秉拂。機思遲鈍。衆大笑。杲爲之置茶慰無以自處。偶打翻茶具。因而有省。于是機鋒迅捷。無敢當者。未幾謁眞淨。復大悟。此等公案甚多。使後世讀之。如明鏡當臺。妍醜自見。存錄良有以也。近世衲子敍悟緣。槩多修飾。凡師匠發藥之語。或臨機挫抑之言。盡情删去。甚欲改換師承所示之偈頌。惟褒揚者存之。夫所貴從師。爲能與我解黏去縛。若一皆稱讚。又安在其爲師匠耶。因及化之悟緣。一並拈出。以見古今之不逮。悲夫。

臨濟第二世。興化存獎禪師。臨濟嗣。初在臨濟爲侍者。後在三聖會中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個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個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

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個會佛法底人。你憑個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亦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

三峯藏云。若不脫下。爭得見骨。

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于黃檗處喫棒底道理。三峯藏頌云。洗盡胭脂素體香。多知嫂囑細姑娘。翻思父母當年事。恩大難酬只自傷。

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于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于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三峯藏頌云。得一低頭毒已深。和根截去更錐針。棒從脫下回三頓。開闔雙眸出項心。

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過。

徑山杲頌云。古廟裏頭回避得。紙錢堆裏暗嗟吁。閑神野鬼都驚怕。只爲渠儂識梵書。

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

出院。

三峯藏頌云。拶拶應將楔楔搥。精金冶裏發春雷。雷收雨過施三拜。省得明朝更一回。　潭吉頌曰。五彩丹成復鍊神。世間緣盡自飛身。廣寒不住牛衣客。竊爲仙郎繡錦鱗。

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

圓悟勤曰。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劃兩遭處。若這裏洞明。可以負荷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驢隨大隊。　三峯藏頌云。也攙旗鼓解當頭。洗淨晴空衆嶺秋。一點不來雲萬里。鴈聲哀喔未曾休。

○救曰。大宗師爲人自無實法。纔見學者絲毫倚傍。便與斬斷。如俊鶻捉鳩。饑鷹捕兎。隨鳩兎之起伏宛轉。必擒而後已。此料揀照用之所繇貴也。若夫木牛流馬。其形雖大。然放之南首。卽不能返而北轅。何則。有一定之機也。嗟乎。一棒到底。其露布殆已不少。况于棒上更加註脚耶。

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有旻德禪師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歸衆。師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首山云。看他興化與麼用。爲甚麼放得他過。諸上座。且道甚麼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前一喝後一喝。且道那個是賓。那個是主。雖然如是。亦須子細。便下座。又曰。二俱有過。二俱無過。

○救曰。臨濟曰。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具此眼者。如明鏡當臺。學家雖悟到徹處而大法未明。其開口動舌。便有種種影象於中露現。又如興化勘僧數則。大略可見矣。後世不究四有時句之故。乃效之曰。一棒不作一棒用。或問其旨趣。又從面解曰。特指人人面門出入時節耳。或更詰之曰。眼光落地時。這面門出入底向甚處著。彼又解曰。盡大地無非這一著子。若果如是。則是德兩喝後便拜。何處是會得面門出入底道理耶。士君子以敏慧之資。或於古德老婆舌上。窺見一斑。遂信此等說話爲究竟。謂有道理可以憑仗。而縱其才辯。抹殺眞宗。吁。可悲也。余讀傳燈。大愚芝禪師會中。有僧誦金剛經。至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驀然有省。遂白芝。通所悟。芝遽指禪床前狗子云。狗子聻。僧無語。芝便打。潛菴源公嘗舉此語。至不生法相。芝云。狗子聻處。問妙喜曰。你作麼生會。喜對曰。狗子。潛菴大稱賞之。謂其不生法相也。妙喜悟後。謂衆曰。大愚方便善巧。如珠走盤。不留影跡。源以實法與人。豈不孤負佛祖之心乎。以余觀之。臨濟用處。眞若空中電影。不可摹捉。今以一棒擬定。早爲電影置座榻矣。更曰。有全主而無全賓。不知何所見而言之不疑乎。

臨濟第三世。汝州南院慧顒禪師。興化嗣。　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子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雪竇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個瞎。且圖雪上加霜。　妙喜曰。權衡臨濟三要三玄。須還

他南院始得。雪竇爲甚麼却道拂子不知來處•妙喜亦道個瞎•且圖兩得相見。　潭吉曰•雪竇妙喜•一人有殺人刀•却無活人劍。一人有活人劍•又無殺人刀。要見南院總未可在。潭吉亦道個瞎且圖各自還家。復頌曰•潦倒曾忘百戰勳•暫施戈甲屈人軍•放開兩拂看三瞎•濟上兒孫始絕羣。

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于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雲居悟云•且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眼•眼若得明。其用自備。又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何故不啐啄。所以道•子若哮吼•其母即喪。諸人還明得麼。乃頌曰•子若哮吼•其母即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何必起心作模樣。更若不會。雲居拄杖。

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師曰•這瞎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出。

妙喜曰•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復頌云•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難伸•兩個駝子相逢著•世上於今無直人。　潭吉曰•南院大似晴空裏轟雷•劍刃上走馬•放去收來•不妨奇特。若向這裏撥得一線子路去•不枉作他濟上兒孫•當時個僧也解奪陣衝關•及乎挨拶將來•未免黠兒落節•南院向擬議處打趁•瞎却天下人眼睛。即今莫有爲古人作主底麼。以拄杖一時趁散。復頌曰。捉得生駒驀背騎•

不施韁勒好男兒。總然突過連雲棧。何似安車駟馬歸。

風穴。

○救曰。師憂仰山之識爲在己躬。故終日哭泣。非無悟人也。憂悟人之不透宗旨。以害天下後世者也。譬如神醫。爲國人所仰活者。既老。閱諸子之才。皆無一可。欲祕之則是天下後世活人之術自我絕矣。欲傳之。恐不能盡其妙。益誤天下後世。此風穴之心歟。或曰。穴之對念公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觀其意。所患在聰明耶。曰否。謂聰明雖多。而見性者不易得耳。如百丈通三學。德山講金剛經。風穴之于書無所不觀。豈皆盡礙于道。但世之聰敏者。解路習熟。而智多役乎外。苟能反所役于道。一門深入。又惡知其不可。夫太阿之鋒在乎利。夜光之寶在乎明。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在乎靈。聖人之所以貴於人者在乎聖。必曰椎埋駘蹇而後合道。則是慶喜不當居祖位。而百丈臨濟不得載傳燈矣。且夫下語朴鈍之若眞公者。豈可以聰明誣之。然風穴捨眞而器念。何耶。或曰。眞公尚未有悟。余應曰。是何言歟。風穴曰。當看念法華下語。果未悟。是教渠學語矣。豈有風穴大士教人學語哉。或者又曰。眞公既有悟。而風穴曰。見性者少。豈悟之不足以當見性耶。曰。悟而不透宗旨。則見性未圓。如六祖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曰。亦未見性。在蓋見之未圓。必落偏枯。坐此不進。與無見等耳。又何疑焉。

臨濟第四世。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南院嗣。餘杭劉氏子。少魁磊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强之仕。一應舉至京師。即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具。遊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宿師爭下

之。棄去、遊名山。到越州、謁鏡淸。淸歎其俊快。到華嚴、因寓止爲維那。屬廓侍者從南院來。師心奇之、因結爲友。遂默悟三玄旨要。歎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師參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于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于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却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參堂、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又曰、他向你道甚麼。師曰、始終只敎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這般納敗缺底漢、有甚用處。師于是服膺。一日、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于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

三峯藏頌云、兩喝分明一瞎眞、無持鉢處詐言親、臨機棒下無師句、玄影重重古鏡新。

○救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卽玄要的旨。穴于廓侍者處、雖悟三玄、而未至於要。安得不有再悟耶。闢書謂、既悟三玄、復于南院處始得大徹、遂以三玄爲無用。是未見汾陽語耳。汾陽因僧問、如何是學人得力處。答曰、嘉州打大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陝府灌鐵牛。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獅子。乃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在薦取。此無漸次中眞漸次、無得失中眞得失也。洞宗亦曰、士庶公侯一道看、貴賤尊卑明位次。知此者、可與言宗旨矣。

南院一日問師、汝道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卽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

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新出紅爐金彈子。簉破闍黎鐵面皮。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芻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曰。躡足進前須急急。捉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師隨聲便喝。又問如何是第二句。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師曰。未問已前錯。又問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借裏頭人。師曰。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爲可以支臨濟。

○救曰。此棒下無生悟後之問答也。蓋未有大悟而不知宗旨者。亦未有不知宗旨而稱大悟者。可支臨濟之言。尤然在耳也。今人扯棒下無生。證據一棒。而獨不信宗旨。此初祖之所以分皮肉骨髓也。

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注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時有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雪竇顯頌云。擒得盧陂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楚王城畔朝宗水。喝下曾教却倒流。　三峯藏頌云。犄角雲排覿面攻。知機却陣倒鋒衝。暫時左次影旗換。會得翻令失變通。車急急。炮重重。別山窺著早收功。

示衆。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

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大凡參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于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爲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汝一切掃却，直教個個如獅子兒吒呀地，對衆證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着。覷着即瞎却渠眼。

○救曰，此老垂示，於臨濟宗旨，如青天白日，無絲毫障翳。盲者自不能見。關尹曰，不知道而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關書之于濟上綱宗，實有類此。關之而不得，復解之。解之而不通，又關之。七關三關，其射覆也亦勞矣。

臨濟第五世，汝州首山省念禪師。風穴嗣。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晚于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何如。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個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祗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眞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眞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

○救曰，佛果曰，不疑言句，是爲大病。巖頭曰，大統綱宗中事，先須識句。而風穴又敎人體究言句如此。近代老宿，一概斥絕言句。將使天下學者，以牆壁瓦礫爲師乎。夫牆壁瓦礫，眞可師也。但學者不知，奈何

絕言句哉。文殊曰。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此大士不合與今人相左。

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　又僧問。新婦騎驢阿家牽。意旨如何。師曰。百歲翁翁失却父。曰。百歲翁翁豈有父耶。師曰。汝會也。又曰。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

三峯藏頌云。兩扇柴門晝夜關。蒼苔無路蹇驢還。自從姑媳歸家後。多少旁人笑首山。一　有響無聲沒奈何。陽關三疊爲君歌。男兒一去不回顧。冷落柔楊煙雨多。二

○救曰。臨濟曰。山僧無一法與人。祇是解縛治病。闢書引此。爲抹殺宗旨之案。不知解縛治病。即宗旨也。東坡居士曰。譬如良醫治眼。不能與明。而但能去翳。夫翳與縛。即認棒。認喝。認言句。認本來無一物。乃至認眞如佛性菩提涅槃等是也。能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自縛解矣。知料揀照用賓主等法。他翳除矣。故僧問如何是佛。答曰。新婦騎驢阿家牽。乃曰。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

示衆。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者裏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即是兩個瞎漢。所以我若立時。你須坐。我若坐時。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這裏急著眼始得。若是眼孔定動。即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窗看馬騎相似。擬議即沒交涉。諸上座。既然於此留心。直須子細。不要掠虛好。他時異日。賺著你在。諸人若也有事近前。無事珍重。

○救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賓主句頌也。或乘師子。或乘象王。或現半身。或驅全力。四賓主語也。首山此言。於臨濟所示四賓主。殆無遺恨。而猶妙在指的簡截。開合通變。自我作祖。不膠膠于故步而止。但

末世究之者鮮。多以賓主歷然一語混之。使正法眼藏不得照明後五百歲。其失非小也。鄭人謂玉爲璞。周人謂鼠爲朴。朴之與璞。音同耳。近世曰喝牛喝馬。總是賓主歷然。以此語賓主句。已若周人之朴矣。況四賓主乎。

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汾陽注曰。素潔條然。）巧妙無人識。（運機非耳目。）打破鳳林關。（蕩盡玲瓏性。）著靴水上立。（塵泥自異。）咄哉巧女兒。（汾陽曰。妙智理圓融。）攛梭不解織。（無間功不立。）看他鬭鷄人。（旁觀審膽距。爭功不自傷。）水牛也不識。（全力能負。不露頭角。）背陰山子向陽多。（葉縣省云。迥無背面。）南來北往意如何。（不墮有無邊。）若人問我西來意。（從來無間斷。）東海東面有新羅。（大地不奈何。或作示衆三首。）

○救曰。汾州葉縣註綱宗三偈。徹法源底。惟雪竇得其體裁。後世未有繼之者。或曰達磨不立文字。豈有禪宗加註釋乎。譬如愚人傲慢王憲曰。我欲法羲皇耳。

汾陽

○救曰。生死之大事不了。不容不遍參。生死之大事覰破。不容不休去。惟師匠。而後。我之生死根株頓斷。不容不起荷法之心。此昭公八逃住持。而末上欣然肯來也。嗟乎。以名高而來耶。則八逃之名固高矣。以厚利而來耶。則三十年足不越閫。未嘗營厚利也。此其來。非濟上宗印乎。方是時。邪師說法如荊棘。師剪除之。是故拈題玄要諸綱宗。不厭再四。嗚呼。今而後知汾陽爲中興也。當其身爲射的。啓瞶發蒙。豈盡合于世哉。然師之接人下刃處。有大方便。故得慈明等六人大士出其門。皆氣宇如王。至楊岐白雲五祖黃龍雲菴。而濟上宗風益振。師之力也。

臨濟第六世。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首山嗣。生兪氏。太原人也。器識沉邃。少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繇

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相。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師歎曰，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水也。師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有一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宗。石門徹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者。師作五位偈示之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卽差違。金剛透匣誰能曉，惟有那吒第一機。擧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囘互，擬議鋒鋩失却威。徹拊手稱善。然師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最後至首山，問百丈捲簟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師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蹤。於是大悟言下。拜而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去，遊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刹請師擇之而居。師笑。一夕遁去。北抵襄沔。太守劉公昌言，恨見之晚。時洞山谷隱皆虛席，太守敦請。師辭。前後八請。堅臥不答。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促辦嚴，吾行矣。旣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道俗仰慕不敢名，同曰汾州。

○救曰。仰之想之，痛哭流涕。

問，眞正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個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　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

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絃。絃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志。五同偏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個同具足。是甚麼同偏普。何人同眞志。孰能總同參。那個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

妙喜曰。汾陽老子末後若無個面目。現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未免喪我兒孫。喝一喝。頌曰。兔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潭吉曰。妙喜與麼道。也是隨邪逐惡。殊不知汾陽老子只因個面目現在。致使後代兒孫周繇者也。山僧今日翻轉面皮。要伊一個個自成自立去。然雖如是。切忌顢頇。喝一喝。頌曰。拍天乾浪裏崩霆。勾引鴻濛出未形。十世古今渾到底。擡頭但見啓明星。(總)。處處塡眸爲指端。繇糞塹口畔。繩床角頭。一同一質。荷擔個事。普天匝地。識得汾陽。光輝可繼。二同大事。擊石出火。心心印可。燎却家園。縱橫在我。三總同參。張燈照路。到家即住。若置床頭。蚊蟲滿袴。四同眞志。塵說刹說。兔馬有角。聽個分明。來取衣鉢。五同偏普。五斗先生。舊作步兵。忽得醴泉。甃盎盡盈。六同具足。羊腸九織。全身喪敵。夢裏歸來。騎得霹靂。七同得失。金翅擘海。猛虎坐路。塞斷死門。何妨生捕。八同生殺。露柱掄拳。窗欞吐舌。佛祖心肝。遭渠漏洩。九同音吼。因禍致福。求榮反辱。衣錦歸來。蓬蒿滿目。十同得入。　具德禮頌曰。髻有玄珠。頷有光。坐中何物不煒煌。可憐秉燭尋燈客。反用囊螢照夜窗。一同一質。春至桃花映水紅。暗香零落澗

邊風。靈雲一見不囘顧。更入千峯與萬峯。二同大事。落日潛輝月轉新。此時明暗互相傾。就中還理鴛鴦夢。一段風流畫不成。三總同參。靜鑑源流滲漏乾。少林何必把心安。因思神會當年事。知解難將六祖謾。四同眞志。六雪飄飄舞朔風。普賢消息許誰通。象王返擲千峯上。踏破寒雲幾萬重。五同偏普。呼牛隨我飲前溪。堪笑人來洗是非。耕破青田芳草嫩。一犂春色十分肥。六同具足。玉衡夜半轉璇璣。燮理陰陽定四夷。露濕鬢眉連骨冷。還宮空自告嬪妃。七同得失。師資相遇事非輕。喝下能令心膽傾。明昧兩岐行路斷。歸來空訴一身貧。八同生殺。睡虎嘶風夜正闌。亂飄黃葉灑千山。聲聲入戶驚殘夢。撥轉汾陽向上關。九同音吼。誤入桃源路已差。芳菲滿眼謂誰家。殘紅落盡春無盡。枯木重開劫外花。十同得入。汾陽獅子吼西河。牙爪通身頭尾多。滾出繡毬無覓處。至今天下有譊訛。總。

○救曰。覺範答無盡居士曰。十智同眞與三玄同一機軸。乃作頌曰。十智同眞面目全。其中一智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劈破三玄作兩邊。劈破之義。若畫龍點眼。非可以言論通也。闢書謂旣以劈破。後世不當復有三玄。是何言與。吾嘗觀近代老宿開口便罵知解。揣其證悟處。當如師子王哮吼一聲。壁立萬仞。今乃確確然信三玄之可以劈破。是將泥丸土鼓為三玄耶。讀至此不覺噴飯。　師又有頌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又別頌曰。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都在鏡中圓。第二玄。世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隨器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闔氏問豐干。乃曰。這個是三玄底頌。作麼生是三玄底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只與麼望空妄解。道我曾親近和尚來。為我說了也。脫空謾語。喫鐵棒有日在。闢書曰。三玄三要。不過臨濟一時上堂語

耳。當時有執爲宗旨者。故汾陽作頌警曰。三玄三要事難分。云云。不知闢書何所考據。而爲此說。若頌卽是警。則不當分而別頌三玄矣。自禁之而又自犯。想汾陽昏悖不至此耶。大都闢書凡見古人有一二語相似。卽靠之如泰山。其不可曉者卽攻之如讎敵。似者少而不可曉者多。故不免前後牴牾耳。如人天眼目載師十八問有曰。凡學人編辟言句。蓋覆將來驗師家眼目。盡皆打得。何故。只爲識得破。闢書引爲一棒之據。不知識得破非肘後有符者不能也。且夫一汾陽耳。頌三玄則斥爲狂狗。作十八問則倚爲憑仗。使古人何以自處耶。倘三玄之頌爲非。則是汾陽見處固非。十八問亦不足觀矣。使十八問爲是。則汾陽之見處元是。三玄之頌亦是矣。何其紛綸不定。一讚而一呵之。

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請師主承天。使者三至。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設饌俶裝。告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曰。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曰。某甲日行七十里。師曰。汝亦隨我不得。侍者出曰。某甲隨得。但和尙到處卽到。師曰。汝乃隨得老僧。復顧使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侍者卽立化于側。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六夏。化跡出續燈及師語錄。

○救曰。灌嬰滕公樊噲等。從漢高起豐沛閭。攻城掠地。隨功而漸進。至漢有天下。數人者位不過封侯。至若韓信則一見而授以上將之權。此先爵而後功者也。若夫冒處尊位而功業罔逮。尠有不夷滅者。功業建矣而稍自矜伐。亦尠有不夷滅者。楞嚴曰。理須頓悟。事以漸修。長沙曰。功未齊于諸聖。夫三乘十地。灌嬰滕公比也。功勝于悟。大心凡夫。超宗越格。韓信比也。悟勝于功。無功之功也。予以是觀汾陽之

悟之行。豈非直授上將而不矜功伐者歟。

慈明

○救曰。寓言有之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賽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一也。予嘗以此爲吾道之譬。故潙山曰。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慈明其庶幾。夫隨貪嗔者若穀。而守聖見者臧也。雖優劣燎然。其爲不了則一。近世邪禪以任情恣縱爲事事無礙。譬捨伯夷而師盜跖。其淪墮不益甚乎。

臨濟第七世。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汾陽嗣。出全州清湘李氏。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師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爲老宿所呵。以爲少叢林。師崖柴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嘗橐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昭禪師道望爲天下第一。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師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廝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未許入室。師詣昭。昭揣其志。必訴罵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己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師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

三峯藏頌云。尋常舟檝利旋迴。剗地颶風黑雨雷。崖石溵崩船破盡。惡龍頷下得珠來。

○救曰。臨濟曰。黃檗佛法無多子。而石霜則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顧二老生平行履。如香象渡河。截流

而過。不容野干狐狗。窺其武跡。道固然也。彼未具出情之見者。則悟與宗旨打作兩段。泥之謗之。又何怪焉。

謁神鼎諲禪師。鼎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敝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獅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示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耶。

三峯藏頌云。屋倒呈鞋未足奇。聞名見面有斯兒。縱然師子能翻擲。莫道文殊老不知。

○救曰。汾陽慈明。未諄諄言賓主。而臨機縱奪。愈唱愈高。東山所謂馬前撲。非忘法忘悟不能然也。

師以母老。歸筠州。依洞山聰禪師。聰令首衆。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

○救曰。汾州參善知識者七十一人。猶以不見聰老爲恨。慈明已悟出情之道。又依聰三年。可謂朝宗百川。故爲當世仰重如此。

師平生以事事無礙行心。凡聖所不能測。室中宴坐。橫刀水盆之上。旁置草鞋。使來參叩者下語。無有契其機者。　又冬日牓僧堂作此字。三二二三丄聊柚。其下註云。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有首座者見之。謂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

三峯藏云瘧疾鬼你來也復頌云我從南方來路逢一池水水內一箇龍九頭十八尾不喫凡間食専喫瘧疾鬼

示衆以拄杖擊禪床一下云大衆還會麽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麽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誤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孤負先聖萬法本閑惟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有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峯畔把瘦筇坐盤陀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只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塡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亡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救曰師有玄要頌其末曰報汝參玄士棒喝要臨時闢書引爲一棒之據不知所重在臨時二字也羅山曰你若野干鳴我卽師子吼我若野干鳴你亦師子吼你若師子吼我亦師子吼臨時布取意句有主宰德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若闢書自云千問千棒萬問萬打是確定不易矣悪得謂之臨時哉以主人公爲棒眼重重露布悪得謂之無法與人哉臨濟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乃至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數有時字正見慈明頌意予故備錄之以待其眼者

楊岐

○救曰。玉在山則秀、珠在川則媚。道之在人也、寧獨不然。予觀會公、深得慈明之道、服勤甚久。至出世、而同參者不知其履實踐眞、深韜厚晦、去今日實霄壤。浮山遠錄公謂首座曰。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爲眞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孰不從化。遠公首山之嫡孫也、所示如此。而近世稱悟者、狀若屠兒魁膾。出言行事、禽獸之不若。而世人敬之。意其有悟耳。予願好心護法、而道眼未明者、以遠公之言辨之。

臨濟第八世、楊岐方會禪師。慈明嗣。袁州宜春冷氏子。少警敏、不事筆硯。及出家、閱經典、輒自神會。折節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事異日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搊住曰。遮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事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卽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慈明飯罷、恆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師闞其出未遠、卽撾鼓集衆。慈明怒數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乎。師曰。汾陽乃晚參也。　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三峯藏頌云。知休避我依然未、幽鳥喃喃隔亂雲、荒草深村無限事、一條歸路各家分。

○救曰。後代悟繇、非强作主宰、便屬依通。如此等悟處千中無一。

一日。慈明問師。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在甚麼處。師曰。要悟卽易。要迷卽難。

圓悟頌云。要悟卽易要迷卽難。絲毫透不盡。咫尺隔千山。說食終不飽。著衣方免寒。憶昔五臺曾有語。前三三與後三三。

問僧。秋色依依。朝離何處。曰。去夏在上藍。師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曰。兩重公案。師曰。謝上座答話。僧便喝。師曰。那裏學得這虛頭來。曰。明眼尊宿難瞞。師曰。恁麼則楊岐隨上座去也。僧擬議。師曰。念汝鄉人在此。放汝三十棒。

○救曰。覺範謂師之施設。如玉工治璵璠。碔砆廢矣。觀其接白雲。並勘僧作略。信然。寶訓載。師初住楊岐。老屋敗椽。適隆冬。雪霰滿床。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却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劫。高岸深谷。變遷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閒工夫事豐屋耶。竟辭之。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其高風遠韻。千古如見。

臨濟第九世。舒州白雲守端禪師。楊岐嗣。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麽。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愈大駭曰。何謂也。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

師遊廬山。圓通訥以院事讓師。而訥處東堂。未幾訥厭閑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目師。師笑。

唯唯而已。明日、陞座。曰、昔法眼禪師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頁包去。一衆大驚。挽之不可。

○救曰、此等去就近代惟天童師翁能之。此其所長、特爲拈出。蓋學道人、一爲飲食起居名聞利養所動、

卽不堪矣。

示衆。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草蓋却。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良久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妙喜曰、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決定可信。瓊樓玉殿被一莖草蓋却、莫被他熱瞞。徑山恁麼道、爲已得一回汗出者說。若未得一回汗出者、切不得疑著。

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個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個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徧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祇得乾嚗嚗頭底、不惟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傷鋒犯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曰、官不容針、更　個一問。明

便喝。曰。好喝。明又喝。岐亦喝。明連喝兩喝。岐禮拜。明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岐拂袖便行。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峯頂上握手。千峯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

○救曰。昔妙喜大徹後。反於數禪客有疑。乃以問昭覺。覺曰。我禪如大海。你須將個大海傾去始得。若將鉢盂盛得些子。是伊器量如此。吾當奈何。嗟嗟。今日以鉢盂盛得者。若眞海水。於此末世。亦表表可觀矣。其所盛又皆汚穢不堪之物。便欲撥棄師法顚狂橫悖牢不可開。三復白雲之語。爲之涕泗。

臨濟第十世。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白雲嗣。綿州鄧氏子。年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旣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飮水。冷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煖則可知矣。如何是知底事。遂往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惟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

○救曰。風穴在雪峯時。請益臨濟四賓主。峯曰。我當時與巖頭欽山結伴參臨濟。值濟已遷化。上座要知這話。須問他家兒孫始得。後風穴舉似南院。院歎曰。雪峯古佛。乃遙望禮拜。圓照本禪師。道尊當世。故

亦不欺後學如此。

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個譬喻說似你。你一似個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個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

○救曰。浮山以一頌識白雲。祥菴主以一轉語識聰老。香林遠在雲門作侍者十八年、方大悟。既辭行一轉語不愜、更留三年。古人重言句如此。故其說法、造次顚沛之際、不失綱宗。坐笑立談之頃、知其魔佛。此所謂定龍蛇眼也。予歷觀古德法式、亡此眼者、蓋二百餘年矣。

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淸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一日有僧見磨轉、遽指以問師曰、此神通耶、法爾耶。師褰衣旋磨一匝。僧無語。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繇。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玆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淸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

三峯藏頌云、賣來自買能旋磨、幾個逢人自點胷、寶惜忽然眞放盡、睡中拈出樹根風。

○救曰。已呈投機頌、白雲業已許可、又乃重出白汗。今人不能無疑、難矣哉。禪之不可不悟、不可不大悟、

不可不明大法。所云大法者。非區區卜度名相而已也。

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溈仰下事。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

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胷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

徑山杲云。此三轉語。一轉具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若人揀得。許你具一隻眼。

圓悟。一日請益臨濟四賓主怎生。師云。也祇（祇下應有是字。）個程限。是甚麼閑事。又云。我這裏恰似馬前相撲倒便休。

○救曰。五祖此言。吐出臨濟心髓。自風穴首山而下。言賓主者。未能如此親切。闢書引程限二字。抹殺臨濟。譬求無父之子。衆雌而無雄。又奚卵焉。

三佛一日相謂曰。老和尚祇是乾嚗嚗地。往往說心說性不得。因請益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師曰。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五色是數。摩尼是佛身。圓悟謂二老曰。他大段會說。我輩說時費多少工夫。他祇一兩句便了。分明是個老大蟲。師聞之。乃曰。若說心說性。便是惡口。又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　上堂。說佛說法。拈槌豎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或有個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個說話。喚做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

笑。且道笑個甚麼。笑白雲萬里。　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〇。欲得成此〇、先須防於〇。若是眞〇人〇〇　師云、三乘人、出三界獄、小果必藉方便、如穴地穿壁、及自天窗中出、惟得道菩薩、從初入地獄、先與獄子不相疑、一切如常。一日寄信去、覓得酒肉、與獄子喫至大醉。取獄子衣服行纏、結束自身。却將自己破衣服與獄子著。移枷在獄子項上、坐在牢裏、却自手捉獄子藤條、公然從大門出去。參禪人須是恁麼始得。　師垂語曰、譬如水牯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

月林觀頌云、牛過窗櫺、錯爲安名。大唐國裏、不見一人。　高峯妙頌云、等閑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舉似誰、若向尾巴尖上會、新羅鷂子過多時。　闢書曰。宗旨爲尾巴、所以說宗旨者過不得。惟老僧一棒過得。

〇救曰。五祖曰、先師語拙、當時不以爲慢。尊大慧欲毀碧巖集板、當時不以爲好高逞己。黃檗潙仰不許馬祖下諸尊宿、當時不以爲人我是非。知此道公也。今海內緇素、至賢且明者。猶曰三峯之爭宗旨、誠是。但名分則不可。嗚呼。是道輕於名分矣。且二老年德相去不甚遠、所以屈身折節、尊臨濟之道而已矣。苟捨道、名分何自而生耶。嗚呼。至明且賢、而爲此說者。特未知道耳。

五宗救卷之六終

五宗救卷之七

寓安隱沙門弘忍述

昭覺

○救曰。師以超類絕羣之資。抱廣大涵宏之器。謀道若渴。觀世如棋。信祖位中開士再來也。知諸佛涅槃。非聲求色見。妙解發自童齡。悟檀郎柏子而心絕意忘。大用成乎師匠。展諸宗于鑪鞴。徹滹沱之底蘊。異說同歸。雄峯獨步。浩浩乎若百川之會于海。大慧之大實師開之也。嗟乎。近代之師承有若演之于師。師之于杲者乎。師子教兒。蔑聞其響。老牛舐犢。徒溺以情。於是乎師為不可繼矣。嗚呼。

臨濟第十一世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五祖嗣。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嘆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背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溈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為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豔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仔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

小豔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麽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繇此所至推爲上首。

三峯藏頌云。翠眉銀海窺簾影。玉尺金釵隔壁音。坐對落花明月上。幾人知此斷腸心。　潭吉頌曰。掘得豐城地底光。紅鑪再煆豁冰霜。衝鋒破敵暫時事。枯木龍吟何太長。

○救曰。三峯先師欲求人於古人之中。見學者品器不端。輒刪去。冀渠洗心滌胃。而每每成怨。至有揑造種種相似言句。誣爲三峯所傳。人之喪心。固至於此。且三峯嫉滅法者如讐。滅法者嫉三峯亦如讐。天下共知也。使有言句傳爾。又肯擯爾以資讐敵乎。此稍知事勢者不爲也。夫言句所以載道。道固不在言句。使道在言句。則得言句者。固得三峯之道矣。三峯求人若饑渴。又肯爲此不情之舉。擯汝得道眞子乎。余觀佛果悟繇。有曰。盡其機用。祖皆不諾。況區區記持言句。妄謂得道。刪擯亦宜矣。尤不省過。而壞敎傷義。使其稱讚三峯。相辱不乃甚乎。

示衆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鑑不出。通身卽且置。或若無眼作麽生見。無耳作麽生聞。無口作麽生說。無心作麽生鑑。若向這裏撥得一線路。便與古佛同參。且道參甚麽人。

徑山杲云。惜乎徑山當時不在。若在。點一把火照看這老漢面皮厚多少。卽今莫有旁不甘底出來道。

和尚也是普州人。又作麼生。卽向他道，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

示信侍者。百不干懷時圓融無際。脫體虛凝。一切所爲，曾無疑間，謂之現成本分事。及至纔起一毫頭見解，欲承當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裏，被見聞覺知得失是非籠罩，半醉半醒，打疊不辦。約實而論。但於鬧鬨鬨處，管帶得行如無一事相似。透頂透底，直下圓成，了無形相。不廢功用，不妨作爲，語默起倒，終不是別人。稍覺纖毫滯礙，悉是妄想，直敎灑灑落落，如太虛空，如明鏡當臺，如杲日麗天，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不從外得。放敎自繇自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盡始盡終，打成一片。何處離佛法外，別有世法。離世法外，別有佛法。是故祖師直指人心，金剛般若，貴人離相。譬如壯士屈伸臂項不借他力。如此省要，好長時自退步，體究令有個落著諦實證悟之地。卽是念念徧參無量無邊大善知識也。

示隆知藏。五祖老師，平生孤峻。少許可人。乾爆爆地壁立。只靠此一著。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謾人，把個沒滋味鐵酸餡，劈頭拈似學者，令咬嚼。須待渠桶底子脫，喪却如許惡知惡見，胸次不挂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鍛鍊，方禁得拳踢。然後示以金剛王寶劍。度其果能踐履，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羅籠不肯住處。便契乃祖以來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爲物，仍當驅耕夫牛，奪饑人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卽是本家道流也。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尙泯默。以爲無縫罅，無摸索，壁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但恣情識博量，便爲高見，此大病也。從上來事，本不如是。巖頭云，只露目前些子個，如擊石火，閃電光。若搆不得，不用疑著。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有，莫能知之。趙州喫茶去，祕魔巖擎杈，雪峯輥毬，禾山打鼓，俱胝一指，歸宗拽石，玄沙未徹，德山棒，臨濟喝。並是透頂

透底．直截剪斷葛藤。大機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粘去縛。若隨語作解．卽須與本分草料。如十斛驢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滴．悉皆迸散。要脚下傳持相繼綿遠。直須不狥人情．勿使容易．乃端的也。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死生．提持正令．全是此個時節。惟踏著上頭關捩子底．便諳悉也。

示衆。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商那和修三昧．優波毱多不知。旣是各各不知．何故却相傳授到這裏．不妨誵訛處直是誵訛．綿密處直是綿密。

示杲書記．臨濟正宗．自馬師黃檗．闡大機大用．脫羅籠．出窠臼。虎驟龍馳．星飛電激。卷舒擒縱．皆據本分．綿綿的的．到興化風穴。唱愈高．機愈峻。西河弄師子．霜華奮金剛王。非深入閫奧．親受印記．皆莫知端倪。徒自名邈．只益戲論。大抵負冲天氣宇．格外提持。不戰屈人兵．殺人不眨眼。尚未髣髴其趣向．況移星換斗．轉天輪．囘地軸耶。是故示三玄三要．四料簡．四賓主。金剛王寶劍．踞地師子．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草．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許多落索。多少學家．博量注解。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弄將出來看底．只眨得眼．須是他上流．契證驗認。正按旁提．須還本分。種草豈假梯媒。只如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你恁麼爲人．非獨瞎却這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興化見同參來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云．你看這瞎漢。僧擬議．直打出法堂。侍者問．有何相觸忤。化云．是他也有權也有實。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却不會。似此瞎漢．不打更待何時。看他本色宗風．逈然殊絕．不貴作略．只欽他眼正。要扶荷正宗．提持宗眼。須是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涉廉纖．逈然獨脫．然後的的相承．可以起此大法幢．然此大法炬．繼他馬祖百丈首山楊岐．不爲忝竊爾。

○救曰。妙喜爲佛果得意上足。茲錄以源流承接不能載•存此篇以見意云。夫透法而後忘法•世間技藝且爾•況無上覺道耶。今之撥無宗旨者•若未渡而焚舟。泥于名相者•若忘渡而戀筏。二者俱病•惟此篇足以起之•

紹興五年•八月已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茶毘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於昭覺寺之側。賜號圓悟禪師。諡眞覺。塔曰寂照。

臨濟第十二世平江虎丘紹隆禪師。昭覺嗣。和州含山人也。九歲出家于佛慧院。既長遊方。初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佛果語至者。師讀之•歎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繇寶峯依湛堂。客黃龍•扣死心禪師。次謁佛果。一日入室。果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果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果叱曰•見個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果肯之。尋俾掌藏敎。有問佛果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果曰•瞌睡虎耳。

三峯藏頌云•證來證絕山如故•新竹千頭水暗分。若不深深到睡•何繇猛虎出毛羣。

上堂。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個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宋紹興六年丙辰五月八日乙亥•示寂。塔全軀于虎丘西南隅。

臨濟第十三世•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虎丘嗣。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不類凡兒。年十七•依于東禪薙髮。

首謁逐和尙。略得染指法味。於是徧參知識。靡所契證。聞佛果住雲居。煆煉學者。師往禮依侍。果乃痛與錐劄。値果返蜀。指見虎丘隆禪師。侍一載。頓明大事。已而訪此菴元。命分座。於是開堂妙嚴。遷歸宗。時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示衆語。大慧見之。極口稱歎。復寄偈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當時與大慧同稱爲二甘露門云。　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又有頌云。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去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

三峯藏云。兩眼如晶尾如楔。藥王然臂又重來。復頌云。一聲霹靂起淵龍。怒雨奔雷鼓黑風。捲盡山雲天色曉。三星落落月如弓。

上堂。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正令既行。十方坐斷。若也向上論去。語默不及處。棒喝未施前。總是依草附木漢。事不獲已。且作死馬醫。所以道。隨處作主。遇緣卽宗。法幢隨處建立。展臨濟三玄戈甲。會曹洞五位君臣。敲倡雙行。殺活自在。拈一莖草。穿天下衲僧鼻孔。布縵天網。要打衝浪金鱗。是則是。便與麼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驀拈拄杖劃一劃。云。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以拄杖卓一卓。

○救曰。臨濟大法。後世得其自受用者。亦間有之。至於驅耕奪食。解粘去縛。應菴華藏而下。能說者未必能用。能用者未必能全用。或有窮而未覈。玩而弗精。故天奇諸老。不復拈起矣。近世遂以宗旨爲怪誕。實繇漸而至著也。余述五宗救。得失必書之。非暴其所聞以論先德。蓋法之隆替係此。知而罪我。又何憾焉。

宋孝宗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示寂。猶掛牌入室至夜分。或以辭世偈爲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爲而自爲之耶。區處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趺坐而逝。塔全身于天童。壽六十一。臘四十三。

臨濟第十四世。無錫華藏密菴咸傑禪師。應菴嗣。福州鄭氏子。其母夢廬山老僧入舍。遂舉師。自幼穎異過人。及壯。剃髮進具。徧參知識。最後謁應菴華和尚於衢州明果菴。一日問曰。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破沙盆。應菴頷之。說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衣鉢。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後出世住衢州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奉詔主徑山及靈隱。　上堂。卓拄杖一下云。迷時祇迷這個。復卓一下云。悟時祇悟這個。迷悟兩忘。糞掃堆頭重添搕㩉。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云。三十年後。

三峯藏頌云。翻成誰道還丹就。蛻去懸知未是仙。三醉岳陽過湖去。一聲長嘯水雲天。

○救曰。典刑猶在。

臨濟第十五世。破菴先禪師。密菴嗣。廣安王氏子。　上堂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忍俊不禁。爲諸人作個撒脫。拈拄杖卓一下。云。流水暗消溪畔石。勸人除却是非難。

三峯藏云。未覩全錄。略見一斑。復頌云。雙劍峯前德士家。牟尼冠子換袈裟。是非一任人描邈。春盡山松處處花。

臨濟第十六世。徑山無準師範禪師。破菴嗣。生雍氏。蜀之梓州人也。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初請益成都老宿名堯者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次謁育王佛照禪

師。照問。何處人。師曰。劍州。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照笑之。至靈隱。破菴先禪師居第一座。一日遊石筍菴。師隨侍。有道者問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破菴曰。用捉他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在傍。忽大悟。破菴過天童。掃傑公塔。師偕行。後至瑞巖。夢神人衣冠偉然。持把茅見授。翼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既入院。見伽藍神衣冠相貌。儼與夢符。茅。其姓也。異日開堂拈香。遂嗣破菴先禪師焉。　上堂。云。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捨不得。只麼得。且道得個甚麼。三人證龜成鱉。

三峯藏頌云。描出難將額眼窺。三人證鱉却成龜。不勞甲乙深鑽兆。拱手垂衣過盛時。

嘗受詔住徑山。賜師號曰佛鑑禪師。宋淳祐己酉三月十五日示寂。其徒請遺偈。乃執筆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要更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塔全身於圓照菴。

臨濟第十七世。仰山雪巖祖欽禪師。無準嗣。師初參鐵橛遠。次參天目禮。禮公爲松源嫡子。師敬慕之。懷香造其室。禮曰。汝豈不見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遭痛棒。末後向大愚肋下築三拳。道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汝但恁麼看。師不喜而出。依舊自作主意。每常坐禪。（師普說曰。天目和尚這個說話。自是向上提持。我之病痛。自在昏沉散亂處。他發藥不投。我不歡喜。）一日纔上蒲團。面前豁然一開。如地陷一般。自此目前淨躶躶地。半月餘日。動相不生。然于中夜睡著。無夢無想無聞無見之地。又却打作兩橛。凡古人公案。有義路可以咬嚼者。則理會得下。無義路。如銀山鐵壁者。却都不會。師雖在徑山無準和尚會下多年。每遇入室舉主人公。便可打個跨跳。若舉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有下口處。如是十年。不得徹悟。後過浙東天目兩山作住。一日佛殿前行。忽然擡眸。見一株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撲然而散。自謂如暗室中出。在白日之

下走一轉相似。方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拄杖。

上堂。舉臨濟三頓棒公案。至捋虎鬚處。曰。臨濟被黃檗打三頓拄杖。盡大地風颯颯地。暨乎末後。向大愚肋下築三拳。間不容髮。所謂以器傳器。以金博金。且道與二祖立雪齊腰。末後禮達磨三拜。是同是別。若向這裏定當得出。許你會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至于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當甚椀脫丘。後來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且道這一頌。落在黃檗邊。臨濟邊。汝等諸人。於此緇素得出。許你明大法。其或未然。山僧也有一頌。東君有令不虛行。三頓烏藤太險生。龍得水時增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三峯藏頌云。三玄三要點來親。下載清風仰昔人。三頓烏藤方到險。虎山龍水見全眞。

臨濟第十八世天目高峯原妙禪師。雪巖嗣。吳江徐氏子也。十五。出家于秀水密印寺。二十。更衣。入杭之淨慈。立死限三年學禪。一日。父兄尋訪。巍然不顧。初參斷橋倫。令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中單而出。又嘗發函忘扃鐍。有同參僧顯慨然曰。吾已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成。于是朝夕侍奉惟謹。時雪巖欽禪師寓北澗。師懷香往扣之。方問訊。即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無字話。自此參叩無虛日。巖忽問阿誰與你拖個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如是不知其幾。一日。少林忌辰。隨衆詣三塔諷經次。忽擡頭覩五祖演和尚眞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這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時年二十四矣。先是雪巖移南明。師解夏。即往省之。巖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個死屍到這裏。師便喝。巖拈棒。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曰。爲甚打不得。師拂袖便出。自此機鋒不讓。一日。巖問曰。日間浩浩時。

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嵓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丙寅冬，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拚一生作個癡獃漢，決要這一着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參僧推枕子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潭古頌云，巢父掉頭不肯住，片帆東去月如鈎。佛祖位卑留不得，說甚曾封定遠侯。

師在龍鬚凡九年，縛柴爲龕，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擣松和糜，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旬餘路梗，烟火絕跡。咸謂死矣。及霽可入，師晏坐定中如平日。甲戌，遷武康雙髻峯，學徒雲集，菴小不能容，拔其尤者居之。丙子春，兵戈大至，學者四散。師獨掩關危坐。及安堵，啓戶視師，則又嚋昔雪中之那伽也。於是戶履彌夥，應接不暇。己卯春，遂腰包宵遁，直造天目之西肩，有獅子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師樂之，有終焉之意。弟子法昇等追至，爲葺茅蓋頭。未幾，學者復集。師乃造巖西石洞，營小室如舟，榜以死關。上溜下淖，風雨飄搖，併日一食，宴如也。洞非梯莫登，撤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視。乃有三關語以驗學者。語不契，遂閉門弗接。自非具大根，負大志，鮮不望崖而退矣。　示衆。有句無句，金烏吞玉兔。如藤倚樹，瘦馬倚枯椿。樹倒藤枯，一冬燒不盡。句歸何處，石虎當途踞。呵呵大笑。龍頭蛇尾，捺倒爛泥裏，鋼刀不斬無罪之人。且道潙山過在甚麼處。乃呵呵大笑，下座。

三峯藏頌云，撐天插地忽翻身，火裏開花未見眞。無首六龍飛上下，幾人劫外領陽春。

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還見麽。人人眼裏有睛。不是瞎漢。決定是見。以拄杖卓一下云。還聞麽。個個耳裏有竅。不是死漢。決定是聞。既見既聞。是個甚麽。以拄杖○。見聞卽且止。只是六根未具之前。聲色未彰之際。未聞之聞。未見之見。正恁麽時。畢竟以何爲驗。以拄杖⦶。吾今與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以拄杖◎。三十年後。切忌妄通消息。靠拄杖下座。

三峯藏云。臨濟的骨兒孫猶在。雖然若到三峯門下。三十拄杖趁出院始得。何故。爲他未解保任此事。

○救曰。金剛王劍。佛祖不留。至虎丘應菴。十有二傳。如器注器。當時有與臨濟先後出世者。如石霜多枯木衆以勝妙境界作究竟。至首座化去。不會宗旨。微九峯。孰能反正之。厥後流爲默照邪禪。而眞淨五祖妙喜諸老宿痛斥其非。迨勝朝此病熾作。雖沒量大漢。不免從狐鼠蹊徑中來。賴是二老生鐵鑄成。終得正悟。雖悟後痛訴昔時之謬。往路之非。而學者耽著恬寂。卒不能捨。甚哉邪法入人之深也。繇是國初至今。多坐不語禪。南北甚行。牢不可破。天童三峯。相並而出。十餘年中。摟盡黑暗魔軍窠臼。然而狂打潑罵。記名泥跡之弊。不旋踵而生。末世說法。其難如此。要當扇以淳風。感以至誠。驗以宗旨。擇以人類。復還馬祖百丈臨濟興化已來之元氣根本。全機大用。非徒囂囂然口舌爭也。若夫雪巖父子。拈提濟上綱領。下刀發藥。去古人實有間。設使施之今日。獨不可以稱良劑乎。故曰。道。歲也。聖人。時也。

臨濟第十九世天目中峯明本禪師。高峯嗣。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道者持燈籠至家。遂生師。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離襁褓。便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雖嬉戲必爲佛事。九歲喪母。十五立誓出家。禮佛燃臂。誓持五戒。日誦法華諸經。夜則常行。困極以首觸柱自警。甫冠。閱傳燈。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

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於是致疑。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恍然開解。內外典籍。輒知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遂往從高峯。薙落于師子院。時年二十有四矣。未幾。觀流泉有省。詣峯求證。峯打趁之。適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峯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峯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言下無礙。於是高峯書眞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參徒詣師請益。繇是學者輻湊。歸之如水就下。而師猶深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一時宰相公卿。上及天子。每虛徑山靈隱諸大剎。齎幣迎師。卒不可致。或踰山泛海以逃。是故居無常處。然所過之地。皆成寶坊。緇素男女。無貴賤。皆望塵拜伏。金帛之供。一視而已。師初侍高峯於死關。晝則作務。夜則禪寂。尅勵嚴苦。脇不沾席者十年。詰究研窮。始承記別。自高峯化後。師或船或菴。榜以幻住。又以自號云。

○救曰。幻住老人。福寵三朝。道尊一世。兼殊方異域之俗。總戴髮含齒之民。見之則頭項禮敬。聞之則神意崩悅。無老少。無貴賤。自王公大臣。以及奴隸工作孩童孺子。皆以江南古佛稱之。似宜衣被六銖。食羅千品矣。師乃冬絺夏衲。未嘗求適。非果位大士。乘願再出。以勵末世。其能如此哉。世傳師膚肉細極。不能衣布。雖下體。概以綾絹。余初謂或然。及考師行狀碑銘。而精苦尅勵。出于天性。師體既豐。嘗隆暑病渴。膚膝汗腐。有遺細葛褻衣者。師受而不著。則下體綾絹之言。可知矣。今吳山雲居菴。有師遺履。補綴宛然。亦足爲證。余特表而出之。非敢以激近世之習。但欲朝誦暮詠。策所未逮耳。

舉大覺謂興化曰。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也不曾撥着一個會佛法底。是否。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覺召化曰。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又喝。覺又打。化曰。某甲學得

個賓主句。總被折倒了也。師兄與我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於言下大悟。師云。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當大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心思意解於其間哉。雖然。只如大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興化言下大悟。又悟個甚麼道理。這裏見得。許你作臨濟半個兒孫。

三峯藏云。興化既悟這兩喝。又道曾學個賓主句。則何待向軟言句中大悟。中峯道。大覺興化。棒喝交馳。豈容思議。則二老既同鼻孔。化何更待後語耶。今之不識宗旨者。每每藉口中峯。有掃蕩宗旨藥病之言。據爲實法。守住初悟。不肯信有徹底賓主等事。若向這裏了去。便不疑五家各闡祖師心印之妙也。復頌云。喝既已明。打豈不會。兩度相逢。醒何復醉。衲衣脫下又加槌。黃檗也應百雜碎。堪笑兒孫逐隊多。翻嫌臨濟不足貴。

臨濟第二十世伏龍聖壽寺千巖元長禪師。中峯嗣。蕭山縣人也。俗姓董。家世宗儒。父九鼎。母何氏。晚而生師。欲棄之。嫂謝氏。趨救鞠爲子。七歲。即就外傅。諸書經目輒成誦。出入莊重。有若成人。其父喜曰。是子當以文行亢吾宗乎。僧曇芳者。師諸父行也。欲乞師爲嗣。謝氏難之。未幾。師遘疾甚革。謝氏禱於觀音大士。頃之果愈。遂從芳遊。年十七。摩切九流百氏之言。已而棄之。十九。薙髮受具。習律於武林靈芝寺。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衆受供。時中峯本禪師先已在座。遙見師。即呼曰。汝日用如何。師曰。念佛。峯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峯厲聲叱之。師胡跪求法要。峯授師以趙州無字話。令參。於是縛茅於靈隱山中。未幾。復以他務移動。隨順世緣。倏忽十載。乃歎曰。平生志氣。充塞乾坤。今乃作甕裏醯鷄耶。復造靈隱。脇不著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鵲聲有省。亟往見中峯。峯又斥之。師憤然來歸。夜將寂。忽鼠食貓飯。墮其器有聲。恍然開悟。

披衣侍曰。復往質於中峯。峯問曰。趙州何故言無。師曰。鼠食貓飯。峯曰。未在。師曰。飯器破矣。曰。破後云何。曰。觸碎方甓。峯乃微笑。祝師曰。汝宜善自護持。栖遁岩穴。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既受付囑。乃隱天龍之東菴。俄而中竺訢公及行丞相脫歡請師出世。師與弟子希昇杖錫至伏龍山。圖深遁焉。

三峯藏云。當時中峯見此老于貓飯碗破。打碎方甓處。不辨開合。便教住山蓄養。及乎出世。只道得個響字。致使後代兒孫。溷碎方甓作破貓碗。搕搕搥搥。送向糞掃堆頭去也。若到三峯門下。更須勘過始得。復自別云。只須混碎方甓作破貓碗。始得。頌曰。貓碗破來方甓碎。分明諦當起譊訛。當時三十重參究。不至如今懊惋多。

示衆。龍門水急。一句截流。茅屋風高。千山起浪。三世諸佛。望風結舌。六代祖師。斫額有分。天下老和尚。仰羨仰羨。是汝諸人既到這裏。作麼生與無明相見。驀拈拄杖云。與麼與麼。人境俱奪。不與麼不與麼。照用同時。卓一下云。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喝一喝。

○救曰。佛祖單傳之道。不言福德操行。要非無福德無操行者。所能傳持。但恐偏墜福德操行。而入道不精耳。自應菴華藏以後。臨濟之道。日就浸溺。餘波末流。無所不有。欲求高峯之履踐。中峯千巖之福智。以振起末運。烏可多得哉。三峯先師。據令獨行。直砭道之沉痼。福德操行。人類文章。非所云也。如宋學士製師塔銘。敘其末曰。濂嘗往伏龍山見師。師問曰。聞君閱盡一大藏教。有諸。濂曰。然。曰。君耳閱乎。目觀乎。曰。目觀也。曰。使目之能觀者。君謂誰耶。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締爲方外友。以此言之。則臨濟正法眼藏。至師之世。已若大羹玄酒。備而不用久矣。厥後天奇祖翁。只以一誰字誨人。至於廣通輩。

遂明目張膽，數滹沱之法爲奇名異相。法運之變否，亦甚矣。而天童之棒，三峯之宗旨，恰恰乎激揚于是。豈徒然哉。

臨濟第二十一世，蘇州府鄧尉聖恩寺萬峯時蔚禪師。千巖嗣。溫州樂淸金氏子。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寢，覺而生二子。師居末。適有光燭室。鄭懼，欲弗舉，其姑保而育之。襁褓中見僧，輒微笑作合掌態。父母度不可留，使禮越之永慶寺講主昇公。出家時年十一。嘗誦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有省。遂入杭受具戒。參止巖禪師於虎跑。巖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因入達蓬山卓庵佛跡寺古址。晝夜參究，至忘寢食。一日聞寺主宗律師舉潙山踢倒淨瓶話，忽契悟。說偈曰，顚顚倒倒是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遂往見止巖，並無見覩，公皆許以法器，囑令住山。於是還達蓬，獨處者十年。會止巖圓寂。師往掃塔。忽聞僧方殿主者，舉千巖和尚頌，有寄語諸方參學者，莫教錯過好時光之句。師卽往伏龍，謁千巖焉。才入門，巖便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將坐具打一圓相，叉手而立。復呈偈曰，南泉不是惱人心，有要將心去捉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天空廓有何尋。巖允之，舉第一座。未幾，復退職濟隱。千巖和尚屢招，不起。乃以法衣頂相寄之。後卓錫蘇州鄧尉山。衲子奔集，遂成叢林。（即今三峯先師所復玄墓道場也。）

臨濟第二十二世，寶藏普持禪師。萬峯嗣。住聖恩爲二世。萬峯禪師付法與師。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獅子子，燈燈續焰古今傳。

臨濟第二十三世，東明虛白慧旵禪師。寶藏嗣。年十四，於丹陽妙覺寺，禮湛然師，落髮受戒。參雲間松隱，叩

其心印。然未心肯。自誓若不徹證不已。因禪定。六日出定。舉首覩松。豁然有省。尋至蘇之玄墓聖恩寺。見果林和尚。針芥相投。復指示見寶藏持禪師。且陳悟因。藏叱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得泊在這裏。師遂親炙座下。藏一日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這箇見解。師乃發憤忘寢食。至第二夜。驀然徹法源底。遂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藏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既至。其理自彰。寶藏東明二師考源流爲疊出姑存之。詳見下章。

(一)救曰。末世禪人依稀彷彿。不必論。卽眞得一悟者。只到問訊叉手處。便起聖解。硬作主宰。既無明眼師匠爲之裁削。久則化醍醐成毒藥矣。

臨濟第二十四世海舟普慈禪師。據源流列爲東明昷公得法弟子。然未見其語錄。惟萬峯錄中列爲上首。今姑依源流列此。以俟考證。萬峯印記頌云。龜毛付囑與兒孫。兔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個中消息許誰親。海安同知沈貫居士問師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師舉手曰。經也。月也。指也。士懵然。師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士有省。乃云。從此知師之道。非凡情之所能測。三峯藏云。藏嘗溯源流一脈自五燈之末。所載密菴咸傑禪師而下。遞代攷之。若破菴先無準範寶藏持東明昷海舟慈寶峯瑄無聞聰七尊宿。皆未得見其語錄。今所入頌者。則破菴無準語出於千岩錄中之一斑。然未盡其妙。寶藏東明僅得昷公塔銘相見語。已見其接人作略之高。入道源底之徹。寶峯見天奇錄之參見語。無聞見天奇錄之印證語。已上雖未盡見其堂奧波瀾。然于源流次第。則無爽誤。獨海舟慈公出萬峯語錄。有印證偈。而杏溪花城隱士海安同知沈貫撰萬峯禪師塔銘。敍在萬峯得法十大弟子偈中爲第一人。後自序云。自念爲師嗣法弟子。海舟和尚座下參學久矣。況我

父祖亦受天目中峯和尚誠諭。因往來不徹。余一日請問海舟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舟舉手云。經也。月也。指也。余懵然。舟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余因而有省云云。則知海舟與寶藏果林爲伯仲。自是昷公諸父行。那復列爲昷公之徒輩耶。豈不數年間。便有二海舟慈耶。或名號之字有誤耶。據此不無疑案。姑闕。以俟得海舟寶峯語錄塔銘以正之云。

○救曰。源流之設、若家譜然。所以考定厥祖若宗承接次序。俾、後代兒孫、觀源視流、僶俛進道。不使厥跡。有愧先德。非徒彰顯名號而已。若夫上下相亂、尊卑倒置。如寶藏東明海舟三尊宿、譜安用哉。元季多兵。國家至今近三百年、僧行稠雜。宗祖之道、微亦極矣。雖有一二大士、深韜岩穴、名聞未著。故其語錄無傳焉、三峯先師頌臨濟宗、至海舟慈公、翻覆推求、得其梗概。蓋慈公爲萬峯蔚禪師得法高弟。萬峯有付法偈云云。而海安同知沈貫爲蔚撰塔銘、自序得法于萬峯大弟子海舟和尚、則海舟與寶藏爲伯仲而東明昷公實舟之法姪也。今源流以海舟爲東明之嗣。豈有二海舟耶。丙子冬、余救五宗。適得五世祖無聞聰禪師語錄、有客窗夜話一篇、序從上源流甚確。自臨濟至高峯十有八傳、皆與近代所序不異。自高峯而下、則曰出二人。其一爲中峯本公。其一爲斷崖義公。義公不聞。中峯出千巖長、長出萬峯蔚、蔚出海舟慈、慈出寶峯瑄、瑄出天奇瑞。而略不及寶藏東明。則二公爲疊出可知矣。又據四世祖笑岩月心寶禪師有聯芳偈六首。其自序曰、不肖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元祖、下繼曹溪三十一葉之眞孫。今以源流數之、自迦葉至笑岩、順流而下、爲六十五世。自笑岩至曹溪、泝流而上、則三十三傳。較聯芳自序多二世。則聰公不及寶藏東明爲是也。且聰公爲海舟三世孫、笑岩又聰公之子。踣踵接武、只一二代。亦若吾輩之于龍池、使年歲稍長、猶足望見顏色。豈數十年間、錯謬遂至此耶。實龍池之誤、非今日之誤也。然則龍池豈無故插入二人歟。余嘗見香嚴古溪澄和尚祭海舟文有曰、續高峯七世

之燈。紹昆祖百年之踵。自高峯至海舟實七世。而寶藏東明在焉。則東明之下。別出一海舟無疑矣。不然。無聞之親口所說。笑岩之親筆所書。萬峯之偈。沈子之銘。俱不足信乎。凡事之疑難。當委曲而折衷之。求其所安而後已。今者。據師承之偈。考銘傳之載。合世數之符。詳遠祖之說。四處咸契。獨香嚴祭文一疑未決。茲可以懸解者也。且馬祖石頭同時並化。既有二道悟于前矣。則萬峯東明祖孫繼踵。安知無二海舟于後哉。此不待辨。而依前四說爲安矣。聞天童師翁有意改政之。錄此以備採擇。而寶藏東明二公。仍舊不敢擅專也。

臨濟第二十五世南京高峯寺寶峯　瑄禪師。海舟嗣。天奇瑞公來參。師云。甚麼處來。云。北京。師云。只在北京。別有去處。云。隨方瀟灑。師云。曾到四川否。云。曾到。師云。見法鑑否。云。曾見。師云。見楚山否。云。曾見。師云。法鑑會下多少衆。云。三十。師云。楚山會下多少衆。云。三十。師云。且不一般。云。本無差別。豈分彼此。師云。四川景界與我此景界如何。云。江山雖異。風月一般。師竪起拳頭云。還有這個麽。云。無。師云。因甚却無。云。非我景界。師云。如何是你景界。云。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師云。汝豈不是着空。云。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云。西天九十六種外道。你是第一。奇拂袖便出。語錄未見。

三峯藏頌云。風吹雲動月移花。大有無心老作家。花落雲收風月靜。竹窗初曉一聲鴉。

臨濟第二十六世天奇本瑞禪師。寶峯嗣。南昌鍾陵江氏子。年二十。隨父商于潁州。偶厭世相。遂信步至荊門。禮無說能公披剃爲沙門。令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師乃徧參耆宿。晝夜坐禪。至隨州觀音寺。聞進長老會中度夏。見壁間有保寧廣中竺警策一篇。師時持不語。每擡頭惟看中間兩句曰。沉吟是阿誰。舉

處是何人。且看且參。日久意深。覺山河大地。林木池沼。六根六塵。都來只是一個誰字。後與全首座往襄陽。偶聞婦人喚猪聲。全說偈曰。阿娘墻內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撥破這些關捩子。阿娘依舊是婆婆。全舉了便行。再不回顧。師自念曰。且不得直下承當便是乎。行數程猶恍惚不已。一日病中聞僧舉大慧禪師發背因緣。豁然透得全公說偈之意。乃作頌曰。直下承當事不差。皆因分別隔天涯。若能返此回光照。直下承當本不差。因入蜀見楚山雪峯諸老。漸有省發。末後得法于南京寶峯和尚云。相見機緣見寶峯章。

○救曰。往余讀師開示一篇。從頭至尾數千言。止教人看一誰字。今讀行實。蓋知師于壁間誰字染指而脫謝未盡耳。師之得法弟子三百四十有奇。未及百年。湮沒殆盡。獨無聞一枝流至今日。未斷者幾若懸縷。其正法眼藏。不問可知。余錄諸祖悟繇。工拙備存。以見時代升降。學者不得于誰字上更生研味可也。

臨濟第二十七世。關子嶺無聞明聰禪師。天奇嗣。邵武光澤縣人也。俗姓奚。母吳氏。將誕師前一夕。有病僧告宿。吳氏辭之。夜半。遂生師。而病僧亦以是夕亡于道上。里人咸謂此僧再來也。師生三歲。父母繼亡。外祖憐而收養之。未期年。外祖亦死。舅氏以師命孤苦。乃送且隱菴爲僧。十七得度。二十受具。精毘尼。兼修止觀。深究唯識等論。同學皆敬之。一日。遊百丈山。逢一老宿。問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刧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此理如何。師乃依文講之。老宿詬罵而去。師從此疑情頓發。念念孜孜。經五六載。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乃曰。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遂參諸方。得法于天奇老人焉。奇問在世忘世是如何。師云。了物非物。奇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師云。於心無心。奇曰。心佛俱忘是如何。師云。華山高峽太行峨。

三峯藏云。猶涉言語脈在。復頌云。無佛無心問答何。華山高峽太行峨。當機會得眞開合。南地通津晝舫多。

臨濟第二十八世。笑巖月心德寶禪師。無聞嗣。金臺吳氏子。世族錦衣。師幼孤。情質近道。弱冠時。入寺聽講華嚴大疏。至十地品。如來爲輪王時。捨國城妻子。頭目手足。因感悟。禮廣惠能禪師出家。既落髮。徧參名宿。乃至伏牛火場。淨土觀門。無所不歷。一日渡溪。失足墮水中。衣履俱濕。前至呂家店。更衣默坐。忽聞婦人責子語有省。遂造關嶺謁無聞聰公。呈所得。聰印可之。明日入室。聰老問曰。上座。昨日許多絡索。向甚處去也。師擬對。聰笑曰。鷂子過新羅。師復問曰。十聖三賢。已全聖智。爲甚不明斯旨。聰厲聲曰。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師連下數轉語。或隨問隨喝。皆不契。後因泉邊洗菜。忽然一莖菜葉墮水。師逐水圜轉捉之。不可得。遂有省。喜躍來歸。至晚。聰以玄沙未徹語問之。師曰。賊入空房。聰曰。這則公案。不得草草。師便喝。拂袖而出。數日後。辭關嶺。與爽菴結伴入楚。參大覺圓公。覺齒高儀貌豐碩。辭音如鍾。住山數十年。不與人事。實禪門巨匠也。師一見。便求依侍。覺却之。再四乃允。師侍覺。凡數月。朝夕扣擊。覺老拈放風轉方便莫測。一日室中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便悟。覺曰。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閒名。正當恁麼時。外道悟箇甚麼。師擬對。覺以手掩師口曰。止止。猶更挂齒在。師乃豁然曰。可謂東土衲僧。不若西天外道。誠大遠在。卽呈偈曰。自笑當年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覺爲助喜。未幾。覺老順世。師回關嶺。聰禪師甚重之。付以法印。　上堂。拈拄杖云。有麼有麼。時有一僧出作禮。師劈脊便打。云。多口作麼。僧云。某甲一言也未。何爲多口。師復打云。再犯不容。

三峯藏云。侒則太煞侒。未免著忙在。復頌云。不須賓主會來親。占得神機絕法人。雪夜梅花領春早。滿園香草未知新。

臨濟第二十九世。荆溪幻有正傳禪師。笑岩嗣。俗呂氏。溧陽人也。年十九。薙髮於樂菴和尚。因嬰勞疾。菴令看父母未生前話。久之無所契。繇是克勤精進。歷二七日餘。一夕經行方坐。昏沉無奈。忽聞琉璃燈花爆爆聲。豁然有省。乃曰。始知古人所謂。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等說。皆非虛語。於是直造燕都。參笑岩和尚求印可。通所得未竟。岩忽趯出隻履曰。向這裏道一句看。師無語。乃通夕不寐。至明日。猶立簷下。岩出見喚之。師回首。岩翹一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有省。服勤數載。禮辭南歸。岩書從上源流付之。臨行。覆以一笠曰。無露圭角。

潭吉頌曰。曲曲春溪淺淺丘。到扉仍訝別峯幽。朝來突出羣山外。幸有團團笠蓋頭。

○救曰。否泰相生。理固然也。滹沱一宗。數傳而後。子孫徧天下。可謂盛甚。至雪岩父子。千岩萬峯已來。雖宗旨漸沒。猶多雄偉端正。志趣超邁之士。其衰颯未有若今日者。嗚呼。三峯固已化去。而天童師翁儼然猶在也。彼竊名座下者。擾擾公門。千態萬狀。數年之後。流獘可勝道哉。

五宗救卷之七終

五宗救卷之八

寓安隱沙門弘忍述

天童

○救曰。師人品剛正。福德亦大。其住持去就之際。眞得古人體裁。此予數年前一聞見而心醉意服者。方其家貧失學。荷擔於窮山草莽之間。皇皇焉志在出世。非夙有大願孰敎而使其然哉。雖從上來事不無毫髮遺恨。至於自肯處。實親見一面得來。絕非近日識學依通之禪所能窺睍。使汾陽慈明輩爲之師友。必能再興臨濟于末世。建大法幢。其功未可量也。

臨濟第三十世寧波府天童密雲圓悟禪師。龍池嗣。宜興蔣氏子。家貧樵採爲業。每于歲歲二三月中。忽動世間無常之想。便欲修行。年二十七。荷擔度山曲觸路旁積薪。有省。得管帶拘心意。日用常令昭昭然。越兩年。棄室。又明年從龍池山幻有傳禪師出家。然覺生死到來。畢竟不穩。當二六時中看得心境兩立。古人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越看越成兩個。因舟次請益龍池。池曰。你若到這田地。便放身倒臥。師禮拜起。昏蒙益甚。嗣是惟加罵詈。師慚悶交感。至大病汗流。二七日方愈。遂掩關數載。適傳公入都。舉師監院事。一日自城中歸。過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大端說似人不得。爾時昭昭靈靈底要起起不來。欲覓覓不得。不知向甚處去了。又自密密舉前所會古人因緣。宛爾不同。亦不自疑是與不是。

一日龍池喚師及覺宇入室。曰。老僧昨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裏了。汝等爲我扶持佛法。師便出呈

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龍池目之。大笑。師接來付火。未幾。傳公圓寂。師件柩三載畢。結制于本山。時年五十有二云。

潭吉頌曰。騏驥生來骨相雄。踏開沙漠氣吞戎。當時若得王良御。絕頂崑崙信可通。

三峯藏來參。請陞座示臨濟宗旨來源。師舉至百丈再參馬祖。黃檗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麽。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且不識馬祖。若承嗣馬祖。以後喪我兒孫。故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檗只棒三頓。後臨濟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只貴單刀直入。三峯出衆禮拜。起便喝。師云好一喝。峯又喝。師云汝試更喝一喝看。峯禮拜歸衆。師乃顧峯。復擧僧問古德云。朗月當空時如何。德云。猶是堦下漢。僧云。請師接上堦。德云。月落後相見。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峯便出。　次日上堂。峯爲座元。出問海衆雲從。慈霖天霔。現躍飛騰。卽不問。如何是驅雷掣電底句。師便喝。進云。恁麽則金粟花開。寶林果熟去也。師又喝。峯禮拜歸衆。師擧起拄杖云。擧一不得擧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擲下拄杖云。老僧落二去也。且一又如何擧。便下座。峯掣拄杖便行。師歸方丈。峯以杖呈云。此是打盡天下人的拄杖。今日還却和尙。師接得便打。云先打汝一個起。進云。幸得還和尙杓柄。師云猶嫌少在。又打數下。峯禮拜而出。　三峯問云。濟上門庭卽不問。如何是堂奧中事。師曰。汝卽今在甚麽處。峯云。此猶是門庭邊事。師指云。汝且坐。峯云。咦。未幾。師以源流付之。

闢書曰。漢月初見貧道。問堂奧中事。答曰。汝卽今在甚麽處。他却不識貧道之句。而謂猶是門庭邊事。豈非向外打之遠。而不識漢月之堂奧中事者乎。何故。奧者。主人之所安息也。卽漢月之立地處也。貧

道提漢月立地處。而漢月向外打之遶。豈非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者乎。又曰・如貧道擲下拄杖云・老僧落二去也・且一又如何舉。漢月向前拿拄杖而去。此又豈非漢月不識貧道之用處者乎。獨喜貧道顧視他曰・既是月落後・又如何相見。他便出去。故以源流拂子表信耳。

○救曰。寧可將身入地獄・不將佛法作人情。古德自誓語也。借如闢書所論。則先師既不知自己立地處・又不識舉一舉二之用處。是一茫然無知之掠虛漢子耳。乃獨喜便出一事而付之源流・豈不以佛祖慧命爲兒戲乎。況不獨先師一人爲然也・付法數人皆然也。輒前是而後非之。淸淨法眼・果安在哉。予嘗閱洞山勘僧機緣一則・與此甚似。山問僧名甚麼。曰・某甲。山曰・阿那個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山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山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卽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山曰・恁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遂示偈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卽便休。先師問堂奧中事。而答曰・汝卽今在甚麼處。又自解曰・奧者・主人安息之所・卽某立地處也。豈非與這僧同一鼻孔者耶。先師嘗自頌前三則語曰・舉一舉二出親言・三番擲過有南泉・七百年來起臨濟・槌胸換手哭蒼天。蓋傷夫傳持祖道者・使學家三番擲過而不知也。或者疑之曰・三峯既以彼爲不識宗旨・卽勿受源流可也。既已受其源流矣・亦何辨論之多乎。此蓋不察弘法救弊者之心耳。夫仲尼之仕魯・孟軻之游梁・非求售也・將欲闡明堯舜之道而已也。彼一聖一賢者・豈以梁魯之君班堯舜而後臣之哉。庶幾可說以堯舜之道耳。夫言不用卽去・去而禁之曰・終身勿失人臣之禮。中士可能

也。去而禁之曰•終身勿談堯舜之道。雖孔子孟軻亦未能也。不能而愈禁之•獨無慨嘆乎。夫三峯之受源流•亦猶孔子孟軻事梁魯之君也。三峯之不得于師•亦猶孔子孟軻之不得于諸侯也。古者臣有不得于君•子有不得于父•道亦窮矣。或著書以明志•或賦詩以寫哀怨。小弁離騷之類是也。三峯先師正百代之宗旨•揚古抑今•辭氣慷慨。實所以明上下之道•使不墜于地而已也。獨無觸諱乎。孔子蓋嘗作春秋矣。

復漢月藏首座。自註云•崇禎三年春•老僧去冬患痢•至今猶未絕跡•故益眼昏。適接語錄及五宗原•並不能覽。但目原之一字•老僧智識暗短•不若上座遠矣。然而第恐不出六祖道成知解宗徒•不得不說破耳。

○救曰。六祖一日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個知解宗徒。此曹溪之本語也。余觀拈花一宗•流于震旦•自初祖至六祖•皆有旁出。會公向無名無字上•計本源佛性•斥爲知解固宜。是故五家各立宗旨•專爲治此知解之病。非厭故尙新者也。如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東山水上行。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曰•麻三斤。臨濟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若此則本源佛性之知解•豈能生乎。今闢書以立宗旨爲知解。是與六祖之言相反矣。況此書出于崇禎三年•見自註•七闢出于七年。三闢出于九年。而忞公者爲之序曰•此駁漢月藏公書也•屬藏公掩息之後而駁之者。蓋師頃始見其書也。非世出世間之道•總成一妄語乎。方七闢之傳也•吹毛求疵•不遺餘力矣。獨五宗原一書•入手五六年•云今始見。豈理也哉。吾聞忞公亦正人•又在天童師翁槌拂之下。翁以直

心直行。號召海內衲子。其自用必不爾也。然則書耶。序耶。非僞造而何。

又丙寅季冬。遣人送衣至安隱。書云。漢月藏公于甲子季秋。來金粟山廣慧禪寺謁老僧。相見室中。卽請堂中領衆。爲第一座。中間徵詰。並不存知解窠臼。巳見于鄙刻中。至臘八日晚解制。以書從上承嗣來源。幷拂一枝。委付還海虞三峯。舊歲仲冬。值老僧六旬之誕。復領徒衆來。無一言相問。惟禮拜徑去。今春奉姑蘇檀信請主城中北禪之刹。特命行圓上人持書及新刻至。老僧目之。普說數紙。一一精明。誠堪紹續。至于書尾。述昔年得力于古語錄下之尊宿。及以老僧炷作一炷燒却。以免遺害將來。老僧道。祇恐不是玉。是玉眞大奇。更復何云。　又云。老僧年邁。不能領衆說法了也。以舊衣一領。惠與代勞耳。

○救曰。此先師住安隱時。天童師翁遣人送衣之手書也。此書出于崇禎元年。七闢三闢。出於七年九年。曾幾何時。而罵詈譏呵。千態萬狀。豈竟忘此語耶。嗚呼。此書謂室中徵詰。並不存知解窠臼。而闢書以爲知解宗徒矣。此書謂普說數紙。一一精明。眞堪紹繼。而闢書以爲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之竹葉精靈矣。豈佛祖之心也哉。嗚呼。此蓋出自天童師翁之手蹟也。闢書。則吾不知矣。抑旁觀喜事之人。媒孽而爲之耶。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旣得人爵。卽棄其天爵。終亦必亡而已矣。

三峯

○救曰。余閱法華經。諸菩薩發願。于後五百歲。忍苦弘經者。咸曰娑婆世界。懷增上慢。數數見擯。余初以爲過慮。以今觀之。信其言之苦矣。夫後五百歲。非時也。麟出非時。世且怪之。況舉世難信之法寶乎。三

峯先師・拘舉世難信之法・出去聖絕遠之時・忤增慢懷疑之耳。故一拈香・而人以爲怪怪奇奇。而噗虛吠影之譏・銷骨鑠金之毀・雜然而至。亦其勢之固有也。孔子圍于陳。弟子有慍色。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遠矣。嗟嗟。余嘗以子貢之言進之。若三峯先師者・非徒不能貶也・且昭昭焉若揭日月以耀人之過。取嫉于世也・孰謂不宜。雖然・此三峯之病・亦三峯之志也。余適讚其像曰・乘有翼虎・開萬鈞弩・道大時疑・心勞志阻。據重關則當仁不讓。處尊貴即御飯亦吐。追千古以得師・復五燈而續祖。故其道也尊・其心也普。皇皇乎大哉・若日月之麗天。又何在乎盲者之必覩也。

臨濟第三十一世・蘇州鄧尉山於密法藏禪師。天童悟嗣。梁溪蘇氏子。年十五・披剃于五牧之德慶菴。未幾・鄙所習。因放游山水間。嘗語同輩曰・吾四十當悟道・六十歲死矣。聞者異之。二十九見高峯語錄・隱隱若能記。遂決志參禪。是歲受戒于雲棲宏大師。又十年・受具於靈谷古心和尚。又明年・住海虞之三峯。如是十餘年中・費盡心力。虛檐破壁・草屋蘿墻・食豆滓・衣補綴・不以爲苦。嘗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目不交睫・脇不至席。夜中爲昏沉所罩。師乃懸巨板於座側・命徒衆分香擊板・佛聲徹天。每歎曰・吾嘗言四十悟道・若有可憑。今三十有八矣・而徒勞若是。豈終負此語乎。于是惶懼・泣不自禁。至萬曆壬子・師年四十・參究愈猛・必以得悟爲期。適峯中老宿朗泉者閉關。師乘便求入。才與老宿相拜下・忽眩暈・吐痰斗許。放身一睡。五日不知人事。會窗外有二僧夾籬折大竹・聲若迅雷。師自枕中躍起・頓得心空。乃自念曰・古人所

謂。前後際斷。不可坐著。乃盡力推究。忽于青州布衫。打失鼻孔。凡祖師言句。一時會盡。自此觸處皆悟。轉悟轉深。尤于高峯落枕消息得大受用。乃作偈曰。一口棺材三隻釘。聲聲斧子送平生。自從薤露悲歌斷。贏得朝朝墓柏青。

潭吉頌曰。截斷洪波自往還。新秋月印釣絲寒。老漁持鮒便歸去。安得龍珠掌上看。

後參三玄要于兩堂首座同喝處。忽爾符契。乃取覺範智證傳讀之。四百餘年。不分延促。如在室中親受印記。遂欣然奉高峯爲印心。覺範爲印法。且傷覺公無後。意欲遙嗣之。于是閉門高臥。惟以所得質之古人。研極五宗之妙。著五宗原。于時海內衲子。望風雲集。未幾。太倉之慧壽。吳門之北禪。迎師開法。師至。不正位不登座。惟隨宜啓發而已。或問其故。師曰。威音已後。不許無師。若一旦稱師據座。則未得謂得者易啓便門。吾罪深矣。于是棄衆登匡廬。泛沅湘。思得法中水乳。共相策勵。而所在義學盛甚。宗旨蔑聞。師返三峯。慨然有終焉之志。後聞天童悟和尚出世金粟。師策杖從之。甫至。粟即上堂告衆曰。漢公悟處眞實。學大而名先。出世于我。所以屈身來此者。爲臨濟源流耳。老僧從來不易安首座。今以累漢公。即日請師爲第一座。師請粟上堂。粟舉百丈再參馬祖。黃檗接臨濟公案。師出衆問答。當仁不讓。一衆傾仰。(語見天童章中。)自是居座元寮。循循首衆。識者服師荷法之誠。而天童之道亦自此愈尊矣。未幾。請及堂奧中事。粟不應。良久曰。宗旨太密。嗣續難乎其人。不若已之。且先師不曾提起。師曰。不然。黃龍有言。學者欺詐之弊。不以如來知見之慧。密而煆之。何繇能盡。且古人建立宗旨。千牢百固。尚有乘虛接響者。混我眞宗。若師家大法不明。無從辨驗。則胡喝亂棒。羣然而起。吾宗掃地矣。遂辭去。粟手書源流信拂。親至蔡子穀居士靜室。

面付師。師不受。起更衣、遂入舟中。侍者密收之。師覺、叱曰、辭受之間、大故有道。何得草草。竟作書辭還之。曰、藏自折竹已來十餘年、深究臨濟宗旨、畢竟無疑、乃敢雪頭行脚。實非掠虛知解、宗徒只以口頭三昧、棒喝門頭戸口了事而已者也。昨聞和尚、乃高峯正脈、特訪大法於座下。深蒙法愛、感激非淺。復惠法源信物、如餓逢王饍。未敢卽受者、無他、未得宗旨細契、恐後返辱和尚法門。伏乞和尚指示三玄三要、究竟是何等法。法若相符、方敢秉和尚拂、接和尚脈。如或不契、九頓以辭。此係法門大事、諒和尚亦不以佛法當人情也。謹此詳復。惟大慈鑑此硜硜之志、再賜曲折。源流姑完上、以俟宗旨明早。雪大舟不能行。粟復舉三玄問語、傳入舟中。云、自世尊與迦葉、拈花微笑、有何偈頌相傳。只或拄杖拂子、以表信物而已。今汝索老僧頌三玄三要。將謂別有實法、口耳相傳、實非吾家種草。汝試詳之。復問云、臨濟道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三要三玄、卽且置。如何是一句。師答以偈云、雪寒江水沍、此是第一句、團也團不圓、劈也劈不破。滾倒牛角尖、無舌舌頭大。深深深處絕古路。若不行、是門戸。若要行、子非父。問取和尚道一句。粟又問、汾陽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如何是難分處。師又書偈曰、若落難分處。顢頇未足談。若還分得是依舊隔千山。意與言、請過關。得而忘、是何顏。粘頭綴尾倒翻掀。大雪滿湖天。粟又問、得意忘言道易親。如何是得意忘言處。師、畫此⊙相、解纜便行。粟後令僧傳到嘉禾問云、⊙此是圓相耶、三點耶。師復答書云、竊惟法門事大。任荷自心者、苟非深得祖宗的骨之髓、那可承虛接響、喪我兒孫。若于授受之際、稍涉鹵莽。如指南倒置、豈獨千里萬里之謬而已。此藏所以褰裳濡足於法門、故有臨岐至再之請。其中外洶洶議論、何足知此血心哉。今去臨濟七百餘年之遠、而其堂奧之旨、猶未狼籍。藏嘗走問諸方老宿、無有能對其

請者。蓋以法門建立之密，千古萬古，不能撲破。宗旨未破，則臨濟猶生也。那可一時以舉揚之不易，承接之無人，便欲越過此宗，喜行平易坦途。故覺範曰，此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皆笑之。言猶在耳，寧不寒心。此又藏之決不可不請者也。伏惟和尚，鑒此至愚之誠，容其玄要之法。俾後世有興起之人，確有定分之據。弗使狐狼野干，溷同獅吼。則佛祖幸甚，法門幸甚，子孫幸甚矣。使首座一默成公齎書往見金粟。粟曰，我先師不見說起此事。彼既知此，彼自行之。一默既謝，許行宗旨，拜受源流拂子，歸三峯。金粟復問⊙，此是圓相耶，是三點耶，師不答。丙寅冬，吳門北禪寺請師開堂。師知粟以說宗旨爲嫌，復上書請明之。曰，無上正法，自威音一圈，七佛交截，四七二三，雙頭獨結，而馬駒脚下，三頓棒頭，橫開竪合。賓主之機，愈玄愈實。所以有雪巖之英特，高峯之出羣。代代智過于師，霆震火烈，至今綿遠，振起爲萬世法者，師承法印之力，所持然也。藏夙緣何幸，得獲上傳，廿九歲，揭高峯語錄，宛若自語。因發大心參禪，自誓大徹之後，當紹此宗。萬楚千辛，至四十歲。于折竹聲邊，捉得落地枕子。那時心肯，早已承嗣雙髻了也。及參濟上玄要賓主，深見祖道不可草草，愈入愈深。既透濟宗，旁參四家，兼搜河洛，因見寂音尊者著臨濟宗旨，遂肯心此老，願弘其法。自謂得心於高峯，印法於寂音，無復疑矣。乃復發願，比兩枝法脈，合起臨濟正宗。凡遇掃宗旨者，力爲諍之。不獨荷負滹沱，將使雲門潙仰曹洞法眼四家，遙承近續，令五宗再燦。願世世生生，爲接續斷脈之種。所以醞釀有年，搜披不滿，提持之暇，屈指諸家，知和尚乃高峯的骨之傳，敢不一探堂奧，向于金粟山前，叨承委付，然復攻苦力辨，往復數四，種種具諸語錄，兼復流布諸方，徘徊三載，舊願難忘。茲因吳門北禪之後，舊參新學，一時來集，兼之饑法咸勸，乘時拈出不昧先宗。既不獲

辭。謹以平生願力、披肝膽于侍者之前。倘和尙一棒血流、三刼火滅。藏敬將高峯一脈、與寂音臨濟、佛祖威音。幷老和尙向北禪堂前、連瓣香炷、作一爐燒却。免見貽害方來、用報法乳之恩。不揣下愚、敬陳陋劣。伏惟大慈炤亮。不勝企仰之至。金粟答書、許行宗旨、兼送法衣一頂。（書見天童章中。）于是北禪安隱、相次說法源流之案、自此定矣。

○救曰。予侍先師最晚。嘗疑授受之際、不謹于初。父子之間、變更于後。意者弘願大而擧止輕乎。何其言之多也。及搜其書問、則源流辭讓、至再至三。必許行宗旨而後受。金粟手自答書、一字一褒、燦若星日。現藏玄墓山可覩也。夫若是則今日之釁、何所從開。嗟嗟。上位而驕、不無護短。忠言過直、頗類矜高。是故讒口醞釀于中、傍觀鼓蕩于外、織成文彩、張設禍機。貶道義爲人情、加刑名于佛法。蓋弘道之士、未察耳。取彼奸人、投于豹虎。發斯談者、豈避刀俎。

師住安隱、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烈如刼火、毒似砒霜。臨濟傳來、雲菴嫡嗣、覺範老人。獅子巖中、高峯大師、合脈同源。都盧供養金粟堂上密雲大和尙。用酬法乳之恩。遂攬衣就座云。千佛下口不得、列祖一場敗闕。今日直下拈來、依然是赤骨律。此事如干將莫邪、雙腕並運。如冰花若火燄。向報化佛舌根下一截、正好銷金置鑊、樂過生平。只今還有具如是操略底漢子麽。出來與新安隱相見。數僧問答畢。師拈拂子云、釋迦老子得這消息、便會指天指地。末後露出雙趺。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得這消息、便會說偈傳心。臨濟得之而棒喝、雲門得之而鑒咦、潙仰向有無處吹火、洞山於覩影處我渠、法眼在曹源一滴水、答曹源一滴水處惟心、新安隱一齊收在拂子頭上。且道拂子頭上是甚麽道理。擲下拂子、便下座。

○救曰。興化奬禪師。初爲臨濟侍者。業有悟入。後于三聖大覺。徹法源底。旣出世。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于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于我太賖。不若供養臨濟先師。余謂興化瓣香。而濟北家風。囫圇拈出。近代知此法式者。先師一人而已。然而闢書繇此而發。釁隙繇此而生。言之難。固若是哉。在我則曰宗旨慧命之係也。吾師續佛慧命之人也。吾不諍。誰敢諍之。在彼則曰三峯吾徒也。徒勝師。古之未有也。我不抑。誰能抑之。加以信三峯者。訛其眞而得其似。祖天童者。樂其易而就其名。苛意以責人。容佞以附己。而各各自謂弘護末法。譬夫同舟共濟于波濤險惡之上。而操戈自鬬。彼行路之人。猶且寒心。而鬬焉不已者。可謂智乎。

僧問南泉斬猫語未竟。師以拄杖撑曰。甚麽要緊。進云。趙州戴草鞋。意作麽生。師又撑云。甚麽要緊。又云。和尚若在。如何救得此猫。師又撑云。甚麽要緊。　師嘗以三問榜其門。衲子下語若契。請以賓主見。其一曰。宅破家亡。阿誰是主。

潭吉頌曰。兩眼勞勞欲盡春。落花占斷始灰心。珠宮晝靜無人到。化日蒼苔鳥數嚬。

一曰。縫開楔棒。是何意旨。

潭吉頌曰。歌喉未囀舞裙開。拂下千金縷玉杯。滿地碎光收不得。舉頭但見月盈懷。

一曰。拄拂卷席。因甚不住。

潭吉頌曰。濟北黔南在掌中。皇基未定恥分封。大風歌罷稱劉漢。百二山河始獨雄。

小參。機先一向。是汝諸人安身處。先機一着。是汝諸人立命處。其間左之右之。或伸或縮。是汝諸人踏脚

處。末後一句、是汝諸人出頭處。只遮四句、若一一透過、如化一道清風度荊棘林中、了無一點罣礙。若有一些子透不過、如著一領破絮襖度荊棘林中、便有東兜西搭無自繇分。還有透得過者麼、出來唱和。良久、舉雲門大師參睦州、州見來便閉却門。師曰、好個消息。雲打門。州云、是誰。云、某甲。州云、作甚麼。云、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好個老實人。州開門、纔見便閉却。師曰、向遮裏入。雲如是三日打門。第三日、纔開門、雲搊入。師曰、俊鯉衝濤。州把住云、道道。雲無語。師曰、幾乎點額。州便推出云、秦時轑轢鑽。便閉却門。損雲一足。雲卽悟入。師曰、但解跳龍門、不知燒却尾。州指見雪峯。師曰、知心能幾人。雲到雪峯庄、見一僧。雲云、今日還上山去那。僧云、是。雲云、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云、得。雲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遮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師曰、雪峯無出頭分。其僧一依雲敎。峯見僧與麼道、便下座。師曰、陣雲撥轉、卦象抽爻。峯攔胸把住云、道道。師曰、猶是睦州鼻孔。僧無語。峯拓開曰、不是汝語。僧云、是某甲語。峯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實非某語。是庄上一浙中上座敎某甲來道。峯曰、大衆去庄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曰、是賊識賊、是精識精。雲次日上雪峯。峯纔見、便曰、因甚得到與麼地。師曰、也無出頭分。雲乃低頭。師曰、抽爻換象去也。從此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乃云、大衆且道、既已推門折足悟得、又到雪峯有如此作略。雪峯已沒奈他何。因甚又要溫研積稔、纔以宗印印之、何不向這裏窮究看。又良久云、大衆、雲門這一着、從睦州纔見便閉門處來。睦從黃檗吐舌處來、檗從百丈馬祖大機之用處來。且道如何是雲門這一着。咦。便下座。

潭吉頌曰、拔趙幟、下車揖。烏獲孟賁徒有力、如風行空不自窒。放去收來勢俱敵。疾疾。君不見香象渡

河兮。步步截流。師子踞地兮。頻頻返躑。

晚參。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此是睦州骨髓。乾峯的訣。雲門雖解虎口裏橫身。也是閒道小卒。乾峯善能倒轉旗鎗。也是背水設陣。若到安隱門下。個個要渠失二落三。去一墮五。三大老驀直相逢。人人叫寃叫屈。會得者出來。把手共行。平分半座。其或不然。一即是二。二即是四。也是紅火叉相打。只好一次。

具德禮頌曰。乾峯舉一。斗柄空垂。韶陽一鏃。石火難追。只這重關如未闢。却云自己即成迷。君不見隻履西歸客。皮髓分明爲阿誰。

○救曰。舉一舉二。乾峯和尚上堂語也。當時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明日不得普請。此所謂宗門活計也。先師于二老語下。各出一語。定龍蛇眼。昭然可見。而闢書駁其不識舉一。道之不同。固如此哉。余嘗頌三峯舉一爲用曰。虎嘯風生。龍驤雲起。牙眼迅開。英雄喪氣。聖恩親見乾峯。闢作一團火聚。而今安隱特顢頇。才見僧來便展臂。

付法上堂。迅雷貫頂。掩耳不及。吐出清風。一條鑌鐵。向須彌頂上一槌。金剛山下透脫。倒捲虛空。萬仞壁立。若是臨濟的骨兒孫。便解向獅子口裏敲牙。驪龍脊上揣骨。賓主互換。通身縱奪。于末後句裏出身。威音王前過活。有麼有麼。致座元出。纔禮拜。師朗吟曰。浩歌漁父辭。投竿水千尺。座云。三山湧日。一江截天。堂開濟上之風。法振五宗之眼。如何是頂門迸出鐵丸親切處。師云。一釣起獰龍。煙波江月白。座云。與麼。則口吞佛祖。眼蓋乾坤去也。師打云。且道是賞你是罰你。座云。和尚猶有這個在。便禮拜。師以臨濟源流

付之。卓拄杖三下下座。

示熊魚山居士。諱開元。與江邑侯。潙山謂仰山曰。以思無思之妙。翻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平等。理事不二。眞佛如如。又僧問嵓頭曰。起滅不停時如何。頭曰。是誰起滅。以是觀之。人心本無不必求其無。且無時之出入。莫知鄉之所在。但放之自然。不用軌則。隨事了事。順水行舟。所謂處處得逢渠是也。若知心本無心。先落得無量自在受用。但在問著處。則兩頭形露。當一刀兩段。便放他過去。更有何物敢繫縛人。譬如獅子。坐睡遊行之次。任他來去自在。若有虎狼蟲豸到前。或以一掌。或一嚬呻。何事不了。何物敢影現哉。嵓頭曰。百不思時。是與麼時。將與麼時。等破一切。如咬豬狗眼赫赤。纔見便咬。左來右咬。橫來豎咬。此語太可憐生。僧問雲門。如何是佛。答乾矢橛。洞山答麻三斤。山僧答道驢腺子。又道雨過覺淸涼。此等言句。豈有意味在耶。但要會得其中的的大意。無事不辦。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以丈六金身作一莖草。投石乾海。吹氣倒山。在明公直下用去耳。　五宗原曰。嘗見繪事家圖七佛之始。始于威音王佛。惟大作一○圓相之後。則七佛各有言詮。言詮雖異。而諸佛之偈旨不出圓相也。夫威者。形之外者也。音者。聲之外者也。威音王者。形聲之外。未有出載。無所考據。文字已前。最上事也。若龍樹所現而仰上所謂無相三昧。燃燈已前是也。

○救曰。形聲之外云者。非定指法華所載之威音。與授記釋迦之燃燈也。仰上宗有三燃燈。燃燈前。燃燈後。正燃燈是也。大作一○象示也。如太極圖以示天地萬物未形之際。非定執此圖爲太極也。關書謂先師妄揑一○以蓋釋迦。謂釋迦既出燃燈之後。此相不合在燃燈之前故也。噫。是烏知仰上所謂燃

燈也哉。茲法中深旨、論之無益。姑論其淺者、以開先師之罪云。夫威音那畔、古德蓋累言矣。如曹山和尚有偈曰、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又畫此◐。今謂曹山妄揑一●、以蓋威音彌勒可乎。聞之曰、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夫先師所示、皆臨濟德山共證之旨也。行周于魯、人且笑之。况行臨濟德山之道于後王百歲乎。

圓相出于西天諸祖。七佛偈出于達磨。傳來蓋有所本也。

闢書曰。漢月反抹殺世尊、法華所載威音王佛事跡、謂未有出載、無所考據者。無根妄作一○相、反以爲燃燈已前。既謂燃燈已前、豈可謂圓相出于西天諸祖。既曰出于西天諸祖、皆釋迦老子之後者。以何爲燃燈已前耶。則漢月如是自語相違、自相乖戾者。欲人不謂漢月妄作妄說、而老僧則不信也矣。

○救曰。長沙岑大蟲曰、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乃至尙無生佛消息。先師所謂無文字考據已前、蓋此意也。棗柏論華嚴、寂音論法華、諸經其間名號事迹、多以象示。豈刻舟求劍者同年而語哉。夫威音者、諸佛之母也。西天祖師、託圓相以示之也。屏山居士曰、天地未生之前、聖人在道。天地既生之後、道在聖人。斯可與象示之端矣。必規規然以先後之跡求之、不亦勞且惑乎。且闢書自曰、威音者、一切衆生之容威、舉目了然者也。今無論其理之未當。姑就闢書二說以問之。其一以爲衆生之容威、其一執定法華之事跡。亦自語相違乎。亦眼光之未定乎。古德曰、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臨濟曰、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棗柏以文殊配艮卦、爲小男。普賢配震卦、爲長子。此等垂示、皆非經籍所載。豈獨疑三峯一○相爲妄揑乎。

嘗試原之圓相早具五家宗旨矣。五宗各出一面。然有正宗、第一先出臨濟宗旨。此相拋出直下、斷人命根。於一〇中賓主輥輥、直入首羅眼中。所謂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次則雲門三句、一字關也。潙仰圓相本于此也。法眼談教義於六相之外。曹洞分回互于黑白之交。只一〇中五宗具矣。

〇救曰。五宗各出一面、謂各出〇相之一面以接人也。如曹洞宗以五位回互。或因偏以顯正、或卽正以攝偏、或兼至而背觸俱非、或兼到而通身尊貴。皆卽一面而通諸面者也。至臨濟宗則直下拋出矣。故以臨濟爲正宗、非簡偏也。猶曰五宗之長也。闢書謂五宗各出一面、則當分此〇相爲五面。既分爲五、則臨濟安得而直下拋出耶。觀其意、是以此〇相爲蠢然一物耳。不知此〇相出百千萬億面而相體不分。百千萬億面入此〇相、而相體不狹。法如是耳。昔吉祥元實禪師依天衣聰、偶失笑喧衆。衣擯之。夜宿田里、覩星月燦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之、乃問、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實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而謂侍者曰、這漢有個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敘而立。實至、俱召實上座。實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合處紫雲屯。夜明簾捲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知此者、可與言〇相之開合矣。知相之開合、可與論諸宗之同異矣。噫、道固無爭也、而有爭之者、見不同耳。如實公之初悟、謂之無見可乎。謂之徹見亦可乎。非天衣鉗鎚之妙、是又與宗旨暨一勁敵矣。雖然、非嫉宗旨也。不知有宗旨也。不知焉而毀之、彼安得不自以爲救世乎。夫七闢之有近於理者、闢其所謂不知者也。三闢之有近於理者、亦闢其所謂不知者也。此外則橫爭狠鬪之辭矣。姑不備載、以

存厚道云。

五宗救卷之八終

五宗救卷之九

寓安隱沙門弘忍述

雲門

○救曰、師嗣雪峯、存、存嗣德山鑒、鑒嗣龍潭信、信嗣天王道悟、悟嗣馬祖。燈錄誤收天王爲石頭法嗣、會元辨之詳矣、姑不贅。師既大悟於睦州、溫研於雪峯、徧參曹山踈山乾峯之席、故其說法天縱、如新生驥駒。不受控勒、信乎開宗建始之大醫王也。師之翁周金剛者曰、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覰露機鋒、如同電拂、巖頭雪峯大闡明之。至師與玄沙羅山輩益精深奧、當時有問五祖演禪師曰、如何是雲門下事。曰、紅旗閃爍、蓋兼得夫睦州雪峯之髓與。然師於衲子淘鑄聖凡、情見盡淨、不留絲忽。是故嗣其法者七十餘人、臨生死若門開相似、率多坐脫、德山密洞山初香林遠巴陵鑒四老其超類者也。初之示衆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雲門家風、大都如此。

雲門宗第一世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毘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不明、往參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

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䡖轢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

潭吉頌曰。當頭一箚奮全提。格外擒他師子兒。本命元辰都喪了。討甚張三來鬪雞。

州指見雪峯。師到雪峯莊。見一僧乃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峯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語。峯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峯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峯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峯。峯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此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

○救曰。予在萬峯參雲門折足公案有省。作頌曰。石虎瞕睛也大奇。夢中翻轉髓和皮。這囘月向泉根出。

照見雲門跛阿師。余門人利根見而驚曰。奇字不可。請易之。余曰。何謂也。曰。和尚最怪人說奇特玄妙。余笑曰。不虛你先見和尚也。嗟乎。先師禁學者奇特解會使人畏憚如此。因提濟上玄要。遂以玄妙誣之。無乃精鑑未至耶。

師在雪峯。僧問峯如何是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峯云。蒼天蒼天。僧不會。遂問師。蒼天蒼天。意旨如何。師云。三斤麻。一疋布。僧云。不會。師云。更奉三尺竹。峯聞喜云。我常疑個布衲。

○救曰。睦州尊宿黃蘗嫡子也。識滹沱於陸沉之中。接韶陽於門臼之內。可謂克振家聲矣。而生平接人多用言句。闢書曰。臨濟三度問法。黃蘗只痛棒三頓。故濟出世惟以棒喝接人。是之謂的骨。信斯言也。

是睦州不得在的骨之例耶。且雲門既折足於睦州。則當時推門損人之足。肖其形似可也。何乃斥麻疋布之語。雪峯聞而喜之。雪峯亦於德嶠棒下如桶底脫。又不專用德嶠之棒而立三句如近代之論則睦州雪峯雲門三大老俱不得爲克肖之子矣。昔俱胝和尚凡有問話。但豎一指。自曰。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有童子效之。俱胝潛利刀斷童子指。夫五家綱宗。卽俱胝之利刀也。今無論棒喝言詮。眞者如角。似者如毛。不以宗旨。烏能盡斬其臂哉。

後抵靈樹。冥符知聖接首座之記。初知聖在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悟道也。一日令衆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迓。而師至。樹曰。奉遲久矣。卽延師爲首座。俄廣主劉欲舉兵。躬入院請樹決臧否。樹已先知。怡然坐化。主問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對曰。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樹旨。遂寢兵。請師繼樹開法。未幾。遷雲門光泰寺。　師以足跛。常把拄杖行。見衆方普請。舉拄杖曰。看看北鬱單越人見汝搬柴。不易在中庭裏相撲供養汝。更爲汝念般若經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無分別無斷故。衆環擁之久不散。乃曰。汝諸人無端走來這裏覓甚麼。老僧只管喫飯屙矢。別解作什麼。汝諸方行脚參禪問道。我且問汝諸方參得底事作麼生。試舉看。於是不得已自誦三平偈曰。卽此見聞非見聞。回視僧曰。喚甚麼作見聞。又曰。無餘聲色可呈君。謂僧曰。有甚麼口頭聲色。又曰。個中若了全無事。謂僧曰。有甚麼事。又曰。體用何妨分不分。乃曰。語是體。體是語。舉拄杖曰。拄杖是體。燈籠是用。是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　聞擊齋皷曰。皷聲皷破我七條。乃指僧曰。抱取猫兒來。良久曰。且道皷因甚置得。衆無對者。乃曰。因皮置得。我尋常道。一切

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盡大地是個法身。枉作個佛法知見。如今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傳燈作。師上堂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爲甚麼鐘聲披七條。）

徑山杲頌云。鐘聲披起鬱多羅。碧眼胡兒沒奈何。一箭雙鵰隨手落。拈來元是柵中鵝。

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點簡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妙喜曰。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不用作向上商量。此是雲門老漢據實而論。我恁麼道。有沒量罪過。汝若簡點得出。許你具擇法眼。若點簡不出。且向雲門葛藤裏參。妙喜又曰。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爲極致。而雲門反以爲病。不知透過法身了。合作麼生。到這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著問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　潭吉頌曰。古澗蒼藤勢若龍。澗邊茅茨與誰同。日來晴雨無翻正。磨出青青數點峯。

○救曰。透過法身。雲門猶以爲病。正悟之難如此也。後代有透一切法空。遂斥言句爲實法。以隱隱地一物爲本分事。不知皆墮此老呵忌之中。此其有實悟者。依稀彷彿輩。不足論也。

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光明。自代云。廚庫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

圓悟勤云。如今人纔聞舉著光明便去。瞠眼云。那裏是廚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沒交涉。所以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須是絕知見忘得失。淨躶躶赤灑灑。各各當人分上究取始得。雲門云。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半夜無日月燈光。曾到處則固是。未曾到處。取一件物還取

得麼。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覩。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斷明暗，且道是個甚麼。所以道，心華發明，照十方刹。盤山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又曰，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却去前頭遊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道，以無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魂。又不得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二乘人多偏墜此見。　雪竇頌曰，自照列孤明。爲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救曰，佛果此語，於近代禪病，觸著磕著，無不中的。但恐出得揚眉，瞠眼一病。又於光境俱忘處作解會。當時大慧欲毀其板，非漫然無見也。

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云，體露金風。

圓悟云，且道雲門爲是答他話，爲是與他酬唱。若道答他話，錯認定盤星。若道與他唱和，且得沒交涉。旣不恁麼，畢竟作麼生。你若見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又云，你若去他三句中求。則腦後拔箭，他一句中須具三句。

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茅來。師曰，刈得幾個祖師。曰，三百個。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　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潭吉頌曰，上出日，下無極。宛轉橫斜光辨的。頭角昏昏龍在霄，風雲赫赫鵰開翼。絕外緣，不中立。踏破

澄波劈箭急。

師見新到云。雪峯和尙道。開却路。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僧云。築著和尙鼻孔。師云。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摑。跨跳上梵天。拶破帝釋鼻孔。你爲甚麼向鼻孔裏藏身。僧云。和尙莫瞞人好。師云。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僧無對。師曰。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代云。邐邐哩。

妙喜曰。擔一擔懵懂。換得一擔骨董。無心秤子秤來。付與無知漆桶。且道無知漆桶。將作何用。你若道得活脫句。許你親見雲門。

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說。

雪竇頌云。倒一說。分一節。同死同生爲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擾擾匆匆水裏月。

問。如何是佛。師曰。乾矢橛。

三峯藏頌云。薰天觸地特拈來。惹得青蠅鬧不囘。逼眼黑山千仞鐵。幾人跳過糞灰堆。　嚴宗維那頌云。乾矢橛。活潑潑。破重關。向汝說。兩個烏龜成一鱉。四足收頭尾徹背。上有口。却無舌。吐出三斤鐵。別別。珊瑚枝枝撑着月。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

白雲端頌云。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閒不奈幞頭何。　廬山玉磵林禪師頌云。北斗藏身爲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漫度量。後五祖戒。見林問

作偈之意、林舉目視之。戒曰、若果如此、雲門不直一錢、公亦當無兩目。遂去。林竟如所言、而戒暮年亦失一目。洪覺範曰、今妄意測度先德之旨、疑誤後生者、亦可少戒。　中峯本拈玉磵因緣云、北斗藏身話、豈但玉磵頌不出、便是五祖戒也只得向背後叉手。暮年各損其目、也是好朵。覺範謂誣謗先宗、感果如是。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幻寄曰、一盞長明燈、中峯吹殺了。

師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雪竇頌云、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水流聲、縱觀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煙羃羃、空生巖畔花狼籍。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上堂云、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云、一鏃破三關。

潭吉頌曰、蘆花濛濛月周峽、帆影劃天開一髮。千古興亡在眼中、不須親見靈均血。　具德禮頌云、函蓋乾坤句。劈破洪濛口、生物同音吼。清濁自浮沉、密密爲樞紐。拈放風旋遮一機、驚起須彌藏北斗。藏北斗、如激電、分明一鏃破三關。忍俊時人猶不薦、遂高聲喝云、看箭。截斷衆流句。把要津、絕滲漏、勘破諸方不喞𠺕。曾將拄杖點滄溟、溟竭源枯魚鱉蹤。回面看、紅日秀、拈來掛在青山後。突然翻轉上頭關、石虎巖前驅猛獸。隨波逐浪句。機副機、的中的、毫端手眼難尋跡。擇乳鵝王甑轉流、盲龜顧佇遭沉溺。誰委悉、四海茫茫投一滴。

○救曰、雪峯禪師有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雲門生平用此接人、如風馳電轉、自非透明大法、死盡全心者、難爲湊泊。蓋自家立地處、不漏絲髮。故應機垂手、不期然而然。余出峽時、過夔門、江

邊有數堆亂石。傳云。諸葛孔明所遺陣圖。今不知書者。但以爲亂石。卽知書者。亦不過曰陣圖而已。既不達出生入死之門。擒縱變化之數。圖安所用哉。應菴華藏而後。言綱宗者。大約如此。丙子夏。與具德師兄作臨濟雲門二宗頌。旋卽火之。明年救五宗。余之辭。蓋不復記憶。而具兄有此三頌。曲盡底蘊。意在言外。偶得於亂紙堆中。豈佛祖呵護然耶。因錄之。並識其事。

師作綱宗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冰。鳳羽展時超碧漢。晉鋒八博擬何憑。其一 是機是對對機迷。闢機塵遠遠塵棲。夕日日中誰有掛。因底底事隔塵迷。其二 喪時光。藤林荒。徒人意。滯肌尫。其三 咄咄咄。力□希。禪子訝。中眉垂。其四 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笑我者多。哂我者少。其五 師每顧見僧。卽曰。鑒。僧欲酬之。則曰。咦。率以爲常。故門弟子錄曰。顧鑒咦。德山密禪師删去顧字。但以鑒咦二字爲頌。謂之抽顧頌。

洪覺範曰。今其兒孫失其旨。接人以怒目直視。名爲提撕。名爲不認聲色。名爲舉處便薦。相傳以爲道眼。北塔祚禪師獨笑之。作偈曰。雲門抽顧笑嬉嬉。擬議遭他顧鑑咦。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於此亦難施。人天眼目載密師頌云。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乾和七年四月十日。端坐示寂。迨乾德元年。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師以拂子招曰。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我在塔久。可開塔乎。托時奉使韶州。監修營諸寺院。因得紹莊之語奏聞。詔迎師肉身。內宮供養。啓塔。顏貌如昔。鬚髮猶生。自南漢乾和七年。至宋乾德元年。蓋十七年矣。留京師月餘。仍送還山。

潙仰

○救曰。古之言悟者曰。如蓮華開。如夢忽覺。余於溈山信然。而百丈更爲說法曰。此是暫時岐路。時節若至云云。又曰。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方其深撥得火慶快之際。心華發明。是故聞理最易深入。只此數言之下。一了百了。若待拋迷就悟。執成窠臼。雖百方磨治。卒難脫洗。是之謂法乳之恩也。若仰山者。懸應西天祖師付囑圓相之記。實果位聖人。猶曰得體於躭源。得用於溈山。豈其智弗若今日與蓋不自瞞耳。父父子子。交互增輝。開鑿人天眼目。以垂範百世宜乎。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個聻。師繇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麼處。師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虫禦木。 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卽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敎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

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若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　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

雪竇頌云、曾騎鐵馬入重城、勑下傳聞六國淸、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師謂仰山曰、汝須獨自囘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仰曰、若敎某甲自看、到這裏無圓位、亦無一物一解、得獻和尚。師曰、無圓位處、原是汝作解處、未離心境在。仰曰、既無圓位、何處有法、把何物作境。師云、適來是汝作與麼解、是否。仰曰、是。師云、若恁麼、是具足心境法、未脫我所心在、元來有解、獻我。許汝信位顯、人位隱在。

○救曰、潙仰宗有信位人位無位、須一一透過。觀仰山無一物一解、止到信位。則執本來無一物爲左券者、未了可知。斯慧命之所關也、若之何不辨。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後僧遇王常侍、侍問、潙山近日有何言句。僧舉前話。侍云、彼中兄弟如何商量。僧云、借色明心、附物顯理。侍云、不是這個道理、上座快囘去好、某甲敢寄一書到和尚。僧得書、遂囘持上師。拆開見畫一圓相、內寫個日字。師云、誰知千里外有個知音。仰山侍次、乃云、雖然如是、也祇是個俗漢。師云、子又作麼生。仰却畫一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師乃大笑。

○救曰。闢書引忠國師欽師、猶被馬師惑之語、謂仰山以脚抹殺之、是不受惑。後世重提圓相、則受惑矣。若爾、則祖師門下種種作用、皆故設以惑人耶。嵓頭曰、德山老漢未會末後句。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

古人與國師之語、皆驅耕奪食手也。若作實法會。則是德山、嵓頭、雪峯、玄沙、欽師、馬師、忠國師、溈仰父子、俱不值一錢矣。余嘗有頌曰。常侍從風皷赤心。溈山父子變徽音。可憐門外匆匆者、盡道堂前戛却琴。

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右脇下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

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　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　新羅和尚作此(牛)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　芭蕉徹作此⁂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不是溈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　潭吉頌曰、溈山僧水牯牛、兩角彎彎透髑髏。脇下織成天錦字、踏跟占斷古皇州。擬牽抽覿面、迷蹤山更幽。[illegible]

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於本山。諡大圓禪師。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師不從。遂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而得披剃。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躭源、已悟玄旨。後參溈山、遂升堂奧。躭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個、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門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躭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祕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

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卽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卽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源曰、然。耽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師浣衲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甚處見。後參潙山。潙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潙異之。師問、如何是眞佛住處。潙曰、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

潭吉頌曰、小艇春游路漸長、桃花漲雨色蒼茫。莫言思盡還源是、察見淵魚恐不祥。

僧參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拓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帀。師便打。僧遂出去。

徑山曇珍頌云、西山白虎正猖狂、東海青龍不可當。兩手捉來令死鬬、化成一片紫金霜。

師坐次、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却過西邊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個。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

佛燈觀頌云、個僧東西叉手、說盡六代圓相。致使東土釋迦、不免起模做樣。陽關唱罷柳青青、征塵望斷空惆悵。　覺海湛頌云、子晉吹笙和鳳鳴、蕚花雲外舞衣輕。相將奏徧方諸曲、玉樹流光滿紫清。

三峯藏拈、復頌云、左看成賊、右看成魔。覿面看來、較不多。拄杖不知何處落、西天夜夜隔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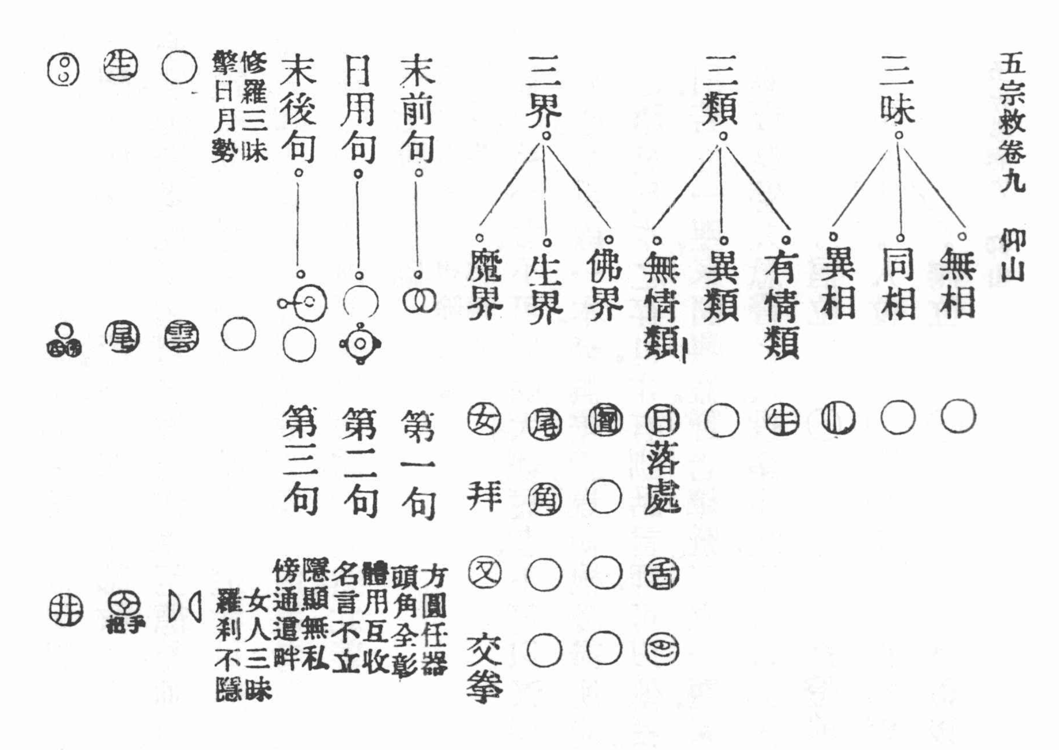
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帀。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帀。曰。是甚麼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爲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卽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

九十七種圓相圖

共一百零二相除去重出五相九十七個正

○救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確乎先哲之言也。仰山爲沙彌時。一見此圖。卽能了然於心。又重錄一本。毫無差謬。豈初根淺識所能。而闢書引執本二字。盡欲抹殺。是未辨眈源在子卽得之語矣。且本之存也。非有訓詁言理。可以傳授。但欲學者。提脫心智。於無門無縫處。更進一步耳。風穴曰。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今人於無住本。強生節目。反以宗旨爲瘖瘂。譬夫患瞽之人。投藥而眩。不自咎其內熱諸病。而遺罪於黃帝盧扁之書。惑益甚矣。

三位
- 信位 ○
- 人位 ○三照
  - 然燈前○
  - 正然燈○
  - 然燈後○
- 無位 ○


三昧
無相
同相
異相
三類
有情類
異類
無情類
三界
佛界
生界
魔界
末前句
日用句
末後句
修羅三昧
擊日月勢
日落處
拜
交拳
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方圓任器
頭角全彰
體用互收
名言不立
隱顯無私
通道畔
女人三昧
傍羅刹不隱
招手

開爲百二十。合爲九十七。下一十九種門施設。

一。垂示三昧門

具德禮頌云。拈出無根栗棘蓬。細看八面自玲瓏。鐵牛機下全生殺。石火光中一信通。有眼棒頭懸杲日。無生句後躍飛龍。常將覆雨翻雲手。鼓動松頭子夜風。 潭吉頌云。眼前活計露些些。個是東平古作家。有智若爲撈水月。無聞偏解雨天花。蜃樓幻出三山境。空印圖成五色霞。珍重高流言外薦。眉毛貶起路千差。

二。問答互換門

具德禮頌云。奇特相逢非一一。玉轉珠回光的的。縱橫滾滾不停機。天上人間誰委悉。 潭吉頌云。把

定乾坤一釣竿。猶龍窟裏辨風端。撑開隻眼滄溟小。放下通身雷雨蟠。乍卷乍舒分玉浪。無頭無尾迸金圈。藏身不許迷蹤跡。夜半驅車過屈盤。

三。性起無作門

具德禮頌云。圓光涌出威音前。玉兔吼動珊瑚樹。昨夜猿猴探水月。至今滾滾無尋處。　潭吉頌云。觸着通身栗棘蓬。看來匝地起巉叢。刺人喉吻刀刀血。展我根源法法通。狡兔窟中雙眼黑。盲龜尾上一輪紅。分明此事無今古。爲導羣迷下別峯。

四。緣起無礙門

具德禮頌云。因風吹火。慣得其便。順水張帆。逆瀾須看。事事從來用現成。匝匝金○如拂電。如拂電。須急薦。絕頂懸泉一條白練。　潭吉頌云。應感投機觸類張。何須借座禮燈王。芳菲織就奪天錦。栲栳傾來慚夜光。無限智悲隨手抹。幾回生死自身嘗。而今若遇東平老。相與徘徊入鑊湯。

五。明機普互門

具德禮頌云。星月澄輝。光涵秋水。星遷水運。月轉波回。參差千萬狀。清光付與誰。　潭吉頌云。不動鋒鋩直下來。百千三昧應時該。聲前有路明如日。劫外知歸氣始孩。聖智凡愚同網罟。鹿乘羊駕絕梯階。普賢毛孔誰能入。獨羡南城小善財。

六。暗合賓主門

具德禮頌云。古佛家風。羣生同用。草木榮枯。四時錯綜。梅花愁殺樹頭春。夜來六管灰飛動。　潭吉頌

云。撥轉雙輪格外驅。倒騎師子趁文殊。投機不用安排得。鬬富須教點畫無。激電光中全殺活。飛虹影裏辨圖書。樓閣斬罷銷兵革。葛履絺衫望九衢。

七。三生不隔門

具德禮頌云。十世曾經一夢中。枕頭踔跳即成龍。坐看春色如流水。昨日花開今日紅。潭吉頌云。三島連陰在海中。一帆風勁自相通。橫驅弱水拾明月。高跨閶梁擢斷虹。鸞鶴蓋遮乘化母。鴛鴦瓦覆息機公。吹毛劍下難迴避。血染扶輪東畔紅。

八。即約明眞門

具德禮頌云。青猊背上圓光吼。直得空中雨四花。爲問諸人見不見。從來午後日輪斜。潭吉頌云。十方佛國一全牛。跨向螺文項結頭。吹笛有時忘水草。談玄無舌對松楸。夕陽歸路隨流得。村火遲門帶月投。不解衫簑睡如死。這回身到古皇州。

九。用了生緣門

具德禮頌云。生死魔根只一刀。拈來一段古風高。古風高。清徹骨。爲問諸人是何物。潭吉頌云。珊瑚撐月月撐空。帶月和枝倒迅風。地底裂翻玄豹窟。天涯刮碎赤烏籠。一毛頭隱難尋覓。五眼光寒不見蹤。勘破溈山行履處。對人只是訴家窮。

十。就生顯法門

具德禮頌云。聖凡混合忽拈來。金鎖重重擊不開。無奈東君空漏洩。嶺南先綻一枝梅。潭吉頌云。佛

祖根源不覆藏、劃開刦石許登堂。無陰陽地花先發、非日月中路更彰。傭賃乍歸還似僕、出胎此夕便稱王。垢衣不挂眞人體、多少嬪妃捧御妝。

十一冥府生緣門

具德禮頌云、焦面鬼王眼赫赤、手執烏藤千萬尺。不論地獄與天堂、奮力當陽只一擊。陰山摧、九地闢。地藏明珠亦打失。熱鐵丸開五色花、十分光彩難收拾。　潭吉頌云、生緣端的在冥君、明暗雙忘渾屈伸。倒握魔符驅善類、還招鬼卒作同人。鑊湯浣破娘生褲、火狗嚙殘功德身。夜半摳衣沃焦頂、自歌白雪與誰聞。

十二三境順眞門

具德禮頌云、鑑別機宜、量才補職。權實並行、或徵或黜。亂撒眞珠兮九十六相齊拋。辨魔揀異兮一十九門共闢。得得萬樹桃花春一色。　潭吉頌云、芭蕉剝盡到無空、一種平懷未是工。見徹淵泉猶在地、豁開關捩始追風。塵麋出網須三跳、人佛忘筌絕大同。最後然燈都棒殺、老胡何處繼高蹤。

十三隨機識生門

具德禮頌云、截天根、塞月窟。萬象之中更何物。機機相副若行雲、事事截流如電拂。如電拂、莫顢頇。白牛高臥雪山巔。　潭吉頌云、國土山河無問然、一塵一口互相宣。天何言處堪知道、佛未生時豈諱禪。拈起火來蟲禦木、拔將鍬去箭離弦。看他父子衣裳破、邂逅頻頻露肘肩。

十四海印收生門

具德禮頌云．一滴曾將四海收．碧波卷盡浪花浮。懸泉絕頂飛千尺．喝下曾教却倒流。　潭吉頌云．剖破璇璣底事彰．大千千子戴輪王。聖凡共坐毘盧結．今古同游帝網光。豈但一漚齊化育．動嘘全海作飛揚。從來佛法無多子．此個圓∴在上方。

十五．密用靈機門

具德禮頌云．突出難辨．無背無面。冷似冰霜．熱同火燄。鼓之．扇香海作鑪鞴．佛祖齊烹。散之．則大雪漫漫時．寒光一片。薦不薦．雪隱鷺鷥飛始見。看看。　潭吉頌云．鐵牛昨夜產嬰孩．石虎崗前心暗猜。或是或非錐不入．全聲全色突然來。日輪夜正浮生夢．星漢晝懸天眼開。爲報五湖賢衲子．莫將知解自塵埋。

十六．啐啄同時門

具德禮頌云．金鷄抱子夜將殘．啐啄同開向上關。展翅劈開雲路遠．睜睛回顧月瓓珊。齊鳴吸動扶桑日．對舞凌空彩羽飄。舞罷不知何處去．羣鴉空噪自盤桓。　潭吉頌云．啐啄之機箭拄鋒．撞開錦腦日初紅。聲前薦得騰霄上．句裏沉思陷轂中。子母俱亡誰是佛．波濤噴盡直吞龍。一回飽飫無餘事．鼓起垂入巽宮。

十七．隨隨收放門

具德禮頌云．卷滄溟．劈華嶽。通身是手難名邈。任從虎驟與龍驤．要收只在黃金索。放不放．收不收。石女加鞭不轉頭。　潭吉頌云．雙收雙放轉冥冥．童子登峯不見扃。細路屈盤哮乳虎．飛花歷亂點流螢。

幾員負販充尋葛。一概狂禪讚覩星。不向東平窺極底。安知人在最高庭。

十八。卷舒無任門

具德禮頌云。箭後機。先發竿。頭路不迷無人知。此意堪笑復堪悲。君不見雪竇有言兮。爪牙開。興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　潭吉頌云。握裏明珠任卷舒。亂抛光燄驗親疎。九十七枚無孔笛。百千萬個曝腮魚。紛紛按劍嗟餘子。事事違經忍獨夫。列祖開基誠倚賴。暴秦何意欲坑儒。

十九。一多自在門

具德禮頌云。十九門開據要津。縱橫處處絕纖塵。明珠九曲穿偏直。舒卷同時縱轉擒。嚙鏃有機曾中的。交鋒無禦即成情。一花五葉難求色。野老拈時萬國春。　潭吉頌云。操徧高山一曲琴。亂風吹石起徵吟。常於白月晴煙夕。鼓動翻雲覆雨心。枯木有花開菡萏。髑髏無淚灑襟簪。諸方要識其中旨。剖破絲桐格外尋。

三峯藏頌　二十二首

信位

如何入信位。竹折初醒睡。開眼滿山雲。說甚會不會。

人位

人位我不知。摸着飯邊匙。摩拏剛個飽。赤日未西移。

無位

底個日無位。夜半月西墜。老鼠過床頭。踏着蒙頭被。

無相

如何是無相。返眼見項上。破盡帽無邊。戴來無背向。

同相

拈出個同相。沙彌拜和尙。一樣團圞頭。袈裟掛肩上。

異相

與君指異相。晴峯天外望。一般怪石頭。參差千萬狀。

有情類

自入有情類。觸着也曾會。及至問將來。對面翻成背。

異類

翻身入異類。蛇頭着鳥喙。打入野狐羣。眞得大自在。

無情類

無情復何類。拈起石頭塊。不作貴賤論。專向人前賣。

然燈前

問我然燈前。一場沒意智。昨夜寺門開。江峯插天峙。

正然燈

正是然燈時。瞥爾相撞着。轆轢鑽頭拋。雲門一隻脚。

然燈後

問着然燈後。林公方醉酒。及至睡醒來。蒼蠅滿杯缶。

落處

落處果何如。舌拋三丈餘。個中着隻眼。慚愧隱峯噓。

佛界

佛界問如何。輪珠轉佛陀。大顛叩齒處。首座出嵓阿。

生界

撞着衆生界。頭角分明在。子胡狗子來。闍黎多縮退。

魔界

滾滾魔羅界。紅蓮一百拜。豁地倒翻身。方爲淸淨界。

末前句

如何末前句。掉手總不住。縱然會得來。已落第二義。

日用句

如何日用句。拋出木毬去。總要捉將來。輥輥無尋處。

末後句

末後一句子。鉢歸三度指。滑稽老嵓頭。無處尋頭底。

第一句

潙仰第一句。抛出鐵錮鏴。饒你點畫來也是閒家具。

第二句

潙仰第二句。十指相叉住。覿面忽呈來交加鞏亂樹。

第三句

潙仰第三句。半個礙人柱。任汝舌頭長。有味沒舐處。

五宗救卷之九終

五宗救卷之十

寓安隱沙門弘忍述

法眼

○救曰。如金鑄器。鐘盂鼎鼐皆金。而鼎不是鐘。盂不是鼐。所用異也。干將莫邪。用在斬割。臨濟雲門近之。秦宮寶鏡。用在兼攝。曹洞潙仰似之。而法眼則鼎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蓋鼎三足而立。廢一則傾。嵓頭謂∴伊字三點。略似宗門。法眼以華嚴六相立為宗旨。慮後世學者偏局于一。其意深矣。六相者。總別同異成壞是也。而總不是別。異不是同。互為子母。以盡法界廣大之性。開合之變。如織錦囘文詩。一

字百咏。祖師之全體大用。至五宗各立。發揮盡矣。眼嗣地藏琛。琛嗣玄沙備。備嗣雪峯存。存嗣德山鑒。鑒嗣龍潭信。信嗣天王悟。悟嗣馬祖。玄沙宗旨有用處不換機。與六相義相爲隱顯。琛公善之。至法眼專以此機接人。故玄沙之道。至眼始大。但學者未能細心研究。不數傳而宗鏡出焉。義解沙門倚以爲說。可歎也。

法眼宗第一世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落髮。弱齡稟具。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州。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振錫南邁。抵福州。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豎起兩指。師曰。同。藏又豎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繇。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辭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師于言下大悟。

潭吉頌曰。頭角分明轉失真。葉公老懶不傳神。一朝破壁飛雷電。定有奇仙爲點睛。

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

具德禮頌曰。透聲色見還難。耳裏眼裏絕蹤攀。珠遶遶。玉珊珊。宛轉不停誰解看。咄。

因僧來參次。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簾。師云。一得一失。

具德禮頌云。聲前非有意。句後不曾迷。機輪纔撥動。作者未同歸。堪悲天上人間更是誰。

僧慧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慧超。

佛果勤曰、有者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甚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孤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　雪竇顯頌云、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師忽聞齋魚聲、謂侍者曰、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來不聞。會麼。

潭吉頌曰、大海茫茫入一漚、盞中看月似蠅頭。爲憐兒女深閨意、指出蟬娟半面秋。

上堂、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卽是一絲頭。

法燈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

謂門弟子曰、趙州曰、莫費力也。大好言語、何不仍舊去。世間法尙有門、佛法豈無門。自是不仍舊、故諸佛諸祖、祇于仍舊中得。如初夜鐘、不見有絲毫異。得與麼恰好、聞時無一聲子鬧。何以故、爲及時節。無心曰死、且不是死。止于一切、祇爲不仍舊。忽然非次聞時、諸人盡驚愕道、鐘子怪鳴也。且如今日道、孟夏漸熱、卽不可。方隔一日、能較多少。向五月一日道、便成賺。須知較絲髮、不得于方便中向上座道、不是時。蓋爲賺、所以不仍舊。寶公曰、暫時自肯不追尋、歷劫何曾異今日。還會麼。今日只是塵劫。但著衣喫飯、行住坐臥、晨參暮請、一切仍舊、便爲無事人也。　又曰、見道爲本、明道爲功、便能得大智慧力。若未得如此、三界可愛底事直教去盡。纔有纖毫、還應未可。祇如汝輩、睡時不瞋、便喜、此是三界昏亂。習熟境界不惺惺、便

昏。亂蓋緣汝輩雜亂所致。古人謂之夾幻。金卽是眞，其如鑛何。若覷得徹骨徹髓，是汝輩力脫。未能如是，觀察他甚麼樓臺殿閣。諸聖未必常把却汝手。汝未必依而行之。古今如此也。

○救曰，視身若魚，視川若居。此舟師之所以利旋迴也。然而颶風至，猶或不免。況煩惱大海，可嘗試探之乎。臨濟曰，一念心貪被水溺，一念心瞋被火燒，一念心疑被地礙，一念心喜被風飄。與清涼此篇，皆所謂落草之談耳。石鞏禪師，徼時，嘗射獵于馬祖菴前，祖逆與語，曠劫無明，言下冰釋。豈有頓漸修證于其間哉。但學者當自揣所悟與鞏老何如，徒事空言無益也。

師有頌曰，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喩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谿。果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擧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　三界惟心頌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　華嚴六相義頌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于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李國主駕至慰問。閏月五日，剃髮澡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久而如生。閱世七十有四。坐五十四夏。塔全身于江寧丹陽鄕。

洞山

○救曰，單傳之道，自大鑒已後，裂爲五宗。言詮雖異，未有不因事建立者，據悟繇可考也。師初見雲巖，已悟無情說法之旨矣。又于默然良久處，沉吟不決，非得其半而昧其全乎。故雲巖宗旨曰，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師後過水，覩影，方大徹。作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

處得逢渠。渠本不是我。我今正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曹山章公亦有偈曰。渠無我即死。我無渠即餘。渠如我即佛。我如渠即驢。父子祖孫。立言垂敎。何其似與。近世老宿輒曰。三峯扯盡。三擊三撼。以配玄要。若曹洞五位。又安得五數而配之。噫。是自無目而㦃天下視也。晟不云乎。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晟得法于藥山。山得法于石頭。石頭著參同契。多明暗回互之旨。晟實闡明之。而洞山父子大彰其道。師法淵源。其來上矣。

曹洞宗第一世第二世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値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尙莫壓良爲賤。次參潙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潙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潙曰。汝試舉一遍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墻壁瓦礫是。僧曰。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什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尙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尙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即齊于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敎。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潙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

指示。溈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溈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溈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于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無。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麼。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巖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祗對。巖良久曰。祗這是。師乃沉吟。巖曰。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妙喜未見佛果時。讀此偈致疑曰。有個渠。又有個我。成甚麼禪。遂請益湛堂。堂云。你更舉看。喜遂舉。堂云。你舉話也未會。便推出。

三峯藏頌云。三角磃磚空裏走。叫道鷹巢有好酒。二人出手擡一缸。醉倒如泥不曾有。　潭吉頌云。足躡淵泉冠摩雲戶。明暗未分光華已露。有三天兩地之功兮。闔國稱臣。無尺土一人之柄兮。全身歸父。

供養雲嵒眞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具德禮頌云。何處仙姬出遠村。浣紗溪畔識青雲。鴛鴦夢裏空相憶。半是思君半恨君。

師自唐大中末。于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繇是洞上玄風。播于天下。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　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向。師曰。吃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钁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乃示頌曰。向　聖主繇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奉　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啼。功　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清好日辰。共功　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功功　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僧問曹山五位君臣旨訣。山曰。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捨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

當詳審辨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山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山曰。靈機弘聖道。眞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山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山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君臣道合。山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山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着。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偈曰。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正或作暗）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偈曰。燄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兎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偈曰。渾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勸豈惺惺。又僧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山曰。汝即今問那個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山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山曰。恐落偏位中去。山曰。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山曰。如是如是。

丹霞醇五位頌序云，夫黑白未分，難爲彼此。玄黃之後，方見自他。于是借黑權正，假白示偏。正不坐正，夜半虛明。偏不坐偏，天曉陰晦。全體即用，枯木花開。全用即眞，芳叢不豔。摧殘兼帶，及盡玄微。玉鳳金鸞，分疏不下。是故威音那畔，休話如何。曲爲今時，緣人施設。　芙蓉楷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峯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　佛果勤示衆。擧僧問洞山，寒暑到來時，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黃龍新拈云，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剜襟，爭奈這僧不甘。如今有個出來問黃龍，且道如何支遣。良久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却心頭火自涼。諸人且道，洞山圈繢落在甚麽處。若明辨得，始知洞山下五位回互，正偏接人，不妨奇特。到這向上境界，方能如此。不消安排，自然恰好。所以道，正中偏。（五位頌見前）　浮山遠錄公，以此公案爲五位之格。若會得一則，餘者

自然易會。豈頭道。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著便轉。殊不消絲毫氣力。曾有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山云。趕向水牯牛羣裏去。僧云。和尙入地獄如箭。山云。全得他力。洞山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此是正中偏。雖正却偏。雖偏却圓。若是臨濟下無許多事。這般公案直下便會。有者道。大好無寒暑。有什麼巴鼻。古人道。若向劍刃上走。則快。若向情識上見。則遲。不見僧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待無人來向汝道。遂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人請和尙道。微指竹云。這竿竹得與麼長。那竿竹得與麼短。其僧忽然大悟。又曹山慧霞問僧。恁麼熱。向什麼處迴避。僧云。鑊湯爐炭裏迴避。山云。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僧云。衆苦不能到。看他家裏人自然會他家裏說話。雪竇用他家裏事頌云。垂手還同萬里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盧空上堦。只如諸人。還識洞山爲人處麼。良久云。討甚兔子。

○救曰。洞山微禪師。去先洞山僅十世耳。遂有臂香傳法之弊。豈寶鏡三昧爲之漸耶。蓋雲豈以此祕授价公。當時愼惜非器不傳。非口耳相傳之謂。床下漢不達此理。竟至倒屙。不可不愼也。至于曹山黑白諸相。新豐偏正數偈。若商彝周鼎。古法宛然。卽僞作亂眞。自有識者。如大慧所呵是也。韓盧逐塊。何代無之。乃玉石俱焚耶。

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顚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顚倒。師曰。若不顚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郞。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後夾山會。問僧。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山曰。洞山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山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手。山曰。實有

此語否。曰。實有。山曰。執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

潭吉曰。洞山向空中造橋。渡驢渡馬。這僧在鼓裏打坐。見鬼見神。夾山從鼓背上一槌。不惟這僧去死十分。卽今八百餘年。天下老和尚說禪。浩浩地亦無迴避處。或者道洞山爲人不直捷。所以被他夾山揀點。若恁麼會去。孤負先宗。此語不但瞞安隱不得。亦且瞞洞山夾山不得。不但瞞二老不得。亦瞞鼓裏打坐漢不得。且道鼓裏打坐漢具甚麼眼。頌云。萬仞峯頭射得鳥。翅翎開碧湧河圖。就中幾個先天字。載盡從來封禪書。

師與雲居過水。師問。水多少。居曰。不濕。師曰。粗人。居却問。水深多少。師曰。不乾。

五祖演云。二人恁麼說話。還有優劣也無。山僧今日因行掉臂。爲汝諸人說破。過水一句不濕。庫藏珍珠堆積。過水一句不乾。無錐說甚貧寒。乾濕二途俱不涉。任他綠水與青山。

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嵓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于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污。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荎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高唱雙擧。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

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𩣺。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貍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于君，子順于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于此三種，子宜知之。

具德禮頌曰，既達冲虛理，還隨照性亡。自非功力盡，爭免侍空王。（見滲漏）　至靜含羣籟，靈源絕衆流。豈知兼帶意，不在正偏求。（情滲漏）　依語生神解，徒將迷悟情。開先靈木吼，花雨作寒明。（語滲漏）

潭吉頌曰，爛柯石化已千年，月館空香趣獨玄。無奈白雲留戀苦，未驂鸞鶴上朝天。（見滲漏）　萬人成裏放還村，倚賴鄰西寄食恩。父母丘墳遙在眼，夜然松火燭樵痕。（情滲漏）　丈夫幾不取封侯，掃逕扶花足自繇。轉被花辰勞欲死，怨春未罷又傷秋。（語滲漏）

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鞔鞔。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不涉）　偈曰。理事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　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

無對。師示頌曰、學者恆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踪跡、努力慇懃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衆、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口謂衆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眞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痴齋。衆猶戀慕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衆齋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當咸通十年三月、壽六十三、臘四十二。謚悟本禪師。

曹山

○救曰。洞上宗道合君臣、位分貴賤。繇正偏而及兼帶、自奉向以至功功、如指與拳、舉一該五。混則知處、類之弗齊。妙無以加矣。但辭多典雅、理亦春融。若鏡之照花、雖情理俱絕、而娟娟可愛。是故蓄情之士、對之情生。抱理之夫、觀之理著。此情滲漏之所以設也。夫情之所結、因見不忘。情見相私、語沉窠臼。片瑕千累、衆病一源。故曹山立三墮以明尊貴。設四禁以辟邪途。捐不賞之功、絕未然之禍。渠無國土、何處逢渠。我本無瘡、勿傷之也。後世不曰洞曹、而曰曹洞。其在此乎。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個聻。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契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遂造曹溪、禮祖塔。自螺川還止臨川。有佳山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名山爲曹。

具德禮頌曰、不住瓊樓不下堦、年年御榻滿荒苔。庭前枯木司春令、任運梅花作凍開。

示衆曰、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曰披毛戴角、二曰不斷聲色、三

曰不受食時。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卽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卽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卽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污、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耶。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謂悟了同未悟耳。

覺範頌曰、紛然作息同、銀盌裏盛雪。若欲異牯牛、與牯牛何別。(類墮) 有聞皆無聞、有見元無物。若斷聲色求、木偶當成佛。(隨墮) 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御、顧見何驚異。(尊貴墮) 潭吉頌曰、洞口霞生午夜天、香苔浮動月登肩。解衣踞坐不知曙、爲傍源頭清冷泉。(類墮) 不脫芒鞋枕亂蒿、人牛俱臥夕陽高。這回解脫繩頭結、林外溪聲是斷橋。(隨墮) 放下耒耜坐草堂、萬山黃落夜初涼。秋田廢盡全無力、贏得深深數畝荒。(尊貴墮)

○救曰、先師有偈曰、拄杖逢僧語話長、看花行盡竹邊廊。山童忽報茶初熟、依舊歸來子細嘗。或者議其字字點境、不及自己親切處。此蓋未易語尊貴者也。雲居膺禪師、與曹山爲伯仲。嘗曰、升天底事、對衆揚却、十成底事、對衆丟却、擲地作金聲、不得回頭顧著、不知更于何處著自己耶。覺範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堯也。

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甚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

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尙爲甚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卽端的去也。　師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雲門在衆出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師曰。只爲密密。所以不知有。門曰。此人如何親近。師曰。莫向密密處親近。門曰。不向密密處時如何。師曰。始解親近。門曰。喏喏。

妙喜曰。濁油更加黑燈心。

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吃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汝作麼生畜。曰。著衣吃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禮拜。　問。家貧遭刦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　問。教中道。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師曰。包含萬有者。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絕氣息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卽得。爭奈龍王按劍何。　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個甚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　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靸鞋來。　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　問强上座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個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尙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

潭吉頌曰。殺活齊施信作家。空中劍舞密紛拏。雙眸若也移絲忽。變作蔓菁數畝花。

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

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脈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淸。　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

示衆曰．僧家在此等衣線下理須會（會字似應在須字上）通向上事．莫作等閑．若也承當處分明．卽轉他諸聖向自己背後．方得自繇。若也轉不得．直饒學得十成．都須向他背後叉手．說什麼大話。若轉得自己．則一切粗重境來．皆作得主宰。假如泥裏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問藥山曰．三乘教中還有祖意也無．答曰有。曰．既有．達磨又來作麼．答曰．只爲有．所以來。豈非作得主宰．轉得歸自己乎。如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滯也．謂之十成．亦曰斷滲漏也。只是十道頭絕矣．不忘大果．故曰守住。耽著名爲取次．承當不分貴賤。我嘗見叢林好論一般兩般．還能成立得事麼。此等但是說向去事路布。汝不見南泉曰．饒汝十成．猶較王老師一線道也。大難事．到此直須子細．始得明白自在。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生．但是一切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舊時路。若有忻心．還成滯著。若脫得．揀什麼。古德云．只恐不得輪迴．汝道作麼生。只如今人說個淨潔處．愛說向去事．此病最難治。若是世間粗重事．却是輕。淨潔病爲重。只如佛味祖味．盡爲滯著。先師曰．擬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齋。且喚甚麼作味。只是佛味祖味。纔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說破齋破戒．卽今三羯磨時．早破了也。若是粗重貪嗔癡．雖難斷．却是輕。若也無爲無事淨潔．此乃重無以加也。祖師出世．也只爲這個。亦不獨爲汝。今時莫作等

問。狸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禪有道．如汝種種馳求。覔佛覔祖．乃至菩提涅槃．幾時休歇成辦乎。皆是生滅心．所以不如狸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惡因果。但饑來吃草．渴來飲水。若能恁麽．不愁不成辦。不見道．計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牽犁拽耒．得此便宜．始較些子。不見彌勒阿閦及諸妙喜等境界．被他向上人喚作無慚愧懈怠菩薩．亦曰變易生死．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作麽生。大須子細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侵他不得。恁麽體會修行．莫趁快利。欲知此事．饒今成佛成祖去也．只這是。便墮三途地獄六道去也．只這是。雖然沒用處．要且離他不得。須與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卽是不變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變易也。不見永嘉云莽莽蕩蕩招殃禍。問如何是莽莽蕩蕩招殃禍。曰．只這個總是。問曰．如何免得。曰．知有卽得．用免作麽。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是不要免。乃至世間粗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卽同變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爲不小。因什麽如此．只爲變易。若不變易．直須觸處自繇始得。

○救曰。范蠡居陶時．自稱陶朱公。朱公有三子。中子殺人．囚于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子．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所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愼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

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弟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惟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法華經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又曰、不退諸菩薩、其數如恆沙。一心共思求、亦復不能知。夫三賢十聖、皆曰學佛。然動經累劫、不得成就者、用智故也。等覺大士、證涅槃時、猶斷二愚。名曰、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非用智之謂乎。南泉云、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古德云、汝若覓佛、卽是殺佛。與曹山此言同旨也。

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今日是幾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祇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門弟子葬全身于山之西阿。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甲申七月普慧大藏經刊行會敬刊

五宗救卷之十終



天童和尚闢妄救略說

明・圓悟 著





天童和尙闢妄救略說緣起

崇禎三年春漢月寄五宗原至老僧置之不閱復云目原之一字第恐不出六祖道成知解宗徒不得不說破耳此老僧逆耳之言望漢月知非故也至六年春磬山寄漢月與伊書云粵自威音無象一〇為千佛萬佛之祖臨濟玄要所以發明七佛歷祖之秘以箇一橛頭相似野狐涎老僧亦置之但云各與一頓以復磬山者亦望漢月改轍故也既而見頂目普說劉居士駁語料皆漢月密囑乃簡五宗原看始知一〇已載五宗原矣故有三錄云云今潭吉妄作五宗救益見漢月密囑之禍不得休息老僧又豈忍坐視也蓋漢月不據自已為宗旨直指一切人而別尋繪事家圖七佛之始威音王佛未有出載無所考據之一〇為千佛萬佛之祖又謂五宗各出〇之一面獨臨濟為正於是妄認三玄三要等名目為宗旨硬引三擊三撼之類以配之從上相傳佛法的的大意豈不為漢月所混滅且妄稱夙乘願力如古所云法滅仰必再來潭吉又謂正法眼藏湮沒既久必有乘願力之大士起而救之者彼此說夢魔魅人家兒女今其人雖俱已報終老僧更恐他家別箇兒孫仍落此窠窟展轉相詿以致後世學者忘認一〇而不自悟則滅佛滅祖滅慧命之罪自漢月始而老僧坐視不救則亦老僧之罪也故不得不略撮大端闢其妄救者以救之耳昔仰山作一圓相以脚抹之資福寶禪師見陳操尙書來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福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舶主福乃歸方丈閉却門此是甚麼面目老僧惟願天下後世以古人為榜樣慎勿墮漢月圈套方識達磨西來祇為覓箇不受惑底人亦見老僧初不與漢月輩爭競勝負惟為發明佛法的的大意使人人自證自悟而已

崇禎戊寅長至日　　老僧　圓悟　書

天童和尚闢妄救略說目錄

33

天童和尙闢妄救略說目錄終

天童和尙闢妄救略說卷之一

侍者　眞啓　編

七佛

▲毗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毗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拘留孫佛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

▲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

▲迦葉佛偈曰一切衆生性淸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師閱潭吉五宗救闢云從上相承法眼所謂宗旨我祖臨濟初謂普化克符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乎普化問和尙三日前道甚麼濟便打三日後克符問和尙前日打普化作甚麼濟亦打此臨濟建立宗旨唯問著便打而已末後謂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未嘗於三聖外別有所謂正法眼藏也仰山雖受躭源九十七種圓相未聞以圓相爲宗旨而末後唯曰一二三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卽是吾宗旨又豈於一二三三子外別有所謂宗旨乎妄揑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而認爲宗旨自漢月始莫說潭吉作十卷五宗救縱使妄作塞滿虛空總救不得漢月妄揑宗旨之罪如更不信請看起自釋迦終於天童六十八人只是一人誰似漢月特出異計畫一〇爲

宗旨者據伊與磬山書曰粤自威音無象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故七佛以雙頭獨結四法交加勸成無文密印飲光傳二十八代無非以法印心老僧闢書云七佛但有偈未見有雙頭獨結又未聞釋迦有四法交加勸成一〇爲無文密印而飲光傳二十八代者既四法交加豈可謂之無文密印哉潭吉道闢書所論皆所謂以辭害意者誣旁老僧以四法交加之辭害無文密印之意耳殊不知攻擊辨難有正打有旁敲闢書謂七佛但有偈未見有雙頭獨結又未聞釋迦有四法交加勸成一〇爲無文密印飲光傳二十八代者如實而說此正意也既四法交加豈可謂之無文密印就其自語相違略一點破此旁意也潭吉諄諄于〇相統言詮言詮入〇相比諸卦畫彖繫正所謂以老僧辭害老僧意者若據老僧那管你言詮有無只作此一〇正是漢月根本錯處拘留孫佛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豈非明人佛無異人外無別佛之意乎七佛歷祖之偈雖隱顯不同總未有立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者且既謂威音無象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則千佛萬佛未出又有甚麼人爲漢月證此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無甚麼人爲漢月證此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則是漢月自許此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矣非無根妄說乎故老僧據七佛偈旨以證漢月一〇之非潭吉乃曰佛法無下口處何不看龐居士初參石頭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士豁然有省異日石頭見而問曰子見老僧後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以明無開口的意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古人所謂祇恐不是佛莫愁佛不解語也而潭吉謂佛法無下口處借虛羲畫卦以證漢月一〇雖無文字備天地萬物之理請觀龐公偈頭頭處處朱紫丘山非備天地萬物之理乎據首二句則捨龐公斷別無天地萬物之理故龐

公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石頭以手掩其口只是發明龐公而已豈嘗示一〇爲龐公之祖及公後參馬祖亦問不與無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可見石頭馬祖龐公皆據當人爲玄旨未嘗以一〇相爲無文密印也今潭吉自未嘗悟又何能辨悟有淺深妄謂華藏而後此印漸沒然則石頭馬祖龐公亦生於華藏之後耶且既以虙羲畫卦配一〇相更問潭吉卦畫在先虙羲在先若卦畫在先不得爲虙羲所畫以虙羲未有故也若虙羲在先豈虙羲不備天地萬物之理而徒恃卦畫乎卦畫不可徒恃一〇之配更無謂矣老僧據虙羲爲根株以爻象爲枝葉正永嘉謂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故以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當人自悟者正明人外無別物無別理故曰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始契馬祖謂龐公待汝一口吸盡

西江水即向汝道之旨是則臨濟初住鎭州謂普化克符曰我欲於此建立黄檗宗旨汝二人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已建立宗旨了也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道甚麼濟便打又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濟亦打又豈普化克符外別有宗旨可建立乎而潭吉謂二人稟旨上問不唯不識普化克符且鈍置臨濟爲不具眼矣更謂臨濟於三段二打之後以四料揀明之於是便有玄要賓主炤用等宗旨立焉可見漢月潭吉自迷其頭却認他三段二打料揀玄要賓主炤用等名相爲宗旨正是業識茫茫豈識佛法的的大意乎不識佛法的的大意故惟配合名相爲三段二打之數凡有三者引爲三玄三要根據如三擊三撼等是也頌百丈打破醬甕曰擊碎傳來三甕醬即興化拈香亦擒爲三數遍相傳授魔魅後昆且三頓痛棒漢月定謂未聞有兩頓四頓之旨潭吉又何得謂二打乎即喚作棒早已逐塊況可認三段二打爲定式而以四料揀明之乎

南院問風穴云汝道四料揀料揀何法穴云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故僧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云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言嬰兒垂髮白如絲者何情解之有唯指當人本體與無情境等無有異而人不惺將謂奪人全無人矣僧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此據人奪境之意僧問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濟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此言不通音信則無他人他境唯我獨尊僧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此言王與野老各適其適不借不奪各自受用也妙喜答僧問四料揀進云臨濟道底未審與和尚答底是同是別妙喜云咬人屎橛不是好狗何況潭吉等咬名相爲宗旨乎又謂黃檗接臨濟不過三頓痛棒濟乃建立若是豈非三頓之象彖此正潭吉睡夢未醒要假三頓證三玄三要非只一畫故以三畫之乾卦非只一畫證老僧一棒爲一橛頭硬禪爲執一畫以

爲乾殊不思老僧明明向道一棒不作一棒用何嘗與漢月論一論三不見孔子假年學易及作繫辭則曰其爲道也屢遷不可爲典要何嘗以卦畫爲死煞法來據此可見潭吉不知乾蓋乾之所以乾唯當人本體而已故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又曰君子以自强不息豈徒恃三畫爲乾哉圭峰曰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常樂我淨佛之德也如是則即乾即佛即人無二無別豈不益證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特無根妄說哉又引漢月頌七佛偈曰無相身心即有無有無兩絕密交盧迅雷不及掩雙耳夢斷遙空月自孤又作此⊕相與所謂不可有無有無不可者皆如易之彖繫所以明一〇之旨不知一〇已錯更何論所繫之辭耶不見老僧前據仰山謂總不出隱身三昧以脚抹此㊐相翻前隱身之案今漢月作此⊕相老僧出手摘毀之且道與仰山同耶別耶昔躭源學忠國師所授九十七種圓相轉付仰山復上堂驗之而仰山作女人拜是何意旨耶忠國師以圓相授躭源時囑曰南

方有一涉彌太費此教者正爲仰山看竟卽燒却
也何嘗以圓相爲宗旨而況如漢月畫此◎以惑
亂七佛偈耶祇如夢斷遊空月自孤者不過似趙
清獻公聞雷偈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
水之意至謂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
則與漢月不可有無有無不可之妄說天地懸隔
矣蓋漢月因於付法偈鑽出四句法故有種種之
謬所以闢書引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
指西來意者正欲明西來意無有四句法也使西
來意之外別有四句法安能免闢書外道之呵乃
反謂老僧依文訓義一以無字鎖之請看世尊付
法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
法何曾法是蓋人人本法本無名相故老僧謂世
尊以無字銷名相法耳闢書有四法交加者乎且
引百丈曰凡教意皆三句相連汝祇知三句相連
何不看下有透過三句外的是名不墮諸數之人
汝又何知直饒透過三句外亦未夢見西來意在
不見藥山問雲巖曰百丈說何法巖曰有時云三
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
涉今漢月執三爲深密之旨作五宗原潭吉又執
三句以破本法作五宗救何止三千里外沒交涉
哉至謂吾教意如∴字三點嚴頭取爲略似宗門
者又何不看巖頭曰休休因僧請舉故頭云吾教
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
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
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攝點雖三要之頂眼命根
卽一菩薩身分而已故下云但明取綱宗本無實
法若道向上有法有事眞瞞鳴聲茶糊汝緊峯汝
古人喚作繫驢橛若將實法與人土亦消不得況
漢月潭吉分別種種圓相種種三法以爲佛祖法
式是誠妄作妄說害滅宗旨故老僧不得不痛爲
之闢將從上關棙逐一說破誠得罪於佛祖必取
後世明眼者罵但時不獲免耳

▲釋迦牟尼佛姓刹利父淨飯王母摩耶刹利氏自
天地更始閻浮洲初闢已來世爲王佛歷劫修行値
然燈佛授記於此劫作佛後於迦葉佛世以菩薩成

道上生覩史陀天名護明大士及應運時至乃降神于摩耶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摩耶右脇誕生生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花自然捧雙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五宗救載世尊初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雲峰悅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老僧道此雲峰據身爲世尊惟我獨尊之旨恐人錯會雲門語不識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者乃直指人人獨尊時節故下此二語與世尊雲門相見所謂棒下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者此也老僧嘗頌曰纔出胞胎脫體彰指天指地爲人揚引他無限癡男女天上人間沒處藏豈像汝等贓誣世尊俛仰圓成五色毬萬鈞香餌墜絲頭瞿曇意在深深處跛鱉盲龜漫上鈎耶世尊明明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何嘗有五色毬萬鈞餌與深深意來且問潭吉雲門是箇有名的跛足阿師因甚却道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汝反敢謂跛鱉盲龜漫上鈎耶汝何知到盲龜田地不見有佛身與已身之異始稱臨濟道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則跛鱉盲龜又豈在正法眼藏外耶救中道四十九年說法皆隨機遮護老僧則謂隨機開導故曰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可見異方便無非開顯第一義者所謂諸佛世尊唯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若也隨機遮護不顯示第一義則世尊直至拈花時迦葉破顏微笑乃出現於世耶至謂一花拈出圓證吾人心法廣大說箇廣大已是限量了也吾人本來面目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又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豈有廣大可說耶漢月認一花拈出早已錯了何不看老僧頌曰世尊脫體風流迦葉渾身賣俏當時百萬人天只見拈花微笑誠前人所謂有抽釘拔楔之意豈似汝等釘橛播櫓道箇圓證廣大爲贓誣世尊之贓驗也且置

山會上拈花示衆獨有金色頭陀破顔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付囑摩訶迦葉維摩詰曰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拘留孫佛曰見身無實是佛身足知世尊所謂實相無相身外無餘何有一花拈出圓證心法廣大者哉又謂關書以一棒爲全提獨尊此外別有即同魔說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人人本體爲全提獨尊正顯本體外別有即同魔說耳如世尊謂身含十方無盡虛空豈於身外別有一棒哉至云吾所謂獨尊者如天子爲萬國之獨尊吾所謂全提者如萬國皆在天子王化之中布一令而天下肅發一言而天下應除一官授一職而天下被其澤天下之教教化化皆歸之故謂之獨尊據潭吉此說鼓惑世人生貪妄想害獨尊之正旨矣又曰非天下之外別有獨尊獨尊之外別有天下此潭吉未到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故謂非天下之外別有獨尊耳抑知身含十方無盡虛空乎又謂洞宗有五位以君位爲尊潭吉何不看洞山謂正中來無中

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既曰無中有路出塵埃豈似汝天下皆歸之爲獨尊與天下之外無獨尊乎洞山又曰直饒頭頭上顯物物上彰此正漢月意中謂一花拈出則物物頭頭皆然故曰圓證吾人心法廣大者洞山何故謂祇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當知尊貴一路自別乎據是則豈可以漢月所謂心法廣大爲洞宗君位爲尊乎又謂臨濟有四賓主以主中主爲貴若到老僧前恁麼道則喫棒未有了日在何故濟爲潭吉不過學說主中主爲貴其實賓中主之意尙未夢見況主中主乎又謂雲門有全提半提以全提爲究竟到老僧前恁麼道亦直棒打出汝何不看雲門云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此又漢月一花拈出圓證心法廣大的意也而雲門則謂祇是轉句不見一色尙謂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漢月潭吉因不知時節故一味穿鑿亂統惑人反引教中海印三昧謂萬象森羅皆在海光之中一時俱現所謂全提獨尊且海印三昧出

華嚴經未有謂爲全提獨尊者豈非漢月潭吉俱臆談乎據老僧則祇可謂海與萬象一時互映俱現不可謂全提獨尊何則海與萬象無能映所映古人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者此耳潭吉引來證漢月心法廣大抹滅世尊身含十方無盡虛空唯我獨尊之旨不見道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豈如來外別有海印三昧待拈花一著始盡天上天下獨尊之旨者乎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一切人爲全提獨尊者乃人人獨尊之獨尊同一虛空天地日月人人各各見一虛空天地日月未有一人而不圓滿一處空天地日月豈止萬國之人而已乃至盡虛空徧法界一一圓滿一一獨尊初無彼此絲毫增減故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豈待天下皆歸之始爲獨尊哉若待天下皆歸始爲獨尊則人人一一何有獨尊之時哉故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者卽古所謂以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體用一致殺活自繇實非漢月潭吉輩所知又何怪其妄認一棒爲孤獨之獨也耶

自降生後種種神異踰城出家具如經說始于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于六年世尊自思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受食而後成佛卽沐浴于尼連河天爲之偃樹世尊攀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糜尋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藉坐景雲祥風四起紛披天魔念世尊道成且受折抑率衆作難窮現可怖可欲諸境世尊泊然不動以指按地地大震魔皆顚仆於是降之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示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乃於穆王三年癸未歲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至入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時年三十矣成道後六年歸爲淨飯王說法王大喜遣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救曰。拈花付法。實直指一宗之㟁源也。此處錯會則千差萬別。繇之而生。不流爲心性自己之義路便流爲硬作主宰之儱侗。如五方天王。觀摩尼寶珠。各說異色。而眞珠隱矣。此正漢月潭吉。蹉過世尊。錯會拈花爲付法。千差萬別。繇之而生。故漢月流爲心法廣大之義路。潭吉則訶自己爲義路。漢月謗老僧爲一橛頭硬禪。潭吉亦謗老僧爲硬作主宰之儱侗。豈非若天王觀珠。各說異色。而擡手之眞珠則隱耶。據世尊不以摩尼爲眞珠。證知斷不以拈花爲付法。自謂擡手爲眞珠。則離世尊外豈別有珠。故老僧獨據世尊爲付法之宗。以證老僧唯直指人人爲宗旨也。救中乃引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以證闢書自謂情與無情。煥然等現爲末後句。正在船子訶禁中。此見潭吉不懂船子語意。故作此妄配也。據船子纔見夾山。劈頭便問大德住何寺。此船子所謂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以驗夾山。而夾山不惺。故隨語生解。答曰。寺即不住。住卽不似。船子亦就追索曰。不似似箇甚麼而夾山猶自不知。又隨語曰。不是目前法。船子見夾山是箇學語之流。故曰。甚處學得來。夾山又隨語曰。非耳目之所到。船子見夾山重重隨語生解。故點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耳。老僧自悟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與誰相答問來。可謂之合頭語繫驢橛乎。又謂老僧解拈花公案。威音者。一切衆生之容威。舉目了然。爲依法生解。此據漢月五宗原謂甞見繪事家圖七佛之始。始於威音王佛。唯大作一○。威者形之外者也。音者聲之外者也。威音王者。形聲之外。未有出載。無所考據。文字已前最上事也。老僧謂漢月本分未徹。故不見威音王佛。何以故。威音者。卽三世諸佛。一切含靈之本色舉目了然。不假思議。言詮正古所謂須知情與無情說法無異。著耳所以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花默

顧大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唯摩訶迦葉破顔微笑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豈非威音也乎即如世尊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復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各强說有靑黃赤白色吾將眞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可見世尊擡手無物色之色正吾宗門中謂之本色衲子老僧前謂漢月本分未徹故不見威音王佛者此也若人因默顧默契如五方天王視世尊手爲眞珠亦能悉自悟道旣已自悟寧有妄作一○謂千佛萬佛之祖者乎嚴頭曰若道向上有法有事茶糊汝繫罩汝古人喚作繫驢橛若有實法與人土亦消不得是則漢月一○縱與仰山所畫○相無異也是茶糊人繫罩人也是繫驢橛故仰山卽以脚抹之而況漢月妄作一○謂千佛萬佛之祖老僧安得不訶禁乎潭吉又引首楞嚴爾時阿難及諸大衆各各自知心偏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如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各各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謂此方等會中所談教外之旨不若是者竟不思汝前自引海印三昧謂萬象森羅皆在海光中一時俱現爲全提獨尊以證漢月之心法廣大正與各各自知心偏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如一微塵同解繇此看來潭吉自未悟而惟依漢月心法爲悟漢月自未悟而惟依大作一○爲悟正所謂依法生解猶落魔界老僧自悟與盡虛空偏法界之有身無不偏現何曾身如微塵若存若亡別有心偏十方來可見漢月潭吉罔措老僧自悟境界故謂同雲門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也又何知雲門爲未大悟者指自境而反諸己故謂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祇是轉句正漢月所謂心法廣大及潭吉謂萬象森羅皆在海光中一時俱現之意也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此正雲門預說著漢月潭吉等不知有全提時節的病根潭吉引海印三昧擬說雲門全提爲究竟以漢

月心法廣大爲全提時節者正反雲門全提之旨也古人道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如單刀直入取上將頭是教外單傳獨拔提持四生之意故老僧唯據一棒不作一棒用凡有問者當頭便打乃是全提時節正古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今潭吉不知時節據海印三昧及漢月說法廣大以證雲門全提而妄謂老僧覿面提人爲一橛頭硬禪及硬作主宰之儱侗何曾夢見老僧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正平等眞法界無佛無衆生一身入多身多身入一身盡虛空徧法界凡有身者各各身光互相涉入映徹交羅如實珠網豈可以算數譬喻能測度哉而反謗爲閨閣中物欲以唐突佛祖向上巴鼻太早計者何也其向上巴鼻話今時人十箇有五雙皆學說耳故潭吉前詞自已爲義路亦因雲門謂得到法身邊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竟不省他後語放過卽不可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故也妙喜曾曰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不用向上商量此是雲門老漢據實而論我恁麼道有沒量罪過汝若簡點得出許你具擇法眼若簡點不出且向雲門葛藤裏參老僧道者便是大慧見人不會雲門意教人向雲門葛藤裏參耳又恐不會故曰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爲極致而雲門反以爲病不知透過了合作麼生到者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著問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據冷煖自知又非已見乎老僧恁麼道亦有沒量罪過一任漢月潭吉等諸方簡點且閨閣中物藥山因李翺居士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者裏無此閒家具李罔測玄旨故曰太守欲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此藥山點李居士捨不得戒定慧等爲閨閣中物耳據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豈出得老僧情與無情煥然等現乎又芙蓉楷拈提船子夾山因緣云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超終始之患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是幻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曚昧兩岐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

山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曰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據芙蓉四轉語又何嘗出得老僧情與無情煥然等現乎又云若簡點將來夾山祇是學處不明如流俗闍闍中物此芙蓉簡點夾山不能捨法身法眼無相無瑕致使情封識鎖如流俗闍闍中物然尙不簡夾山祇學說得法身無相法眼無瑕而自未嘗實證實契法身法眼故直待船子點破耳芙蓉又賣弄曰老僧若不當陽顯示後學難以知歸勸汝諸人不用求眞唯須息見諸見若息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仁者還會麼良久曰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老僧若見芙蓉恁麼道便與當頭一棒何故免芙蓉別說箇珠中有火茶糊人即如不用求眞唯須息見等語其成人壞人亦不淺所以老僧不甚言之但人問法身也與當頭一棒問法眼也與當頭一棒問法身向上也與當頭一棒學人於此若生異見總不干老僧事一任漢月潭吉道一椒頭硬禪相似野狐涎硬作主宰之儱侗也不干老僧事若到老僧前來恁麼道則與當頭一棒斷治你等諸見盡淨始不敢如此妄作妄說耳又洪覺範曰於今叢林師授弟子例皆禁絕悟解推去玄妙惟要直問直答無則始終言無有則始終言有毫釐差互謂之狂解使船子聞之豈止萬劫繫驢橛而已哉繇此觀之非特不善悟要亦不善疑也善疑者必思三十三祖授法之際悟道之緣其語言具在皆可以理究可以智知獨江西石頭而下諸大宗師以機用應物覩其問答復涬然令人坐睡其道異諸祖耶則嗣其法其不異耶則所言乃爾不同故知臨濟大師曰大凡舉論宗乘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蓋明此也不知者指爲門庭建立權時語言可悲也今漢月等認三玄三要之名爲實法者蓋倚覺範言而忽臨濟語也何也臨濟但曰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而已漢月等竟不顧其語

豚執定有玄有要非倚覺範之言而何耶諸人要會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但看夾山問船子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子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默領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譚而不譚者是也故船子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子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若認覺範的有玄有要爲實法又何止萬劫繫驢橛而已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并敕阿難副貳傳化毋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敕恭順佛故

救曰六祖人黃梅之室亦以袈裟遮圍徵其前悟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徹遂以衣鉢付之

先師謂袈裟縷縷明示法數非苟然也蓋袈裟自一條至二十五條每條各五各各四長一短顛倒參錯開闔變化默印吾人本具之廣大心體圓融行布不滯一偏始盡此心此法之奧非心外別有所謂密付者也如六祖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豈非滯在淨處而於心法有所未圓者乎若此偈便爲究竟則三鼓入室不應復有言下大徹等語既有此語則偈旨之偏雖盧公再出亦當首肯今人悟不及此遂謂先師以宗旨定在衣上不亦欺世之甚乎此正顯潭吉不肯深思脫空妄語不思袈裟緣人所造以所造之衣印本具心體則所造與本具互相敵破法喻不齊也且前既據衣縷爲示法數謂非苟然後又曰宗旨不在衣上豈非前後不炤自相矯亂乎漢月誣謗六祖之偈謂斷見外道潭吉改爲滯在淨處於心法未圓然則世尊之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亦滯在淨處而於心法有所未圓乎又迦葉偈曰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非法既謂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豈非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乎漢月潭吉自未悟本來故一味向本來外說此心此法之奧反斥六祖本來偈為滯在淨處未夢見古人處處眞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耳龐居士所謂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者便是六祖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註脚故老僧不待盧公再出輙斷漢月潭吉未到佛祖與一切人本來無異之地所以妄作五宗原五宗救卽據潭吉謂物之最大者天地是也理之最幽者陰陽是也聖人迎日推策畫八封考河圖測以渾天之儀載以曆象之書然後天地之動靜日月之行度星辰之區分陰陽寒暑之數閏餘盈縮之變鬼神幽冥之情狀灼見而指諸掌繇是而觀聖人之智慮過人遠矣使匹夫匹婦從而論之又烏得不增其昧昧便可見汝未證到本來一切無異之地何以故天地自我出不可謂物之最大陰陽繇我彰不可謂理之最幽不著一畫而八卦自陳未見龍馬而河圖已出不待測以渾天之儀載以曆象之書而天地之動靜日月之行度星辰之區分陰陽寒暑之數閏餘盈縮之變鬼神幽冥之情狀無不各循其候各得其所然則聖人之智慮何嘗有纖毫過人匹夫匹婦何嘗有纖毫昧昧哉此是老樵夫自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的境界世尊據此謂諸佛出世惟為一大事因緣七佛歷祖五宗據此為相續不斷底宗旨今潭吉大視天地幽視陰陽把迎日推策測以渾儀載以曆書與畫八卦考河圖看做聖人奇特的事如此則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又何怪其依漢月妄作妄說誣謗老僧耶

天童和尙闢妄救略說卷之一

天童和尙闢妄救略說卷之二

侍者　眞啓　編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姓婆羅門。父號飲澤。母號香至。過去世爲金師。值毗婆尸佛般涅槃。四衆起塔。有貧女得金珠。懇金師爲補塔中佛像金面缺處。相與發願。世世爲無姻夫妻。繇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及此世與紫金光尼。復爲夫婦。梵語迦葉波。此云飲光。蓋以身光名。然夫婦皆清淨自居。無世間想。旋復出家。修杜多行。會空中有神告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尊者即趨禮。釋尊於竹林精舍。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佛於衆中稱歎第一。後因拈花因緣付法

佛涅槃時。尊者在畢鉢羅窟。以淨天眼。見世尊在熙連河側入般涅槃。即至雙樹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尊者告諸比丘。佛已荼毗。金剛舍利。非吾等事。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告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宜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赴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乃入。尊者告衆言。此阿難比丘。有大智慧。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

結集既畢。尊者自念衰老。宜入定於鷄足山。以待彌勒。乃召阿難言。我今不久世間。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姓刹利帝。父斛飯王。實如來從弟也。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梵云阿難。此云慶喜。以如來成道日生。故名也。者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縷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尊者將入涅槃。於恒河中流。跏趺而坐。阿闍世王。毗舍離王。皆在河側。說偈勸請莫般涅槃。尊者答偈曰。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靜。而無諸有故。復念我若向一國。則諸國或爭。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

山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者足而白言我當於長老而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卽變殑伽河悉爲金地爲其仙衆說諸大法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器而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復付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說偈已復以正法眼囑累商那和修而命末田底迦於罽賓國敷演大法云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摩突羅國人也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乃西域九枝秀草名出則聖人降生尊者生而此草出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後一百年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至此林遂降二火龍歸受

◆示疑侍

三歸施其地以建梵宮

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法者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爲給示因問毱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尊者知是法器後三年遂爲落髮受具而以法眼付囑之付法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也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

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卽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夢金

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曰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初名香衆生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因爲更今名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眞量尊者聞已踴躍述偈曰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回爲眞法味能度諸有緣毱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尊者聞偈設禮奉持

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方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夙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者即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者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答曰我從無量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

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嘗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辨捷無礙受婆須蜜尊者法行化至提伽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嘗言足未嘗履祖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付法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姓毗舍羅行化至中印度有長者香蓋携一子而來瞻禮曰此子處胎六十歲（正宗作十六）嘗有一仙謂此兒骨相非常今遇尊者可捨令出家祖即與落髮羯磨之際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未幾祖遂付法說偈曰眞理本無名應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姓氏未詳處胎六十年將誕之夕母夢白象載一寶座座置一明珠入門乃生

生而神光燭室體有奇香及長雖穀食絕無穢滓本名難生後侍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即度出家復具戒品而付法說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姓瞿曇氏遇脇尊者遂授法祖教被無量得果者且五百矣後至波羅奈國有一長者來趣其會祖謂衆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記畢者馬鳴紹吾法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彼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為毗舍利國王

◆手或作首

以其國有一類裸人如馬裸露王遂運神通分身為蠶以衣之後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故號馬鳴如來懸記滅度後六百年馬鳴當于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正是時遂付法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為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湧出一金色人復化為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手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

毗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爲性海我未嘗知祖卽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繇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有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於此否祖曰諾卽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嘗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卽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受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十四祖龍樹尊者亦名龍勝少則能誦四韋陀長而善知衆藝才辯神明出家入石窟棲止龍樹爲龍衆所歸遇摩羅尊者付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

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卽爲剃髮命諸聖授具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付法於迦那提婆付法偈云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要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寘於座前尊者覩之卽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既得法後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捨次子羅睺羅多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卽與剃髮

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祖乃執長旛入彼衆中彼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辯繇是歸伏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志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溯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心定耶身定耶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

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贊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為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為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於中父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峰下謂衆曰此峰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祖携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云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門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受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依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既授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跡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道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惟尙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偏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偏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嘗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

希名之曰道時偏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卽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偏行曰。吾適對衆挫抑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偏行曰。我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聞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年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長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一卽王之次子摩拏羅。吾雖德薄。亦當其一。初那提國有惡象爲害。拏羅生而象息。至是三十年矣。人尙不知其所以息。王方同祖語。忽使者報有象巨萬餘逼城。王憂之。祖曰。拏羅出。患解矣。王試命拏羅出。拏羅遂出城南向象。撫腹大喝。城爲震動。羣象顚仆。頃皆馳散。至是人始知三十年之安。以拏羅也。王大敬信。命拏羅依祖出家。祖卽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姓刹帝利。父嘗自在王。受盤頭尊者命。祖遂出家傳法。後至月支國。鶴勒那與寶印迎祖至王宮供養。異日鶴勒那問祖曰。我有何緣而感鶴衆。祖曰。汝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旣不然。何聖之有。汝卽令赴會。坐是濫食報爲羽族。師弟夙緣。故今相隨。鶴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吾有無上法寶。是如來藏。世尊昔付大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汝能傳之不絕。彼鶴之衆。亦資以解脫。汝受吾教。聽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支國人。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求子禱於七佛金幢。夢須彌頂有神童。

持金環云我來及誕而天雨花年二十二出家樓一林間九白誦大般若感鶴衆相隨三十得法行化至中印度有師子者歸依焉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即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已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中印度人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沙門波利迦本習小乘禪觀其徒有五曰禪定曰知見曰執相曰捨相曰不語尊者以無礙辯折之令其歸正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年二十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觀

怯疑怯

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䞋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令出家祖會衆聖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祖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詭爲釋子潛入王宮其王彌羅崛遂滅毀釋教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怯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湧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吾父何故自取其禍延衆懺悔時象白山有仙人深明因果言師子與羅崛往世皆爲白衣以爭法勝故陰戕於崛乃今償焉衆遂以祖報體建塔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嘗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付法後。至中印度。國王迦勝設禮供養。有外道無我尊。先亦為王禮重。乃於王前論義。冀勝祖。自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為義。彼曰。無心為義。祖曰。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為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名。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

于時祖忽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至南天。潛隱山谷。王天德迎請供養。王次子不如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為其事。祖曰。不為何事。密多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密多曰。當為佛事。祖曰。王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跡。即度出家。侍祖六年。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乃付法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姓刹帝利。南印度王子。得法後。至東印度。其王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祖至。王問曰。師來何為。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曰。各以其類度之。梵志即化一大山於祖頂上。勢且下壓。祖指之。山遽移彼衆頂上。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梵志怖懼禮懺。祖復按地。地靜。指山山滅。王異日大治齋。集諸外道懇祖預會。祖初不欲行。而知所會地將陷。乃往。王曰。師肯來耶。祖曰。吾非應供。來救死耳。此地已為龍窟。須臾當下陷。王恐。與其衆如高原。反顧其地已淵然成湫矣。王益敬信。祖為演法。且曰。國有聖人。當繼我法。先是東印有婆羅門子。年二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人遂名曰瓔珞童子。丐行閭里。有問。汝行何急。即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即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一日王與祖同車而出。瓔珞稽首于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珞曰。我念

往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葢契昔因祖顧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九年却返此方即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得法後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月淨功德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菩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器以時尙未至且默而混之

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菩提多羅獨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遂依祖求出家既授具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

救曰西天諸祖生而神悟皆法身大士應世繼統當時被其化者動至千萬而於授受之際卒皆一人據潭吉讚歎諸祖爲法身大士雖是好事實啓一切人生下劣想不信平等眞法界無佛無衆生之勅故世尊自悟云奇哉普觀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何曾像潭吉謂正法眼藏不易透佛祖寶印不易合以一人簡一切人來即如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豈非直指本來人人獨尊之我

乎。迫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非即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本法乎。救中道。六祖入黃梅之室。亦以袈裟遮圍。故漢月謂。袈裟縷縷明示法數。非苟然者。且問汝等。阿難爲甚麼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而迦葉呼阿難。難應諾。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是何意旨。然則以袈裟爲傳法者。其逐塊明矣。迦葉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豈非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故唯據本人爲本法乎。阿難偈則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又非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人人自悟。除自悟外。更無一法與人乎。三祖商那和修付法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既謂是法非心法。何曾像漢月別說箇心法廣大乎。四祖優波毱多爲五祖提多迦解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無盡也。此非明說身外無法者乎。五祖聞已述偈云。

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又豈於身外別生智慧乎。據卽身爲屋。則曰從屋出。炤耀天地。非卽世尊之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者乎。然則付法偈之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其意旨豈有異乎。又如五祖付彌遮迦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據悟了同未悟。非指本來人而何。故曰無心亦無法。又豈於本來人外。別有心法廣大乎。六祖付婆須蜜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據若了心非心。非本來人而何。故曰始解心心法。又非塵塵盡是本來人爲本心法乎。七祖付法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豈非身含十方無盡。虛空不容是法非法於其間乎。八祖佛陀難提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又非所謂佛眞法身。猶如虛空者乎。九祖伏馱蜜多付脇尊者曰。眞理本無名。應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豈非維摩居士所謂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者乎。

十祖付法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
眞法無行亦無止又非所謂如來若來若去若坐
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者乎十一祖富那夜奢
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
亦非二豈非迷悟惟一人者乎十二祖馬鳴付迦
毗摩羅偈曰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
法非取亦非舍又非悟了還同未悟時者乎十三
祖付龍樹曰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
法非愚亦非智旣指迷時爲隱悟時爲顯隱顯秖
一人何智愚之有乎十四祖偈曰爲明隱顯法方
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旣迷悟無非
本法當處解脫何假於證而妄分瞋喜乎今漢月
引他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以證一○爲千佛萬佛
之祖因甚他自說付法偈只如上所云而不及滿
月輪相乎救中道聰明睿知不礙爲聖賢未聞有
田舍翁致君堯舜者老僧卽據舜耕歷山獨非田
舍翁乎且諸佛世尊唯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
世正如龍樹謂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一切衆
生自迷自隱自不解脫因諸佛開示始自悟自顯
而諸佛初未嘗有別法加於衆生分上卽迦毗摩
羅所謂非愚亦非智者此也何待以聰明二字賊
誣世尊而稱爲一切智人乎又云西天諸祖說法
如雲涌河決至於馬鳴迦毗摩羅龍樹等各著論
百餘卷詎可以聰明故亦呼爲旁出此正潭吉有
聰明之資無證悟之實自欺自供者矣且漢月所
說法以一○爲千佛萬佛之祖而潭吉推爲不可
測等諸馬鳴龍樹與乞兒自稱帝王何以異乎秖
如馬鳴龍樹等各著論百餘卷何嘗以一○爲千
佛萬佛之祖暨四法交加雙頭獨結種種奇名異
相乎今以聰明二字賊誣馬鳴龍樹早已失却一
隻眼然則汝輩之聰明非永嘉所云外道聰明無
智慧者乎又謂老僧以頂目爲類已亦是賊誣老
僧何以故老僧見盡大地人曷嘗有一人不類已
乎頂目爲慈雲學揚正法一篇老僧道太生穿鑿
云云蓋誡之勉之俾無蹈漢月覆轍正汝謂幸在
先師鑪錘之下以至於今日故老僧前是後非非

0250

33

頭目者。非漢月也。法眼若不定。則隨漢月顚倒矣。安能是其是而非其非乎。又如十五祖迦那提婆付法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豈非據本人爲本法。初無終始。何有于證。是卽名爲傳法人乎。十六祖羅睺羅多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非卽龐公所謂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而唯吾自偶諸者乎。救中道。在井出井之金鎞義。木義之辨。諸祖勘驗。率多如此。後世不辨其語。每以本來面目。主人公等相似見解。塗汚祖師。老僧問潭吉祖師。盤汝等本來面目。與甚麼物相似。更有甚麼物可以塗汚得乎。卽如馬鳴問十一祖曰。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唯直指馬鳴。故馬鳴豁然省悟。老僧尋嘗道。有以言句疏通直指者。正此類也。而潭吉反謂所悟者何事。可以主人公見解求之。至引古德云。知是般事。撥向一邊。更問潭吉本來面目主人公。撥撥向那一邊。又指甚麼爲自已而著此一物。脅汝等有多少本來面目。多少主人公。多

少自已乎。曰撥曰著。既有取舍存於胸次。豈可爲未來面目乎。舍了本來面目。又指甚麼爲身口意清淨乎。老僧唯據本來面目爲主人公。則盡大地無第二人。豈待登山到頂。入海到底。知宇宙之寬廣。滄海之淺深。而後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乎。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自作活計。爲汝等徹困。更有甚手可撒。家可到。人不可識之閒言語乎。又十七祖僧伽難提偈。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花果亦復爾。既曰心地本無生。非卽據本爲無生乎。而潭吉謂童子持鑑出遊。以表諸佛圓智。從來象示。爲不可誣。卽如童子道。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則人人皆得相見。何待持圓鑑。然後相見乎。古人恐後之逐塊者。向持鑑處著倒。故謂打破鏡來與汝相見耳。老僧昔年曾舉古人朗月當空話問漢月云。祇如月落後如何相見。漢月便出法堂。老僧卽下座。所以付他源流拂子。正喜其獨脫無依。復因舉乾峰舉一不得舉二話。卿拿拄杖而去。不能

到底獨脫故謂祇可作箇旁出汝等不信試看十七祖付法偈那一句一字合圓鑑圓智來正如龍樹付法未嘗以滿月輪爲無相三昧而漢月妄立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誰信其不悖乎且明明道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安得謂玄黃未兆之際不可以見見乎永嘉曰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汝何不看楞嚴云身含十方無盡虛空又豈于身外別有大千沙界乎且既稱一切聖賢豈非與聖凡罔立自語相違者乎更引般若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老僧請問潭吉佛在前經在前若經在前則許汝說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且經中復云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既即非佛法豈非二十七祖謂貧道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嘗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者乎十八祖伽耶舍多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此非據無生法忍爲付法者乎十九祖鳩摩羅多付闍夜多偈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

無得何懷決不決又非據無生爲性故曰性上本無生乎老僧以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人人爲無生法忍請問潭吉等指甚麼爲無生忍乎二十祖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此非老僧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同於法界性者乎二十一祖婆修盤頭付法偈泡幻同無礙正同上之言下合無生只因人不自悟故曰如何不了悟耳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豈非十世古今不離當下者乎潭吉稱尊者返邪歸正眞沒量大人今有自謂沒量大人不能受一善言者此正汝等不打自招何則漢月以一〇爲無文密印之過量外道曾不聽老僧直心直行本色本分激勵之言反誣老僧爲一橛頭硬禪潭吉效之亦謂主人公相似見解然則汝等何嘗似婆修羅多返邪歸正乎二十二祖摩拏羅付鶴勒那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又非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乎二十三祖付法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

知正如慧思禪師謂尋常見說不思議一句標名言下當豈非言下合無生乎二十四祖師子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於今請問潭吉卽今是甚麼而救中道尊者與此土二祖皆示定業不可苟免先覓法嗣囑以從上相承之慧命然後怡然順受今世承其派者不思厥祖爲法求人之艱難冒汚觸邪出佛身血老僧且問潭吉祇如漢月謗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一切人身卽佛身爲一概頭硬禪汝謗老僧據本來面目主人公爲相似見解塗汚祖師非漢月與汝皆出佛身血乎老僧不幸當吾世而身見之悲不可忍故一闢再闢闢之不已者非爲從上相承之慧命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付法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此非無是非乎二十六祖不如蜜多付般若多羅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盍言迷之爲衆生悟之爲智身非古云般若大智如大火聚擬之則燎却面門者乎二十七祖付達磨大師偈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非老僧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所謂十方世界現全身者乎從上諸祖付法皆據身心一如生佛不異的爲無生法忍曾見那一箇以一○爲千佛萬佛之祖來曾見那一箇鑽出四法交加雙頭獨結種種奇名異相來潭吉惟不據偈旨爲證一味杜撰故救中道二十八代祖師其間與外道辨論者十有一人皆欲拯彼邪謬歸乎至當之地非有勝心今天童三峰所見不同卒至於辨願好心護法者開頂門眼徹見二老一唱一和之意神而明之老僧閱至此嘆曰誠哉是言也只是不思老僧唯據頂門正眼徹見盡大地人凡具頂門者皆以一棒不作一棒用開他正眼而漢月反謗爲一概頭自立一○爲千佛萬佛之祖如此外道妄計欲與老僧唱和正古所謂岸上行人舟中漁父唱和不齊耳頂門具眼者自應辨魔揀異安得探而和之顧猥云神而明之乎且老僧一棒不

作一棒用。卽答磬山書亦云各與一頓。無非佛法相見。何嘗有人見我見來。今日事不獲已。一闢再闢。直窮漢月到底。總之爲佛法故。顧可以勝心客氣人我之見。目之乎。潭吉附會攻駁。惡其不正其自招。老僧亟爲拯救而無從也。有悲不可忍者矣。

天童和尚闢妄救略說卷之二

天童和尚闢妄救略說卷之三

侍者 眞啓 編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剎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於般若多羅尊者得法。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今名。祖恭稟教義。服勤四十年。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旣遇般若波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爲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卽非實相。彼曰。定旣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

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如是次第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於是六衆咸誓歸依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

祖念東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運光於彼遂囑弟子不若蜜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乃辭祖塔別學侶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禮迎供表聞武帝帝遣使齎詔迎請以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悟

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洛陽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有僧神光久居伊洛博覽羣籍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遂詣祖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值大雪光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祖顧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尙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

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言所得乎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

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幷授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卻後難生但出此衣幷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為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

潭吉據雪竇頌初祖見武帝公案作救云廓然不識塗毒鼓聲也雪竇以本語作頌可謂白圭無玷矣後人向左右顧視處妄下註脚而自謂不存知解不亦難乎老僧道雪竇以本語作起句專為要出他千古萬古空相憶句此即雪竇點後人不可憶達磨為祖師故曰休相憶清風帀地有何極正指普天帀地之人無不是祖師故左右顧視曰者裏還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雪竇如是指呼而汝等猶自不惺反謂老僧下註脚存知解試問潭吉顧視左右云者裏還有祖師麼非要人自知自悟自承當自祖師而何又說甚麼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且大慧云菩薩人見性以眼見又云直須眼見始得而潭吉反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猶芋而以綱宗偈頌為紙包火煨之法令諸窮子展轉求食如法噉之不復饑餓必以綱宗偈頌為宗旨而不以綱宗偈頌發人自悟為宗旨反以自悟本來開頂門正眼者為抹殺宗旨汝何不思古人云驅耕夫牛奪饑人食則死盡學者展轉求食之倫心自休自在始稱直指人人見自性也

豈若潭吉以五家綱宗偈頌紙包火煨展轉求食為宗旨哉且大慧參禪十八年於古人綱宗偈頌一一透過授受之際皆燒臂香以表信後見湛堂為伊點破始覺從前所學得底到者裏總用不著乃自謂曰若禪有傳有受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據是則學綱宗偈頌又當得甚麼椀昔仰山謂香嚴祖師禪未夢見在嚴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據瞬目視伊非雪竇顧視左右之意乎仰山曰且喜嚴師弟會得祖師禪也又豈別有所謂祖師禪者而潭吉反謂老僧單以揚眉瞬目見解執悟中迷發為狂打潑罵之瘴然則臨濟問黃檗佛法大意三遭痛棒未聞臨濟以黃檗為狂打而云我二十年在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蒙他賜杖如蒿枝拂著相似何哉救中又謂雪峰三登九上所至皆有得末上於阻雪因緣始得大悟故與巖頭書曰一自鰲山成道後直至於今飽不饑今之禪者以有所得心執有所得法取舍宛然而自謂滿足瘴氣所持非真

◆不嚴肯或剩字

飽者老僧道此語誠足以證漢月之非何則蓋雪峰因述從前于鹽官德山諸老處所得故巖頭喝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而汝等反據古人綱宗偈頌為紙包火煨之法令學者展轉求食如法噉之非從門入者乎豈非反巖頭之意乎雪峰又問他後如何即是巖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雪峰大悟作禮曰今日始是鰲山成道故住後垂語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不入時有僧出云和尚怪某甲不得又僧云用入作麼峰便打汝等敢道雪峰為狂打者乎又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屙又云盡大地是沙門全身汝等總敢道為相似野狐涎者乎然則漢月於自已外別有四法交加雙頭獨結一〇為千佛萬佛之祖及執三玄三要等名相為宗旨正是以有所得心執有所得法而妄謂不饑去雪峰之飽遠矣救中又曰作禮三拜依位而立當時同在四人之列記錄者謂初祖特顧慧可而付法眼以表得髓之

意非於顧字有旨趣也闢書從默顧二字作如許解註反笑三峰為知解云云仍與上章謗老僧下註脚存知解同意且問潭吉若於顧字無旨趣則同列四人何不咸付法眼乎請看祖師付法曰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今漢月不據人人本得之旨示一切人而妄揑一〇為千佛萬佛之祖鑿鑽出四法交加雙頭獨結種種奇名異相故老僧不辭作箇知解宗徒以正漢月之邪知邪解耳豈不自知為知解哉以戈止戈以楔出楔老僧為汝恁麼老婆心切汝等諸人還知麼

▲二祖慧可大師武牢人姬氏子父寂以無子禱祈既久一夕有異光照室母遂懷娠故生而名之曰光少則超然博極載籍尤善談老莊後覽佛乘遂盡棄去依寶靜禪師出家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三返香山終日燕坐又八年於寂默中忽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汝其南矣翌日覺頭痛如刺欲治之忽聞空中曰此換骨也往見靜述其事靜視之見頂骨嶢然如五峰秀出以有神異更名神光靜語祖曰汝相吉祥而神令汝南彼少林有達磨大士必汝師矣祖遂造少室逮得法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遂囑累付以衣法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般若多羅懸記所謂心中雖吉外頭凶者是也吾亦有宿累今往酬之汝諦思聖記勿罹世難善去善行俟時傳付

祖乃往鄴都化導四衆皈依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厮役或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何關

汝事

▲三祖僧璨大士不知何許人以白衣謁二祖得度傳法後隱於舒之皖公山往來太湖縣司空山當後周毁法祖深自韜晦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尙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

三祖章救曰祖有信心銘近千言其略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要知臨濟德山千奇百恠處不過驅學者喪盡心智與此數語符合耳義學之徒解曰至道本無難易但不揀擇卽是譬夫畫龍頭角牙眼一一相似惟不能行雨所以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非宗旨何以辯之據潭吉恁麽判顚倒之甚獲罪先聖不淺老僧只據臨濟自云排斥三藏教罵辱諸小兒向逆順中覓人豈非本來人現前則不見有順逆唯見一切皆人故曰向逆順中覓人乎而潭吉反謂要知臨濟千奇百恠處不過驅學者喪盡心智非顚倒而何又豈知據人人面目現前則無有心智用事無有心智用事則爲至道何以故至道初未嘗有心智唯一人耳有難易則有二有二便有揀擇有揀擇便有憎愛有揀擇憎愛便有毫釐之差天地之隔蓋面目不現前一切順逆境界打作兩橛千奇百恠繇此而生去至道遠矣老僧則謂至道者卽至人之異稱非於人外別有至道也故趙州擧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云老僧不在明白裏非據趙州自爲至道乎然所謂至人者亦非於人外別有至處所以德山云若論此事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更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豈於人外別有至人至道乎臨濟唯向逆順中覓人所以道我於十二年中求箇業性如芥子許不可得又豈於人外別有千奇百恠乎漢月唯爲千

奇百怪故認臨濟爲眞師請問潭吉祇如學者學者千奇百怪豈止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而已乎且本來人之面目描也描不成畵也畵不就顧謂譬夫畵龍頭角牙眼一一相似惟不能行雨乎若果是眞龍頭角牙眼一一相似即不行雨時龍有甚麼差處而懸隔乃爾乎老僧只據本人爲宗旨故行雨也龍現前不行雨也龍現前順也人現前逆也人現前初無第二人欲求毫釐之差天地之隔了不可得也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旣嗣祖風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六十年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姓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倘若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卽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

咸亨中有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惟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令隨衆作務盧曰弟子自性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曰者獦獠根性太利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告衆曰正法

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尙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尙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三擊其碓盧即以三鼓入室室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跪受訖問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

▲六祖慧能大師姓盧氏父行瑫母李氏感異夢覺而異香滿室因有娠六年乃生毫光騰空黎明有僧來語祖之父曰此子可名慧能父曰何謂也僧曰惠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語畢不知所之祖不飮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母嫠居家貧甚幼則樵採鬻薪以養母一日負薪過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曰此金剛經黃梅東山五祖忍和尙恒教人誦此經祖聞語勃然思出家求法乃乞於一客爲其母備歲儲遂辭母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

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卽志略之姑也甞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尙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請居寶林寺寺廢已久四衆營緝朝夕奔湊俄成寶坊祖曰我求大法止此何爲遂棄之抵黃梅參禮五祖語在五祖章當呈偈後三鼓入五祖室五祖復徵其初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語祖言下大徹遂啓五祖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淸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不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謂祖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遂傳衣法

五祖送祖至九江驛邊令祖上船祖隨卽把櫓五祖曰合是吾度汝祖曰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能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五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繇汝大行

祖禮辭南行者兩月至大庾嶺僧惠明本將軍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明先趁及祖擲衣鉢於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明擧衣鉢不能動乃曰我爲法來不爲衣來祖曰汝旣爲法來可屛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麽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旨否祖曰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飮水冷煖自知

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忽念說法時至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値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不已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衆竦然

正月十五日印宗會諸名德爲祖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受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

宿契

南嶽懷讓禪師禮祖祖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甚麽物恁麽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躬不須速說

青原行思禪師參祖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麽來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哭之令首衆

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閱維摩經發明心地後遇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繞祖三帀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覺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僧智通看楞伽經約千餘徧不會三身四智禮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淸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淸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僧問黃梅意旨甚麽人得祖曰會佛法人得曰和尙還得否祖曰我不會佛法

七月八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

亦當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晩可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救曰五祖觀六祖偈畢乃云亦未見性在及其三鼓入室徵至應無所住言下大徹則亦未見性之語皎然明白後世裝點云故意不許以息其爭而謂袈裟遮圍不欲人見非以世俗流布誣謗祖師耶夫既曰入室閉門足矣何至遮遮掩掩欲隱彌露乎此無他只欲於本來無一物上作解會而袈裟遮圍處註脚不行强作此語耳可發千古一笑老僧據大藏中壇經所載謂五祖一日忽見六祖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言汝知之否六祖曰弟子亦知此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後五祖見法衆總驚無不嗟訝遂將鞵擦了偈曰亦未見性在衆人疑息次日潛至碓坊三鼓入室徵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徹謂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老僧據徵字義當見三鼓入室不過徵六祖前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言下大徹非別有所謂而云言下大徹也故見五祖時謂弟子念念不離自性與此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乃至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等句言雖廣略不同而前後理無二致不然則徵之一字了沒意味矣安可以亦未見性之語爲實哉其袈裟遮圍之事本無所載又何足掛齒哉然則既皆不離自性爲本則本來無一物之意全是自性豈離自性外別有一物足可證漢月誣六祖爲斷見外道致潭吉謗六祖著於淨邊者豈止發千古一笑正恐招謗法之過盡未來劫不止於千古矣救中又道如秀公之博聞廣記履踐明潔人天大衆素所歸仰者自抑爲旁出而獦獠之一丁不識者爲正傳使天下後世知此道至公非碩學厚德聞見智識之可造後之眞不識丁者遂借口於盧公聞誦而能講如盧公乎聞音而發悟如盧公乎說法如雲雨如盧公乎偈頌之圓妙昭徹如盧公乎據此不過發明老僧眞不識丁出脫漢月爲眞人不可抑

爲知解旁出耳則不得不再據老僧昔日舉拄杖云學一不得學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擲杖云老僧落二了也且一又如何舉時漢月向前拿拄杖去以較古乾峰曰學一不得學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者相去遠矣雲門據人爲第二而漢月反以拄杖爲第一豈老僧不察其心抑之爲學解爲旁出漢月自未嘗據人爲正喚作眞人得麼至於老僧誠然不識丁字卽世尊初生時便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周行七步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豈論識丁不識丁耶又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唯據世尊爲度人豈於世尊外別有法度人耶故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不曾說一字潭吉未曾到者地位反謂得意者以無意爲意而療執意之病祇以意根圖度在意裏打𣞁復謂忘言者以無言爲言及擧世尊忘言而有四十九年之教海又祇在言裏打𣞁何不思古人道在口談論是箇甚麼一切談論與不談論時豈離唯我獨尊耶據經無所住而生其心非唯我獨尊而何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又非唯我獨尊而何汝不思古人道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亦爲發明唯我獨尊耳誰與汝論想明斯聰情澂斯鈍來汝又道馬鳴龍樹皆造論卽如龍樹中論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非據唯我獨尊爲無生法忍耶馬鳴起信論曰始覺合本之謂佛非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於言下頓惺自己面目而初祖謂二祖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者耶據老僧舉目了然無一非眞人但不醒唯我獨尊常樂我淨之無上正等正覺所以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一切人一念回機自醒本得唯我獨尊也臨濟曰大德莫錯我且不取你解經論我亦不取你國王大臣我亦不取你辨似懸河我亦不取你聰明智慧唯要你眞正見解道流設解得百本經論不如一

箇無事底阿師你解得卽輕蔑人勝負修羅人我
無明長地獄業據是則潭吉讚神秀聰明以類漢
月與已輕蔑一切人反臨濟所言而妄竊爲眞師
何耶潭吉又讚六祖偈頌圓妙昭徹據答智通三
身四智偈救云此等偈頌眞不識丁者還借口得
麼老僧誠借口不得汝等若到老僧前恁麼道唯
劈脊與汝一棒汝等若會得老僧用處便會得六
祖道若於轉處不留情繫與永處那伽定耳潭吉
又謂六祖南嶽問答數言料揀賓主回互之旨皆
備但後人易以解路穿鑿若臨濟德山則此徒何
以置喙老僧道料揀賓主之旨則不問且問潭吉
那一句是回互處老僧三十年時曾頌曰恁麼來
分甚麼物不似一物還自屈堂堂直下用無私後
代兒孫施棒喝據是則潭吉若到老僧處恁麼判
斷喫棒未有了日在救中又道五家宗旨備在四
七二三諸祖臨機與奪中老僧祇據六祖云吾此
形骸歸必有所以正潭吉背山背水臨機與奪等
語豈非無夢說夢老僧若作六祖謂吾此形骸歸
必有所待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便與驀面一
唾不唯當時大衆知恩有地亦免潭吉作奇名異
相語何以故不見古人道將佛祖見解貼在額頭
上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潭吉等得無類是
乎至於聞音發悟與入室始徹自語相違不足供
千古明眼人一笑

天童和尚闢妄救略說卷之三

天童和尚闢妄救略說卷之四

侍者 眞啓 編

六祖下

▲南嶽懷讓禪師六祖嗣金州杜氏子唐儀鳳二年
四月八日降生有白氣上屬天太史奏之高宗宗問
是何祥乎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宗傳勅金州太
守韓偕親往存慰年十歲惟樂佛書有玄靜三藏告
師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
三年年十五依荊州玉泉寺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

年受戒習毗尼藏一日歎曰夫出家者當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遇同學坦然相與謁嵩山安公安令詣曹溪其見六祖悟緣具六祖章中師既得法侍祖復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

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九秋日益玄奧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

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塔於衡嶽諡大慧

敕曰達磨東來六世而有曹溪自曹溪而後分爲兩支其一曰青原思思出石頭爲曹洞宗之祖其一曰南嶽讓讓出馬祖爲臨濟潙仰雲門法眼四宗之祖禮曰別子爲祖繼別子爲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今達磨之道以南嶽爲別子臨濟又南嶽後之別子也五宗既定當各宗其始別之祖故源流始於臨濟於義爲安不知廣通何所據依而曰挽祖回風直接大鑒若謂泝流窮源則西天始於迦葉東土始於達磨通乃上棄迦葉達磨之元祖下忘臨濟始別之本宗而中繼六祖將何爲者耶況其言曰馬祖以下縱横肆出厥奇名異相

羅籠天下學者則抹殺宗旨之罪明甚三峰力辨之觸其忌諱遂致相責連篇累牘鬬至今日而不已蓋不察三峰之用心也老僧據笑巖師翁見五宗末季各執彼我是非以致天下後世靡所適從宗門正旨將墜於地故曰挽眞祖廻邪風俾後世五宗復共宗無異之旨此廣通序所繇作譬如一家兩子五孫支庶繁衍分門別戶致啓訟端有善爲解紛者曰汝等五家雖支分派別其初原只一人則當下爭息矣嗣臨濟而弗專臨濟之稱笑巖師翁良有深意廣通特爲闡揚亦有何過漢月等乃深惡而痛疾之誣爲抹殺宗旨又誣爲直接六祖似謂六祖以下皆不可師據序云曹溪正脉某十某代則臨濟爲某十某代之祖不言可知何嘗直接六祖自稱第一世而謂六祖下皆不可師乎潭吉又誣廣通上棄迦葉達磨之元祖殊不知曹溪以上西天東土雖有旁出其正脉故單傳也既是曹溪兒孫便是達磨兒孫既是達磨兒孫便是迦葉兒孫何嘗棄元祖乎且序中明說曹溪以下

厥旁岐縱橫肆出厥奇名異相涯岸各封今救中所述但云馬祖以下縱橫肆出厥奇名異相而删去厥旁岐三字蓋有此三字則奇名異相自屬旁岐無此三字則奇名異相便屬馬祖諸老請問潭吉是何心行乎至於宗旨之說老僧惟據自悟爲正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可見自若不悟與五家宗旨總沒交涉所以妙喜道者些子藥頭不問他雲門下臨濟下曹洞下潙仰下法眼下大法若不明各宗其宗各師其師各父其父各子其子只管理會宗旨熱大不緊請問潭吉雖道妙喜老人亦可斥爲抹殺宗旨乎漢月不識五宗正旨妄揑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則千佛萬佛正法眼藏已被漢月抹殺更謂五宗各出〇之一面任汝作五宗原五宗救建立五宗實乃抹殺五宗任汝執三玄三要四賓主四料揀舉揚臨濟實乃抹殺臨濟潭吉道老僧不察其用心漢月心行老僧亦既知之矣雙頭獨結四法交加勒成無文密印豈非奇名異相廣通序中有厥奇名異相羅籠天

下學者之句觸其忌諱者一得心於高峰印法於覺範臨濟則爲眞師豈非望空授受廣通序中有末世相承漸僞輙成駕虛望空授受之句觸其忌諱者二深惡而痛疾之也固宜嗟乎彼我是非於今尤甚總之是曹溪兒孫靑原南嶽何疎何親尙有謂老僧私意要抹殺曹洞一宗偏學臨濟於是牽撦雲門法眼爲南嶽宗者乃悟嗣臨濟而弗專臨濟之稱笑巖師翁眞所謂前知眞所謂先覺也爲之兒孫者乃操戈入室抹殺其一片苦心亦獨何哉

馬祖

救曰大師應般若多羅之讖爲震旦第一法王觀其施設如石季倫讌客踰厠厠卑穢之地羅列雜寶客隨手而得之往往揖婢爲夫人錯愕遷避自謂入崇之室及其登廣筵罰巨觥炤以明月之珠使絲珠歌於前十丈珊瑚一擊粉碎又不覺爽然自失此大智之得於扭鼻而失於最後之一喝臨濟所謂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夫虎豹之威信乎其猛矣或不免於戈戟吞舟之魚信乎其大矣或難逃於巨浸騏驥之駒瞬目而馳千里人得而縻之以其跡在耳惟龍則不然大而溟渤小而杯盎間莫不卷舒自得排山嶽與雲雨過而不留變化而莫窮得此道者謂之龍奮迅三昧馬大師其是手變三十四祖之法式融其弊掃其轍若疾雷之破山使心性解路之偷心聞之立死如金翅鳥王直取龍吞然後翱翔九天不住虛空不離于空不爲空性之所留滯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不特龍變而已後來臨濟雲門潙仰法眼各建寶幢不過一爲拈出豈於三日耳聾外別有宗旨哉然則今之不透重關認悟中迷爲實法者與客之登厠得寶時節等耳老僧看潭吉此篇纍纍數百言雖讚馬大師施設多方不過要據大師變三十四祖之法式融其弊掃其轍一句證漢月變傳法偈爲四法交加雙頭獨結自立一○爲千佛萬佛之祖幷五家各出○之一面抹殺諸祖法式爲融其弊掃其轍者是潭吉救漢月之偷心也然則任汝等弄盡

伎倆總與老僧無法可得無法與人的一棒不作
一棒用直指人人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者毫沒交
涉何以故若更有實可得幢可建重關可透悟可
認迷可亡宗旨可說之實法豈可謂一槪頭硬禪
哉所以道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

▲江西道一禪師南嶽嗣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故
俗稱馬祖或云馬大師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
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於本邑羅漢寺出家受具於
渝州圓律師開元中習定於衡嶽遇讓和尚發明大
事同參六人惟師密授心印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我今日
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西堂堂云何不
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堂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
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又問百丈丈云我到者裏却不
會僧却回舉似師師曰藏頭白海頭黑

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
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玆地
矣及歸遂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

面佛月面佛

潭吉據碧巖集提唱雪竇頌日面佛月面佛因
緣救曰佛果提唱如此眞切後世猶不能薦凡古
人言句多以意求求之不得即抹殺之雖有百佛
果繼出無能爲也當時妙喜欲劈此板何邪嫌其
指示太詳耳夫病衆而後藥多如國之有兵不得
已而用之亦三峰之心也老僧但據雪竇謂五帝
三皇是何物幷佛果謂此箇公案若知落處獨步
丹霄者些子藥頭元無多子所以老僧一棒不作
一棒用直指人人獨步丹霄而漢月物自不能薦
絡索不休妄謂病衆而後藥多奚啻說夢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馬祖嗣福州長樂王氏子
兒時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曰此爲誰母曰佛
也師曰形容與人無異我後亦當作佛丱歲離塵三
學該鍊參馬大師爲侍者檀越每送齋飯來師纔揭
開盤蓋馬大師便拈起一片胡餅示衆云是甚麼每
每如此經三年一日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
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

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耶。師曰無。曰被人罵耶。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為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為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馬祖陞堂。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

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未幾住大雄山。以所處岩巒峻極。故號百丈。四方學者麕至。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

救曰。關書衒口。罵人穿鑿知解。及自出議論解震威一喝為動容牽枝引蔓。將滿肚知解一口歕盡。人苦不自知也。古德曰。佛法不在言句上。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觀雪竇頁淨死心諸大老之拈頌。皆光鋩八面。如神劍在握。無敢觸其鋒者。抑之為言句。古人肯俛首乎。先師生平說法。與諸老相伯仲。無怪其不相入也。老僧道。諸大老即且置。試問潭吉謂朝發黃牛云云。還免得動容麼。漢月謂師子憐兒按繡毬。還免得動容麼。只因汝等不薦動容。故以棒喝為棒喝。言句為言句耳。若於動容薦得。則不以言句為言句。方知佛法不在言句上。始識得古人意旨。始識得古人今人

及一切人同鼻孔出氣同口說話同眼見同耳聞同手執捉同足運奔方始人我忘勝負絕到者田地相入不相入都是閑言語知解非知解亦都是閑言語

住後馬師送三甕醬至師集衆上堂開了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破衆無語師打破歸方丈

潭吉舉三峰藏頌云擊碓傳來三甕醬致令黃檗棒滹沱興化囫圇香挿後至今雷送禹門波救曰馬祖以三甕醬寄百丈可疑也百丈上堂一時打碎又可疑也不疑馬祖百丈而疑先師以三數表法可謂不善疑矣此等處老僧屢屢辨之且問漢月百丈打破醬甕未審幾棒打破必須三棒始證漢月三數若一若二若四不可謂擊碓傳來之數矣據興化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漢月亦搀為三數有興化囫圇香挿之句意為擊碓傳來三甕醬致令黃檗棒滹沱者是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的道理蓋三頓棒自三甕醬傳來三甕醬自三擊碓傳來興化言下薦得一挿香而濟北家風囫圇拈出所以漢月又頌云棒從脫下回三頓開闔雙眸出頂心噫如此見解豈不令人笑殺既棒從脫下回三頓非漢月自招誣謗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人人赤肉團為一橛頭硬禪相似野狐涎者哉

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惟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此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

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

師凡作務執勞。必先于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于人。旣徧求作具不獲。則亦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諸方。

救曰。先聖教人悟後。還來舊處行。又曰。但一切仍舊。今之錯認此言者不少。夫君臣父子。僧俗長幼。乃至百工貴賤。各有常儀。卽悟後亦當安分。設見已同聖人。而輕放肆志。惡得謂之仍舊歟。今學者纔涉參尋。便將禪師二字。貼在面上。東奔西走。爲求出世。可謂不仍舊之甚。況乃猖狂妄作。不避譏嫌。使高視之士。疑慢宗乘。中下之流。展轉造業。觀百丈大師所說所行而不悛革。眞土木無心矣。余於此蓋三致意焉。老僧道救中此篇。誠救今時無眞志無眞悟之眞藥也。何以故。因有眞志。則自到眞悟。到眞悟。則眞志自立。所以世尊傳法偈曰。法本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正指依前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耳。蓋舊時人。卽本來人。本來人。卽世尊所謂本法。於本法外。別無一法可說。故曰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也。若於本法外。別有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更鑽出種種奇名異相。烏得爲仍舊哉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百丈嗣。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度。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卽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遮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至洛京行乞。吟添鉢聲。有一嫗出棘扉間曰。太無厭生。師曰。汝猶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嫗笑而掩扉。師異之。進而與語。多所發藥。師須臾辭出。嫗告之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至南昌。馬大師已示寂。遂往石門謁塔。時百丈禪師。廬於塔傍。乃往參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

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辜負吾丈一日舉再參馬祖被喝話師遂領旨

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趂之大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癢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

救中道三問三打古今唯黃檗一人又止接臨濟一用若再用則效顰者蠭然起矣況千問千棒萬問萬打可至今日而無弊乎昔大慧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圓悟不覺吐舌乃曰休管他我以契證爲期若不契證斷不放過噫證之一字惟宗旨可以辨驗否則金鍮混雜孰敢誰何老僧據臨濟三問三打則當千問千棒萬問萬打何弊之有又臨濟既如此則當打至盡未來際豈但今日何以故正以人人契證爲期耳然則證之一字惟宗旨可以辨驗老僧道宗旨二字早已金鍮混雜了也孰爲證哉潭吉又舉不道無禪祇是無師話救曰大慧時禪宗盛甚諸方且有如此商量況淡薄至今日乎余救五宗禍患死生不暇措意但恐百千世不復有楊子雲爲可歎耳據潭吉弄業識救五宗老僧那管你商量不商量打得你無了日在何以故不見黃檗道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箇漢

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癢可以布袋盛米
供養他老僧道黃檗老漢亦是金鍮混雜喫棒未
有了日在不見百丈道鼻頭今日又不痛也亦正
好直打出一任天下後世明眼者證看

天童和尚闢妄救略說卷之四

天童和尚闢妄救略說卷之五

侍者 眞啓 編

▲鎭州臨濟義玄禪師黃檗嗣曹州南華邢氏子幼
有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
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
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箇
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
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
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
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
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
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
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
來辭方便接伊巳後爲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去在
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只往高安灘頭參大
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
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
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
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者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
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者尿床
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
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
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
檗見便問者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只爲老婆
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
慈旨令參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
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
卽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者風顛漢來者裏捋虎鬚
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者風顛漢參堂去

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

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符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符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符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符于言下領旨

救曰臨濟用處如巨靈擘華嶽女媧鍊石補天無堅不破無迹不絕而後世驚駭以為荒僻恠誕不稽之語即信然者又謂神妙莫可測識非已智所窺安知不欺之力本自具足但學者望崖不前耳老僧據普化道臨濟小廝兒雪峰道臨濟大似白拈賊你看古人句中有眼誰似潭吉以擘華補天譬十日並炤等奇特語贓誣臨濟又道出格高流向佛法無多子處萬戶俱洞是日暮遇之也不思臨濟自云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全體作用不歷根器則誰與你理論千門萬戶來待日暮遇之早已箭過新羅矣所以溈山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非據臨濟騎虎把虎而何漢月頌角尖迸出玄中要萬古眞師貴所承豈可離臨濟外別有玄要超過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之全體作用哉漢月既不曉臨濟道山僧此間全體作用而妄竊為眞師豈非無耻之甚者哉救中又曰臨濟當時在黃檗處喫棒只得盡大地草木一時放大光明帝釋梵王讚歎不及可惜許被大愚老婆熏面印破未免平地上喫交而今諸方老宿道臨濟悟得棒頭拂著底道理且道臨濟還肯麼只如臘月三十日到來眼光落地了鋸解斧劊又不知痛金抹香塗又不知喜正當與麼時者棒頭拂著底向甚麼處著據是足見潭吉自語相違前後不相炤應既

道臨濟當時在黃檗處喫棒只得盡大地草木一時放大光明又道諸方錯判臨濟悟得棒頭拂著底道理臘月三十日到來鋸解斧斫不知痛金抹香塗不知喜者棒頭拂著底向甚麼處著請問潭吉諸方老宿那箇道臨濟悟得知痛知喜底道理來汝自錯認棒頭拂著處爲知痛知喜處耳卽如所云悟得棒頭拂著底道理亦有何過若過在道理二字與化不合道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若過在拂著二字臨濟不合自道我二十年在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蒙他賜杖如蒿枝拂著相似老僧敢道棒頭拂著處與盡大地艸木帝釋梵王一時同放光明更不消動口讚歎得始稱老僧銅棺山頂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底面目始稱臨濟當時在黃檗處喫棒底道理救中又曰睦州三勸問話而黃檗三打既不悟又指參大愚正見三老鉗錘妙密處臨濟立宗旨盡在此也今人但知黃檗三問三打遂倚一棒爲極則若無郢匠之手雖萬打安能活人老僧又見潭吉只空說不悟指參大愚而自未曾悟故不能指臨濟所以悟之之意老僧忍俊不禁索性道破譬如人睡夢中見好惡境界遂有喜樂憂悲嗔恚恐怖等情正恁麼時被人打一下瞥地醒來一切夢境夢想悉盡無餘所以臨濟當時向大愚肋下築拳黃檗面上揮掌非全體作用而何卽如栽松次檗曰深山中栽許多松作甚麼濟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钁頭墾地三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濟又墾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鬪書謂钁頭直打到底作後人標榜正據臨濟自用不在黃檗分上故耳老僧以極麤一棒直打到底全體作用殺人刀活人劍潭吉還曾夢見麼汝等諸人只管理論宗旨總效克符頌四料揀老僧卽不然據臨濟道有時奪人不奪境老僧也與他一棒有時奪境不奪人也與他一棒有時人境兩俱奪也與他一棒有時人境俱不奪也與他一棒且道是殺人刀活人劍

僧問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眞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的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佛祖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

救曰風穴和尚對南院曰凡語不滯凡情卽墮聖見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曹山有四禁曰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四病皆聖見古人爲設種種法藥因其病而禁治之待病去而後除藥可也夫藥可除也醫不可除也醫者聖人預設以待天下後世之病者也必欲滅宗旨是除醫矣況今亂統之病方熾然于叢林師家頭破額裂而不能禁對打還拳而不能辨裨敗滿途而不能制止反汲汲焉以抹殺宗旨爲務是猶疾患滿門而叱醫却藥豈佛祖付囑之意乎羅山曰意中句句中意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意句不同倫合作麼生會又曰意能剗句句能剗意意句交馳是爲可畏巖頭曰總與麼便不與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自然露倮倮地轉轆轆地如一團火焰相似有甚麼近傍處今以一棒到底爲法式是確定而不能轉矣以面門出入底時節爲棒眼是句中停意矣以情與無情煥然等現爲末後句是有聖見實法可以棲泊近傍不能如大火聚矣或者錯認火聚之意以一棒解之其能無辨乎夫棒喝今人用之者可謂多矣以主人公爲棒眼闢書自註亦可謂詳矣雖甚愚之人一見而領略殆盡彼迦葉親聞達磨特至又何足貴而尊奉至今日乎且德山鑒禪師呵實法之甚者也而有第一句其他雲門潙仰曹洞法眼固不待言若宗旨便是實法則諸老已立而自呵之

病狂喪心不至如是古德曰但須明取綱宗本無實法然則綱宗者鍛鍊實法之爐鞴也又何疑焉潭吉借曹山四禁忌來欺老僧殊不思曹山如此昧語若到老僧前直打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也不放他在且旣舉羅山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意中劃句句中劃意巖頭是句亦劃非句亦劃又道德山鑒禪師呵實法之甚者而有第一句豈非潭吉自語相違哉老僧昔時舉杖謂漢月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擲杖云老僧落二了也且一又如何舉漢月不薦反拿杖而去故老僧有只作得旁出之語而潭吉猶不知羞乃引德山鑒禪師有第一句豈非反爲老僧證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乎哉其他雲門溈仰曹洞法眼固不待言云者謂五家皆據第一句爲宗旨又非證老僧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哉汝等諸人果到老僧情與無情煥然等現的地位自然露躶躶地轉轆轆地是句亦劃非句亦劃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一棒不作一棒用殺活自繇有

甚麼近傍處喚作一團火焰早是剩語喚作聖見得麼喚作實法得麼汝又謂若宗旨便是實法則諸老自立而自呵之病狂喪心不至如是此正汝病狂喪心自語相違何以故汝果據第一句爲宗旨何嘗有種種名相汝仍執種種名相爲宗旨何嘗據第一句來雖曰本無實法其誰信之據臨濟自云第一莫取山僧說處何故說無憑據一期間塗畫虛空此非臨濟自立而自呵之若乃懲亂統之病便使棒不得因噎廢食亦是病狂喪心潭吉又據老僧引慈明頌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一喝旣分賓主則一棒豈非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者作救曰此語似是而非七闕三闕諸引證往往類此夫百骸九竅五臟六腑只在一身兒童可曉也問其子母生尅之義經絡運行之狀雖盧扁猶當佇思況臨濟宗旨千牢百固誠如闢書所訓又何必參而求悟悟而求大悟哉深心於此道者思之老僧道若人要會臨濟眞正見解獨脫無依之旨纔一佇思則千里萬里矣縱有千

說萬說正爲破汝等子母生尅之義經絡運行之狀底奇名異相也不見臨濟道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豈非擬心即差動念即乖者乎者臨濟第一句即是德山第一句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第一句劈脊便棒誰與汝理論悟與不悟大悟與小悟來潭吉自未曾悟妄說悟而求大悟病狂喪心面皮厚多少汝等諸人畢竟要討五家宗旨麼不見道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

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中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下座

救曰闢書謂三玄三要不過臨濟一時上堂語臨濟滅後諄諄拈頌者盡是狂狗逐塊嗚呼不覺其言之過歟且臨濟因僧問眞佛眞法眞道而示三句因三句而曰一句中具三玄云云則三玄三要非一時偶然語矣老僧昔日與頂目書節節攻

唯據臨濟結歸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下座者意謂是臨濟覿面全提其間初未嘗有不過二字亦未嘗有偶然二字但據五祖演道賊兒推塊巨石於井裏他自前去了一隊趕賊者都向井裏尋賊覓賊豈不是吾孫諸人逐塊者乎又何嘗有狂狗二字有如不信節錄原書於左以便觀覽老僧前三年有書規訓汝云蓋三玄三要出自臨濟上堂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下座老僧道好箇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只是吾孫未夢見在若也見得汝爲簡點看那裏是他有權處那裏是他有實處有照有用處今又問汝還曾簡點也未汝若簡點得何不將權實照用一一明示老僧只因漢月吾孫等不識臨濟道汝等諸人作麼生會者一句故一味牽挨他人來虛張聲勢以爲自悟三玄三要今老僧誰管你三玄三要是少得少不得底祇要汝於臨濟語中分剖諦當蓋三玄三要出自臨濟故也所以老僧問汝一句語具三玄門一玄門

具三要。隨自斷云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又復提云汝等諸人作麼生會。總是臨濟一時語。今救中不顧前後語脉遂揑出不過二字謂不過臨濟一時上堂語云云老僧問汝三玄三要。則搜天下三者以配之及至問汝那裏是他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處則顢頇不答。且既通是臨濟語因甚三玄三要便少不得底而權實照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遂可置之無用之地哉。老僧情知汝不解臨濟意旨所以前書提云好箇汝等諸人作麼生會。祇是吾孫未夢見在汝若夢見者一句方知三玄三要具箇有權有用定不敢作逢三即配之死煞法矣。若以三之一字死煞配定則一句語具三玄門一玄門具三要合當三玄九要矣。既不可以三之一字死煞配定又豈可以三玄三要爲的實而遂謂自悟三玄三要耶若以三玄三要爲的實則權之一字又且如何消繳。故老僧敢謂三玄三要是權其直指汝等諸人一句是實是照是用其下座則臨濟自已一時用收者也。若吾孫不信則請吾孫等

諸人離了吾孫等諸人指箇甚麼作一句看。又請離了吾孫等諸人指箇甚麼作實作照作用看。又請離了吾孫等諸人指箇甚麼作自悟底看。若離了吾孫等諸人別配三玄三要以爲自悟則臨濟以上諸大老無有三玄三要之名言何以連續不斷則不可謂自世尊至臨濟以前斷無自悟者矣。既有自悟則自悟又何關於三玄三要哉。然則汝教老僧何不平心思忖看若是三玄三要可以少得底爲甚遍代以來諸大禪師諄諄懇懇務欲明此以爲究竟者抑汝何不平心思忖看爲甚臨濟以上無三玄三要之名言而列祖衆聖又明箇甚麼以爲究竟耶。故老僧平心思忖敢謂三玄三要可以少得底唯汝等諸人者一句斷然少不得底以無汝等諸人又道甚麼三玄三要悟與不悟哉故老僧唯以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一切人自悟而不教人悟三玄三要也不惟臨濟初未嘗以三玄三要爲實抑且於自悟入分上了無著處。所以老僧前書與汝有覺範雖於兩堂同喝賓主歷然

而有見處錯以爲三玄三要是以自古至今未免識者笑然而有過汝之處云細看即是陷虎機忽轟一聲塗毒鼓既曰陷虎機豈不益徵三玄三要是權設而非實法哉可見臨濟之後一夥漢都向三玄三要上拈頌者正著五祖演道賊兒推塊巨石於井裏他自前去了一隊趕賊者都向井裏尋賊覓賊豈不是吾孫等諸人逐塊者乎此潭吉救中易趕賊者爲狂狗耳老僧所以前來問汝既自悟何以有三玄三要既悟三玄三要何以爲自悟汝自者虎也三玄三要者機陷也汝豈可以機陷爲汝乎又豈可以汝爲機陷乎救中道闢書引陷虎二字證三玄三要是權謂權設此語以陷學家耳覺範之意果如是乎汾陽曰只須明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喝作自受用身夫謂之自受用身定非權設明甚老僧看來汾陽雖舉三玄語卻重在自受用身所以後語云不從他教便識得自家活計臨濟惟據自受用身所以道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便下座通變自在炤用臨時至於三玄三要則權設而非實法所謂有陷虎之機者此也如覺範意別有在則覺範亦未明臨濟意旨矣且臨濟自謂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山僧與麼說意在甚麼處祇爲道流馳求心不能歇上他古人閑機境是則臨濟豈更自以三玄三要閑機境來瞞我諸人分上乎故老僧唯取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便下座是臨濟意旨即汾陽所謂自受用身也據自受用身則但用身爲事不用死一切偷心而偷心自無地可容如謂老僧依文解義三世佛冤則覺範又作甚麼屎偈漢月頂目潭吉等又說甚麼三玄三要是少不得底且不但依文解義而已又廣引三擊碓三甕醬三撼門扇三頓痛棒等三法以配三玄三要豈非即同魔說者乎救中又道拈提三玄三要者汾陽慈明覺範不下十數人豈皆無見餘姑不論如昭公則臨濟五世之孫而近世接源流者二十四祖也扶偏救弊當時號爲臨濟中興有功若此而斥爲狂狗今之抹殺宗旨如廣通者天下後世何以稱焉或

曰佛法不可作罵會予懣曰善哉此言斥二十四祖爲狂狗則曰佛法而三峰但言一橛頭師資之禮未嘗衰也獨欲加以世法使之緘默何其不恕耶汾陽誠老僧二十四祖是臨濟五世孫所以道只須明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此汾陽意旨即臨濟意旨亦即老僧據自受用身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一切人各各醒自身受用的意旨漢月謂老僧只得一橛頭硬禪相似野狐涎今潭吉不全據相似野狐涎止據一橛頭謂漢月於老僧分上師資之禮未嘗衰而妄揑不過偶然四字陷老僧得罪臨濟分上易趕賊以狂狗二字陷老僧得罪汾陽分上請問潭吉等老僧未嘗斥汾陽爲狂狗揑造出來漢月公然斥老僧爲野狐遮掩過去將誰欺乎且汝謂今之抹殺宗旨如廣通者明明指老僧天下後世何以稱焉明明不斥爲狂狗即斥爲野狐矣又將如何遮掩乎老僧與漢月反覆辨論無非爲佛法故萬不得已何嘗以世法加漢月分上

來據潭吉此篇開口道闢書謂三玄三要不過臨濟一時上堂語且臨濟因僧問眞佛眞法眞道而示三句因三句而曰一句中具三玄云云則三玄三要非一時偶然語矣前年老僧道總是一時語爲曉項目等唯以三玄三要爲事而不據臨濟復云有權有實有炤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總是臨濟一時語非有前後二時而說者闢書具在何嘗有不過二字何嘗有偶然二字潭吉又謂闢書以三玄三要爲偶然而捨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以配一棒爲奈賓全主去取何嘗定耶自無定見而以私意斥逐先聖從上法式殆掃地矣老僧但據自受用身則豈有去取豈有定不定又豈有私意於其間只因漢月妄以私意立一○爲千佛萬佛之祖斥逐千佛萬佛妄以私意謂五宗各出○之一面斥逐五宗妄以私意引三擊碓三甕醬三撼門扇等配臨濟三玄三要斥逐臨濟從上宗旨掃地而盡故老僧不惜口業爲天下後世人點破耳汝等諸人會得老僧一棒不作一

棒用便會得臨濟道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亦會得汾陽道通變自在受用無窮謂之自受用身死喚作法式得麼總之狂狗二字不過偶然四字節外生枝似乎可置不辨仍引前年與項目書者正爲三玄三要汝等認爲宗旨書中語頗有抽釘拔楔之意然則三玄三要畢竟是少得底是少不得底臨濟嘗自斷之矣因僧問眞佛眞法眞道而示三句隨云三即一皆是空名而實無有何嘗以三句爲實來

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輩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者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

潭吉舉臨濟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喝臨濟曰汝等總學我喝老僧若在但噓一噓隨後便喝不惟截斷當時臨濟後語不致今日潭吉曰宗旨之設本爲胡喝亂棒者禁卽禁之一字可見潭吉不曉臨濟爲勘驗參徒但據汝等總學我喝及已後不得學老僧喝便謂灼然是禁豈非依文解義作實法會耶潭吉若到老僧前便與一喝曰汝道老僧學阿誰喝待潭吉擬議卽當頭棒曰汝喚作亂棒入地獄如箭射潭吉向者裏會去便見得老僧隨處作主遇緣卽宗豈別有綱宗可說則自不敢胡說亂道謂闢書倒持此以禁綱宗矣何也臨濟一喝不作一喝用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棒喝臨時者便是黃檗宗旨者便是濟上綱宗卽如臨濟見僧入門便喝德山見僧入門便棒棒如雨點喝似奔雷汝道因甚如此老婆心切盡大地人無一非眞子故也所以道佛觀三界衆生猶如一子又曰總三界以爲家括四生以爲子既總三界以爲家汝等敢指誰遠誰不遠耶既括四生以爲子汝等敢指誰眞誰不眞耶老僧不見誰遠誰近誰假誰眞只據一棒不作一棒用凡有問者一味驀頭棒去打地自悟而已初祖囑二祖曰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乃至高峰亦曰依前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自此安邦定國

天下太平一念無爲十方坐斷豈若漢月等蔑視一切人獨自稱爲眞子獨自稱爲遠遊之眞子哉

據救曰濟上之綱宗券也祖宗之源流舍也自興化至雪巖高峰二十餘世卽展轉相驗之眞子也三峰先師卽眞子之遠遊而後還者也嗚呼彼隣人者吾不忍言矣潭吉旣言興化至雪巖高峰二十餘世卽展轉相驗之眞子則自中峰至老僧十餘世卽據其舍焚其券之隣人又何待言而曰吾不忍言掩耳偷鈴誰則不聞者嗚呼得罪老僧分上猶可言也得罪我幻有老人以上幻住老人以下歷代諸祖不可言也汝等悖逆如此老僧猶自憐兒不覺醜極麤一棒直打到底正未有了日在何以故凝人獄種無非眞子故

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示衆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如有眞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抛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擧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

救曰闢書往年禁先師曰賓主者爾我之謂也近又解曰你喝我喝喝牛喝馬亦是賓主歷然蓋始則安於不知近則强不知以爲知首尾支牾不顧後世嗚呼痛哉不謂臨濟之道至如此也老僧昔年復墨仙劉居士書因漢月謂兩堂同喝爲四賓主之母同喝賓中賓也左右同喝賓中主主中賓也同喝主中主也今之兩人對壘者箇箇會得干

斤萬斤之一喝第你喝我喝孰知墮爲賓中之賓如喝牛喝馬無以異矣故老僧引大覺問興化曰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的人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化來日從法堂上過覺召曰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者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再喝覺又打化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興化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漢月若薦得臨濟喫棒底道理便會得興化悟處會得興化悟處便見得賓道打底意旨如是則你喝我喝喝牛喝馬亦是賓主歷然又何有賓中賓而名墮哉唯漢月以喝爲喝以打爲打則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又爭怪他分疎不下而葢覆抹殺者乎此葢爲點漢月不據臨濟指賓主歷然爲正旨一味於喝裏打輥以混後人故也老僧以此書託漢月寄劉居士漢月又有書來故復書中謂老

僧問漢月汝試離老僧直指汝即今處別指箇賓主出來看當知汝參問老僧即爲是賓老僧答指汝即爲是主幷二次上堂徵勘汝即爲賓主相見老僧不若汝等一味假臨濟賓主爲張本以誑嚇閭閻此二說並刻一冊行世前後自分於其間而潭吉乃以後作前謂老僧往年禁漢月曰賓主者爾我之謂也以前作後謂近又解曰你喝我喝喝牛喝馬亦是賓主歷然老僧所說雖前後二時實無首尾相違處一以爲禁一以爲解而移前作後移後作前吾不知潭吉是何心行耳前後且置老僧但問潭吉除一切人人之爾我則汝等又指甚麼爲賓主歷然若指不出且莫亂統何以故漢月潭吉等離了爾我一切人別說賓主即落空外道所計故更據救中謂善財直至大樓閣中從三昧起忽然打失布袋便將從前所得玄妙盡底揚却十方坐斷一法不留方契善財本來面目則牛頭馬頭又非本來面目乎既謂從前所得玄妙盡底揚却漢月等何不向老僧棒下打失布袋十方坐

斷一法不留將從前所執三玄三要并學得的賓主句盡底揚却乎卽如華嚴普孜舉四賓主話一一舉了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請問潭吉是何意旨乎且臨濟自謂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則四賓主之設專爲辨魔揀異故潭吉魔宮佛國一時現前但可入佛不能入魔等亂話不知從何處說起當時臨濟開口便道參學之人大須子細汝等全然不遵反誣謗老僧曰始則安于不知近則强不知以爲知首尾支牾不顧後世嗚呼痛哉不謂臨濟之道至如此也老僧讀至此固不敢再加註脚亦喟然太息曰嗚呼痛哉不謂臨濟之道至如此也

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矢橛便歸方丈

救曰先師曰待心死而伏誅須切用前之炤先擒下而去縛略挑用後之燈實炤用之眞虎譬如神醫刮骨療病必見病而下刀若確定一方妄加針割是重增一病矣古德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夫學者之窠臼不一而宗師之炤用臨時自古聖人莫不皆爾如夾山之接洛浦大覺之接興化所謂心死而伏誅擒下而去縛者也蓋二公之病在有一橛硬禪之主宰所以纔問便喝將謂禪道如是而已顛二大老臨之以法鏡使其無逃隱處然後乞命于我故一言而起其錮疾所云略挑用後之燈是也闢書於此蓋屢禁之今又自解之意謂非不知也知之而不爲也世則可欺矣從上列祖可欺乎自心又可欺乎余謂天童師翁用心必不若是或好事者借其名以塗汚法門耳如闢書中自

解四炤用。曰人不法不。立法不人不。則法不則卽用無準。的人不立則炤無定。格以人炤人故名。炤以法則人故名。用此從臨濟人在法在。上隨語生。解以杜撰此。說觀其意。是以相對之人爲。人而以確定一棒爲。法豈不悞。哉臨濟。曰先炤後用有人。在非是之所謂人。也先用後炤有法。在亦非是之所謂法。也若以相對之人爲。人以確定一棒爲。法則人法俱奪之。語又何以解之，先聖。曰貴不說。破予不得。已聊通一。線臨濟至。處固不在，此老僧看潭吉救漢。月待心死而伏。誅須切用前之。炤先擒下而去縛。略挑用後之。燈實炤用之眞虎者。句句是漢。月先立窠。臼汝道刮骨。療病老僧。道好肉剜。瘡汝道見病下。刀老僧。道眼花不。少若確定一。方妄加針。割正說著漢月病。處何以故。待心死而伏。誅先擒下而去縛。非預定一。方妄加人以增。病如古德。云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哉況謂學者之窠臼不一。已失却一。隻眼又說甚宗師之炤用臨時。哉漢月惟不諳。時故預作計。較反謂自古聖。人莫不

皆爾。非以已方人貽誣先聖。哉不見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故老僧不敢別有一。法妄加於人。棒喝臨時。活卓卓。地何曾像漢月。自立如是窠臼。坑陷後學來。所以老僧打漢月云。汝若喚作極麤一棒。入地獄如箭射。又云盡你做盡。伎倆老僧只與你極麤一。棒打你到。底教你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無你藏竄。處無你逃。避處計窮。力竭汝之。面門自露方知老僧極麤一。棒棒頭有。眼不打別。處卽如大覺當。時一味打興化到。底而興化不薦棒頭落。處別求箇安樂法。門故。直云者瞎漢。到者裏來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汝等逐興化纔問便。喝以爲病在一。橛頭硬作主。宰料掉沒交涉。矣闢書謂以人炤。人故名。炤以法則。人故名。用總不出老僧答漢月問堂奧中事。云汝卽今在甚麼。處卽臨濟炤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汝喚作一橛頭得。麼汝喚作確定法得。麼總之卽人卽法。人外無別法。法外無別。人若不以相對之人

爲人則驅牛奪食手段亦無著落處何不看臨濟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矢橛便歸方丈汝道是甚麼時節卽如定上座擒住欽山云且道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老僧亦擒住汝等云且道是之所謂人與非是之所謂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若道不得壓殺者尿牀鬼子去

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

敎曰關書自解沿流爲源源不息謂垂示不得滅却正法眼藏之意矣又曰正法眼藏已被瞎驢滅却何其前後不相顧耶此老僧因漢月謂於一〇相賓主覷覷直入首羅眼中所謂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炤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故老僧道據漢月此說蓋爲可笑不見臨濟謂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正法眼藏尙向瞎驢邊滅却況更有一〇賓主首羅眼等名相遺害後世此蓋明臨濟外別無正法眼藏可傳三聖外亦別無正法眼藏可受以破漢月於漢月外別有一〇相賓主覷覷直入首羅眼等名相遺害後世故也今潭吉將尙向二字改作已被二字不思彼此之刻見行於世尙不顧人簡責又爭恠得臨濟語錄曾無人法俱奪之語上章妄揑以瞞昧老僧耶汝又曰洞上宗語忌十成不欲觸犯何不看洞山謂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但不觸諱而已豈無當今乎曹山初參洞山洞問曰汝名甚麼曹曰本寂曰那箇𡾊曰不名本寂洞山深器之但不名本寂而已又豈無那箇乎汝又曰機貴回互不欲染汚曹山道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正指回互一切世出世間凡情聖見爲染汚吾身故何曾教人回互通身來覺範洪禪師乃漢月倚爲印法者其頌尊貴墮曰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憁著珍御顧見何驚

異據自應著珍御通身纏繞不被染汚曷嘗禁忌爾我諸人于本分事知有不取可見汝等自未悟本分事反作驚異而不顧見妄意爾我眞炤祇喚作眞炤終不喚作尊貴耳且既云顧見獨非眞炤乎汝又引石霜道直饒未嘗忘炤猶是外紹臣種來擬眞炤殊不知爾我生下絲毫不隔靈光獨耀眞炤無邊不借世出世間凡情聖見一切名相止如王子生下即能紹種謂之內紹謂之王種亦名無依道人逈然獨脫故亦名無位眞人面門出入故故臨濟曰唯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又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且既云看看獨非眞炤乎藥山因李翺居士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者裏無此閑家具士罔測玄旨故山復曰太守欲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通身爲此事須自保任不可別重戒定慧是爲閫閫中物捨不得便於身爲滲漏何曾指太守爲閫閫中物爲通身染汚乎汝只學古人說閫閫

中物何曾夢見閫閫中物指何物來據是豈唯不識臨濟意亦塗汚曹山甚矣曹山曰不見南泉道饒汝十成猶較王老師一線道直須爾我不隔一線道始得說甚八成十成故曹山斷曰也大難事到此直須子細始得明白自在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生一切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舊時路非臨濟所謂常在面門出入則一切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乎何故不行舊時路只爲舊時路不從面門出入則心意識捉一放一一切處移易故不得獨脫若得獨脫則無欲無依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豈更有株可守有兎可待有嫁時衣可認雲居膺曰動則埋身千尺不動則當處生苗蓋謂動則不據舊時人一切處移易所以埋身千尺不動則據舊時人一切處不移易所以當處生苗今潭吉改爲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當處生苗以當處生苗爲病誣爾我眞炤在洞上爲染汚何不看僧問洞山三身中那一身說法山曰吾常於此切非自指不動處乎既據不動則當處生苗更依倚

箇甚麼而不得獨脫乎豈似汝等依倚臨濟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作實法會老僧今更據無著問文殊此間多少衆殊曰前三三後三三著罔測時命均提童子送無著出門著問曰適來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衆童子高聲喚云大德著應諾童子曰是多少衆請問潭吉等作麼生會乃反謂臨濟最後垂範不得向爾我分上及無依道人不拘文字處錯認且問潭吉若不向爾我分上認則臨濟臨滅垂語卽置於無用之地矣又垂此語何爲哉雲居膺曰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炤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老僧道待汝等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又曰如日出時光炤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是甚麼老僧道汝等待日落後來相見汝謂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戶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老僧誠然不認得光影門頭事只是一箇老僧若更有屋裏事可認則又爭得今潭吉謂先師云眞炤無邊皆是悟處不過似他而已不爲無見且問潭吉等多少漢月有

似他不似他又有箇眞他耶所以老僧只據極麤一棒直打漢月到底爲要他見得無第二箇他來替得他耳如耳根圓通章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蓋所聞之聲雖能聞之識而立不滯耳入之識則所入之聲而自亡矣故曰入流亡所復疊而明曰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云云救中竟指耳入之入作悟入之入謂學人一棒上得箇悟處入流而已豈不益顯潭吉自未悟棒頭下事故作如是亂說反敢誣觀音直饒從此轉入轉深未到源底猶是相似老僧且問潭吉觀音更相似甚麼物耶只是箇王老師又指誰爲兒孫誰爲祖父臨濟曰他能與一切安名一切不能與他安名所以老僧據爾我爲離一切名離一切相之眞炤也古德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何不引全後語云他是阿誰汝又引香嚴一擊忘所知謂眞炤屬知故僅得似他非眞他也此又益顯漢月潭吉未如香嚴眞悟故未夢見香嚴當日動容擲瓦礫忘擊竹作聲之所知遂曰更不假修持正

據香嚴全體初不假修持而後有所以道動容揚古路用爲潙山問他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看底一句耳又曰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重明動容全體不在聲色之所知故曰聲色外威儀也曹山謂正命食亦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祗是不被他汚染正與香嚴擊竹作聲忘擊竹作聲之所知同旨我有一機瞬目視伊非據爾我爲眞炤者乎實上座偈夜明簾捲無私炤金殿重重顯至尊則眞炤與尊貴同旨無疑矣似他眞他早是兩箇更說奉重不奉重落七落八去故老僧謂似他者舉似他也人若不稟離相離名之眞炤則據全體大用斷彼名相而悟爾我全體潭吉反謂審如是則臨濟最後垂範乃不若一村學究老僧道誠然臨濟最後垂範不若一村學究何以故村學究不過教童蒙認一字一句之名相故潭吉錯認離相離名故引洞山呵云認得箇不名不物無是無非底道理更不求餘正臨濟謂先炤後用有人在者老僧且問潭吉祗如臨濟謂離相離名人不稟底人汝等又作麼生銷釋而可謂無人在耶即如洞山道只緣未達其源落在第八魔境界中識得箇不名不物無是無非道我得安樂田地更不求餘向惡水坑裏頭出頭沒弄箇無尾猢猻到臘月三十日鼓也打破猢猻也走却了手忙脚亂悔將何及你若是衲僧乍可凍殺餓殺終不著他鶻臭布衫便下座汝等但將洞山此話與臨濟謂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炤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便下座兩箇下座並看不著三玄三要鶻臭布衫始見得洞山臨濟全體大用同一鼻孔出氣更討甚語忌十成機貴回互來潭吉此章葛藤不少爭怪得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全體大用爲汝當頭截斷

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尙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

老僧謂正法眼藏尙向瞎驢邊滅却潭吉前改尙

向二字爲已被二字今又改爲已向而作救曰據闢書此論三聖不契臨濟之意滅却正法眼藏風穴何故稱聖爲入室眞子而南院領之耶不足稱而稱則風穴無眼矣不當領而領則南院亦無眼矣然則首山至今二十餘世不亦無眼長老之子孫乎此信闢書而論之也語曰一失步無所措足一失言無所措口闢書其是哉老僧前謂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却蓋據於臨濟外別無正法眼藏傳與三聖正風穴所謂密付將終全主卽滅者今潭吉唯據指月錄全主卽密其餘諸錄皆載全主卽滅此不敢釋破待天下後世明眼者正之於三聖外亦別無正法眼藏之可受正風穴所謂親承入室之眞子不同門外之遊人今敢謂於老僧外亦別無正法眼藏之可步故無所措足於老僧外亦別無正法眼藏之可言故無所措口何以故在口談論在足運奔總不離老僧故據是則果老僧無眼而謂三聖不契臨濟之意耶抑漢月潭吉等無眼而作一〇相賓主覩覩直入首羅眼中耶

漢月惟以三數表法故取摩醯首羅眼闢書則不然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或問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却如何是臨濟一隻眼老僧振威一喝曰孟八郞漢又恁麼去也

言訖端坐而逝塔全身于府西北隅諡慧炤

救曰臨濟黃檗之嫡子也濟之綱宗非檗有也檗不可諸方而以濟爲可何耶且臨濟之世佛法鼎盛使其建立果不可老師宿德寧無一言潙山祐禪師濟之父輩也私稱濟爲尊宿普化黃檗之昆季也反北面而師事之小釋迦果位中人也發願以續其斷脈方是時譏呵學解者無過德山濟順世德山尙無恙也曾無一言正臨濟之非果是臨濟而不言耶則臨濟已順世不欲起諍端耶而德山實呵佛罵祖之魁也考之于古質之于同輩原之於師承之間皆不以濟爲非而今日獨非之何哉且棒喝濟之所常用而綱宗亦濟之所建立也苟以濟爲非卽不當效渠棒喝既用棒喝豈可不知棒喝之綱宗又豈可禁人之救綱宗者夫爲書

知識辨古今之諸潙如觀掌果洞徹不疑孰是而孰非然後定龍蛇行賞罰據欵結案爲千古不磨之式使三峰之徒鉗口結舌雖有蓋世之辨不能伸其救非雄猛丈夫所爲哉今闢書之評宗旨也若眼之受聲耳之承色泛泛然不相入但儱侗到底曰實法實法天下後世何所準焉老僧道灼然灼然於老僧外無別實法與天下後世爲準何以故古人言句於老僧分上全無著處故不敢以言句爲綱宗妄加於天下後世人分上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汝等無耻之徒據古人建立言句爲綱宗而不據古人建立言句端爲發明汝等本分爲綱宗一味東擔西拽何嘗自出手眼如謂黃檗不可諸方而以濟爲可據老僧看來黃檗亦有不可濟處臨濟半夏上黃檗山住數日乃辭去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濟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趂令去此非不可濟而何濟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檗檗曰甚處去濟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濟約住與一掌檗大笑

此可臨濟處也故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濟曰侍者將火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此深可臨濟也據濟約住與一掌臨機不見師故檗笑而可之據濟喚侍者將火來則檗親付禪板几案尙然不受直待正他坐斷天下人舌頭故將去耳曰子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豈於臨濟外別有言句可說今漢月潭吉等反執言句爲綱宗建立爲實法不但賊認臨濟亦違黃檗囑濟坐斷舌頭之旨汝又謂普化黃檗之昆季反北面師濟即如濟問普化你是凡是聖化曰你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化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看他作家相見全體作用曷嘗像汝等攀濟爲眞師拾玄要料揀炤用賓主等一絡索來汝又謂潙山祐禪師濟之父輩私稱濟爲尊宿德山實訶佛罵祖之魁曾無一言正濟之非據是益見汝等將古人言句作實法會潙山舉濟到金牛因緣問仰山曰此二尊宿還有勝負也無汝遂謂私稱濟爲尊宿

猶不妨聽汝認定。卽如德山到溈山。溈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訶佛罵祖去在。汝便作訶佛罵祖會。還曾夢見溈山德山汗臭氣麼。又謂小釋迦果位中人也。發願以續其斷脉風穴上堂。舉世尊以靑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念法華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你看他次日下語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全體作用和盤托出。後因僧問。如何是佛。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然則考之於古。皆不以濟爲非者。何嘗眩濟言句。而今日獨非之。正非眩濟言句者耳。何嘗非臨濟來。汝更謂棒喝濟所常用。綱宗亦濟所建立。苟以濟爲非。卽不當效渠棒喝。旣用棒喝。豈可不知棒喝之綱宗。老僧試問。潭吉喫飯說話。曾借漢月口乎。屙屎放尿。曾借漢月孔竅乎。豈老僧自無手口。而效臨濟棒喝乎。臨濟明明道一喝不作一喝用。老僧明明道一棒不作一棒用。汝等逐塊。猶喚作棒喝。況夢見棒喝綱宗乎。老僧曾有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地○○○○○○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者便是老僧的綱宗了也。覿面全提據欵結案。佛來也打。魔來也打。不見道老僧閱古尊宿語錄。至臨濟上堂。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麽生會。下座。惜當時老僧不在座下。若在。便與一頓。非但佛法相見。亦免後世逐塊之徒。如漢月潭吉等死配三玄三要。是濟上綱宗。魔魅人家男女。據臨濟云。山僧無一法與人。祇是解粘去縛。今反執言句爲綱宗。建立爲實法。且道臨濟還肯麼。汝等諸人。雖有蓋世之辨。若到老僧前。坐斷舌頭。無你開口處。直得臉靑臉白。死去十分。何以故。汝等之伎倆有限。老僧之全體作用無窮。

天童和尙闢妄救略說卷之五

天童和尚闢妄救略說卷之六

侍者　眞啓　編

▲興化存獎禪師臨濟嗣初在臨濟爲侍者後在三聖會中爲首座嘗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者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亦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于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于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于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者瞎驢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炤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者裏却去不得似者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者禮拜

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有旻德禪師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歸衆師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救曰師英挺天縱如虎生三日氣便食牛與洛浦俱爲臨濟侍者然皆坐在一悟視天下無人微大覺夾山則一墮無尾巴隊中矣浦嗣夾山不忘最後之得而化嗣臨濟使濟上宗風不致滅裂葢師友力也師既脫韁于大覺便有驅耕奪食之手後來接人不輕放過故子孫十餘世皆光明炤人其淵源承接有自來矣昔法雲杲公入圓通璣道者之室一語相合而圓通稱賞之明日秉拂機恩遲

鈍衆大笑杲爲之置茶憇無以自處偶打翻茶具因而有省于是機鋒迅捷無敢當者未幾謁眞淨復大悟此等公案甚多使後世讀之如明鏡當臺妍醜自見存錄良有以也近世衲子敘悟緣槩多修飾凡師匠發藥之語或臨機挫抑之言盡情刪去蓄欲改換師承所示之偈頌惟褒揚者存之夫所貴從師爲能與我解黏去縛若一沓稱讚又安在其爲師匠耶因及化之悟緣一幷拈出以見古今之不逮悲夫老僧讀畢忽記得昔年付漢月拂後漢月疑老僧行實尋嘗特對侍僧栖蓮道和尚行實須改改好故老僧有書與伊云行實者元述生平所得之實據若非述其實據而改好得底則佛祖龍天可欺矣佛祖龍天可欺自心又可欺乎想上座行實都是做好出者今救中近世衲子敘悟緣槩多修飾云云不打自招令人不覺絕倒是事且置如謂興化洛浦皆坐在一悟視天下無人此潭吉自未嘗悟故不知興化洛浦皆未嘗悟而以爲坐在一悟何以故豈有自悟而反視天下無人者初祖囑二祖曰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老僧惟視普天匝地無不是人故一棒不作一棒用打人自悟漢月反謗爲一概頭禪硬作主宰謂別有差別智超過老僧妄立小悟大悟小法大法暨大法之大法種種差別名相羅籠天下學者救中謂興化洛浦皆坐在一悟正指其纔問便喝爲一概頭硬禪以況老僧纔問便棒爲坐在一悟未明大法之大法也殊不知興化分明道我在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既云學得箇賓主句實未親見賓主在豈曾自道悟來洛浦見夾山開口道自遠趨風乞師一接眞所謂拋却自家活門持鉢者雪竇顯拈云者漢可悲可痛鈍置他臨濟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說甚麼無舌人解語坐具劈口便摵又那箇道洛浦悟來若道小悟大悟古人曾作是說殊不知小小省發原不可謂悟如世尊覩明星時嘆曰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你道者般大悟還須第二遍否老僧過銅棺山頂一切情盡

無情煥然等現你道者般大悟還須第二遍否法雲杲嘗謂人曰和尚熙寧三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陷了華山一十八州你輩茄子瓠子那裏得知或曰寶華王座上爲甚一向世諦杲曰擬人佛性豈有二種耶漢月謗老僧爲一橛頭自誇別有差別智正佛性有二種法雲謂之擬人者也你道陷了華山一十八州是甚麼面目正與銅棺山頂大地平沉一般漢月輩茄子瓠子那裏得知救曰大宗師爲人自無實法纔見學者絲毫倚傍便與斬斷如俊鶻捉鳩餓鷹捕兎隨鳩兎之起伏宛轉必擒而後已此料揀炤用之所繇貴也若夫水牛流馬其形雖大然放之南首即不能返而北轅何則有一定之機也嗟乎一棒到底其露布殆已不少況于棒上更加註脚耶老僧道木牛流馬放之南首不能返而北轅即汝等諸人是汝謂三頓痛棒不聞有二頓四頓之旨其釘樁搖櫓殆有甚焉者矣韓大伯頌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料揀炤用以迄賓主玄要所稱枯樁舊處非耶至於軍中捷書謂之露布老僧拈條白棒直打到底正如百萬軍中單刀直入取上將頭流血千里不待磨墨濡筆早巳露布了也只是老僧與漢月不合各下註脚如何是漢月下的註脚逐一棒死塊喚作一橛頭硬禪如何是老僧自下的註脚劈頭打漢月云若喚作極鑞一棒入地獄如箭射救曰臨濟曰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具此眼者如明鏡當臺學家雖悟到徹處而大法未明其開口動舌便有種種影像於中露現如興化勘僧數則大略可見矣後世不究四有時句之故乃效之曰一棒不作一棒用或問其旨趣又從而解曰特指人人面門出入時節耳或更詰之曰眼光落地時者面門出入底向甚處著彼又解曰盡大地無非者一著子若果如是則旻德兩喝後便拜何處是會得面門出入底道理耶士君子以敏慧之資或於古德老婆舌上窺見一斑遂信

此等說話爲究竟。謂有道理可以憑仗。而縱其才辯。抹殺眞宗。吁可悲也。余讀傳燈。大愚芝禪師會中。有僧誦金剛經。至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驀然有省。遂白芝。通所悟。芝遽指禪床前狗子云。狗子聻。僧無語。芝便打。潛菴源公嘗舉此語。至不生法相。芝云狗子聻處。問妙喜曰。你作麼生會。喜對曰。狗子。潛菴大稱賞之。謂其不生法相也。妙喜悟後。謂衆曰。大愚方便善巧。如珠走盤。不留影跡。源以實法與人。豈不孤負佛祖之心乎。以余觀之。臨濟用處。眞若空中電影。不可攀捉。今以一棒擬定。早爲電影置座榻矣。更曰有全主而無全賓。不知何所見而言之。不疑乎。老僧前年論臨濟四喝。只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若人廉纖不斷。以一喝不作一喝用。爲金剛王寶劍。若人脚跟未穩。以一喝不作一喝用。爲踞地獅子。若人一無動靜。以一喝不作一喝用。爲探竿影草。潭吉遂謗老僧效法臨濟。一棒不作一棒用。而不體究圓有時句。殊不知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該臨濟我有時之。我則不見四有時句矣。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況臨濟耶。若死在四句下。則臨濟反不若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人人面門出入時節。活卓卓地。無有一法與人耳。審如是。那裏討白拈手段來。不見臨濟上堂。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嘗在面門出入。今潭吉曰。眼光落地時。者面門出入底。向甚處著。若眼光更有落地時。若眼光落地時。更有箇面門出入底。向甚處著。豈可謂嘗在面門出入哉。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說甚盡大地無非者一著子。若更有者一著子。早已千里萬里矣。又豈可謂嘗在面門出入哉。卽如興化道。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既一喝不作一喝用。潭吉謂旻德兩喝後便拜。逐塊不少。乃謂何處是會得面門出入底。請問潭吉。還曾夢見旻德面門麼。老僧前年謂以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一切人者。全主全賓。大機大用。殺活縱奪。亦手全提。何嘗道有全主無全賓來。昔大愚芝禪師會中。有僧

誦金剛經至不生法相驀然有省白芝通所悟芝遽指禪床前狗子云狗子嚮僧無語芝便打會得大愚打處便會得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汝喚作一棒擬定喫棒正未有了日在世傳妙喜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記其數漢月等借爲口實遂有參而求悟悟而求大悟之說暗刺老僧坐在一悟是蓋不知妙喜初年周旋曹洞家盡得功勳五位偏正回互宗旨嘗香授受不可謂悟逮至湛堂會下理會也理會得說也說得做拈古頌古小參普說也做得只是有一事未在不可謂悟即如狗子話潛菴大加稱賞冬瓜印子毒如砒霜妙喜悟後罵其實法與人正謂輕易放過無驅耕奪食手段也老僧極麤一棒凡有問者劈脊便打敲骨取髓痛下針錐驅門庭奪堂奧從頭整頓漢月到底直打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還不放他在汝道老僧曾輕放那一箇而謂實法與人孤負佛祖之心也哉總之據此三則潭吉誣謗老僧反證據老僧大覺打與化也與老僧證據夾山打洛浦也與老僧證據法雲陷了華山一十八州也與老僧證據大愚方便善巧如珠走盤不留影跡也與老僧證據臨濟用處如空中電影不可攀捉也與老僧證據興化爲人如俊鶻捉鳩饑鷹捕兎隨鳩兎之起伏宛轉必擒而後已也與老僧證據何以故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實無一法與人故汝等妄計一○執一○爲實法妄鑽四句執四句爲實法妄配三數執三數爲實法乃至逐老僧拄杖則拄杖亦成實法而遂謗老僧爲實法嗚呼把火燒天則亦徒自疲耳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與化嗣僧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竇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子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上堂諸方祗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

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于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
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
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
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
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
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師曰者瞎驢
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出

風穴

救曰師憂仰山之讖爲在已躬故終日哭泣非無
悟人也憂悟人之不透宗旨以害天下後世者也
譬如神醫爲國人所仰活者既老閱諸子之才皆
無一可欲秘之則是天下後世活人之術自我絕
矣欲傳之恐不能盡其妙益誤天下後世此風穴
之心歟或曰穴之於念公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
觀其意所患在聰明耶曰否謂聰明雖多而見性
者不易得耳如百丈通三學德山講金剛經風穴
之手書無所不覩豈皆盡礙于道但世之聰敏者

稚疑摧

解路習熟而智多役乎外苟能反所役于道一門
深入又惡知其不可夫太阿之鋒在乎利夜光之
寶在乎明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在乎靈聖人之
所以貴於人者在乎聖必曰椎埋駘蹇而後合道
則是慶喜不當居祖位而百丈臨濟不得載傳燈
矣且夫下詔朴鈍之若眞公者豈可以聰明誣之
然風穴捨眞而器念何耶或曰眞公尚未有悟念
應曰是何言歟風穴曰當看念法華下語果未悟
是教渠學語矣豈有風穴大士教人學語哉或者
又曰眞公既有悟而風穴曰見性者少豈悟之不
足以當見性耶曰悟而不透宗旨則見性未圓如
六祖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五祖曰亦未見性在蓋見之未圓必
落偏枯坐此不進與無見等耳又何疑焉老僧謾
妙喜云菩薩人見性以眼見又云直須眼見始得
世尊以靑蓮目顧視大衆人天百萬覿面不逢惟
有金色頭陁與世尊相見此正法眼藏付囑所繇
始也二十八傳至我初祖達磨浮海東來遂有直

指見性之說風穴憂仰山識爲在已躬上堂擧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云云念法華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其師資相見處不惟臨濟一宗面目現在抑且靈山一會面目現在穴次日旁敲正打徵念實處念擧香嚴偈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將拂袖下去和盤托出卽如香嚴後偈我有一機瞬目視伊將動容揚古路和盤托出見性直須眼見蓋謂此至於聰明者多見性者少此二語千古同悲潭吉有聰明之資無見性之實風穴明明道見性者少潭吉却道非無悟人不信眞園頭尙未有悟只爲自恃聰明看得悟字太容易了明欺老僧不識字明欺老僧不讀書故此章滿口矜誇來相嘲笑殊不知聰明二字學道人分上全無著處宋蘇子瞻豈不是絕世聰明漢當時佛印元尙且深錐痛劄他云內翰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如何於自已本命元辰便不知下落況些小聰明不及渠輩萬一而剃除鬚髮入我空門本命元辰依舊不知下落脚跟下黑漫漫地任汝誇太阿之鋒在乎利老僧道不快漆桶任汝誇夜光之寶在乎明老僧道不快漆桶任汝誇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在乎靈老僧道不快漆桶任汝誇聖人之所以貴於人者在乎聖老僧道不快漆桶何也慶喜雖多聞博達智慧無礙到迦葉召難倒却門前刹竿聰明一些也使不著百丈雖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到馬祖振威一喝直得三日耳聾聰明一些也使不著臨濟雖精究毗尼博探經論到黃檗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聰明一些也使不著正德山所謂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者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風穴爾時亦如紙燈吹滅生平於書無所不覷到此化爲烏有矣欲覓聰明如芥子許得乎蓋不但世智辨聰於道無益縱饒念得一大藏教如瓶瀉水喚作運糞入不名運糞出自已正知見反被障却不得現前嗚呼聰明者多是以見性者少風穴憂臨濟之道將墜於地而終日哭泣有以也老僧誠朴鈍可笑請問潭吉

遷識字也無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南院嗣餘杭劉氏子少魁磊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强之仕一應舉至京師即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具遊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宿師爭下之棄去遊名山到越州謁鏡清清歎其俊快到華嚴因寓止為維那屬廓侍者從南院來師心奇之因結為友遂默悟三玄旨要歎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師參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于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于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卻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參堂了卻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又曰他向你道甚麼師曰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者般納敗缺底漢有甚用處師于是服膺一日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卻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于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

救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即玄要的旨穴于廓侍者處雖悟三玄而未至於要安得不有再悟耶關書謂既悟三玄復于南院處始得大徹遂以三玄為無用是未見汾陽語耳汾陽因僧問如何是學人得力處答曰嘉州打大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陝府灌鐵牛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獅子乃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在薦取此無漸次中真漸次無得失中真得失也洞宗亦曰士庶公侯一道看貴賤尊卑明位次知此者可與言宗旨矣老僧前年與頂目書云風穴沼是汝虛張聲勢底第一座泰山老僧且為汝指破則汝等野狐精魅自然無地容身老僧曾閱傳燈錄載風穴於華嚴會裏作維那因

華嚴上堂云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爲你證據廓侍者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亦喝廓禮拜起曰大衆看者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上去問訊嚴云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揑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趁出穴曰趂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則可見風穴不識華嚴故作世諦流布豈不是流俗阿師耶嚴方息怒老僧若作華嚴便連棒打出則風穴不敢傳言送語矣穴下來擧似廓廓曰你著甚來繇勸者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試問吾孫廓侍者未問前是甚麼話早要棒喫得話行耶又曰如今不打搭却我者話也吾孫試道看不打又搭却廓甚麼話耶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又豈不是一味只作世諦流布不見華嚴廓侍者二老之意但古人鄭重不輕明破耳風穴只見廓侍者答有勝華嚴故心奇之因結爲友覺範洪謂

默悟三玄旨要者此也後風穴到南院亦學得廓答話底作略所以南院問他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曰作奇特商量露布了也豈非只因不見華嚴打一頓趁出與廓侍者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話處却問南院和尚此間一棒作麼生商量南院拈起棒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穴始於言下大徹老僧問汝還代諸大禪師務欲明此以爲究竟因甚默悟三玄旨要者却於棒下無生忍處得大徹耶今潭吉謂穴於廓侍者處雖悟三玄而未至於要安得不有再悟因擧汾陽答僧三轉語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在薦取以爲證據譏關書謂既悟三玄復於南院處始得大徹遂以三玄爲無用是未見汾陽語耳又引洞宗士庶公侯一道看貴賤尊卑明位次謂知此者可與言宗旨蓋指穴於廓侍者處悟三玄於南院處悟三要此無漸次中眞漸次無得失中眞得失也老僧道苦哉苦哉者樣語話屎臭熏人座主奴也做不得何況衲僧門

下又何況臨濟門下若臨濟宗旨果如是那裏討直截痛快來古德謂飛星爆竹裂石崩崖氷稜上行劍刃上走全機電卷大用天旋赤手殺人單刀直入者殆掃地而盡矣豈到今日即如洞宗士庶公侯一道看貴賤尊卑明位次老僧道任他貴賤尊卑明位次我只是士庶公侯一道看何以故士庶公侯一道看無生忍之宗旨也貴賤尊卑明位次隨名滯相非無生忍之宗旨也老僧推據一切人本自無用故一棒不作一棒用直下打他證無生法忍若見有尊卑貴賤南院爲甚說臨機不見師潭吉果會得一切人本自無生便知三玄三要眞箇是龜毛兎角更說玄要漸次龜毛長兎角短只管搏量不休蒼天蒼天寃苦中更加寃苦然則汾陽道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在薦取畢竟如何話會老僧宗性與汝等道破著則公案即與臨濟上堂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一般汾陽雖順僧問答此三轉語爲僧作實法會而不自薦故有切在薦取之囑所謂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也潭吉不薦汾陽囑意錯判漸次得失揑目生花直看雲影耳手中扇尙未著眼在何況仙人

南院一日問師汝道四種料揀語料揀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新出紅爐金彈子簉破闍黎鐵面皮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芻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曰躡足進前須急急提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師曰道便喝又問如何是第二句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師曰未問已前錯又問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借裏頭人師曰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爲可以支臨濟

救曰此棒下無生悟後之問答也蓋未有大悟而

不知宗旨者。亦未有不知宗旨而稱大悟者。可支臨濟之言。尤然在耳也。今人擡棒下無生證據一棒而獨不信宗旨。此初祖之所以分皮肉骨髓也。據潭吉謗老僧。擡棒下無生證據。一棒而獨不信宗旨。老僧道。棒下無生。便是宗旨。者裏是甚麼所在。說一說三。說玄說要。劈脊便棒也。恠老僧不得。即如南院問風穴。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穴隨聲便喝。又問如何是第二句。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穴曰。未問已前錯。又問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穴曰。明破即不堪。潭吉道。此棒下無生。悟後之問答也。老僧道。誠哉悟後之問答也。你看悟後的人。全體作用。下語活卓卓地。纔與麼。便不與麼。何曾死在句下來。且問潭吉。那裏是他有玄處。那裏是他有要處。試逐一箇點看。縱饒箇點得出。分明又分明。諦當又諦當。累他風穴。成孤負臨濟去。老僧忍俊不禁。與汝等說破。若向風穴喝下薦得。猶較些子。後有僧問首山。如何是第一句。山曰。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你看他二老人。全體作用。同一鼻孔出氣。眞所謂非父不生其子者。臨濟一喝不作一喝用。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即此是第一句。即此是黃檗宗旨。即此是我龍池老人宗旨也。大丈夫漢。向第一句薦得。早已不唧𠺕。何況落二落三。若是從頭一一問過。幾時得休。爭恠得風穴道。未問已前錯。又爭恠得首山道。不打恁麼驢漢。爭恠得風穴道。明破即不堪。又爭恠得首山道。解問無人答。據此看來。第二句第三句。皆因前人根器下劣。不得已而應之。汝等執定三數。正妙喜所謂只知冊子上念將來。如法答他。又理會不得。問一段。未了又問一段。恰如村人打傳口令相似。是則名為可憐憫者。至於我初祖分皮分肉分骨分髓。亦因前人見有差別。故若只就一人說悟得。棒下無生之全體。豈更分皮肉骨髓哉。即鏡清問風穴。亦有就皮刮毛。就肉刮皮。就骨刮肉。就髓刮骨等語。若問老僧。不消道箇露

示衆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大凡參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于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爲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汝一切掃却直教箇箇如獅子兒吒呀地對衆證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即瞎却渠眼

救曰此老垂示於臨濟宗旨如青天白日無絲毫障翳盲者自不能見關尹曰不知道而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關書之于濟上綱宗實有類此關之而不得復解之解之而不通又關之七關三關其射覆也亦勞矣老僧不晳見關尹子今因汝舉乃信不知道而妄意卜者如射覆盂即汝等諸人是妄卜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妄卜五宗各出〇之一面及妄卜三玄三要爲臨濟宗旨意者東卜西卜卜著也未可知抑知依他作解祇聽虛聲射盂愈勞去之愈遠何不看臨濟上堂云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既云常在面門出入堂堂獨露覓絲毫障翳不可得豈同覆盂下物哉既云未證據者看看一念回機堂堂獨露凡有目者覓絲毫障翳皆不可得豈同覆盂下物唯置之者知之哉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矢橛便歸方丈你看他全體作用堂堂獨露向者裏覷著便與臨濟覿面相逢覓絲毫障翳更不可得汝等諸人畢竟要討臨濟宗旨麼祇者是抑豈於宗旨外別立宗旨遮遮掩掩同覆盂下物唯置之者知之哉今漢月一盲引頂目潭吉具德等衆盲相牽相挽蹈坑赴火而未知所底止也老僧事不獲巳著說闢邪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

天童和尚闢妄救略說卷之六

天童和尙闢妄救略說卷之七

侍者　眞啓　編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嗣風穴嗣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嘗密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既于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何如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靑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祗對和尙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眞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眞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

救曰佛果曰不疑言句是爲大病嚴頭曰大統綱宗中事先須識句而風穴又教人體究言句如此近代老宿一槩斥絕言句將使天下學者以墻壁瓦礫爲師乎夫墻壁瓦礫眞可師也但學者不知奈何絕言句哉文殊曰此方眞教體淸淨在音聞此大士不合與今人相左老僧道汝若見得墻壁瓦礫爲眞可師則不錯認風穴教人體究言句何以故即如風穴上堂舉世尊以靑蓮目顧視大衆而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果教首山體究言句耶隨曰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何曾教首山體究言句耶復曰且道說箇甚麼畢竟風穴意旨落在甚麼處難道始終教首山體究言句耶首山拂袖下去風穴擲下拄杖歸方丈正當恁麼時且道首山體究箇甚麼言句便恁麼去耶緣體究世尊不說說會得世尊以靑蓮目顧視大衆便是體究世尊不說說也潭吉不體究世尊以靑蓮目顧視大衆首山拂袖下去風穴擲下拄杖歸方丈是何言句錯認風穴教人體究言句埋沒先

聖不少乃引巖頭曰大統綱宗中事先須識句何
不引全他後語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
云與麼時纔與麼便不與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
自然轉轆轆地又曰與麼時一物不存信知從前
學得一切言句隘在胸中有甚麼用處汝但見箇
句字便借爲體究言句之證誰知巖頭破除言句
反證據老僧佛果因妙喜坐在死處欲其死中得
活故曰不疑言句是爲大病教他看有句無句如
藤倚樹而不與說破特應病與藥耳汝不諳古人
用處便乃執藥成病卽如佛果道描也描不成畫
也畫不就汝又將甚麼言句與他分疎此方眞教
體淸淨在音聞固矣如何又有不立文字教外別
傳付囑摩訶迦葉不見玄沙道祇如靈山會上有
百萬衆惟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
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
聞便當得去潭吉若會得迦葉親聞底事便會得
風穴道何不體究言句自然不執言句是言句動
容是動容墻壁瓦礫是墻壁瓦礫老僧道直饒汝

見得墻壁瓦礫眞可師猶迷頭認影在昔忠國師
答僧問如何是古佛心曰墻壁瓦礫是洞山不解
忽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
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及至辭雲巖問曰只如
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祇對巖良
久曰祇者是山乃沉吟巖曰价闍黎若要承當箇
事大須審細始得山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大悟
前旨有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之句然則前此
悟無情說法而不薦祇者是非迷頭認影者乎初
祖教二祖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
入道二祖一日曰某已息諸緣也曰莫成斷滅去
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汝但心如墻壁自然
言之不可及更說甚體究言句斥絕言句總之漢
月等咬古人言句以爲家私師資授受繫綴天下
學者不值明眼人一笑且汝既要建立臨濟宗旨
何不看濟到翠峰峰問甚處來濟曰黃檗來峰云
黃檗有何言句指示於人濟云黃檗無言句峰云
爲甚麼無濟曰設有亦無舉處峰云但舉看濟云

一箭過西天然則執言句教人體究者非但十萬
八千而已豈不鈍置臨濟
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
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
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又僧問新婦騎驢阿家
牽意旨如何師曰百歲翁翁失却父曰百歲翁翁豈
有父耶師曰汝會也又曰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
一法與人
救曰臨濟曰山僧無一法與人祇是解縛治病闢
書引此爲抹殺宗旨之案不知解縛治病卽宗旨
也東坡居士曰譬如良醫治眼不能與明而但能
去翳夫翳與縛卽認棒認喝認言句認本來無一
物乃至認眞如佛性菩提涅槃等是也能一句中
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自縛解矣知料揀炤用賓
主等法他翳除矣故僧問如何是佛答曰新婦騎
驢阿家牽乃曰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
人老僧據漢月謂臨濟室中諸法迄今欲滅判云
臨濟室中不妨許伊說謂室中有諸法則漢月贓

誣臨濟甚矣不見臨濟道山僧無一法與人祇是
解縛治病潭吉遂謂闢書引此爲抹殺宗旨之案
老僧問汝臨濟無一法與人還有宗旨也無若無
宗旨汝不合道解縛治病卽宗旨也若有宗旨汝
敢道老僧抹殺宗旨耶據老僧看來離了山僧無
一法與人又喚甚麼作宗旨何以故卽人卽法人
外無別法故若有一法加人分上却成屈抑於人
是故一句中具三玄是眼中屑一玄中具三要是
眼中屑料揀炤用賓主是眼中屑金屑雖珍寶在
眼亦爲翳認此種種言句作實法會直得無繩自
縛死去十分乃至認棒是棒認喝是喝認本來無
一物是斷見外道盡是迷頭狂走揑目生花如蠶
作繭自縈自縛古人云眼中有屑直須出却始得
汝但會得臨濟道山僧無一法與人出也出也本
自解脫誰縛汝本自無縛誰釋汝本自安閒誰病
汝本自無病誰藥汝只者解縛治病四字也不消
得所以臨濟又道取山僧口裏語不如休歇無事
去直下休去歇去無事去逈然獨脫豈不是無依

道人壁立千仞豈不是無位眞人臨濟宗旨正在此當全機大用棒喝交馳無非發明此旨使人自悟而已古德頌因我得禮汝利刀自斷命根不要依草附木若有一法與人永入拔舌地獄正與此互相發明會得此旨新婦騎驢阿家牽便也會得百歲翁翁失却父便也會得何以故從上無一法與人故汝謂闢書引山僧無一法與人抹殺宗旨則首山道從上無一法與人臨濟宗旨早向首山邊抹殺了也呵呵

示衆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者裏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即是兩箇瞎漢所以我若立時你須坐我若坐時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者裏著眼始得若是眼孔定動卽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窻看馬騎相似擬議卽沒交涉諸上座既然於此留心直須子細不要掠虛好他時異日賺著你在諸人若也有事近前無事珍重

救曰一喝分賓主炤用一時行賓主句頌也或乘師子或乘象王或現半身或驅全力四賓主語也首山此言於臨濟所示四賓主殆無遺恨而猶妙在指的簡截開合通變自我作祖不膠膠于故步而止但末世究之者鮮多以賓主歷然一語混之使正法眼藏不得炤明後五百歲其失非小也鄭人謂玉爲璞周人謂鼠爲朴朴之與璞音同耳近世曰喝牛喝馬總是賓主歷然以此語賓主句已若周人之朴矣况四賓主乎老僧爲整頓漢月故賓主語詳見七書今潭吉止引一喝分賓主炤用一時行謂賓主句頌也何不引全後語會得箇中意日午打三更老僧想汝分疎不下未夢見慈明在又引或乘獅子或乘象王或現半身而改全體作用爲或驅全力謂四賓主語也臨濟下文明說賓看主主看賓主看主賓看賓何曾以全體半身獅子象王分四賓主來老僧道汝强下分疎未夢見臨濟在且賓主歷然出自臨濟如謂一語混之則臨濟不合混答者僧明明向道賓主歷然反謂爲混又何怪汝不識喝牛喝馬總是賓主歷然也

汝若薦得賓主歷然則一喝不作一喝用喝既非喝則牛亦非牛馬亦非馬喝牛喝馬豈不是賓主歷然汝又道首山所示四賓主末世究之者鮮何不看他從頭示了隨後便曰雖然如是到者裏急著眼始得非簡截指的乎哉復曰若是眼孔定動則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窻看馬騎相似擬議即沒交涉潭吉等不急著眼擬議箇玉璞鼠朴豈止千里萬里而已詔辱先聖埋沒已靈使正法眼藏不得炤明後五百歲獲罪盡未來際那有出頭日子何以故不見首山囑道諸上座既然於此留心直須子細不要掠虛好

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著靴水上立咄哉巧女兒攛梭不解織看他鬬雞人水牛也不識背陰山子向陽多南來北往意如何若人問我西來意東海東面有新羅

救曰汾州葉縣註綱宗三偈徹法源底惟雪竇得其體裁後世未有繼之者或曰達磨不立文字豈有禪宗加註釋乎譬如愚人傲慢王憲曰我欲法義皇耳老僧那管他註釋不註釋只據首山咄哉拙郎君咄哉巧女兒及有人問我西來意以為綱宗上自羲皇以前下迄盡未來際之法源底盡從者裏去也

汾陽

救曰生死之大事不了不容不遍參生死之大事覰破不容不休去惟師匠而後我之生死根株頓斷不容不起荷法之心此昭公八逃住持而末上欣然肯來也嗟乎以名高而來耶則八逃之名固高矣以厚利而來耶則三十年足不越閫未嘗營厚利也此其來非濟上宗印乎方是時邪師說法如荊棘師剪除之是故拈題玄要諸綱宗不厭再四嗚呼今而後知汾陽為中興也當其身為射的啓瞶發蒙豈盡合于世哉然師之接人下刃處有大方便故得慈明等六人大士出其門皆氣宇如王至楊岐白雲五祖黃龍雲菴而濟上宗風益振師之力也你道老僧七鬭三鬭不厭再四是為利是為名無非為汝等邪說附會致綱宗成荊棘林

不得不出一隻手為汝剪除耳身為射的啓體發蒙命根下刃無諸方便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首山嗣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沉邃少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繇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相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師歎曰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水也師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有一人最後至首山問百丈捲簟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師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踪於是大悟言下拜而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去遊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刹請師擇之而居師笑一夕遁去北抵襄沔太守劉公昌言恨見之晚時洞山谷隱皆虗席太守敦請師辭前後八請堅臥不答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還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

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促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道俗仰慕不敢名同曰汾州

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絃絃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絃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眞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

救曰覺範答無盡居士曰十智同眞與三玄同一

機輪乃作頌曰十智同眞面目全其中一智是根
源若人欲見汾陽老劈破三玄作兩邊劈破之義
若畫龍點眼非可以言論通也闢書謂既以劈破
後世不當復有三玄是何言與吾嘗觀近代老宿
開口便罵知解揣其證悟處當如師子王哮吼一
聲壁立萬仭今乃確確然信三玄之可以劈破是
將泥丸土皷爲三玄耶讀至此不覺噴飯七書引
覺範頌提醒漢月云既謂劈破三玄作兩邊又何
有三玄三要之實法潭吉謂劈破之義非可言論
通者則三玄三要獨可言論通耶既不可言論通
便不可認三玄三要以爲實法據是又何嘗出得
老僧證覺範劈破之義來葢覺範因僧問臨濟賓
主句他素嘗都在賓主上作活計正擬答那僧時
忽於賓主歷然處見得方知一向錯解賓主以此
例知三玄三要是權非實遂有細看卽是陷虎機
之頌所謂傾見三玄三要之旨者此也漢月等逐
他死塊搜遍古今三法穿鑿配合遞相傳授豈不
是被他舌頭謾却他若果認三玄三要以爲實法

爭敢下劈破二字只是他不合大驚小恠道箇傾
見三玄三要之旨賺汝等諸人不少汝反謂信三
玄可以劈破是將泥丸土皷爲三玄者老僧道三
玄恰是泥丸土皷只是汝劈不破耳若劈得破汝
自堂堂獨露無倚無依亦如老僧叱呀地哮吼一
聲壁立萬仭若劈不破不免向三玄三要上作窠
作臼爭恠得老僧開口便罵知解耶汝要揣老僧
所證所悟敢保驢年揣不著在獨是劈破之義若
畫龍點眼不妨被汝說著何以故一棒打殺與狗
子喫雲門爲世尊點眼者裏有祖師喚來與老僧
洗脚雪竇爲達磨點眼老僧今日將三玄三要不
但劈得粉碎索性把來束做一束擲向糞掃堆頭
爲我七百年前臨濟點出光明炤天炤地去
救曰師又有頌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
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又別頌
曰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都在鏡中圓
第二玄世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隨器量方圓第
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闔氏問豐干乃曰

者箇是三玄底頌作麼生。是三玄底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只與麼望空妄解。道我曾親近和尚來。為我說了也。脫空謾語喫鐵棒有日在。闢書曰三玄三要不過臨濟一時上堂語耳。當時有執為宗旨者。故汾陽作頌警曰三玄三要事難分云云。不知闢書何所考據。而為此說。若頌即是警。則不當分而別頌三玄矣。自禁之而又自犯。想汾陽昏悖不至此耶。大都闢書凡見古人有一二語相似。即鑿之如泰山。其不可曉者。即攻之如讐敵。似者少而不可曉者多。故不免前後牴牾耳。如人天眼目載師十八問。有曰凡學人編辟言句。蓋覆將來驗師家眼目。盡皆打得。何故只為識得破。闢書引為一棒之據。不知識得破非肘後有符者不能也。且夫一汾陽耳。頌三玄則斥為狂狗。作十八問則倚為憑仗。使古人何以自處耶。倘三玄之頌為非。則是汾陽見處固非。十八問亦不足觀矣。使十八問為是。則汾陽之見處元是。三玄之頌亦是矣。何其紛綸不定。一讚而一呵之。老僧前年與項目書。想

汾陽昭和尚時。已有如汝執定三玄三要。故著頌以警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既謂忘言。豈如汝揑自古至今。自悟三玄三要者。一一舉示諸人。為師資印可者乎。今潭吉敀曰三玄三要不過臨濟一時上堂語耳。當時有執為宗旨者。故汾陽作頌警曰三玄三要事難分云云。不過一時。及下文斥為狂狗。俱係潭吉妄揑。臨濟章辨之詳矣。即如老僧書中。已有如汝執定三玄三要。今敀當時有執為宗旨者。據三玄三要原是權設。非臨濟的的宗旨。汝即減有添無。於老僧何損。却是汝心行耳。又謂頌即是警。則不當分頌三玄。自禁之而又自犯。想汾陽昏悖不至此耶。老僧笑曰。警寤之警。訓作禁止之禁。不信潭吉昏悖一至此。汾陽雖分頌三玄。隨云者箇是三玄底頌作麼生。是三玄底旨趣。直須決擇分明。老僧當日據得意忘言。提醒項目。要汝等會三玄三要底意旨。不可執定三玄三要底名言。正與汾陽語無二無別。末後汾陽又丁寧

警誡曰。莫只與麼望空妄解。道我曾親近和尚來。為我說了也。脫空謾語。喫鐵棒有日。在據是則親見汾陽。尚不許認他說底。為已分事。況漢月去臨濟七百餘載。認玄要料揀炤用賓主種種名言。作實供會。便望空謾語。竊為眞師。豈不發人一笑哉。潭吉又誣謗闢書。凡見古人有一二語相似。即靠之如泰山。其不可曉者。即攻之如讐敵。老僧因漢月撦古人名言。謂是綱宗的旨。不得不引古人一二語。以楔出楔。若在老僧分上。只據自家悟處直指一切。人又靠誰來。所以汝等穿鑿附會底老僧不曾佛語祖語。一味直闢到底。何以故。邪人說正法。正法亦是邪。汝道老僧曾靠那一箇古人。曾靠那一句古語。且古德因緣。自銅棺山頂。情與無情煥然等現便。一一勘破落處。豈更有不可曉者。所不可曉。必未有出載。無所考據底亂話耳。七闢三闢等書。實乃提獎嬰兒。撫憐赤子。則汝等尚非讐敵。況古人語耶。即如人天眼目。載汾陽十八問後。曰凡學人編辟言句。蓋覆將來。驗師家眼目。或呈知見擎頭戴角。一一試之。盡皆打得。只為當面識破。或貶或褒。明鏡當臺。是何精魅之可現。何有妖狐能隱本形者也。老僧闢書引來。正為當機覿面。故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一切本形耳。今潭吉刪去當面二字。惟謂識得破者。非肘後有符不能試問。潭吉有無面的肘。麼當面識不破。更說甚麼肘後。汝又曰。倘三玄之頌為非。則是汾陽見處。固非十八問亦不足觀矣。使十八問為是。則汾陽之見處元是三玄之頌亦是矣。老僧道。汾陽即是是。汝不是。汝更花言巧語。將自禁自犯。加汾陽分上。一闡一詞。加老僧分上。老僧不惜眉毛。為汝說破。大抵祖師門下。隨立隨掃。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則更擬問如何。拄杖當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汝道者僧會了禮拜。不會禮拜。汾陽一時頌出。復曰。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據是則自立三訣。尚且自掃。況臨濟三玄。肯似汝等癡人一向建立。所以道。汾陽即是是。汝不是

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請師主承天使者三至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設饌俶裝告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曰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曰某甲日行七十里師曰汝亦隨我不得侍者出曰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即到師曰汝乃隨得老僧復顧使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侍者即立化于側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六夏

救曰灌嬰滕公樊噲等從漢高起豐沛間攻城掠地隨功而漸進至漢有天下數人者位不過封侯至若韓信則一見而授以上將之權此先爵而後功者也若夫冐處尊位而功業罔逮尠有不夷滅者功業建矣而稍自矜伐亦尠有不夷滅者楞嚴曰理須頓悟事以漸修長沙曰功未齊于諸聖夫三乘十地灌嬰滕公比也功勝于悟大心凡夫超宗越格韓信比也悟勝于功無功之功也予以是

觀汾陽之悟之行豈非直授上將而不矜功伐者歟據楞嚴曰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在漸除因次第盡潭吉改理須頓悟事以漸修配長沙云功未齊於諸聖試問潭吉因甚佛說理則頓悟遂以乘悟併銷耶老僧敢道不須先除事但須先悟理乘頓悟力然後世出世間一切事自除故謂因次第盡耳如潭吉事以漸修喚甚麼作事又作麼生修耶長沙因皓月供奉問果上涅槃曰功未齊於諸聖問因中涅槃曰大德是潭吉何不於大德是直下薦取而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反攘攻城掠地隨功漸進者比三乘十地功勝於悟直授上將先爵後功者比大心凡夫悟勝於功耶老僧只據世尊生在王宮又爲長子尙捨而出家睹明星悟道反希罕直授上將耶臨濟道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若悟無依佛亦無得功伐二字向何處安著更可直授上將塗汚得他耶大抵頓悟漸修未齊諸聖豎其力未充等語最能賺一切人生下劣想不見修山主曰箇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麼進

山主曰汝向後自悟去在潭吉等若自悟去便知從前咬古人言句以爲綱宗不值一笑長沙因僧亡以手摩之曰大衆此僧却眞實爲諸人提綱汝等還委悉麼

慈明

救曰寓言有之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賽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一也予嘗以此爲吾道之譬故潙山曰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慈明其庶幾夫臨食嗔者若穀而守聖見者臧也雖優劣燎然其爲不了則一近世邪禪以任情恣縱爲事事無礙譬捨伯夷而師盜跖其論愈不益甚乎潭吉譏近世邪禪以任情恣縱爲事事無礙夫任情恣縱安可謂事事無礙耶據眞淨道事事無礙如意自在十字街頭打開布袋手把豬頭口誦淨戒此正與潙山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同一鼻孔出氣何以故把豬頭的是手誦淨戒的是口你道是凡是聖堂堂獨露不涉聖凡所謂體露眞常者此也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一切人體露眞常則凡情聖見欲覓覓不得欲起起不來矣說甚麼臧穀夷跖總之潭吉習學外典譬喩多方老僧一味直說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汾陽嗣出全州淸湘李氏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師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爲老宿所呵以爲少叢林師崖柴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嘗槖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昭禪師道望爲天下第一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師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斯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未許入室師詣昭揣其志必詬罵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

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師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

救曰臨濟曰黃檗佛法無多子而石霜則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顧二老生平行履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不容野干狐狗窺其武跡道固然也彼未具出情之見者則悟與宗旨打作兩段泥之謗之又何怪焉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一切人箇箇自悟此外別無宗旨非黃檗三度打臨濟使自悟佛法無多子汾陽擧杖逐慈明復掩其口不容伸救使自悟濟道出常情者乎師子游行豈求伴侶壯士展臂不藉他力若道老僧步武黃檗汾陽即瞎却汝眼也彼漢月者於漢月外執古人言句以為宗旨則宗旨與自悟打作兩橛明矣

示衆以拄杖擊禪床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誤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孤負先聖萬法本閑惟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有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盤陀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只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塡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亡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救曰師有玄要頌其末曰報汝參玄士棒喝要臨時闢書引為一棒之據不知所重在臨時二字也羅山曰你若野干鳴我即師子吼我若野干鳴你亦師子吼你若師子吼我亦師子吼臨時布取意句有主宰德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若闢書自云千問千棒萬問萬打是確定不易矣惡得謂之臨時哉以主人公為棒眼種種露布惡得謂之無法與人哉臨濟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乃至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數有時字正見慈明

頌意予故備錄之以待具眼者據玄沙上堂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即今便合識得還識得麼若不識被我喚作生盲底人還是麼老僧亦問潭吉汝還有眼麼若有即今眼在甚麼處更須待具眼麼若待具眼者便是自不具眼被老僧喚作生盲底人汝還諱得麼大抵汝等諸人自不具眼一味只聽虛聲古人道聞舉主人公便可打箇跨跳若舉衲僧巴鼻更無下口處此等說話正好捉呆汝便作實法會道主人公不是衲僧巴鼻老僧問汝主人公是長是短是白是黑衲僧巴鼻是一孔是兩孔是向上是向下汝試定當看定當得出許汝說衲僧鼻孔超過主人公笑老僧以主人公為棒眼卻也未遲若定當不出切莫亂統何以故師子口不逐閑塊只解咬人老僧棒不落別處只解打人千問千棒萬問萬棒驀頭炤腦劈脊攔腰直指一切人各各薦取自家面目各各摸取自家鼻孔所謂棒頭有眼明如日者此也若不據人為棒眼則棒作棒用亦致人棒作棒會棒作棒用即為瞎棒棒作棒會即為瞎漢瞎棒打瞎漢失卻老僧一隻眼併失卻臨濟一隻眼矣昔汾陽至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蹤於是大悟言下拜而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此非從上大老以自肯為宗旨乎老僧無一法與人只據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一切人放身命處者裏石火莫及電光罔通眨得眼來千里萬里是乃所謂臨時耳非有時打有時不打便當得殺活臨時也汝等自不具眼死在句下聞說有時便作有時會即如臨濟道直是現今更無時節又將作無時會耶

楊岐

救曰玉在山則秀珠在川則媚道之在人也寧獨不然予觀會公深得慈明之道服勤甚久至出世而同參者不知其履實踐真深韜厚晦去今日實齊壞浮山遠錄公謂首座曰所以治心須求妙悟

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爲眞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孰不從化遠公首山之嫡孫也所示如此而近世稱悟者狀若屠兒魁膾出言行事禽獸之不若而世人敬之意其有悟耳予願好心護法而道眼未明者以遠公之言辨之漢月錯謂威者形之外者也音者聲之外者也威音既在形聲之外浮山遠錄公如何道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耶潭吉據神和氣靜容敬色莊謗近世悟者狀若屠兒魁膾老僧道只怕他不是悟的若果是悟的則神和氣靜也是者箇容色屠兒魁膾也是者箇容色不見廣額屠兒放下屠刀道我是千佛一數佛果謂妙喜云或有箇禪和子得似老僧汝又如何支遣妙喜云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手一生得遇一箇肥漢剮悟呵呵大笑總之潭吉此章說話正救漢月謂臨濟立賓主之法拱揖相讓何等舒徐如束帶立朝光輝赫奕云云誣謗老僧爲極麤一棒所以前年與他書舉普化不在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上作活計

直踏倒飯床與臨濟賓主相見雖臨濟兩次徵勘化到底不變不易故濟乃吐舌見得漢月不據本分說麤說細未免識者笑耳遠錄公謂首座曰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老僧即不然悟則向上全提大機大用不見道要做臨濟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

▲楊岐方會禪師慈明嗣袁州宜春冷氏子少警敏不事筆硯及出家閱經典輒自神會折節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事異日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搊住曰遮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事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躲避我要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慈明飯罷恒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師闞其出未遠即撾鼓集衆慈明怒數曰小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乎師曰汾陽乃晚參也

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救曰後代悟繇非强作主宰。便屬依通。如此等悟處千中無一。老僧但據初祖章救曰廓然無聖。塗毒鼓聲也。雪竇以本語作頌。可謂白圭無玷。死在佛果碧巖集句下。三祖信心銘救曰至道本無難易。但不揀擇。即是譬夫畫龍云云。死在中峰闢義學句下。便曉得潭吉依他作解。不過是箇學語之流。一味掠虛。自已全無本據。若實見得後代師家無如楊岐之悟者。一一指出倚屬依通。況混說千中無一。其誰信之

問僧。秋色依依。朝離何處。曰去夏在上藍。師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曰兩重公案。師曰謝上座答話。僧便喝。師曰那裏學得者虛頭來。曰明眼尊宿難瞞。師曰恁麼則楊岐隨上座去也。僧擬議。師曰念汝鄉人在此。放汝三十棒

救曰覺範謂師之施設。如玉工治璵璠。斫膚笑。觀其接白雲弁勘僧作略。信然。實訓載師初住楊岐。老屋敗椽。適隆冬雪霰滿床。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却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滅劫。高岸深谷。變遷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閑工夫事豐屋耶。竟辭之。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其高風遠韻。千古如見。老僧道。祇如楊岐云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果嗟歎之辭耶。抑別有話會耶。若別有話會。潭吉謂其高風遠韻千古如見。不過讚嘆之辭耳。實未夢見楊岐意在妄稱勘僧作略。豈不是拾覺範的唾餘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楊岐嗣。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

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愈大駭曰何謂也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

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備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者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祇得乾蘿蔔頭底不惟瞎却學者眼衆自己動便先自傷鋒犯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曰好喝明又喝岐亦喝明連喝兩喝岐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岐拂袖便行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握手千峰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

救曰昔妙喜大徹後反於數禪客有疑乃以問昭覺覺曰我禪如大海你須將箇大海傾去始得若將鉢盂盛得些子是伊器量如此吾當奈何嗟嘆今日以鉢盂盛得者若眞海水於此末世亦表表可觀矣其所盛又皆汚穢不堪之物便欲攙棄師法顚狂橫悖牢不可開三復白雲之語爲之涕泗昭覺道我禪如大海你須將箇大海傾去始得若將鉢盂盛得些子是伊器量如此後來妙喜也說道以限量心欲入廣大境界縱然入得如持蠡酌

海一蠡縱滿能得幾何然蠡中之水未入蠡時卽是無限量底水爲你境界只如此大生滿足想故此無限量境界亦隨你器量滿足非是大海水只有許多他又道諸方學得底是海蠡禪我者裏是海蚌禪何謂海蠡禪口傳心授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者是何謂海蚌禪開口便見心肝五臟差珍異寶都在面前閉却口時無處覓伊縱饒者是據此看來漢月是海蚌禪耶是海蠡禪耶穿鑿古人言句以爲宗旨不惟自謗亦乃謗他古人如在大海底坐更展手向海外問人乞水被一杓汚穢不堪之物驀頭澆了全然不識好惡便沒頭浸在裏許雜毒入心放捨不下轉生咬嚼魔魅後昆昭覺見禪客將箇鉢盂盛些子海水倚喚吾當奈何今漢月於大海外別將箇曲曲折折底蠡兒滿盛汚穢不堪種種雜毒之物累老僧費盡娘生力氣鬬之又鬬直洗滌到今猶不能得潔淨去吾當奈何吾當奈何潭吉等掉棒打月正是白雲道底至于悟後更須遇人待你悟了向你道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白雲嗣綿州鄧氏子年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等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飮水冷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煖則可知矣如何是知底事遂往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惟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

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喩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橫在腰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

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一日有僧見磨轉。遽指以問師曰。此神通耶。法爾耶。師褰衣旋磨一匝。僧無語。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繇。擧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後日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

救曰。浮山以一頌識白雲。祥菴主以一轉語識聰老。香林遠在雲門作侍者十八年方大悟。既辭行一轉語不愜。更留三年。古人重言句如此。故其說法造次顛沛之際。不失綱宗。坐笑立談之頃。知其魔佛。此所謂定龍蛇眼也。予歷觀古德法式。亡此眼者。蓋二百餘年矣。你看白雲端頌臨濟三頓棒話。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便能指出臨濟所以悟處。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便能指出臨濟全體作用處。正與老僧說的鼻孔一般。何曾像潭吉認知痛知癢爲棒頭拂著的道理。洞山聰答僧問。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麼却向楊州出現。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有僧擧似祥菴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聰出世後示僧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對衆切切。摽是聰老曷嘗重言句來。香林遠依雲門。門每呼遠侍者。遠應諾。門曰。是甚麼。如此者十八年。一日方悟。門曰。我乃今更不呼汝矣。遠一日辭門。門曰。光含萬象一句作麼生道。遠擬議。門令更住三年。摽雲門氣宇如王。擬議尙不許。況重言句乎。所以古人道。胸襟流出。蓋天蓋地。非是做言語求奇特。他人道不出。錦心繡口。

意句尖新之謂潭吉等將古人言句妄生穿鑿遍相傳習却成惡口小家謗古人已甚況敢謗二百餘年祖宗不具此眼天壤間乃有此等兒孫救中又道已呈投機頌白雲業已許可又乃重出白汗今人不能無疑難矣哉禪之不可不悟不可不大悟不可不明大法所云大法者非區區卜度名相而已也據五祖道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以證從前實惜一時放下何嘗言禪之不可不悟不可不大悟不可不明大法來總之潭吉未夢見五祖汗氣故如是亂說上文重言句此又謂非區區名相自語相違難道名相不是言句故曰遁辭知其所窮

圓悟一日請益臨濟四賓主怎生師云也祇是箇程限是甚麼閑事又云我者裏恰似馬前相撲倒便休救曰五祖此言吐出臨濟心髓自風穴首山而下言賓主者未能如此親切闢書引程限二字抹殺臨濟譬求無父之子衆雌而無雄又奚卵焉老僧只據五祖道我者裏恰似馬前相撲倒便休爲最親切故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一切人自倒而已如謂衆雌無雄又奚卵焉是殆不然衆雌亦有卵但不能成子以破卵耳香嚴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悟此便知老僧指人自倒的落處亦知五祖撲倒便休的落處漢月抹殺老僧眞乃無父之子反謂老僧抹殺臨濟耶闢書引程限二字便爲抹殺臨濟即如五祖道是甚麼閑事汝又作麼生

師垂語曰譬如水牯牛過窻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

潭吉謂闢書曰宗旨爲尾巴說宗旨者過不得唯老僧一棒過得老僧與劉居士書云惟有尾巴過不得者正居士倚古人語句廉纖不絕者是所以高峰頌等閑放出者牛兒頭角分明擧似誰若向尾巴尖上會新羅鷂子過多時潭吉等廉廉纖纖正向尾巴尖上會耳老僧試問潭吉汝等諸人還有尾巴也無即如老僧一棒直打漢月到底打漢月分上耶抑打漢月尾巴上耶於斯明得便知宗

旨落處畢竟不向尾巴上會過得過不得非唯謗老僧亦乃自謗五祖垂語曰譬如水牯牛過窻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當時老僧若在座下要問五祖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管取他呵呵大笑黃龍云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老僧是也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過關者汝等諸人是也認宗旨爲尾巴敢保頭角四蹄總未過在

救曰五祖曰先師語拙當時不以爲慢尊大慧欲毀碧巖集板當時不以爲好高逞已黃檗潙仰不許馬祖下諸尊宿當時不以爲人我是非知此道公也今海內緇素至賢且明者猶曰三峰之爭宗旨誠是但名分則不可嗚呼是道輕於名分矣且二老年德相去不甚遠所以屈身折節尊臨濟之道而已矣苟捨道名分何自而生耶嗚呼至明且賢而爲此說者特未知道耳據白雲端頌汝是惠超因緣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饑本色宗匠發明本分事覔巧且不可得拙從何來五祖謂先師語拙正提唱一番使人領略於言句之外何嘗欺壓白雲來佛果作碧巖集宗門至此一大變本色宗匠須以本分接人一時籍沒了他家計卻更要他納物事教他無所從出始肯捨命討箇死處若向言句上拈提便放他一條活路大慧欲毀其板是則名爲知恩報恩者又何嘗欺壓佛果來黃檗謂衆曰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卻道無禪師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事分始得潙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大用潙曰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曰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潙曰如是如是蓋大機大用原出黃檗口中百丈謂衆佛法不是小事老僧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檗聞擧不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嗣

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承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丈一日問檗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檗即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又丈上堂擧野狐因緣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丈曰近前與汝道檗近前與丈一掌丈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可見檗大機大用果有超師之作乃至臨濟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檗三度與六十痛棒本色宗匠只以本分草料接人蓋如此若大機大用不是宗旨檗何故謂馬大師下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特指歸宗是其一不見僧辭宗宗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宗曰諸方有五味禪我者裏祇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宗曰道道僧擬議宗又打僧後到黃檗擧前話檗特上堂曰馬大師下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箇箇屙漉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據一味禪問著便打擬議又打故謂歸宗較些子據老婆心問著便打三問三打故謂黃檗得大用即老僧所謂本色本分無別法與人者然則潙仰推黃檗黃檗推歸宗無非發明從上事且不是欺壓馬祖下諸尊宿又何嘗欺壓百丈幷欺壓馬祖來今漢月好高逞已以致慢尊欺壓老僧爲一橛頭硬禪更加人我是非諍論不已老僧要將極麤一棒整頓漢月到底只爲他安立一○爲千佛萬佛之祖鑽出雙頭獨結四法交加種種奇名異相又遍搜古今三法死配三玄三要以爲臨濟宗旨埋沒已靈孤負先聖古人謂臨濟全機大用棒喝交馳劍刃上求人電光中垂手漢月一味抹殺只逐他玄要的閑塊謂是堂奧中事竊臨濟之名自成一家外道累老僧以本色本分反覆勸諭諭之不得一闢再闢闢至今日而猶不已

者爲道也非爲名分也卽百丈親舉再參馬祖因緣黃檗親聞吐舌猶謂若承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何況自唐迄我明中間隔五代宋元漢月乃望空啓告攀臨濟爲眞師老僧要問漢月面皮厚多少古人道威音王以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漢月抹殺老僧便是外道種子所以老僧竭力整頓他亦爲道也非爲名分也總而言之老僧以本色本分大機大用爲宗旨漢月以三擊碓三甕醬三撼門扇三頓痛棒死配三玄三要爲宗旨海內大矣孰是孰非必有賢且明起而辨之者

天童和尚闢妄求略說卷之七

天童和尚闢妄救略說卷之八

侍者　眞啓　編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五祖嗣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卽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嘆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眞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背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卽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潙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强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卽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仔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鷄飛上闌干鼓翅

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繇此所至推爲上首

示隆知藏五祖老師平生孤峻少許可人乾嚗嚗地壁立只靠此一著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謾人把箇沒滋味鐵酸餡劈頭拈似學者令咬嚼須待渠桶底子脫更却如許惡知惡見胸次不掛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鍛鍊方禁得拳踢然後示以金剛王寶劍度其果能踐履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羅籠不肯住處便契乃祖以來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爲物仍當驅耕夫牛奪饑人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即是本家道流也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尚泯默以爲無縫罅無摸索壁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但恣情識搏量便爲高見此大病也從上來事本不如是巖頭云只露目前些子箇如擊石火閃電光若搆不得不用疑著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有莫能知之趙州喫茶去秘魔巖擎杈雪峰輥毬禾山打鼓俱胝一指歸宗拽石玄沙未徹德山棒臨濟喝並是透頂透底直截剪斷葛藤大機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粘去縛若隨語作解即須與本分草料如十斛驢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滴悉皆迸散要腳下傳持相繼綿遠直須不狥人情勿使容易乃端的也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死生提持正令全是此箇時節惟踏著上頭關棙子底便諳悉也

示杲書記臨濟正宗自馬師黃檗闡大機大用脫羅籠出窠臼虎驟龍馳星飛電激卷舒擒縱皆據本分綿綿的的到興化風穴唱愈高機愈峻西河弄師子霜華奮金剛王非深入閫奧親受印記皆莫知端倪徒自名邈只益戲論大抵負沖天氣宇格外提持不戰屈人兵殺人不眨眼尚未髣髴其趣向況移星換斗轉天輪回地軸耶是故示三玄三要四料簡四賓主金剛王寶劒踞地師子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

草一喝分賓主炤用一時行許多落索多少學家搏量註解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弄將出來看底只貶得眼須是他上流契證驗認正按旁提須還本分種草豈假梯媒只如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你恁麼為人非獨瞎却者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興化見同參來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云你看者瞎漢僧擬議直打出法堂侍者問有何相觸忤化云是他也有權也有實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却不會似此瞎漢不打更待何時看他本色宗風逈然殊絕不貴作略只欽他眼正要扶荷正宗提持宗眼須是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涉廉纖逈然獨脫然後的的相承可以起此大法幢然此大法炬繼他馬祖百丈首山楊岐不為忝竊爾

救曰妙喜為佛果得意上足茲錄以源流承接不能載存此篇以見意云夫透法而後忘法世間技藝且爾況無上覺道耶今之撥無宗旨者若未渡而焚舟泥於名相者若忘渡而戀筏二者俱病惟此篇足以起之老僧據潭吉謂妙喜為佛果得意上足茲錄以源流承接不能載存此篇以見意豎佛果總論中近代師承有若演之於師師之於杲者乎而不及我虎丘讀之不覺毛豎漢月妄攀高峰為得心之師覺範為印法之師眞師則臨濟正若世間無父之子認三姓為父親遺臭萬年唾罵不盡今救中既謂源流承接豈可不顧源流仰扳妙喜夾雜於其間是潭吉又一雜種也昔佛果將歸蜀時因應菴華欲隨入蜀親囑其見彰教如潭吉所云佛果何故瞞應菴而不指見妙喜耶且妙喜於衢所親書偈以寄應菴云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何為者耶若我虎丘隆非佛果得意上足豈惟佛果不當囑應菴往見而虎丘出應菴妙喜亦不當謂楊岐正脉爾時一切人又不當並稱大慧應菴為二甘露門矣可見潭吉逆種無知是箇極炎涼的光頭俗物故以從人學底技藝喻人人本具無上覺道泥於名相忘渡戀筏豈非親口親言

至謂透法忘法殊不思古人道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又曰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正恐暫時忘却即不堪耳今潭吉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錯認無法與人以爲忘法據忘之一字非莽莽蕩蕩撥無宗旨而何戀筏焚舟二者俱病潭吉等一擔擔了也即如興化見同參來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云你看者瞎漢僧擬議直打出法堂侍者問有何相觸忤化云是他也有權也有實及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却不會似此瞎漢不打更待何時佛果學了云看他本色宗風逈然殊別不貴作略只欽他眼正要扶荷正宗提持宗眼須是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涉廉纖逈然獨脫然後的的相承可以起此大法幢然此大法炬繼他馬祖百丈首山楊岐不爲忝竊爾漢月潭吉等謂透法而後忘法漸次等待非以廉纖爲宗旨而不據獨脫爲宗旨者乎忝竊可勝嘆哉老僧本色本分正眼正宗即佛果此篇亦若爲我證據不見道玄要料揀賓主炤用許多絡索多少學家摶量註解

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又如示我隆祖云五祖老師平生孤峻少許可人乾曝曝地壁立只靠此一著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謾人亦爲老僧證據漢月等咬古人言句以爲宗旨老僧要將麤一棒直打他到底佛果老人葢早已註破矣若隨語作解即須與本分草料如十斛驢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滴悉皆迸散

▲平江虎丘紹隆禪師昭覺嗣和州含山人也九歲出家於佛慧院既長遊方初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佛果語至者師讀之歎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繇寶峰依湛堂客黃龍扣死心禪師次謁佛果一日入室果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果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果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果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佛果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果曰瞌睡虎耳

▲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虎丘嗣蘄州江氏子生

而奇傑不類凡兒年十七依於東禪薙髮首謁遂和尙略得染指法味於是徧參知識靡所契證聞佛果住雲居煆煉學者師往禮依侍果乃痛與錐劄値果返蜀指見虎丘隆禪師侍一載頓明大事巳而訪此菴元命分座於是開堂妙嚴遷歸宗時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示衆語大慧見之極口稱歎復寄偈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當時與大慧同稱爲二甘露門

救曰臨濟大法後世得其自受用者亦間有之至於驅耕奪食解粘去縛應菴華藏而下能說者未必能用能用者未必能全用或有窮而未嚴玩而弗精故天奇諸老不復拈起矣近世遂以宗旨爲怪誕實繇漸而至著也余述五宗救得失必書之非暴其所聞以論先德葢法之隆替係此知而罪我又何憾焉漢月妄揑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謂五宗各出〇之一面則臨濟亦被粘縛於一〇矣更將許多絡索粘縛臨濟以爲宗旨抹殺從上來正眼正宗自成一家外道不謂之怪誕而何潭吉作五宗救據所聞於漢月者以論先德非但順父逆祖巳也將不復拈起四字抹殺天奇諸祖將能說者未必能用能用者未必能全用二語抹殺應菴華藏下諸祖殊不知臨濟宗旨逈然獨脫無一法與人諸祖具之爲正眼承之爲正宗不待驅牛奪食而耕夫自耕夫饑人自饑人自繇自在獨脫無依直下無粘可解無縛可去豈別有一法爲人解粘去縛哉所謂據自受用身直指一切人各各醒自身受用者此耳潭吉謗應菴下諸祖得自受用者亦間有之而以宗旨爲怪誕實繇漸至著不見汾陽道明取古人意旨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豈有得自受用不明宗旨者又豈有不明宗旨得自受用者葢本色衲僧據自受用身逈然獨脫以本分草料直指一切人各各醒自身受用別無一法與人卽此是臨濟宗旨卽此是臨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的手段潭吉自未嘗悟據所聞於漢月者作五宗救以救五宗原妄將宗旨受用打做兩橛粘縛先

聖抹殺祖宗嗚呼此其所以爲怪誕也與此其所以爲怪誕也與

▲明州天童密菴咸傑禪師應菴嗣福州鄭氏子其母夢廬山老僧入舍遂孕師自幼穎異過人及壯剃髮進具徧參知識最後謁應菴華和尙於衢州明果菴一日問曰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破沙盆應菴頷之說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後出世住衢州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奉詔住徑山及靈隱

潭吉據密菴上堂卓拄杖一下云迷時祇迷者箇復卓一下云悟時祇悟者箇迷悟兩忘糞掃堆頭重添搕㩲莫有向東湧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云三十年後救曰典刑猶在老僧看典刑猶在四字乃不足之辭所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耳潭吉每稱祖師心印自臨濟至應菴十有二傳華藏而後此印漸沒不知何所考據即如密菴道莫有向東湧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潭吉試道道看若道不得莫謗密菴好

▲破菴先禪師密菴嗣廣安王氏子後出世上堂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忍俊不禁爲諸人作箇撇脫拈拄杖卓一下云流水暗消溪畔石勸人除却是非難

▲徑山無準師範禪師破菴嗣生雍氏蜀之梓州人也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初請益成都老宿名堯者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晝夜體究一日如厠提前話有省次謁育王佛炤禪師炤問何處人師曰劒州炤曰帶得劒來麼師隨聲便喝炤笑之至靈隱破菴先禪師居第一座一日遊石筍菴師蹈侍有道者問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破菴曰用捉他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在傍忽大悟異日開堂拈香遂嗣破菴先禪師焉嘗受詔住徑山賜師號曰佛鑑禪師宋淳祐己酉三月十五日示寂其徒請遺偈乃執筆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要更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塔全身於圓炤菴

▲仰山雪巖祖欽禪師無準嗣師初參鐵橛遠次參天目禮禮公爲松源嫡子師敬慕之懷香造其室禮曰汝豈不見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遭痛棒末後向大愚肋下築三拳道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汝但恁麼看師不喜而出依舊自作主意每嘗坐禪一日纔上蒲團面前豁然一開如地陷一般自此目前淨躶躶地半月餘日動相不生然於中夜睡著無夢無想無聞無見之地又却打作兩橛凡古人公案有義路可以咬嚼者則理會得下無義路如銀山鐵壁者却都不會師雖在徑山無準和尚會下多年每遇入室舉主人公便可打箇踍跳若舉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有下口處如是十年不得徹悟後過浙東天目兩山作住一日佛殿前行忽然擡眸見一株古栢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撲然而散自謂如暗室中在白日之下走一轉相似方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拄杖

▲天目高峰原妙禪師雪巖嗣吳江徐氏子也十五出家於秀水密印寺二十更衣入杭之淨慈立死限三年學禪一日父兄尋訪巍然不顧初參斷橋倫令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厠中單而出又嘗發函忘扃鐍有同參僧顯慨然曰吾已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成於是朝夕侍奉惟謹時雪巖欽禪師寓北澗師懷香往扣之方問訊即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無字話自此參扣無虛日巖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如是不知其幾一日少林忌辰隨衆詣三塔諷經次忽擡頭覩五祖演和尚眞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者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時年二十四矣先是雪巖移南明師解夏即往省之巖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者裏師便喝巖拈棒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巖曰爲甚打不得師拂袖便出自此機鋒不讓一日巖問曰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巖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飰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

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丙寅冬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拚一生作箇痴獃漢決要著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參僧推枕子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救曰金剛王劍佛祖不留至虎丘應菴十有二傳如器注器當時有與臨濟先後出世者如石霜多枯木衆以勝妙境界作究竟至首座化去不會宗旨徹九峰孰能反正之厥後流爲默炤邪禪而眞淨五祖妙喜諸老宿痛斥其非迨勝朝此病熾作雖沒量大漢不免從狐鼠蹊徑中來賴是二老生鐵鑄成終得正悟雖悟後痛訴昔時之謬往路之非而學者耽著恬寂卒不能捨甚哉邪法入人之深也係是

國初至今多坐不語禪南北甚行牢不可破天童三峰相並而出十餘年中摟盡黑暗魔軍窠臼然而狂打潑罵記名泥跡之獘不旋踵而生末世說法其難如此要當扇以淳風感以至誠驗以宗旨擇以人類復還馬祖百丈臨濟興化已來之元氣根本全機大用非徒嚚嚚然口舌爭也若夫雪巖父子拈提濟上綱領下刀發藥去古人實有間設使施之今日獨不可以稱良劑乎故曰道歲也聖人時也老僧即據黃檗打臨濟大覺打興化暨馬祖扭百丈鼻負痛失聲以迄見僧入門便棒諸大老本分草料接人天下萬世未有指爲狂打者又如噇酒糟漢尿牀鬼子是惡知識敢裨販我之類往往極其詬辱所以古人致疑曰罵豈慈悲法施耶答曰汝作罵會那遂於言下有省天下萬世未有指爲潑罵者何以故全機大用不涉廉纖師子咬人壁立千仞即臨濟一喝不作一喝用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棒頭有眼喝下知歸誰敢斥爲顚狂誣爲撒潑者乎妄稱狂打潑罵自潭吉始使天下萬世疑打即是狂罵即是潑師家束手結舌不敢以本分草料接人自潭吉一言始矣至於記名泥跡之弊正漢月潭吉爲始使天下萬世記四料揀四炤用四賓主之名泥三擊碓三甕醬三撼門

扇之迹其流弊可勝道哉據雪巖高峰苦參力究眞如生鐵鑄成所謂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也何嘗墮默炤邪禪狐鼠蹊徑來漢月等自未嘗悟認一夾夾住便爲了當苦參力究者不分皂白槩呵爲黑暗魔軍悞矣悞矣老僧拈條白棒立地要人悟去彼苦參力究蒲團上二三十年喚作鈍漢即得喚作邪禪即不得又如雪巖接高峰峰初懷香問訊便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自此參叩無虛日巖忽問阿誰與你拖個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如是不記其數誠所謂本分草料痛下鉗鎚潭吉不知何據囂囂然謂雪巖父子拈提濟上綱領下刀發藥去古人實有間抹殺雪巖猶不足怪者高峰老人是汝漢月扳爲得心之師者如何也抹殺他

▲天目中峰明本禪師高峰嗣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道者持燈籠至家遂生師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離襁褓便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雖嬉戲必爲佛事九歲喪母十五立誓出家禮佛燃臂誓持五戒日誦法華諸經夜則常行困極以首觸柱自警甫冠閱傳燈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於是致疑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恍然開解內外典籍輒知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遂往從高峰薙落於師子院時年二十有四矣未幾觀流泉有省詣峰求證峰打趁之適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峰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峰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言下無礙於是高峰書眞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參徒詣師請益繇是學者輻湊歸之如水就下而師猶深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一時宰相公卿上及天子每虛徑山靈隱諸大刹齎幣迎師卒不可致或踰山泛海以逃是故居無常處然所過之地皆成寶坊緇素男女無貴賤皆望塵拜伏金帛之供一視而已師初侍高峰於死關晝則作務夜則禪寂剋勵嚴苦脇不沾席者十年詰究研窮始承記莂自高峰化後師或船或庵榜以幻住又以自號云

中峰舉大覺打興化云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當大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心思意解於其間哉雖然只如大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興化言下大悟又悟箇甚麼道理者裏見得許你作臨濟半箇兒孫漢月云興化既悟者兩喝又道曾學箇賓主句則何待向軟言句中大悟中峰道大覺興化棒喝交馳豈容思議則二老既同鼻孔化更何待後語耶今之不識宗旨者每每藉口中峰有掃蕩宗旨藥病之言據為實法守住初悟不肯信有徹底賓主等事若向者裏了去便不疑五家各闡祖師心印之妙也復頌云喝既已明打豈不會兩度相逢醒何復醉衲衣脫下又加槌黃蘗也應百雜碎堪笑兒孫逐隊多翻嫌臨濟不足責老僧據興化自云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既是學得的何嘗言悟者兩喝又何嘗於兩喝外另學箇賓主句聽只學者兩喝當賓主句耳所以大覺勘驗他曰我直下疑你昨日者兩喝而興化果喝豈不顯然

學喝當賓主句乎是則喝且不可況可謂悟者兩喝來中峰恐人向棒喝交馳上心思意解所以道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據大覺云者瞎漢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於言下大悟又悟箇甚麼道理者裏見得許你作臨濟半箇兒孫而漢月先裝點興化悟者兩喝又道曾學個賓主句作兩橛話開了好出漢月謂何待向軟言句中大悟者有兩意一欲贓誣興化先悟者兩喝故硬作主宰擬誣類老僧守住初悟一橛頭硬禪不肯信有徹底賓主等事及五家各以言句闡祖師心印之妙的宗旨二為證漢月昔謂諸方識萬峰法軟之意故謂何待向軟言句中大悟耳據軟言句則頌中謂衲衣脫下又加槌黃蘗也應百雜碎又非相違乎漢月又不思初見老僧請陞座舉有以棒喝為直指有以言句為直指言句棒喝雖不同無非發明祖師直指之旨如大覺初則一味直打興化因化不薦反謂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

故大覺痛口。覷面直指曰。者瞎漢。却來者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化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的道理。非大覺與化明據言句與棒下直指無異之旨乎。如是則黃檗大愚臨濟大覺與化。何嘗言於喫棒的道理外。別有所謂宗旨來。又誣謗與化謂喝。既已明打。豈不會。可見漢月只向棒喝上心思意解。故曰兩度相逢。醒何復醉。既據醒無復醉。則與前文守住初悟不肯信有徹底賓主等事。非漢月自語相違乎。且古人有發心畢竟二不別。若初悟不徹底賓主等事。又說甚麼若不脫下爭得見骨若骨。有初後之異。賓主之別。則與興化初學得箇賓主句。何以異哉。既謂衲衣脫下。又加搥黃檗也。應百雜碎。豈可更責臨濟哉。所以老僧七書中。謂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況臨濟乎。而況藉口中峰。掃蕩宗旨。宗旨二字。老僧辯之詳矣。你且道阿誰藉口中峰來藥病之言。據爲實法。漢月自欺自供。據守住初悟不肯信有徹底賓主等事。益爲顛倒。若痛與一頓。大悟在前。學賓主句在後。好作是說。以爲證據。與化初明明道。學得箇賓主句。次明明道。被大覺棒下折倒。後明明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處悟去。是則大覺本分草料。別無一法與人。與化獨脫無依。悟得箇不從人學底。豈若漢月。逐五家言句。認爲宗旨。眞所謂瞎驢趁隊者。頌中結句。堪笑兒孫逐隊多。天理昭彰。使漢月不打自招。老僧王是不覺一笑

◆傳[illegible]傳

▲伏龍聖壽寺千巖元長禪師。中峰嗣。蕭山縣人也。俗姓董。家世宗儒。父九鼎。母何氏。晚而生師。欲棄之。嫂謝氏趨救。鞠爲子。七歲卽就外傅。諸書經目輒成誦。出入莊重。有若成人。其父喜曰。是子當以文行亢吾宗乎。僧曇芳者。師諸父行也。欲乞師爲嗣。謝氏難之。未幾。師遘疾甚革。謝氏禱於觀音大士。頃之果愈。遂從芳遊。年十七。摩切九流百氏之言。已而棄之。十九薙髮受具。習律於武林靈芝寺。會行丞相府飰僧。師隨衆受供。時中峰本禪師先已在座。遙見師。卽呼曰。汝日用如何。師曰。念佛。峰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峰

厲聲叱之師胡跪求法要峰授師以趙州無字話令參於是縛茅於靈隱山中未幾復以他務移動隨順世緣倏忽十載乃歎曰平生志氣充塞乾坤今乃作甕裡醯雞耶復造靈隱脇不著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鵲聲有省亟往見中峰峰又斥之師憤然來歸夜將寂忽鼠食猫飯墮其器有聲怳然開悟披衣待旦復往質於中峰峰問曰趙州何故言無師曰鼠食猫飯峰曰未在師曰飯器破矣曰破後云何曰觸碎方甓峰乃微笑視師曰汝宜善自護持栖遁巖穴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既受付囑乃隱天龍之東菴俄而中竺訢公及行丞相脫歡請師出世師與弟子希昇杖錫至伏龍山圖深遁焉

漢月云當時中峰見此老於猫飯碗破打碎方甓處不辯開合便教住山蓄養及乎出世只道得箇嚮字若到三峰門下更須勘過始得據是不惟謗千巖悟處不實并謗中峰冬瓜印子失却一隻眼矣卽如道箇嚮字亦有何過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答曰嚮請問漢月還肯雲門也無潭吉

舉宋學士製師塔銘敘其末曰濂嘗往伏龍山見師師問曰聞君閱盡一大藏教有諸濂曰然曰君耳閱乎目觀乎曰目觀也曰使目之能觀者君謂誰耶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縮爲方外友以此言之則臨濟正法眼藏至師之世巳若大羹玄酒備而不用久矣厥後天奇祖翁只以一誰字誨人云云據謂正法眼藏備而不用謗千巖亦已太甚卽如使目之能觀者謂誰致天奇舉唱誰字正亦未有過在百丈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丈曰是甚麽藥山目爲百丈下堂句請問潭吉還肯百丈也無若漢月不肯雲門潭吉不肯百丈任汝不肯千巖可也否則千巖老人與汝父子何仇一以嚮字抹殺他一以誰字抹殺他請問汝等是何心行

▲蘇州府鄧尉聖恩寺萬峰時蔚禪師千巖嗣溫州樂清金氏子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寢覺而生二子師居末適有光燭室鄭懼欲弗舉其姑保而育之襁褓中見僧輒微笑作合掌態父母度不可留使禮越

之永慶寺講主昇公出家時年十一嘗誦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有省遂入杭受具戒參止巖禪師於虎跑巖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因入達蓬山卓庵佛跡寺古址晝夜參究至忘寢食一日聞寺主宗律師舉溈山踢倒淨瓶話忽契悟說偈曰顚顚倒倒是南泉累於工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遂往見止巖並無見覩公皆許以法器囑令住山於是還達蓬獨處者十年會止巖圓寂師往掃塔忽聞僧方殿主者舉千巖和尚頌有寄語諸方參學者莫教錯過好時光之句師即往伏龍謁千巖焉纔入門巖便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將坐具打一圓相叉手而立復呈偈曰南泉不是惱人心有要將心去捉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天空廓有何尋巖允之舉第一座未幾復退職潛隱于巖和尚屢招不起乃以法衣頂相寄之後卓錫蘇州鄧尉山衲子奔集遂成叢林

▲寶藏普持禪師萬峰嗣住聖恩爲二世萬峰禪師付法與師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獅子燈燈續談古今傳

▲東明虛白慧昱禪師寶藏嗣年十四於丹陽妙覺寺禮湛然師薙髮受戒參雲間松隱叩其心印然未心肯自誓若不徹證不已因禪定六日出定舉首覩松豁然有省尋至蘇之玄墓聖恩寺見果林和尚針芥相投復指示見寶藏持禪師且陳悟因藏叱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得泊在者裏師遂親炙座下藏一日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者箇見解師乃發憤忘寢食至第二夜驀然徹法源底遂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藏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既至其理自彰

救曰末世禪人依稀彷彿不必論即真得一悟者只到問訊叉手處便起聖解硬作主宰既無明眼師匠爲之裁剏久則化醍醐成毒藥矣據東明出定舉首覩松有省原不曾大悟及乎問訊叉手只顯前學首有省之意耳亦何曾自謂大悟潭吉以

便作聖解賊誣東明化醍醐成毒藥抹殺東明正爲汝自未嘗悟故謂卽眞得一悟者只到問訊叉手處硬作主宰耳殊不知眞得一悟隨處作主豈更須硬作主宰況有凡情聖解毒藥醍醐許多絡索來可見潭吉不過是學語之流卽依稀彷彿亦未夢見在

▲杭州東明海舟普慈禪師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至慧日寺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乃曰言說今日愈多矣遂歸日夜閱經尋思實義面顏日悴有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云佛法不明故爾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鄧尉山問取萬峰和尚去師聞之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峰峰問曰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峰曰到此何爲師舉前話再拜求示峰便劈頭兩棒攔背一踏以脚兩踢曰只者是實義師有省起曰好只好太費和尚心力峰笑而許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兎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跡護持莫輕爲人師範師自以爲得

乃結庵於洞庭山塢廿有九年一日僧至師問曰上座何來曰安溪曰安溪有人麼曰有虛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峰曰是誰弟子曰寶藏曰有甚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麼下語者皆不契舉畢復問曰曾參寶藏否師曰我與寶藏同參萬峰僧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不再參人去師曰我昔日問萬峰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峰便打自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癢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言悟未在未在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卽棄庵渡湖往安溪詣東明適有人設齋師至關前問明曰今日齋是什麼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卽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卽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著落味卽到口師無語次日黎明遣侍者請師師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峰明日爲序先後耶爲論佛法耶若序先後萬峰會下千人若

論佛法老闍黎未夢見在何處之有若覩見萬峰萬峰卽今在什麼處師面赤罔然明日若如此不曾見萬峰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値香燈繩斷墮地忽然大悟詣關前呈悟繇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峰去師曰自公爲我打徹何得承嗣萬峰明乃笑遂集衆出關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脉續綿綿乃躡下拄杖下座師卽入方丈禮謝明曰老僧不出月去也至二十七夜辭衆二十九日示寂師仍欲遁歸洞庭四衆苦留乃繼其席萬峰忌日師拈香指眞曰我幾淹殺你甕裏幸是普慈若別人不可救也爇此瓣香堪酧接引喝一喝云只笑你護短沒頭師佛法當人情展坐具禮拜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余洞遠宗源連喝兩喝云受恩深處便爲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禮拜起慟哭歸方丈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爲僧中間多少譊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〇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尙又打〇云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投筆而逝在景泰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左側得法十二人

五宗救戰海舟普慈禪師據源流列爲東明旵公得法弟子然未見其語錄惟萬峰錄中列爲上首今姑依源流列此以俟考證萬峰印記頌云龜毛付囑與兒孫兎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個中消息許誰親海安同知沈貢居士問師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師擧手曰經也月也指也士惘然師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士有省乃云從此知師之道非凡情之所能測救曰源流之設若家譜然所以考定厥祖若宗承接次序俾後代兒孫覩源視流儼俛進道不使厥跡有愧先德非徒彰顯名號而已若夫上下相亂尊卑倒置如寶藏東明海舟三尊宿譜安用哉元季多兵
國家至今近三百年僧行稠雜宗祖之道微亦極矣雖有一二大士深韜巖穴名聞未著故其語錄

無傳焉三峰先師頌臨濟宗至海舟慈公翻覆推求得其梗槩蕬慈公爲萬峰蔚禪師得法高弟萬峰有付法偈云云而海安同知沈貫爲蔚撰塔銘自序得法於萬峰大弟子海舟和尚則海舟與寶藏爲伯仲而東明昱公實海舟之法侄也今源流以海舟爲東明之嗣豈有二海舟耶丙子冬余救五宗適得五世祖無聞聰禪師語錄有客窓夜話一篇序從上源流甚確自臨濟至高峰十有八傳者與近代所序不異自高峰而下則曰出二人其一爲中峰本公其一爲斷崖義公義不聞中峰出千巖長長出萬峰蔚蔚出海舟慈慈出寶峰瑄瑄出天奇瑞而略不及寶藏東明則二公爲疊出可知矣又據四世祖笑巖月心寶禪師有聯芳偈六首其自序曰不肖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元祖下繼曹溪三十一葉之眞孫今以源流數之自迦葉至笑岩順流而下爲六十五世自笑岩至曹溪泝流而上則三十三傳較聯芳自序多二世則聰公不及寶藏東明爲是也且聰公爲海舟三世孫笑岩又聰公之子踏踵接武只一二代亦若吾輩之於龍池使年歲稍長猶足望見顏色豈數十年間錯謬遂至此耶實龍池之誤非今日之誤也然則龍池豈無故插入二人歟余嘗見香嚴古溪澄和尚祭海舟文有曰續高峰七世之燈紹昱祖百年之踵自高峰至海舟實七世而寶藏東明在焉則東明之下別出一海舟無疑矣不然無聞之親口所說笑岩之親筆所書萬峰之偈沈子之銘俱不足信乎凡事之疑難當委曲而折衷之求其所安而後已今者據師承之偈考銘傳之載合世數之符詳遠祖之說四處咸契獨香嚴祭文一疑未決玆可以懸解者也且馬祖石頭同時並化旣有二道悟於前矣則萬峰東明祖孫繼踵安知無二海舟於後哉此不待辨而依前四說爲安矣聞天童師翁有意改政之錄此以備採擇而寶藏東明二公仍舊不敢擅專也老僧誠有意探討故刻小字印於語錄之前數年竟不能得邇來有法侄山茨將海舟寶峰二祖機緣刻行於世葢得諸丹壑查

居士家藏佛祖源流中者。然則萬峰蔚出寶藏持。持出東明旵。旵出海舟慈。慈出寶峰瑄。又得靜庵素禪師語錄。素為海舟二世孫。叙聯芳圖云。釋迦牟尼佛首傳心印。二十八代至菩提達磨。東土為初祖。二祖慧可大師。三祖僧璨大師。四祖道信大師。五祖弘忍大師。六祖慧能大師。南嶽讓大師。馬祖一禪師。百丈海禪師。黃檗運禪師。臨濟玄禪師。興化獎禪師。南院顒禪師。風穴沼禪師。首山念禪師。汾陽昭禪師。慈明圓禪師。楊岐會禪師。白雲端禪師。東山演禪師。佛果勤禪師。虎丘隆禪師。應庵華禪師。密庵傑禪師。破庵先禪師。無準範禪師。雪巖欽禪師。高峰妙禪師。中峰本禪師。千巖長禪師。萬峰蔚禪師。寶藏持禪師。東明旵禪師。海舟慈禪師。雲溪瑛禪師。瑛與寶峰瑄為昆季焉。據是益證源流的的相承。海舟為東明旵祖之嗣無疑矣。潭吉謂無聞語錄有客窗夜話一篇。序從上源流甚確。略不及寶藏東明。則二公為疊出可知。數十年間錯謬。遂至此。實龍池之誤。但疑香巖祭海舟文有曰。續高峰七世之燈。紹旵祖百年之踵。遂謂東明下別出一海舟。引馬祖石頭同時並化。既有二道悟於前。證萬峰東明祖孫繼踵。安知無二海舟於後。可見潭吉妄為折衷。抹殺寶藏東明二祖。不信我龍池老人的的源流。即此一案。悖逆亦已甚矣。何況其他

▲南京高峰寺寶峰明瑄禪師。海舟嗣。姑蘇吳江人。姓范氏。在俗為木匠。因海舟和尚造塔院。斧傷自足。痛甚。索酒喫。舟聞之。往謂曰。適來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有千石酒與作頭喫。作頭能喫否。師有省。即止酒。遂求為僧。舟即與披剃。曰今日汝頭落也。師曰。頭雖落。好喫酒人頭不落也。乃充火頭。一日師負薪。舟見曰。將刺棘作麼。師曰。是柴。舟呵呵大笑。師罔然。舟曰。是柴將去燒卻。師起疑曰。和尚畢竟是甚麼道理。故問我。我不能答。是夕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割。以鏡炤之。豁然大悟。呈悟於舟。舟便打。師奪拄杖云。者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

刀仔細看若是英靈眞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舟曰即此偈語可紹吾宗乃付偈曰臨濟兒孫是獅子一吼千山百獸死今朝汝具爪牙威也須萬壑深藏止從此名聞遐邇學者雲集得法五人逝於成化八年十二月九日全身塔於東明寺左

▲天奇本瑞禪師實峰嗣南昌鍾陵江氏子年二十隨父商於潁州偶厭世相遂信步至荊門禮無說能公披剃爲沙門令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師乃徧參耆宿晝夜坐禪至隨州觀音寺聞進長老會中度夏見壁間有保寧廣中竺警策一篇師時持不語每擡頭惟看中間兩句曰沉吟是阿誰畢處是何人且看且參日久意深覺山河大地林木池沼六根六塵都來只是一箇誰字後與全首座往襄陽偶聞婦人喚猪聲全說偈曰阿娘墻內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拶破者些關棙子阿娘依舊是婆婆全舉了便行再不回顧師自念曰且不得直下承當便是乎行數程猶恍惚不已一日病中聞僧舉大慧禪師發背因緣豁然透得全公說偈之意乃作頌曰直下承當事不差皆因分別隔天涯若能返此回光照直下承當本不差因入蜀見楚山雪峰諸老漸有省發末後參實峰和尚峰云甚麼處來師云北京峰云只在北京別有去處師云隨方瀟灑峰云曾到四川否云曾到峰云見法鑑否云曾見峰云見楚山否云曾見峰云法鑑會下多少衆云三十峰云楚山會下多少衆云三十峰云且不一般云本無差別豈分彼此峰云四川境界與我此境界如何云江山雖異風月一般峰豎起拳頭云還有者箇麼云無峰云因甚却無云非我境界峰云如何是你境界云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峰云汝豈不是著空云終不向鬼窟裡作活計峰云西天九十六種外道你是第一師拂袖便出

救曰往余讀師開示一篇從頭至尾數千言止教人看一誰字今讀行實益知師於壁間誰字染指而脫謝未盡耳師之得法弟子三百四十有奇未及百年湮沒殆盡獨無聞一枝流至今日未斷者幾若懸縷其正法眼藏不問可知余錄諸祖悟緣工拙備存以見時代升降學者不得於誰字上更

生研味可也。潭吉以一誰字抹殺天奇老人。妄意於誰字著脚。易認門頭耳。殊不知只者誰字認門頭也。係你不認門頭也。係你。譬如要朝聖主。直入京師也。係你祇到潼關也。係你過。豈在誰字哉。漢月又以猶涉語脉。在抹殺無聞老人。未免著忙。在抹殺笑巖老人。笑巖上堂。拈拄杖云。有麼有麼。時有一僧出作禮。師劈脊便打。云多口作麼。僧云某甲一言也未。何為多口。師復打。云再犯不容。只如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你恁麼為人。非獨瞎却者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佛果示妙喜云。看他本色宗風。逈然殊絕。妙喜頌此則因緣。提起須彌第一鎚。電光石火太遲遲。象王行處狐踪絕。獅子咆哮百獸危。請問漢月。寶壽恁麼打。還著忙也無。佛果恁麼示。妙喜恁麼頌。漢月還肯他也無。難道寶壽便恁麼。得笑巖便恁麼。不得。吾不意汝父子。絕滅祖宗一至此

▲關子嶺絕學正聽禪師。天奇嗣。又號無聞。邵武人。俗姓奚。母吳氏。將誕師前一夕。有病僧告宿吳氏。辭之夜半。遂生師。而病僧亦以是夕亡於道上。里人咸謂此僧再來也。師生三歲。父母繼亡。外祖憐而收養之。未期年外祖亦死。舅氏以師命孤苦。乃送且隱菴為僧。十七得度。二十受具。精毗尼。彙修止觀。深究唯識等論。同學皆敬之。一日遊百丈山。逢一老宿。問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刼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此理如何。師乃依文講之。老宿詬罵而去。師從此疑情頓發。念念孜孜。經五六載。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乃曰。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遂參諸方。得法於天奇老人。為奇問。苦樂皆心。因何外取。師曰。祇為不了。奇曰。是非皆事。因何妄承。師曰。錯認定盤星。奇曰。迷悟皆人。因何不懂。師曰。早知燈是火。豈向四方求

▲笑巖月心德寶禪師。絕學嗣。金臺吳氏子。世族錦衣。師幼孤。情質近道。弱冠時。入寺聽講華嚴大疏。至十地品。如來為輪王時。捨國城妻字頭目手足。因感悟。禮廣慧能禪師出家。既落髮。徧參名宿。乃至伏牛

火場淨土觀門無所不歷一日渡溪失足墮水中衣履俱濕前至呂家店更衣默坐忽聞婦人責子語有省遂造關嶺謁絕學聽公呈所得聽印可之明旦入室聽問曰上座昨日許多絡索向甚處去也師擬對聽笑曰鷂子過新羅師復問曰十聖三賢已至聖智為甚不明斯旨聽厲聲曰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師連下數轉語或隨問隨喝皆不契後因泉邊洗菜忽然一莖菜葉墮水師逐水圜轉捉之不可得遂有省喜躍來歸至晚聽以玄沙未徹語問之師曰賊入空房聽曰者則公案不得草草師便喝拂袖而出數日後辭關嶺與爽菴結件入楚參大覺圓公覺齒高儀貌豐碩辭音如鐘住山數十年不與人事實禪門巨匠也師一見便求依侍覺却之再四乃允師侍覺凡數月朝夕扣擊覺老拈放風轉方便莫測一日室中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便悟覺曰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閑名正當恁麼時外道悟箇甚麼師擬對覺以手掩師口曰止止猶更挂齒在師乃豁然曰可謂東土衲僧不若西天外道誠大遠在即呈偈曰自笑當年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覺為助喜未幾覺老順世師回關嶺聽禪師甚重之付以法印

▲荊溪幻有正傳禪師笑巖嗣俗呂氏溧陽人也年十九薙髮於樂菴和尚因嬰勞疾菴令看父母未生前話久之無所契繇是克勤精進歷二七日餘一夕經行方坐昏沉無奈忽聞琉璃燈花爆聲豁然有省乃曰始知古人所謂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等說皆非虛語於是直造燕都參笑巖和尚求印可通所得未竟巖忽趯出隻履曰向者裏道一句看師無語乃通夕不寐至明旦猶立簷下巖出見喚之師回首巖翹一足作修羅勢師有省服勤數載禮辭南歸巖書從上源流付之臨行贈以一笠曰無露圭角

救曰否泰相生理固然也滹沱一宗數傳而後子孫徧天下可謂盛甚至雪巖父子千巖萬峰已來雖宗旨漸沒猶多雄偉端正志趣超邁之士其衰

颯未有若今日者嗚呼三峰固已化去而天童師翁儼然猶在也彼竊名座下者擾擾公門千態萬狀數年之後流獘可勝道哉潭吉謗雪巖父子千巖萬峰已來宗旨漸沒老僧試問汝等指甚麼為宗旨而謂其漸沒且謂其衰颯耶昔臨濟曰山僧今日事不獲已曲順人情方登此座若約祖宗門下稱揚大事直是開口不得無你措足處山僧此日因常侍堅請那隱綱宗還有作家戰將直下展陣開旗對衆證據看時有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濟便喝僧禮拜濟曰者箇師僧却堪持論看來臨濟據直是開口不得無你措足處為綱宗故謂那隱綱宗者僧會得禮拜不作禮拜用故濟云者箇師僧却堪持論綱宗也是則滹沱一宗惟以棒喝指人為佛法的的大意豈若漢月徧搜今古三法死煞配定三玄三要認為濟上綱宗潭吉等從而和之遂謂雪巖父子千巖萬峰已來宗旨漸沒耶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一切人為佛法的的大意漢月謗為一橛頭硬禪相似野狐涎潭吉遂為滹沱一宗衰颯未有若今日者嗚呼抹殺老僧猶可言也抹殺雪巖父子已來歷代諸祖不可言也且滹沱一宗惟以棒喝指人為佛法的的大意今日被汝等抹殺更不可言也矣

天童和尚闢妄救略說卷之八

天童和尚闢妄救略說卷之九

侍者　眞啓　編

天童

救曰師人品剛正福德亦大其住持去就之際眞得古人體裁此予數年前一聞見而心醉意服者方其家貧失學荷擔於窮山草莽之間皇皇焉志在出世非夙有大願孰教而使其然哉雖從上來事不無毫髮遺恨至於自肯處實親見一面得來絕非近日識學依通之禪所能窺覷使汾陽慈明輩為之師友必能再興臨濟於末世建大法幢其功未可量也老僧試問潭吉何不明指汾陽慈明

輩長處來形老僧之短則可見汝等具擇法眼不然一味脫空亂說假汾陽慈明來蓋覆老僧非惟誣謗老僧失師友力誣謗先師不堪爲範亦乃誣謗汾陽慈明何以故老僧就據汾陽叱慈明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舉杖逐之明擬伸救汾陽掩其口明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是則汾陽何曾有法與慈明耶再據汾陽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後參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陽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陽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是則汾陽何曾於首山處別有法得耶汝反謂使汾陽慈明輩爲之師友必能再興臨濟於末世老僧且問汝等指甚麼爲末世又指甚麼爲法幢據老僧則世無始末直指一切人自爲法幢法幢亦無盡若別有玄要等法幢可建以爲再興臨濟於末世卽爲謗正法輪何功之有且首山自謂象王行處絕狐蹤漢月野狐精反謗老僧爲一橛頭硬禪潭吉野狐精反謗老僧於從上來事不無毫髮遺恨老僧且問汝等喚甚麼作從上來事莫是三擊碓三甕誓三頓痛棒傳來的三玄三要是從上來事麼莫是威音王者形聲之外未有出載無所考據一○爲千佛萬佛之祖五宗各出○之一面是從上來事麼者等野狐精見解不消老僧大象王一踏踏倒

▲明州天童密雲圓悟禪師龍池嗣宜興蔣氏子家貧樵採爲業但於歲歲二三月中忽動世間無常之想便欲修行年二十七荷擔度山曲觸路旁積薪有省得管帶拘心意日用常令昭昭然越兩年棄室又明年從龍池山幻有傳禪師出家然覺生死到來擧竟不穩當二六時中看得心境兩立古人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越看越成兩個因舟次請益龍池池曰你若到者田地便放身倒臥師禮拜起昏蒙益甚嗣是惟加罵詈師慙悶交感至大病汗流二七日方愈遂掩關數載適傳公入都擧師監院事一日自城中歸過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大端說似人不得爾時昭昭靈靈底要起

起不來欲覔覔不得不知向甚處去了又自密密舉前所會古人因緣宛爾不同亦不自疑是與不是一日龍池喚師及覺宇入室曰老僧昨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裏了汝等爲我扶持佛法師便出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龍池目之大笑師接來付火未幾傳公圓寂師併柩三載畢結制於本山時年五十有二云

潭吉愚闢書云漢月初見貧道問堂奥中事答曰汝即今在甚麼處他却不識貧道之句而謂猶是門庭邊事豈非向外打之遶而不識漢月之堂奥中事者乎何故奥者主人之所安息也即漢月之立地處也貧道提漢月立地處而漢月向外打之遶豈非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者乎又曰如貧道擲下拄杖云老僧落二了也且一又如何舉漢月向前拿拄杖而去此又豈非漢月不識貧道之用處者乎獨喜貧道顧視他曰既是月落後又如何相見他便出去故以源流拂子表信耳救曰寧可將身入地獄不將佛法作人情古德自誓語也借如闢書所論則先師既不知自己立地處又不識舉一舉二之用處是一茫然無知之掠虛漢子耳乃獨喜便出一事而付之源流豈不以佛祖慧命爲兒戲乎況不獨先師一人爲然也付法數人皆然也輒前是而後非之淸淨法眼果安在哉殊不思老僧爲淸淨法眼故獨喜便出一事爲佛祖慧命而付源流也何也若據便出一事則豈更有堂奥耶豈更有門庭耶又豈更以拄杖爲舉一耶又豈更謂繪事家圖七佛之始始於威音王佛唯大作一○圓相之後則七佛各有言詮言詮雖異而諸佛之偈旨不出圓相也耶又豈更謂威者形之外音者聲之外威音王者形聲之外未有出載無所考據耶據漢月謂威者形之外音者聲之外雖道漢月生平拈拂子舉竹篦上堂說話執筆書寫凡百施爲日用皆離漢月之形聲耶蓋因漢月不遲便出一事反生種種亂說亂作以詆謗老僧則老僧前是而後非之者因漢月前是後非致累老僧

一關再關直關到底者無他只欲整頓漢月知從上來事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故也救中又道予甞閱洞山勘僧機緣一則與此甚似山問僧名甚麼曰某甲山曰阿那個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祗對次山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賓中主尙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山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山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遂示偈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祗到潼關即便休先師問堂奧中事而答曰汝即今在甚麼處又自解曰奧者主人安息之所即某立地處也豈非與者僧同一鼻孔者耶老僧道者僧正與漢月潭吉同一鼻孔何以故俱據洞山謂千千萬萬認門頭漢月不識老僧直指漢月立地處反謂猶是門底邊事非祗認門頭不認漢月耶老僧又指他且坐非重指漢月自爲主正同洞山所謂闍黎自道取耶潭吉不識古今語脉謂

老僧覿面指漢月不同洞山闍黎自道取而更認謗老僧謂與者僧某甲道得即是賓中主反問洞山如何是主中主者同一鼻孔豈非顚倒之甚者耶洞山偈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祗到潼關即便休今漢月拿拄杖而去祗認拄杖何曾認漢月自爲主來非與祗到潼關不曾到京朝聖主之面者同一鼻孔耶救中又道先師嘗自頌前三則語曰舉一舉二出親言三番擲過有南泉七百年來起臨濟搥胷換手哭蒼天蓋傷夫傳持祖道者使學家三番擲過而不知也漢月不肯自爲主牽扯南泉臨濟正與者僧某甲道得即是賓中主反將主中主推到洞山分上去者同一鼻孔潭吉謂傷夫傳持祖道者使學家三番擲過而不知益爲可笑漢月潭吉等不據自爲傳持祖道反推到老僧分上老僧明明指漢月云你即今在甚麼處漢月不知認爲門庭非明明漢月自擲漢月爲門庭漢月擲漢月是蹉過漢月即蹉過老僧也故老僧又指漢月且坐及打

漢月直打出方丈覿面提持全體作用漢月幾番蹉過而不自知豈非臨濟所謂我便全體作用學者貶得眼即蹉過也耶救中又道或者疑之曰三峰既以彼爲不識宗旨即勿受源流可也既已受其源流矣亦何辨論之多乎此蓋不察弘法救弊者之心耳夫仲尼之仕魯孟軻之游梁非求售也將欲闡明堯舜之道而已也彼一聖一賢者豈以梁魯之君班堯舜而後臣之哉庶幾可說以堯舜之道耳夫言不用即去去而禁之曰終身勿失人臣之禮中士可能也去而禁之曰終身勿談堯舜之道雖孔子孟軻亦未能也不能而愈禁之獨無慨嘆乎夫三峰之受源流亦猶孔子孟軻事梁魯之君也三峰之不得於師亦猶孔子孟軻之不得於諸侯也古者臣有不得於君子有不得於父道亦窮矣或著書以明志或賦詩以寫哀怨小弁離騷之類是也三峰先師正百代之宗旨揚古抑今辭氣慷慨實所以明上下之道使不墜於地而已也獨無觸諱乎孔子蓋嘗作春秋矣老僧固未嘗

闢讀書但據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門人不曉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註盡己謂忠推己謂恕漢月於己外妄揑一○豈非反老子一貫之道耶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漢月指威者形之外音者聲之外豈非反孟子天性之道耶漢月反孔孟之道妄談堯舜妄擬春秋殊不思孔子作春秋專爲亂臣賊子孟子闢楊墨專爲無父無君今漢月潭吉等抹殺老僧所不必言又以不堪爲籠抹殺先師以未免著忙抹殺笑巖以猶滯語脉抹殺無聞以誰字染指抹殺天奇至欲抹殺寶藏東明二祖謂龍池源流之誤遡而上之以道個響字抹殺千巖以掃蕩宗旨抹殺中峰以下刀發藥去古人有間抹殺雪巖父子以能說未必能用能用未必能全用抹殺應庵華藏而下歷代諸祖尤可異者以妙喜爲佛果得意上足抹殺我虎丘隆其絕滅祖宗一至於此世有讀書君子明理高賢以爲如此人者能逃孔孟賊子之筆伐無父之口誅否耶但以辭氣慷慨竊比小弁離

顯抑詐設之妄誕也救曰六祖一日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麽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茅蓋頭也只成個知解宗徒此曹溪之本語也余觀拈花一宗流於震旦自初祖至六祖皆有旁出會公向無名無字上計本源佛性斥爲知解固宜是故五家各立宗旨專爲治此知解之病非猒故尙新者也如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東山水上行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曰麻三斤臨濟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若此則本源佛性之知解豈能生乎今闢書以立宗旨爲知解是與六祖之言相反矣老僧據原之一字目爲知解宗徒誠不與六祖之言相反何以故原者推原也漢月推原五家立宗旨之始作五宗原正與神會推原六祖之言謂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同一推測潭吉謂會公於無名字上計本源佛性斥爲知解固宜然則漢月於未有五宗前推原五宗所繇立老僧斥爲知解豈有不宜者耶汝又云五家各立宗旨專治此知解之病老僧道若謂五家各立宗旨早已於無名字上生五家各立宗旨之知解矣況謂專治此知解之病非治知解之知解耶況更謂非猒故尙新有故有新有猒有尙有是有非汝乃有此許多知解耶及擧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東山水上行謂雲門不生知解似也不見佛果道天寧卽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豈非恐人向東山水上行作窠臼生知解耶再擧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曰麻三斤謂洞山不生知解亦似也不見五祖演道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不見雲蓋智道洞山麻三斤分明欠一著豈非恐人向麻三斤上作窠臼生知解耶若乃臨濟所云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潭吉等作實法會已於無名無字上計三玄三要的名字偏搜古今三法如三擊碓三甕醬三撼門扇之類死煞配定其邪知邪解豈止如知解宗徒而已耶汝謂雲門東山

水上行洞山麻三斤臨濟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不生本源佛性之知解非但斥神會爲知解并斥六祖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云云能生本源佛性之知解矣汝自生分別自生知解豈可謂雲門洞山臨濟之語便不生知解六祖之語便能生知解耶據汝謂闢書以立宗旨爲知解是與六祖之言相反老僧不許漢月於未有五宗前推原出五家宗旨來正猶六祖不許神會於無名無字上推原出本源佛性來所以六祖斥神會爲知解宗徒老僧亦斥漢月爲知解宗徒豈有相反於其間乃煩潭吉又生一相反之知解耶據汝謂拈花一宗即者四字劈頭便生知解世尊拈花何嘗立拈花爲宗旨來昔年曾頌曰世尊脫體風流迦葉渾身賣俏當時百萬人天祇見拈花微笑汝道老僧此頌與六祖吾有一物云云同耶別耶據汝謂自初祖至六祖皆有旁出即如二祖旁出僧那禪師嘗示人曰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議論殊乖大理豈非不許人生知解耶即

如牛頭未見四祖百鳥啣花見四祖後百鳥不啣花知解二字向何處安立不見僧問趙州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飽柴飽水見後如何曰飽柴飽水豈容汝生知解耶即如五祖旁出嵩嶽慧安禪師與萬回公握手言論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豈更有知解可生耶又如南陽忠國師得法曹溪其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等語掃除見聞覺知窠臼所以妙喜嘗云你道國師說老婆禪拖泥帶水得麼豈可向言句上咬嚼便謂國師能生知解耶繇是觀之未有五宗前原自不生知解豈待五家各立宗旨雲門道個東山水上行洞山道個麻三斤臨濟道個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然後知解不生耶潭吉云自初祖至六祖皆有旁出會公向無名無字上計本源佛性斥爲知解固宜是故五家各立宗旨專爲治此知解之病汝祇因神會知解流爲旁出遂誣旁出者盡是知解宗徒即如國一欽嵩山珪破竈鳥窠諸大老豈可以知解二字一概抹殺而謂五家各立

衆旨專治此旁出之知解耶老僧因漢月拿杖不能獨脫無依遂有旁出之說因漢月寄五宗原目原之一字遂有知解宗徒之說皆一期發藥非有意於前後炤應亦因爾時接得五宗原並不曾看但目原之一字故云云耳若據今日看來直是外道安可謂之旁出直是野狐精魅安可謂之知解宗徒耶潭吉乃云此書出於崇禎三年七闢出於七年三闢出於九年而忞公者爲之序曰此駁漢月藏公書也闢藏公掩息之後而駁之者蓋師頃始見其書也非世出世間之道總成一妄語乎方七闢之傳也吹毛求疵不遺餘力矣獨五宗原一書入手五六年云今始見豈理也哉吾聞忞公亦正人又在天童師翁槌拂之下翁以直心直行號召海內衲子其自用必不爾也然則書耶序耶非僞造而何老僧生平極懶看書如漢月逕安隱語錄不知其幾年直至今庚辰正月二十晚纔命侍者凡漢月語錄皆尋來看榻上座展數篇老僧亦自笑其不知有此錄也若向者不因項目普說劉

居士駁語則必不尋五宗原看矣故致木陳有師頃始見其書之序蓋實錄也然則書僞造耶何不問取老僧序僞造耶何不問取木陳且潭吉序云今法門之李斯趙高出矣七闢三闢之僞書行矣無論擬人不於其倫卽秦始崩故有僞書老僧儼然尙在誰作僞書者汝又道何敢慕扶蘇之義不一復請是以有五宗救之刻乃遮遮掩掩不使老僧一見何爲者耶汝等誣闢書爲僞冀人置之不觀刻五宗救廣送諸人獨遮掩老僧一個使萬世而後不知者曰天童存日潭吉卽以五宗救復請僧不聞天童一言救正其非則闢書爲僞造明甚是乃汝等瞞心昧已生此奸狡之計欺佛祖欺龍天欺天下萬世者耳己卯秋日老僧因修塔事曳杖渡江暫息嘉興之梅溪庵項目剖石具德繼起慧刃等介張二無王金如祁季超三居士來請懺悔願毀五宗救板幷删漢月語錄中廉纖絡索語求老僧毋闢五宗救老僧笑曰毀板不毀板是諸孫分上事五宗救既已刻行便不可不闢是老僧

分上事何以故即如空印正量論駁物不遷我龍池老人曾有駁語迨空印臨終囑侍僧十餘輩曰正量論板吾歿後若等可焚之無使我更得罪於古人仍作偈曰平生玄論衆推雄及至臨終伎倆窮桶子未嘗連底脫漫言五蘊本來空板已劈矣近乃有重新刻出如道衡者今五宗救既已刻行縱毀其板天下後世安知無中其毒者乎老僧若不出手救正漢月潭吉等在地獄中永無出頭日子時頂目稱疾先回未聞是說具德聞之不別潛逃餘各唯唯而退

救曰此先師住安隱時天童師翁遣人送衣之手書也此書出於崇禎元年七闢三闢出於七年九年曾幾何時而罵詈譏呵千態萬狀豈竟忘此語耶嗚呼此書謂室中徵詰並不存知解窠臼而闢書以爲知解宗徒矣此書謂普說數紙一一精明眞堪紹繼而闢書以爲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之竹葉精靈矣豈佛祖之心也哉嗚呼此蓋出自天童師翁之手蹟也闢書則吾不知矣抑旁觀喜事之人媒孼而爲之耶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即棄其天爵終亦必亡而已矣老僧看潭吉此救正天理昭然不打自招之欵案何也老僧此書出於崇禎元年漢月五宗原出於三年春老僧曰目原之一字不出六祖道成知解宗徒不得不說破耳此可見老僧一片婆心只爲要漢月好故也至六年夏復漢月書云破殿雨淋茅徑不闢亦住山之甞分老僧尤願吾徒爲衆當以直心直意本色本分不可私有別法加於衆是老僧所望也又豈不見老僧婆心只要漢月好耶六年夏復頂目云觀瑞光語錄中有爲慈雲舉揚正法似乎太生穿鑿老僧老老大大固不當預其辨彙而智識暗短不見誰是賓誰是主何自有三玄三要等種種存於胷次與汝較量得失祇因汝既謂是吾孫若不略提一提則傍人後世皆謂是老僧之過矣祇如當時兩堂首座同時喝僧別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老僧試問吾孫二人既同時喝汝

試箇點那箇是賓那箇是主若箇點得出汝可分主分賓說賓說主若箇點不出切莫亂說亂分當初洪覺範雖於此有見處錯以爲三玄三要是以自古至今未免識者笑然有過汝之處云細看即是陷虎機忽轟一聲塗毒鼓汝不見佛果和尚請問五祖演和尚云臨濟賓主怎生祖云也是程限是甚麼閑事我者裏恰似馬前相撲倒便休老僧想汾陽昭和尚時已有如汝妄執三玄三要者故著頌以警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旣謂忘言豈如汝揑自古至今自悟三玄三要者一一擧示諸人爲師資印可謂深之又深密之又密者乎老僧問汝面皮厚多少葢三玄三要出自臨濟上堂語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麽生會下座老僧道好箇汝等諸人作麽生會祇是吾孫未夢見在若也見得汝爲箇點看那裏是他有權處那裏是他有用處當時慈明曾因僧請益三玄三要雖一一頌過復總收

云報汝通玄士棒喝要臨時若明親的旨半夜太陽輝慈明旣如是收歸何曾有三玄三要之影響賺汝們來老僧再試問汝旣自悟何以有三玄三要旣悟三玄三要何以爲自悟豈不是自語相違自相乖戾且汝謂擧揚正法胡不看臨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又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豈若汝執定三玄三要名相爲擧揚正法敢稱臨濟兒孫吾孫請深思之可見老僧要漢月好弁要頂目好故略言如此耳七年春與漢月云祖師西來秉教外單傳別行一路自佛果作碧巖集大慧謂宗門至此一大變欲特毁其板後洞下人入少室無本分爲人手段一味提唱評唱故少室不出本分衲僧天下共知之今吾徒提智證傳是則臨濟宗至吾徒又一大變而爲講席矣故老僧去夏與吾徒云當以本色本分者此也葢本色本分行之在吾儕信與不信在學者寧可遵上古規繩餓死於林下不可好熱閙而耻辱於先聖

大端吾徒病在好自高賣學識以要名故錄中每撦滿篇外典配之粧粧點點老僧不料吾徒不肖以至於此然則老僧不識一字無一所長固非吾徒眼裏看得上者胡不翻思從上古人難道學識都不如吾徒多知多解都不如吾徒因甚不埀此式請吾徒深思之雖然說與不說在老僧分上信與不信改與不改亦在吾徒分上意待面說因老僧頓覺衰敗恐無及死日將近之言不覺忉怛如此據此書一字一血老僧爲漢月恁麼老婆心切而漢月不信不改反千態萬狀誣謗老僧不曰一撅頭硬禪則曰相似野狐涎墨仙劉居士惑於其說故老僧作書答之漢月又有書來其中千言萬語不過謂老僧要抹殺五宗漢月要建立五宗殊不知從上已來佛法的的大意惟直指一切人不從人得之本來爲正法眼藏爲曹溪正脉爲五家無異之正宗正旨今漢月不據曹溪正脉一味假臨濟虛名死配三玄三要誑嚇閭閻甚至妄揑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謂五宗各出〇之一面雖云

建立五宗實乃抹殺五宗自成漢月一種魔說老僧恐天下後世參禪學道者罔所適從以致墮邪落外自漢月始故不惜指詞摘字一一理到宗旨淸處猶冀漢月一旦悔悟洗心滌慮依舊做箇好人正因漢月便出一事是其好處故付與源流拂子又以舊衣一領付之再三囑托無非要漢月好所以老僧道汝即今在甚麼處是提持漢月老僧指云汝且坐是提持漢月老僧接拄杖便打云先打汝一箇起直打出方丈是提持漢月乃至今日罵詈譏訶總是提持漢月雖漢月不肖至於如此之極老僧一片婆心自初見至今到底不變不易此書出於元年也要漢月好七關出於七年也要漢月好三關出於九年也要漢月好初祖道一念迴機便同本得但使漢月聽老僧罵詈譏訶幡然改過除去委委曲曲的心腸除去粧粧點點的面孔除去廉廉纖纖絡絡索索的知解除去顚顚倒倒矯矯亂亂的語言眞實信得從上已來佛法的的大意惟直指一切人不從人得之本來爲正

法眼藏爲曹溪正脉爲五家無異之正宗正旨眞實信得山僧無一法與人是濟上綱宗都像便出一事逈然獨脫不存窠臼如是則眞堪紹繼免成虛語豈不快哉暢哉漢月一日未死猶有可望今已矣老僧接漢月訃音誡諸孫云汝等切莫聽其密囑從其心術是老僧要諸孫學好猶夫要漢月好一片婆心到底不變不易乃潭吉具德作五宗救誣謗老僧千態萬狀其奸狡之計較漢月更有甚焉其博引群書多方譬喩攢花簇錦巧妙尖新較漢月亦更有進焉卽如引孟子曰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旣得人爵卽棄其天爵終亦必亡而已矣老僧讀之不覺失笑何以故漢月屈身來金粟以要臨濟源流旣得源流拂子幷衣以表信書以作證便乃千態萬狀誣謗老僧終亦必亡而已矣正潭吉不打自招之欵案也顚末具在果老僧非佛祖心行耶抑漢月潭吉非佛祖心行耶請以質天下萬世具正眼持公論者

天童和尙闢妄救略說卷之九

天童和尙闢妄救略說卷之十

侍者　眞啓　編

附三峰

救曰余閱法華經諸菩薩發願於後五百歲忍苦弘經者咸曰娑婆世界懷增上慢數數見擯余初以爲過慮以今觀之信其言之苦矣夫後五百歲非時也麟出非時世且怪之況擧世難信之法實乎三峰先師抱擧世難信之法出去聖絶遠之時忤增慢懷疑之耳故一拈香而人以爲怪怪奇奇而嗾虛吠影之譏銷骨鑠金之毁雜然而至亦其勢之固有也孔子圍於陳弟子有愠色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遠矣嗟嗟余嘗以子貢之言進之若三峰先師者非徒不能貶也且昭昭焉若揭日月以耀人之過取嫉於世也孰謂不宜雖然此三峰之病亦三峰之志也

余適讚其像曰乘有翼虎開萬鈞弩道大時疑心勞志阻據重關則當仁不讓處尊貴卽御飯亦吐追千古以得師復五燈而續祖故其道也尊其心也普皇皇乎大哉若日月之麗天又何在乎盲者之必覩也老僧誦法華經諸佛世尊唯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嘗住嘗住卽實相也故曰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卽龐居士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云云又曰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卽維摩居士曰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世尊覩明星大悟普觀一切衆生與自無異故歎曰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老僧於銅棺山頂一切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漢月謗爲一箇眼花豈世尊亦一箇眼花耶然則老僧與世尊旣普觀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故就據一切衆生爲佛祖宗旨所以老僧道威音者一切衆生之容威卽不說說之音也故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豈若漢月謂威者形之外音者聲之外

威音王者形聲之外未有出載無所考據一○爲千佛萬佛之祖哉是則明明於漢月外別作一○爲宗旨反法華卽世間相以明嘗住實相之旨矣又何嘗夢見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花默顧大衆曰會麼會麼大衆不薦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普告云吾有淸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付囑摩訶迦葉廣令傳化無令斷絶此世尊唯據實相無相爲淸淨法眼何以故觀身實相故無身相可見以此淸淨法眼普觀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情與無情煥然等現何間於麒麟何間於狗子漢月假托高峰爲得心之師旣據形聲外一○爲宗旨豈非反高峰枕子落地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鄕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爲安身立命耶老僧曾見林間錄云古塔主去雲門之世無慮百年而稱其嗣靑華嚴未識大陽特以浮山遠公之語故嗣之不疑二老皆以傳言行之自若其於已甚重於法甚輕古之人於法重者永嘉黃檗是也永嘉因閱維摩經悟佛心宗而往見六祖

曰吾欲定宗旨也黃檗悟馬祖之意而嗣百丈故百丈嘆以爲不及也此覺範之訓也漢月既以覺範爲印法之師何得反違其訓耶臨濟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此臨濟明指面門出入爲無位眞人漢月妄計形聲外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豈非假臨濟虛名反臨濟的旨耶據是則得心高峰印法覺範眞師臨濟一一反其的旨誠所謂將三老灶作一爐燒却也爭免得人以爲怪怪奇奇耶且自古至今拈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端爲某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未嘗反與他人灶作一爐燒却所以道祇恐不是玉是玉眞大奇此老僧有不忍言者也據漢月所作所說無不反從上來事特出異端潭吉等大驚小怪推尊漢月並法華舉世難信之法寶比孔子天下莫容之大道一則曰昭昭焉若揭日月再則曰皇皇乎大哉若日月之麗天殊不知無位眞人常在面門出入是則始可謂揭日月於中天始可與孔子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同一道尊心普且孔子云仁者人也汝等不據無位眞人又指甚麼爲仁而謂當仁不讓耶

救曰予侍先師最晚嘗疑授受之際不謹於初父子之間變更於後意者弘願大而舉止輕乎何其言之多也及搜其書問則源流辭讓至再至三必許行宗旨而後受金粟手自答書一字一褒燦若星日現藏玄墓山可覩也夫若是則今日之釁何所從開嗟嗟上位而驕不無護短忠言過直頗類矜高是故讒口醞釀於中傍觀鼓蕩於外織成文彩張設禍機貶道義爲人情加刑名於佛法葢弘道之士未察耳取彼奸人投於豹虎發斯談者豈避刀俎老僧據一默普說敘漢月於甲子九月十一日到金粟次早入方丈便問堂奧中事潭吉則云即日安漢月爲第一座請粟上堂未幾請及堂奧中事粟不應良久曰宗旨太密嗣續難乎其人不若已之且先師不曾提起一默又云次午設齋請上堂有諸方知三峰者多知老僧者少語具錄

中難道老僧答指漢月語獨不具錄中耶漢月問濟上門庭卽不問如何是堂奧中事老僧指伊云你卽今在甚麽處漢月不省乃云猶是門庭邊事老僧不與他理門庭不門庭但直指伊云你且坐汝何不據錄中語作證乃無中生有謂是晚卽入辭行不允次早侍者來請先師喜云想必要我商量室中事矣俄頃卽還某問適來可相契否先師云並未嘗言及佛法但以源流出示云臨濟一枝天下唯此而已則與潭吉所叙漢月謂黃龍有言學者欺詐之弊不以如來知見之慧密而煅之何繇能盡且古人建立宗旨千牢百固尙有承虛接響者混我眞宗若師家大法不明無從辨驗則胡喝亂棒羣然而起吾宗掃地矣遂辭去粟手書源流信拂云云不同至於漢月自叙則謂聞和尙續龍池之後老實孤硬足起此宗故不惜輕身爲法來見和尙和尙果以老實相看首日上堂言黃檗一棒而有臨濟漢月先我出世今日之來特爲接我臨濟正宗源流如此說話天下人聞之誰不心

服不肖涕淚悲泣幸見此道再興於世及云我有堂奧中事汝宜就我座元於百日之內日入我室以盡堂奧及乎首日入室便道你不要說起臨濟我要抹殺他嗒據漢月潭吉二默所叙一默謂初入方丈便問堂奧中事潭吉則謂未幾請及堂奧中事漢月則謂老僧有堂奧中事三人所說如是不一何所取信於天下後世耶又漢月謂老僧道你不要說起臨濟老僧首日上堂言黃檗一棒而有臨濟是則老僧先說起臨濟矣又云今日之來單單爲接我臨濟正宗源流又非老僧先說起臨濟耶是則可見漢月誣謗老僧謂你不要說起臨濟我要抹殺他嗒心行至於如此只恐盡世之人無有如漢月之欺詐者老僧看潭吉此救不得不從頭據漢月欺詐底心行和盤托出漢月復老僧與劉居士書謂深索龍池忽得龍池語錄見不堪爲範既謂我先師老人不堪爲範則可見漢月以欺詐故來見老僧也先師語錄次章載曰一晚同知修二徒至悟徒關房前竚立有間曰沸法二字

雖不是偶然亦非特意會得但有箇悟入處不妨信意拈來自然貼體隨分道出自然恰好所以大丈夫爲道適別綫趁得源頭到手撩起便行不問如何若何老僧憶昔居臺山有一僧問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未審如何是斯旨老僧卽鳴指一下云會麼僧云不會又鳴指一下云知麼僧云不知老僧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其僧矍然致敬倒身三拜直趨而去更不回顧俊哉俊哉據是可見漢月自無悟入處故深索我先師及得先師語錄正若盲人不能覩日反謗不堪爲範又誣謗老僧謂先師不曾提起宗旨潭吉欺詐亦復如之不惟敘漢月參老僧相見上堂安位次第之倒置妄謂未幾請及堂奧中事粟不應良久曰宗旨太密嗣續難乎其人不若巳之且先師不曾提起漢月曰不然黃龍有言學者欺詐之弊不以如來知見之慧密而煆之何繇而盡且古人建立宗旨千牢百固尙有承虛接響者

混我眞宗若師家大法不明無從辨驗則胡喝亂棒羣然而起吾宗掃地矣是則可見漢月只據古人建立言句爲宗旨謂吾宗掃地豈非自招自無悟入故不以自爲宗旨不識我先師自悟聖凡無二之宗旨耶今老僧先就漢月以如來知見之慧煆漢月欺詐楞嚴云結解同所因聖凡無二路我先師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豈非聖凡無二路的宗旨然則卽據聖凡無二路之悟以關悟學者學者又向何處自避學者而撲得破攙得入耶老僧且問潭吉輩離了自悟又指甚麼爲眞宗爲大法故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云你若喚作棒入地獄如箭射漢月潭吉輩猶喚作胡喝亂棒永無出地獄分矣何也只爲自無悟入未具一隻眼反認古人建立名句爲眞宗爲宗旨爲吾宗爲大法非賴煆爲目之謂哉老僧卽據臨濟謂大德造五無間業方得解脫問如何是五無間業濟曰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焚燒經像

等此是五無間業云如何是父曰無明是父你一念心求起滅處不得如響應空谷隨處無事名爲殺父云如何是母曰貪愛爲母你一念心入欲界求其貪愛不可得唯見諸法空相處處無著名爲害母云如何是出佛身血曰你向淸淨界中無一念心生解便處處黑暗是出佛身血云如何是破和合僧曰你一念心正達煩惱結使如空無所依是破和合僧云如何是焚燒經像曰見因緣空心空法空一念決斷逈然無事便是焚燒經像大德若如是達得免被凡聖名礙你一念心祇向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自輕而退屈言我是凡夫他是聖人禿屢生有甚麼死急披他獅子皮却作野干鳴大丈夫漢不作大丈夫氣息自家屋裏物不肯信祇麼向外覓上他古人閑名句倚陰博陽不能特達你看臨濟道大丈夫漢不作大丈夫氣息自家屋裏物不肯信恰如我先師道所以大丈夫爲道逈別纔趯得源頭到手擡起便行不問如何若何豈與漢月諸人祇麼向外覓上他

古人閑名句倚陰博陽不能特達者同類又爭怪得漢月反謂不堪爲範耶漢月瞞心昧已自不覺羞妄稱仰山乘願力再來接續臨濟斷脉何不看首山謂風穴曰顧聞其要風穴遂上堂擧世尊以靑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首山拂袖下去風穴擲下拄杖歸方丈次日與眞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眞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曰鵓鳩樹上鳴穴云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首山汝作麼生山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眞曰何不看念法華下語是則可見風穴惟證首山拂袖下去動容揚古路全體大用接續臨濟宗旨此是仰山於潙山前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發願來爲首山接臨濟宗遇大風而止的斷脉然惟拂袖下去爲宗旨則我先師謂此僧直趯而去更不回顧非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之宗旨乎所以老僧問漢月祇如月落後又如何相見而漢月便出故老僧獨

喜之且首山接汾陽祇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自受用卽曰象王行處絕狐蹤豈若漢月虛誇仰山再來不遵臨濟眞實教誡反上他四料揀四賓主四炤用三玄三要等句倚陰博陽謂深之又深密之又密羅籠不識者自於無人密室傳授此等閑名句以爲大法以爲眞宗以爲堂奥中事妄意老僧此間亦若漢月故疑不與他方丈中盤桓佛法所以老僧道將謂別有實法口耳相傳實非吾家種草豈不與臨濟道大丈夫漢不作大丈夫氣息自家屋裏物不肯信祇麼向外覓上他古人閑名句者同一全提直指耶是則漢月假臨濟爲眞師反臨濟之教誡抹殺正悟正法正宗正旨光明特達大丈夫底大機大用一味托仰山再來之名誑惑天下後世妄作妄說種種心行有不可言語形容者潭吉反謂漢月弘願大但看首山何嘗有一字一言自稱仰山再來誑惑天下後世是則可謂弘願大不敢輕泄劣下一切人致使人不自信自大丈夫向外覓再來閑名耳今據漢月妄作妄說分

明是箇野狐精魅混入法門中滅抹法門故自稱仰山再來續臨濟斷脉却遍搜古今三法如三擊碓三甕醬三日耳聾三撼門扇之類死煞配定三玄三要以爲濟上綱宗不見臨濟道道流莫向文字中求心動疲勞吸冷氣無益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菩薩此非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爲超過一切教的直指單提乎臨濟又曰山僧往年未曾有見處時中黑漫漫地光陰不可虛過腹熱心忙奔波訪道後還得力方始到今日共道流如是話度此非黃檗打六十痛棒如蒿枝拂著底見處爲話度乎故曰你諸方聞道有箇臨濟老漢出世便擬問難教語不得被山僧全體作用學人空開得眼口總動不得懵然不知以何答我據是則漢月潭吉等不知老僧一棒是全體大用妄作種種誣謗正空開得眼口總動不得懵然不知以何答我故也豈非臨濟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者乎所以臨濟又道道流你欲得如法但莫生礙展則彌綸法界收則絲髮不立歷歷孤明未曾

欠少眼不見耳不聞喚作甚麼物古人云說似一物卽不中你但自家看更有甚麼臨濟唯指人你但自家看豈若漢月作種種欺詐葢覆天下後世反假臨濟爲眞師只如臨濟道歷歷孤明未曾欠少眼不見耳不聞喚作甚麼物此非本來無一物耶漢月謗六祖落在空光景底斷見外道臨濟因甚引古人云說似一物卽不中耶又云你但自家看更有什麼可見漢月惟不知自家看故不知六祖但自家看本來無一物遂謗謂落空外道不知先師但自家看聖凡無二路遂謗謂不堪爲範不知老僧但自家看彌綸法界一切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所以全體作用直指一切人個個自大丈夫遂謗謂一概頭硬禪妄意臨濟玄要有超過龍池所傳曹溪正脉者然則臨濟謂說亦無盡各自著力而又有珍重之囑豈曾教人於自家看外別有差別智超過自家底耶漢月既謂我先師不堪爲範何有於老僧其來見老僧者欲混入我法門中滅抹我法門正臨濟所謂披他獅子皮却作野干

鳴者也未見老僧以前欺詐奸媒潛藏暗伏既得源流以後支離邪說顯白公行非授受於初變更於後哉委委曲曲的心腸粧粧點點的面孔直之一字全然加他不上老僧不逆不億不能先覺非誠有之何位可隱何短可護有何讒口醞釀於中有何傍觀鼓蕩於外然則今日一闢再闢直闢到底者正爲漢月之所謂宗旨非老僧之所謂宗旨非先師之所謂宗旨并非臨濟之所謂宗旨何以故老僧親聞於先師大丈夫爲道適別纔趠得根源到手撩起便行卽臨濟謂自家屋裏物你但自家看者是漢月別成一種外道妄稱臨濟眞子仰山再來向他古人閑名句上倚陰博陽孰爲大法孰爲眞宗孰爲深之又深密之又密卽臨濟謂大丈夫漢不作大丈夫氣息者是也然則臨濟云莫將佛爲究竟我見猶如厠孔不得謂之抹殺如來老僧與劉居士書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況臨濟乎漢月偏搜古今三法如三擊碓三聾瞽三日耳聾三撼門扇之類死煞配定三玄三

要以爲眞師則臨濟者果老僧抹殺臨濟耶抑漢月抹殺臨濟耶安得起臨濟而問之

救曰興化獎禪師初爲臨濟侍者業有悟入後於三聖大覺徹法源底既出世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若供養臨濟先師余謂興化瓣香而濟北家風囫圇拈出近代知此法式者先師一人而巳然而闢書繇此而發釁隙繇此而生言之難固若是哉在我則曰宗旨慧命之係也吾師續佛慧命之人也吾不諍誰敢諍之在彼則曰三峰吾徒也徒勝師古之未有也我不抑誰能抑之加以信三峰者訛其眞而得其似祖天童者樂其易而就其名苟意以責人容佞以附己而各各自謂弘護末法譬夫同舟共濟於波濤險惡之上而操戈自鬪彼行路之人猶且寒心而闢焉不已者可謂智乎潭吉只欲救漢月拈香爲當殊不思興化初爲臨濟侍者漢月未嘗侍臨濟覺範高峰豈可類興化乎且既謂興化於三聖大覺處徹法源底豈可謂臨濟處得悟而揷香於臨濟乎此葢不諳興化所謂三聖於我太孤大覺於我太賒者似不正恰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故曰不若供養臨濟先師耳今漢月謗老僧打人爲一橛頭硬禪正謗臨濟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何曾夢見興化拈香底道理來而妄以爲三數妄以爲法式苦死效顰豈不令人欲嘔然則老僧闢書繇漢月亂做而發豈曰容佞附巳苟意責人但據臨濟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以正漢月妄謗老僧爲一橛頭硬禪非謗老僧也正謗黃檗行棒臨濟喫棒興化拈香從上巳來之宗旨也宗旨誠慧命所係老僧誠續佛慧命之人吾不正誰能正之三峰誠吾徒徒背師承自行一種魔說誠古所未有吾不闢誰能闢之若乃馬祖振威一喝百丈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超師之作古葢有之矣惜乎漢月非其人也

救曰舉一舉二乾峰和尙上堂語也當時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曰典座

明日不得普請此所謂宗門活計也先師於二老語下各出一語定龍蛇眼昭然可見而闢書駁其不識學一道之不同固如是哉老僧道儘汝等修飾總遮不得老僧擲拄杖以驗漢月而漢月錯認拄杖向前拿拄杖去底逐塊了也難道老僧上堂如是舉揚勘驗不是定龍蛇眼

救曰形聲之外云者非定指法華所載之威音與授記釋迦之燃燈也仰上宗有三燃燈燃燈前燃燈後正燃燈是也大作一〇象示也如太極圖以示天地萬物未形之際非定執此圖爲太極也闢書謂先師妄揑一〇以葢釋迦謂釋迦既出燃燈之後此相不合在燃燈之前故也噫是烏知仰上所謂燃燈也哉茲法中深旨論之無益姑論其淺者以開先師之罪云夫威音那畔古德葢累言矣如曹山和尚有偈曰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又畫此●今謂曹山妄揑一●以葢威音彌勒可乎聞之曰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夫先師所示皆臨濟德山共證之旨也行周於魯人且笑之況行臨濟德山之道於後五百歲乎老僧據潭吉引曹山偈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又畵此●相老僧若見曹山恁麼作時卽與一棒免致今日漢月妄作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謂五宗各出〇之一面抹殺五宗也且潭吉不思曹山引威音彌勒皆釋迦所言過者威音非法華所載之威音彌勒亦非法華所載之彌勒耶洞山偏正五位偈彙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故曹山畵此●以表炭裏坐者且問漢月潭吉何甞無炭裏坐者來曹山偈曰渾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又何甞無威音彌勒耶更問潭吉還有曹山也無若有曹山還惺惺恁麼道耶不惺惺恁麼道耶若不惺惺則何見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耶如是則可見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下下唯直指人自惺自悟直饒折合終歸炭裏坐者也與伊一棒燃燈前也與一棒燃燈後也與一棒正燃燈也與一棒何以故汝見法有

淺深之異正反曹山不變異之旨老僧却見是法平等故若於燃燈外認此一●正是韓盧逐塊所以古德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豈若漢月妄揑一○爲千佛萬佛之祖五宗各出○之一面擬羅籠天下後世不知有本分事逐汝一○爲祖欲自成一種外道者耶漢月潭吉等虛假臨濟德山之名反謗臨濟德山之道何不看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又臨濟上堂云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便下座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臨濟把住云道道僧擬議濟即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是則擬議且不可況容漢月舉意舉手作一○相又妄解妄說云威者形之外音者聲之外威音王者形聲之外未有出載無所考據文字已前最上事耶德山云若論此事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更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又上堂云欲得採集言句蘊在胸襟巧設言辭以舌頭取辦高著布裙貴圖人知道我是禪師要出頭處若作如是見解打那鬼骨臀入拔舌地獄有日在德山老漢見處即不然者裏佛也無法也無說甚麼七佛之始始於威音王佛惟大作一○圓相之後七佛各有言詮言詮雖異而諸佛之偈旨不出圓相也耶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一切人面門出入無位眞人若識此人參學事畢豈非臨濟德山的旨漢月謗爲一橛頭硬禪相似野狐涎行臨濟德山之道於今日誠哉難行之也至於漢月一○自成一種外道臨濟德山何嘗有一○爲漢月作證而潭吉謂先師所示皆臨濟德山共證之旨耶不見臨濟道今時學禪者總不識法猶如觸鼻羊逢著物安在口裏是則證據漢月德山道你諸人好似老鴟身在虛空心在糞堆上只覓死物喫是則證據漢月

救曰長沙岑大蟲曰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乃至尙無生佛消息先師所謂無文字考據已前蓋此意也棗栢論

華嚴寂音論法華諸經其間名號事迹多以象示豈刻舟求劒者同年而語哉夫威音者諸佛之母也西天祖師託圓相以示之也屛山居士曰天地未生之前聖人在道天地旣生之後道在聖人斯可與象示之端矣必規規然以先後之迹求之不亦勞且惑乎且關書自曰威音者一切衆生之容威擧目了然者也今無論其理之未當姑就關書二說以問之其一以爲衆生之容威其一執定法華之事跡亦自語相違乎亦眼光之未定乎古德曰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臨濟曰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棗栢以文殊配艮卦爲小男普賢配震卦爲長子此等垂示皆非經籍所載豈獨疑三峰一〇相爲妄捏乎老僧看長沙上堂曰我若一向擧揚宗敎法堂前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嘗向汝等諸人

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麽處委悉光未發時尙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潭吉引長沙語只錄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聯侚無生佛消息一味取無字之意證漢月所謂無文字考據巳前故特刪去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麽處委悉句豈不失長沙覿面全提之旨乎蓋人與含靈本色容威本非生非佛非摩訶般若光古人所謂本色任山人了無刀斧痕卽臨濟所謂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若悟無依佛亦無得卽六祖所謂本來無一物亦卽老僧所謂擧目了然不假思議者誰像漢月於本色容威外別作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來若別有一〇則有所依矣豈得謂之無依道人豈得謂之諸佛之母故長沙道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麽處委悉非敎人只向自委悉耶臨濟亦曰你但自家看更有甚麽說亦無盡各自著力珍重何嘗敎人別處著力故又曰珍重也據是則潭吉謂西天祖師託圓相以示之爲諸佛之母豈非一味妄

說無人對證話以瞞天下後世耶又豈知屏山居
士謂天地未生之前聖人在道者爲證天地未生
前已有聖人故也天地既生之後道在聖人者爲
證聖人外別無天地之道故也所以長沙謂盡十
方世界是沙門全身卽與忠國師身外無餘同旨
豈更別有象示耶若更別有象示者豈不令人刻
舟求劍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耶漢月若不規規然
以先後之跡求因甚道七佛之始圓相之後耶老
僧引世尊於法華經中告得大勢曰乃往古昔無
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曾無
有惟大作一〇之說以證漢月無根妄揑魔魅一
切人認漢月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自成一種外
道故老僧不得不據一切衆生本色容威擧目了
然不假思議如所云刹說衆生說及所云世尊不
說說者以證漢月妄揑形聲之外別有一〇魔魅
一切人墮空落外豈老僧無因自生二說而謂眼
光之未定耶老僧淸淨法眼那伽常在定無有不
定時漢月於本來正眼外妄揑一〇擬邪一切衆

生眼所謂我眼本正因師故邪者老僧又寧忍坐
視耶古德累言威音那畔令一切衆生自委悉本
正之眼故也維摩經中世尊問維摩曰汝何以觀
如來乎維摩曰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豈可謂
形聲之外別有實相所以道一切色是佛色一切
聲是佛聲又豈可謂威音王佛特在形聲之外耶
故長沙曰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
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豈非老
僧所謂擧目了然無彼我差別相者老僧惟覺身
與一切情與無情煥然等現隨漢月潭吉等道流
泉是命湛寂是身也只是老僧千波競起是文殊
境界一亘晴空普賢床榻也只是老僧棗栢以
文殊配艮卦爲小男普賢配震卦爲長子也只是
老僧正恐漢月等未到古人地位妄說威音王佛
在形聲之外則形聲自形聲威音自威音何曾見
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
晴空是普賢床榻來臨濟謂無依道人是諸佛之
母足證知人外無佛豈若潭吉謂西天祖師托圓

相以示之爲諸佛之母者老僧直指一切衆生舉
目了然不假思議之容威無倚無依逈然獨脫卽
釋迦彌勒猶是他奴況文殊普賢也哉蓋八卦從
伏羲畫出老僧直以伏羲爲根源爻象爲枝葉但
可直截根源以文殊普賢配伏羲則得若以文殊
配艮卦爲小男普賢配震卦爲長子是棄栢逐伏
羲所畫之卦摘葉尋枝而已矣漢月妄揑不止一
端衲僧門下事每將易卦死煞配定自謂彙搜河
洛識者羞之

救曰五宗各出一面謂各出○相之一面以接人
也如曹洞宗以五位回互或因偏以顯正或卽正
以攝偏或彙至而背觸俱非或彙到而通身尊貴
皆卽一面而通諸面者也至臨濟宗則直下拋出
矣故以臨濟爲正宗非簡偏也猶曰五宗之長也
闢書謂五宗各出一面則當分此○相爲五面旣
分爲五則臨濟安得而直下拋出耶觀其意是以
此○相爲蠢然一物耳不知此○相出百千萬億
面而相體不分百千萬億面入此○相而相體不

狹法如是耳昔吉祥元實禪師依天衣聰偶失笑
喧衆衣擯之夜宿田里覩星月璨然有省曉歸趨
方丈衣見之乃問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實曰我這
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而謂侍者曰者漢有箇見
處柰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叙
而立實至俱召實上座實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
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合處紫雲屯夜明簾捲無
私炤金殿重重顯至尊知此者可與言○相之開
合矣知相之開合可與論諸宗之同異矣噫道固
無爭也而有爭之者見不同耳如實公之初悟謂
之無見可乎謂之徹見亦可乎非天衣鉗鎚之妙
是又與宗旨豎一勁敵矣雖然非嫉宗旨也不知
有宗旨也不知焉而毀之彼安得不自以爲救世
乎夫七闢之有近於理者闢其所謂不知者也三
闢之有近於理者亦闢其所謂不知者也此外則
橫爭狠罵之辭矣姑不備載以存厚道云潭吉據
曹洞宗五位回互以救漢月謂五宗各出○之一
面以接人則漢月不當誣謗老僧一棒不作一棒

用直指一切人者爲一橛頭硬禪相似野狐涎也何以故五宗皆爲接人故老僧嘗道人豈有五宗之差別但隨於一宗悟入則爲那一宗人耳豈可離人別有宗旨故曹山辭洞山洞山曰甚麼處去云不變異處去洞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曰去亦不變異所以老僧住金粟時因侍者問洞山五位偈旨老僧曰逐位念將來者朗誦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老僧打云還識麼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眞老僧打云還見麼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老僧打云合取口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老僧打云還知落處麼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老僧打云落在甚麼處祇如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又作麼生老僧打云又恁麼去也者云請和尚各爲頌出老僧頌曰正中偏一棒當頭絕謂言直指分明人不會逐語生情墮正偏偏中正一棒當頭全正令若人不會更尋思蹉過自家窮性命正中來棒下無

生擊處開離相離名全體現縱橫任運出塵埃兼中至一棒當頭沒迴避自古當仁不讓人臨機各各全意氣兼中到一棒當頭絕皂素任運相將只麼行誰更昏昏炭裏坐今老僧就潭吉判兼至而背觸俱非則漢月妄揑一〇早犯古人喚作〇相則觸若更謂不可喚作〇相又犯古人不喚作〇相則背矣據是豈非潭吉自駁漢月妄揑之非也耶然則潭吉引天衣令五人分叙俱喚實上座實於是密契奧旨者蓋天衣只召實上座而已以實上座類漢月則可以漢月外妄揑一〇類五位則不可何以故以漢月類實上座則不犯觸背若以五位類一〇喚作五位一〇則觸不喚作一〇五位則背矣是可見潭吉尚不識古人觸背不觸背之宗旨又豈識實上座一位纔彰者指實上座五位分者亦指實上座所以道金殿重重顯至尊別無第二人也卽長沙謂盡十方世界總是沙門全身者所以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打漢月到底使漢月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無能避得過非如天

衣唯喚實上座爲五位宗旨者哉闢書謂五宗各出一面則當分此〇爲五面既分爲五則臨濟安得直下抛出不過就漢月自語相違略一點破使知一〇具五宗之說不堪依怙離道人倒藏然一物反以一〇爲五宗之旨乎若在老僧分上只漢月作此一〇早已出手摘毀那管你一面五面百千萬億面來潭吉巧言妄語欺天下後世謂老僧不知有宗旨七闢三闢闢其所謂不知者此外姑不備載以存厚道汝既作五宗救則當盡情發明老僧不知之意以曉天下後世乃作此掩耳偷鈴語將誰欺乎老僧拈條白棒問著便打直教一箇箇逈然獨脫無倚無依者便是老僧的宗旨何嘗敢茶糊人緊罩人正如臨濟因僧問捉象亦全其力捉兎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濟曰不欺之力老僧生平只者不欺之力答漢月云汝卽今在甚麼處也不曾欺漢月指漢月云汝且坐也不曾欺漢月直打漢月出方丈也不曾欺漢月誰知漢月謗我先師不堪爲範故意來見老僧無非混入

我法門中滅抹我法門正臨濟謂披他獅子皮却作野干鳴所以老僧曾道盡世之人無有如漢月欺詐者及讀五宗救乃知盡世之人更無有欺詐如潭吉具德者誠哉非父不生其子也然則汝等欺詐實自欺詐不思老僧指漢月云汝卽今在甚麼處卽該指潭吉具德等在甚麼處矣又何曾欺潭吉具德等來汝等循父逆祖本不足辯但宗旨所係汝等不知老僧打人自悟的宗旨老僧亦不知汝等大作一〇的宗旨汝等道三玄三要從三頓痛棒來三頓痛棒從三擊碓三聾瞽三日耳聾三撼門扇來是臨濟宗旨老僧不知老僧只據臨濟道你但自家看更有甚麼山僧無一法與人是臨濟宗旨汝等不知何怪乎老僧謂汝等不知宗旨汝等亦謂老僧不知宗旨何怪乎汝等謂老僧抹殺五宗作五宗救老僧謂汝等建立五宗實乃抹殺五宗闢其妄救者以救之今不得不大家刻出聽天下後世明眼者斷果老僧不知宗旨耶抑漢月潭吉具德等不知宗旨耶果老僧抹殺五宗

耶抑漢月潭吉具德等抹殺五宗耶總之潭吉聰明伶俐博極羣書其所作五宗救讀書人愛看殊不知古人道博極羣書只要知聖人所用心處知得了自家心術即正心術正則種種雜毒不相汚染今潭吉心術不正反借羣書為雜毒可憐可憐又救中譬喻多方殊不知如來以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說此法何以故心智路絕不思議故老僧乾曝曝地一味直指所謂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者我此法門忒殺直截汝等不肯直截處行上他玄要料揀炤用賓主閑名句妄生穿鑿將古人直截處一時紆曲了不見竹庵示衆云臨濟道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大衆事因叮囑起展轉見誵訛汝等要稱臨濟兒孫切忌把殘羹餿飰并諸雜毒魔魅好人家男女更須吞刀刮腸飲灰洗胃盡將漢月處學得的掃向他方世界百不知百不會依前只是舊時人那時來喫老僧手中棒便知大丈夫漢自大丈夫行履如或不然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莫道是老僧

兒孫好

寫至此筆已擱矣侍者請曰但有救曰二字者和尚俱已閱過總論三篇置之不閱其中不能無疑老僧道疑處汝但問來者舉風穴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乃至印泥印水印空不留朕跡老僧道宗門三印不知始於何人若到老僧前恁麼分剖一棒打折他驢腰潭吉只據風穴印字紐合三印殊不顧穴全語云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穴此語正覷面提人當時盧陂不薦乃謂某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豈不顯然活釣人哉陂佇思穴便喝復釣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便打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非又覷面提持乎陂擬開口穴又打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甚麼道理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穴便下座據是則印空印水印泥愈彰朕迹正所謂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者何曾夢見風穴汗臭氣來者又舉四七二三授受之

際終日言而未嘗言及其獘也知解橫生故不得不變而爲機鋒爲棒喝又其獘也不得不變而定宗旨老僧振威一喝云非神非鬼變個甚麼者又問從上來有源流法乳打做兩橛者乎老僧道者僧苦下打爺拳霹靂聲中昏宇宙者又問還有四宗妄救如何不關聲未絕老僧擲筆便掌

天童和尚闢妄救略說卷之十終

33



金剛般若波羅蜜五家解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五家解序說

有一物於此 一物何物○祇這一箇子希夷焉絕情謂髣髴焉看似有蹤跡然難可追恍惚然難可測非迷非悟不可以凡聖稱無我無人不可以自他名故但云一物六祖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上拄天下拄地明如日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者是然雖如是一物之言亦强稱之而已故南嶽讓和尚道說似一物即不中有一物於此者不離當處常湛然故云爾

絕名相 蕭焉空寂湛爾沖虛無名可名無相可覩故也

貫古今 歷千劫而不古亘萬歲而長今多經海岳相遷幾見風雲變態

處一塵圍六合 凡有事物小不能大大不能小此則反是能小而細入無虛能大而廣包法界

內含衆妙 體量恢恢恒沙性德無量妙用元自具足

外應羣機 物來即應感而遂通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洪鐘在簴大扣大鳴小扣小鳴

主於三才王於萬法 天以之覆地以之載人以之處 蕩蕩乎其 乎其中以至日月星辰草木昆蟲凡有貌像形色者莫不以之爲宗而得成立 無比巍巍乎其無倫 蕩蕩云云寬大勝第一者是巍巍云云最尊極無上者是此所以爲王爲主之勢也

不曰神乎 昭昭於俯仰之間 隱隱於視聽之際 決定是無性自神解決定是有爭之無疑此所以爲神也

不曰玄乎 先天地而無其始 後天地而無其終 有形之最先者天地也有形之最後者亦天地也有形之最先者天地也而天地以此爲始此物之所以始者不可得而窮也所以始者既不可得而窮則所以終者亦不可得而窮也此所以爲玄也

空耶有耶 吾未知其所以 物體深玄虛徹靈通有不定有無不定無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故云爾

我迦文得這一著子 普觀衆生同稟而迷 歎曰奇哉 向生死海中 駕無底船 吹無孔笛 妙音動地 法海漫天 於是聾騃盡醒 枯槁悉潤 大地含生 各得其所 此物非聖非凡而凡而聖非淨非染而染而淨所以道手把破砂盆身披羅錦綺有時醉酒罵人忽爾燒香作禮比之空日空豈長晴亦豈常爾日豈長明亦豈常暗一念迷也雲起長空上明下暗一念悟也風掃迷雲上下洞徹染淨所以興也聖凡所以作也聖凡既作則處處生焉凡所在迷而渴仰風化聖在悟而爲物興悲所以我迦文於寂滅場中初成正覺作師子吼奇哉奇哉普觀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於是運無緣慈說無言言廣敷教海稱法衆生心地使之道芽榮茂心花發明大地同春萬物咸熙

今般若經者 妙音之所流 法海之所自者也 般若一物之强稱經者現物之具也此乃全口親宣不是餘人之所說法門淵源不同瑣瑣之教乘

以金剛之堅利 剗我人之稠林 照慧日於重昏 開惑霧於三空 我人稠林蔚於心地金剛始下掃地除盡法與非法此二惑霧掩蔽性空故曰重昏慧日一照重昏頓破三空顯現

使之出斷常坑 登眞實際 敷萬行花 成一乘果 非常而執爲有性非斷而執爲空執爲空而不知空之不空則是落斷見坑也執爲有而不知有之非有則是落常見坑也實際者空有兩忘一味亦亡之處也佛以三空開示使之不落斷常之坑頓超空有之外如是圓修如是圓證也

如言言利刃當陽 句句水灑不著 金剛妙慧堅不爲物挫利能斷衆生寃結般若雄詮金剛妙慧之所現發故利能破衆生疑網堅不爲外魔所

金序 二

褭流出無邊法門海孕育無限人天師佛之與法皆從此經流出故云爾名大鑒能圭峯密冶父川傅與鏡此五大士者皆人天之所尊法海之所歸者也五大士皆因此經眼目夫人天故曰人天之所尊無法不了故云法海之所歸各具通方正眼直傳諸佛密印各出廣長舌相開演最上宗乘一威振河嶽輝騰古今遂使當世盲者得見聾者得聞啞者能言跛者能行通方正眼者明眞了悟達乎中道無所不通之正眼也密印者衆生所迷之眞理佛祖相傳之法印也五大士具如是正眼傳如是密印開大口說大話威光動地照映今昔遂使見聞皆化知非遷善逕於宗說乘通解行相應之大化者皆於此經得之矣

金剛經序 三

既而亦為普覺將來各自依經著解以傳天下後世既以斯經現益當世且造斯解流芳萬古豈是彫文喪德可謂錦上添華玉無瑕而彫文反喪良玉溫潤之德斯解則反是致令經語益精經義益明遂使目之者披霧覩日耳之者豁然心開何止重輝佛日亦乃光揚祖道三乘十二分敎體理得妙何處更有祖師西來意則別傳之旨亦不外乎斯經尙爲言說所攝[illegible]而不現今諸祖拈實從揚非獨敎義全彰別傳之旨亦乃昭然有云單傳直指之旨豈斯數所攝乎看於黃梅曹溪足可見矣我曹生于千載之下得遇難遇之寶手接目覩幸莫大焉慶遇斯解也以此可以揚佛祖之餘輝以此可以延君國之洪祚儻因斯解豁開正眼則法印在握化道在已

然此編集出於何人之手而不現其名乎歎不現夫編者之名也吾喜其為一佛五祖師之心令一轉而便見也一軸之內佛燈祖焰交光互映可一轉而便見佛祖之心矣此所以爲言也所嗟雖有彈絃之妙指未遇賞音之嘉聽由是誤聽峩峩作洋洋者多矣三尺古琴妙音斯在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雖有妙指善能彈絃聞而賞音者甚難賞音者難故誤聽峩峩作洋洋者多矣一部靈文妙理斯在雖有妙理若非匠手孰能抽毫綸貫發揚雖有綸貫發揚目以善解者甚難善解者難故以淺爲深以深爲淺者多矣是可歎也又於經疏以僞濫眞亂非城外者頗多豈非以去聖愈遠歷傳多手而致然歟眞僞相雜水乳

金 序 四

難判所以舛訛縁傳寫之誤耳盖夫聖言之所以傳之於後之世也唯文不能設空義不獨傳文義相資方成妙唱作天下古今之龜鑑開世與出世之眼目若義有諸訛文有錯誤則非唯不能開人眼目亦令誤解碍正知見文字見道之具也導人之方也須文義相資而血脈貫通精審詳密備焉而成行倒誤未嘗雜於其間然後能使人開解得爲世之龜鑑也不爾則非唯不能開人眼目反爲惑人之具也盖不為文字所惑能體聖人之意者誠難得也若非智眼不能不爲諸訛所惑也然若心淸慮靜緣文究義依義尋文則文義之舛錯者不隱微毫了然昭著如

世病脉不能逃於善醫之手雖非哲眼若靜心意以研之則文義之旨錯者可得而詳也予雖非善醫之儔率粗識文義略辨真
偽故今之經之疏之中之或脫或衍或倒或誤者
簡而出之參之諸本質之諸師以正之然他本所
據外未嘗一字一句妄自加損於其間予以不敢辨真偽定
諸說也然此以有依而然非爲臆斷凡有所疑他本無所據處據
義以決附之卷尾而已若以已意逕之於部內則或者爲達者之所非矣知
有闕誤而不寫以傳之則未有今日較正之功也後世或閱較正之說槩以爲全而不加察焉則錯
祖之正意幾乎墜地矣故不獲已書之於卷尾而傳之也若見盤根錯節之處

而抱拙拱手不游刃於其間則豈爲通人達士之
所可乎是以不揆不才解其結通其碍正未正齊
未齊永貽來學誰知王舍一輪月萬古光明長不
滅呵呵他日具眼者見之當發大笑矣解之件說如盤根錯
節結硬不通若一向畏人非之知錯而不決焉則其於報佛恩之義爲如何哉後世必有承訛踵誤
妄生穿鑿以求安說之必通者矣夫如是則其不決之蔽至於使佛祖之言終未免於駁雜之病也
此通人達士之所不可也由是終不固讓於決焉寫以傳之也夫然後一經之義天問瞭當年之慧
月將大明於天下矣孰知夫如是之理乎今吾自知其然而大慶于懷也然此言此說如蚊虻之鼓
大虛也達者當以是爲笑具也永樂乙未六月日涵虛堂衲守伊

盥手焚香謹序

曹溪六祖禪師序

夫金剛經者無相爲宗無住爲體妙有爲用自從
達磨西來爲傳此經之意令人悟理見性般若靈源廓然
無諸相曠然無所住空而無在湛而無知今此一經以此爲宗爲體無知而無不知無在而無不在
無住而無所不住無相而不礙諸相此所以妙有爲用也諸佛所證蓋證此也諸祖所傳蓋傳此也
其所以開示人者亦以此也秖爲世人不見自性是以立見性
之法世人若了見真如本體即不假立法此經讀
誦者無數稱讚者無邊造疏及註解凡八百餘家

所說道理各隨所見見雖不同法即無二宿植上
根者一聞便了若無宿慧讀誦雖多不悟佛意故
解釋其義庶斷學者疑心若於此經得旨無疑即
不假解說從上如來所說善法爲除凡夫不善之
心經是聖人之語教人聞之從凡悟聖永息迷心
此一卷經衆生性中本有不自見者但讀誦文字
若悟本心始知此經不在文字但能明了自性方
信一切諸佛從此經出今恐世人身外覓佛向外
求經不發內心不持內經故造此訣令諸學者持

內心經了然自見淸淨佛心過於數量不可思議後之學者讀經有疑見此解義疑心釋然更不用訣所異學者同見鑛中金性以智慧火鎔煉鑛去金存我　釋迦本師說金剛經在舍衛國因須菩提起問大悲爲說須菩提聞說得悟請佛與法安名令後人依而受持故經云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爲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如來所說金剛般若波羅蜜與法爲名其意謂何以金剛世界之寶其性猛利能壞諸物金雖至堅羖羊角

能壞金剛喩佛性羖羊角喩煩惱金雖堅剛羖羊角能碎佛性雖堅煩惱能亂煩惱雖堅般若智能破羖羊角雖堅賓鐵能壞悟此理者了然見性涅槃經云見佛性者不名衆生不見佛性是名衆生如來所說金剛喩者秖爲世人性無堅固口雖誦經光明不生外誦內行光明齊等內無堅固定慧即亡口誦心行定慧均等是名究竟金在山中山不知是寶寶亦不知是山何以故爲無性故人則有性取其寶用得遇金師斬鑿山破取鑛烹鍊遂

成精金隨意使用得免貧苦四大身中佛性亦爾身喩世界人我喩山煩惱喩鑛佛性喩金智慧喩工匠精進勇猛喩斬鑿身世界中有人我山人我山中有煩惱鑛煩惱鑛中有佛性寶佛性寶中有智慧工匠用智慧工匠鑿破人我山見煩惱鑛以覺悟火烹煉見自金剛佛性了然明淨是故以金剛爲喩因爲之名也空解不行有名無體解義修行名體俱備不修即凡夫修即同聖智故名金剛也何名般若是梵語唐言智慧智者不起愚心慧

者有其方便慧是智體智是慧用體若有慧用智不愚體若無慧用愚無智秖緣愚癡未悟遂假智慧除之也何名波羅蜜唐言到彼岸到彼岸者離生滅義秖緣世人性無堅固於一切法上有生滅相流浪諸趣未到眞如之地並是此岸要具大智慧於一切法圓離生滅即是到彼岸亦云心迷則此岸心悟則彼岸心邪則此岸心正則彼岸口說心行即自法身有波羅蜜口說心不行即無波羅蜜也何名爲經經者徑也是成佛之道路凡人欲

臻斯路應內脩般若行以至究竟如或但能誦說心不依行自心即無經實見實行自心即有經故此經如來謂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也

豫章沙門宗鏡提頌綱要序

觀夫空如來藏碎祖師關獨露真常無非般若 如來

藏有空如來藏有不空如來藏空如來藏所證真理也不空如來藏能證真智也真理謂之空如來藏者真理絕相如彼大虛廓無纖翳故也真智謂之不空如來藏者真智照理如彼赫日當空顯現故也皆謂之藏者藏之為物中虛且實中虛故可比於空也且實故可比於不空也今所謂空如來藏者蓋異於空不空之空藏也以碎祖師關為對故也物所當而封不露曰藏八識之藏隱覆自性如來故名如來藏開若以不通去來為義祖師真機聖解難通凡情莫透故名為關不妄曰真不變日常真常者生佛平等之大本也空彼如來藏碎彼祖師關令真常獨露無非般若之功也

三

心不動六喻全彰七寶校功四句倍勝若迺循行數墨轉益見知宗眼不明非為究竟

三心者第八根本心第七依本心前六起事心是一真徝塵三心不動三心不動六窗塵彰六喻者識心不動業摩自除青色可以為喻也青色能除災厄故也識心不動無漏功德以自然具足黃色可以為喻也黃色隨人所須故也識心不動無生智火生焉赤色可以為喻也赤色也智日出火故也識心不動疑濁自清白色可以為喻也白色能清濁水故也識心不動恒住真空空色可以為喻也空色令人空中行坐故也識心不動三毒自消碧色可以為喻也碧色能消諸毒故也功用之所以至於如此者只緣持無相經

金剛經序 九

悟無我理行無我行故也雖布施七寶之功不若受持四句之為愈也布施七寶所以為劣者七寶人間世之所重也布施但感有漏之果終未免於輪迴故劣也受持四句所以為勝者四句超凡悟道之具也受持超生脫死以至究竟故勝也便劣且置只如四句如何受持便得超生脫死言言真合本宗句句迴就自己其或未然增長我人知見終無解脫之期

嗚呼微宣奧旨石火電光密顯真機銀山鐵壁誰生異見滯在中途進步無門退身迷路聊通一線俯為初機良馬見鞭追風千里矣

奧旨言旨之玄奧難測也真機言機之純而無雜也真機一似銀山鐵壁堅固難透高迥莫攀奧旨如石火電光焃然可見神速難追況今佛宣而微宣顯而密顯那容擬議於其間哉若是過量漢石火電光一捉便捉銀山鐵壁一透便透其或未然滯在中途進退俱失由是欲為後學開介徑路遂於三十二分隨分提綱隨綱著頌利根者把來一看則一經之奧旨諸佛之真機便見昭昭於心目矣

金剛經序 十

弥勒叙妙行無住偈 資生無畏法 名為修行住

檀義攝於六 此中一二三

無著十八住本於此偈

調伏彼事中 及斷種種疑 亦防生成心 正離取相心

天親二十七疑本於此偈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上

一切衆生內含種智與佛無殊但以迷倒妄計我人淪沒業坑不知反省所以釋迦老人示從兜率降神王宮入摩耶胎月滿出胎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作獅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年至十九四門遊觀觀生老病死四相相逼子夜踰城出家入雪山六年苦行臘月八夜見明星悟道初遊鹿苑轉四諦法輪次說阿含方等部漸令根性純熟方說此般若大部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夫大雄氏之演說般若凡四處十六會經二十一載說半千餘部於諸部中獨此一部冠以金剛以爲喩者此之一部以約該博金剛一喩廣含諸義故以爲喩也般若此翻爲智慧何名爲智慧虛空不解說法聽法四大不解說法聽法只今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能說法聽法也此說聽底一段孤明輝天鑒地曜古騰今行住坐臥語默動靜一切時一切處昭昭靈靈了然常知此所以得名爲般若也喩以金剛意謂何以此一段孤

明處萬變而如如不動淪浩劫而亦爾常存宜乎此乎金剛之堅也斬斷竹木精靈截斷彌天葛藤宜乎比乎金剛之利也喩以金剛其意以比亦名摩訶般若摩訶此翻爲大何名爲大此一段孤明語其明則明逾日月言其德則德勝乾坤其量廣大能包虛空體遍一切無在不在三世初無間斷時十方都無空缺處此所以得名爲摩訶也波羅蜜此翻爲到彼岸何名爲到彼岸迷之者曰衆生悟之者曰佛雲收雨霽海湛空澄霽月光風相和山光水色互映此悟者之境界也霧罩雲籠上明下暗日月掩其明山川隱其影此迷者之境界也迷之而背覺合塵名在此岸悟之而背塵合覺名到彼岸此所以得名爲波羅蜜也經者徑也詮如上之妙旨開後進之徑路令不迷乎他途能直至乎寶所此所以得名爲經也又略而釋之則摩訶般若者通凡聖該萬有廣大無邊之智慧也金剛般若苦堅不壞利能斷鎔凡歡聖之智慧也波羅蜜者悟如是旨行如是行超二死海達三德岸也經者以如是言詮如是旨現益當世成轍後代也或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或名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其義以此題以八字攝無量義經以一部攝難思教題稱八字念過一藏經持四句德勝河沙經義與果報佛佛不思議蓋以此也然此只是約教論耳若約祖宗門下一卷經言之則入息出息常轉經豈停形於紙墨然欲以爲經哉所以古人道般若波羅蜜此經非色聲唐言謾翻譯梵語強安名捲荷秋光冷開窓暗氣清若能如是解題目甚分明

雙林傅大士 贊

六祖大鑒禪師 口訣

圭峯密禪師 纂要

冶父川禪師 ○ 頌

豫章鏡禪師 提綱

涵虛堂得通 說誼

圭峯密禪師疏論纂要幷序

鏡心本淨像色元空妄識無初物境成有由是惑業襲習報應綸輪塵沙劫波莫之遏絕

心也者中

虛妙粹炳煥靈明如彼古鏡體自虛明瑩徹無礙妙絕名相之端淨無能所之跡故云鏡心本淨內而根身外而器界皆謂之像色阿賴耶識一念之妄變起根身器界若離妄念即無一切境界之相故云像色元空妄識只因不覺而有心若常覺妄識無由現發故云妄識無初不覺心動名爲覺明因明起照見分俄與由照立塵相分妄布於是根身頓起世界成塵故云物境

成有根身旣異世界已成根塵相帶識風相吹鎖眞覺於妄宅暫留影於風塵沉淪三界之中匍匐九居之內生死纏綿無有窮已故云由是惑業繫習報應淪輪塵沙劫波莫之過絶故

我滿淨覺者現相人中先說生滅因緣令悟苦集滅道旣除我執未達法空欲盡病根方談般若心境齊泯卽是眞心垢淨雙亡一切淸淨三千瑞煥十六會彰今之所傳卽第九分句偈隱略旨趣深微慧徹三空權含萬行住一十八處密示階差斷二十七疑潛通血脈不先遣遣曷契如如故雖策修始終無相由斯教理皆密行果俱玄致使口誦牛毛心通麟角或配入名相著事乖宗或但云一眞望源迷派其餘胷談臆注不足論矣河沙珍寶三時身命喻所不及豈徒然哉且天親無著師補處尊後學何疑或添或棄故今所述不攻異端跡是論文乳非城內纂要名意及經題目次下卽釋無煩預云

稽首牟尼大覺尊　能開般若三空句

發起流通諸上士　冥資所述契羣機

將釋此經未入文前懸叙義門略開四段

第一辨教因緣　第二明經宗體　第三分別處會　第四釋通文義　初中有二

初總論諸教謂酬因酬請顯理度生也若據佛本意則唯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佛知見等　後別顯此經於中有五

一爲對除我法二執故由此二執起煩惱所知二障由煩惱障障心心不解脫造業受生輪迴五道由所知障障慧慧不解脫不了自心不達諸法性相縱出三界亦滯二乘不得成佛故名障也二執若除二障隨斷爲除二執故說此經

二爲遮斷種現二疑故謂遮未起種子之疑斷現起現行之疑卽經中答所問已便躡跡節節斷疑乃至經終二十七段

三爲轉滅輕重二業故轉重業令輕受滅輕業令不受

四爲顯示福慧二因故佛成正覺未說般若

之前衆生由無妙慧施等住相皆成有漏或滯二乘故談般若顯示妙慧爲法身因五度爲應身因若無般若即施等五非波羅蜜不名佛因故須福慧二嚴方成兩足尊也

五爲彂明眞應二果故謂未聞般若之前但言色相是佛不知應化唯眞之影不如實見眞身應身故此彂明二果令知由前二因證得

第二明經宗體中二

初宗者統論佛教因緣爲宗別顯此經則實相般若觀照般若不一不二以爲其宗以即理之智觀照諸相故如金剛能斷一切即智之理是爲實相故如金剛堅牢難壞萬行之中一一不得昧此故合之以爲經宗

二體者文字般若即是經體文字即含聲名句文文字性空即是般若無別文字之體故皆含攝理無不盡統爲教體

第三分別處會中二

初総明佛說大部處會中二　初六百卷文四處十六會說　一王舍城鷲峯山七會山中四會山頂三會　二給孤獨園七會　三他化天宮摩尼寶藏殿一會　四王舍城竹林園白鷺池側一會　後此經即第二處第九會第五百七十七卷

後別明傳譯此經時主前後六譯　一後秦羅什　二後魏菩提流支兼譯天親論三卷　三陳朝眞諦兼譯金剛仙論及本記四卷　四隋朝笈多兼譯無著論兩卷　五唐初玄奘又日照三藏譯功德施論二卷也　六大周義淨并再譯天親論三卷　上六人皆三藏

今所傳者即羅什弘始四年於長安草堂寺所譯也天竺有無著菩薩入日光定上昇兜率親詣彌勒禀受八十行偈又將此偈轉授天親天親作長行解釋成三卷論約斷疑執以釋無著又別造兩卷論約顯行位以釋

今科經唯約天親釋義即兼無著亦傍求餘論採集諸疏題云蕪要其在茲焉

第四釋通文義 中二

初解題目

金剛者梵云跋折羅力士所執之杵是此寶也金中最剛故名金剛帝釋有之薄福者難見極堅極利喻般若焉無物可能壞之而能碎壞萬物涅槃經云譬如金剛無能壞者而能碎壞一切諸物無著云金剛難壞又云能斷又云金剛

者細牢故細者智因故牢者不可壞故皆以堅喻般若體利喻般若用又真諦記說六種金剛一青色能銷災厄喻般若能除業障二黃色隨人所須喻無漏功德三赤色對日出火慧對本覺出無生智火四白色能清濁水般若能清疑濁五空色令人空中行坐慧破法執住真空理六碧色能銷諸毒慧除三毒傍兼可矣非堅利之本喻般若者正翻云慧即照五蘊空相應本覺之慧是也若約學者從淺至深言之則攝聞思脩三慧揔為般若故無著云能斷者般若波羅蜜中聞思脩所斷如金剛斷處而斷故又云細者智因故者智因即慧也依智度論因位名般若果位名智則聞思脩皆名為細細妙之慧佛智之因矣般若能斷故在因位佛果無斷轉受智名若依大品經若字通智慧二義故智與慧名義少殊體性無別波羅蜜者此云彼岸到應云到彼岸謂離生死此岸度煩惱中流到涅槃彼岸涅槃此云圓寂亦云滅度一切衆生即

寂滅相不復更滅但以迷倒妄見生死名在此岸若悟生死本空元来圓寂名到彼岸若無般若迴文應云到彼岸慧經者梵音脩多羅義翻為契經契者詮表義理契合人心即契理契機故名契也經者佛地論云能貫能攝故名為經以佛聖教貫穿所應說義攝持所化生故

此疏本是為評經者指其科段雖次第科經而不次第釋文但隨難處即略舉節目而已亦不備述義意義意悉在傳示者口訣不在

疏中不得但以銷疏而為講也講者須從首至末次第以深玄義意銷釋經文難處即約疏易處即直說也

拾遺 ○圓相之作始於南陽忠國師國師傳之耽源源傳之仰山源一日謂仰山曰國師傳六代祖師圓相九十七介授與老僧臨示寂時謂予曰吾滅後三十年有一沙彌來自南方大振玄風次第傳授無令斷絕吾詳此讖事在汝躬我今付汝汝當奉持山既得遂焚之源一日謂仰山曰向所傳圓相宜深秘之山曰燒却了也源曰此乃諸祖相傳何乃燒却山曰某一覽而已知其意能用即得不可執本也源曰在子即得來者如何山於是重錄一本呈似一無舛訛源一日上堂山出衆畫一圓相以手托起作呈勢却叉手而立源以兩手交拳示之山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遂點頭山即禮拜此圓相所自作也今禪師題下畫一圓相意旨如何即文字故出離文字故消息若是離文字故消息擬議得麼計較得麼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直饒到精識估也卒話會不及然雖如是畢竟作麼生道生佛同源妙體無物三世諸佛出不得歷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六道輪迴亦出不得三世問四法界一切染淨諸法無一法出此圓相之外禪謂之最初一句子教謂之最清淨法界儒謂之統體一大極老謂之天下母共寶皆指此也古人道古佛未生前凝然一相圓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者是也

法不孤起誰為安名

安之一字直指圓相安名二字直指經題法不自名要因名現所以安名所以道總持無文字文字現總持應云法不孤起所以安名而云誰為安名語忌十成故恐成死語故圓話自在免夫招謗

法不自名所以安名然雖如是安名著雖若道黃面老子安黃面老子未嘗安何則自從鹿野苑終至拔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若道不是黃面老子安今此經題從甚處得來且道是安名不是安名

摩訶大法王無短亦無長本來非皂白隨處現青黃花發看朝艷林凋逐曉霜疾雷何太擊迅電亦無光凡聖元難測他太擊作急元作措龍天豈度量古今人不識權立號金剛法王非指丈六金身人人本有底一著子

能為萬像之主故號為法王古人道法中王最高勝恒沙如來同共證者是法王之為體也孤高更無上廣博無邊表乾坤在其內日月處其中恢恢焉蕩蕩焉迥出思議之表故號為大法王無短云云實相無相本來云云無相現相花發云云當處出生當處寂滅疾雷云云妙旨迅速難容擬議凡聖云云箇事擇幽玄智識俱不到非但古人罔措亦乃今人不識為止小兒啼權且立虛名只如依權現實底道理作麼生道月隱中峯擧扇喻之風息大虛動樹訓之

宗鏡 只這一卷經六道含靈一切性中皆悉具足蓋為受身之後妄為六根六塵埋沒此一段靈光終日冥冥不知不覺故我佛生慈悲心願救一切衆生齊超苦海共證菩提所以在舍衛國為說是經大意只是為人解粘去縛直下明了自性免逐輪迴不為六根六塵所惑者人具

頌云

上根上智不撥自轉是箇中自有此經且將置三十二分於空間無用之地亦不是過如或未然且聽山埜與汝打葛藤去也夫金剛經者自性堅固萬劫不壞況金性堅剛也般若者智慧也波羅蜜者登彼岸義也見性得度即登彼岸未得度者即是此岸經者徑也我佛若不開箇徑路從代兒孫又向甚麼處進步且道這一步又如何進看取下文此經深旨無相為宗顧妄明真劍鋒微露掃萬法之本空心花發明照五蘊之非有直得雲收雨霽海湛空澄快登般若慈舟直到菩提彼岸且道心花發明在甚麼處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劍鋒至彼岸

法本空五陰非有但以妄緣而得成立智照妄緣萬法俱流體露真常五蘊皆空到道裏一似雲收雨霽海湛空澄無一物為對無一事為障為礙快登般若慈舟直到菩提彼岸太湖云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求兔角欲識得佛法的的大意直須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覺觀波濤中覷捕來覷捕去來覷去忽地識得根源去在縱然識得根源去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法王權實令雙行雷捲風馳海岳傾（捲當作覆）霹靂

一聲雲散盡到家元不涉途程大凡垂化有權有實有照有用今佛從無言中興教海之波瀾向教海裏現無言之密旨是謂權實令雙行也風行草偃化功神速五欲海自渴我人山自倒圓音落處雲散盡不曾擡步便還家

圭峯 後釋經文 准常三分 一序分 二正宗分 三流通分 初文又二 一證信序 二發起序

今初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文前分三

一明建立之因則佛臨滅度阿難請問四事佛一一答我滅度後一依四念處住二以戒為師三默擯惡性比丘四一切經首皆云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與衆若干等

二明建立之意意有三焉一斷疑故謂結集時阿難昇座欲宣佛法感得自身相好如佛衆起

三疑一疑佛重起說法二疑他方佛來三疑阿難成佛故說此言三疑頓斷　二息諍故若不推從佛聞言自製作則諍論起　三異邪故不同外道經初云阿憂等

三正釋文義具六成就謂信聞時主處衆六緣不具教則不興必須具六故云成就

六成就者　一信者無我聞合釋則指法之辭也如是之法我從佛聞單釋如是者智度論云信成就也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信者

言是事如是不信者言是事不如是又聖人說法但為顯如唯如為是故稱如是又有無不二為如如非有無為是

二聞我即阿難五蘊假者聞謂耳根發識廢別從總故云我聞阿難所不聞二十年前之經有云如來重說有云得深三昧總領在心若推本而言阿難是大權菩薩何法不通

三時師資合會說聽究竟故言一時諸方時分延促不同故但言一又說法領法之時心境泯

理智融凡聖如本始會此諸二法皆一之時

四主具云佛陁此云覺者起信云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即是如來平等法身則以無念名之為佛然覺有三義一自覺覺知自心本無生滅二覺他覺一切法無不是如三覺滿二覺理圓稱之為滿故知有念則不名覺起信云一切衆生不名為覺以無始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又云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即為向佛智故

五處舍衛此云聞物謂具足欲塵財寶多聞解脫等遠聞諸國故義淨譯云名稱大城祇樹等者即祇陁太子所施之樹給孤獨園者須達長者所買之園祇陁此云戰勝波斯匿王太子也生時王與外國戰勝因以為名梵語須達此云善施給孤獨即是善施又亦常行施故西國呼寺為僧伽藍此云衆園

六衆與者并也及也大者名高德著比丘者梵語此含三義故存梵不譯一怖魔二乞士三淨

戒衆者理和事和千二百五十人者佛初成道度憍陳如等五人次度迦葉三兄弟兼徒捴一千次度舍利弗目乾連各兼徒一百次度耶舍長者子等五十人經舉大數故減五人是常隨衆故偏列數非無餘衆文隱顯耳俱者一時一處

【六祖】如者指義是者定詞阿難自稱如是之法我從佛聞明不自說也故言如是我聞又我者性也性即我也內外動作皆由於性一切盡聞故稱我聞也言一時者師資會遇齊集之時佛者是說法之主在者欲明處所舍衛國者波斯匿王所居之國祇者太子名也樹是祇陀太子所施故言祇樹給孤獨者須達長者之異名園本屬須達故言給孤獨園佛者梵語唐言覺也覺義有二一者外覺觀諸法空二者內覺知心空寂不被六塵所染外不見人之過惡內不被邪迷所惑故名曰覺覺即佛也與者佛與比丘同住金剛般若無相道場故言與也大比丘者

是大阿羅漢故比丘者是梵語唐言能破六賊故名比丘衆多也千二百五十人者其數也俱者同處平等法會

【冶父】如是 如是之言古人說有多途今川老盖取有無不二為如如非有無為是

古人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且道變向甚麼處去咄不得亂走畢竟作麼生道火不曾燒却口 南泉問講師講甚麼經云講涅槃經云經中以何為極則云以如如為極則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須向異類中行道取異中事始得法身一頌云涅槃寂滅本無名喚作如如早變生若問經中何極則石人夜聽木雞聲謂涅槃寂滅本無名字若立名字未免變異去在須向

異類中行道取異中事圓轉不觸始得且道變向甚麼處去咄不得亂走若以不變不變商量又却不是也畢竟作麼生涅槃寂滅雖本無名亦不妨因名現體為甚如此說名之時早已風吹不入水洒不著只有一段通身寒光喚作如如有甚變去

如如靜夜長天一月孤 水與波無二波與水不別清寥寥時元的的白的的處亦寥寥

是是水不離波波是水鏡水塵風不到時應現無瑕照天地看看 指水全是波指波全是水毗盧華藏物物頭頭萬像森羅全機無垢機無垢本清淨鏡淨水澄風塵不到湛湛地明歷歷輝天鑒地曜古騰今要會麼要會高著眼

我若天指地獨立底人淨躶躶赤洒洒沒可把古人道阿呵呵是甚
麼南北東西唯是我雖云南北東西唯是我爭乃一切處撲摝不著是可謂塊上施為渾大有
內外中間覓拙無
我我認得分明成兩箇不動纖毫合本然知音
自有松風和若道我有眼中著屑若道我無肉上剜瘡所以道有我直應還未達
若言無我更愚癡一體上兩般見許虛空依兩片兩頭俱不涉方得契如如踏得家田地咱出
無生曲無生曲子孰能和蕭蕭松韻送清音
聞本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合處如聲地見處是真聞切忌隨他去滿耳非音
聞箇甚麼廓然無我聞底是甚麼了得如是鶯歌與燕語從教鬧浩浩若未如然宮商弁角徵

金剛經上　十七

化我常為幸所以道切忌隨他去
猿啼嶺上鶴唳林間斷雲風捲水激長湍最好
晚秋霜午夜好一作變一聲新鴈覺天寒鶴唳猿啼聲入耳誰
信圓通門大啓反聞聞處心路斷八音盈耳不為虛不聞曾不礙於聞頭頭為我話無生夜靜
秋空征鴈響一聲聲送報天寒且道是聞不是聞淡薄豈拘聲色外虛閑寧墮有無中
一天地之根萬化之源千途共向於彼萬像皆宗於此相隨來也三界萬法皆從
斯起兵隨印轉影逐形生
一一破二成三從此出乾坤混沌未分前以是
一生參學畢破二以一也成三亦以一也成之破之皆從斯得與來先天地無形

本家常能為萬像主亦為諸佛母君人了得此無事不圓通
時違劫一念無礙古今始終該通務甚如此動靜常在青山中如魚飲水冷
暖自知忘生是冷暖底滋味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大陽門下日日三秋此味無人識親
當始自知
時時清風明月鎮相隨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
東君自不知清風明月不得別會清風拂時明月照明月照時清風拂於李薔薇
東君造化底物事東君不知清風明月人人受用底家事人人不會不會不知人人盡有一隻
看箇箇面前更無人著語云自知須云不知不知與自知相去多少但知不知是真自知
佛本源天真是相好嚴身是一身分作兩般心無面目說是非漢無形

金剛經上　十八

還有像逢人說是非
小名悉達長號釋迦度人無數攝伏羣邪若言
他是佛自己却成魔只把一枝無孔笛為君吹
起大平歌世與出世俱是化儀雖然如是妙相無形真名非實形之與名甚處得來
不因江招月爭知一應萬般應萬般多少人天言下知歸多少魔羣迴邪返正此是拔亂返正致
得大平須知有本大平始得若將報化云是佛自己天真竟何物君看四十九年迹大虛空裏
生閃電君看四十九年說權將黃葉止兒啼雀有一處也大難忘黃葉葉底無孔笛吹起吾家
劫外歌劫外歌歌何事歌詠人人本大平忘生是本大平人人腳下清風拂箇箇面前明月白
在主中主長年不出戶又寂然不動又獨坐庵中寂無事客來須看也不

得放過隨後便打若一向坐在家舍則途中事闕一向行在途中則家裏事竦要須在家舍而不離途中事在途中而不昧家裏事始得所以道妙喜豈容無著問砸和爭貧絕沉幾又客來云云威而遂通不得云云應碌無者又客來云云若遇客來須着侍不得云云是客稍有賊氣在知有賊氣須打叅

獨坐一爐香金文誦兩行可憐車馬客門外任他忙家裏事途中事一道俱行常在途中而昧於家裏事是可憐也又獨坐云云家照不二體用如如可憐云云未了底人坐在聲色裏三德彼岸相去大遠是可憐也又倚然獨坐眼惺惺任他客賊門外忙

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主伴交參説聚同會獨掌不浪鳴師資合會方成唱和

金剛經上 十九

巍巍堂堂萬法中王三十二相百千種光聖凡瞻仰外道歸降莫謂慈容難得見不離祇園大道場依真起化化道方成感畢返照而真常住世云佛生迦毗羅成道摩竭陁説法波羅奈入滅拘尸羅盖釋迦老子於淨飯王宮示現出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住世四十九年説法三百餘會壽登八十而示入滅其示滅以來于今二千餘載迄此觀之世云佛有去來可矣實而觀來無所來月印千江去無所去空分諸刹伊麼則雖云出世未曾出世雖云入滅未曾入滅所以道莫謂慈容難得見不離祇園太道場要識慈容麼擬議思量千萬里要識道場麼觸目無非古道場

[圭峯] 二發起序者謂乞食威儀離於邪命是為持戒戒能資定定能發慧故以戒定發起般若

正宗於中有二 一戒 二定

今初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

分七節釋 一化主成實論說具上九号為物欽重故曰世尊天上人間共所尊故 二化時

全上 二十

食時辰當日初分求乞易得不惱自他乞已歸園正當巳時如常齋法 三化儀著僧伽梨衣持四天王所獻鉢 四化處園在城東南五六里自外之内為入處廣人多曰大 五化事佛為欲顯頭陁功德令故逸者慚愧以同事攝故自乞食瓔珞女經說化身如金剛無生熟藏今所乞者利益他故淨名云為不食故應受彼食 六化等一由内證平等理外不見貧富相二心離貪慢慈無偏利三表威德不懼惡

守仁比丘

象沽酒媱女等家四息凡夫猜嫌五破二乘分
別　七化終然已字義屬下句文連上句飯食
字義屬上句文連下句若廣其文今當句中備
者應云次第乞乞已還至本處飯食飯食訖收
衣鉢佛若不食他福不満寶雲經說隨所乞得
分為四分一擬與同梵行二擬施貧病乞人三
水陸衆生四自食十二頭陁經唯說三分除梵
行　二定

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入城乞食）

金上　二十一

法身不癡以般若開示也收衣洗足般若無著以
解脫開示也敷座而坐解脫寂滅以法身開示也
方談般若以此開示者般若之所以為般若也治
其本體則名為法身指其大用則名為解脫指其
當体則名為般若何則直般若非般若般若具法
身解脫直解脫非解脫解脫具法身般若直法身
非法身法身具解脫般若舉一即具三言三
體即一方談般若以此開示者不其然乎

分三節釋　一屏資緣將欲入定須息攀緣衣
鉢不收心有勞慮故佛示現為後軌也即收大
衣著七條　二淨身業阿含經說佛行離地四
指蓮花承足今示現洗者順世表法為後軌也
三正入定敷座坐禪者由身端故心離沈掉

故魏譯云如常敷座結加趺坐端身而住正念
不動唐譯云端身正願住對面念無著云顯示
唯寂靜者於法能覺能說故然大聖現跡必有
所表表本覺之佛在五蘊之都覺魔軍本空名
為戰勝照心識具德即是給孤求法養神名乞
士衆覺心既發寧棄塵勞將欲徧觀遂入識藏
心心數法次第思惟即妄而真皆得法喜法喜
無體融合覺心思惟假緣忘緣可符真性觀照
是跡拂跡返本還源返本還源法空心寂空寂

金上　二十二

真體般若朗然欲談般若正宗如是示現發起
資聖疏云夫身有二一偽二真五陰偽軀假衣
食以生育法身無相因般若以照成羣生保偽
遺真諸佛養真棄偽羣生既迷真而取偽我乃
假偽跡而引真故託乞食之緣將施法喜之化
故涅槃經云汝諸比丘雖行乞食初未曾乞大
乘法食

二正宗分二門分別　初且約無著七種義句
以懸判　後正用天親荅問斷疑以科釋　初

中七義句者　一種姓不斷謂護念付囑　二發起行相謂申請讃許　三行所住處謂十八住從佛正說直至經終是無相行所住處矣　四對治謂一一住處皆具邪行共見正行二種對治　五不失中道謂由對治離增減二邊不失中道　六地位謂由不失中道成賢聖位信行地淨心地如來地　七立名謂由前六智慧堅利位地闊狹故名金剛　後四但約第三句中十八住說無別經文　十八住處者　一發

心住經云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等　二波羅蜜相應行住不住色布施等　三欲得色身住可以身相見等　四欲得法身住法身有二一言說法身頗有衆生等因言顯理故二證得法身復有二種一智相如來得阿耨耶等二福相各人滿三千等　五於脩道得勝中無慢住須陁洹等從此至十六住如次對治十二種障意明欲求色身法身須離是障障盡故入十七證道今當對治第一慢障　六不離佛出時

住昔在然燈等離第二少聞障不離佛世則具多聞　七願淨佛土住菩薩莊嚴佛土不等離小攀緣作念脩道障緣形相土則小無緣則大契法界故　八成熟衆生住人身如須彌等離捨衆生障若見大小不能濟物　九遠離隨順外論散亂住如恒河中所有沙等離樂隨順外論散亂障恒沙實施不及持經如何外學不脩正法　十色及衆生身摶取中觀破相應行住三千世界所有微塵等離破影像相中無巧便

障既離散亂與定相應以細末不念二種方便破麁至細泯細至空則除影像之相想　十一供養給侍如來住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等離福資粮不具障不以相見常見法身名為給侍福無邊矣　十二遠離利養及疲乏熱惱故不起精進及退失住恒沙身命布施等離樂味懈怠利養障恒沙命施猶劣受持豈為一身躭著利養身疲心惱而懈怠耶　十三忍苦住忍波羅蜜割截身等離不能忍苦障無我等相累

皆能忍　十四離寂靜味住當來之世若有能於此經受持讀誦等離智資粮不具障日三時捨身一一沙數不及信經如何唯專禪定耽寂靜味闕於智慧而不持說　十五於證道時遠離喜動住云何住降伏等離十一不自攝障我能住降心生喜動動則不能自攝　十六求佛教授住於然燈佛所有法得菩提等離十二無教授障欲入初地須佛教授故約遇佛得無所得而證道矣　十七證道住人身長大等攝種

金剛經上　二十五

性智證徧行如成法報身故長大矣　十八上求佛地住於中復有六種具足一國土淨具足我當莊嚴佛土等此教二地已上諸大菩薩二無上見智淨具足有肉眼不等此下皆唯佛果故云無上無上之言貫通下四三福自在具足若人滿三千界七寶等四身具足佛可以具足色身等五語具足汝勿謂如來說法等六心具足佛得阿耨菩提為無所得耶乃至應作如是觀又十八住略為八種亦得滿足一攝住處二波羅蜜淨住處一二次配三欲住處攝三及四四離障礙住處即前十二障也從五乃至十六五淨心住處六究竟住處上二次配十七十八七廣大住處八甚深住處上二各皆攝十八住處一一住中皆深皆廣十八住文配位地者第一十住第二十行中前六三第七行四後三行五至十四如次配十迴向十五煖頂十六忍世第一十七初地十八從二地乃至佛地上來懸判竟

金剛經上　二十六

六祖　爾時者當此之時是今辰時齋時欲至也著衣持鉢者為顯教示跡故也入者自城外而入也舍衛大城者名舍衛國豊德城也即波斯匿王所居之城故言舍衛大城也言乞食者表如來能下心於一切衆生也次第者不擇貧富平等以化也乞已者如多乞不過七家七家數滿更不至餘家也還至本處者佛意制諸比丘除請召外不得輒向白衣舍故云爾洗足者如來示現順同凡夫故言洗足又大乘法不獨以

洗手足為淨蓋言洗手足不著淨心一念心淨即罪垢悉除矣如來欲說法時常儀敷施檀座故言敷座而坐也

傅大士 法身本非食應化亦如然為長人天益慈悲作福田收衣息勞慮洗足離塵緣欲說三空理加趺示入禪

冶父 惺惺著 惺之一字或以為了慧或以為寂靜則惺惺者定慧圓明寂照不二之謂也只如定慧圓明寂照不二作麼生道眼掛長空手握靈鋒

飯食訖兮洗足已敷座坐來誰共委向下文長

知不知看看平地波濤起 入城乞食收衣洗足敷座宴坐一一皆是徹困為人底時節入城乞食收衣洗足且置只処敷座宴坐作麼生道高提祖令發光寒直得毗耶口掛壁這裏除却上上根未免一場懡㦬根機莫等要以多方接得獲鳥者羅之一目不可以一目為羅治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為國所以黃面老子曲為中下乃下一步向言說海橫身而入東說西說橫說竪說所以道高提祖令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向下文長正以此也然慈尊伊麼施設要之利害不細還知得利害也未入城乞食收衣宴坐以至東說西說橫說竪說善權方便即不無據實而觀人人分上如青天白日相似本來無為無事盡大地都盧是清平世界黃面老子向清平世界上施設戈甲可謂無事中起事所以道看看平地波濤起又古人道澄澄性海湛湛智源文字言詞從茲流出則黃面老子向大寂滅海繁興言說波瀾要之言說波瀾初非外來終不離於大寂滅海敷座處如來薦得向言說海畫取始得所以道看看平地波濤起

宗鏡 調御師親臨舍衛威動乾坤阿羅漢雲集祇園輝騰日月入城持鉢良由悲愍貧窮洗足收衣正是宴安時節著向世尊未舉已前薦得

由 且不堪開口已後承當自救不了宗鏡急為提撕早遲八刻何故良馬已隨鞭影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乞食歸來會給孤收衣敷座正安居真慈弘範

越三界調御人天得自如

圭峯 第二依天親論約答問斷疑科釋 摠分四段 一善現申請又二 一整儀讚佛

善現起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楊岐云黃面老子幸自可憐生被須菩提出來道介希有當下氷消瓦解此老此說只要教人向劫外承當所以大悲舉此話云黃面老子不下一言須菩提

見介甚麼道理便道希有但向揚岐冰消瓦解處
看自然看得破一生參學事畢又古德頌云四溟
風息月當天不動波瀾駕鐵船賴得空生重漏洩
覺同良馬睹鞭影則世尊端坐不下一言處最初
一句子觀面提持向諸人面前兩手分付了也須
菩提早知如是出來道希有不有須菩提誰知曾
中明因憶毗耶當日
事一聲雷震三千界

長老者德長年老唐譯云具壽壽即是命魏譯
云慧命以慧爲命須菩提有三義譯謂善吉善
現空生生時室空解空之善瑞現矣相師占云
唯善唯吉從座起下皆整理威儀脩敬之相希
有者世所無故如來者從如而來論云善護念

者依根熟菩薩說謂與智慧力令成就佛法與
教化力令攝取衆生善付囑者依根未熟菩薩
說懼其退失付授智者付者將小付大囑者囑
大化小菩提薩埵此云覺有情三釋一約境所
求所度二約心有覺悟之智餘情慮之識三約
能所所求能求三皆如次配覺及有情

【六祖】何名長老德尊年高故名長老須菩提是
梵語唐言解空隨衆所坐故云即從座起弟子
請益先行五種儀一者從座而起二者端整衣
服三者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四者合掌瞻仰尊
顏目不暫捨五者一心恭敬以伸問辭希有略
說三義第一希有能捨金輪王位第二希有身
長丈六紫磨金容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三界無
比第三希有性能含吐八萬四千法三身圓備
以具上三義故云希有也世尊者智慧超過三
界無有能及者德高更無有上一切咸恭敬故
曰世尊護念者如來以般若波羅蜜法護念諸
菩薩付囑者如來以般若波羅法付囑須菩提

諸菩薩言善護念者令諸學人以般若智護念
自身心不令妄起憎愛染外六塵墮生死苦海
於自心中念念常正不令邪起自性如來自善
護念言善付囑者前念清淨付囑後念清淨無
有間斷究竟解脫如來委曲誨示衆生及在會
之衆當常行此故云善付囑也菩薩是梵語唐
言道心衆生亦云覺有情道心者常行恭敬乃
至蠢動含靈普敬愛之無輕慢心故名菩薩

【冶父】如來不措一言須菩提便與讚歎具眼勝

泒試著眼看相逢不拈出擧意便知有是何境界同道方知

隔墻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火獨坐

巍巍天上天下南北東西鑽龜打瓦 咄知火知牛

事希奇知音相見正如是獨坐云云混虛空爲自身盡大地爲坐具坐斷千差不通凡聖是可謂天上天下渾漫漫更無一物爲筆倫若是過量漢一見便不疑若非過量漢未免瞎思量

【圭峯】二正發問端

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空生一見世尊端坐便不疑十方婆伽梵仍發證同諸佛之心直問云塵不得出由未得住心

金剛經上 三十一

不解脫由未降心云何得住不住六塵云何降心得心解脫不言我已發心云何住降而以善男善女言者諱命已悟也人人分上不假修治本自圓成空生以此問者雖復本來全然以缺成就此正同善財於福城東畔初遇文殊頓證法界歷叅五十三善知識於一一善知識所白言我已先發菩提心云何學菩薩道修菩薩行

由分爲二 先擧當機華嚴云忘失菩提心脩諸善業者魔所攝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云無上正徧正覺謂正智徧智覺知眞俗不偏不邪 後正申問魏譯云應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意云若人發菩提心已住何境

界修何行業妄心若起云何降伏故佛令安住四心脩六度行於中降心不令著相秦譯略修行者意云住道降心即是修行謂四心六度皆名住脩降伏故無著云住謂欲願修行謂相應等持降伏謂彼心若散制令還住又十八住中一一皆以住脩降伏釋之故知約義雖三而行是一

【六祖】善男子者平坦心也亦是正定心也能成就一切功德所往無碍也善女人者是正慧心

金剛經上 三十二

也由正慧心能出一切有爲無爲功德也須菩提問一切發菩提心人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須菩提見一切衆生躁擾不停猶如隙塵搖動之心起如飄風念念相續無有間歇問若欲修行如何降伏其心

【冶父】這一問從甚處出來法法虛融無法可住心心寂滅無心可降今此住降二問從甚處出來又須菩提佛稱解空第一豈不知妄心本空塵境本寂若果知得如何輕發此問來又問法法無可問修道道無可修但向未發問時著眼何須更問住與未住降與未降如是著語意旨如何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身

你喜我不喜君悲我不悲鴈思飛塞北燕憶舊巢歸秋月春花無限意箇中只許自家知你與我君與我本分人向今時人稱你能住降心生喜動未能住降心生悲憂我此世界本自清平理亂俱亡何傷何喜如鴈之思塞北燕之懷舊巢豈以悲喜為心哉只在一段空來去自由耳以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圓月缺花開花落凡有消長盈虛者莫不各有無窮無盡之意存焉此父不得而傳師不得而授各自當人自肯自悟始得

主峯 二如來讚許

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曲分為三　一印讚所讚重言善哉讚義之極護付能令佛種不斷是事必然故印讚言如汝所說　二勅聽許說無以生滅心行聽實相法智論偈云聽者端視如渴飲一心入於語義中踊躍聞法心悲喜如是之人可為說　三標勸將陳我當為汝如是如是委細而說　三善現

經 佇聞

唯然世尊願樂欲聞當為汝說欲說這介事願樂欲聞欲聞這介事

唯者順從之辭禮對曰唯野對曰阿十地經云如渴思冷水如飢思美食如病思良藥如衆蜂依蜜我等亦如是願聞甘露法

六祖 是佛讚歎須菩提善得我心善知我意也佛欲說法常先戒勅令諸聽者一心靜默吾當為說阿之言無耨多羅之言上三之言正藐之言徧菩提之言知無者無諸垢染上者三界無能比正者正見也徧者一切智也知者知一切有情皆有佛性但能修行盡得成佛佛者即是無上清淨般若波羅蜜也是以一切善男子善女人若欲修行應知無上菩提道應知無上清淨般若波羅蜜多法以此降伏其心唯然者應諾之辭願樂者願佛廣說令中下根機盡得開悟樂者樂聞深法欲聞者渴仰慈誨也

傅大士 希有希有佛妙理極泥洹云何降伏住

降伏住爲難二儀法中妙三乘教喩寛善哉今
諦聽六賊免遮攔

冶父 往往事因叮囑生只這介事要因叮囑而現

七手八脚神頭鬼面棒打不開刀割不斷閻浮
踔躑幾千迴頭頭不離空王殿神用自由妙體難覩動彈不得

堅固難捷生死路幾度往返脚跟元來淸淨如空

宗鏡 普奇哉之善現讃希有之慈尊悲憐濁世
衆生諮決菩提心要可謂一經正眼三藏絶詮
千聖不傳諸祖不說如是降伏扁舟已過洞庭

湖護念丁寧何啻白雲千萬里爲甚麼如此毗
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善現之所以奇哉者以其不待聲教而信無疑也慈尊之所以希有者以其不現聲教而開覺人天也無言演化爲上根上智即得中下之機如盲處日不知玄化所在又末世衆生尚未遇玄化爲二障之所礙昧昔是之知見須假語言方便開示菩提心要以故空生爲之諮決只此菩提心要可謂一經正眼三藏絶詮千聖不傳諸祖不說如是降伏護念丁寧謂之如標月指即得謂之一經正眼扁舟已過洞庭湖何啻白雲千萬里爲甚如此多劫留心尚茫然

問處孤高荅處深妙圓眞淨不須尋瞥然如是
知端的默契菩提大道心一問一荅妙理斯在妙圓眞淨不須別覓

尋覓衆山指頭月團圓多少傍觀眼如盲但向指頭開活眼滿目寒光無處藏

圭峯 四如來正說於中文二 一正荅所問
二躡跡斷疑 初文分二 一擧揔標別以牒
問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
降伏其心

六祖 前念清淨後念清淨名爲菩薩念念不退
雖在塵勞心常淸淨名摩訶薩又慈悲喜捨種

種方便化導衆生名爲菩薩能化所化心無取
著名摩訶薩恭敬一切衆生即是降伏其心處
眞名不變契如名不異遇諸境界心無變異名
曰眞如亦云外不假曰眞内不亂曰如念念無
差曰是

圭峯 二約別顯揔以荅問此以降伏爲揔住修
爲別也謂住修之中皆有降伏經意在此故唯
標降伏有科此標云擧後攝初者乃令經文極
不穩暢理例顚倒自古言教秖有以初攝後未

聞將後攝初況詳經文無別答降伏之處即知降伏在住修中住修皆令離相是答降伏問也不別答者此經宗於離相離相正是降心本意欲明降心因約住修以顯住修降伏本不相離故無著十八住中每住皆有住修降伏　文中二　一答安住降心問又四　一廣大心

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

金剛經上　三十七

三界普度故云廣大心也　初句標　若卵下列　列中文三　一受生差別天獄化生鬼通胎化人畜各四諸餘微細水陸地空不可具今品類卵劣在初者二釋　一約境具緣多者為首　二約心從本至末為次　二依止差別有色四禪無色四空　三境界差別功德施云有想則空識二處無想則無所有處若非等則有頂

二第一心

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即無住處涅槃不共二乘故云第一無著云何故願此不可得義生所攝故又云卵濕無想有頂則不能云何普入有三因緣　一難處生者待時故　二非難處生未成熟者成熟之故　三已成熟者解脫之故

六祖　卵生者迷性也胎生者習性也濕生者隨邪性也化生者見趣性也迷故造諸業習故常流轉隨邪心不定見趣多論墜起心修心妄見是非内不契無相之理名為有色内心守直不

金剛經上　三十八

行恭敬供養但見直心是佛不脩福慧名為無色不了中道眼見耳聞心想思惟愛著法相口說佛行心不依行名為有想迷人坐禪一向除妄不學慈悲喜捨智慧方便猶如木石無有作用名為無想不著二法想故名若非有想求理心在故名若非無想煩惱萬差皆是垢心身形無數摠名衆生如來大悲普化皆令得入無餘涅槃也而滅度之者如來指示三界九地衆生各有涅槃妙心令自悟入無餘無餘者無習氣

煩惱也涅槃者圓滿清淨義滅盡一切習氣令永不生方契此也度者渡生死大海也佛心平等普願與一切衆生同入圓滿清淨無餘涅槃同渡生死大海同諸佛所證也有人雖悟雖脩作有所得心者却生我相名為法我除盡法我方名滅度也

圭峯 三常心

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金剛經上 三十九

一性空故二同體故論云自身滅度無異衆生三本寂故四無念故五法界故

六祖 如是者指前法也滅度者大解脫也大解脫者煩惱及習氣一切諸業障滅盡更無有餘是名大解脫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元各自有一切煩惱貪嗔惡業若不斷除終不得解脫故言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一切迷人悟得自性始知佛不見自相不有自智何曾度衆生秖為凡夫不見自本心不識佛意執著諸相不達無為之理我人不除是名衆生若離此病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故言妄心無處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又何滅度之有

圭峯 四不顛倒心

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悲化含生入無餘智實眞除絶能所見有可度即乖眞我人不生名菩薩

論云遠離依止身見衆生等相故無著云已斷我見得自他平等相故信解自他平等顯示降伏心中攝散時衆生想亦不轉如彼介爾住故

金剛經上 四十

六祖 衆生佛性本無有異緣有四相不入無餘涅槃有四相即是衆生無四相即是佛迷即佛是衆生悟即衆生是佛迷人恃有財寶學問族姓輕慢一切人名我相雖行仁義禮智信而意高自負不行普敬言我解行仁義禮智信不合敬介名人相好事歸己惡事施人名衆生相對境取捨分別名壽者相是謂凡夫四相修行人亦有四相心有能所輕慢衆生名我相自恃持

戒輕破戒者名人相厭三塗苦願生諸天是衆生相心愛長年而勤修福業諸執不忘是壽者相有四相即是衆生無四相即是佛

傳大士 空生初請問善逝應機酬先答云何住次教如是修胎生卵濕化咸令悲智收若起衆生見還同著相求

冶父 頂天立地鼻直眼橫 從一法界形分九類形形皆具一法界所以一一頭指天脚踏地一一鼻直向下垂眼橫在上方

堂堂大道赫赫分明人人本具箇箇圓成祇因

六 金剛經上 四十一

差一念現出萬般形 堂堂大道廓周沙界赫赫分明光吞萬像人人本具著衣喫飯彈指揚眉不要別人介介圓成折旋俯仰欬伸謦咳不借他力只因云云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自短長也不妨九類同居一法界紫羅帳裏撒真珠雖然如是若但伊麼商量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無孔鐵鎚畜生未作畜生餓鬼未作餓鬼無有一介發真歸源既然如是畢竟作麼生風和花織地雲淨月滿天

宗鏡 涅槃清淨盡令含識依歸四相俱忘實無衆生滅度如斯了悟便能脫死超生其或未然依舊迷封滯殼會麼生死涅槃本平等妄心盡處即菩提 悲化含生即不無爭乃能所歷然智真真際平等無有高下如斯了悟便能超生脫死其或未然依舊迷無明之封蔀滯有漏之形殼

頂門具眼辨來端衆類何曾入涅槃絕後再甦無一物了知生死不相干 有智無悲亦只是一隻眼有悲無智亦只是一隻眼悲智雙運出入自在方得名爲頂門具眼來端者生佛平等之一源悲智不二之一體唯有具眼辨得有分來端既已辨得何更見有能度所度衆生滅盡而無滅生佛都盧眼裏花

圭峯 二答修行降心問於中又五 一摠標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

六 金剛經上 四十二

於法者統標諸法應無下正明修行問菩薩萬行何唯說一答萬行不出六度六度摠名布施故偈云檀義攝於六資生無畏法此中一二三是名修行住無著云著無精進疲乏故不能說法著無禪定即貪信敬利養深心說法著無智慧便顛倒說法 二別釋

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

本論但指三事為色等謂自身報恩果報故偈云自身及報恩果報斯不著護存已不施防求於異事

六祖 凡夫布施只求身相端嚴五欲快樂故報盡即墮三塗世尊大慈教行無相布施者不求身相端嚴五欲快樂但令內破慳心外利益一切衆生如是相應是名不住色布施

圭峯 三摠結

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

前但指三事今則心境空有微細盡祛故偈云遠離取相心論云不見施物受者施者無著云不住相想有人將此結文為別答降伏非也前標次釋此結皆云無住都是脩中降伏之義何忽偏配結文為答別問

六祖 應如無相心布施者為無能施之心不見有施之物不分別受施之人是不住相布施也

圭峯 四顯益

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以智起行獲福無邊

六祖 菩薩行施心無所希其所獲福如十方虛空不可較量言復次者連前起後之辭一說布者普也施者散也能普散盡胸中妄念習氣煩惱四相泯絕無所蘊積是真布施又說布者普也不住六塵境界又不有漏分別惟常返歸清淨了萬法空寂若不了此意惟增諸業故須內除貪愛外行布施內外相應獲福無量見人作惡不見其過自性不生分別是為離相依教修

行心無能所即是善法修行人心有能所不名善法能所心不滅終不得解脫念念常行般若智其福無量無邊依如是修行感得一切人天恭敬供養是名為福德常行不住相布施普敬一切含生其功德無有邊際不可稱計也

傅大士 檀波羅蜜布施頌曰施門通六行六行束三檀資生無畏法聲色勿相干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欲覓無生處背境向心觀

尸羅波羅蜜持戒頌曰尸羅得清淨無量劫來

因妄想如怨賊貪愛若參辰在欲而無欲居塵
不染塵權依離垢地當證法王身
羼提波羅蜜忍辱頌曰忍心如幻夢辱境若龜
毛常能修此觀逢難轉堅牢無非亦無是無下
亦無高欲滅貪嗔賊須行智慧刀
毗離耶波羅蜜精進頌曰進修名焰地良爲慧
光舒二智心中遣三空境上祛無明念念滅高
下執情除觀心如不間何啻至無餘
禪波羅蜜禪定頌曰禪河隨浪靜定水逐波清

澄神生覺性息慮滅迷情遍計虛分別由來假
立名若了依他起無別有圓成
般若波羅蜜智慧頌曰慧燈如朗日蘊界若乾
城明來暗便謝無暇暫時停妄心猶未滅乃見
我人形妙智圓光照唯得一空名
萬行齊修頌曰三大僧祇劫萬行具齊修既悟
無人我長依聖道流二空方漸證三昧任遨遊
創居歡喜地常樂遂忘憂

冶父 若要天下行無過一藝強無才者行天下則脚頭到處無與立談者其窮可知有才者行天下則無所往而不自得其樂不可言無慧眼者妄加功行則行行有着去道轉遠有慧眼者入於行海則心心清淨徑與本地相應既與本地相應塵沙德用無量妙義元自具足不從他得

西川十樣錦添花色轉鮮欲知端的意北斗面
南看虛空不閡絲毫念所以彰名大覺仙

般若智以爲質萬行花以爲文智行相資文質彬彬伊麽則以智起行智念明錦上添花色轉鮮又行施圓已偉然更能無住其施益大所以道西川十樣錦添花色轉鮮欲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北斗南星位不別言南言北也由情伊塵則行施即無住一時無前後逈出有無之境不坐格外之機蕭然無寄量同大虛大覺之名於是乎彰無量福聚於是乎成

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
不不也世尊

六祖 緣不住相布施所得功德不可稱量佛以
東方虛空爲譬喻故問須菩提東方虛空可思
量不不也世尊者須菩提言東方虛空不可思
量

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
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
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菩薩

萬行無念爲宗一得其宗無所施而不可其所獲福寬廣如空

圭峯 初句徵者論云若離施等相想云何能成施福若菩薩下釋於中又三初法說爲起無福故云福不可思量以斷之東方下喻說可知菩薩無住相下法合虛空者無著云猶如虛空有三因緣一徧一切處謂於住不住相中福生故二寬廣高大殊勝故三無盡究竟不窮故

六祖 佛言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思度菩薩無住相布施所得功德亦如虛空不可度量無邊際

也世界中大者莫過虛空一切性中大者莫過佛性何以故凡有形相者不得名爲大虛空無形相故得名爲大一切諸性皆有限量不得名爲大佛性無限量故名爲大此虛空中本無東西南北若見東西南北亦是住相不得解脫佛性本無我人衆生壽者若有此四相可見即是衆生相不名佛性亦所謂住相布施也雖於妄心中說有東西南北在理則何有所謂東西不眞南北曷異自性本來空寂混融無分別故如來深讚不生分別也

圭峯 五結勸不住

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六祖 應者順也但順如上所說之教住無相布施即菩薩也

傅大士 若論無相施功德極難量行悲濟貧乏果報不須望凡夫情行劣初且略稱揚欲知檀狀貌如空徧十方

冶父 可知禮也 無住者萬行之大本也萬行者無住之大用也惣尊教以無住爲住大本己明而大用亦不可不知也禮也者人間世之大用也存亡之所繫禍福之所由興也人知禮則進退可觀舉措得宜無施不可苟不知禮則雖曰無事於心動輒違規豈有進退升降之可觀乎由是禮也者可知而不可不知也

虛空境界豈思量　大道清幽理更長
但得五湖風月在　春來依舊百花香

無住爲住廓然如空雖然如是大道不屬有住無住方之海印越使大虛大虛中不妨有五湖風月無住中亦不妨繁興大用古人道莫把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無心正是住之義要向無住中繁興大用圓具萬德方與大道相應去在到這裏見聞覺知依前受用家風色香味觸元是遊戲之場

宗鏡 住相布施猶日月之有窮不著六塵若虛

空之無際自他俱利福德難量豁然運用靈通廓尒縱橫自在且道還有住著處麼妙體本来無處所通身何更有蹤由 住相布施徒眩人之耳目違於無住大道但感有漏之報失於無邊大利猶彼日月但能代明而不能通乎晝夜無住行施身心淪寂內外一如契乎無住大道終獲無邊大利如彼大虛廓然無際以之處已推以及人其爲福德實爲難量且置怎生是無住底道理豁然運用靈通廓尒縱橫自在且道還有住著處麼妙體無處所通身沒蹤由

運力檀度契真常福等虛空不可量無影樹頭花爛熳從他採獻法中王 無住行施契性空性空無邊福亦無際

金剛經上 四十九

因無住而萬行俱沉果闕圓常則無住之於行果固有妨矣因無住而萬行爰起得福無邊則無住之於行果大有益焉而固無妨矣旣無妨矣則行行無著福亦不受固其宜矣爲甚如此有樹元無影生長劫外春靈根寄密蟠沙界寒枝無影鳥不栖莫謂栽培何有鄉劫外春風花爛熳花爛熳從他採獻法中王

圭峯 二躡跡斷疑、 論云自此已下示現斷生疑心於中文分二十七段 第一斷求佛行施住相疑 疑云爲求佛果行施即是住所求佛相云何無住又不住相爲因豈感色相之果因果不類故斷之文四 一舉疑因以問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来不

本祇因以相爲佛故對前不住相起疑佛擧疑起之因問答欲令除斷 二防相得以酬

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来

遮防疑者欲以相求令得見佛故答云不可以相得見論云爲防彼相成就得如来身

六祖 色身即有相法身即無相色身者四大和合父母所生肉眼所見法身者無有形段非有青黃赤白無一切相貌非肉眼能見慧眼乃能見之凡夫但見色身如来不見法身如来法身量等虛空是故佛問須菩提可以身相見如来不須菩提知凡夫但見色身如来不見法身如来故言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来

金剛經上 五十

圭峯 三釋體異有爲

何以故如来所說身相即非身相 佛擧身相問空生欲明妙圓無相身空生本是獅子兒不曾逐塊能咬人莫以無相云是斷非形終不外於形

相是有為生住異滅佛體異此故非身相偈云三相異體故者佛體異於有為三相也住異二相同是現在故合為一若細分即四故唯識云生表此法先非有滅表此法後是無異表此法非凝然住表此法暫有用

六祖 色身是相法身是性一切善惡盡由法身不由色身法身若作惡色身不生善處法身作善色身不墮惡處凡夫唯見色身不見法身不能行無住相布施不能於一切處行平等行不

能普敬一切衆生見法身者即能行無住相布施即能普敬一切衆生即能脩般若波羅蜜行方信一切衆生同一真性本來清淨無有垢穢具足恒沙妙用

冶父 且道即今行住坐卧是甚麽相休瞌睡 色身即是常身法身不得離却色身別求常身法身若也離却色身別求常身法身瞿曇氏宮中願生兜率含元殿裏更覓長安所以道即今行住坐卧是什麽相要見常身法身直須向行住坐卧處覷破始得離却日用別求常身法身便是鬼窟裏作活計所以道休瞌睡

身在海中休覓水日行嶺上莫尋山 嶺上一作山 鶯吟燕語皆相似莫問前三與後三 清清水中遊魚自迷赫赫日中盲者下觀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而人自迷向外空尋身在海中何勞覓水日行山嶺豈用尋山鶯與鶯吟聲莫二燕與燕語語一般但知物物非他物莫問千差與萬別

圭峰 四印佛身無相

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目前無法觸目皆如但知如是即爲見佛

非但佛身無相但是一切凡聖依正有為之相盡是虛妄以從妄念所變現故妄念本空所變

何實故起信云一切境界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若見諸相等者遮離色觀空也恐聞相是虛妄又別求無相佛身故云相即非相便是如來不唯佛化身無相是如來所見一切相皆無相即如來也故起信云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即是如來平等法身肇云行合解通則為見佛偈云離彼是如來者離彼三相是法身如來無著則於色身但離遍計不執色相即真色身

故彼論云此爲顯示如来色身又此當第三欲得色身住處

六祖 如来欲顯法身故說一切諸相皆是虛妄若悟一切諸相虛妄不實即見如来無相之理也

傅大士 如来舉身相爲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有身非覺體無相乃真形

冶父 山是山水是水佛在甚麼處 若一向佛身無相相外必

金剛經上 五十三

有佛身即今見山即是山見水即是水佛在甚麼處

有相有求俱是妄無形無見墮偏枯堂堂密密何曾間一道寒光爍太虛 執有執無俱成邪見有無無二一朱常現

宗鏡 金身顯煥巍巍海上孤峯妙相莊嚴皎皎星中圓月雖然如是畢竟非真經云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且道意在於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 報化高大一似海岳之嵬嵬妙相端嚴猶如江月之之皎然此身此相遇緣即現緣盡則隱任它報化隱現寂光眞身常湛湛從教水月有無天上一輪常皎皎一身應爲千百億千百億身一身攝

報化非真了妄緣法身清淨廣無邊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 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借裏頭人裏頭人量恢恢塵若清空絶點霞絶點霞隨機普現百億身刹塵有機刹塵身刹塵無感但眞身

次下顯示悟脩證門雖末世衆生亦自有分也能信此經悟也無我人等偕也得無量福德證也是知法無古今悟無先後也

圭峯 第二斷因果俱深無信疑論云無住行施因深也無相見佛果深也未来惡世必不生信空說何益斷之文四 一約無信以呈疑 二呵疑詞以顯信 三明能信之所以 四示中道之玄門 今初

金剛經上 五十四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

魏云頗有衆生於未来世云云今略此句者影在後五五百歲也句詮差別章者解句實信者大品云於一切法不信是信般若

六祖 須菩提問此法甚深難信難解末世凡夫智慧微劣云何信入佛荅在下

二呵疑詞以顯信

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

圭峯 上來問答只明得無住無相之義若是無住無相之義甚深難解不近人情去聖愈遠容有不信故問也然此固不外爭衆生日用者乃故通過現未來由是雖是末世如有勝緣發意生信以此無住無相之義以為實然也無相是虛玄妙道無住是無著眞宗若是眞宗妙道直是法身向上非干向下態度則以此為實者法身向上以為實也法身向上為實則三身皆為向下是權非實明矣為甚如此三身皆是對機示現畢竟非眞故也趙州道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眞佛豈不是向上人也三佛豈不是三身也

臨濟道入淨妙國土中著淨妙衣說法身佛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入解脫國土中著解脫衣說化身佛大惠拈云要識臨濟老漢麼法身報身化身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笑殺無位眞人則向上是實三身是權灼然灼然

經頌法身以此為實者法身以為實也法身是實則報化是權非實明矣

後五百歲者大集云初五百歲解脫牢固二禪定牢固三多聞牢固四塔寺牢固五鬪諍牢固本疑惡世無信故舉惡世以斷疑持戒修福者戒定也以此為實者正解無倒故無著云增上戒等三學顯示修行少欲等功德戒出三塗之出六欲慧出三界

三明能信之所以於中文二

一明歷事善友積集信因

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

於多佛所明久事善友則緣勝也種諸善根明久伏三毒則因勝也

六祖 於我滅後後五百歲若復有人能持大乘無相戒不妄取諸相不造生死業一切時中心常空寂不被諸相所縛即是無所住心於如來深法心能信入此人所有言說真實可信何以故此人不於一劫二劫三四五劫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億劫種諸善根是故如來說我滅後後五百歲有能離相修行者當知是人不於一二三四五佛種諸善根何名種諸善根略說次下所謂於諸佛所一心供養隨順教法於諸菩薩善知識師僧父母耆年宿德尊長之處常行恭敬供養承順教命不違其意是名種諸善

根於六道衆生不加殺害不欺不賤不毀不辱不騎不箠不食其肉常行饒益是名種諸善根於一切貧苦衆生起慈愍心不生輕厭有所須求隨力惠施是名種諸善根於一切惡類自忖和柔忍辱歡喜逢迎不逆其意令彼發歡喜心息剛戾心是名種諸善根信心者信般若波羅蜜能除一切煩惱信般若波羅蜜能成就一切出世功德信般若波羅蜜能出生一切諸佛信自身中佛性本來清淨無有染汙與諸佛性平

金剛經上　五十七

等無二信六道衆生本來無相信一切衆生盡能成佛是名淨信心也

傅大士　因深果亦深理密與難尋當來末法世唯慮法將沈空生情未達聞義恐難任如能信此法定是覺人心

冶父　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 三佛從來未免有壞三身亦然畢竟非眞以三佛配於三身意言如何法身堅固不動報身上實下應化身曲順機宜金剛而不柔木能柔能剛泥柔而不剛以三佛配於三身其意以此 又 金之氣爲秋之涼其質在地則確然其堅是體句也木之氣爲春之暖其質在地則蒼然其靑是用

句也土則旺於四季爲金木等之所依是中間句也 又 金佛一鑄便成是中間句也木佛滅滅而成是無句也泥佛加加而就是有句也金佛不可以度爐度爐則鎔却去木佛不可以度火度火則燒却去泥佛不可以度水度水則爛劫去此則三句一一非實伊麼則以此爲實者三句外一句以爲實也 又 金佛不須度爐木佛不須度火泥佛不須度水此則三句一一撓不動著伊麼則有句也端端的的無句也端端的的中間句也端端的的體用等亦然 又 法身以畢竟空寂爲栖止何聲之可聞何相之可觀非金木等所能模邈也唯有報化妙相端嚴令人樂見音聲清雅令人樂聞及其示滅也人之像之或鑄以金或彫以木或塑以泥伊麼則現前全佛木佛泥佛皆從報化中來也不度爐不度火不度水明報化非實也

三佛形儀總不眞眼中瞳子面前人若能信得

金剛經上　五十八

家中寶啼鳥山花一樣春 三身只是那人影悟來影影不是他 又 三句但從一句來一句悟來三則一 又 報化非眞全是影眞若悟來影非他

圭峯　二明善友所攝成就信德於中亦二　一明攝受得福顯福德門

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 諸佛所證只證此法是人所信亦信此法信由宿熏不是無因信必有證當成所足

無著云謂於一切行住所作中知其心心四蘊也見其依止即色身也故此等顯示善友所攝

論云若不說見或謂如來以比智知若不說知
或謂如來以肉眼見故須二語得福德者魏云
生如是福德取如是福德無著云生者福正起
時取者即彼滅時攝持種子此云得者生取二
義不離於得得之一字生取俱攝

傅大士 信根生一念諸佛盡能知修因於此日
證果未來時三大經多劫六度久安施集成無
漏種方稱不思議

冶父 種瓜得瓜種果得果 昔年所學即今日所信因地所習即果上所證

一佛二佛千萬佛各各眼橫鼻直昔年親種
善根來今日依前得渠力須菩提須菩提著衣
喫飯尋常事何須特地却生疑 諸佛同證眼橫鼻直承事諸佛只要學得眼橫鼻直身非但千萬佛張三李四皆同有昔已學得今能生信須菩提須菩提即日用便是有甚難會

圭峰 二明攝受所以顯智慧門由無二執故得
攝受於中亦二 一正明已斷麁執

何以故是諸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
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 麁細

若盡圓明體露

初徵信者以何義故得如來悉知悉見後釋有
二 一無我執執取自體為我計我展轉趣於
餘趣為人計我盛衰苦樂種種變異相續為衆
生計我一報命根不斷而住為壽者 二無法
執論云無法相者能取所取一切法無亦無非
法相者無我即顯真空實有然離二執正是得
佛知見成就正信之本善根福德却是相兼故

論云有智慧便足何故復說持戒功德為示現
生實相差別義故亦有持戒功德依信心恭敬
能生實相故不但說般若

六祖 若有人於如來滅後發般若波羅蜜心行
般若波羅蜜行修習解悟得佛深意者諸佛無
不知之若有人聞上乘法一心受持即能行般
若波羅蜜無相無著之行了無我人衆生壽者
四相無我者無受想行識也無人者了四大不
實終歸地水火風也無衆生者無生滅心也無

壽者我身本無寧有壽者四相既無即法眼明徹不著有無遠離二邊自心如來自悟自覺求離塵勞妄念自然得福無邊無法相者離名絕相不拘文字也亦無非法相者不得言無般若波羅蜜法若言無般若波羅蜜法即是謗法

治父 圓同大虛無欠無餘（人有身圓滿空寂者是人有心廣大靈通者者是此身此心阿誰獨無但以無明不了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由是身以圓滿之體隳於形殼之中心以靈通之用匿於緣慮之內脫或知非亦成斷見由滯二邊圓滿之體靈通之用不能顯現如今我法雙忘其忘亦忘圓滿之體靈通之用豁然現前初無欠剩）

金剛經上　六十一

法相非法相開拳復成掌浮雲散碧空萬里天一摖（是法非法一常一斷斷常雖異為病是同為病是同閒拳成掌閒拳成掌何必不必斷常俱亡一味方現）

圭峯 二因顯未除細執

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

分兩節釋　初揔明二相揔解取法非法盡名

相也亦是建立取相則我等相便生之義宗也後若取法下別明二相論云但有無明使無現行麁煩惱示無我見無著云但取法及非法想轉非我等想以我想及依止不轉中有微者取法但為法相何故便著我等釋云取非法亦著我等何況取法以後釋前也

六祖 取此三相並著邪見盡是迷人不悟經意故修行人不得愛著如來三十二相不得言我解般若波羅蜜法亦不得言不行般若波羅蜜

金剛經上　六十二

行而得成佛

傅大士 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遍計虛分別依他礙不通圓成沉識海流轉若飄蓬欲識無生性心外斷行蹤

圭峯 四示中道之玄門

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取法只由不知法即非法取非法只由不知非法即法一真法界無是無非此無亦無所以道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脫或分別是法非法拈一放一有甚了期）

傅大士 有因名假號（假號一本作無號）無相有馳名有

無無別體無有有無形有無無自性妄起有無
情有無如谷響勿著有無聲

冶父 金不博金水不洗水 只是一般金豈分能博所博只是一般水豈分能洗所洗恁麼則法則一味見有二取二取相亡一味方現
得樹攀枝未足奇 攀枝一本作攀高 懸崖撒手丈夫兒
水寒夜冷魚難覓留得空船載月歸 得一心存未是奇一處亦亡是丈夫到這裏凡情脫盡聖解亦亡但將無私照却來是非場

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佛所說法只是入道方便依方便而入道則可守方便而不捨則不可方便尚應捨離此離亦何所存

金剛經上　六十三

圭峯 曲分為二　初正結歸中後引說以證筏喻假言顯義不應如言執義不執即為不取非全棄也偈云彼不住隨順於法中證智論釋云不住者得證智捨教如到彼岸隨順者隨順彼證智之教法如未到彼岸無著云法尚應捨者實想生故何況非法者理不應故

六祖 法者是般若波羅蜜法非法者生天等法

守仁比丘

般若波羅蜜法能令一切衆生過生死大海既得過已尚不應住況生天等法而得樂著

傅大士 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人法知無我悟理詎勞筌中流仍被溺誰論在二邊有無如取一即被汚心田

冶父 水到渠成 一作成渠佛所說法即眞即俗即俗故解脫即文字四十九年東說西說即眞故文字即解脫三百餘會未曾說一字若著文字見流迷源若捨文字塗源迷流源流俱不迷方入法性海既入法性海無念智現前無念智現前所向無礙觸處皆通
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不求解脫不樂天堂但能一念歸無念高步毗盧頂上行 無念智現道邊那邊打成一片 縛脫無二升沉一際既得正因但不認著高步毗盧頂自成眞快活

金剛經上　六十四

宗鏡 因勝果勝信心明了無疑人空法空眞性本來平等直饒名相雙泯取捨兩忘要且猶筏

在
(見) 咦彈指已超生死海何須更覓度人舟
善根成熟信無疑取相求玄轉背馳一念頓超空劫外元來不許老胡知

圭峯 第三斷無相云何得說疑　論云向說不可以相見佛佛非有為云何釋迦得阿耨菩提

守仁比丘

云何說法斷之文二 一問答斷疑文四 一

舉疑因以問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

佛問得不意顯不得故無著云顯示翻於正覺取故

二順實理以酬

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

金剛經上 六十五

眞如佛性菩提涅槃以至六度諦緣等一切名言皆是對機不得已之施設就實而觀初無伊麼事又乘時有說無實法與人

偈云應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

六祖 阿耨多羅非從外得但心無我所即是也祇緣對病設藥隨宜爲說何有定法乎如來說無上正法心本無得亦不言不得但爲衆生所見不同如來應彼根性種種方便開誘化導俾其離諸執著指示一切衆生妄心生滅不停逐境界動前念暫起後念應覺覺既不住見亦不存著尒豈有定法爲如來可說也阿者心無妄念耨多羅者心無驕慢三者心常在正定藐者心常在正慧三菩提者心常空寂一念凡心頓除即見佛性也

冶父 寒即言寒熱即言熱

以有二乘說二乘以有大乘說大乘應物行權無定法隨緣立理脫羅籠

雲起南山雨北山驢名馬字幾多般請看浩渺無情水幾處隨方幾處圓

依佛說諦緣更爲談六度以機不同法亦無定從此分開萬種名以無念智應群機半滿偏圓多少說多少說曾無一字答言詮

金剛經上 六十六

圭峯 三釋無定法之言

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

佛所說法若說有相若說無相圓話自在然不滯於一邊所以不可取說又佛所說法謂是法亦不是謂非法亦不是若定非法渡河須用筏若定是法到岸不須船所以有時道至理一言華凡成聖有時道三乘十二分教是什麼熱椀鳴聲金屎之論亦以此也

無著云不可取者謂正聞時不可說者謂正說時非法者分別性故非非法者法無我故論云彼法非法依眞如義說非法者一切法無體相

故非非法者彼真如無我實相有故何故唯言說不言證有言說者即成證義故若不證者即不能說

六祖 恐人執著如來所說文字章句不悟無相之理妄生知解故言不可取如來為化種種衆生應機隨量所有言說亦何有定乎學人不解如來深意但誦如來所說教法不了本心終不成佛故言不可說也口誦心不行即非法口誦心行了無所得即非非法

傅大士 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須依二空理當證法王身有心俱是妄無執乃名真若悟非非法逍遙出六塵

冶父 是甚麼 佛所說法如水上按胡盧相似觸著便轉無定法可取無定法可說若定說有爭奈非有若定說無爭奈非無既非有無法畢竟是甚麼 又 謂法謂非法既皆不是畢竟是甚麼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廓落大虛空鳥飛無影跡 咄 撥轉機輪却倒迴南北東西任往來 定有定無俱不是莫向四句覓黃老黃老不坐四句中不坐四句中鳥飛空中無影迹也更須向鳥道裏轉身始得南北東西一天地莫分疆界任往來 又 法與非法二俱不是二見皆非佛本心誰向空中覓鳥跡也縱然伊麼去亦非佛本心若也真如佛本心謂是法亦不妨謂非法亦不妨

圭峯 四釋無取說之所以

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一切賢聖所證法皆以無為有差別而此差別即無為適出中間與二邊伊麼則一味無為法在聲聞則名四諦在緣覺則名因緣在菩薩則名六度六度因緣與四諦一一無取不可說

魏譯云一切聖人皆以無為法得名論云聖人但依真如清淨得名非別得法故無取說而有差別者論云真如具足清淨分清淨故無著云無為者無分別義是故菩薩有學得名如來無學得名初無為者折伏散亂時顯了故後無為者唯第一義者無上覺故三乘賢聖皆修證無為故通說為差

六祖 三乘根性所解不同見有淺深故言差別佛說無為法者即是無住無住即是無相無相即是無起無起即是無滅蕩然空寂照用齊收

鑒覺無礙乃真是解脫佛性佛即是覺覺即是
觀照觀照即是智慧智慧即是般若波羅蜜多

傅大士 人法俱名執了即二無爲菩薩能齊證
聲聞離一非所知煩惱盡空中無所依常能作
此觀證果定無疑

冶父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法雖一味見有千差所以千差只在一念 一念之差隔同天地雖然如是天地一統伊麼則金爲千器器器皆金旃檀萬片片片皆香
正人說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
歸邪 歸邪一作皆邪 江北成枳江南橘春來都放一般

花 一味無爲法能正亦能邪一種分南北南北一般花

宗鏡 得亦非說亦非能仁機輪電掣取不可捨
不可空生舌本瀾翻且道無爲法爲甚麼有差
別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 得而無得說而無說神妙其機電光難能入手取之不可取捨之不可捨快然其舌勇浪能爲高下此則且置 只如無爲法爲甚麼有差別君今欲識無爲理不離千差萬別中雖然如是但知空月落潭心爭似癡猿枉勞形

雲捲秋空月印潭寒光無際與誰談豁開透地
通天眼大道分明不用參 若使空月不印潭豈謂寒光廣無邊照天照地含萬像無窮此味與誰談但於頂門能具眼更向何處覓玄宗

圭峯 二校量顯益於中有四 一舉劣福以問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
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
寧爲多不

俱舍偈云四大洲日月蘇迷盧欲天梵世各一
千名一小千界此小千千倍說名一中千此千
倍大千皆同一成壞七寶者金銀琉璃珊瑚碼

碯赤真珠玻瓈 二釋福多以酬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
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無著云是福者標牒即非者約勝義空是故者
約世俗有

六祖 三千大千世界七寶持用布施得福雖多
於性上一無利益依摩訶般若波羅蜜多修行
令自性不墮諸有是名福德性心有能所即非
福德性能所心滅是名福德性心依佛教行同

佛行是名福德性不依佛教不能踐履佛行即非福德性

圭峯 三判經福超過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福德性者離能所絕是非泯存亡無得失真淨無漏著是如是福德等空難量絕對無倫不應以多少待對之言稱之今則反是只可說名為多不應以無量無邊稱之若能持經悟理行無住行則所作出於無心行行一一清淨所感福德宜其真淨無漏而終無有極也故前讚云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偈云受持法及說不空於福德福不趣菩提二能趣菩提四句偈者但於四句詮義究竟即成四句偈如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此最妙也然但義具四句持說即趣菩提文或增減不必唯四義若闕者則互成謗

六祖 十二部教大意盡在四句之中何以知其然以諸經中讚歎四句偈即是摩訶般若波羅蜜多以摩訶般若為諸佛母三世諸佛皆依此經修行方得成佛般若心經云三世諸佛依般

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師所學曰受解義修行曰持自解自行是自利為人演說是利他功德廣大無有邊際

冶父 事向無心得信此經則無我理顯知無我則心無異緣心無異緣則智中洒落清淨如空心既清淨則諸佛祖神通機用自餘無量妙義前所未獲皆從斯得

寶滿三千及大千福緣應不離人天若知福德元無性買得風光不用錢 七寶人世之所重也捨施人情之所難也今以七寶滿三千而施之可謂能所難能也然其行施也如未契於無念真宗則其感果也但是人天有漏之報而已若依此經知福性空則不因施功本地風光自然呈露

圭峯 四釋超過所以於中二 一正釋

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祇這一卷經量包大虛體徧一切佛之與法玄根在茲又三身之佛人人性中固有但以無明所覆不能顯現今以智慧當體破無明惑三身之佛當處現前

諸佛菩提法者論云名為法身於彼法身此二能作了因一切諸佛者即報化身論云於此能為生因

六祖 此經者非指此一卷之文要顯佛性從體

起用妙利無窮般若者即智慧也智以方便為功慧以決斷為用即一切日中覺照心是一切諸佛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覺照中生故云從此經出

冶父 且道此經從甚麼處出須彌頂上大海波心 人但知有子不知有父雖知有父亦不知有祖在須彌頂上大海波心豈不是祖之面目 須彌頂上形名不到大海波心疑煞千差疑煞千差浩浩沒涯岸形名不到嵬嵬香華拳到這裏佛佛祖祖計較不成一切物類比況不及

佛祖垂慈實有權言言不離此經宣此經出處

〔金剛經上 七十三〕

還相委便向空中駕鐵船 空中他本作雲中 切忌錯會 頂獲大事了灰頭土面伊麼來驀霑枯槁洒甘露滴滴皆從此經出知得此經出處已好向芳草岸頭行切忌錯會有甚錯會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有月落波心上界光不歇無雲生嶺上舒卷也尋常

圭峯 二轉釋

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真性不礙緣起 經能出生佛法緣起不礙真性佛法即非佛法

第一義中無有佛法從經出也

六祖 此說一切文字章句如標如指標指者是影響之義依標取物依指觀月月不是指標不是物但依經取法經不是法經文即肉眼可見法即慧眼能見若無慧眼者但見其經不見其法即不解佛意既不解佛意終不成佛道

傅大士 寶滿三千界齎持作福田唯成有漏業終不離人天持經取四句與聖作良緣欲入無為海須乘般若船

冶父 能將蜜果子換汝苦胡蘆 佛法也如彼蜜果子非佛法也 如彼苦胡蘆佛非佛法非法如將蜜果換苦胡蘆更知道甜果徹蔕甜苦胡連根苦

〔金剛經上 七十四〕

佛法非法能縱能奪有放有收有生有煞眉間常放白毫光癡人猶待問菩薩 左之右之能方能圓鷺鷥立雪非同色崑崙騎象稍依倚人人盡有一雙眉一雙眉際放毫光放毫光本現成何須向外空尋覓

宗鏡 寶滿三千財施有盡偈宣四句法施無窮發生智慧光明流出真如妙道所以稱揚德勝了達性空徹諸佛之本源豁一經之眼目還見四句親切處麼真性洞明依般若不勞彈指證菩提

徙將七寶施三千四句親聞了上根無量劫來
諸佛祖從玆超出涅槃門徙將七寶施三千但是人天有漏因四句親聞了上根當證無餘大涅槃清淨無餘大涅槃佛祖皆因四句證

圭峯 第四斷聲聞得果是取疑　論云向說聖人以無為法得名故法不可取說云何聲聞各取自果如證而說斷之文四　一入流果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

六祖 須陀洹者梵語唐言逆流逆生死流不染六塵一向脩無漏業得麁重煩惱不生決定不受地獄畜生脩羅異類之身名須陀洹果若了無相法即無得果之心微有得果之心即不名須陀洹故言不也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

六祖 流者聖流也須陀洹人已離麁重煩惱故得入聖流而無所入者無得果之心也須陀洹者乃修行人初果也

圭峯 須陀洹此云入流入聖流故亦云預流預聖流故秖由不入六塵名入聖流不是別有所入故論云聖人得果不取一法不取六塵境界故名逆流乃至羅漢不取一法以是義故名阿羅漢然非不取無為自果但於證時離取我等煩惱是故無如是心我能得果若起如是心我能得果即為著我人等故知得果是不取義何

得疑云是取　二一來果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

斯陀含此云一來斷欲界六品脩惑從此命終一往天上一來人間便得阿羅漢果故名一來而實無來者已悟無我誰能往來

六祖 斯陀含者梵語唐言一往來捨三界結縛

三界結盡故名斯陀含斯陀含名一往來從天上却到人間生從人間死却生天上竟出生死三界業盡名斯陀含果大乘斯陀含者目覩諸境心有一生一滅無第二生滅故名一往來前念起妄後念即止前念有著後念即離實無往來故曰斯陀含也

圭峯 三不來果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此本元無無不之不字今稽川須本加之）

（一切佛法皆從此經出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佛法既非佛法差別聖果亦何有實伊麼則若佛若法若僧寶畢竟寘然合一據）

金剛經上 七十七

阿那含此云不來亦云不還斷欲界九品脩惑盡命終一往天上更不還來下界故云不來而實無來義同前釋

六祖 阿那含梵語唐言不還亦名出欲出欲者外不見可欲之境內無欲心可得定不向欲界受生故名不來而實無不來亦名不還以欲習永盡決定不來受生是故名阿那含也

傅大士 捨凡初入聖煩惱漸輕微斷除人我執創始至無為緣塵及身見今者乃知非七返人天後趣寂不知歸

冶父 諸行無常一切皆苦（皆苦他本作皆空空字近是四果無果）

一步 空

三位聲聞已出塵往來求靜有踈親明明四果元無果幻化空身即法身（六塵境內都得出涅槃城裏有踈親有踈親分四果四果無果幻空身幻空身即法身混融平等勿踈親）

金剛經上 七十八

圭峯 四不生果 阿羅漢此譯有三一無賊三界見脩煩惱盡故二不生不受後有故三應受應受人天廣大供養故於中有三 一舉所得以問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

六祖 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名阿羅漢阿羅漢者煩惱永盡與物無諍若有得果之心即是有諍

若有諍非阿羅漢

說誼 二明無取以荅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衆生壽者

六祖 阿羅漢梵語唐言無諍無諍者無煩惱可斷無貪嗔可離情無違順心境俱空內外常寂是名阿羅漢若有得果之心即同凡夫故言不也

說誼 三引已證令信於中文三 一明佛先印

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冣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內不放見聞使發外不投聲色染汚內外清淨曠然虛閑是名無諍亦名離欲

無諍者不惱衆生能令衆生不起煩惱故佛讚之十弟子中善現第一離欲者三界煩惱但有貪心盡名為欲非唯欲界

圭峯 何名無諍三昧謂阿羅漢心無生滅去来唯有本覺常照故云無諍三昧三昧是梵語唐言正受亦云正見遠離九十五種邪見是名正見也然空中有明暗諍性中有邪正諍念念常正無一念邪心即是無諍三昧脩此三昧人中最為第一若有一念得果之心即不名無諍三昧

冶父 把定則雲橫谷口放下也月落寒潭不為有邊所動根境法中無影迹不為無邊所寂這邊那邊應無虧應無虧月落寒潭無影迹雲橫谷口把定是放行是把定放行俱不是一掃掃向三千外

喚馬何曾馬呼牛未必牛兩頭都放下中道一時休喚馬呼牛六門迸出遼天鶻獨步乾坤摠不收拈不然放行把定俱不是既不涉於明暗兩頭亦不坐於毗盧頂額六根門頭没蹤由三千里外閑獨步閑獨步快若遼天鶻乾坤收不得宇宙豈能藏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

圭峯 二彰已不取

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

三却釋佛意

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即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

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離欲無諍已稱第一又不作念善不可加反是則豈得名為無諍）無所行者論云離二種障一煩惱障二三昧障故無所行阿蘭那者此云寂靜

六祖 阿蘭那是梵語唐言無諍行無諍行即是清淨行清淨行者為除去有得心也若存有所得心即是有諍有諍即非清淨道常行無所得心即是無諍行

傅大士 無生亦無滅無我復無人永除煩惱障長辭後有身境亡心亦滅無復起貪瞋無悲空有智脩然獨任真

金剛經上 八十一

冶父 認著依前還不是（以有無諍之實故有無諍之名名實更須忘却始得若也未忘却依前還不是）

蚌腹隱明珠石中藏碧玉有麝自然香何用當（當一作臨）風立活計看來恰似無應用頭頭皆具足（明珠碧玉隱不露大智如愚看似癡道存乎己自發外何用區區逆人知莫謂渠無活計在應用頭頭皆具足）

宗鏡 人天往返諸漏未除道果雙忘無諍第一超凡入聖從頭勘證將來轉位迴機透底盡令徹去委悉麼勿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超凡入聖從頭勘證將來爭奈死水沉潛要須死水裏轉身迴機向此來令於大寂滅海透底深入徹證無餘還相委悉此意麼莫以滅定為究竟於道猶未達一間）

果位聲聞獨善身寂然常定本非真迴心頓入如來海倒駕慈航逆渡人（聲聞獨善不是仁人若是仁人兼善天下寂然常定死水沉潛若是真龍不藏死水要須死水裏轉身回入大寂滅海興悲度生始得）

圭峯 第五斷釋迦然燈取說疑　論云釋迦昔於然燈佛所受法彼佛為此佛說法云何言不可取不可說故經斷之

金上 八十二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已明聲聞無取了將見菩薩亦無取先舉自己因地上師亦無言已無聞空生知佛明無得果能答以無所得因甚道無所得以迹論之則釋迦彼時因聞然燈所說法要熏成正覺豈是無得然此但以借緣見道爲得耳以實言之則釋迦本是天上天下獨尊獨貴底人從過諸佛富有萬德何曾受它點眼何容有法更得所以道謂得然燈記莂知是舊身）

於法實無所得者然燈佛說說是語言釋迦所聞唯聞語言語言非實智證法故論云釋迦於然燈佛所言語所說不取證法以是義故顯彼證智不可說不可取

六祖 佛恐須菩提有得法之心爲遣此疑故問之須菩提知法無所得而白佛言不也然燈佛是釋迦牟尼佛授記之師故問須菩提我於師處聽法有法可得不須菩提即謂法卽因師開示而實無所得但悟自性本來清淨本無塵勞

寂而常照卽自成佛當知世尊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也如來法者譬如日光明照無有邊際而不可取

傅大士 昔時稱善慧今日号能仁看緣緣是妄識體體非眞法性非因果如理不從因謂得然燈記寧知是舊身

冶父 古之今之 非但昔年無所得至今出世亦無得伊麽則古亦只如是今亦只如是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南北東西秋毫不視生來心膽大如天無限羣魔倒赤幡 指天指地會也未南北東西一釋迦一釋迦誰籠罩心膽妖妖大如天一口吞盡諸佛祖佛祖尚被渠吞却羣魔外如何得不降

圭峯 第六斷嚴土違於不取疑論云若法不可取云何諸菩薩取莊嚴淨土云何自受法王身此中且斷嚴土之疑斷之文三 一舉取相莊嚴問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

佛意欲明法性眞土故問取形相莊嚴土不

二釋離相莊嚴答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是名莊嚴 內而根身外而器界皆是淸淨者境一一無爲佛土根身器界因甚喚作淸淨智覺無爲佛土捏目空花亂墜不然滿目蒼蒼作麽生莊嚴情忘勿踈親見盡無內外作麽生是非莊嚴情忘忘處不留蹤見佛見祖君寃讐

偈云智習唯識通如是取淨土非形第一體非嚴莊嚴意論釋云諸佛無有莊嚴國土事唯眞實智慧習識通達故不可取莊嚴有二一形相二第一義相非嚴者無形相故莊嚴意者卽是第一莊嚴以一切功德成就莊嚴故

六祖 佛土清淨無相無形何物而能莊嚴耶唯以定慧之寶假名莊嚴莊嚴有三第一莊嚴世間佛土造寺寫經布施供養是也第二莊嚴身佛土見一切人普行恭敬是也第三莊嚴心佛土心淨即佛土淨念念常行無所得心是也

冶父 孃生袴子青州布衫 孃生袴子純而無雜然雖古非今青州布衫儉而無華然但質無文本始合體文質彬彬始可名爲十成莊嚴

抖擻渾身白勝霜蘆花雪月轉爭光幸有九皐翹足勢更添朱頂又何妨 功中就位脫盡廉纖位裏轉身更添光彩

圭峯 三依淨心莊嚴勸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何謂清淨心無取無著是若欲無取著須開有慧眼一切賢聖以開智慧眼故善能分別諸根境界於中無著而得自在由是根塵識界廓達無礙一一明妙一一清淨如虛空是可謂天水相連爲一色更無纖毫隔清光般若利用如是甚深如是自在須開慧眼普應根門念念清淨塵塵解脫不應無智染著諸境

論云吾人分別佛土是有爲形相而言是我成就者彼住於色等境中爲遮此故云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等也而生其心者則是正智此是真心吾都無心便同空見

六祖 諸修行人不應說他是非自言我能我解心輕未學此非清淨心也自性常生智慧行平等慈下心恭敬一切衆生是修行人清淨心也若不自淨其心愛著清淨處心有所住即是著法相見色著色住色生心即是迷人見色離色不住色生心即是悟人住色生心如雲蔽天不住色生心如空無雲日月長照住色生心即是妄念不住色生心即是真智妄念生即暗真智照即明明即煩惱不生暗即六塵競起

傅大士 掃除心意地名爲淨土因無論福與智先且離貪瞋莊嚴絕能所無我亦無人斷常俱不染頴脫出囂塵

冶父 雖然恁麼爭奈目前何 雖然不應住於色聲爭奈目前何

見色非干色聞聲不是聲色聲不礙處親到法王城 目前諸法鏡裏看形鏡裏看形不我看目分明非別人非別人此是相見法王處

所以道鏡裏見誰形谷中聞自聲見聞俱不惑何處匪通程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不須空然逐風波常在滅定應諸根是可

謂暗中有明無所住者了無內外中虛無物如鑑空衡平而不以善惡是非介於胸中也生其心者以無住之心應之於事而不爲物累也孔夫子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此言心無所倚而當事以義也當事以義則必不爲物累矣不爲物累則必不失其宜矣聖人時異而道同語異而相須於斯可見也已謝氏於無適莫詰中引經此句以爲猖狂自恣而卒得罪於聖人何其言之不審至於如是之甚耶昔者盧能於五祖忍大師之處聞說此經到此心花頓發得傳衣盂爲第六祖自今五葉結果芬芳天下故知只此一句出生無盡人天師也烏呼謝氏何將管見擬謗譽齊手

冶父 退後退後看看頑石動也 明中莫留蹤跡向暗中歸看看 可不動底如今動也動還無動始得

山堂靜夜坐無言寂寂寥寥本自然何事西風動林野一聲寒鴈唳長天 本自無動何須動也須信道四海浪靜龍穩睡九天雲淨鶴飛高

圭峯 第七斷受得報身有取疑疑意如前斷之文二

一問答斷疑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

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放下根塵識清淨至無餘圓滿空寂體絕介於焉現體同龜毛像嵬嵬須彌橫海落華峯舉問空生深有以恐人於斯生認著空生果能知佛意荅以非身好知音只如非身底道理作麼生道未曾暫有像宛然像雖宛然同兔角

論云如須彌山勢力高遠故名為大而不取我是山王以無分別故報佛如是以得無上法王體故名為大而不取我是法王以無分別故故偈云如山王無取受報亦復然非身名身者非有漏有為身是無漏無為身故偈云遠離於諸

漏及有為法故論云若如是即無有物唯有清淨法身以遠離有為法故以是義故實有我體以不依他緣住故

六祖 色身雖大內心量小不名大身內心量大等虛空界方名大身色身縱如須彌終不為大

傅大士 須彌高且大將喻法王身七寶齊圍繞六度自相隣 自字他本作次字 四色成山相慈悲作佛因有形終不大無相乃為真

冶父 設有向甚麼處著 頻同兔角設有向什麼處著大烘焰裏難停物

擬把須彌作幻軀饒君膽大更心麁目前指出千般有我道其中一也無 便從這裏入大身說非身心膽大麁生幸而奐作非身設使奐作是身我道麁毛蒲目前伏請諸人須從這裏入

宗鏡 如来續燄然燈實無可得之法菩薩莊嚴佛土應無所住之心諸妄消亡一真清淨昔究法華妙旨親感普賢誨言清淨身心安居求實冥符奥義豁悟前因直得心法兩忘根塵俱泯且道莊嚴箇什麼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雖日續焰然燈傳介什麼得介什麼雖日莊嚴佛土所嚴何土能嚴何人能所

既無心應無住心既無住諸妄消妄既消亡一真現昔究法華妙旨感驗契實直得心法兩亡根塵俱泯且道莊嚴介什麼一彈指間無法不圓一刹那際無界不滅莊嚴淨土事如是而與實相不違背

正法眼中無所得涅槃心外謾莊嚴六塵空寂無人會推倒須彌浸玉蟾莊嚴淨土事如何得正法眼真宗要何謂正法眼了法無所有法既無所有一切心亦無無心無所得是謂涅槃心此真莊嚴人不會取相身土設莊嚴故號大身說非身致令知見無所寄

圭峯 二校量顯勝於中文二 一約外財校量廣顯經勝二約内財校量倍顯經勝初中二

初校量勝劣 二釋勝所以初中文三 一約多河以辨沙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一恒河沙數無窮沙等恒河亦無盡一性中有恒沙用如恒沙用法無盡一一恒沙亦無盡一一法有恒沙用

恒河者從阿耨池東面流出周四十里沙細如

麪金沙混流佛多近此說法故取為喻

冶父 前三三後三三天地日月萬像森羅性相空有明暗殺活凡聖因果凡諸名數一句都説破

一二三四數河沙沙等恒河數更多算盡目前無一法方能靜處薩婆訶一二三四等恒河一恒河沙以為數一恒河沙消末足沙等恒河數更多諸法無邊數難窮窮盡諸法無異法了得法法無異法方能靜處薩婆訶

圭峯 二約多沙以彰福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論云前已說喩何故復說偈云說多義差別成勝校量後福過於前故重說勝喩何故不先說此喩爲漸化衆生令信上妙義故又前未顯以何等勝功德能得菩提故 三約多福以顯勝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施寶終感生死所以爲劣持經當趣菩提所以爲勝

施感生死經趣菩提大意同前

六祖 布施七寶得三界富貴報講說大乘經典令諸聞者生大智慧成無上道當知受持福德勝前七寶福德也

傅大士 恒河數甚多沙數更難量將沙齊七寶能持布施榮有相皆爲幻徒言智慧强吾論四

句偈此福未爲長

冶父 眞鍮不換金 眞鍮雖眞比之猶金猶是僞寶施福雖勝比之經福猶是劣福

入海算沙徒費力區區未免走紅塵 紅一作埃 爭如運出家珍寶枯木生花別是春 棄本逐風波終成有漏因有漏因爭如直下明自己因甚要須明自己人人脚跟下清淨本解脫更明今日事別有一春光

宗鏡 滿積恒沙七寶周迴布施三千福德分明果因不昧能宣四句之偈勝前萬倍之功用眞智以照愚如急流而勇退且道退後如何象踏恒河徹底過大千沙界百雜碎 七寶施來福德果因分明四句宣來勝前施功萬倍持說此經因甚勝前福德前則智眼未明癡心未除此則智以照愚愚不得住且道介後如何利根依經解義洞明此道淵源淵源旣已洞明曠劫無明當下灰無明旣已灰目前境界何有

重增七寶滿恒沙如棄甜瓜覓苦瓜豁悟眞空元不壞百千三昧揔虗花 甜瓜服來心自悅苦果服來氣未便持經當受無生樂布施終成有漏因布施因甚終成有漏持經因甚受樂無窮持經豁悟眞空布施空然住相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虗空豁悟眞空元不壞百千三昧揔虗花

說誼 二種勝所以於中文五 一尊重歎人勝

又三 一明處可敬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

大般若說天帝不在諸天若來但見空座盡皆作禮供養而去寧觀破此云高顯塔者邊國訛語廟皃也於塔中安佛形皃

六祖 所在之處如有人即說是經若念念常行無念心無所得心不作能所心說若能遠離諸心常依無所得心即此身中有如來全身舍利故言如佛塔廟以無所得心說此經者感得天龍八部悉來聽受心若不清淨但為名聞利養而說是經者死墮三途有何利益心若清淨而說是經者令諸聽者除迷妄心悟得本來佛性常行真實感得天人阿修羅人非人等皆來供養持經之人

金上 九十三

圭峯 二顯人獲益

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

四句偈者對全經而言其小分也雖是小分隨所說處皆應供養如塔小分尚尒況盡能持說全經者乎此則不啻如塔廟尊崇當知是人決定成就最上無上第一無比稀有難得之法也

前四句猶勝況此盡受持故最上等也 三顯處有佛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前明經勝次教尊重人法此顯經勝之所以人歸世之所尊重者賢聖也賢聖之所宗者佛也佛之所宗者經也此經佛及賢聖尚以為宗其勝可知前明佛法僧三皆從一經流

金剛經上 九十四

出而言一切佛法皆從此經出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此明佛法僧三會歸一經而言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前則從體起用此則攝用歸體也又前明佛法僧三一一跟迹而言佛法非法四果無果以至嚴非嚴身非身此明佛法僧三却向一處話而言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前則把定乾坤黑此則放開日月明伊麼則此一行文亦可謂之全體句也亦可謂之全用句也是可謂之雙明雙暗是可謂之雙放雙收

經顯如來法身依法則有報化又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得名經顯無為必有賢聖尊重弟子

六祖 自心誦得此經自心解得經義更能體得無著無相之理所在之處常脩佛行念念無有

聞歌即自心是佛故言所在之處即為有佛

傅大士 恒沙為比量分為六種多持經取四句七寶詎能過法門遊歷處供養感脩羅經中稱最勝尊高似佛陀

冶父 合如是 舒卷自由隱現無變理合如是 又白雲只合在青山山含白雲也相宜

似海之深如山之固左旋右轉不去不住出窟金毛師子兒全威哮吼衆狐疑深思不動干戈處直攝天魔外道歸 日月雖明不到劫火壞時巢不壞然亦賓主交參

善能回互轉身無滯大用全彰羣邪自伏端拱九重四海朝宗

宗鏡 慈愍三根隨說乃人天敬仰受持四句皆應如塔廟尊崇常行無念之心即為希有之法如何是最上第一句非但我今獨達了恒沙諸佛體皆同

說處隨宜不滯空勸持四句為流通天龍覆護尊如塔功德無邊讚莫窮

圭峯 二約義辨名勝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 從初敷座極至於此一經體備說義已周由是空生請安經名以求奉持如來於是叩其兩端兩手分付

冶父 今日小出大遇 一問經名求奉持和盤托出覿分付可不謂之大遇乎

火不能燒水不能溺風不能飄刀不能劈軟似兜羅硬如鐵壁天上人間古今不識 咦 般若波羅

蜜千變變不去雖然變不去物來即應雖然應物亦不變去非情識到那容思慮

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 說經安名分付了且恐依語生知解故說般若非般若令知文字性本空

圭峯 佛立經名約能斷惑斷惑故勝也則非般若者無著云對治如言執

六祖 佛說般若波羅蜜令諸學人用智慧除却愚心生滅生滅盡即到彼岸若心有所得即不到彼岸心無一法可得即是到彼岸口說心

行乃是到彼岸也

冶父 猶較些子 般若說非般若是則固是猶隔一線道

一手擡一手搦左邊吹右邊拍無弦彈出無生樂不屬宮商律調新 律一作揞 知音知後徒名邈 般若即非般若一擡一搦左吹右拍擡搦吹拍音則善矣尚非好手無弦琴上彈出無生曲子始可名爲好手若是無生曲子不屬擡搦與吹拍雖然不屬彼宮商揞調清新別宮商此曲從來和者稀子期之聽尚茫然

圭峯 三佛無異說勝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来有所說法不

㐅金上 九十七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無所說 佛稱

空生善解空果能知佛本無言然雖如是自從阿難結集來名句文身差別言詞布在方策盈于西乾盈于東震迄至于今黃面老子若容無說如是法藏夫誰說來須信道有言皆成謗無言亦不容

無所說者無別異增減之說但如證而說既如其證則無所說三世諸佛皆然故云無異說故論云無有一法唯獨如来說餘佛不說無著云第一義不可說

六祖 佛問須菩提如来說法心有所得不須菩提知如来說法心無所得故言無所說也如来意者欲令世人離有所得之心故說般若波羅蜜法令一切人聞之皆發菩提心悟無生理成無上道也

傅大士 名中無有義義上復無名金剛喻真智能破惡堅貞若到波羅岸入理出迷情智人心自覺愚者外求聲

冶父 低聲低聲 佛無所說是則固是無言亦非佛本心故云低聲低聲 又 莫謂一向無所說人天耳裏鬧浩浩鬧浩浩伏請低聲低聲

入草求人不柰何利刀斫了手摩挲雖然出入無蹤跡紋彩全彰見也麼 要識黃面老麼此老本不愛草亦不厭草不愛草故入草見此老不得不厭草故出草覓此老不得所以道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看看黃面老子現也摩醯眼前藏身無地

㐅金上 九十八

圭峯 四施福劣塵勝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来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来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此舉塵界之喻以明無所說也於一大地有三千三千界塵數難窮離却本有一大地世界微

塵摠皆空於一佛乘說三乘無盡法門從茲始雜却本有一佛乘法法皆空無所有伊麼則從初轉四諦至今談般若可謂有法可示有言可宣以實而觀理本亡言無法可示佛本無心無言可宣塵非塵則名數即非名數界非界則三乘即非三乘會三何待靈山會裡團座上早歸一

論云寶施福德是煩惱因以能成就煩惱事故地塵無記非煩惱因故塵勝施劣大雲云諸地塵則非貪等煩惱塵是名無記地塵如來說彼三千界即非煩惱染因界是名地塵無記界是則界為塵因塵不生煩惱施為福因福生煩惱

六祖 如來說衆生性中妄念如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微塵一切衆生被妄念微塵起滅不停遮蔽佛性不得解脫若能念念真正修般若波羅蜜無著無相行了妄念塵勞即清淨法性妄念既無即非微塵是名微塵了真即妄了妄即真真妄俱泯無別有法故云是名微塵性中無塵勞即是佛世界心中有塵勞即是衆生世界了諸妄念空寂故云非世界證得如來法身普現塵刹應用無方是名世界

傅大士 積塵成世界析界作微塵界喻人天果

塵為有漏因塵因因不實界果果非真果因知是幻逍遙自在人

冶父 南贍部洲北鬱單越 今師直取塵界以明平常不動也塵非塵則塵塵淨妙身界非界則界界黃金國界界既知黃金國則更說什麼非世界塵塵既知淨妙身則更說什麼非微塵只可喚作南贍部洲北鬱單越

頭指天脚踏地饑則飡困則睡此土西天西天此土到處元正便是年南北東西祇者是 指天踏地人所同飢飡困睡熟不能只這眞消息從此無兩般只如無兩般底道理作麼生道撫袂片白足知天下春梧桐一葉可知天下秋從此不疑天下事天下人皆應似我應似我久旱逢甘雨

何人獨不喜 又 頭指云云平常拈不動此土云云彼此無兩般到處云云無私一著子全該一切處

圭峯 五感果離相勝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是相非相皆非佛相即非相乃爲眞若能如是知端的天眞面目更何疑

恐施寶者云我施求佛誰言煩惱故此經云可

以相為佛不論云持說此經能成菩提勝彼福德何以故彼相於佛菩提非法身相故經福能降施福得三十二相意明經福降施方得色相佛身若但實施即煩惱因

六祖 三十二相者是三十二清淨行於五根中脩六波羅蜜於意根中脩無相無為是名三十二清淨行常脩此三十二清淨行即得成佛若不脩三十二清淨行終不成佛但愛著如來三十二相自不脩三十二行終不見如來

金剛上 百一

傅大士 佛問空生相善現荅相非一相全無相無相佛何為了達人空理法空未覺知一切全無相方号大慈悲

冶父 借婆衫子拜婆年 佛欲明無相果能荅相非若使佛問相亦能荅以相

倸有我亦有君無我亦無有無俱不立相對嘗盧都 承問有荅不參差你有你無我亦然有無俱不立相對默無言有無不立無言以對外道問佛世尊良久其勢然也彼可謂賊馬趕賊此可謂借婆衫拜婆年

圭峯 二約內財校量倍顯經勝於中文二 一

校量勝劣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

傅大士 施命如沙數人天業轉深既掩菩提相能障涅槃心猴探水月闇蕩捨花針愛河浮更沒苦海出還沉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無智慧眼空然捨施此非菩提正路反招生死苦輪受持四句開得慧眼此真菩提正路當證涅槃真常有爲無爲優劣皎然

全上 百二

六祖 世間重者莫過於身命菩薩為法於無量劫中捨施身命分與一切衆生其福雖多亦不如受持此經四句之福多劫捨身不了空義妄心不除元是衆生一念持經我人頓盡妄想既除言下成佛故知多劫捨身不如持經四句之福

傅大士 經中持四句應當不離身愚人看似夢智者見唯真法性無前後無中非故新蘊空無實體憑何見有人

治父 兩彩一賽 便劣皎然即不無然皆未免偕 斷功勳若是本分衲僧動靜皆

行施何勞捨身命誦黙皆轉經何煩讀 文字伊麼則持經行施不故兼而自兼

伏手滑槌不換劒善使之人皆總便 皆總便他 本作能獲

便不用安排本現成箇中須是英靈漢囉囉哩

哩囉囉山花笑野鳥歌此時如得意隨處薩婆

訶 若是本分人即日用便是妙用何須更借偕 斷方便不用今日安排妙用本自現成此来

劣機境界須是過量人始得只如過量人境界 作麼生道海晏河淸風月好人人齊唱大平歌

何獨人人如是花笑山前鐵天機鳥歌林外 話無生頭頭自有無窮意得來無處不逢源

宗鏡 大覺尊本来不立一字而直指人心須菩

提無端特請標名而強生枝節縱使拼微塵如

世界無相可求施身命等河沙無法可說且道

奉持个什麼 咄 金剛寶劒倚天寒外道邪

魔俱腦裂 咄不須向外謾馳求 馳求未免作兩段

箇裏本無元字脚空中誰肯強安名等閑點出

金剛眼照破魔王八萬城 此事從来無註脚誰 向空中強安名不須 向外謾馳求只要點出金剛 眼滿目虛空當撲落虛空旣撲落魔宮無所寄

圭峯 捨身勝於寳施持說又勝捨命 二釋勝

所以於中文五 一泣歎未聞深法勝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

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

是甚深經典我從昔来所得慧眼未

曾得聞如是之經 經初以上根悟入故不 動悲欣直讃希有此迹

同中容權示悟入故悲 欣交集然後讃佛希有

捨身之苦已感人心何況更聞不及持說是故

悲淚論云念彼身苦尊重法故悲淚慧眼人空

也未聞法空也

傅大士 聞經深解義心中喜且悲昔除煩惱障

今能離所知徧計於先了圓成證此時宿乗無

礙慧方便勸人持

治父 好笑當面諱了 喜事現前也好吐笑弟姿 悲泣只要諱却 又 深悟佛

意不云喜內悩 外悲所以堪笑

自少来来慣遠方幾迴衡岳渡瀟湘一朝踏著

家鄉路始覺途中日月長 因小利喪諸父逃逝 流落天涯幾度往返

我人山下幾度出沒恩愛河中忽逢良友指示 踏得常樂家鄉始知昔年生死路虛送百千閑

日月

圭峯 二心淨契實具德勝於中文二 初正明

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論云此中有實相餘者非實相

六祖 自性不癡名慧眼聞法自悟名法眼須菩提是阿羅漢於五百弟子中解空第一已曾勤奉多佛豈得不聞如是深法今於釋迦牟尼佛所始聞也然或是須菩提於往昔所得乃聲聞慧眼今方悟佛意始得聞如是深經悲昔未悟故涕淚悲泣聞經諦會謂之清淨從清淨中流出般若波羅蜜多深法當知決定成就諸佛功德

圭峯 二拂跡

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 經顯眞常妙體聞經生信妙體實相當處現前故云信心清淨即生實相此實相者不可以見聞覺知求不可以色香味觸覓故云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又是實相者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

無著云爲離實相分別故

六祖 雖行清淨行若見垢淨二相當情並是垢心即非清淨心也但心有所得即非實相

傅大士 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境亡心自滅心滅境無侵經中稱實相語妙理能深證知唯有佛小聖詎堪任

冶父 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若謂一向非相即今山河大地顯然是相甚處得來

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春去花猶在人來鳥不驚頭頭皆顯露物物體元平如何言不會祇爲太分明 迷之則目前有法所以遠於道也悟之則耳畔無聲所以近於道也所以道以衆生妄見則種種紛紜以如來實見則一切眞寂雖云無色聲相相常寂然雖云常寂然相相不可得所以道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眞實相此眞實相頭頭上顯物物上明無時無處而不明顯也既頭頭上顯物物上明老盧因甚道不會佛法有底兩眼極分明反覰畔子作何據

圭峯 三信解三空同佛勝於中文三 一總標

信解

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

不足為難

冶父 若不得後語前話也難圓若使空生但說其易不言其難話不得圓如今難易俱說話得圓

難難難如平地上青天易易易似和衣一覺睡

行船盡在把梢人誰道波濤從地起言其難也五目不能覩二耳不能聞言其易也開眼便見側耳便聞開口則頭頭說破擧足則步步踏著平地上天誠不易和衣覺睡豈為難看看難易只是一人機變

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衆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

經頭人人本有此本有底一著子硬如鐵壁軟似兜羅軟似兜羅故受持即易硬如鐵壁故受持即難空生左拍右擊以現其中

冶父 行住坐卧著衣喫飯更有甚麽事佛法只在日用行住坐卧處著衣喫飯時一切時一切處一一呈露無遺既然如是信解受持何難之有雖然信解亦何希有

冰不熱火不寒土不濕水不乾金剛脚踏地幡竿頭指天若人信得及北斗面南看氷不熱至頭指天平常搖不動著只如平常底道理作麽生道行船宜擧棹走馬即加鞭若遇飢來飯還因困即眠君今欲識平常道北斗南星位不別只如不別底道理且作麽生道兩中看好月火裏汲清泉

直立頭垂地橫眠脚指天

無着 無著云末衆法滅時尚有菩薩受持故無我人等取云何汝等於正法時遠離修行不生慚愧

二別顯三空

何以故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聞經信受何名第一希有以離四相超然獨步故也四相遠離為難因甚却能遠離以開智慧眼了四相本空故也了相本空而能遠離何名第一希有難一切相即名諸佛故也

無著云無我等者無人取我相即非相等者無法取離一切相者顯示諸菩薩順學相諸佛世尊離一切相是故我等應如是學

六祖 須菩提深悟佛意呈自見處業盡垢除慧眼明徹信解受持即無難也世尊在世說法之時亦有無量衆生不能信解受持何必獨言後五百歲盖佛在之日雖有下根不信及懷疑者即往問佛佛即隨宜為說無不契悟佛滅度後

後五百歲漸至末法去聖遙遠但存言教若人有疑無處諮決愚迷抱執不悟無生著相馳求輪迴諸有於此時中得聞深經清心敬信悟無生理者甚爲希有故言第一希有也於如來滅後後五百歲若有人能於般若波羅蜜甚深經典信解受持即知此人無我人衆生壽者相無此四相是名實相即是佛心故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也

傅大士 空生聞妙理如蓬植在麻凡流信此法同火出蓮華恐人生斷見大聖預開遮如能離諸相定入法王家

冶父 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佛有三身法身耶報身耶化身耶看彼毗盧老漢住處非三非一而三而一若使文殊不來途中普賢忘却青山早已辜負毗盧老漢辜負毗盧則心有歉然面有慚色如今不然寒山忘却來時路拾得相將携手歸所以心無歉然面無慚色

舊竹生新筍新花長舊枝雨催行客路風送片帆歸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父子同業既然同業莫戀家裏事好作途中亦莫戀途中却向家裏歸雖然如是途中不礙家裏事家裏不礙途中事看看文殊普賢左旋右轉毗盧滿面笑春風

圭峯 三如來印定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

六祖 佛印可須菩提所解善契我心故重言如是也

圭峯 四聞時不動希有勝

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爲希有 空生希有之說妙契於理故讚言如是如是衆生違背覺王其來久矣聞佛開示多生驚怖苟不驚怖甚爲希有比之窮子於辨孤露爲日已久得見父王實爲天幸然其父門庭高峻窮子志意下劣見已未免驚怖去在見已不驚怖者甚爲希有

論云驚者謂非處生懼怖者不能斷疑心故畏者一向怖故其心畢竟墮驚怖故

六祖 聲聞久著法相執有爲解 爲解作所解 一不了諸法本空一切文字皆是假立忽聞深經諸相不生言下即佛所以驚怖唯是上根菩薩得聞此理歡喜受持心無怖畏退轉如此之流甚爲希有也

傅大士 如能發心者應當了二邊涅槃無有相
菩提離所緣無乘及乘者人法兩俱捐欲達真
如理應當識本源

冶父 秖是自家底 不生驚怖說為希有是則是矣而父子本自同氣亦自同家何曾驚怖雖不驚怖亦何希有

毛吞巨海水芥子納須彌碧漢一輪滿清光六合輝踏得故鄉田地穩 鄉一作關 更無南北與東西

塵毛芥子物之最微者也巨海須彌物之最大者也以最微攝最大非情識之所到然會以照之則塵毛芥子不曾小巨海須彌不曾大容巨海於毛端納須彌於芥子是吾輩之常分非假

於他術因甚如此性天覺月虛徹靈明輝騰六合光被萬像洪纖巨細無一不容其光焉踏得這般境界見得這般消息更說甚麼是東是西是南是北南北東西皆吾化一切由我拈無妨恁麽則建立亦在我掃蕩亦在我

圭峯 五大因清淨第一勝

經 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 聞經不怖因甚道甚為希有此法物無與等而能與物為等深玄幽奧不近人情聞者多生驚怖信解者識難如今能生淨信不生驚怖所以希有

何以故者有二 一躡前不驚等徵 二都躡前勝

以徵論云此法門名為大因勝餘脩多羅故名為清淨無量諸佛同說故彼珎寶檀等無如是功德是故彼福德中此福為勝

六祖 口說心不行即非口說心行即是心有能所即非心無能所即是

傅大士 波羅稱彼岸於中千種名高卑緣妄識次第為迷情燄裏尋求水空中覓響聲真如何得失今始号圓成

冶父 八字打開兩手分付 第一波羅蜜更無向上非第一波羅蜜不向異向下是名第一波羅蜜是向上耶向下耶向上向下都說示兩手分付了也

是名第一波羅蜜萬別千差從此出鬼面神頭對面來此時莫道不相識 第一波羅蜜差別所從出窅然幽奧深難測爭奈頭頭常現露常現露別無真此時莫道不相識

圭峯 第八斷持說未脫苦果疑論云向說捨身苦身果報故福劣者今依此法門持說諸菩薩行苦行亦是苦果云何此法不成苦果斷之文

二 一明趣忍以斷疑 二勸離相以安忍

初中文二 一明忍體

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来說非忍辱
波羅蜜
忍到彼岸已離苦相况彼岸非岸誰苦誰忍
二明忍相於中又二　初引一生證極苦忍又
二一正明
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
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
衆生相無壽者相
歌利王此云極惡佛昔作仙在山中脩道王獵

疲寢妃共禮仙王問得四果不皆否云不王怒
割截天怒雨石王懼而懺悔仙證本無嗔王乃
免害論云不但無苦而乃有樂以慈悲故　二
反顯
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
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
上讃信解令發心竟將勸菩薩離相發心先舉自
已行菩薩道時逢難安忍離相之迹忍辱波羅蜜
者逢難安忍求到彼岸也非忍辱波羅蜜者辱境
本空忍心本寂無彼岸可到也為甚如此如我昔
為歌利割截不見有辱境當情亦不見有身心當
彼所害初無我人之相尚不見有辱境身心何更
見有彼岸可到也因甚知無我相我於彼時
若有我相應生瞋恨既不生瞋故知無相也

六祖　見有辱境當情即非不見有辱境當情即
是見有身相當彼所害即非不見有身相當彼
所害即是如来因中在初地時曾為忍辱仙人
被歌利王割截身體無一念痛惱之心若有痛
惱之心即生瞋恨歌利王是梵語此云無道極
惡君也一說如来因中曾為國王常行十善利
益蒼生國人歌稱此王故云歌利王求無上菩
提脩忍辱行佘時天帝釋化作旃陀羅乞王身

肉王即割施殊無瞋惱今存二說於理俱通
冶父　智不責愚仙人逢難不動歌利昧仙證空愚智皎然逢難不動是不責愚
如刀斷水似火吹光明来暗去那事無妨歌利
王歌利王誰知遠煙浪別有好商量商一作思靈源湛寂
攪之不可動靈焰烜赫吹之不可滅任他八風
交馳內智湛佘常凝歌利之愚焉知逢難之中
具無限好
消息也
圭峯　後引多生證相續忍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
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衆

生相無壽者相 非但一生安忍無相五百生中頻遵此苦壽皆無相

累苦故忍忍熟而樂但與正定慈悲相應故偈
云離我及恚相實無有苦惱共樂有慈悲如是
苦行果

【六祖】世者生也如來因中於五百生修行忍辱
波羅蜜以得四相不生如來自述往因者欲令
一切修行人成就忍辱波羅蜜行忍辱波羅蜜
人既行忍辱行先須不見一切人過惡冤親平
等無是無非被他打罵殘害歡喜受之倍加恭
敬行如是行者即能成就忍辱波羅蜜

【傅大士】暴虐唯無道時稱歌利王逢君出遊獵
仙人橫被傷頻經五百世前後極時長承仙忍
辱力今乃證真常

【冶父】目前無法從教柳綠花紅耳畔無聞一任
鶯吟燕語 深達法性空塗割兩無心達性空則根塵無所得無心則事事無妨所以
道智明頭頭明心閑事事閑
四大元無我五蘊悉皆空廓落虛無理乾坤萬
古同妙峯巍巍常如故誰管顚狂括地風 四大五蘊
同鏡像空空無我亦無人無我無人性常住同地同天古到今古到今無變異從教八風來彭彭

【圭峯】二勸離相以安忍 論云若有菩薩不離
我相見苦行苦欲捨菩提心故勸離相無著云
為對治不忍因緣不忍因緣有三種苦謂流轉
苦衆生相違苦乏受用苦於中文二 一摠標

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既悟自心與佛無殊更能塵塵無著
念念無生是真發心名真菩薩由是凡有發心者要應離相也此正勸離相發心也又離相發心者

是非人我俱是虛妄悉應遠離但發無上菩提之心也然所謂離相但了相虛妄能所不生即名為離非別有相為可離也

若離相發心雖逢大苦即能不捨無著云離一
切相者為離如是三苦相也

【冶父】是即此用離此用 既云離相發心心與相相去多少沖虛妙粹廣大靈明離諸幻妄名之為心日用是非人我現前色香味觸俱是虛妄皆名為相然相非外來全是自心起用伊麼則此心即此用離此用若道即此用爭奈絕相離名若道離此用爭奈不變諸相畢竟作麼生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所以道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

得之在心應之在手（在一作於）雪月風花天長地久
朝朝鷄向五更啼春來處處山花秀（失其旨也離却日用別求生涯得其源也機境上把得便用伊麽則頭頭淨妙國土物物常住眞身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觸處天眞雖黃無分鷄向五更啼處處山花秀可得雖黃麽）

【圭峯】二別顯於中文二　一對治不忍流轉苦

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

【六祖】不應住色生心者是都標也聲香等別列其名也於此六塵起憎愛心由此妄心積集無

量業結覆蓋佛性雖種種勤苦修行不除心垢終無解脫之理推其根本都由色上住心如能念念常行般若波羅蜜推諸法空不生計著念念常自精進一心守護無令放逸淨名經云求一切智無非時求大般若經云菩薩摩訶薩晝夜精進常住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無時暫捨

若心有住即為非住

（六祖）若心住涅槃非是菩薩住處不住涅槃不住諸法一切處不住方是菩薩住處上文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是也

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

（六祖）菩薩不為自身五欲快樂而行布施但為內破慳心外利益一切衆生而行布施

【圭峯】初正明流是集諦轉是苦諦無著云若著色等則於流轉苦中疲乏故菩提心不生後引證引前說無住施具含六度證此文矣　二對治不忍相違苦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識浪內湧則境風作而常動智水內凝則風塵息而常靜靜無靜相眞明自照是謂無住生心是眞菩薩住處由是發心之者凡於應用之際但當無念而應不應著塵攀緣若著意塵覓坑非眞菩薩住處也所以然者菩薩發心只為益生自若有住豈能令它無住所謂有諸已然後求諸人無諸已然後非諸人是也所謂無念無住正似秋天對水森羅自顯豈同寒灰枯木一於無忘懷者哉忘懷沉鬼窟亦非菩薩住處也若眞住處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亦不依中道而住如是而住也）

【六祖】菩薩者行法財等施利益無彊若作能利益心即是非法不作能利益心是名無住無住

即是佛心也

【傅大士】菩薩懷深智何時不帶悲投身憂虎餓割肉濟鷹飢（濟一本作恐）精勤三大劫曾無一念疲如能同此行皆得作天師

【冶父】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十年後莫言不道（有佛處有敎可遵無佛處無敎可効然有敎無敎盡令人不得洒洒落落既不坐於兩邊亦不帶於中道透過三關已亦復不留蹤）

朝遊南嶽暮往天台追而不及忽然自來獨行獨坐無拘繫得寬懷處且寬懷（彼此無所止中間亦無蹤藹然獨脫無拘繫雲蹤鶴態脩難齊既不坐於三千里內亦不立於三千里外是可謂逸驥之於春風廣野神龍之於月明滄海）

金二 百十九

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生（諸相本空無相可住衆生本寂無生可度也此所以勸離相發心也）

【六祖】如者不生來者不滅不生者我人不生不滅者覺照不滅下文云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如來說我人等四相畢竟可破壞非真覺體也一切衆生盡是假名若離妄心即無衆生可得故言即非衆生也

【冶父】別有長處不妨拈出（相即非相生即非生只說得一半說不及一半一半更須拈出始得）

不是衆生不是相春暖黃鶯啼柳上說盡山雲海月情依前不會空惆悵休惆悵萬里無雲天一樣（纖毫不掛處萬緣頓謝時山頂白雲封不開海天明月正霽然見已情自悅此情說向誰傍有遠鄉客作憂扶起分明說此情睦切起眼昏昏依前不會空惆悵休惆悵一道寒光滿目前）

【圭峯】無著云既爲衆生行施云何於彼生瞋由不能無衆生想故衆生相違時即生疲乏故顯示人無我法無我其第三苦此不用之論云諸相者衆生相也非相者無我也陰中見我是衆生相一切衆生者五陰法也非衆生者陰空故法無我也 第九斷能證無體非因疑 論云於證果中無道云何彼於果能作因斷之文二

金門經一 百二十七

初斷疑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諸法實相說也說盡乃云我所說法）

（眞不僞實不虛上不違如理下不誑衆生佛佛皆然初無異說）
佛所有說皆如其事今說證果何疑不然眞語者說佛大菩提法也是眞智故實語者說小乘四諦諦是實義如語者說大乘法說大乘法有眞如小乘無也說大乘故決定說大乘有佛性故不異語者說三世授記等事更無參差佛將此四語不誑衆生是故秦譯加不誑語

【六祖】眞語者說一切有情無情皆有佛性實語者說衆生造惡業定受苦報如語者說衆生脩善法定受樂報不誑語者說般若波羅蜜法出生三世諸佛決定不虛不異語者如來所有言說初善中善後善旨意微妙一切天魔外道無有能超勝及破壞佛語者也

【傅大士】衆生與蘊界名別體非殊了知心似幻迷情見有餘眞言言不妄實語語非虛始終無變異性相本來如

【冶父】知恩者少負恩者多（諄諄之蔭韲所不至隨語生解者衆承言會旨者鮮承言會旨所以知恩隨語生解所以負恩）

兩箇五百是一貫阿爺元是丈夫漢分明對面向渠言（向一作報）爭奈好心無好報眞語者實語者呵呵呵喏喏喏（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來眞實說只說這介法拳上分明彈報知一曲無生和者稀邈然天地間惟師獨知恩忍俊不禁笑呵呵肯心自許云喏喏且喜瞿曇逢此老白雲千載一知音蓮下三聲字細看亦與忠老作知音）

【圭峯】二離執

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

（前明所說此明所得所說亦只是不二法所得亦只是不二法無實無虛是言不二）

無實者如其言說性非有故無虛者不如言說自性有故

【六祖】無實者以法體空寂無相可得然中有恒沙性德用之不匱故言無虛欲言其實無相可得欲言其虛用而無間是故不得言有不得言無有而不有無而不無言辭不及者其唯眞智乎著不離相修行無由臻此也

【冶父】水中鹹味色裏膠淸（是有是無是實是虛）硬似鐵軟如酥看時有覓還無雖然步步常相守要且無人識得渠　咦（且強且柔易見難窺雖一切處披露分明）

乃一切処摸擦不著更知道十聖
三賢不知處有時閑掛寺門前

[圭峯]第十斷如徧有得無得疑 論云若聖人
以無為真如法得名彼真如一切時處恒有何
故有得者有不得者斷之文二 一舉喻斷疑

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
如人入暗即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
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
種種色

論云無智住法心不清淨故不得有智不住法

金 上 百二十三

心清淨故得有目者如得對治法日光者如所
治闇盡能治現前既有目及日光合見虛空空
喻真如之性種種色喻性上萬德

[六祖]於一切法心有住著則不了三輪體空如
盲處暗無所曉了華嚴經云聲聞在如來會中
聞法如盲如聾為住法相故若菩薩常行般若
波羅蜜多無著無相行如人有目處於皎日之
中何所不見也

[傅大士]不拘寂靜地縱橫觸處通若心依相住

有作枉施工離法如行慧清光一鏡中靈源常
獨照坦蕩揔含容

[圭峯]二讚經功德於中有二 一揔標

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即為如來以
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
就無量無邊功德

前明無住所以此喻明
無住法本無實不應住
於有法本無虛不應住於無住於有則違於空寂
之本體住於無則違彼靈明之本用既與本體本
用相違則性上萬德無由顯發如人入闇即無所
見是可謂盲者不知光所在低頭冷坐暗思量不

金上 百二十四

住有則契乎本體不住無則契乎本用既與本體
本用相契則性上萬德當處現前如人有目當陽
見色是可謂吹散浮雲孤
月上大千沙界一時明

無著云讀誦者此說受持因故為欲受故讀為
欲持故誦論云受持修行依揔持法故讀誦修
行依聞慧廣故是則從他聞法內自思惟為得
修行智也故偈云脩從他及內

[六祖]當來之世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濁惡之時
邪法競起正法難行於此時中若有善男子善
女人得遇此經從師稟授讀誦在心專精不忘

依義修行悟入佛之知見則能成就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以是三世諸佛無不知之

傅大士 證空便為實執我乃成虛非空亦非有
誰有復誰無對病應施藥無病藥還祛須觀二
空理頓脫入無餘

冶父 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地向你道什麼 地不令人
倒亦不令人起起倒由人不關於地地不令人
悟亦不令人迷迷悟在人不關於法法不令人
取亦不令人舍取
舍由人不在於法

世間萬事不如常 不如常他本 依經如常 又不驚人又久

全 百二十五

長如常恰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 世間萬事不過
常與不常言其常也頂天立地饑食渴飲又不
驚人亦乃久長言其不常也身上出水身下出
火此則驚動人心又不久長靡云奇特說實而
觀不如常也伊麼則觸目皆道是平常平常符
以使人驚不以有相驚於人不以無相驚於人
人於其間自生障礙或以為有相著於有而落
於常見之坑或以為無相著於無而落於斷
見之坑正似秋風無心而人自涼迷悟亦然

宗鏡 空生聞說是經解義趣而悲泣雨淚仙人
垂慈弘忍笑雪刃而護斬盡空如是印可其詞
能離一切諸相未審感悟處有何奇特豁開慧
眼明如日返照微塵世界空 空生離相之言 契於理佛稱如是

印可其詞
善吉親聞徹見源悲欣交集讚慈尊心空法朗超
真際堪報從前不報恩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上

法尔有傳流人行而行人亦有風借人化而以化法
行子同人化往緣遂同身數輩誇以報佛深恩人各
衍而有所刊之者悟也伴之者仁也寫也卓也校之者徹也
悟也而行遠風而風也沒之覽者經者難經侯佛以
益焉奎乃法群上轉人化而行也然乃短於之解風

全上 百二十六

而湖省年之惠日丕自晶上拔 洪旅下刮明膜
者多信刊之併之校之存習
康熙四年乙巳姑洗月松禾後人荊石子謹書
全羅道順天地靈鷲山興國寺開刊

堯風永扇 舜日長明 兵塵殄消 法輪恒轉

大禪師 性逸比丘　校子施主灵悟比丘
前判事兼住持 湛俊　施主應璘比丘
前判事 双說比丘　施主海相比丘
刊行大施主海悟比丘　板殿化士兼助緣太初　鍊板施主三[illegible]
供双大施主守仁靈鷲　印主
供養大施主坦云比丘　三綱 應還 化士清悟
供養大施主奇卓比丘
板乙施主灵徹比丘　持殿 信英 浩安 功德鍊板奇侃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下

圭峯 二別顯於中文十 捨命不如文二

一捨命福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

偈云以事及時大福中勝福德 二信經福

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

蓋人慳貪厚於地寸絲施人尚爲難況捨身命而行施誰肯一念生其心今捨身命日三時施經多劫尚無厭此事希奇絕無倫匹之使人堅寒毛令人讚持經福勝彼信知此經爲無上佛訶布施言爲劣以其不能無所著但能布施心無住只此便是菩薩行

信經劣於持說多命勝於前喩

六祖 佛說末法之時得聞此經信心不逆四相不生即是佛之知見此人功德勝前多劫捨身功德百千萬億不可譬喩一念聞經其福尚多何況更能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當知此人決定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種種方便爲說如是甚深經典俾離諸相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得功德無有邊際蓋緣多劫捨身不了諸相本空有能捨所捨心在元未離衆生之見如能聞經悟道我人頓盡言下即佛將彼捨身有漏之福比持經無漏之慧實不可及雖十方聚寶三世捨身不如持經四句之偈也

施主祖澄

傅大士 衆生及壽者蘊上立虛名如龜毛不實似兎角無形捨身由妄識施命爲迷情詳論福比智不及受持經

冶父 人天福報即不無佛法未夢見在 捨身時事兩不輕人天福報孰敢先然所作出於迷情終歲不如意事若將經福論相去十萬八千未是遠

初中後發施心同功德無邊算莫窮爭似信心心不立一拳打透大虛空 三時捨身福無邊爭似聞經一念信一念了達無生佛其量恢大如空更把虛空令粉碎人天福報不堪論

圭峯 二餘乘不測

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

偈云非餘者境界無著云不可思議者唯自覺故不可稱量者無有等及勝故

六祖 持經之人心無我所無我所故即是佛心佛心功德無有邊際故言不可稱量也

圭峯 三依大心說

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 是經德難量獨為上智說

最上者一佛乘也

六祖 大乘者智慧廣大善能建立一切法最上乘者不見垢法可猒不見淨法可求不見衆生可度不見涅槃可證不作度衆生之心亦不作不度衆生之心是名最上乘亦名一切智亦名無生忍亦名大般若有人發心求無上道聞此無相無為甚深之法聞已即便信解受持為人解說令其深悟不生毁謗得大忍力大智慧力大方便力即能流通此經

冶父 如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 此經令人斷則如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令人成德則一染一切染

一拳打倒化城關一脚趯翻玄妙寨南北東西信步行休覔大悲觀自在 大乘說最上說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 擱倒化城踏翻玄關如來廣大利能與佛同活計大悲提接更何求大乘說最上說一棒可當五千部一掌擊盡入萬門只此已成多事在何更喃喃話葛藤一條痕一握血乾坤失色日月無光

圭峯 四具德能傳

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此經既為上智說若人持說此必上智得佛知見荷擔必無疑矣

成就等者偈云滿足無上界荷擔者無著云肩負菩提重擔故

六祖 上根之人聞此深經得悟佛意持自心經見性究竟復能起利他之行為人解說令諸學者自悟無相之理得見本性如來成無上道當

知說法之人所得功德無有邊際不可稱量聞經解義如教修行復能廣爲人說令諸衆生得悟修行無相無著之行以能行此行即有大智慧光明出離塵勞雖離塵勞不作離塵勞之念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名荷擔如來當知持經之人自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

冶父 擘開泰華手須是巨靈神（荷擔佛菩提須是介中人）

堆山積岳來一一盡塵埃眼裏瞳人碧胷中氣若雷出邊沙塞靜入國貫英才一片寸心如海大波濤幾見去還來（若是介中人無理不窮無事不通直令虛空粉碎大地平沈假使十方諸佛同時興現種種神變此人面前盡成塵埃爲甚如此拈搥竪拂他亦不顧語言三昧他亦不聞眼光爍破三千界裏有瞳睛君胖寒曾次洒落渾忘世中有雷霆氣宗新処應衆緣隨處寂內宜一寂應無窮肚裏恢恢如海大一任千差有與無）

圭峯 五樂小不堪

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即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因甚道此經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乃至云如是人等即爲荷擔阿耨菩提此經直示大人境界非是小根小智所能堪任故也）

六祖 樂小法者爲二乘聲聞人樂小果不發大心以不發大心故即於如來深法不能受持讀誦爲人解說

傅大士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此經以智立體念念無生以行起用繁興無際此乃文殊普賢大人境界非小根小智所能堪擬伊麼則非智無以窮其體非仁無以盡其用依此而修者可行悲悲廣大用智智能深）

不學英雄不讀書波波役役走長途孃生寶藏無心用甘作無知餓死夫争怪得別人（能文能武世第一免見人間貧賤苦仁智於人亦如然來能得免流浪如今仁智兩不智故於途途長）（甸德性貴然在不得用自取於那苦既然自取歸咎何人）

圭峯 六所在如塔

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即爲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此經從來無處不在只因迷塵不顯人不得知唯有大智之人破塵擎來廣爲人說此有此經之處也此是人天眼人天所應供）

六祖 若人口誦般若心行般若在在處處常行無爲無相之行此人所在之處如有佛塔感得

一切人天各持供養作禮恭敬與佛無異能受持經者是人心中自有世尊故云如佛塔廟當知是人所作福德無量無邊

傅大士 所作依他性脩成功德林終無趣寂意唯有濟群心行悲悲廣大用智智能深利他兼自利小聖詎能任

冶父 鎮州蘿蔔雲門胡餅 供養此經以行為供養具鎮州蘿蔔雲門胡餅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胡餅開化遷和尚舉此話云如今二百負衲子東京西洛出一叢林入一道場到處爨冷爨熟却多少釘也還有一人識得雲門胡餅也未

僧不是壓良為賤敢道未識得在何故山僧二十年前藏在衣鉢下鬼神亦不能知你道一喫業向甚麼處摸索若也不信今日普將供養大衆還拈起拄杖畫一圓相云好手底拈取復云收須知所以為供養具始得此一枚胡餅非但可以供養一衆亦可以供養十方諸佛亦可以供養六塗含靈作麼生供養鎮州一頭蘿蔔天下老和尚吞吐來吞吐去雲門一枚胡餅天下衲僧咬嚼來咬嚼去苟知吞吐咬嚼早已供養了也

與君同步又同行起坐相將歲月長渴飲飢飡常對面不須回首更思量 只如供養底一卷經向什麼處看一切時處覰面相逢擬議思量對面千里

宗鏡 布施千萬億劫之身福深於海為救最上乘者說擔重如山慶快擡起便行且請依然放下 然當作麼 何故大力量人元不動等閑抹過上頭關 舍身之福深則深矣於出上乘了沒交涉菩提重擔擡起便行快則快矣且請依前放下 為甚如此若是大力量人不肯聽他最上乘說話斷千差直過那邊

倒握吹毛掃異蹤頓令心地盡開通鋒芒獨露毗盧頂凡聖齊教立下風 倒握一柄吹毛掃盡千差萬別頓令心地豁然開通毗盧頂上鋒芒獨露威光赫赫為目當處所以凡聖立在下風

科 七轉罪為佛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為人輕賤明無我人大率有我人者只欲為人之上不欲為人之下達無我人者責之不喜賤之不怒能下心於一切衆生甘為人之下也由是昔年忍辱仙人為歌利割截不輕菩薩為四衆打罵此皆輕賤之事初無嗔恨之心故知為人輕賤之事乃達無我人者之所為也苟達無我則為人輕賤猶為法樂法無彼此起我人因有我人起業造罪罪業相形障菩提路欲成菩提先除罪業欲除罪業先斷我人若聞經解義達無我理又能行無我之行更不造生死之業則罪

報求除故業有先世無量罪業即同永消免難當究無上佛果菩提故云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即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雖然受持讀誦此經若貪名聞利養不能生淨信心亦不能知無我理行無我行則塵勞業用依舊然非唯不能轉罪成佛亦乃未免當墮惡途

輕賤者摠包於中或打或罵故隋譯云輕賤甚輕賤無著云此毀辱有無量門故復云甚輕賤當得菩提者罪滅故

六祖 佛言持經之人合得一切天人恭敬供養為多生有重業障故今生雖得受持諸佛如來甚深經典常被人輕賤不得人恭敬供養自以受持經典故不起人我等相不問冤親常行恭敬心無惱恨蕩然無所計較念念常行般若波羅蜜曾無退轉以能如是修行故得從無量劫以至今生所有極重惡障悉皆消滅又約理而言先世者即是前念妄心今世者即是後念覺心以後念覺心輕賤前念妄心妄不能住故云先世罪業即為消滅妄念既滅罪業不成即得菩提也

傅大士 先身有報障今日受持經暫被人輕賤轉重復還輕若了依他起能除徧計情常依般若觀何處不圓成

冶父 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伊麼則不因了得一大事不能證之一切智

無我不造業斷障成菩提全承受持經力

讚不及毀不及若了一萬事畢無欠無餘若大虛爲名題作波羅蜜

此一大事釋梵諸天稱讚不及天魔外道毀謗無門

若能了得一大事諸佛祖神通妙用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念間了畢無餘此一大事無名字相無迷悟相圓同大虛無欠無餘只爲未了底人施設文字言詞

圭峯 八超事多尊 論云示現速證菩提法故於中文二 一供佛多中全具福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

那由他者十億為洛叉十洛叉為俱胝十俱胝為那由他

傅大士 如來說那由那由數劫中我人衆生壽壽者盡俱空若悟菩提道遣著盡通同二體俱

實際際度出凡籠

圭峯 二持經多中少分福

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

佛不外求只向心覓若欲見佛
唯須內照求事諸佛福則不無
然亦未免向外馳求一念聞經能生淨信
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所以供佛不及持經

六祖 供養恒沙諸佛施寶滿三千界捨身如微塵數種種福德不及持經一念悟無相理息希望心遠離衆生顛倒知見即到波羅彼岸永出三塗證無餘涅槃

傅大士 然燈未教化呼為在佛前得值河沙聖供養不為難末法難調製開經暫展看斯人性斷見萬劫自安閑

冶父 功不浪施

持經一念圓證直了
成佛所以功不浪施

億千供佛福無邊爭似常將古教看白紙上邊書黑字請君開眼目前觀風寂寂水漣漣謝家人秖在魚船

他本謝家人在釣魚船要識古教
在處處似海之深如山之高要識

古教文彩處煥日發生鋪地錦無紋印字錦上舒諸君大開娘生眼十二時中常照了常照了

內外無侵真境現一人獨擅其中事〔文〕古教者
以然言之則古佛詮之教也以理言之則學
人一卷經也此一卷經佛祖相傳底法印上衆生
本有底一著子其來無始故云古教白紙上邊
書黑字者經卷本具文彩也自獨偏自性隨緣
二用也黑屬正寂滅一體也請君開眼目前觀
者勸令諸人不離日用轉一大經卷也風寂波
云云若轉得一大經卷則外而境風自寂內而寂
智水澄清隨緣任真遂處逍遙一似虛舟駕浪
自東自西隨高隨下也〔文〕風寂寂云云謂釣得
錦鱗時也合風停而水面漣漪照實相時也
宜情忘而智水澄澄船為釣魚之具教為悟真
之法悟真者專心悟真之法則必有悟真之期
釣魚者只在釣魚之船則必有釣魚之時也

圭峯 九具聞則疑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即狂亂狐疑不信

六祖 佛言末法衆生德薄垢重嫉妬彌深衆聖潛隱邪見熾盛於此時中如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圓離諸相了無所得念念常行慈悲喜捨謙下柔和究竟成就無上菩提或有聲聞小見不知如來正法常在不滅聞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人能成就無相心行無相行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心生驚怖狐疑不
信

傅大士 了妄心明達無爲業漸離狂迷心境滅
曰 凡夫盡捴袪經中稱末世狐疑且自迷性慧脩
真實只此是菩提

圭峯 十捴結幽邃

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
亦不可思議 廣讚持經說經之功德不可而思議乃云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乃至云果報亦不可思議聞經不信受良藥現前不知服果報不思議服來平地便升沈

無著云此顯示彼福體及果不可測量故

六祖 是經義者即是無著無相行云不可思議
者讚歎無著無相行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也

傅大士 果報分明在善惡分兩枝末法難調製
安經失路迷狐疑生斷見脩即是便宜覺悟無
前後成佛不爲遲

冶父 各各眉毛眼上橫 佛所說法只說得眼上眉毛若是眼上眉毛生而固有誰獨且無

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冷暖自知如魚飲水何須
他日待龍華今朝先授菩提記 既皆同有聞不信受怎麼只爲大近難曉雖然如是欲家隨時飢能自知伊麼則人人位同毗盧一一同居寂光何待龍華記荊棘足即是家易以本分論之則理合如斯若據今時論之則此經如良藥服來萬病消超然作全功只要不肯下口亦如忠言信受自知非能爲然中莫只是不肯信受唯有利根人言下自知共一聞能捴持鯨飲海水位同大覺已極果更何疑果報不思議誠哉佛所說

宗鏡 宿業緣墮惡報今人賤而罪即消供諸佛
誦此經功德勝而喻莫及只如無著無相底還
有果報也無妄心滅盡業還空直證菩提超等
級

惡因誰作罪誰招真性如空不動搖曠劫無明
俱蕩盡先天後地寂寥寥

圭峯 第十一斷住脩降伏是我疑 佛教我住
脩降伏爲不住前十重疑執過患者無我者誰
人受教誰人住脩誰人如此離過云云亦云除
微細執故偈云於內心脩行存我爲菩薩此即
障於心違於不住道斷之文二 初問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二答文三 一若名菩薩必無我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衆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 切滅度衆生

不同二乘悲化含生無一衆生滅度宜眞眞際不生於化此當安住降心也

六祖 須菩提問佛如來滅後後五百歲若有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依何法而住如何降伏其心佛言當發度脫一切衆生心度脫一切衆生盡得成佛已不得見有一衆生是我度者何以故為除能所心也除有衆生見也亦除我見也

冶父 有時因好月不覺過滄洲 驀起釣船入海來釣竿揮處月

正明性愛蟾光寒照影滄溟過來渾不覺更知道途中却憶青山事終日行行不知行

若問云何住非中及有無頭無纖草蓋足不履閻浮細似隣虛拼輕如蝶舞初衆生滅盡知無滅此是隨流大丈夫 要識眞住處非中及有無脫然無所托蘼重淨無痕

青山自不得紫涫豈能容化生而無化隨流大丈夫

圭峯 二若有我相非菩薩

何以故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六祖 菩薩若見有衆生可度即是我相有能度衆生心即是人相謂涅槃可求即是衆生相見有涅槃可證即是壽者相有此四相即非菩薩也

圭峯 三能所俱寂是菩提

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因甚道要須度生於化者謂我能度

生我是發心者我人競作能所紛然即非菩薩我詎我是因甚道非菩薩實際理地曾無伊麽事我人頓盡能所俱寂方與實際相應去在

六祖 有法者我人衆生壽者四法也若不除四法終不得菩提若言我發菩提心者亦是我

人等法我人等法即是煩惱根本故非廿

傅大士 空生重請問無心為自身欲發菩提者當了現前因行悲疑似妄用智最言真度生權立我證理即無人

冶父 少他一分又爭得我人頓盡能所俱泯功極則不無以實而觀又爭得也

獨坐翛然一室空更無南北與西東雖然不借陽和力爭奈桃花一樣紅脫然物外更無栖泊處莫把此境云究竟敢道此亦猶未在雖然不用苦鍛鍊自有本地風光爛

圭峯 第十二斷佛因是有菩薩疑 論云若無菩薩云何釋迦如來於然燈佛所行菩薩行斷之文四 一舉疑處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

降怨王請然燈佛入城城中長幼盡迎路泥善慧布髮佛與授記故舉此問 二斷疑念

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慧彼時都無所得離諸分別由無法故得記若有法者是有相心不順菩提佛不與記

六祖 佛告須菩提我於師處不除四相得受記不須菩提深解無相之理故言不也

圭峯 三印決定

佛言如是如是上明菩薩無我之意今舉自己無所得意明無我之意佛欲明無得假以有得問也空生善契佛意答以無得可謂好知音也再歎如是須著眼蒲口許他見家風

六祖 善契佛意故言如是如是之言是印可之辭

冶父 若不同床睡爭知被底穿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君行楊柳岸我宿渡頭沙江上晚來疎雨過疎一作初數峯蒼翠接天霞空生見世尊打鼓人邊舉拳者見來取何事君行楊柳我渡頭最識渡頭光景雨過雲收江上晚數峯蒼翠接天霞個中無限清意味江上一句都說破了

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宗鏡 論云我於彼時所修諸行無有一法得阿耨菩提功德施論引佛說云若見於佛即見自身見身清淨見一切清淨見清淨智亦復清淨是名見佛我如是見然燈如來得無生忍一切智智明了現前即得授記是授記聲不至於耳亦非餘智之所能知我於此時亦非惛瞢無覺然無所得 四反覆釋

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

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 得失之言只緣迷悟 而其實則迷个什麼悟个什麼既無得何曾得失何曾失既然不可言有得亦復不應言無得 我佛見然燈了了應如是知

無著云若正覺法可說如彼然燈所說者我於彼時便得正覺然燈則不與我授記言來世當得以法不可說故我於彼時不得正覺是故記言來世當得

六祖 佛言實無我人衆生壽者始得授菩提記我若有發菩提心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以實無所得然燈佛始與我授菩提記此一段文揔成須菩提無我義

冶父 貧似范丹氣如項羽 貧則貧矣有衡天意氣 上無片瓦下無卓錐日往月來不知是誰 噫 清貧無所有意氣不敢籠

宗鏡 第十三斷無因則無佛法疑於中文三

一斷一向無佛疑論云若無菩薩即無諸佛如來有如是謗謂一向無佛為斷此疑故云如來者即是真如於中文二 一顯真如是佛故非無

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 既得如來號必得菩提道因甚道無所得得名如來無別意以了諸法是真如真如平等性清淨所得何以論其由

無著云真如清淨故名如來猶如真金

六祖 言諸法如義者諸法即是色聲香味觸法於此六塵中善能分別而本體湛然不染不著

曾無變異如空不動圓通瑩徹歷劫常存是名諸法如義菩薩瓔珞經云毁譽不動是如來行入佛境界經云諸欲不染故敬禮無所觀

冶父 〇住住動著則三十棒只如眞如平等底道理作麼生道生佛并況自佗俱泯天地地天天地轉水山山水水山空雖然如是法法本來安本位誰喚燈籠作露柱伊麼則不恁動著動著則三十棒

上是天兮下是地男是男兮女是女牧童撞著故牛兒大家齊唱囉囉哩 是何曲調 萬年歡只天地地何曾轉水水山山各宛然百億活釋迦醉舞春風端韻曲自然誰不解和萬年歡曲緣何有人人自有無生樂

圭峰 二明佛即菩提故無得

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先標錯解魏云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菩提者是人不實語 後釋正見偈云菩提彼行等謂等前菩薩行無得也無著云或謂然燈佛所於法不得正覺世尊後時自得正覺為離此取故

云若人言等 二斷一向無法疑 論云有人謗言若無因行則如來不得阿耨菩提為斷此疑故云如來所得等於中文二 初遣執遮疑

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前言佛以明無得此言法以明無實所得無虛若論佛義猶如大虛廓然無諸相寂無去住盡十方世界都盧是一身更無二相傳介什麼得介什麼所以道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菩提等若論法義如彼大虛白日相似萬像森羅差別全身見聞覺知應用無妨這裏說聽亦不無害得亦不無所以道無實無虛雖然無實亦非無實也

論云無色等相故即菩提相故無著云顯直如無二故謂言說故謂彼正覺不無世間言說故

六祖 佛言實無所得心而得菩提以所得心不生是故得菩提離此心外更無菩提可得故言無實也所得心寂滅一切智本有萬行悉圓滿恒沙德性用無乏少故言無虛也

冶父 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實而無實虛而無虛

生涯如夢若浮雲活計都無絕六親留得一雙

青白眼笑看無限往來人 莫作寥寥無一物伊家活計自如然莫謂一向空無物左之右之應無虧

圭峯 二釋義斷疑

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 前言無實則法法、無自性內而根身外而器界相相皆爲虛妄無可指陳此言無虛則法法依位住鶴長鳧短松直棘曲相相元眞無非實相牛佛馬佛男佛女佛不相借借各受法樂

冶父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祖意明明百草頭百草頭上好開眸

會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琴彈碧玉調爐煉白朱砂幾般伎倆從何得須信風流出當家 開造酒花伎倆多端如是伎倆匪從他得

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卽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前言無實無虛則捏取放開此言法卽非法則放開捏取 伊麼則佛則是法法則是佛佛法無二道方現前

圭峯 論云一切法皆眞如體故皆佛法卽非者由色等法卽眞如故卽非色等法眞如常無色等諸相故是名者卽是眞如法自性矣

說誼 能於諸法心無取捨亦無能所熾然建立一切法而心常空寂故知一切法皆是佛法恐迷者貪著一切法以爲佛法爲遣此病故言卽非一切法心無能所寂而常照定慧齊行體用一致是故名一切法也

冶父 上大人丘乙已 斯道之體最尊極無上廣博無邊表混空爲體性無物爲等倫所以道上大人丘乙已上大人之言世稱孔聖之談然此乃天下之公名豈一人之獨稱哉但孔聖深體乎此而其德之大成未嘗有間然故稱之云然如所謂佛者妙契天眞佛體故稱之爲佛也

是法非法不是法死水藏龍活鱍鱍是心非心不是心逼塞虛空古到今秪者是絕追尋無限野雲風捲盡一輪孤月照天心 法則是心不是法死水藏龍活鱍鱍法旣非法心亦非非心心體塞天地塞天地今古應無壁分明在目前在目前何用區區謾追尋是非雲盡心法雙忘大人面目當陽顯赫

圭峯 三顯眞佛眞法體

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卽爲非大身是名大身 此身無限量無邊表無一物可等伊無一物能蓋伊設道大同須彌早已局限他了也量同大虛亦局限他了也因甚道非身本是尊貴人不居尊貴位須彌頂上不躋攀

頭或相逢是名爲大身令人平地怒ニ薩喝爲之吾拖關設耶爲之口吾壁ニ

偈云依彼法身佛故說大身喻身離一切障及徧一切境功德及大體故即說大身非身即是身是故說非身　論云非身者無有諸相故大身者亦真如體故無著云攝一切衆生大身故於彼身中安立非自非他故

六祖 如來說人身長大即爲非大身者以顯一切衆生法身不二無有限量是名大身法身本無處所故言即非大身又以色身雖大內無智慧即非大身也色身雖小內有智慧得名大身雖有智慧不能依行即非大身依教修行悟入諸佛無上知見心無能所限量是名大身

冶父 喚作一物即不中 設道即心即佛爭奈非心非佛設道一物亦非一物

天產英靈六尺軀能文能武善經書一朝識破孃生面方信閑名滿五湖 能文武善經書可謂天產之英靈人間之發業然只得變眼圓明末開得頂門正眼識得七人面目然後許伊開得頂門正眼伊麼則吕前所作只是閑事所聞亦只是閑名

大科 第十四斷無人度生嚴土疑　論云若無菩薩者諸佛亦不成菩提衆生亦不入涅槃亦無清淨佛土何故諸菩薩發心欲令衆生入涅槃起心修行清淨佛土斷之文三　一遮度生念文三　一明失念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即不名菩薩

偈云不達真法界起度衆生意及清淨國土生心即是倒　二明無人

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爲菩薩

無法名菩薩豈有我度衆生　三引前說

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

始因空生問住降數以滅度而無滅以明無住無我之意令如是降心如是安住也次言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菩又言一切法以至云大身即非大身以明佛法道三皆空而無主此言菩薩亦如是至實無有法名爲菩薩重明無住無我之意乃云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伊麼則現前天地日月萬像森羅以至三乘諸緣菩薩六度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一一無主一無相一一清淨一一寂滅一一如如山鐵壁相似無有一法容思議於其間矣

六祖 菩薩若言因我說法除得彼人煩惱即是

法我若言我能度得衆生即有我所雖度脫衆生心有能所我人不除不得名為菩薩熾然說種種方便化度衆生心無能所即是菩薩也

冶父 喚牛即牛呼馬即馬 既一一如銀山鐵壁相似作麼生出氣去 喚牛即牛呼馬即馬法本是無道無亦不乘法體法本是有道有亦不乘法體

借婆衫子拜婆門禮數周旋已十分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看取門前禮數借來堂上婆子衫有影 掃階塵不動當軒翠竹舞婆娑有華透水水無痕在天明月光爛曜空耶有耶吾不辯斷

圭峯 二遮嚴土念於中文二 一明失念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

二釋所以

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六祖 菩薩若言我能建立世界者即非菩薩雖能建立世界心有能所即非菩薩熾然建立世界能所心不生是名菩薩最勝妙定經云假使有人造得白銀精舍滿三千大千世界不如一念禪定心心有能所即非禪定能所不生是名禪定禪定即是清淨心也

圭峯 三釋成菩薩

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前依度生以明無我此依嚴土復明無我乃云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只如無我底道理作麼生道內不見有五蘊身天地萬物為一已更有一道理亦名無我法寒山拾得兩相隨在山在途影從形若使二人如有我一在青山一在途作麼生通達會箇文殊之智願擁掛衣伊麼來行箇普賢之行海却難稱伊麼去

論云若起度生嚴土心即是顛倒非菩薩者起何等心名為菩薩故經言通達等無著云謂人無我法無我

六祖 於諸法相無所滯礙是名通達不作解法心是名無我法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隨分行持亦得名為菩薩然未為真菩薩解行圓滿一切能所心盡方得名為真是菩薩也

傅大士 人與法相待二相本來如法空人是妄人空法亦祛人法兩俱實授記可非虛一切皆如幻誰言得有無

冶父 寒即普天寒熱即普天熱 妙造文殊之境朔風洌洌雪漫天高蹈普賢之行門薰風習習青黃蒲地

有我元無我寒時燒軟火無心似有心半夜拾金針無心無我分明道不知道者是何人。呵呵 本是無我人度生權立我寒時軟火不是可獃內同枯木假現威儀夜半拾針不是無知分明道出無我理不知道者是何人呵呵是有我無我有心無心

宗鏡 妄盡還真衆生何曾滅度法空無我菩提本自圓成直饒遇然燈印證而不疑已隔來世況釋迦重審而方悟轉涉途程且道不涉途底人脚跟還點地麽丈夫自有衝天智不向如來行處行

直指單傳密意深本來非佛亦非心分明不受然燈記自有靈光耀古今 密意圓成更無求自有靈光耀古今

圭峰 第十五斷諸佛不見諸法疑 論云前說菩薩不見彼是衆生不見我爲菩薩不見清淨國土若如是則諸佛不見諸法斷之文二 一約能見五眼明見淨於中又三 一以偈摠標偈云雖不見諸法非無了境眼諸佛五種實以見彼顚倒 二約經別釋於中文五 一肉眼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

肉團中有清淨色見障內色名為肉眼佛具諸根故有肉眼 二天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

於肉眼邊引淨天眼見障外色依大般若說佛肉眼能見人中無數世界不唯障內若佛天眼能見諸天所有細色除見天外見人等事名肉眼矣淨名云唯佛世尊得真天眼照見恒沙佛土不以二相 三慧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

以根本智照真理 四法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

後得智說法度人 五佛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来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

上明無住無我之意 此歷擧五眼以明如來知見廣大纖悉沙界衆生染淨善惡差別心行不可得而掩也意在令捨顚倒知見契乎無住大道也若使衆生住無住佛眼雖明覷不見

前四在佛揔名佛眼又見佛性圓極名爲佛眼

三以論揔釋無著云爲令知見淨勝故顯示有五種眼略說有四種謂色攝第一義諦攝世諦攝一切種一切攝

六祖 一切人盡有五眼爲迷所覆不能自見故佛教除却迷心卽五眼圓明念念修行般若波羅蜜法初除迷心名爲肉眼見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起憐憫心是名天眼癡心不生名爲慧眼著法心除名爲法眼細惑永盡圓明徧照名爲佛眼又云見色身中有法身名爲肉眼見性明徹能所永除名爲天眼見一切衆生各具般若性名爲慧眼見一切佛法本来自備名爲法眼見般若波羅蜜能出生三世一切法名爲佛眼也

傅大士 天眼通非礙肉眼礙非通法眼唯觀俗慧眼直緣空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同圓明法界內無處不鑒容 鑒他本作含

冶父 盡在眉毛下 如來五種眼盡在眉毛下張三一隻眼亦在眉毛下既然同在眉毛下應用亦應無兩般

如来有五眼張三只一隻一般分皂白的的別青黃其間些子爻訛處六月炎天下雪霜 五眼一隻名雖異誰辨皂白謂青黃春來同見芳草綠秋來同見黃葉彫佛之所以異於人者然作用無

其叢齋其叢六月炎天下雪霜

圭峯 二約所知諸心明知淨於中文五 初約一箇恒河以數沙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来說是沙

二約一河中沙以數河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

三約恒河中沙以數界 恒當作多

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甚多世尊

六祖 恒河者西國祇洹精舍側近之河也如來說法常指此河爲喩佛說此河中沙一沙况一佛世界以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擧此衆多國土者欲明其中所有衆生一一衆生皆有介許心數

圭峯 四約介所界中所有生

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

金剛經下 三十三

五約一一衆生所有心於中文三 一摠明染淨以標悉知

若干種心如來悉知 如來心地月照臨諸刹海刹海都一撮諸心一一點雲

無著云若干種者有二種謂染及淨即共欲心離欲心等

冶父 曾爲蕩子偏憐客慣愛貪盃惜醉人

說誼 於塀事可哀醉迷衣寶癡迷情可憫猶塵背覺在趣輪轉事如然我佛曾經今故悉慈悲普照輪中人

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將謂猴白更有猴黑一切衆生一切心盡逐無窮聲與色 喝 白雲兒向萬里飄從來不忘青山父將謂牟尼是大悲更有毗盧最是慈乃何蕩子不知返累他慈父逐尋不知還長在迷途逐風波唱金剛寶劍倚天寒一揮能摧萬仞峯犒界魔軍從此落有何精魅閙其中

圭峯 二會妄歸眞以釋悉知

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 靈源湛寂本自無生一念妄興諸妄競作波非水性妄非眞源是可名爲虛妄浮心

又 前念今念後念念念思無量善事思無量惡事念念遷流起滅不停如是等心是名諸心而此諸

金剛經下 三十四

心刹那刹那無有生相刹那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名非心既無生滅可滅唯一妙圓眞心常住不滅是名爲心所以佛頂經云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空中花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精明體

大雲云由一切妄心從眞如體都無其性佛證眞如故悉知之諸心者標指非心者妄識本空是名心者眞心不滅若本論釋則與此殊偈云種種顚倒識以離於實念不住彼實智是故說顚倒

六祖 尒所國土中所有衆生一一衆生皆有若

千差別心數心數雖多摠名妄心識得妄心非心是名為心此心即是眞心常心佛心般若波羅蜜心清淨菩提涅槃心也

冶父 病多諳藥性世人無病醫王拱手衆生無苦佛自無爲

一波纔動萬波隨似蟻循環豈了期 咄 今日與君都割斷出身方號丈夫兒盧妄浮心其勢然也咄妄想林向靈鋒斷於焉方現本來身

圭峯 三推破妄深以釋非心

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因甚道諸心非諸心

是名常住妙圓眞心若定諸心是妄非眞何者是過去心何者是現在心何者是未來心過去心不是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既摠不可得唯一妙圓眞心無去來相無現在相光通三際體徧十方佛之所以言此者示現沙界衆生差別心行即是如來妙圓眞心與佛無殊也所以來嘉云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然此但依會妄歸眞之義論之而已若但伊麼商量恐妨捨妄歸眞之路若以捨妄歸眞之義論之則沙界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因甚得知之也沙界衆生若千種心即非常住眞心皆爲虛妄浮心故得知之也因甚如此若是常住眞心是過去耶現在耶未來耶若道過去心過去已滅心不可得若道現在心現在空寂心不可得若道未來心未來未至心不可得寂然無有去住寂然無有諸相一切時中不可得而見也一切法中亦不可得而知也佛之

所以言此者令捨虛妄浮心契乎常住眞心也所以道妄心滅盡業還空直證菩提超等級

無著云過去已滅故未來未有故現在第一義故

六祖 過去心不可得者前念妄心瞥尒已過追尋無有處所現在心不可得者眞心無相憑何得見未來心不可得者本無可得習氣已盡更不復生了此三心不可得是名爲佛也

傅大士 依他一念起俱爲妄所行便分六十二九百亂縱橫過去滅無滅當來生不生常能作

此觀眞妄坦然平

冶父 低聲低聲直得鼻孔裏出氣此心向三際求之不得向十方覓覓之無蹤進之如萬丈深坑無有措足處無有下脚處雖然如是若但伊麼提持後學無有進身之路便見陸地平沉所以道低聲低聲直得鼻孔裏出氣

三際求心心不見兩眼依前對兩眼不須遺劒刻舟尋雪月風花常見面作麼生出氣去三際求心心不見兩眼依前對兩眼要識兩眼對兩眼麼看取古鏡裏影子不須求劒劒不曾失不須刻舟刻舟奚爲只如古鏡裏影子作麼生看取雪月風花無限事頭頭常現劒全身

宗鏡 五眼悉圓明如揭日耀恒沙之世界三心

不可得似撥火覓滄海之浮漚縱使窮諸玄辯竭世樞機到此總須落然且道是何標格直饒講得千經論也落禪家第二籌

心眼俱通法界周恒沙妙用沒蹤由雲收江湛天空闊明月蘆花一樣秋 此心周法界佛眼亦乃通此心妙用沒蹤由佛眼雖明見不得伊麼則十方都是一隻眼更無纖塵到此間

主峯 第十六斷福德例心顛倒疑 論云向說心住顛倒皆不可得若如是福德亦是顛倒何名善法斷之文二 一問福答福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

以是離相無倒行施因緣成無漏福離於二障既非顛倒故得福多 二叉釋順釋

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福有者取相也福無者離相也經中凡所以訶之者謂其住相也讚之者進其離相也離相行施是具修行故知凡言施者非但爲較量經勝蓋責其住相也前則實其住相故實施福德皆歸世諦有漏此則直示無相無住故實施福德得歸眞淨無漏

偈云佛智慧爲本非顛倒功德論云顯示福非顛倒佛智爲本故福有實者取相也福無者離相也問福性空故福多者前說妄心性空妄亦應多答福以佛智爲本順於性空故悟性空福則甚多心識顛倒違於性空故悟性空則心識都盡

六祖 七寶之福不能成就佛果菩提故言無也以其在量數故名曰多如能超過量數卽不說多也

傅大士 三千大千界七寶滿其中有人持布施得福也如風猶勝墮貪者未得達眞宗終須四句偈知覺證全空

冶父 由勝別勞心 但知作福不解性空果招衆身七寶珠但觀性空不解作福果招羅漢應供薄此與大道皆不相契然此二較量截空者差勝所以道莫言空打坐猶勝別勞心

羅漢應供薄象身七寶珎雖然多濁富爭似少清貧罔象秖因無意得离婁失在有心覩（因吾偏於果闕圓常觀空作福二俱差過然於中觀空福勝觀空因甚有勝處罔象只因無意得作福因甚有劣處离婁失在有心覩）

宗鏡 布施因緣賣人天有漏之果無為福德趋凡聖道化之功噫有為雖偽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為雖真擬之則聖果難證且道不擬不棄時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磨當機會直指廓然元不識梁王

實施家中福倍常花開錦上最難量就中撥到空王殿露柱燈籠盡放光（實施因緣福中之勝 無為福德勝中之勝 實施心有住無為解猶存月入雲籠天下暗大地山河無其光實施心無住無為解亦亡杲日當空宇宙清觸目無非清淨色伊麼則智淨影方明事事得無㝵）

圭峯 第十七斷無為何有相好疑 論云若諸佛以無為得名云何諸佛成就相好而名為佛此約法身佛故以為疑斷之文二 一由無身故現身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即隨形好也如鏡中無物方能現物故論云法身畢竟非色身非諸相然相好二種亦非不佛此二不離法身故是故此二亦得言無故說非身亦得言有故說成就

六祖 佛意恐衆生不見法身但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軀以為如來真身為遣此迷故問須菩提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三十二相即非具足色身內具三十二清淨行是名具足色身清淨行者即六波羅蜜是也於五根中修六波羅蜜於意根中定慧雙脩是名具足色身徒愛如來三十二相內不行三十二清淨行即非具足色身不愛如來色相能自持清淨行亦得名具足色身

圭峯 二由無相故現相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来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来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體虛不見一絲毫對録垂示萬般形

即三十二相也一一如前色身中說

六祖 如来者即無相法身是也非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之慧眼未明具足我人等相以觀三十二相為如来者即不名為具足也慧眼明徹我人等相不生正智光明常照是名諸相具足

三毒未泯言見如来真身者固無此理縱有見者秖是化身非真實無相之法身也

傅大士 八十隨形好相分三十二應物萬般形理中非一異人法兩俱遣色心齊一棄所以證菩提實由諸相離

冶父 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公門不容私鄉黨道無譜

請君仰面看虛空廓落無邊不見蹤若解轉身些子力頭頭物物揔相逢 正體從來絶聲色不覓則知君不見蹤妙峯頂上一轉身十方無處不逢渠

宗鏡 有相有身如来莊嚴具足分賓分主空生解辨蹤親直得賓主兩忘色相俱離如何是主中主君臣道合無迴互認得分明不是渠 誰辨佛身

辨蹤親珠重空生分主賓賓主兩忘色相俱離如何是主中主君臣道合絶蹤親蕩蕩無依鳥

道玄只此妙中妙何更生認著生認著迴頭鷂子過新羅

端嚴妙好紫金身正眼看来揔不真要會問酬覩的意蘊空無我亦無人

圭峯 第十八斷無身何以說法疑 論云若如来色身相好不可得見云何言如来說法斷之

文三 一遮錯解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解說非千古能言不在辨

須菩提汝勿謂如来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

谷中無人能作音聲 二釋所以

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 佛說一切法湛然常寂滅但信佛無言可辨為子期

世尊達諸法空畢竟無執今言有說是謗佛執

法也

冶父 是則是大藏小藏從甚處得來 佛無所說是則固是 頓漸偏圓大小乘藏充塞宇如今天下無在不在若都無說如是法門其誰說來

有說皆成謗無言亦不容為君通一線日向嶺

東紅 有說無說二俱擔板漢無念說示同谷響亦如日輪照無心

圭峯 三示正見

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法身本無說報化方有說有說非真說無說是真說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離此一乘法更無可說底故云無法可說只以一乘法開示諸衆生故云是名說法若是一乘法直是無開口處然亦不離衆生日用

偈云如佛法亦然所說二差別不離於法界說

法無自相大雲云若言無說是真說法若云有

說不名說法是謗佛故

六祖 凡夫說法心有所得故佛告須菩提如來

說法心無所得凡夫作能解心說如來語默皆

如所發言辭如響應聲任運無心不同凡夫生

滅心說若言如來說法心有生滅者即為謗佛

維摩經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聽法者無聞無

得了萬法空寂一切名言皆是假立於自空性

中熾然建立一切言辭演說諸法無相無為開

導迷人令見本性脩證無上菩提是名說法

冶父 兎角杖龜毛拂 古人道四十九年積累功龜毛兎角滿虛空一冬臘雪垂垂下落在烘爐烈焰中則許多年露曾踐足拖泥帶水拔濟沉淪如是功能如夢相似無一毫許可與相許雖然如是畢竟作麼生道起兎角杖扣開一路涅槃門豎起龜毛拂拂盡三千空假中

多年石馬放毫光鐵牛哮吼入長江虛空一喝

無蹤跡不覺潛身北斗藏 且道是說法不是

說法 寂滅場中不曾擡步生死海裏橫身而入許多年以石馬而放毫光致令盲者得見以鐵牛而作哮吼致令聾者得聞且喝得虛空令北斗裏藏身且道是說法不是說法若道是說爭乃石馬鐵牛有甚閑情有甚閑氣若道不說爭乃放光哮吼解喝虛空又須信四十九年說石馬放光鐵牛吼石馬鐵牛竟無力虛空一喝便無蹤伊麼則虛空一喝大烘焰裏放光哮吼一冬片雪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

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

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

以故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

衆生是名衆生 空生以從世信與不信發問佛以是生非生答者以是生故困於生死以求出要應有信之理以非生故本來是佛不應以佛求佛應有不信之理不信佛法是眞生信以無法相故也

幽冥禪師續加

傅大士 不言有所說 所說妙難窮 有說皆爲謗 至宜處其中 多言無所解 默耳得三空 知覺刹那頃 無生無有終 得三空之人得無生也

冶父 火熱風動水濕地堅 孺子入井見皆悲可稱人天調御師所致聲入耳聞皆慈是則難當聖人名伊麼則面前驢脚背後龍蟒是凡是聖定當不得恁麼雖如是凡住凡位聖住聖位凡聖路別不可得而混也

指鹿豈能成駿馬 言烏誰謂是翔鸞 雖然不許纖毫異 馬字驢名幾百般 盜跖不應號文殊誰喚波旬作牟尼雖然理上融無二爭奈難齊聖凡名

宗鏡 如來無所說 慈雲甘露洒濛濛 慧命未嘗聞 明月清風空寂寂 正恁麼時 且道是何境界 無心慧命不聞聞風月兩蕭然

欲得不招無間業 莫謗如來正法輪 如來無說說出岫雲

道本無言喚不醒 藥因救病出金瓶 可憐億萬

人天衆依舊豈豈側耳聽 道本無言常寂誡吉祥難教女子醒佛爲敎生出乎眞浩浩宣揚非本心可憐億萬人天衆不知黃葉竟非錢君使人天知本心何用豈欸側耳聽

主峯 第十九斷無法如何脩證疑 論云如來不得一法云何離上上證轉轉得阿耨菩提爲斷此疑示現非證法名爲阿耨菩提斷之文三

一以無法爲正覺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無所得耶 如是如是 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上言生不生此言佛無得蓋菩提生佛平等之本有於中不應分別是凡是聖有得無得

以無法爲正覺者偈云彼處無少法知菩提無上 論云彼菩提處無有一法可證名爲阿耨菩提

六祖 須菩提言所得心盡即是菩提佛言如是

如是我於菩提實無希求心亦無所得心以如
是故得名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

傅大士 諸佛智明覺覺性本無涯佛因有何得
所得為無邪妙性難量比得理則無差執迷不
悟者路錯幾河沙

冶父 求人不如求自己 求自一作自求既是平等何以遠推諸聖既是本有何須向外馳求若能反求諸己驀然觸著鼻孔坐斷報化佛頭去在所以求人不如求自己

滴水成冰信有之綠楊芳草色依依秋月春花
無限意不妨閑聽鷓鴣啼 此事寒威威坐歘滴水滴凍江河絕流纖塵不立寸草不生雖然如是寒威不常日發風和山川競秀玄黃可判黑白分明伊麼則秋月春花無限事各各自有無限意事事一一天真著著可以明宗可以向翠竹黃花邊明得此事可以向鶯吟燕語邊明得此事以至一見一聞一一皆是發機的時節一色一香一一開我活眼的物事須信道山僧未墜座風鐸已搖舌

宗鏡 法無可得是名阿耨菩提道無可傳直指
涅槃正眼只如得而不得傳而不傳畢竟是何
宗旨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
從來無說亦無傳纔涉思惟便隔關語默離微
但掃盡寥寥獨坐古靈山 此宗本無生生心是建有心無心俱蕩盡空空唯有一靈臺

圭峯 二以平等為正覺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以清淨心行諸善法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
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偈云法界不增減論云是法平等是故名無上
以更無上上故 三以正助脩為正覺

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
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因空生之問答以生亦非生亦無得乃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菩提生非生則不異於凡佛無得則不異於生是名平等無有高下前言得此言即得何也前明本有今不異於凡下此明新熏使功齊於諸聖若恃其本有不以新熏熏之則持珠行丐求處輪迴

六祖 菩提法者上至諸佛下至昆蟲盡含種智
與佛無異故言平等無有高下以菩提無二故
但離四相修一切善法即得菩提若不離四相
修一切善法轉增我人欲證解脫之心無由可
得若離四相而修一切善法解脫可期修一切

善法者於一切法無有染著對一切境不動不搖於世出世法不貪不愛於一切處常行方便隨順衆生使之歡喜信服爲說正法令悟菩提如是始名修行故言修一切善法

冶父 山高海深日生月落 所謂平等豈是克岳賣洲截鶴續鳧然後爲哉長者任其長短者任其短高處任其高低處任其低

僧是僧兮俗是俗喜則笑兮悲則哭若能於此善參詳六六從來三十六 何須喚僧作俗不必忍喜云哭但能隨流認性彼彼元來平等

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了得平等理無我修善法善法非善法與惡性無殊是名眞善法不同於有漏

圭峯 無我等是所因即正道也修一切善法是緣因即助道也即得阿耨菩提是正覺所言善法者標指也說非等者論云彼法無有漏法故名非善法以有無漏法故名爲善法

六祖 修一切善法希望果報即非善法六度萬行熾然俱作心不望報是名善法

傅大士 水陸同眞際飛行體一如法中無彼此理上絶親疎自他分別遣高下執情除了斯平等性咸共入無餘

冶父 面上夾竹桃花肚裏侵天荊棘 善耶惡耶

是惡非惡從善非善將逐符行兵隨印轉有時獨立妙高峯却來端坐閻羅殿見盡人間紙點頭大悲手眼多方便 惡非惡善非善善惡性無殊擧一相隨來涅槃生死芾道遠雖知無化常演化

宗鏡 法無高下故諸佛心內衆生時時成道相離我人故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眞所以道念佛不礙參禪參禪不礙念佛至於念而不念參而不參洞明本地風光了達惟心淨土溪山雖異雲月是同且道那裏不是平等之法要知縱橫不礙處處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 本來是佛一念而迷迷不曾失覺成受用菩提證時見色是證時一見擧足下足一一皆是寂揚所以道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旣然如是何容分別是凡是聖皆相[illegible]迷今日而悟悟無所得念念無生雖然念念與悲來常一念離眞所以道終日度生不見生之可度旣然如是何曾見有能度所度所以念無念任礙究竟終無二致只如離二邊道理作麽生

生道溪山雖異雲月是同要知縱橫不礙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

山花似錦水如藍莫問前三與後三心境廓然忘彼此大千沙界摠包含混融無有差別廓然摠含無遺

【標】第二十斷所說無記非因疑論云若修一切善法得阿耨菩提者則所說教法不能得菩提以是無記法故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福智不同無物可比喻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 持經行施功行不等所以不等只在頓漸

偈云雖言無記法而說是彼因是故一法寶勝無量珎寶論云以離所說法不能得大菩提故此法能為菩提因又言汝法是無記而我法是記是故勝捨無量七寶

【標】大鐵圍山高廣二百二十四萬里小鐵圍山高廣一百一十二萬里須彌山高廣三百三十六萬里以此名為三千大千世界約理而言即貪嗔癡妄念各具一千也如尒許山盡如須彌以況七寶數持用布施所得福德無量無邊終是有漏之因而無解脫之理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四句經文雖少依之修行即得成佛是知持經之福能令衆生證得菩提故不可比也

【傅大士】施寶如沙數唯成有漏因不如無我觀了妄乃名真欲證無生忍要假離貪嗔人法知無我逍遥出六塵

【冶父】千錐劄地不如鈍鍬一捺 無明堅厚猶如地凝漸斷頓除 千錐一捺寶施只度慳貪般若直度無明頓漸懸殊優劣皎然

麒麟鸞鳳不成羣尺璧寸珠那入市逐日之馬不並馳倚天長劍人難比乾坤不覆載劫火不能壞凜凜威光混大虛天上人間摠不如 噫

麒麟之為物頭戴一角性含仁心鸞鳳之為物身備五彩聲含五音天下有道則至無道則隱此事亦然本是一道聞有四心五位諸佛時乃說之衆生時乃得聞不成羣則彼物無伴侶此事無多字尺璧寸珠體具溫潤明瑩之德亦有剛強清淨之相此事亦然舉體隨緣而照無遺

能隨緣不變而物不能遷入市則此寶人人
亦之不用賤貴此事佛佛皆[illegible]等爲人能亦通人
速如良馬不爲鈍根之所追快然如剎那覺悟
於是乎心寒恢恢乎乾坤覆載不著礙礙乎劫
火燒壞不得凜凜乎光樂億萬乾坤嵬嵬
乎絕對天上人間得之者所以珠誇無譽

宗鏡 福等三千施須彌之七寶經持四句耀智
海之明珠能令識浪澄清頓使義天開朗弘慈
普濟廣利無邊夜半正明還在何處三身四智
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 施寶福無邊箭射虛空極還墜持經智乃
明驪珠獨耀於滄海智明理既顯弘慈利無邊心地悲花秀霜夜月正明且道夜半正明還在
何處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只[illegible]體中圓心地印且作麼生道大虛寥廓淨無雲

一輪高朗照三千既知夜半正明須知天曉不露只如天曉不露且作麼生道月落寒醴可永
攙長手欲捉捉不得
寶聚山王箕莫窮還如仰箭射虛空洞明四句
迢三際絕勝僧祇萬倍功

圭峯 第二十一斷平等云何度生疑 論云若
法平等無高下者云何如來度衆生斷之文此
一遮其錯解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衆生非本無化亦無所化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
是念我當度衆生須菩提莫作是念
二示其正見
何以故實無有衆生如來度者
偈云平等眞法界佛不度衆生以名共彼陰不
離於法界論云衆生假名與五陰共不離於法
界 三又釋所以
若有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
衆生壽者 衆生本成佛佛不度衆生爲甚如此眞如界內無生佛平等性中無
自它見有可度或自他性豈謂如來無我人

論云若如來有如是心五陰中有衆生可度者
此是取相過無著云如來如尒炎而知是故若
有衆生想則爲有我取

六祖 須菩提意謂如來有度衆生心佛爲遣須
菩提如是疑心故言莫作是念一切衆生本自
是佛若言如來度得衆生成佛即爲妄語以妄
語故即是我人衆生壽者此爲遣我所心也夫
一切衆生雖有佛性若不因諸佛說法無由自
悟憑何修行得成佛道

冶父 春蘭秋菊各自馨香十類生與十方佛一時成道十方佛與十類生同日涅槃生佛相本寂能所度亦寂能所度既寂我人相何有伊麼則釋迦眼橫鼻直人人亦眼橫鼻直同居常寂光土共受無生法樂

生下東西七步行人人鼻直兩眉橫哆啝悲喜皆相似那時誰更問尊堂還記得在麼釋迦纔生母胎周行七步人人纔生母胎眼橫鼻直哆嗹啝啝兼悲喜人家孺子皆相似性本神解自如然誰向尊堂問何爲傾心吐露報君知問君於斯記取否

圭峯 四疊轉拂跡上拂四相之跡此拂衆生之跡

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雖云有我我性本空凡夫不知以爲有我雖曰凡夫凡夫相寂滅凡夫相寂滅故說非凡夫

又 前念不覺名凡夫後念即覺說非凡夫

六祖 如來說有我者是自性清淨常樂我淨之我不同凡夫貪嗔無明虛妄不實之我故言凡夫之人以爲有我有我人即是凡夫我人不生即非凡夫心有生滅即是凡夫心無生滅即非凡夫不悟般若波羅蜜多即是凡夫悟得般若波羅蜜多即非凡夫心有能所即是凡夫能所不生即非凡夫也

傅大士 衆生修因果果熟自然圓法船自然度何必要人牽恰似捕魚者得魚忘却筌若道如來度從來度幾船

冶父 前念衆生後念佛佛與衆生是何物前念起妄後念即覺前念有著後念即離妄還覺著却離爲聖爲凡是善是惡定當不得不現三頭六臂却能拈匙放筯有時醉酒罵人忽尒燒香作禮手把破砂盆身披羅錦綺做模打樣百千般驀鼻牽來秖是你 咦咦一作嘎非能非不

能非善非不善非貴非不貴貴賤善惡能否異正眼看來唯一人

宗鏡 無我無人衆生自成正覺不生不滅如來說非凡夫雖然箇事分明爭奈當機蹉過昔有僧問翠巖云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學人上來請師一點師云不點僧云爲什麼不點師云恐汝落凡聖且道不落凡聖底人具什麼眼直饒聖解凡情盡開眼依然在夢中佛不度衆生衆生自成正覺衆生相寂滅如來說非凡夫雖曰人人具足爭奈日用而不知翠巖曾不點恐落凡聖路且道不落凡聖底人具什麼眼直饒不落凡聖路敢道猶未具眼

到岸從來不用船坦然大道透長安了然元不因他悟面目分明捴一般悟了不應守方便何更從他問長安一條活路如絃直千聖皆從此路歸

主峯 第二十二斷以相比知真佛疑 論云雖相成就不可得見如來而以見相成就比智則知如來法身斷之文五 一問以相表佛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

如來不

二答因苗識根

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空生從中迹同中容權示悟入故言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此中迹同下根權示未悟故言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彼中言見此中言觀亦有以也

問善現前頻答此義皆悟佛身非相如何今答以相觀佛有云前實理答今假設答又前依真答此據俗答又有云欲二十一段明法身妙體假示此答兩蹤皆錯前何不假示今始假示假示須有倫緒理例秪合先假示迷後假示悟豈可前悟而後卻迷又有云前悟色身此迷法身此亦錯解前已悟法非唯悟色非不證真而能達俗今細詳之此問及答與前皆殊前問以相為佛故答云不也今問可以相觀知是無相佛不故設答云可以相觀意云相雖非佛但見外具相好即表知內證法身無相真佛故論云比智知也由此科云因苗識根大雲最後釋云意謂法身既流出相身即由此相知佛證得無相法身此即順矣

冶父 錯色身非是佛音聲亦復然而云以相觀如來所以云錯

泥塑木雕縑綵畫堆青抹綠更粧金若將此是如來相笑煞南無觀世音執相執情之見違於聲塵復性之觀所笑菩薩其在茲焉

主峯 三難凡聖不分

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

偈云非是色相身可比知如來諸佛唯法身轉

輪王非佛 四悟佛非相見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蒙佛痛與針劄方得醒悟乃云不應以相觀是則是矣猶未徹見 只知離相而不知相中有無相故也

六祖 世尊大慈恐須菩提執相之病未除故作此問須菩提未知佛意乃言如是如是早是迷心更言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又是一重迷心離真轉遠故如來為說除彼迷心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輪王雖有三十二相豈得同如來也世尊引此言者以遣須菩提執相之病令其所悟深徹須菩提被問迷心頓釋故言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須菩提是大阿羅漢所悟甚深方便示其迷路以冀世尊除遣細惑令後世衆生所見不謬也

冶父 錯 亦不離色聲見佛神通力而云不以相觀所以亦錯

有相身中無相身金香爐下鐵崑崙頭頭盡是吾家物何必靈山問世尊 如王秉劍 即相即 其相外

無眞頭頭物外家風事事目前三昧處處得逢渠何必向外求如王秉劍者以有相求亦錯以無相求亦錯有相無相都盧是錯如王秉劍殺來即斬一得知非便令卻活操縱在我殺活臨時

圭峯 五印見聞不及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見色身而求法身

色見聲求是行邪道作麼生不行邪道去但知聲色本非真自然不被聲色惑見盡自於玄旨會惜忘能真道相觀

魏加後偈云彼如來妙體即法身諸佛法體不可見彼識不能知偈云唯見色聞聲是人不知佛以真如法身非是識境故無著云以彼法身真如相故非如言說而知唯自證知故

六祖 若以兩字是發語之端色者相也見者識也我者是一切衆生身中自性清淨無為無相真常之體不可高聲念佛而得成就會須正見分明方得解悟若以色聲二相求之不可見也是知以相觀佛聲中求法心有生滅不悟如來矣

傳大士 涅槃含四德唯我契真常齊名八自在獨我最靈長非色非聲相心識豈能量看時不可見悟理即形彰

冶父 直饒不作聲色求是亦未見如來在且道如何得見 聲至是一作 不審不審

佛不在色聲亦不離色聲 即色聲求佛亦不得見離色聲求佛亦不得見即色離色兩不得見且道如何得見不審不審看看黃頭老現也

見色聞聲世本常一重雪上一重霜君今要見黃頭老走入摩耶腹內藏咦此語三十年後擲地金聲在

妙圓真淨訪前身莫將知見妄蹤覷見色聞聲世本常莫離色聲別求覓 古人道道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即見聞覺知求道亦錯離見聞覺知求道亦錯即色聲求佛亦錯離色聲求佛亦錯將錯就錯雪上加霜如斯見佛終不得見君今要見黃頭老走入摩耶腹內藏古人道摩耶肚裏堂法界體一如若是法界體爲相爲非相非相非非相諸佛所同歸要見黃頭老便向此中尋此語三十年前未得分曉三十年後一似擲地金聲在

宗鏡 妙相端嚴聖王相即如來相法身周徧如來身異法王身若向這裏見得徹去鷺依雪巢兎棲月殿其或未然石火一揮天外去癡人猶看月邊星

如來與聖王以其相則毫釐無差以其證則天地何遠若向這裏見得徹去鷺依雪巢兎棲月殿其或未然火飛天外目送星邊

公案現成重審問愛情翻款錯承當不應聲色行邪道結罪無因見法王

如來重審問空生錯承當適來雷天大非 今日地下明夷法王體寂滅從來非色聲色見聲求應結罪結罪無因見法王

圭峯 第二十三斷佛果非關福相疑由前以相比知法身是失又聞以色見聲求是邪遂作念云佛果一向無相無爲若尒則脩福德之因但成相果相既非佛佛果則不以具相而得故佛果畢竟不關福相故論云有人起如是心若不依福德得大菩提如是諸菩薩則失福德及失果報斷之文四 一遮毀相之念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華嚴經云色身非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聲見佛神通力肇云不偏在色聲故言非非不

身相故復言是大雲云若言如來不以相具斷滅見矣故佛止之莫作是念 二出毀相之過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

毀相則墮斷滅斷滅是損減之過斷見邊見之過 三明福相不失

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無著云於法不說斷滅者謂如所住法而通達不斷一切生死影像法於涅槃自在行利益衆生事此中為遮一向寂靜故顯示不住涅槃偈云不失功德因及彼勝果報論云雖不依福德得真菩提而不失福德及彼果報以能成就智慧莊嚴功德莊嚴故

六祖 須菩提聞說真身離相便謂不修三十二清淨行得佛菩提佛語須菩提莫言如來不修三十二清淨行而得菩提汝若言不修三十二清淨行得阿耨菩提者即是斷滅佛種無有是處

傅大士 相相非有相具足相無憑法法生妙法空空體不同斷滅不斷滅知覺悟深宗是無人我念方知是志公

冶父 剪不齊兮理還亂抽起頭來割不斷

不知誰解巧安排捏聚依前又放開莫謂如來成斷滅一聲還續一聲來

宗鏡 相非具而本具常自莊嚴法雖傳而不傳何曾斷滅昔世尊於靈山會上人天衆前云吾有清淨法眼涅槃妙心付囑飲光廣令傳化是道當時付箇甚麽青蓮目顧人天衆金色頭陀獨破顔

一燈能續百千燈心印光通法令行千聖不傳

吹不滅聯輝列焰轉分明 一燈能然百千燈靈焰錦錦到如今千聖

不傳作狂風吹滅此燈燈不滅燈不滅聯輝列焰轉分明

圭峯 四明不失所以於中文二 一明得忍故

不失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 布施不住於相前讚福等十方虛空知法我得成於忍今讚福勝河沙布施今此一言

可以攝前住降等意所謂不貪不受蓋是住修降心之意也

論云有人起如是心諸菩薩得出世智失彼福德及彼果報爲遮此故偈云得勝忍不失以得無垢果無我者二種無我也

六祖 通達一切法無能所心者是名爲忍此人所得福德勝前七寶之福也

冶父 耳聽如聾口說如啞 知法無我則彼我相泯得成於忍則能所

情忘能所情忘則無念智現彼我相泯則平等理現到伊麼時眼見耳聞分別不生開口動

分別不生不生不生何啻如聾若啞直如明鏡照物空谷應聲[illegible]然照應而無照應所以道常

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

馬下人因馬上君有高有下有疎親一朝馬死人歸去親者如同陌路人秖是舊時人改却舊時行履處 窮寒清苦拙郎君本來無馬亦無人自有馬人分高下親反成疎疎反親

一朝馬死人歸去親者如同陌路人馬死人歸親亦疎依舊窮寒拙郎君 又 清淨本解脫我人

相亦無自有我人相高下執情生高下情生與道跡無明三毒以爲親我人山向一念摧所親

三毒反成疎反成疎依舊清淨本解脫

圭峯 二明不受故不失於中文二 一正明

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 知法無我得成

於忍何勝布施之福耶布施但住相福德爲究竟菩薩則不然通達法性空福德尚不受所以爲勝也

論云彼福德得有漏果報故可呵無著云此顯示不著生死故若住生死即受福德 二徵釋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了知福德元無性不應於中生染著貪求

已泯纖底空日入芳金渾不知

說誼 菩薩所作福德不爲自己意在利益一切

衆生故言不受福德也

傅大士 布施有爲相三生却被吞七寶多行慧那知捨六根但離諸有欲旋弃愛情恩若得無貪相應到法王門

冶父 裙無腰袴無口 裙袴雖然在與無却一般經云不受福其旨正如斯

似水如雲一夢身不知此外更何親箇中不許容他物分付黃梅路上人 只此一夢身似水無情逐處方圓如雲無心捲舒自由此外別無親何物此中歸曠然無人縛解脫更何求信者曾將此消息分付黃梅路上人

金剛經下 六十七

宗鏡 有求有苦八風五欲交煎無著無貪三明六通自在便恁麼去水邊林下月冷風清不恁麼去橋斷路窮別通消息還委悉麼老僧笑指猿啼處更有靈蹤在上方 有心皆苦無心乃樂一得其樂消息分明樂亦不存沒通消息作麼生是別通消息行到路窮好轉身十方無處匪通程是通程鴈點青天猿番樹

數行梵字雲中鴈一曲無生澗底琴德勝河沙渾不用清風明月是知音 雲中鴈寫數行字澗底琴彈一曲此中無德爲可用自有風月是知音

主峯 第二十四斷化身出現受福疑 論云若諸菩薩不受福德云何諸菩薩福德衆生受用

斷之文二 一席錯解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

偈云是福德報應爲化諸衆生自然如是業諸佛現十方 二示正見

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前言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又不應以具足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佛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此皆明佛有相次言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此明佛非無相此言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此明佛無去來伊麼則真法性身非相非非相性相融無去亦無來動靜一如

金剛經下 六十八

偈云去來化身佛如來常不動大雲云衆生心水若清淨則見佛來濁則見佛雙林示滅則云佛去去無可至蓋去靜極會如體無方所緣至初現來無所從處畢爲隱亦何所去

六祖 如來者非來非不來非去非不去非坐非

不坐非卧非不卧行住坐卧四威儀中常在空
寂即是如来也

傅大士 如来何所来脩因幾劫功斷除人我見
方用達真宗見相不求相身空法亦空從来無
所著来去盡通通

冶父 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 雖云無去來山門殿裏進止從容合掌燒香威儀炳著

衲捲秋雲去復来幾迴南岳與天台寒山拾得
相逢笑且道笑箇甚麼笑道同行步不擡 一翻絲條

衲来去雲無心大千寄脚底合岳經幾迴擡著 寒山與拾得笑道同行步不擡怎生是同行步 不擡寒山也宜去拾得也宜來寒山之與拾得 来而不知去拾得之與寒山去而不知来相緣 不自由取笑於焉在此 衲不如役來去自從容

宗鏡 坐卧經行本自無来無去威儀不動寂然
非静非搖要解如来所説義否隨緣赴感靡不
周而常處此菩提座

巍巍不動法中王那有獼猴跳六窻笑指真空
無面目連雲推月下千江 巍巍不動尊號爲法中王古殿家家常放 光六窓虚静絶宜煩真淨界中留不住與悲運智爲機來爲機來緣揭芳草岸無處不彌尊

圭峯 第二十五斷法身化身一異疑 據前不
可以化相比知法身法身無去来坐卧即似真
化異據遮斷滅之念又顯不失福相即似真化
一故成疑也此約微塵世界委釋非一非異義
以斷此疑斷之文二 一約塵界破一異文三

一細末方便破麁色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
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
衆寧為多不甚多世尊

偈云於是法界處非一亦非異論云彼諸如来
於真如法界中非一處住亦非異處住為示此
義故説世界碎為微塵故偈云世界作微塵此
喩示彼義無著云為破名色身故説界塵等於
中細末方便及無所見方便微塵甚多者是細
末方便大雲云即是析塵至於細末以此方便
破麁色矣此言微塵像大乘宗於一摶色假想
分析至極略色為塵非小乘宗實塵矣 二不

念方便破微塵

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即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即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 前現如來之身非真假無去來

此舉微塵非微塵世界非世界以明法相即非法相何也前則現佛眞體也所悟亦此所證亦此也此則現法眞體也收言佛道亦返眞源也智身本無爲遍攝有眞應去來法性本無生對機有權實頓漸故於一身現三身於三身現微塵數身於一法演三乘於三乘演微塵數法如實而權佛無眞應去來之殊法無權實頓漸之異不解義者以爲佛身實有如是差別法門實有如是名數如淨摩尼隨方各現映於五色諸愚癡者謂淨摩尼實有五色故說佛則云若以色見聲求是行邪道乃

至云若言來去是不解義此現佛眞體也說法則云若言佛說四見是不解義乃至云所言法相者即非法相此現法眞體也要觀說來之意佛身無爲即二邊而離二邊法性無生即名數而超名數今此二義上來亦有其文所謂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所謂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所謂佛不見應以具足色身見此等諸文現佛眞體也所謂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所謂如來無所說所謂攸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此等諸文現法眞體也佛之所以言此者皆爲癡闇人之邪見尖開佛之知見下文所謂如是知見信解者是之謂歟世界碎爲微塵等者何也大千同爲一地而有三千之異名以比一心開爲三智一境開爲三諦一念開爲三感一法開爲三乘體雖是一開有三名復以三千碎爲微塵等者以比三智開爲無邊智三諦開爲無邊諸境三感開爲無盡塵勞門三觀乘開爲無盡修多羅門本雖是三開爲無量佛乘塵界問空生欲明諸法無體性故能答以非實有

善知責嫌竟非錄

論云碎塵爲末故非一處塵衆聚故非異處 世界是衆生成故生界非異也 如是佛住法界中非一處住非異處住又若塵衆實有者世間凡夫悉亦自知何須佛說稱爲不知體不成就故佛說矣設無諸云世尊說非者以此聚體不成就故若異此者雖不說亦自知是聚

【六祖】佛說三千大千世界以喻一一衆生性上妄念微塵之數如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微塵一切衆生性上妄念微塵即非微塵聞經悟道覺慧常照趣向菩提念念不住常在淸淨如是淸淨微塵是名微塵衆也

【冶父】若不入水爭見長人 黄蘗非錄是則固是理非言外即言即理

何須佛去文字別求忘言之旨乎我海裏得大解脫忽解上建大法幢乃可謂究竟沒量大人也【圈】今師直取塵界以明衲僧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之義也伊麼則所謂微塵塵勞業用成遂說作之謂也若向塵勞中任性浮沈而得自在則可謂究竟沒量大人也須信道靈天知勁才火裏見精金

一塵纔起翳磨空碎抹三千數莫窮野老不能

收拾得任教隨雨又隨風名數之於靈覺猶微塵之於大清微塵不勝數名數亦如然納僧自知無一字從教名數殺縱橫又箇裏從來無一物瑩若清空絕點霞一念纔起性空暗諸妄譏作浩無邊納僧自知妄元無甚心除斷任浮沈休笑此納不斷妄火裏生蓮終不壞

主峯 三不念方便破世界

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

本論破世界不實之義可知無著云此破名身世界者衆生世故 四俱約塵界破和合

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

論云若實有一世界如來則不說三千界大雲云若實有一界冥然是一和合矣則不合有多差別今既三千明非冥然一矣故約三千破一界也無著云為遮說若世界若微塵界故有二種摶取謂一摶取及差別摶取大雲云此明塵衆及衆生類假名世界一合相者有二摶取摶取為一故云和合故此一和合有二摶取一者一摶取即是世界和合為一二差別摶取即是微塵有衆多極微名差別摶取非一合者第一義中二界無實故 五佛印無中妄執有

須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微塵既非實有三千亦非實有三千非實而有三千之名者但假其名以分其界而已而其實則豈有三千之異乎何以故然一地是實三千是假一地是實故為一合相也三千是假故非一合相也三千若實即是一合相而非異相但是異相而非一合相所以三千即非實有三千既非實有一地亦非實有何則三千不外乎一地一地亦不外

乎三千是真一合相言詞相寂滅但誰凡夫人不解其所以語三千而取三千之名詞一地而生一地之解以明名數既非實有三乘亦非實有三乘非實而有三乘之名者但假其名以接其根而已而其實則豈有三乘之異乎何以故然一乘是實三乘是權一乘是實故爲一合相也三乘是權故非一合相也三乘若實即是一合相而非異相但是異相而非一合相所以三乘即非實有三乘既非實有一乘亦非實有何則三乘不外乎一乘一乘亦不外乎三乘是真一合相言詞相寂滅但諸凡夫人不解其所以語三乘而取三乘之名語一乘而生一乘之解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者是已只如一合相且作麼生道諦緣六度并一乘渠然一味難分拆非一作合相又作麼生道一河雖然下可分象馬兔三爭奈異伊麼則乘但異相不應執一合相亦不可守

論云以彼聚集無物可取虛妄分別故云妄取

若實有者即是正見無著云世諦說摶取第一義不可說彼小見凡夫始言說取大雲云執見五蘊取其和合是貪著事遂於事法起煩惱矣

【六祖】三千者約理而言即貪嗔癡妄念各具一千數也心為善惡之本能作凡作聖動靜不可測度廣大無邊故名大千世界心中明了莫過悲智二法由此二法而得菩提說一合相者心有所得故即非一合相心無所得是名一合相一合相者不壞假名而談實相由悲智二法成就佛果菩提說不可盡妙不可言凡夫之人貪著文字事業不行悲智二法而求無上菩提何由可得

【傅大士】界塵一何異報應亦如然非因亦非果誰後復誰先事中通一合理即兩俱捐欲達無生路應當識本源

【冶父】提聚放開兵隨印轉有時開三有時合一合一即三開三即一三一相三一相即非三而三非一而一三一俱非三一俱是俱是俱非殺活臨時收放自由渾圇戍兩片擘破却團圞細嚼莫咬破咬破絕本味空碎方知滋味全欲言非異爭奈異欲言非一爭奈一欲空三一還三一三一六方知本圓成一本云細嚼莫空碎理之極致要須著意精詳不應偶爾念過古人道知有底人細嚼來無不知有底人一似渾圇吞可棗未使圓成處精詳始應知

【宗鏡】以世界碎如微塵慈尊喻巧而玄要立權名談其實相凡夫意絕於貪求與麼會得返本還源皆覺合塵不與麼會智同諸佛桥合眾生捴不與麼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碎界爲塵喻巧意玄依權顯實凡絕追求顯實相則智境全彰絕追求則塵勞頓息息塵勞則智日高懸皆俻大朗上同諸佛順塵勞則慈雲廣布甘露普聞下合眾生亦不息塵勞亦不厭

塵勞巨靈擡手處動地萬重山向一擘開

一段生涯六不收六當作本從前萬法盡非傳輕輕擘破三千界直得恒河水逆流法本有不可收萬法無根拔非真法法會來歸本源免教人人逐風波

【圭峯】二約止觀破我法於中文二　一除我執

又二　一席錯解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直下打發一片智見自然不生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

我所說義不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

二遣言執

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

論云我見虛妄分別佛說即是不見無著云此顯示如所不分別云何顯示如外道說我如來說爲我見故安置人無我又爲說有此我見故安置法無我如是觀察菩薩入相應三昧時不復分別即此觀察爲入方便

六祖 如來說此經令一切衆生自悟般若智自修行菩提果凡夫之人不解佛意便爲如來說我人等見不知如來說甚深無相無爲般若波羅蜜法如來所說我人等見不同凡夫我人等見如來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是真我見說一切衆生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是人見說一切衆生本無煩惱是衆生見說一切衆生性本自不生不滅是壽者見也

圭峯 二除法執文二 一除分別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

無著云此顯示何人無分別於何法不分別何方便不分別此顯示增上心增上智故於無分別中如見勝解於中若智依止奢摩他故知依止毗鉢舍那故見此二依止三摩提故勝解以三摩提自在故解內攀緣影像彼名勝解云何無分別此正顯無分別大雲云前之方便是加行智今不分別是根本智即親證真如離能所取名不分別

二顯本寂

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正顯法相即非法相合上塵界非塵界之喻也所說無量特舉囱見者此是三乘所斷麤細惑之摠名八萬四千諸妄染之頭數故上來顯說之於此特舉問耳意通明能治所治一切諸法皆非實有也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以此例之則佛說四聖諦即非四聖諦佛說十八不共法即非十八不共法乃至八萬四千多羅

尼門即非八萬四千多羅尼門伊麼則從初轉法至今談般若所說諸法無一字可以措在目前無一言可以記在胷中所謂一相一味究竟涅槃常寂滅相於是乎現於此可以悟佛知見入佛知見於此可以發眞正信心得眞正妙解也豈可泥言教而爲究竟璧在名數之中也所以云發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以至云所言法相者即非法相是名法相一切法三字揔該大小乘法非法相三字通明所說諸法皆歸實相妙空怎生是皆歸實相妙空千重百帀無迴互大家静處薩婆訶

無著云此顯示法相中不共義及相應義如前已說

六祖 發菩提心者應見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應見一切衆生無漏種智本自具足應信一切衆生自性本無生滅雖行一切智慧方便接物利生不作能所之心口說無相法而心有能所即非法相口說無相法心行無相行而心無能所是名法相也

傅大士 非到眞如理棄我入無爲衆生及壽者悟見揔皆非若悟菩提道彼岸更求離法相與非相了應如是知

冶父 飯來開口睡來合眼 黄面老子從寂滅場入生死海張大教網漉人天魚無一衆生入彼網中何以故然人人有脚要行即行要住即住不要別人介介有手要捉即捉要放即放不借他力以至飯來開口睡來合眼一切自由不借他能既然如是何有衆生爲佛所度伊麼則四十九年[illegible]麼來終無得物空手迴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錦鱗正在深深處千尺絲綸也須垂佛性深在五蘊海要以大悲能引出一開大悲門無盡法門從茲始無明長夜靜心水本清涼清淨妙覺性不受大悲化生既不受化佛亦不住此無底船留大智月却向青山更那邊雖然伊麼恐人錯會莫謂多時空下釣如今釣得滿船歸

宗鏡 若著見聞覺知不解如來妙義悟無我人壽命還同陽燄空花楞嚴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只如法相不生時還信解麼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取法元是迷悟空亦非眞悟心斯亡處是得涅槃時只如法相不生作麼生道目前絕纖塵號誰爲聖賢

法空非我道非親樹倒藤枯笑轉新風掃止啼黃葉盡千林全體露天眞 空有已兩亡一亦不畱懷大千爲自身所以笑轉新快然不爲方便惑本地風光觸處彰

圭峯 第二十六斷化身說法無福疑 因聞眞化非一非異意云若說非一化即唯虛假若就

非異又唯冥合歸一法身即化身終無自體若介即所說法受持演說無福斷之文二 一明說法功德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

偈云化身示現福非無無盡福論云雖諸佛自然化身作業而彼諸佛化身說法有無量無盡無漏功德 二明說法不染

冶父 要說有甚難即今便請 諦聽諦聽 只如四句

要說有甚難即今便請諦聽諦聽

云何為人演說

行住坐臥是非人我忽喜忽嗔不離這箇秖這箇驀面唾平生肝膽一時傾四句妙門都說破

日用行住坐臥嗔喜是非畢竟承誰恩力要之搖不離這介只這介堂堂覿面露規模了圓成無比格然雖如是莫作這介會若作這介會便是眼中翳不作這介會方得契如無比如濟

宗旨四面皆可入亦如猛火聚四面不可入步門諒斯在如今都說破

不取於相如如不動

法界本無說對緣而有說說法無緣自性然

不離法界若是法界體為有為空為非空有有空不空有不有既非空有中亦非中是如法界體上三相元來空寂云何演說得與法界相應去在說理而即事不取於空說事而即理不取於有說中而即邊不取於中故云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合即法非法之二相開即有無中之三相離三相而安住實際坐一如而曾不動搖說是經者妙造乎此則不見有我為能度有生為所度不見有法為可說有人為能說所以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伊麼則內絕己躬外無可化終日度生未曾度生舌頭無骨語下無迹終日說示未曾說示雖彌天數海蒲地葛藤如紅爐上一點殘雪如是解者是眞正解如是說者是眞實說

冶父 ○拂盡今時始得就體須知三點不拘向裏頭圓 末後一句始到牢關直得三世諸佛四目相觀六代祖師退身有分可謂是江河徹凍水泄不通極目荊榛難為措足到這裏添一絲毫如眼中著刺減一絲毫似肉上剜瘡非為坐斷要津蓋為識法者恐雖然恁麼佛法只如此便見陸地平沈豈有燈燈續焰川上座今日不免向猛虎口中奪食獰龍頷下穿珠豁開先聖妙門後學進身有路放開一線又且何妨語則全彰法體默則獨露真

常動則隻鶴片雲靜則安山列嶽舉一步如象王回顧退一步若師子嚬呻法王法令當行便能於法自在秖如末後一句又作麼生道還委悉麼 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大忙生 最初敷座仗劒當路號令天下末后不動斬盡精靈乘劒歸位這一柄吹毛體絶纖塵光爍大虛寒目者喪膽亡魂近傍者身分兩段直得三世諸佛覷不及歷代祖師覷不得伊麼則深深乎不通風凜凜乎難措目終年竟歲威且險不通凡聖絶去來到這裏開口也錯閉口也錯動靜俱非進退俱失此非強爲法介如然雖然伊麼若一向收而不放合而不開則致令後代兒孫措脚不起便見陸地平沉豈有子子相傳孫孫相繼所以今日向荊棘林中啓一線道不通風處

別通消息所以然者無施設中不妨有施設不風流處不妨有風流語默動靜本現成舉步退步俱自若到這裏妙用縱橫不存軌則掃一切法亦在我建一切法亦在我如王秉劒似虎靠山有意氣時添意氣得寬懷處且寬懷只如末后一句又作麼生道還委悉麼山不露頂雲不散埜之令人愁悲澗水冷冷流大忙行人到此快猜神要會箇中意變暗亦變明

得優游處且優游雲自高飛水自流秖見黑風翻大浪未聞沉却釣魚船 自由更自由閑忙共一時風翻白浪尋

事通疑從來不見沉

六祖 七寶之福雖多不如有人發菩薩心受持此經四句偈等爲人演說其福勝彼百千萬倍不可譬喻說法善巧方便觀根應量種種隨宜是名爲人演說所聽法人有種種相貌不等不得作分別心但了空寂一如之心無所得心無勝負心無希望心無生滅心是名如如不動

圭峯 無著云爲說法無染故以有如是大利益故決定演說如是演說即無所染云何演說等者顯示不可言說故若異此者則爲染說以顚倒義故又云說時不求信敬等亦爲無染說法大雲云若能不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即如彼

真如故曰如如又心如境如不動者則無染義

第二十七斷入寂如何說法疑 論云若諸佛如來常爲衆生說法云何言如來入涅槃

何以故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演說是經何須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一切有爲化演之法若離法界無自體相如彼六喩皆非究竟所以應如是觀不取於相不取於相以不取三相言者眞如自性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爲破常見說一切空爲破斷見說一切有恐落二邊說不空不有此皆對緣施設非爲究竟由是不應取於三相違彼如如之境此則單約化演說耳通約世出世法以明三觀一心一心三觀之意內而根身外而器界依正淨穢上

至諸佛下至蟆蟻凡聖因果等法皆從緣有有爲因心所現皆無自體如夢因想有無自體幻因物有無自體泡因水有無自體影因形有無自體所以諸法無不是空雖無自體依正淨穢相相宛然凡聖因果不可云無如彼草露雖非常住暫焉得住所以諸法無不是假既如夢即空如露即假亦如電光無中忽有有中忽無剎那即生剎那即滅有即非有無即非無既非有無所以諸法無非中道生即無生滅即無滅生滅既虛所以諸法無非實相所以道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是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伊麼則三相不離一境一境圓含三相欲言三相究是一境欲言一境究是三境相三一一三圓融互照此是如如大摠相法門也取於有得麼取於空得麼取於中得麼取三相得麼取一相得麼應觀即三之一契乎三觀一心之門觀即一之三契乎一心三觀之門頓起三一之外安住如如妙境持是經者入此觀門不用解一理會盡無量義說是經者入此觀門不用說一字常轉正法輪末后一偈妙超情謂千古令人洒洒落落凡看讀者尤須著眼

釋此文三 一約兩論釋魏本中九喻 二約諸經論顯諸虛假喻之大意 三會通秦譯經本 初中魏本九喻經云一切有爲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於中文二 一約本論斷疑偈云非有爲非離諸如來涅槃九種有爲法妙智正觀故論云諸佛得涅槃化身說法故非有爲非離有爲何故示現世間而不住有爲由妙智正觀有爲如九喻虛假故 從

無著釋相無著云此偈顯示四有爲相於中文四 一自性相此見相識三用識爲體生死根本故於中文三 一星喻能見分無著云無智闇中有彼光故有智明中無彼光故 二翳喻所見分論云如人目有翳則見毛輪等色觀有爲法亦尒以顛倒見故無著云人法我見如翳以取無義故 三燈喻識燈約膏油相續不絕識依貪愛生死無休 二著所住家相論云幻喻所依住處以器世間種種差別無一體實

故無著云味著顛倒境故大雲云幻出城郭誑人識變山河不實 三隨順過失相身及受用是過失也觀此無常是名隨順又解云隨順身受即是過失於中文二 一露喻身論云身亦如是少時住故 二泡喻受用事論云所受用事亦復如是以受想因三法不定故無著云顯示隨順苦體以受如泡故功德施云觀察壽如水上泡(壽當作受)或始生未成體或纔生或暫停住即歸散滅 四隨順出離相無著云隨順人法

無我故得出離於中文三　一夢喩過去無著云彼過去行以所念故如夢新論云應觀過去所有集造同於夢境但唯念性故功德施云觀察作者如夢中隨先見聞憶念分別熏習住故雖無作者種種境界分明現前如是衆生無始時來有諸煩惱善不善業熏習而住雖無我是能作者而現無涯生死等事　二電喩現在論云以刹那不住故功德施云觀察心如電生時即滅　三雲喩未來論云以於子時阿梨耶識

與一切法爲種子根本無著云彼麤惡種子似虛空引心出故如雲又云如是知三世行則達無我此顯示隨順出離相大雲云過未無體現又不住則三世空達無我矣　二約諸經論顯諸虛假喩之大意者佛說一切法空疑云云何現見一切境界故說如幻幻法雖無分明可見又疑云幻法既無人何愛著故說如陽燄渴鹿謂之爲水愛著奔趣又疑云渴鹿畢竟不得水貪者如何皆得受用故說如夢夢中所見亦得受用又疑云夢造善惡寤無果報夢打尊長寤無憂懼故說如影如響雖全無體明鏡對色空谷對聲妍媸高低一一皆應必無雜亂必無參差又疑云若都無實菩薩何以作利樂事故說如化謂變化者雖知不實而作化事　三會通秦譯經本者夢幻泡影空理全彰露電二喩無常足顯悟真空則不住諸相觀生滅則警策修行妙符破相之宗巧示忘情之觀略者良以星燈有體雲種含生恐難契空心潛滋相想取意

譯之妙在茲焉

六祖 夢者是妄身幻者是妄念泡者是煩惱影者是業障夢幻泡影業是名有爲法真實離名相悟者無諸業

傅大士 如星翳燈幻皆爲喩無常漏識修因果誰言得久長危脆同泡露如雲影電光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

冶父 行船盡在把梢人 篙師行船要東即東要西即西或東或西去住自由洪波涌浪隨高隨下以觀智入法性波瀾是則俱是非則俱非掃蕩亦在我建立亦在我

我爲法王於法自在

水中捉月鏡裏尋頭刻舟求劍騎牛覓牛空華陽燄夢幻浮漚一筆句下要休便休巴歌社酒村田樂不風流處自風流

不是渠儂認影爲真日用便是向外尋真

一切皆非了以句下一切皆是要休便休村田何荒涼固非風流處歌酒樂自娛是則也風流

六喻取一幻以明箇中意一切皆如幻幻外無非幻幻與非幻成一家頭頭自有無生樂此名

大幻法門亦名大幻三昧古今證者同證此大幻三昧古今說者同說此大幻法門以此大幻

法門能作種種佛事以此大幻三昧能現種種神變大幻之義何止從古于今亦乃天上天下

一喻已如是餘喻亦如然

金剛經下 八十九

施七寶滿僧祇福有求而即妄持此經演四句德雖勝而非真宴坐水月道場成就空花佛事度幻化之含識證寂滅之菩提凡情聖解俱空生死涅槃如夢昔梁武帝請傅大士講經大士揮案一聲便乃下座如斯洪範千古分明不恪弘慈當機辨著噫大士揮尺講經猶是向垂方便義則甚義了則未了君論最上頓宗直是不通凡聖以金剛王寶劍盡情掃蕩無餘一任渠明來暗來四方八面來普教他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然雖如是且道末后一句誰堪奉行。咄直得虛空悉消殞天龍八部徧流通

求福元是妄持經亦非真道場如水月宴坐者阿誰佛事若空花成就介什麼含識即幻化無生可度菩提本寂滅無法可證凡情聖解所以俱空生死涅槃所以如夢大士揮尺講經垂範千古不棄於此最上頓宗了沒交涉若是最上頓宗高提寶劍隨到便斬普教他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然雖如是末后一句誰敢奉行咄金剛寶劍倚天寒直得虛空悉消殞奉行何必推諸聖天龍八部徧流通

空生疊疊窮逐妄大鬱重重說偈言末后了然迢百億明如杲日輝乾坤

空生疊疊窮逐妄大覺重重說偈言說到

金剛經下 九十

如如不動處見盡情忘無所依無所依脫落更在青山外謂函尚不總棄陋豈留情笑歸白雲多事在長空掛日不迴頭不迴頭通身光燦爛杲日輝乾坤

第三流通分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靈鋒獨露四相俱破慈雨普潤九類同沾三觀齊消一乘理圓四辨齊悟群疑頓釋正眼開明心鏡豁然妙體實相瞭然目前信受奉行妙益斯在

尼者此云女也優婆塞此云近事男優婆夷此

云近事女親近比丘比丘尼而承事故阿修羅
此云非天皆大等者文殊所問經云有三種義
歡喜奉行一說者清淨不爲取著利養所染二
所說清淨以如實知法體三得果清淨以得淨
妙境界無著云若聞如是義於大乘無覺我念
過於石究竟無因故天親云諸佛希有摠持法
不可稱量深句義從尊者聞及廣說迴此福德
施群生大雲云大聖說經妙理斯畢二空圓極
四衆奉行肇云同聽齊悟法喜蕩心服玩遵式

永崇不朽資聖云般若深經三世佛母一聞四
句以超惡趣之因一念淨持必獲菩提之記故
人天異類莫不奉行

冶父　三十年後莫教忘卻老僧不知誰是知恩
者　呵呵　將謂無人　三關已透一鏃遼空更須奮丈夫志拗折一鏃向碧空外相見老僧若與老僧相見可謂知恩報恩不知誰是知恩者呵呵將謂無人
饑得食渴得漿病得瘥熱得涼貧人遇寶嬰兒
見孃飄舟到岸孤客歸鄉旱逢甘澤國有忠良
四夷拱手八表來降頭頭摠是物物全彰古今

凡聖地獄天堂東西南北不用思量刹塵沙界
諸群品盡入金剛大道場　佛坐道場北辰居其所十方同聚衆星皆拱北諸子迷指父逃逝流落天涯窩日已曠父王設權號令天下諸子知非今盡來歸各無知願聞慈誨如飢思食如渴思漿求醫月現感應交生甘露門開皆得法喜斷常爲病惱亂法身法爲良藥一聞便除貪愛爲熱煩煎心海法爲清涼一聞頓歇之功德財日受貧苦一心聞法要寶藏現前爲迷所覆覺性不現一得開悟妙體明彰失正知見溺沉苦海方便風生得到彼岸涅槃五道客作多年今始得歸常樂家鄉寂日煩蒸道芽燋枯法雨遐霑心花發明心王作處識臣摠攝清平世界風塵競作天君一覺識變成智風塵頓息六國晏然萬法歸己天下大平千途異轍北向帝都長安路通萬戶千門古今也無疑礙凡聖也無疑礙以至地獄天堂東西南北悉無疑礙不用思量祇園一會刹刹如斯從此含靈盡歸源

宗鏡　提頌綱要後序

夫欲了最上大乘須具金剛正眼看釋迦老與
須菩提顯大機施大用聚須彌山王等七寶碎
大千沙界若微塵盡僧祇劫布施將來獨最上
乘無法可得直得天人膽喪魔外心寒俱能捨
命承當依舊白雲萬里所以解此經者八百餘
家頌此經者不滿屈指蓋古人錯答一字尚墮
野狐謬頌此經應入地獄宗鏡自惟不入地獄

何由拯濟羣生既能為法忘軀豈避彌天逆罪

橫按寶劒重說偈言 欲了最上大乘須具金剛正眼若不具眼爭見大家

風月要見大家風月看彼釋迦老子機用齊施
殺活自由底手段若向這裏見得彼許你具金
剛眼無幾明得最上宗乘最上宗乘因甚得伊
麼奇特聚實如須彌碎界若微塵布施盡僧祇
湊泊不得如倚天長劒寒威威光爍爍凜凜然
此則出於有心無爲情見須最上乘凡情里解
不可犯其鋒鋩所以天人驚疑魔外心寒忽有
人雖能捨命承當依舊白雲萬里此最上宗乘
若是其高危迫絕所以傳此宗者鮮古人錯會
一字尚墮野狐身況此經瘻入地獄若今何事
無益自求其苦只應觀蛇手以求自度從他
法門興廢任他衆生死活扶持末運紹隆慧命
無暇介於胸中雖然如是爲色不爲法華真佛
祖深恩爲己不爲人豈在二乘境界自身空入

地獄經百千劫使人人開覺悟命無窮既能
爲法亡軀豈畏彌天逆罪橫按寶劒重說偈言

摧涅槃心滅正法眼掃除知見截斷命根堪報
不報之恩用酬難酬之德耳 涅槃正法眼也哉是什麼然雖然起佛
祖不許立一見訪蹤跡除根報是名真實報
恩者此老伊麼提持且作麼生道定亂扶危天
地泰擁邪顯正日月明因德丹十杜
霞施手處一星輝了世界安
洛梅太平道歌也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下

徧計

妄計因成執迷繩爲是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
空華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了茲名不實長
馭白牛車 蛇之法元無我妄計因成執非蛇計爲蛇非鬼計爲鬼華計爲華所目之
境雖一三人之見不同若了此見元不實則閑長馭白牛車

依他

依他非自立必假衆緣成日謝樹無影燈來室
乃明名因共業變萬象積微生若悟真空色脩
然去有名 色心諸法號依他此非自立假緣成
緣無性無生隨緣方有生惑與業共成

有轉相因有轉相萬象現緣慮與四大合成五
蘊身根身與器界分成十二處若能悟色是空
色即了有
心非有心矣

圓成

相寂名亦遣心融境亦亡去來終莫見語默永
無方智入圓成理身同法性常證真還了俗不
廢示津梁 名相雙泯心境兩亡去來無蹤語默
無方體無內外是一身念無前后只
一心此是圓成理真常法性海智入其中身同
常住真俗元來是一貫青山常在而無媒說治
能得青山味也
應劳草岸邊行了

清源大法眼禪師頌

境空

涅槃名廣度無餘一味收外胎無漏化空有及沈浮菩薩能降住菩提道自周倏然纖介在此岸永淹留

然來大涅槃廣度以爲義三界四生類無餘一一來收任重荷擔誠不易小智豈能當此任唯有菩薩化然化致令菩提道自周塵緣若也纖毫在生死此岸永淹留

智空

智圓晶火聚菩薩便無心處處菩提道明明功德林誰能生後得更不議堪任月冷空當午松寒露滿襟

智圓眞同晶火聚男兒到此便無心處處菩提道明明功德林既知本有非今得智中無物外知愚只知無心底活計作度生道月冷空當午松寒露滿襟

俱空

理極亡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谿果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

境智兩忘忘亦忘我天霜夜月滿溪道高兼帶累理現還似迷又觀其所以於空未忘情更忘情一月影千江孤雲萬里飄

流通

如如方解說此說號流通若謂無人我還

者同平常何所證動轉絕羈籠一切有爲法對觀清鏡中

如如不動方解說如是演說流通若謂我無人我依舊還同我人相平常無證總離籠全同鏡裏眞形

般若無盡藏

納謨薄伽伐帝　鉢喇若　波羅蜜多曳　怛姪他　唵紇喇　地喇　室喇　戍嚕知　三蜜栗知　佛社曳　莎訶

六祖口訣

法性圓寂本無生滅因有生念遂有生緣故天得命之以生是故謂之命天命既立眞空不有前日生念轉而爲意識意識之用散而爲六根六根各有分別中有所摠持者是故謂之心心者念慮之所在也神識之所舍也眞妄之所共處者也當凡夫聖賢機會之地也一切衆生自無始來不能離生滅者皆爲此心所累故諸佛惟教人了此心此心了即見自性見自性則是菩提也此在性時皆自空寂而湛然若無緣有生念而後有者也有生則有形形者地水火風

之聚沫也以血氣爲體有生者之所託也血氣足則精足精足則生神神足生妙用然則妙用者即在吾圓寂時之眞我也因形之遇物故見之於作爲而已但凡夫迷而逐物聖賢明而應物逐物者自彼應物者自我自彼者著於所見故受輪迴自我者當體常空萬劫如一合而觀之皆心之妙用也是故當其未生之時所謂性者圓滿具足空然無物湛乎自然其廣大與虛空等往來變化一切自由天雖欲命我以生其

可得乎天猶不能命我以生況於四大乎況於五行乎既有生念又有生緣故天得以生命我四大得以氣形我五行得以數約我此有生者之所以有滅也然乎生滅則一在凡夫聖賢之所以生滅則殊凡夫之人生緣念有識隨業變習氣薰染因生愈甚故既生之後心著諸妄妄認四大以爲我身妄認六親以爲我有妄認聲色以爲快樂妄認塵勞以爲富貴心目知見無所不妄諸妄既起煩惱萬差妄念奪眞眞性遂

隱人我爲主眞識爲客三業前引百業後隨流浪生死無有涯際生盡則滅滅盡復生生滅相尋至墮諸趣轉轉不知愈恣無明造諸業罟遂至塵沙劫盡不復人身聖賢則不然聖賢生不因念應迹而生欲生則生不待彼命故既生之後圓寂之性依舊湛然無體相無罣礙其照萬法如青天白日無毫髮隱滯故能建立一切善法遍於沙界不見其少攝受一切衆生歸於寂滅不以爲多驅之不能來逐之不能去雖托四

大爲形五行爲養皆我所假未嘗妄認我緣苟盡我迹當滅委而去之如來去耳於我何與哉是故凡夫有生則有滅滅者不能不生賢聖有生亦有滅滅者歸於眞空是故凡夫生滅如身中影出入相隨無有盡時聖賢生滅如空中雷自發自止不累於物世人不知生滅之如此而以生滅爲煩惱大患蓋不自覺也覺則見生滅如身上塵當一振奮耳何能累我性哉昔我如來以大慈悲心憫一切衆生迷錯顚倒流浪生

死之如此又見一切衆生本有快樂自在性皆可脩證成佛欲一切衆生盡爲聖賢生滅不爲凡夫生滅猶慮一切衆生無始以來流浪日久其種性已差未能以一法速悟故爲說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入皆可到眞如之地每說一法門莫非丁寧實語欲使一切衆生各隨所見法門入自心地到自心地見自佛性證自身佛即同如來是故如來於諸經說有者欲使一切衆生覩相生善說無者欲使一切衆生離相見性所說色空亦復如是然而衆生執著見有非眞有見無非眞無其見色見空皆如是執著復起斷常二見轉爲生死根蔕不示以無二法門又將迷錯顚倒流浪生死甚於前日故如來又爲說大般若法破斷常二見使一切衆生知眞有眞無眞色眞空本來無二亦不遠人湛然寂靜只在自己性中但以自己性智慧照破諸妄則曉然自見是故大般若經六百卷皆如來爲菩薩果人說佛性然而其間猶有爲頓漸者說性

金剛經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是故其經先說四生四相次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蓋顯一切法至無所住是爲眞諦故如來於此經凡說涉有即破之以非直取實相以示衆生蓋恐衆生不解佛所說其心反有所住故也如所謂佛法即非佛法之類是也

得通決疑

初解題目文中此䟽本是爲評經者至即直說也等五行文恐非圭峯所著蓋是編集者之辭耳

如是我聞等文圭峯註中祇樹等者至所買之園按本䟽但云祇樹等者即祇陁太子所施之樹給孤長者所買之園無獨園者須逹五字此五字蓋是後人所潤然既云祇樹等又云給孤獨園者言意重疊全非䟽意強而潤之則當滅等字云祇樹者云云給孤獨園者云云

本處至敷座等文峯註化等下恐脫於中有五

四字又取僞之下我乃之我疑佛字之誤又法
食下脫上釋序分竟五字六祖注中尒時者當
此之時是今辰時時與是二字中間恐脫食時
者三字應云食時者是今辰時圭峯云食時辰
當日初分此明證也
即從座起等文六祖注中智慧超過三界至德
高更無有上過與有二字疑衍應云智慧超三
界云云德高更無上云云又云付屬須菩提諸
菩薩須菩提三字疑衍應云付囑諸菩薩

應云何住等文六祖注中須菩提見一切衆生
至如何降伏其心歇與問二字中間恐有闕文
應云見一切衆生云云無有間歇爲令降伏故
問若欲修行云云
汝今諦聽等文六祖注中一心靜默吾當爲說
默與吾二字中間恐有闕文應云令諸聽者一
心靜默故云汝今諦聽吾當爲說又不住色注
中施者之者疑衍
菩薩應如是布施等文圭峯注中爲答別問答
別二字當上下六祖注中不見有施之物有當
作所他本云不見布施之物布施與有施不如
所施之語便況所施與上能施爲對乎
三四五佛等文六祖注中於我滅後我字恐非
應云於佛滅後下文乃云是故如來說我滅後
後五百歲祖師先且自陳後乃引經
如來悉知悉見等文圭峯注中知其心心四蘊
也見其依止即色身也本疏但云知其心(四蘊)見
其依止(色身)無一心字一即字二也字夫四蘊及

色身蓋心及依止之注脚今乃連書而又潤之
亦無非法相等文六祖注中無壽者我身本無
云云壽者之者我身之我二字中間當更有者
字
經中是諸衆生若心取相至何以故若取非法
相云云夫何以故三字當在若取法相之句之
上蓋誤在於下古人雖如文解義細詳其文義
似不穩便若使文義相順血脈相通應云是諸
衆生若心取相即爲著我人衆生壽者何以故

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何則若心等語是標是揔何以故是徵若取法云云若取非法云云是釋是别故下文結云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則知取相云者取法與非法之二相也特以標揔故但云取相揔别標徵釋結文義昭然可曉復何疑哉夫何以故三字誤置於下遂成流布至今傳習者盖所謂一人傳虛万人傳實者也達者思之

第六分宗鏡提綱中名相雙泯取捨兩忘要且猶筏見見字疑誤盖在字之誤

大士實滿三千界等頌當在其福勝彼文中盖誤在即非佛法之下

斯陁含名一往來等文圭峯註中一來人間便得阿羅漢果阿羅漢當作斯陁含六祖註中斯陁含名一往來行從天上却到人間生從人間死却生天上盖從天上却到人間生從人間死却生天上此兩句恐倒置且行字疑者字之誤却生之却字疑即字之誤應云從人間死即生天上從天上却到人間生何以明之圭峯云斯陁含此云一來從此命終一往天上一來人間又集註云一往來者謂人間報謝一往天上却來受生也夫人間報謝一往天上及從此命終一往天上者豈非即此所謂從人間死即生天上者也却來受生及一來人間者豈非即此所謂從天上却到人間生者也若如從天上却到人間生從人間死却生天上之言則先從人間即生天上復從天上却到人間生又從人間却生天上如是則來人間者是一往天上者非一與名一往來之言愈見相違矣

四果等文川老著語諸行無常一切皆苦予昔
年為衆講此解講到此句忽然記得證道歌中
諸行無常一切空之語便知皆苦之言即是皆
空之誤乃云皆苦之言與頌意與經意不符契
盖是皆空之誤遂引歌語證之後看他本果有
皆空之言然仍之不改者為識法者惧

隨說是經等文六祖註中如有人即說是經若
念念常行無念心云云如有人他本作見人又
若念之若字當作應又皆來供養持經之人持
經之人四字疑衍

第十三分宗鏡提綱中析微塵至無法可說疑
文倒置應云等河沙施身命無相可求析世界
如微塵無法可說

所有微塵等文六祖註中妄念既無即非微塵
是名微塵是名微塵四字疑衍不然則當加者
字云是名微塵者則文義俱屬下句

須菩提聞說是經等文六祖註中豈得不聞如
是深法至涕淚悲泣此一段文疑字句失次所
謂豈得不聞得不二字當上下又方悟佛意四
字當在聞經之下誤在於上應云今始得聞如
是深經方悟佛意悲昔未悟經云聞說是經深
解義趣者所謂聞深經悟佛意者也豈可悟佛
意聞深經也

如來是真語者等文圭峯註中如語者說大乘
法至决定說大乘有佛性故本䟽但有如語者
至小乘無也等十八字無說大乘故至有佛性
故等十三字此十三字存之文繁削之義順然
恐為識者之非仍之以俟後之明哲又說大乘
法有真如之一介說字疑衍應云如語者說大
乘法大乘法有真如小乘無也

見種種色等文圭峯註中既有目及日光合見
虛空空喻真如之性種種色喻性上萬德本䟽
但云空喻真如色喻性上萬德無既有目等十
字與之性二字種種二字此十四字盖後人所
潤强而潤之則應云既有目及日光合見空中
諸色空喻真如之性色喻性上萬德

傅大士證空便爲實等頌當在無實無虛文中蓋誤在無量無邊功德文中

若樂小法者等文六祖注中爲二乘聲聞人樂小果云云聲聞二字疑衍

傅大士所作依他性等頌當在若樂小法等文中蓋誤在在在處處文中

若復有人於後末世等文傅大士頌中斯人生斷見生字蓋無字之誤

我若具說者等文傅大士頌中凡夫盡捴袪夫

字蓋愚字之誤

不可思議等文大士頌中妄經失路迷妄字蓋謗字之誤不然則妄經謂以經爲妄然妄經不如謗經之語便

譬如人身長大等文六祖註中法身不二無有限量是名大身法身本無處所故言即非大身恐是身與非身二釋相倒應云法身本無處所故言即非大身法身不二無有限量是名大身

五眼等文六祖注中見色身中有法身名爲肉眼至見般若波羅蜜能出生三世一切法名爲佛眼此一段文蓋文字倒置致令義意失次所謂見性明徹能所永除者義當佛眼不得名爲天眼見一切衆生各具般若性者義當天眼不得名爲慧眼見般若波羅蜜能出生三世一切法者義當慧眼不得名爲佛眼若使文義不失次第則應云見色身中有法身名爲肉眼見一切衆生各具般若性名爲天眼見般若波羅蜜能出生三世一切法名爲慧眼見一切佛法本

來自備名爲法眼見性明徹能所永除名爲佛眼夫肉眼天眼以自他一多近遠爲對慧眼法眼以般若與佛法爲對佛眼以上四眼爲對上之四眼見既未明徹能所又未除唯有佛眼獨得明徹永除之名此但就五眼位次論之耳以實論之則五眼在佛一一究竟也

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等文疏中問善現頻答此義至此即順矣等十二行文主峯本疏所無蓋編集者之所論何則本疏大雲云前

悟色身今迷法身意謂法身既流出相身即由此相知佛證得無相法身今文分為兩節以悟色身迷法身之語為錯法身既流出相身等語為順非圭峯所論明矣此文第三行明字當在欲字之下

若以色見等偈圭峯註中彼如來妙體即法身諸佛法身與諸佛恐上下應云諸佛法身

第二十六分末宗鏡提綱中如來身異法王身法王當作聖王次提綱中法雖傳而不傳應云法不傳而相傳

碎為微塵等文圭峯註中於中細末方便云云中字下恐脫有字

若是微塵衆實有者註中塵衆聚故故非異處第二故字疑衍

是名一合相等文圭峯註中一合相者有二搏取搏取為一故云和合故此一合有二搏取云云上有二搏取四字及故此之一故字疑衍應云一合相者搏取為一故云和合此一和合有二搏取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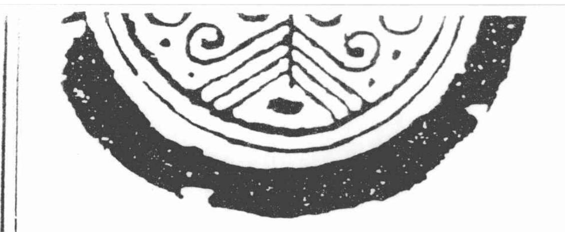
第三十分末宗鏡提綱中皆覺合塵又云非合衆生覺塵二字當上下非當作悲

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等文六祖注中自修行菩提果修行當作修證不然則應云自修行菩提行則果字非也

如是知見信解等文圭峯注中此顯示何人云云此顯示增上心云云第二此顯示之言疑誤六祖注中應見一切衆生云云應見一切衆生云云第二應見當作應知釋經知見信解故也

一切有為法等文圭峯注中或纔生或暫停住即歸散滅或暫之或字疑衍應云或纔生暫停住即歸散滅

綱要後序俱能之俱當作雖



緇門警訓

元・永中　補
明・如巹　追補



重刊緇門警訓序

一性圓明人人具足瞥然妄念遽爾輪廻大哀曠濟拔滯溺之沈流方便多門俾脩爲以復厥性然必志至焉氣次焉弗能以志帥氣者徃徃陷於過差之地而不反由是而有具大根器乘本願輪滅却正法眼藏者出而爲惡辣鉗鎚嗔拳熱喝若迅雷疾霆之弗及掩耳以烹鍊之以鈞陶之以掀翻而擴徹之以至或爲法語爲小恭爲示衆爲警策爲訓誡爲箴銘以激厲之以鞭辟之以奬拔之以化導而誘引之噫弘法願重愍物情深緇門警訓一書之所以會萃成編

者豈徒然哉乃若大明麗天等受厥照膜翳在眼妄生疑端則又錯綜

金輪世主之公論先哲儒宗之偈讃於其中焉或者以爲直指單傳掃空文字有所立言悖違宗旨必告之曰神機活脫石火電光殺活縱擒不涉功用斯惟直接上根中下之流不堪覷着眷彼雜花四法界內終之以事事無碍明其不捨一法而無適不可有豈殆所謂理悟則一事脩無窮而顯權宜機應者之準繩也歟嘉禾呑禪人刊行是書將使人人因言以見事因事以見理因理以見心因心以見性而復厥本

有自然之天與夫因指以見月因月以忘指因忘以忘月而忘厥所忘之忘者同出而異名此又事理互融空有絕待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者之剩語也尚何警訓之有哉尚何警訓之有哉

成化六年歲次庚寅春三月朔武林清平山空谷沙門景隆序

緇門警訓目錄

緇門警訓卷第一

溈山大圓禪師警策

夫業繫受身未免形累稟父母之遺體假衆緣而共成雖乃四大扶持常相違背無常老病不與人期朝存夕亡刹那異世譬如春霜曉露倏忽卽無岸樹井藤豈能長久念念迅速一刹那間轉息卽是來生何乃晏然空過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不能安國治邦家業頓捐繼嗣緬離鄕黨剃髮稟師內勤尅念之功外弘不諍之德逈脫塵世冀期出離何乃纔登戒品便言我是比丘檀越所須喫用常住不解忖

思來處謂言法爾合供喫了聚頭喧喧但說人間雜話然則一期趂樂不知樂是苦因曩劫徇塵未嘗返省時光淹沒歲月蹉跎受用殷繁施利濃厚動經年載不擬棄離積聚滋多保持幻質導師有勅戒勗比丘進道嚴身三常不足人多於此耽味不休日往月來颯然白首後學未聞旨趣應須博問先知將謂出家貴求衣食佛先制律啓創發蒙軌則威儀淨如氷雪止持作犯束斂初心微細條章革諸猥弊毘尼法席曾未叨陪了義上乘豈能甄別可惜一生空過後悔難追敎理未嘗措懷玄道無因契悟及至年高臘

長空腹高心不肯親附良朋惟知倨傲未諳法律戢斂全無或大語高聲出言無度不敬上中下座婆羅門聚會無殊椀鉢作聲食畢先起去就乖角僧體全無起坐忪諸動他心念不存些些軌則小小威儀將何束斂後昆新學無因倣傚纔相覺察便言我是山僧未聞佛敎行持一向情存粗糙如斯之見蓋爲初心慵惰饕餮因循荏苒人間遂成疎野不覺躘踵老朽觸事面牆後學咨詢無言接引縱有談說不涉典章或被輕言便責後生無禮瞋心忿起言語談人一朝臥疾在牀衆苦縈纏逼迫曉夕思忖心裏恛惶前

路茫茫未知何往從玆始知悔過臨渴掘井奚爲自恨早不預修年晚多諸過咎臨行揮霍怕怖慞惶㲉穿雀飛識心隨業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命不可延時不可待人天三有應未免之如是受身非論劫數感傷嘆訝哀哉切心豈可緘言遞相警策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佛法生疎人多懈怠畧伸管見以曉後來若不蠲矜誠難輪逭

夫出家者發足超方心形異俗紹隆聖種震懾魔軍用報四恩拔濟三有若不如此濫廁僧倫言行荒踈

虛霑信施昔年行處寸步不移恍惚一生將何憑恃況乃堂堂僧相容貌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便擬端然拱手不貴寸陰事業不勤功果無因克就豈可一生空過抑亦來業無裨辭親決志披緇意欲等超何所曉夕思忖豈可遷延過時心期佛法棟梁用作後來龜鏡常以如此未能少分相應出言須涉於典章談說乃傍於稽古形儀挺特意氣高閑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清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親附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狎習惡者長惡知見曉

夕造惡即目交報歿後沉淪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忠言逆耳豈不銘心者哉便能澡心育德晦迹韜名蘊素精神喧囂止絕若欲參禪學道頓超方便之門心契玄津研幾精妙決擇深奧啟悟眞源博問先知親近善友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此則破三界二十五有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變起悉是假名不用將心湊泊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任他法性周流莫斷莫續聞聲見色蓋是尋常遮邊那邊應用不闕如斯行止實不枉披法服亦乃酬報四恩拔濟三有生生若能不退佛

階決定可期往來三界之賓出沒爲他作則此之一學最妙最玄但辦肯心必不相賺若有中流之士未能頓超且於教法留心溫尋貝葉精搜義理傳唱敷揚接引後來報佛恩德時光亦不虛棄必須以此扶持住止威儀便是僧中法器豈不見倚松之葛上聳千尋附託勝因方能廣益懇脩齋戒莫謾虧踰世世生生殊妙因果不可等閑過日兀兀度時可惜光陰不求升進徒消十方信施亦乃孤負四恩積累轉深心塵易壅觸途成滯人所輕欺古云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若不如此徒在緇門荏苒一生

殊無所益伏望興決烈之志開特達之懷舉措看他上流莫擅隨於庸鄙今生便須決斷想料不由別人息意忘緣不與諸塵作對心空境寂只爲久滯不通熟覽斯文時時警策強作主宰莫徇人情業果所牽誠難逃避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因果歷然豈無憂懼故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故知三界刑罰縈絆殺人努力勤修莫空過日深知過患方乃相勸行持願百劫千生處處同爲法侶乃爲銘曰

幻身夢宅空中物色前際無窮後際寧剋出此沒彼

升沈疲極未免三輪何時休息貪戀世間陰緣成質從生至老一無所得根本無明因茲被惑光陰可惜剎那不測今生空過來世窒塞從迷至迷皆因六賊六道往還三界匍匐早訪明師親近高德決擇身心去其荊棘世自浮虛衆緣豈逼研窮法理以悟爲則心境俱捐莫記莫憶六根怡然行住寂默一心不生萬法俱息

明教嵩禪師尊僧篇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爲性以如來爲家以法爲身以慧爲命以禪悅爲食故不恃俗氏不營世

家不脩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溽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污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脩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衆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眞諦惠也者惠群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掩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辨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爲恥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爲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脩己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爲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爲讓也誠有威可警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恡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徧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遊塵視物色若陽豔煦嫗貧病瓦合輿儓而不爲卑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爲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弔而不

爲孤其群居也以法爲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爲混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眞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僧乎其爲人至其爲心溥其爲德備其爲道大其爲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爲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孤山圓法師示學徒

於戲大法下衰去聖逾遠披緇雖衆謀道尤稀競聲

利爲已能視流通爲兒戲遂使法門罕闢教綱將頹實賴後昆克荷斯道汝曹虛心請法潔已依師近期於立身揚名遠冀於華凡成聖發揮像法捨子而誰故須脩身踐言愼終如始勤爾學問謹爾行藏避惡友如避虎狼事良朋如事父母奉師盡禮爲法亡軀有善毋自矜起過務速改守仁義而確乎不拔處貧賤則樂以忘憂自然與禍斯違與福斯會豈假相形問命諂求榮達之期擇日選時苟免死屯之運此豈沙門之遠識實惟俗子之妄情宜乎見賢思齊當仁不讓慕雪山之求法學善財之尋師名利不足動於

懷死生不足憂其慮倘功成而事遂必自邇而陟遐不沽名而名自揚不召衆而衆自至智足以照惑慈足以攝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使眞風息而再振慧炬滅而復明可謂大丈夫焉可謂如來使矣豈得身棲講肆跡混常徒在穢惡則無所間然於行解則不見可畏以至積習成性自滅其身始教慕彼上賢終見淪於下惡如斯之輩誠可悲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之謂矣中人以上可不誡歟抑又戒慧分宗大小異學悉自佛心而派出意存法界以同歸既而未曉大猷於是各權所據習經論則以

戒學爲棄物宗律部則以經論爲憑虛習大法者則滅沒小乘聽小乘者則輕毀大法但見人師偏讚遂執之而互相是非豈知佛意常融苟達之而不見彼此應當互相成濟共熟機緣其猶萬派朝宗無非到海百官涖事咸曰勤王未見護一派而擬塞衆流守一官而欲廢庶績原夫法王之垂化也統攝群品各有司存小律比禮刑之權大乘類鈞衡之任營福如司於漕輓製撰若掌於王言在國家之百吏咸脩類我教之群宗競演果明此旨豈執異端當須量已才能隨力演布性敏則兼學爲善識淺則顓門是宜若

然者雖各播風猷而共成慈濟同歸和合之海共坐解脫之牀夫如是則眞迷途之指南教門之木鐸也居乎師位諒無慚德趣乎佛果決定不疑汝無矜伐小小見知樹立大大我慢輕侮先覺熒惑後生雖云聽尋未補過咎言或有中汝曹思之

勉學上 并序

中人之性知務學而或墮於學乃作勉學

嗚呼學不可須臾怠道不可須臾離道由學而明學可怠乎聖賢之域由道而至道可離乎肆凡民之學不息可以至於賢賢人之學不息可以至於聖冉求

之學可以至於顏淵而不逮具體者中心怠耳故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患力不足者中道廢今汝畫顏淵之學可以至於夫子而不齊於聖師者短命死耳如不死安知其不如仲尼哉以其學之不怠也故曰有顏氏子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或問聖人學耶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凡民與賢猶知學豈聖人怠於學耶夫天之剛也而能學柔於地故不干四時焉地之柔也而能學剛於天故能出金石焉陽之發生也而亦學肅殺於陰故靡草死焉陰之肅殺也而亦學發生於陽故薺麥生焉夫爲天乎

地乎陽乎陰乎交相學而不怠所以成萬物天不學柔則無以覆地不學剛則無以載陽不學陰則無以啟陰不學陽則無以閉聖人無他也則天地陰陽而行者四者學不怠聖人惡乎怠或者避席曰予之孤陋也幸子發其蒙願聞聖人之學中庸子曰復坐吾語汝書不云乎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是故聖人造次顚沛未嘗不念正道而學之也夫子大聖人也拔乎其萃出乎其類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入太廟每事問則是學於廟人也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之則是學於偕行也入周則問禮於老子則

是學於柱史也豈仲尼之聖不若廟人行人柱史耶蓋聖人懼夫不念正道而學之則至於狂也矣故曰必有如丘之忠信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曰聖人生而知之何必學爲曰知而學聖人也學而知常人也雖聖人常人莫有不由於學焉孔子曰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矣噫聖人之學無乃栝羽鏃礪使深入乎豈生而知之者兀然不學耶

勉學下

夫聖且賢必務於學聖賢以下安有不學而成人哉學猶飲食衣服也人有聖乎賢乎衆庶乎雖三者異而饑索食渴索飲寒索衣則不異矣學也豈得異乎惟禽獸土木不必學也嗚呼愚夫嗜飲食而不怠冒貨利而不休及就於學朝學而夕怠者有矣夫有春學而冬怠者有之夫苟如嗜飲食冒貨利之不知怠者何患於不爲博聞乎不爲君子乎曰世有至愚者不辯菽麥之異不知寒暑之變豈令學耶豈可教耶曰至愚由不教也由不學也苟師教之不倦彼心之不怠者聖域可躋而陞乎何憂菽麥之不辯乎且愚

者渴而知飲饑而知食寒而知衣旣知斯三者則與草木殊矣惡乎不可學也不可教也人之至愚豈不能日記一言耶積日至月則記三十言矣積月至年則記三百六十言矣積之數年而不怠者亦幾於博聞乎又日取一小善而學行之積日至月則身有三十善矣積月至年則身有三百六十善矣積之數年而不怠者不亦幾於君子乎爲愚爲小人而不變者由不學耳中庸子喟然嘆曰吾嘗見耻智之不逮才之不敏而輟於學者未見耻飲食不如他人之多而輟飲食者輟飲食則殞其命何必耻於不多耶輟學

問則同夫禽獸土木何必耻才智之不如他人耶苟耻才智不如則不學則亦應耻飲食不如他人則廢飲食以是觀之豈不大謬乎吾亦至愚也每揣才與智不逮他人者遠矣由知飲食之不可輟而不敢怠於學也行年四十有四矣雖病且困而手未嘗釋卷所以懼同於土木禽獸耳非敢求臻聖域也亦非求乎聞達也雖或彷徉戶庭夷猶原野以暫頤養目觀心思亦未嘗敢廢於學也由是登山則思學其高臨水則思學其清坐石則思學其堅看松則思學其貞對月則思學其明萬境森列各有所長吾悉得師而

學之萬境無言而尚可學人之能言雖萬惡必有一善也師一善以學之其誰曰不然乎中庸子曰世有求之而或不得者也世有求之而必得者也求之而或不得者利也求之而必得者道也小人之於利也雖或萬求而萬不得而求之彌勇君子之於道也求之必得而望塗懷怯自念力不足者此求利小人之罪耳仲尼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求之而必得也

姑蘇景德寺雲法師務學十門并序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余十有五而志于學

荏苒光景倏忽老至歲月旣深粗知其趣翻嘆疇昔殊失斯旨限迫桑榆學不可逮因述十門垂裕後昆俾務學以成功助弘教而復顯云爾

不脩學無以成

涅槃經云凡有心者皆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蓋爲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此性虛通靈明常寂若謂之有無狀無名若謂之無聖以之靈群生無始不覺自迷煩惱覆蔽遺此本明能生諸緣枉入六趣由是大覺憫物迷盲設戒定慧三學之法其道恢弘示從真以起妄執範群品令息妄以歸真若能

信受佛語隨順師學乃駕苦海之迅航則登聖道之梯隥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焉

不折我無以學

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華嚴云凡夫無智執著於我法華云我慢自矜高諂曲心不實由執我見憍慢貢高不愧無智妄自尊大見善不從罔受教誨於賢不親去道甚遠欲求法者當折我心恭默思道屈節卑禮以敬事長尊師重道見賢思齊鳩摩羅什初學小教頂禮盤頭達多此下敬上謂之賢尊盤頭達多晚求大法復禮鳩摩羅什此上敬下謂之尊賢故周易

曰謙德之柄也書云汝惟不矜自賢曰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晏子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子夏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不擇師無以法

鳥之將息必擇其林人之求學當選於師師乃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古今多矣爲模範者世唯二焉上則智慧博達行業堅貞猶客室燈光徹窓隙次乃解雖洞曉行亦藏瑕如犯罪人持燈照道斯二高座皆蘊師法其如寡德適時名而不高望風依附卑世

荒唐東晉安師十二出家貌黑形陋師輕視之驅役田舍執勞三年方求師教授辨意經執卷入田因息就覽暮歸還師經已闇誦師方驚嘆乃爲剃髮至受具戒恣其游學投佛圖澄見以奇之異哉小童眞世良驥不遇靑眼困駕鹽車自非伯樂奚彰千里之駿故出家者愼宜詳擇察有匠成之能方具資稟之禮故南山云眞誠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厭三界之無常辭六親之至愛捨五慾之深着能如是者名眞出家則可紹隆三寶度脫四生利益甚深功德無量比眞教凌遲慧風掩扇俗懷侮慢道出非法並由師無

率誘之心資缺奉行之志二彼相捨妄流鄙境欲令道光焉可得乎

不習誦無以記

記諸善言諷而誦之迦葉阿難具足住持八萬法藏西域東夏高德出家幼年始習皆學誦持竺佛圖澄能誦佛經數百萬言佛陀跋陀此云覺賢同學數人習誦爲業餘人一月工誦覺賢一日能記其師嘆曰一日之學敵三十夫然人至愚豈不日記一言以日繫月以月繫年積工必廣累課亦深其道自微而生何患無所立矣

不工書無以傳

書者如也敘事如人之意防現生之忘失須繕寫而編錄欲後代以流傳宜躬書以成集則使教風不墜道久彌芳故釋氏經律結集貝多孔子詩書刪定竹簡若不工書事難成就翻思智者無礙之辯但益時機自非章安秉筆之力豈留今日故屬賓高德盤頭達多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口誦千偈但當遵佛能寫名字慎勿傚世精草隷焉

不學詩無以言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詩

陳褒貶語順聲律國風敦厚雅頌温柔才華氣淸詞富彬蔚久習則語論自秀纔誦乃含吐不俗彼稱四海習鑿齒此對彌天釋道安陳留阮瞻時忽嘲曰大晉能興天下爲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紗孝能對曰抱一以逍遥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此乃氣蘊蘭芳言吐風釆雖不近乎韓俗而可接於淸才佛法旣委王臣弘道須習文翰支遁投書北闕道林方逸東山自非高才豈感君主宜省任簡之言徒虛語耳

非博覽無以據

高僧傳云非博則語無所據當知今古之典亡須識華梵之名義游三藏之教海玩六經之詞林言不妄談語有典據故習鑿齒讚安師曰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徧覩陰陽算數悉亦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眞宗皇帝詔李侍讀仲容起固辭曰告官家徹臣器上問何故謂天子爲官家對曰臣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喜曰眞所謂君臣千載一遇此由學問藏身多識前言無所累矣

不歷事無以識

子曰吾非聖人經事久矣洎入太廟每事問者儆戒無廣罔失法度羅漢雖聖亦鹽不知方朔雖賢劫灰罔辯多見而識之未見而昧矣李後主得畫牛一軸晝則出於欄外夜乃歸於欄中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

鎬檢三館書自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此乃博聞强
識見幾而作也

不求友無以成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故君子以朋友講習以文
會友以友輔仁品藻人物商榷同異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劉孝標云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
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
其音雪霜零而不渝其色斯乃賢達之素交歷萬古
而一遇東晉道安未受戒時會沙彌僧光於逆旅共
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游

後光學通經論隱飛龍山安後復從之相會所喜謂
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
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達安曰
弘賛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時僧道護
亦隱飛龍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心大法豈可
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
僉曰善遂各行化

不觀心無以通

維摩云諸佛解脫當依衆生心行中求何以故晋華
嚴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不從

心造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
差別既爲生佛之母亦爲依正之源故楞嚴云諸法
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欲言
心有如空篌聲求不可見欲言其無如空篌聲彈之
亦響不有不無妙在其中故般舟云諸佛從心得解
脫心者清淨名無垢五道鮮潔不受色有解此者大
道成遵此十門上行下傚不倦終之則吾佛之教可
延於後世苟謂不然祖道必喪傾望後裔覽而警焉

上封佛心才禪師坐禪儀

夫坐禪者端心正意潔已虛心疊足跏趺收視反聽

惺惺不昧沈掉永離縱憶事來盡情拋棄向靜定處
正念諦觀知坐是心及返照是心知有無中邊內外
者心也此心虛而知寂而照圓明了了不墮斷常靈
覺昭昭揀非虛妄今見學家力坐不悟者病由依計
情附偏邪迷背正因枉隨止作不悟之失其在斯焉
若也斂澄一念密契無生智鑑廓然心華頓發無邊
計執直下消磨積劫不明一時豁現如忘忽記如病
頓瘳內生歡喜心自知當作佛卽知自心外無別佛
然後順悟增修因修而證證悟之源是三無別名爲
一解一行三昧亦云無功用道便能轉物不離根塵

信手拈來互分主伴乾坤眼淨今古更陳靓體神機自然符契所以維摩詰曰不起寂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爲宴坐也然當知水澄月現鏡淨光全學道之人坐禪爲要苟不爾者脩途輪轉汨沒四生酸鼻痛心難以自默聊書大槩助發眞源果不廢脩卽同叅契

長蘆慈覺賾禪師坐禪儀

學般若菩薩先當起大悲心發弘誓願精脩三昧誓度衆生不爲一身獨求解脫爾乃放捨諸緣休息萬事身心一如動靜無間量其飲食不多不少調其睡眠不節不恣欲坐禪時於閑靜處厚敷坐物寬繫衣

帶令威儀齊整然後結加趺坐先以右足安左䏶上左足安右䏶上或半趺坐亦可但以左足壓右足而巳次以右手安左足上左掌安右掌上以兩手大拇指面相拄徐徐舉身前向復左右搖振乃正身端坐不得左傾右側前躬後仰令腰脊頭項骨節相拄狀如浮屠又不得聳身太過令人氣急不安要令耳與肩對鼻與臍對舌拄上腭唇齒相着目須微開免致昏睡若得禪定其力最勝古有習定高僧坐常開目向法雲圓通禪師亦訶人閉目坐禪以爲黑山鬼窟蓋有深旨達者知焉身相既定氣息既調然後寬放臍腹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卽覺覺之卽失久久忘緣自成一片此坐禪之要術也竊爲坐禪乃安樂法門而人多致疾者蓋不善用心故也若善得此意則自然四大輕安精神爽利正念分明法味資神寂然清樂若巳有發明者可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若未有發明者亦乃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然而道高魔盛逆順萬端但能正念現前一切不能留礙如楞嚴經天台止觀圭峰修證儀具明魔事預備不虞者不可不知也若欲出定徐徐動身安詳而起不得卒暴出定之後一切時中常依方便

護持定力如護嬰兒卽定力易成矣夫禪定一門最爲急務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總須茫然所以探珠宜靜浪動水取應難定水澄清心珠自見故圓覺經云無礙清淨慧皆依禪定生法華經云在於閑處脩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是知超凡越聖必假靜緣坐脫立亡須憑定力一生取辦尚恐蹉跎況乃遷延將何敵業故古人云若無定力甘伏死門掩目空歸宛然流浪幸諸禪友三復斯文自利利他同成正覺

勸叅禪文

夫解須圓解還他明眼宗師修必圓修分付叢林道
件初心薄福不善親依見解偏枯脩行懶惰或高推
聖境孤負已靈寧知德相神通不信凡夫悟道或自
恃天眞撥無因果但向胸襟流出不依地位修行所
以粗解法師不通教眼虛頭禪客不貴行門此偏枯
之罪也或則渾身破碎滿面風埃三千細行全無八
萬威儀總缺或則追陪人事緝理門徒身遊市井之
間心染闤闠之態所以山野常僧未免農夫之誚城
隍釋子反爲儒士之羞此懶惰之罪也何不再離煩
惱之家重割塵勞之網飲清風而訪道流探微言而

尋知已澄神祖域息意宗乘靜室虛堂斂禪衣而宴
坐青山綠水携杖錫以經行忽若心光透漏疑滯氷
消直下分明豈昧三祇之極果本來具足何妨萬行
之因華由是宗說兼通若杲日麗虛空之界心身俱
靜如琉璃含寶月之光可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衆
流入海總號天池反觀前非方知大錯忠言逆耳敢
冀銘心此世他生同爲法侶

自警文

神心洞照聖黙爲宗既啟三藏宜遵四實事關聖說
理合全文方能輔興教乘光揚祖道利他自利功不

浪施若乃竊議朝廷政事私評郡縣官寮講國土之
豐凶論風俗之美惡以至工商細務市井閒談邊鄙
兵戈中原寇賊文章技藝衣食貨財自恃己長隱他
好事揄揚顯過指摘微瑕既乖福業無益道心如此
游言並傷實德坐消信施仰愧龍天罪始濫觴禍終
滅頂何也衆生苦火四面俱焚豈可安然坐談無義

緇門警訓卷一終

音釋

巹居隱切許也 倗齒陵切與𠍣同 忪職容切驚也 輓無阮切引也 頤以之切頷也 又轄車骨也 腊思亦切乾肉 鎬胡道切溫器也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刻此
緇門警訓卷第一
崇禎甲戌仲春般若堂識

緇門警訓卷第二

龍門佛眼遠禪師坐禪銘

心光虛暎體絕偏圓金波匝匝動寂常禪念起念滅不用止絕任運滔滔何曾起滅起滅寂滅現大迦葉坐臥經行未嘗間歇禪何不坐坐何不禪了得如是始號坐禪坐者何人禪是何物而欲坐之用佛覔佛佛不用覔覔之轉失坐不我觀禪非外術初心鬧亂未免回換所以多方教渠靜觀端坐收神初則紛紜久久恬淡虛閑六門六門稍歇於中分別分別纔生已成起滅起滅轉變從自心現還用自心反觀一徧

一反不再圓光頂戴靈焰騰輝心心無礙橫該豎入生死永息一粒還丹點金成汁身心客塵透漏無門迷悟且說逆順休論細思昔日冷坐尋覔雖然不别也大狼藉剎那凡聖無人能信匝地忙忙大須謹慎如其不知端坐思惟一日筭著伏惟伏惟

三自省察

是身壽命如駒過隙何暇閑情妄爲雜事既隆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

道業未辦去聖時遥善友師教誡不可捨自生勉勵念報佛恩惟已自知大心莫退

報緣虛幻不可强爲浮世幾何隨家豐儉苦樂逆順道在其中動靜寒温自愧自悔

鵝湖大義禪師坐禪銘

叅禪學道幾般樣要在當人能擇上莫只忘形與死心此箇難醫病最深直須坐究探淵源此道古今天下傳正坐端然如泰山巍巍不要守空閑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一義瞠却眼兮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還如捉賊須見贓不怕賊埋深處藏有智捉獲剎那頃無智經年不見影深嗟兀坐常如死千年萬歲只如此若將此等當禪宗拈花微笑喪家風

黑山下坐死水浸大地漫漫如何禁若是鐵眼銅睛漢把手心頭能自判直須着到悟爲期哮吼一聲獅子兒君不見磨磚作鏡喻有由車不行兮在打牛又不見岩前湛水萬丈清沈沈寂寂杳無聲一朝魚龍來攪動波翻浪湧眞堪重譬如靜坐不用工何年及第悟心空急下手兮高著眼管取今生教了辦若還默默恣如愚知君未解做工夫抖擻精神着意看無形無影悟不難此是十分眞用意勇猛丈夫却須記切莫聽道不須參古聖孜孜爲指南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羸來得也未要識坐禪不動尊風行草偃悉

皆論而今四海清如鏡頭頭物物皆吾聽長短方圓只自知從來絲髮不曾移若問坐禪成底事日出東方夜落西

廬山東林混融禪師示衆

避萬乘尊榮受六年饑凍不離草座成等正覺度無量衆此黃面老爺出家様子後輩忘本反為口體不務耕桑見成利養為便不奉君親免事征役為安假名服竊世緣以鬪諍作佛事老不知悔死為園菌良可悲夫汝輩出家當思齊草座之前自省園菌之下可爾

藍谷信法師自鏡錄序

余九歲出家于今過六十矣至於逍遥廣厦顧步芳除體安輕軟身居閑逸星光未旦十利之精饌已陳日彩方中三德之珍羞總萃不知耕穫之頓弊不識鼎飪之劬勞長六尺之軀全百年之命者是誰所致乎則我本師之願力也余且約計五十之年朝中飲食蓋費三百餘碩矣寒暑衣藥蓋費二十餘萬矣爾其高門邃宇碧砌丹楹軒乘僕竪之流几案牀褥之類所費又無涯矣或復無明暗起邪見横生非法弃用非時飲噉所費又難量矣此皆出自他力資成我用與夫汲汲之位豈得同年而較其苦樂哉是知大慈之教至矣大悲之力深矣況十號調御以我為子而覆之八部天龍以我為師而奉之皇王雖貴不敢以臣禮畜之則其貴可知也尊親雖重不敢以子義瞻之則其尊可知也若乃悠悠四俗茫茫九土誰家非我之倉儲何人非予之子弟所以提盂入室緘封之膳遽開振錫登衢施慢之容肅敬古人以一飡之惠猶能效節一言之顧尚或亡軀況從頂至踵皆如來之養乎從生至死皆如來之蔭乎向使不遇佛法不遇出家方將曉夕犯霜露晨昏勤隴畝馳驟萬端

逼迫千計弊襦塵絮或不足以蓋形藿茹飡食或不能以充口何暇盱衡廣宇策杖閑庭曳履清談披襟閑詠避寒暑擇甘辛呵斥童稚徵求捧汲縱意馬之害群任情猿之嬈樹也但三障雲聳十纏縈結痴愛亂心狂愚恚惱自悔自責經瞬息而已遷悲之恨之歷旬朔而俄變或復陞堂致禮恥尊儀而雨泣對格披文慙聖教而垂淚或鶉衣犬食困辱以治之損財去友孤竆而苦之竟不能屈慢山清欲火捨麁弊之聲色免鑊湯之深誅豈不痛哉豈不痛哉所以常慊常啼駿辛而不極空藏地藏救接而無方余又反覆

求巳周旋自撫形容耳目不減於常流識悟神清參差於名輩何福而生中國何善而預出家何罪而戒檢多違何釁而剛强難化所以桀紂日昃佇嘆中宵莫識救之之方未辨革之之術然幼蒙庭訓早霑釋教頗聞長者之遺言屢謁名僧之高論三思之士假韋絃以是賚九折之賔待箴銘而作訓故乃詳求列代披閱群篇採同病之下流訪迷津之野客其有茂聖言輕業累縱逸無耻頑踈不檢可爲懲勸者並集而錄之仍簡十科分爲三軸朝夕覩覽庶裨萬一若乃坐成龍報立驗虵身牛泣登坡馳鳴遶寺或杖楚

交至遍體火然或戈戟去來應時流血或舌銷眉落或失性發狂或取把莝而作奴或侵束柴而然足寄神園木割肉酧施主之恩託跡圜扉變骨受謗人之罰昔不見而今見先不知而始知號天扣地莫以追破膽摧肝非所及當此時也父母百身而無贖親賔四馳而不救貨賂委積而空陳左右撫膺而奚補向之歡娛美樂爲何在乎向之朋流眷屬爲何恃乎嗚呼朝爲盛德唱息於長廊夕爲傷子哀慟於幽房匪斯人之獨有念余身兮或當倘百年而一遇將耻悔兮何央可不愴乎可不懼乎故編其終始備之左右

佇勗書紳之誡將期戰勝之功其有名賢雅誥哲人殊跡道化之洿隆時事之臧否亦附而錄之以寄通識古人云百年影徂千載心在實望千載之後知予心之所在焉

釋難文

希顏首座字聖徒性剛果通內外學以風節自持遊歷罷歸隱故廬跡不入俗常閉門宴坐非行誼高潔者莫與友也名公貴人累以諸剎招之堅不荅時有童行名參巳欲爲僧侍左右顏識其非器作釋難文以却之曰知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若予之參巳非

爲僧器葢出家爲僧豈細事乎非求安逸也非求溫飽也非求蝸角利名也爲生死也爲衆生也爲斷煩惱出三界海續佛慧命也去聖時遙佛法大壞汝敢妄爲爾寶梁經云比丘不修比丘法大千無唾處通慧錄云爲僧不預十科事佛徒勞百載爲之不難得乎以是觀之予濫厠僧倫有詒於佛况汝爲之邪然出家爲僧苟不知三乘十二分教周公孔子之道不明因果不達巳性不知稼穡艱難不念信施難消徒飲酒食肉破齋犯戒行商坐賈偷姦博奕覬覦院舍車盖出入奉養一巳而巳悲夫有六尺之身而無智

慧佛謂之癡僧有三寸舌而不能說法佛謂之啞羊僧似僧非僧似俗非俗佛謂之鳥鼠僧亦曰禿居士楞嚴故曰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非濟世舟航也地獄種子爾縱饒彌勒下生出得頭來身已陷鑊圍百刑之痛非一朝一夕也若今爲之者或百或千至於萬計形服而已篤論其中何有哉所謂鷲翰而鳳鳴也碌碌之石非玉也蕭敷艾榮非雪山忍草也國家度僧本爲祈福今反責以丁錢示民於僧不然使吾徒不足待之之至也只如前日有王璡永安嵩能幷淨靈芝照一狐之掖自餘千羊之

皮何足道哉於戲佛海穢滓未有今日之甚也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師古曰狐掖下之皮輕柔難得黃馬作掖）

梁高僧傳法主遺誡小師

塵世匪堅浮生不久我光陰以謝汝齒髮漸高無以世利下其身無以虛名苟其利莫輕仁賤義莫嫉善妒才莫抑遏無辜莫沈埋有德莫疎慵人事莫懶墮焚修莫耽湎睡眠莫强知他事莫空腹高心莫營私利已莫恃强欺弱莫利已損他無以長而慢後生無以少而欺老宿無以財華下視物無以意氣高揖人無以不善苦相親無以善而却憎惡無以片能稱我是無以少解道他非無以在客慢主人無以爲上輕旅客無以在事失綱紀無以衒衆破條章無以誹謗恠他人無以穿鑿覓他過好向佛法中用意多於塵境上除情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爲苦也捺落裡受諸異報可謂屈焉况端拱無爲安閑不役徐行金地高坐華堂足不履泥手不彈水身上衣而口中食豈易消乎圓却頂而方却袍爲何事也其或剛柔得所進退合容堪行卽行可止卽止無貪眼下數省時中一點相當萬金消得予以千叮萬囑苦口甘言依余言者來世相逢若不依予言者擬向何處出頭珍重珍

重

右街寧僧錄勉通外學

夫學不厭博有所不知蓋闕如也吾宗致遠以三乘法而運載焉然或魔障相陵必須禦侮禦侮之術莫若知彼敵情敵情者西竺則韋陀東夏則經籍矣故祇桓寺中有四韋陀院外道以爲宗極又有書院大千界內所有不同文書並集其中佛俱許讀之爲伏外道而不許依其見也此土古德高僧能伏異宗者率由博學之故譬如夷狄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孰能達其志通其欲其或微解胡語立便馴和矣

33

是以習鑿齒道安以訴諧而伏之宗雷之輩慧遠以詩禮而誘之權無二復禮以辨惑而柔之陸鴻漸皎然以詩式而友之此皆不施他術唯通外學耳況乎儒道二教義理玄邈釋子旣精本業何妨鑽極以廣見聞勿滯於一方也

晉支遁禪師座右銘

勤之勤之至道非孜奚爲淹滯弱喪神奇茲茲三界耿耿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殉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淸舉濛累禪池謹守明禁雅說玄規

綏心神道抗志無爲遼朗三蔽融治六疵空洞五陰虛豁四支非指喩指絕而莫離妙覺旣陳又玄其知婉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

周京師大中興寺道安法師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爲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廻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爲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匿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爲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麁故得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攝捐妻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恨者以其志行淸潔通於神明惔怕虛白可奇可貴自獲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着邪棄正忘其眞實以小黠爲智以小恭爲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可不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即夕三塗苦痛無强無弱

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誡

其一曰

卿已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行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榮道意凌太淸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遂盈師友慙耻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

其二曰

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靑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群金玉不貴惟道爲珍約己守節甘苦樂貧

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騖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嗤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

其三曰

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疎淸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慼超然縱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執眞守樸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觸空諍長短銖兩升斛與世諍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浴

其四曰

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尚其淸修自利利人減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太山燒鋏爲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改自親

其五曰

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雜不着惟道是欽志參淸潔如玉如氷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幷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沈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戒約幸自開神

其六曰

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淸白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

其七曰

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麁坐起令端飲食雖䟽出言可飡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

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恩今故誡汝宜各自敦

其八曰

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

其九曰

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出埃塵當修經道制己履眞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

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

大唐慈恩法師出家箴

捨家出家何所以稽首空王求出離三師七證定初機剃髮染衣發弘誓去貪嗔除鄙悋十二時中常謹慎鍊磨眞性若虛空自然戰退魔軍陣勤學習尋師匠說與同人堪倚仗莫教心地亂如麻百歲光陰等閑喪踵前賢欽先聖盡假聞思修得證行住坐臥要精專念念無差始相應佛眞經十二部縱橫指示菩提路不習不聽不依行問君何日心開悟速須究似

頭然莫待明年與後年一息不來即後世誰人保得此身堅不蠶衣不田食織女耕夫汗血力爲成道業施將來道業未成爭消得哀哀父哀哀母嚥苦吐甘大辛苦就濕回乾養育成要襲門風繼先祖一旦辭親求剃落八十九十無依託若不超凡越聖流向此因循全大錯福田衣降龍鉢受用一生求解脫若因小利繫心懷彼岸涅槃爭得達善男子汝須知遭逢難得似今時既遇出家披縷褐猶如浮木値盲龜大丈夫須猛利緊束身心莫容易倘能行願力相扶決定龍華親授記

南嶽法輪寺省行堂記超然居士趙令衿撰

嘗謂諸苦之中病苦爲深作福之中省病爲最是故古人以有病爲善知識曉人以看病爲福田所以叢林爲老病之設今叢林聚衆凡有病使歸省行堂不准修省改行以退病亦欲人散夜靜孤燈獨照之際究索大事豈徒然哉既命知[illegible]以司藥餌又戒常住以足供須此先佛之規制近世不然堂名延壽鄙俚不經病者不自省咎補躬乖方湯藥妄投返成沈痼至有酷疾不參堂以務疎逸者大失建堂命名之意也知堂名存實廢或同路人常住急於日用殊不存

撫又復失優波待老病之意也由是病人呻吟痛楚日益增極過在彼此非如來咎縱有親故問病率皆鄉曲故舊心既不普事忽有差今法輪病所與然一新葢有本分人是事色色成辦無可論者惟有病人宜如何哉省躬念罪世之有識者皆能達此衲僧分上直截機緣當於頭痛額熱之時薦取掉動底於聲寃叫苦之際領畧徹困心審審究思是誰受病人既不見病從何來人病雙亡復是何物直饒見得分明正好爲他將息

周渭濱沙門亡名法師息心銘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誡之哉誡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窺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蔽捨弃淳樸躭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徑終迷修途永泥英賢才能是曰昏懵誇拙羨巧其德

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塗舒汗卷其用不恒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要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謂之咎賞玩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影沈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貴何賤何辱何榮澄天愧淨皦日慚明安夫岱嶽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洞山和尚規誡

夫沙門釋子高上爲宗既絕攀緣宜從淡薄割父母之恩愛捨君臣之禮儀剃髮染衣持巾捧鉢履出塵之徑路登入聖之階梯潔白如霜清淨若雪龍神欽敬鬼魅歸降專心用意報佛深恩父母生身方霑利益豈許結託門徒追隨朋友事持筆硯馳騁文章區區名利役役趍塵不思戒律破却威儀取一生之容易爲萬劫之艱辛若斅如斯徒稱釋子

慈雲式懺主書紳

知白汝知日之所爲害善之法偏宜遠之損惡之道益其用之口無自伐心無自欺勿抱内蠹勿揚外儀欲人之譽畜已之私殺義之始陷禍之基自恃其德

必有餘議自矜其達必有餘非眷屬集樹汝宜遠之利養毛蝇汝宜畏之釋而思之懲惡之餘何則是宜清香一炷紅蓮數枝口勿輟誦意勿他思安禪禮像其則勿虧量衣節食其志勿移造世文筆如佛戒之說人長短如法慎之縱對賓侶口勿多辭頻驚光影坐勿消時芭蕉虛質非汝久期蓮花淨土是汝真歸俾夜作晝勤而行之

願文

願我此身安隱修道離諸緣障正法無難國土豐樂常居林野樂獨寂靜衲衣菜食隨分知足常畏信施

如禦强敵常離眷屬如遠大怨常保禪慧如護珍寶常弃諸惡如去弊疾法衣錫杖禦魔甲兵繩床香灌貪道調具捨此之外更無所貪習俗生常願莫相近嗜欲名利永非我徒毀讚虛嚮猶風過耳安忍違從志全道業

圭峰密禪師座右銘

寅起可辦事省語終寡尤身安勤戒定事簡疎交游他非不足辨已過當自修百歲旣有限世事何時休落髮墮僧數應須侔上流胡爲逐世變志慮尚囂浮四恩重山嶽錙銖未能酧蚩蚩居大厦汲汲將焉求

死生在呼吸起滅若浮漚無令方服下畨作阿鼻由

白楊順禪師示衆

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只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如爲已身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

永明智覺壽禪師垂誡

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若逢眞正導師切須勤心親近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在耳根永爲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須信道眞善知識爲人中最大因緣能化衆生得見佛性深嗟末世誰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無妨般若生遭王法死陷阿鼻受得地獄業消又入畜生餓鬼百千萬劫無有出期除非一念回光立卽翻邪爲正若不自懺自悔自度自修

諸佛出來也無救你處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若喫酒如喫屎尿相似便可飲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尸相似便可行淫若見已財他財如糞土相似便可侵盜饒你鍊得到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他心只爲末法僧尼少持禁戒恐賺他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萬論所陳若不去淫斷一切淸淨種若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若不去盜斷一切福德種若不去肉斷一切慈悲種三世諸佛同口敕宣天下禪宗一音演暢如何後學畧不

聽從自毁正因反行魔說只爲宿熏業種生遇邪師善力易消惡根難拔豈不見古聖道見一魔事如萬箭攅心聞一魔聲如千錐劄耳速須遠離不可見聞各自究心愼莫容易

八溢聖解脫門

禮佛者敬佛之德也念佛者感佛之恩也持戒者行佛之行也看經者明佛之理也坐禪者達佛之境也叅禪者合佛之心也得悟者證佛之道也說法者滿佛之願也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然此八事猶如四方四隅闕一不可前聖後聖其揆

一也六波羅蜜亦須兼行六祖云執空之人滞在一隅謂不立文字自迷猶可又謗佛經罪障深重可不戒哉

大智照律師比丘正名

梵語苾芻華言乞士內則乞法以治性外則丐食以資身父母人之至親最先割捨鬚髮世之所重盡以剃除富溢七珍弃之猶同於草芥貴尊一品視之何啻於煙雲極厭無常深窮有本欲高其志必降其身執錫有類於枯藜擎鉢何殊於破器肩披壞服卽是弊袍肘串絡囊便同席袋淸淨活命已沾八聖道中

儉約修身卽預四依行內九州四海都爲游處之方樹下塚間悉是棲遲之處攀三乘之逸駕蹈諸佛之遺踪禀聖教以無違眞佛弟子遇世緣而不易實大丈夫可以戰退魔軍揮開塵網受萬金之勝供諒亦堪消爲四生之福田信非虛託乞士爲義期斯之謂乎

捨緣銘

追遠報恩棄儒從釋刮磨舊習洗滌世緣截斷衆流壁立千仞文章筆硯盡把焚除雪月風花無勞嘲詠酒殽財色更莫回頭聲利榮華豈須着眼末流狂妄

正法浇漓但欲變形何嘗涉道雖云捨俗俗習不除盡說出塵塵緣不斷纔親講肆擬作闍黎未入叢林望爲長老避溺投火豈覺盲癡却步求前實爲顛倒釋心儒服代不乏人釋服儒心世途目擊律防麁暴禪息妄緣深究苦空常思厭離邪師惡友畏若豺狼善導良朋親如父母低心似地緘口如愚摧挫我人消停意氣端居靜室課念道時送想樂邦一心待盡若能如此吾復何憂厥或不然子當裁酌

座右銘

四體不勤百事無闕端坐受用寧知所來但養穢軀

鮮營淨福縱懷慚耻尚恐難堪况處學庠濫參聽教求人長短壞彼規繩假託他緣鬥避衆法輕陵先覺熒惑後生規度利名結構朋黨不遭惡疾必有餘殃虛費精神終無成結昇沈由已善惡無門福謝禍來雖悔何及斯言非妄汝曹思之

規繩後跋

咨爾學衆聽吾直言父母生身義當侍養師長受度理合供承而乃遠別鄉閭躬栖講肆是宜親仁擇善建志立身討論不弃於寸陰持守無忘於跬步若乃縱無明之逸馬任業識之野猨見善不遷作惡無耻

或遭責罰或被擯治豈不負累宗親耻辱師傅濫他淨衆枉彼施心號無慚人遭不如意且依律檢罨示條章來學同遵令法久住

緇門警訓卷二終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刻此

緇門警訓卷第三

撫州永安禪院僧堂記　無盡居士撰

古之學道之士灰心泯志於深山幽谷之間穴土以爲廬紉草以爲衣掬溪而飲煮藜而食虎豹之與隣猿狙之與親不得已而聲名腥薌文彩發露則枯槁同志之士不遠千里裹糧躡屩來從之游道人深拒而不受也則爲之樵蘇爲之舂炊爲之洒掃爲之刈植爲之給侍奔走凡所以效勞苦致精一積月累歲不自疲厭覬師見而愍之賜以一言之益而超越死生之岸烏有今日所謂堂殿宮室之華床榻臥具之

安氈幄之溫簟席之凉窗牖之明巾單之潔飲食之盛金錢之饒所須而具所求而獲也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因永安禪院之新其僧堂也得以發吾之緒言元祐六年冬十一月吾行郡過臨川聞永安主僧老病物故以兜率從悅之徒了常繼之常陞座說法有陳氏子一歷耳根生大欣慰謂常曰諦觀師誨前此未聞當有淨侶雲集而僧堂狹陋何以待之願出家貲百萬爲衆更造明年堂成高廣宏曠殆甲江右常遣人來求文曰公迫常於山而及此也幸卒成之吾使謂常擊鼓集衆以吾之意而告之曰

汝比丘此堂既成坐臥經行惟汝之適汝能於此帶刀而眠離諸夢想則百丈卽汝汝卽百丈若不然者昏沉睡眠毒蛇伏心暗冥無知晝入幽壤汝能於此跏趺宴坐深入禪定則空生卽汝汝卽空生若不然者獼猴在檻外覩楂梨雜想變亂坐化異類汝能於此橫經而誦研味聖意因漸入頓因頓入圓則三藏卽汝汝卽三藏若不然者春禽晝啼秋蟲夜鳴風氣所使曾無意謂汝能於此閱古人話一見千悟入紅塵裏轉大法輪則諸祖卽汝汝卽諸祖若不然者狗齧枯骨鵶啄腐鼠鼓喙呀唇重增饑火是故析爲垢淨刹爲因果判爲情想感爲苦樂漂流汩溺極未來際然則作此堂者有損有益居此堂者有利有害汝等比丘宜知之汝能斷毘盧髻截觀音臂剗文殊目折普賢脛碎維摩座焚迦葉衣如是受者黃金爲瓦白銀爲壁汝尚堪任何況一堂戒之勉之吾說不虛了常諮參悅老十餘年盡得其末後大事葢古德所謂金剛王寶劍云元祐七年十二月十日南康赤烏觀雪夜擁爐書以爲記

禪月大師大隱龜鑑

在塵出塵如何處身見善努力聞惡莫親縱居暗室如對大賓樂情養性逢危守貧如愚不愚修仁得仁謙讓爲本孤高作隣少出爲貴少語最珍學無廢日時習知新榮辱愼動是非勿詢常切責己切勿尤人抱璞刖足與文厄陳古聖尚爾吾徒奚伸安閒世俗自任天眞奇哉快哉坦蕩怡神

右街寧僧錄三教總論

問曰略僧史求事端其故何也荅曰欲中興佛道令正法久住也曰方今天子重佛道崇玄門行儒術致太平已中興矣一介比丘力輪何轉而言中興佛道耶荅曰更欲助其中興耳苟釋氏子不知法不修行不勤學科不明本起豈能副帝王之興乎或曰子有何力令正法久住乎荅曰佛言知法知摩夷護持攝受可令法不斷也又曰諸師已廣著述何待子之爲耶荅曰古人著述用則闕如曾不知三教循環終而復始一人在上高而不危有一人故奉三教之興有三教故助一人之理且夫儒也者三王以降則宜用而合宜道也者五帝之前則冥符於不宰昔者馬史躋道在九流之上班書拔儒冠藝文之初子長欲反其朴而還其淳尚帝道也孟堅思本其仁而祖其義行王道焉自夏商周至于今凡幾百千齡矣若用黃

老而治則急病服其綏樂矣由此仁義薄禮刑生越其禮而逾其刑則儒氏拱手矣釋氏之門周其施用以慈悲變暴惡以喜捨變慳貪以平等變寃親以忍辱變瞋害知人死而神明不滅知趣到而受業還生賞之以天堂罰之以地獄如範脫土若模鑄金邪範漏模寫物定成其寢陋好模嘉範傳形必告其端嚴事匪口談人皆目擊是以帝王奉信群下歸心草上之風翕然而偃而能旁憑老氏兼假儒家成智猶待於三愚爲邦合遵於衆聖成天下之亹亹復終日之乾乾之於御物也如臂使手如手運指或擒或縱何

往不臧邪夫如是則三教是一家之物萬乘是一家之君視家不宜偏愛偏愛則競生競生則損教已在其內自然不安及已不安則悔損其教不欲損教則莫若無偏三教既和故法得久住也且如秦始焚坑儒術事由李斯後魏誅戮沙門職由寇謙之崔浩周武廢佛道二教矜衒已之聰明蓋朝無正人唐武宗毀除寺像道士趙歸眞率劉玄靖同力謗誣李朱崖影助此四君諸公之報驗何太速乎奉勸吾曹相警互防勿罹愆失帝王不容法從何立況道流守寶不爲天下先沙門何妨饒禮以和之當合佛言一切恭

信信于老君先聖也信于孔子先師也非此二聖曷能顯揚釋教相與齊行致君於羲黃之上乎苟咈斯言譬無賴子弟無端鬬競累其父母破產遭刑然則損三教之大猷乃一時之小失日月食過何損於明君不見秦焚百家之書聖人預已藏諸屋壁坑之令勸絕楊馬二戴相次而生何曾無噍類耶梁武捨道後魏勃興拓跋誅僧子孫重振後周毀二教隨牽復之武宗陷釋門去未旋踵宣宗十倍興之側掌豈能截河漢之流張拳不可暴虎兕之猛況爲僧莫若道安安與習鑿齒交游崇儒也爲僧莫若慧遠遠送陸

修靜過虎溪重道也余慕二高僧好儒重道釋子猶或非之我既重他他豈輕我請信安遠行事其可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之謂歟

傳禪觀法

禪法濫觴自於秦世僧叡法師序關中出禪經其文則明心達理之趣也然譬若始有其方未能修合弗聞療疾徒曰醫書矧以大教既敷群英分講註之者矜其辭義科之者逞其區分執麈提松但尚其乘機應變解紛挫銳唯覩其智刃辭鋒都忘其詮不求出

離江表遠公慨禪法未敷於是苦求而得也菩提達磨祖師觀此土之根緣對一期之繁紊而宣言曰不立文字遣其執文滯迹也直指人心明其頓了無生也其機峻其理圓故不免漸修之徒篤加訕謗傳禪法者自達磨爲始焉直下相繼六代傳衣橫枝而出不可勝紀如曹溪寶林傳所明也道法師箋本於直指人心下削本今依舊本補入

洪州寶峯禪院選佛堂記丞相張商英撰

崇寧天子賜馬祖塔號慈應謚曰祖印歲度僧一人以奉香火住山老福深卽祖殿後建天書閣承閣爲

堂以選佛名之使其徒請記於予予三辭而請益堅余謂之曰古人謂選佛而及第者涉乎名言爾予以名堂予又記之無乃不可乎憐子之勤謾爲之記夫選者選擇之謂也有去有取有優有劣施之於科舉用之於人才此先王所以厲世磨鈍之具非所以選佛也使佛而可選也取六根乎取六塵乎取六識乎取三六則一切凡夫皆可以作佛去三六則無量佛法誰修誰證取四諦六度七覺八正九定十無畏乃至十八不共法三十七助道品乎取之則有法也去四諦六度乃至三十七助道品乎去之則無法也去

取有無眇然如絲之畱於心中欻然如埃之入乎胸次此在修多羅藏或謂之二障或謂之四病或謂之不了義或謂之戲論或謂之遍計邪見或謂之微細流注取之非佛也去之非佛也不去不取亦非佛也佛果可以選乎曰先生之論相宗也吾祖之論禪宗也凡與吾選者心空而已矣弟子造堂而有問宗師踞坐而有荅或示之以玄要或示之以料揀或示之以法鏡三昧或示之以道眼因緣或示之以向上一路或示之以末後一句或示之以當頭或示之以平實或揚眉瞬目或舉拂敲床或畫圓相或劃一畫或

拍掌或作舞契吾機者知其心之空也知其心之空則佛果可以選矣余曰世尊舉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如斯而已矣後世宗師之所指示何其紛紛之多乎吾恐釋氏之教中衰於此矣深河東人也甘粗糲耐辛苦久從關西眞淨遊孤硬卓立必能宏其教益釋氏之教枯槁以遺其形寂寞以灰其慮戒定密行鬼神所莫窺慈悲妙用幽顯所同仰迫而後應則吾衆喪其伴侶不得已而後言則六聚亡其畛域生死之變人之所畏也吾未嘗有生安得有死則奚畏之有利害之境人之所擇也吾未嘗有利安得有害則

奚擇之為夫如是則不空於外而內自空不空於境而心自空不空於事而理自空不空於相而性自空不空於空而空自空空則等等則大大則圓圓則妙妙則佛嗟乎吾以此望子子尚無忽哉

三祖鑑智禪師信心銘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

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粗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沈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

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虛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

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此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戒定慧三學

資持云一切佛法不出三學以衆生迷惑動慮成業由業感報生死無窮欲脫苦果要除苦因故先以戒治其業次以定慧澄其惑業分善惡故止作兩行以相翻惑唯昏散故定慧二法而對破病因藥差

機籍教脩然後業盡惑除情亡性顯教門雖廣豈越於斯

釋法四依則見祖懐究竟指歸唯在了義

依法不依人者人唯情有法乃軌模性空正理性空遍大小也體離非妄即用此法爲正法依涅槃極教盛明斯輙涅槃云依法者即是法性不依人者即是聲聞緣覺若能反彼俗心憑準聖量隱心行務知非性空乘持此心以爲道路一分知非明順空理一分覩厭明違有事如此安心分名修趣法性眞道

依義不依語者語是言說止是張筌義爲達理化物

之道化猶變也證解已後絕慮杜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故經有捨筏之喻人懷目擊之談莊子云目擊而道存豈不以言詮意表得意息言月喻妙指無宜不曉上明義假語顯見義捨詮也今謂得義義乃是言眞行道者常觀常破常觀依語常破隨義謂言隨義還是誦言上謂得義忘言仍須遣義無有也

依智不依識者識謂現行隨塵分見眼色耳聲躭迷不覺與牛羊而等度同邪凡而共行上明六識妄念人皆共依故行論隊已下令依佛智即唯識觀令損過漸明也大聖示教境是自心下愚永執塵爲識外所以化導無由捨之是知滯歸凡識倒遣聖心愚迷履歷常淪三倒勇勵特達念動即知知

倒離清名爲依識知流須返名隨分智如是加功漸增明大後見塵境知非外來境非心外是自心相安有愚迷生憎生愛思擇不已解異牛羊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此之兩經並聖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曉之則無壅不通有疑皆決但爲群生性識深淺利鈍不同致令大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界上下法我說唯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明心也又云如如與眞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佛說唯心量此據出世法體以明心也終窮至實畢到斯源隨流赴感還宗了義

戒唯佛制不通餘人

行宗云大千界內佛爲法王律是佛勑唯聖制立自餘下位但可依承良以如來行果極圓窮盡衆生輕重業性等覺已下猶非所堪況餘小聖輙敢擬議有如國家賞罰號令必從王出臣下僭越庶人失信亡敗無日佛法亦爾若容他說群生不奉法不久住故也

撮畧諸文以嘆戒法

資持引摽宗云是汝大師以能軌物也或云人足能有所至也或云大地生成住持也道品樓柱聖道所

依也禪定城郭定慧所憑也乃至如池如鏡如纓絡如頭如器又智論中如重寶如命如船如鳥翅等尋之可知又篇聚中先明戒護具列八喻如王小子如月光如如意珠如王一子如人一目如貧資粮如王好國如病良藥又戒大序如海無涯如寶無厭僧祇戒本如猿猴鎖如馬轡勒廣在經律不復繁引良以戒德高廣故非一物可喻偏舉諸像各得一端不能全似

佛在世時偏弘戒法

又云雖談衆典然於毘尼最所留意故篇聚云世尊處世深達物機凡所施爲必以威儀爲主是也又經通餘人所說律唯金口親宣大權影響但知祇奉況餘小聖安敢措詞又復諸經說有時限律則通於始終義鈔云始於鹿苑終至鶴林隨根制戒乃有萬差等具斯三意永異餘經偏弘之言想無昧矣

示僧尼戒相廣畧

鈔云問律中僧列二百五十戒戒本具之尼則五百此言虛實(五百之言乃出智論與律不同故問決之)荅兩列定數約指爲言(約即畧也)故諸部通言不必依數論其戒體唯一無作約境明相乃量塵沙且指二百五十以爲持犯蹊徑

耳律中尼有三百四十八戒可得指此而爲所防今準智論云尼受戒法畧則五百廣則八萬僧則畧有二百五十廣亦同尼律儀

度尼教意

業疏云女人機發(律中佛姨母大愛道尼同五百女人求佛出家)深厭生死求佛出家以無弘道遠化益故抑而不許後還舍衛便自剃髮披衣倚僧坊立祈聽受戒時爲三請便授敬法必具依行即感具戒記云女性鄙弱人少敬信故無弘化之益反更毀辱正法減半由佛不許却還城中輙自變形復至祇桓倚門而住阿難代請佛令傳教能行八敬即與出家愛道等聞即發具戒疏又云二十衆受者爲明女報感深智淺喜生慢怠必欲受具僧尼各十方發勝心又云若依神州自宋已前究勘僧史尼一衆受(謂從大僧一衆邊受)如諸律中八敬受者但專愛道餘五百尼十一衆受故求那跋摩(此翻功德鎧)聖者言若無二衆但一衆受如愛道之緣者得也何以知然及論本法止前方便未有可成還約僧中羯磨方感後師子國鐵索羅等十一尼學宋語通方二衆受

尼八敬法

事鈔尼衆篇云善見佛初不度女人出家爲滅正法五百年後爲說八敬聽出家依教行故還得千年今時不行隨處法滅會正記云佛成道後十四年姨母求出家佛不許度阿難爲陳三請佛令慶喜傳八敬向說若能行者聽汝出家彼云頂戴持言八敬者一者百歲比丘尼見初受戒比丘當起迎送禮拜問訊請令坐二者比丘尼不得罵謗比丘三者不得舉比丘罪說其過失比丘得說尼過四者式叉摩那已學於戒應從衆僧求受大戒五者尼犯僧殘應半月在二部僧中行摩那埵六者尼半月內當於僧中求教

授人七者不應在無比丘處夏安居八者夏訖當詣僧中求自恣人如此八法應尊重恭敬讚歎盡形不應違

出家超世

業疏云橫約諸有無思離染故樹出家樂處閑靜若有貪着終成金鎖引出方便唯斯一道如華手經云有四法轉身即在善來比丘蓮華化生現增壽命一者自樂出家亦勸助人令欣出家二者求法無倦亦勸他人三者自行和忍亦勸他行四者習行方便深發大願又出家功德經云若能放人出家受戒功德無量譬如四天下滿中羅漢百年供養不如有人爲涅槃故於一日夜出家受戒謂循前施雖多有竭是欲界繫爲法出家非三界業故說過前又云縱起寶塔至忉利天亦劣出家功德者一時欣出雖未可數然其積微是高勝本

沙彌五德

鈔引福田經云一者發心出家懷佩道故二者毁其形好應法服故三者委棄身命遵崇道故四者永割親愛無適莫故五者志求大乘爲度人故記云此之五德出家大要五衆齊奉不唯小衆終身行之不唯

初受又業疏云斯德始終通於五衆俱堪物養人天師範故使誦持無輕受體及形服也

三衣興意

鈔引薩婆多云欲現未曾有法故一切九十六種外道無此三名爲異外道故分別功德論爲三時故制有三衣冬則着重夏則着輕春則着中亦爲諸虫故智論云佛聖弟子住於中道故着三衣外道裸身無恥白衣多貪重着也十誦爲異外道故便以刀截知是慚愧人衣雜含經云修四無量者並剃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也準此而名則慈悲者之服華嚴云著袈

裟者捨離三毒等四分云懷抱於結使不應着袈裟
薩婆多五意制三衣也一衣不能障寒三衣能障故
二不能有慚愧三不中入聚落四乃至道行不生善
五威儀不清淨故制令畜三便具上義僧祇云三衣
者賢聖沙門標幟鉢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爲應執
持三衣瓦鉢即是少欲少事等當宗外部多爲寒故
制三四分又云三世如來並着如是衣故業疏云如
律中說如來因諸比丘畜長不自節約是以初夜着
一衣乃至後夜着第三明旦因制如衣法初

引示袈裟功能

又引大悲經云但使性是沙門汙沙門行形是沙門
披着袈裟者於彌勒乃至樓至佛所得入涅槃無有
遺餘悲華經云如來於寶藏佛所發願成佛時我袈
裟有五功德一者入我法中或犯重邪見等四衆於
一念敬心尊重必於三乘受記二者天龍人鬼若能
恭敬此人袈裟少分即得三乘不退三者若有鬼神
諸人得袈裟乃至四寸飲食充足四者若衆生共相
違反念袈裟力尋生悲心五者若在兵陣持此小分
恭敬尊重常得勝他若我袈裟無此五力則欺十方
諸佛濟緣引賢愚經云佛告阿難古昔無量阿僧祇

劫此閻浮提於山林中有一師子名蹀迦羅毘(秦言堅誓)
軀體金色光相明顯時獵師剃頭着袈裟內佩弓箭
以毒箭射之師子驚覺即欲馳害見着袈裟念言此
人不久必得解脫所以者何此染衣者三世聖人標
相我若害之則爲惡心向三世聖賢

大教永斷繒綿皮物

鈔又引央掘經繒綿皮物若展轉來離殺者手施持
戒人不應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悲不破戒涅槃
云皮革履屣憍奢耶衣如是衣服悉皆不畜是正經
律今有一方禪衆皆着艾布豈非順教

記云已前律制但據蠶家大教轉來不許受用乃知
聲聞行劣但取離非菩薩慈深遠推來處雖離殺手
無非殺來足踏(坐具也)身披(三衣也)皆霑業分非大士可
忍豈比丘所宜請考經文少懷信仰廣叙利害見章
服儀離殺手者非蠶家故不受者應法大小俱順故
受者非悲違大順小故小從大出望制雖順約義還
違故知持戒行慈方符聖旨縱情受用全乖道儀故
章服儀云且自非悲之語終爲永斷之言據此爲論
頗彰深切次引涅槃乃終窮囑累決了正教明文制
斷何得遲疑

舉現事以斥妄行

記云據僧傳中所敘南岳道休二師不衣綿帛並服艾絮故南山律師云佛法東漸幾六百載唯斯衡岳慈行可歸今時禪講自謂大乘不拘事相綾羅闘美紫碧爭鮮肆恣貪情背違聖教豈不聞衡岳但服艾絮以御風霜天台四十餘年唯披一衲永嘉食不畊鉏衣不蠶口荊溪大布而衣一床而居良由深解大乘方乃專崇苦行請觀祖德勿染邪風則稟教修身眞佛子矣

示衣財體如非

業疏云但以邪心有涉貪染爲利賣法禮佛讀經斷食諸業所獲贓賄皆曰邪命物正乖佛化故特制也如經中說比丘持糞掃衣就河所洗諸天取汁用洗自身不辭穢也外道持淨氍次後將洗諸天遙遮勿汚池也由邪命得體不淨故以此文證心淸淨者是正本也雖求淸淨財體應法綾羅錦繡俱不合故世多用絹細者以體由害命特須制約今五天及諸胡僧俱無用絹作袈裟者親問彼云以衣爲梵服行四無量審知行殺而故服之義不應也以法衣順道錦色班綺耀動心神靑黃五綵眞紫上色流俗所貪故

齊削也資持云感通傳中天人云佛法東傳六七百載南北律師曾無此意安用殺生之財而爲慈悲之服師何獨拔此意南山荅曰余因讀智論見佛着粗布伽梨因懷在心何得乖此及聽律後便見蠶衣臥具縱得已成並斬壞塗壁由此重增景仰又云復見西來梵僧咸着布氎具問荅云五天竺國無着蠶衣由此與念著章服儀等義淨三藏內法傳中反加毀誹彼學小乘有部故多偏執今宗大乘了義非彼所知

示敬護三衣鉢具法

事鈔云十誦護三衣如自皮鉢如眼目乃至云所行之處與衣鉢俱無所顧戀猶如飛鳥若不持三衣入聚落俗人處犯罪僧祇亦云比丘三衣一鉢須常隨身違者出界結罪除病當敬三衣如塔想五分三衣謹護如身薄皮常須隨身如鳥毛羽飛走相隨四分行則知時非時不行所行之處與衣鉢俱猶如飛鳥羽翮相隨諸部並制隨身今時但護離宿不應教矣記云今時希有護宿何況常隨多有畢生身無法服是則末世護宿猶爲勝矣但內無淨信慢法輕衣眞出家兒願遵聖制業疏云所以衣鉢常隨身者由出

家人虛懷爲本無有住着有益便停故制隨身若任留者更增餘習於彼道分曾無思擇故有由也

示開制本緣

資持云象鼻者即犯衆學不齊整戒文注顯然今皆垂肘豈知步步越儀犯吉今準感通傳天人所示凡經四制世多迷執畧爲引之彼云元佛初度五人爰及迦葉兄弟並制袈裟左臂坐具在袈裟下西土王臣皆披白氎搭左肩上故佛制衣角居臂異俗此一制也後徒似漸多年少比丘儀容端美入城乞食多爲女愛由是制衣角在肩後爲風飄聽以尼師壇鎭之此二制也

後有比丘爲外道難言袈裟既爲可貴有大威靈豈得以所坐之布而居其上比丘不能荅以事白佛由此佛制還以衣角居于左臂坐具還在衣下此三制也於後比丘着衣不齊整外道譏言狀如婬女猶如象鼻由此始制上安鉤紐令以衣角達於左臂置達即至也於腋下不得令垂如上過也今須準此作可挑着左肩若垂臂肘定判非法步步結罪舊云今在左臂爲正但不得垂尖角者非也

鉢制意

事鈔引僧祇云鉢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宜十誦云鉢是恒沙諸佛標誌不得惡用善見云三乘聖人皆執厐鉢乞食資生四海以爲家居故名比丘中阿含云鉢者或名應器言體者律云大要有二泥及鐵也五分律云有用白銅鉢者佛言此外道法若畜得罪佛自作鉢坯以爲後式十誦律云畜金銀木石等鉢非法得罪言色者四分云應熏作黑色赤色律文廣有熏法素厐白鐵油塗者並爲非法言量者四分云大受三斗小受斗半中品可知此律姚秦時譯彼國用姬周之斗若準唐斗上鉢受一斗下者五升乃至云然則諸部定量雖無一指然多三斗斗半爲限但此器名應器須依教立律云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取

足而已言通增減必準正教

坐具教意

鈔引四分爲身爲衣爲臥具故制長佛二搩叱革手廣一搩手半廣長更增半搩手諸部論搩不定今依五分佛一搩手長二尺準唐尺則一尺六寸七分強此用二尺爲搩手準姬周尺也十誦云新者二重故者四重伽論亦同鼻柰耶云新尼師壇故者緣四邊以亂其色若作者應安緣五分須搩四角不搩則巳四分云若減量作若豎作兩重並得十誦不應受單尼師壇離宿吉羅摩得伽云離宿不須捨墮非佛制故

亦不應離宿記云爲身者恐坐地上有所損故大爲
衣者恐無所藉三衣易壞故爲臥具者恐身不淨汙
僧床榻故

緇門警訓卷三終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刻此
緇門警訓卷第三
崇禎甲戌仲春般若堂識

緇門警訓卷第四

漉囊教意

鈔云物雖輕小所爲極大出家慈濟厥意在此今上
品高行尚飲蟲水況諸不肯焉可言哉故律中爲重
蟲命偏制飲用二戒由事常現有用者多數故也記
云出家之人脩慈爲本慈名與樂無殺爲先物類雖
微保命無異此乃行慈之具濟物之緣大行由是而
生至道因茲而剋同儔負識勿以爲輕

引大教説淨以斥倚濫

資持引地持論云菩薩先於一切所畜資具爲非淨
故以清淨心捨與十方諸佛菩薩如比丘將現前衣
物捨與和尚闍黎等涅槃云雖聽受畜要須淨施篤
信檀越是也今時講學專務利名不耻五邪多畜八
穢但隨浮俗豈念聖言自下壇場經多夏臘至於淨
法一未霑身寧知日用所資無非穢物箱囊所積並
是犯財慢法欺心自貽伊戚學律者知而故犯餘宗
者固不足言誰知報逐心成豈信果由種結現見袈
裟離體當來鐵葉纏身爲人則生處貧窮衣裳垢穢
爲畜則墮於不淨毛羽腥臊況大小兩乘通名淨法
倘懷深信豈憚奉行故荆谿禪師輔行記云有人言

凡諸所有非已物想有益便用說淨何爲今問等非已財何不任於四海有益便用何不直付兩田（悲敬二田）而閉之深房封於囊篋實懷他想用必招愆（犯盜）忽謂已財仍違說淨說淨而施於理何妨任已執心後生傲傲故知不說淨人深乖佛意兩乘不攝三根不收若此出家豈非虛喪於戲

八財不淨長貪壞道

鈔云一田宅園林二種植生種三貯積穀帛四畜養人僕五養繫禽獸六錢寶貴物七氈褥釜鑊八象金飾床及諸重物此之八名經論及律盛列通數顯過

不應又律經言若有畜者非我弟子五分亦云必定不信我之法律由此八種皆長貪壞道汙染梵行有得穢果故名不淨也乃至云律中在事小機意狹故多開畜又涅槃云若諸弟子無人供須時世饑饉飲食難得爲欲護持建立正法我聽弟子受畜金銀車乘田宅穀米貿易所須雖聽受畜如是等物要須淨施篤信檀越記云上明大乘機教俱急下明小乘機教俱緩律在事者違事故輕則顯經宗於理違理故重小機意狹不堪故開反上大乘堪任故重世人反謂小乘須戒大教通方幾許悞哉

勸廣開懷利隨道擁

僧網篇云眞誠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厭三界之無常辭六親之至愛捨五欲之深着良由虛妄之俗可棄眞實之道應歸是宜開廓遠意除蕩鄙懷不吝身財護持正法況僧食十方普同彼取自分理應隨喜而人情悋惜用心不等或有閉門限礙客僧者不亦蚩乎鳴鐘本意豈其然哉出家捨着尤不應爾但以危脆之身不能堅護正法浮假之命不肯遠通僧食違諸佛之教損檀越之福傷一時衆情塞十方僧路傳謬後生所敗遠矣改前迷而復道不亦善哉（慳食獨啖

餓鬼之業是謂大迷）或問僧事有限外客無窮以有限之食供無窮之僧事必不立荅曰此乃鄙俗之淺度瑣人之短懷豈謂淸智之深識達士之高見夫四輩之供養三寶之福田猶天地之生長山海之受用何有盡哉故佛藏經言當一心行道隨順法行勿念衣食所須者如來白毫相中一分供諸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由此言之勤脩戒行至誠護法由道得利以道通用乃至云俗教尚謂憂道不憂貧況出家之士高超俗表不憂護法而憂飲食其失大甚也

辯燒身指大小相違

資持云義淨三藏寄歸傳廣斥世人燒身然指意謂菩薩大士之行非出家比丘所宜古來章記相傳引誡講者寡聞用爲口實此由不知機有淺深教分化制律明自殺方便偷蘭燒指然香違制得吉梵網所制若不燒身臂指非出家菩薩犯輕垢罪此蓋小機急於自行期盡報以超生大士專在利他歷塵劫而弘濟是以小律結其大過大教嘆其深功況大小兩教俱是聖言一抑一揚豈容乖異且經明出家菩薩那云不許比丘（彼云捨身非沙門所爲等）傳列苦行遺身豈是專存通俗（彼云經中所明事存通俗）荊谿所謂依小不燒則易依大

燒之則難保命貪生物情皆爾今以義判且爲三例一若本白衣不在言限或全不受戒依此經中足指供養勝施國城若依梵網直受大戒順體奉持然之彌善二若單受小戒位局比丘不燒則順本戒持燒之則依篇結犯三若兼受大戒名出家菩薩燒則成持不燒則成犯若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並從大判不犯律儀若此以明粗分進否豈得雷同一槩頓斥爲非然有勇暴之夫情存矯誑邀人利養規世聲名故壞法門乃佛教之大賊自殘形體實儒宗之逆人直是惡因終無善報今時頗盛聾俗豈知則義淨之誡亦有取矣

律制雜學以妨正業

鈔文云五分云爲知若會等（邪事差僧及法食會集等）學書不得爲好廢業不聽卜相及問他吉凶四分開學誦文書及學世論爲伏外道雜法中新學比丘開學算法十誦好作文頌莊嚴章句是可怖畏不得作毘尼毋論佛言吾教汝一句一偈乃至後世應行者即行之不應行者亦莫行之後世比丘所說亦爾記云以書算卜術俗典文頌俱是世法非出家業爲因緣故時復開之今時釋子名實俱喪能書寫則稱爲草聖通俗

典則自號文章擇地則名爲山水卜術則呼爲三命豈意捨家事佛隨順俗流之名本圖厭世超昇翻集生死之業故智論云學習外典如以刀割泥泥無所成而刀自損又如視日光令人眼暗然往古高僧亦多異學或精草隸或善篇章或醫術馳名或陰陽顯譽皆謂精窮傍涉餘宗無非志在護持助通佛化故善戒云若爲論議破於邪見若二分經一分外書不犯四分開誦此其意耳今或沽名邀利附埶矜能形厠方袍心染浮俗畢身虛度良可哀哉

解行無實反輕戒律

資持云十誦中律制比丘五夏已前專精律部若達持犯辦比丘事然後乃可學習經論今越次而學行旣失序入道無由大聖呵責終非徒爾又彼律云佛見諸比丘不學毘尼遂讚歎毘尼面前讚歎波離持律第一後諸上座長老比丘從波離學律也今持纔霑戒品便乃聽教參禪爲僧行儀一無所曉況復輕陵戒檢毀呰毘尼貶學律爲小乘忽持戒爲執相於是荒迷塵俗肆恣克頑嗜杯臠自謂通方行婬怒言稱達道未窮聖旨錯解眞乘且戒必可輕汝何登壇而受律必可毀汝何剃髮染衣是則輕戒全是自輕毀律還成自毀妄情易習至道難聞拔俗超群萬中無一請詳聖訓能無從乎

歸敬三寶興意

歸敬儀云然則熏習日久取會無由事須立敬設儀開其信首之法附情約相顯於成化之功然後肝膽塗地形骸摧折知宇宙之極尊則敬逾天屬（天屬卽父母也）曉教義之遠大則道越常迷（卽七界經史等）乃至云小乘論云敬者以慚爲體也由我德薄前境尊高故行敬也今反無慚不耻深可咲也大乘論云由信及智故敬於彼信故非邪智故興敬故引誠教信智及慚敬之本矣又引論云歸依者回轉之語由昔背正從邪流蕩生趣今佛出世興言極尊遂卽回彼邪心轉從正道故也於是乃立歸法有五等之差始於背俗之初終於入道之極皆歸三寶以爲心師之迹也所師極矣所爲大矣故增一阿含經云無恭敬心於佛者當生龍蛇中以過去從中來今猶無敬多睡癡等斯爲良證大悲經云佛過去時行菩薩道見三寶舍利塔像師僧父母耆年善友外道諸仙沙門婆羅門無不傾側謙下敬讓由是報故成佛已來山林人畜無不傾側以敬於佛又俗禮云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是也

求歸三寶功益

敬儀云是知初心後進必須憑師善友今依止三寶常樂親近故大智論云若菩薩未入法位遠離諸佛壞諸善根沒在煩惱自不能度安能度人是故不應遠離諸佛譬如嬰兒不離其母行道不離粮食熱時不離凉風寒時不欲離火度水不離好船病苦不離良醫是故菩薩常不離佛何以故父母親友人天王等不能益我度諸苦海唯佛世尊今我出苦是故常念不離諸佛又如善生經云若人受三自歸所得果

報不可窮盡如四大寶藏舉國人民七年之中運出不盡受三歸者其福過彼不可稱計又校量功德經云四有洲中滿二乘果有人盡形供養乃至起塔不如男子女人作如是言我某甲皈依佛法僧所得功德不可思議以諸福中三寶勝故

列示三寶名相

歸敬儀云然三寶爲敬謁之尊是以明其相狀行者云歸命常住法身所謂如來成就十力四無所畏五眼六通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三念處等一切種智無上調御功德智慧微妙清淨廣大如法界究竟如

虛空安慰世間普覆一切無障無礙無所分別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而能示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常舉右手安接衆生放大光明除無明暗百福莊嚴萬德圓滿雨甘露雨轉正法輪濟益衆生出生死海是故號佛衆聖中尊無上法王

十二部經(梵語一修多羅二祇夜三和伽那四伽陀五優陀那六尼陀那七阿波陀那八伊帝目多伽九闍陀伽十毘佛畧十一阿浮達摩十二優波提舍唐言一契經二重頌三授記四孤起五無問六因緣七譬喻八本事九本生十方廣十一未曾有十二論議)上中下善義味清淨自然具足開現梵行最上第一度於彼岸甚深實相平等大慧自性清淨心行處滅言語道斷而此正法

境界無礙爲衆生說不違實義由是無上出世良藥破滅衆生無始煩惱

三乘淨僧所行三慧(聞思修也)是菩薩道披弘誓鎧策精進馬執忍辱弓放智慧箭煞煩惱賊直心深心決定正趣無上第一平等正道不離念佛念法念僧受行諸佛一切言教常以六度度諸衆生常以四攝攝諸含識爲尊爲導爲依爲救安置衆生佛菩提道是故號僧法朋善友常以方便利益世間是良福田眞供養者

三寶住持全由戒法

資持云三寶四種一體理體就理而論化相一種局據佛世住持一位通被三時功由戒力運載不絕故如舟焉何以然耶由佛法二寶並假僧弘僧寶所存非戒不立如標宗中順則三寶住持違則覆滅正法又如華嚴云具足受持威儀教法能令三寶不斷等

明理三寶功高歸之益大

歸敬儀云由此三寶常住於世不爲世法之所凌慢故稱寶也如世珍寶爲世所重今此三寶爲諸群生三乘七衆之所歸仰故云正歸若無專信雜事邪神雖受歸戒不得聖法故經云歸依於佛者眞名淸信

士終不妄歸依其餘諸天神斯何故耶以眞三寶性相常住堪爲物依自餘天帝身心苦惱有爲有漏無力無能自救無暇何能救物唯出世寶有力能持言歸依者如憑王力得無侵害今憑正寶威福無涯故使神龍免金翅之誅信士超夜叉之難五種三歸皆歸此寶或卽名之同相三寶由理通三世義盡十方常住三寶此爲至極經云若人得聞常住二字是人生生不墮惡趣斯何故耶以知法佛本性常故一時聞解熏本識心業種既成淨信無失况能立願歸依奉爲師範固當累劫清勝義無陷没如經有人受三

歸依彌勒初會解脫生死此乃出苦海之津梁入佛法之階位

住持三寶

住持三寶者人能弘道萬載之所流慈道假人弘三法於斯開位遂使代代興樹處處傳弘匪假僧揚佛法潛沒至如漢武崇盛初聞佛名既絕僧傳開緒斯竭及顯宗開法遠訪身毒致有迦竺來儀演布聲教開物成務發信歸心實假敷說之勞誠賚相狀之力名僧寶也所說名句表理爲先理非文言無由取悟故得名教說聽之緣名法寶也此理幽奧非聖莫知

聖雖云亡影像斯立名佛寶也但以群生福淺不及化源薄有餘資猶逢遺法此之三寶體是有爲具足漏染不足陳敬然是理寶之所依持有能導重相從出有如俗王使巡歷方隅不以形微故敬齊一經云如世有銀金爲上寶無銀有鍮亦稱無價故末三寶敬亦齊眞今不加敬更無尊重之方投心何所起歸何寄故當形敬靈儀心存眞理導緣設化義極於斯經云造像如麥獲福無量以是法身之器也論云金木土石體是非情以造像故敬毀之人自獲罪福莫不表顯法身致令功用無極故使有心行者對此靈

儀莫不涕泣橫流不覺加敬但以眞形已謝唯見遺蹤如臨清廟自然悲肅舉目摧感如在不疑今我亦爾慈尊久謝唯留影像導我慢幢是須傾屈接足而行禮敬如對眞儀而爲說法今不見聞心由無信何以知耶但用心所擬三界尚成豈此一堂頑癡不動大論云諸佛常放光說法衆生罪故對面不見是須一像既爾餘像例然樹石山林隨相標立導我心路無越聖儀

化相三寶

化相三寶者謂釋迦如來爲佛寶也所說滅諦爲法

寶也先智苦盡爲僧寶也此化相三寶或名別相體是無常四相所遷滅過千載但可追遠用增翹敬以賢劫中三佛已往無我第四群生何依長淪苦海解脫無路是以能仁膺期出世三祇修鍊萬行功圓纖瑕去而法性凝清片善具而報化微妙爾後上生兜率下降王宮三十歲居道樹成佛四十九年住世教化說法三百五十度宣演八萬四千門王臣外護於四海九州師僧內傳於人間天上利益廣大傳法難思故有偈云

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爲牀坐徧三千若不傳法度衆

生畢竟無能報恩者

傳法有五

一受持　二看讀　三諷誦　四解說　五書寫

外護內護流傳即佛法僧寶不斷也

仁宗皇帝讚三寶文

讚佛

天上天下金僊世尊一心十號四智三身度脫五陰超踰六塵生靈歸敬所謂能仁

讚法

萬法唯心心須至靜由彼一心能生萬行背覺爲妄悟眞即聖稽首法門昭然佛性

讚僧

六度無僻四恩匪常爲人眼目助佛津梁體潤一雨心熏衆香道無不在此土他方

大慧禪師看經回向文

其甲業力障魔神志錯亂所歷根鈍自然想來脫略混淆顛倒重疊臨文徇意字誤句差乖清濁之正音絕隔越久誦懈怠因事憒嗔嚴潔或涉於垢塵肅敬或成於瀆慢身口服用之不淨衣冠禮貌之弗恭供

不如儀處非其地卷舒操亂墜落汚傷種種不專不誠大懸大懼恭願諸佛菩薩法界虛空界一切聖衆護法善神天龍等慈悲憐憫懺滌罪愆悉令誦經功德周圓畢遂其甲回向心願尚慮譯潤或誤註解或訛其師其人悉爲懺悔仗佛神力使罪消除常轉法輪起濟含識

懶菴樞和尚語

佛誡羅睺羅頌云十方世界諸衆生念念已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六凡四聖同

此一性彼既如是我何不然直須内外資熏一生取辦更若悠悠過日是誰之咎古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天台智者大師云何不絶語言置文字破一微塵出大千經卷一微塵者衆生妄念也大千經卷者衆生佛性也衆生佛性爲妄念所覆妄念若破則佛性現前此老人爲固執文字語言者興此歎也此亦是金鎞刮膜之義他日眼開方知得力

楞嚴經云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若不以戒攝心者縱饒解齊佛祖未免裨販如來造

種種業況平平之人清凉國師以十願律身者良有以也戒以愼爲義又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

四句偈

經中四句偈者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也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不能受持四句偈若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能受持四句偈山野看來人人皆能受持知者萬中有一何故如此秖爲此經被他前塵蓋覆不自覺知也

示比丘付巳德行受食

付巳德行全缺應供者德行全可以應供德行缺則不可應供今之比丘或年三四十歲或年五六十歲未嘗一日不應供也德行全耶德行缺耶所以云學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年齒既高園中蕈不生教有明文不可不信若也一念回光日消萬兩黃金

示比丘愼勿放逸

增一阿含經云眼以色爲食耳以聲爲食鼻以香爲食舌以味爲食身以觸爲食意以法爲食涅槃以無放逸爲食如今叢林中三八念誦鳴鐘集衆維那白云衆等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愼勿放逸此

語與增一頗同徃徃聞者以爲常例如風過樹略不餐采佛祖之意遂成虚設矣

菩薩三事無厭

智論云菩薩唯有三事無厭一者供養佛無厭二者聞法無厭三者供給僧無厭今之學者雖未至菩薩地位撥棄因果者或有之更不究先聖之微言殊不知即理而事即事而理事理圓融法爾如是故永明云擬欲蛭嫌海量螢掩日光乎

戒定慧

戒定慧三學者衆生自性本有之物不因修證而得

非唯諸佛菩薩具足一切凡夫悉皆具足自性無善惡無持亦無犯是自性戒自性無靜亂無取亦無捨是自性定自性本無知而無所不知是自性慧諸佛菩薩知有故得受用一切凡夫不知有故不得受用知有不知有似乎少異而戒定慧未嘗少異也

誡觀檀越四事從苦緣起出生法終南山宣律師爲弟子慈恐作

損害生命名苦業筋骨斯盡名苦緣經云食者從耕種鋤刈收治颺簸窖藏運輦舂磨炊爨蒸煑聊設供給奉送又種菜造牆溉灌田園營爲醬酢計一鉢食

出一鉢汗汗在皮肉卽是其血一食功力出於作者一鉢之血況復一生凡受幾食始從耕墾乃至入口傷殺無數雜類小虫是以佛戒日受一食支持性命寄過一生衣服者養蠶殺蠒取柔織絡染浣裁縫衆緣調度無量辛苦計上下衣資凡殺幾蠶出幾氣力蠶蠒入湯受幾痛苦是故佛教著糞掃衣障弊陋質蕇得修道房舍者從起立牆壁穿坑掘地傷殺土蟲斫伐材木傷林樹蟲造磚瓦時殺泥水蟲放火陶治殺柴草虫作人苦力施主費財飮食衆緣勞損甚大始成一房是故行者依於塚樹草蓐自安念食是苦

節身而食念衣殺命著糞掃衣念房舍卧具從苦緣生志樂頭陀三月一移念四事難消少欲知足經云受檀越食如饑饉世食子肉想受施主衣如熱鐵纏身入房舍時如入鐵鑊受牀座時如熱鐵牀寧破此身猶如微塵不以破戒之身受人供給三塗苦報皆爲愛衣貪食樂好房舍若破戒因緣還償施主或作奴婢鞭打驅策或受畜生形披毛帶角生償筋骨死還皮肉負重力盡起而復倒虛受信施樂不足言及償施主苦過萬倍是故教汝知慙知愧愼護後世莫破戒受施名爲淨心

誡觀末法中校量心行法

凡夫解義皆因聽學爲知法人身犯四重畜入不淨財食噉俗饌無羞無耻知而故犯不畏後世是故令汝校量心行先淨禁戒後方聽經汝用五誡得名淨心古者大德講華嚴經唯一卷疏於後法師作三卷疏今時講者十地一品出十卷疏各逞功能競顯華誦文字浩博寄心無所然文者當體卽義何須人語今時愚人競求於名不求於法法尚不可著何況著文字法離文字言語斷故大集經云經文是一講者異說各恃已見壞亂正法天神瞋故三災俱起以是

因緣佛法淡薄如一斛水解一升酪看似酪色食即
無味諦思講論人情測佛佛智境界豈人能測如是
審察名爲淨心

誡觀破戒僧尼不修出世法

僧尼破戒者所謂畜養奴婢僮僕牛驢車乘田宅種
植園林花菓金銀粟帛屏風氈被好枕細席箱匱盆
瓮銅器槃椀上好三衣牙牀坐褥房舍退屋厨庫碓
磨脂麪藥酒雜鮭醬酢異種口味王公貴重多人顧
識生緣富貴數過親舊餉送予問申訴衙府身爲衆
首門徒强盛講說相難好喜音樂常居一寺評量僧
事迭相擯罰借問旱潦豐儉盜賊水火毒獸之事經
過酒店市鄽屠膾獵射之家親友婦女琴瑟詩賦圍
基雙陸讀外書典高語大咲嫌恨諍競飲酒食肉綾
羅衣服五色鮮明勤剃鬚髮爪利如鋒畜八不淨財
寶富足於此等事貪求愛著積聚不離名眞破戒經
云此等比丘名禿居士名披袈裟賊名禿獵師名三
塗人名無羞人名一闡提名謗三寶名害一切檀越
眼目名生死種子名障聖道遠離此等十種惡名即
爲淨心

誡觀六難自慶修道法

一者萬類之中人身難得如提謂經說今得人身難
於龜木二者雖得人身中國難生此土即當邊地之
中具足大乘正法經律三者雖有正法信樂復難今
隨力信不敢疑謗四者人身難具今受男形根無殘
缺相貌成就五者雖具男形六根無缺五欲纏染出
家甚難今得割愛出家修道披著佛衣受佛淨戒六
者雖受禁戒隨戒甚難汝可於戒律中尊重愛樂慚
愧愼護於此六事若不觀察即便放逸深障聖道既
超六難常應喜慶難得已得得已莫失如是思量名
爲淨心

戒賢論師祈禱觀音文

聞性空持妙無比思修頓入三摩地無緣慈力赴群
機明月影臨千澗水比丘某甲稽首歸命大慈悲父
觀世音菩薩仰願它心道眼無礙見聞動大哀憐冥
熏加被一者願某甲早斷漏結速證無生三業圓明
六根清淨二者願某甲一聞千悟獲大總持具足辯
才四無礙解凡是聖教熏習其心一歷耳根永無忘
失功德智慧莊嚴其身根根塵塵周徧法界三者願
某甲上求佛果下度群生梵行早圓三輪空寂直至
成佛於其中間捨身受身常爲男子隨佛出家發菩

提心自利利他行願無盡然後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卽得往生安樂刹生彼國已滿諸大願足菩薩行與諸衆生皆成佛道

永嘉眞覺禪師發願文

稽首圓滿徧知覺寂靜平等本眞源相好嚴特非有無慧明普照微塵刹稽首湛然眞妙覺甚深十二修多羅非文非字非言詮一音隨類皆明了稽首淸淨諸賢聖十方和合應眞僧執持禁戒無有違振錫携缾利含識卵生胎生及濕化有色無色想非想非有非無想雜類六道輪廻不蹔停我今稽首歸三寶普

爲衆生發道心群生沉淪苦海中願因諸佛法僧力慈悲方便拔諸苦不捨弘願濟含靈化力自在度無窮恒沙衆生成正覺說此偈已我復稽首歸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法僧前承三寶力志心發願修無上菩提契從今生至成正覺中間決定勤求不退未得道前身無橫病壽不中夭正命盡時不見惡相無諸恐怖不生顚倒身無苦痛心不散亂正慧明了不經中陰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水陸空行天魔外道幽冥鬼神一切雜形皆悉不受長得人身聰明正直不生惡國不値惡王不生邊地不受貧苦奴婢女形黃門

二根黃髮黑齒頑愚暗鈍醜陋殘缺盲聾瘖瘂凡是可惡畢竟不生出處中國正信家生常得男身六根完具端正香潔無諸垢穢志意和雅身安心靜不貪嗔癡三毒永斷不造衆惡恒思諸善不作王臣不爲使命不願榮飾安貧度世少欲知足不長畜積衣食供身不行偸盜不殺衆生不噉魚肉敬愛含識如我無異性行柔輭不求人過不稱已善不與物諍怨親平等不起分別不生憎愛他物不悕自財不恡不樂侵犯恒懷質直心不卒暴常樂謙下口無惡說身無惡行心不諂曲三業淸淨在處安隱無諸障難竊盜

刼賊王法牢獄枷杖鉤鎖刀鎗箭槊猛獸毒虫墮墜溺水火燒風飄雷驚霹靂樹折岩頹堂崩棟朽撾打怖畏趂逐圍繞執捉繫縛加誣毀謗橫註鉤牽凡諸難事一切不受惡鬼飛災天行毒癘邪魔魍魎若河若海崇山窮嶽居止樹神凡是靈祇聞我名者見我形者發菩提心悉相覆護不相侵惱晝夜安隱無諸驚懼四大康强六根淸淨不染六塵心無亂想不有昏滯不生斷見不着空有遠離諸相信奉能仁不執已見悟解明了生生修習正慧堅固不被魔攝大命終時安然快樂捨身受身無有怨對一切衆生同爲

善友所生之處值佛聞法童眞出家爲僧和合身身
之服不離袈裟食食之器不乖盂鉢道心堅固不生
憍慢敬重三寶常修梵行親近明師隨善知識深信
正法勤行六度讀誦大乘行道禮拜妙味香花音聲
讚唄燈燭臺觀山海林泉空中平地世間所有微塵
已上悉持供養合集功德廻助菩提思惟了義志樂
閑靜清素寂默不愛喧擾不樂群居常好獨處一切
無求專心定慧六通具足化度衆生隨心所願自在
無礙萬行成就精妙無窮正直圓明志成佛道願以
此善根普及十方界上窮有頂下極風輪天上人間

六道諸身一切含識我所有功德悉與衆生共盡於
微塵劫不惟一衆生隨我有善根普皆克薰飾地獄
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餓鬼
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畜生
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天人
阿脩羅恒沙諸含識八苦相煎迫南無佛法僧因我
此善根普免諸纏縛南無三世佛南無脩多羅菩薩
聲聞僧微塵諸聖衆不捨本慈悲攝受群生類盡空
諸含識歸依佛法僧離苦出三塗疾得超三界各發
菩提心晝夜行般若生生勤精進常如救頭然先得

菩提時誓願相度脫我行道禮拜我誦經念佛我脩
戒定慧南無佛法僧普願諸衆生悉皆成佛道我等
諸含識堅固求菩提頂禮佛法僧願早成正覺

隨州大洪山遂禪師禮華嚴經文

南無毘盧教主華藏慈尊演寶偈之金文布琅函之
玉軸塵塵混入刹刹圓融十兆九萬五千四十八字
一乘圓教大方廣佛華嚴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
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常願供養常恭敬七處
九會佛菩薩常願證入常宣說五周四分華嚴經常
願供養無休歇九十刹塵菩薩衆常願悟入常宣說

大方廣佛華嚴經伏願某甲生生世世在在處處眼
中常見如是經典耳中常聞如是經典口中常誦如
是經典手中常書如是經典心中常悟如是經典願
生生世世在在處處常得親近華藏一切聖賢常蒙
華藏一切聖賢慈悲攝受如經所說願悉證明願如
善財菩薩願如文殊師利菩薩願如彌勒菩薩願如
普賢菩薩願如觀世音菩薩願如毘盧遮那佛以此
稱經功德以此發願功德願與四恩三有法界一切
衆生消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罪垢願與四
恩三有法界一切衆生解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

無量寃業願與四恩三有法界一切衆生集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福智同遊華藏莊嚴海同入菩提大道場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

桐江瑛法師觀心銘

心焉心焉本自天然卓爾獨立湛寂孤堅妙中至妙玄中又玄無來無去不變不遷非迷非悟絕聖絕賢思不可及强以言詮由體明覺遂生諸緣鏡含萬象海納百川收之兮神潛方寸舒之兮光克大千變化自在作用無邊乃生乃佛爲實爲權迷之則浩浩不返悟之則了了相傳心焉汝靈心焉汝靈語汝莫忘

誨汝須聽汝具萬法兮本自圓成萬法具汝兮其體空平境非實境名是假名汝昔不悟兮枉受羚𡾊汝今自覺兮可保堅貞觸途莫滯念起卽惺六塵不染三毒乃淸休更鼓之令濁兮失本明宜自澄之令淨兮歸元精

緇門警訓卷四終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刻此

緇門警訓卷第五

終南山宣律師賓主序

夫損巳利他者葢是僧家之義也害物安身者非爲釋子之理也有賞善罰惡之能斷是非不平之事若是先人後巳弃諸佛之慈心如或爾死我活乖六和之妙行爲主者倘存仁義感十方衲子之雲臻若乃私受人情招千里惡名之遠播爲賓者懷恭執禮有義而到處安身苟取狂圖無義而隨方惹怨今者幸生中國得賴空門脫萬丈之火坑拋千重之羈網如囚出獄似鳥開籠履布金積善之場住七寶無殃之

地天龍恭敬神鬼欽崇非桑蠶而着好衣不耕田而食美饌何須結怨饕利非理圖財求蝸角之虛名閉人天之坦路取龜毛之小利穿地獄之深坑積恨結於今生受波吒於後世縱使滿堂金玉牽纏自巳愚身直饒羅綺盈箱鬬亂子孫業重少求儉用免逼迫於心田知足除貪播馨香於意地或住梵刹或挂雲堂莫論他非但省巳過若有才高之者把三藏以研窮志淺之流覽五乘而課誦切莫口行慈善肚裡刀鎗面帶笑容心藏劍戟貧者不恤老者不憐忘慈親鞠養之深恩乖師長提携之厚德如斯用意退十方

檀越之信心執假迷眞惹四海英賢之譏誚是以丁寧勸諭仔細精專聞之者破我慢之高山覽之者塞昏迷之巨海皆希稟信普願回心只宜來世勝今生莫遣今生勝來世奉勸大衆疾須覺知大限臨頭悔之莫及

東山演禪師送徒弟行脚

大凡行脚須以道心爲重不可受現成供養等閑過日須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每日十二時中裂轉面皮討箇分曉始得若只隨群逐隊打鬨過日忽然死了閻羅老子打筭飯錢莫道我不曾說與你來若

是做工夫須要時時檢點刻刻提撕那裏是得力處那裏是不得力處那裏是打失處那裏是不打失處若如此檢點做工夫時定有到家時候有一等辦道人經又不看佛又不禮纔上蒲團便打瞌睡及至醒來胡思亂想纔下蒲團便與人說雜話若是如此辦道至彌勒佛下生時也未有入手底時節須是猛着精采提一箇無字晝叅夜叅與他廝㨃不可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可在蒲團上死坐須要活弄恐雜念紛飛起時千萬不可與他廝㨃轉鬪轉多有人到這裡不識進退解免不下成風成顚壞了一生宜向紛飛

起處輕輕放下轉身下地行一遭又上蒲團開兩眼揑兩拳竪起脊梁依前提起所叅話頭便覺淸凉如一鍋沸湯攙一杓冷水相似若如此做工夫日久歲深自有到家時節工夫未入手不可生煩惱恐煩惱魔入心若覺得力不可生歡喜恐歡喜魔入心種種禪病說之不盡如衆中有老成道伴千萬時時請益若無將前輩祖師教人做工夫語言看一遍如親見相似如今向此道者難得其人千萬努力向前望汝早早打破漆桶歸來與老僧揩背偈曰瞻風撥草離家時一念途中善護持近日叢林風味別脚頭到處

着便宜

石屋珙禪師送慶侍者回里省師

汝師年老中山寺朝暮無人可瞻侍下歸掃洒執巾瓶師資禮法合也未汝母兼又年紀高除汝一人更無二望斷秋風未見歸倚門日日長垂淚離師棄母入山來所圖畢竟成何事安貧樂道固所難住箇茅菴豈容易也要種竹栽松也要鉏山掘地也要運水搬柴也要澆蔬灌芋也要行道諷經也要攝心除睡藜羮黍飯塞飢瘡淡虀薄粥通腸胃人生皆爲口體忙我亦未免形骸累自家心地如未明業識茫茫無

本據水邊林下暫經過吾汝皆非久居計月江和尚有書來勉汝歸寧有深意開緘未讀便抽身不負來音全孝義有言孝爲百行先在俗在僧誰不然侍師奉母名敬田何須入衆并參禪忽然思靜又嫌喧短策不妨閑往還

結制小參

佛祖門風將委地說着令人心膽碎扶持全在我兒孫不料兒孫先作弊紛紛走北向奔南昧却正因營雜事滿目風埃滿面塵業識茲茲無本據縱饒掛搭在僧堂直待版鳴歸被位聚頭寮舍鼓是非收足蒲團便瞌睡癡雲靉靆性天昏石火交煎心鼎沸暫時寂寂滯輕安一向冥冥墮無記百丈清規不肯行外道經書勤講議因果分明當等閒罪福昭然渾不懼或遷一榻一間房放逸總由身口意頭上瓦脚下磚身上衣口中味一一皆出信心檀越人家施未成道業若爲消捫心幾箇知慚愧今日三明日四閒處光陰盡虛棄一朝老病來相尋閻翁催請死符至從前所作業不忘三塗七趣從茲墜袈裟失却復再難鱗甲羽毛披則易看它古之學道流直忘人世輕名利煑黃精煨紫芋飯一摶水一器爲療形枯聊接氣石

爛松枯竟不知洗心便作累生計物外淸閑一味高世上黃金何足貴劫空田地佛花開香風觸破娘生鼻選佛塲中及第歸圓覺伽藍恣游戲茲因結制夜小參不覺所言成此偈

上堂

六月七月天不雨農家曉夜忙車水背皮焦裂脚底疼眼花無力欲悶死公人又來逼夏稅稅綵納了要盤費大麥小麥盡量還一日三飡不周備思量我輩出家兒現成受用都不知進道身心無一點東邊浪宕西邊嬉三箇五箇聚頭坐開口便說它人過及乎歸到暗室中背理虧心無不做莫言墮在異類中來生定作栽田翁前來所說苦如此那時難與今時同古德訓徒有一語對人天衆拈來舉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苦

中峰和尚遺誡門人

佛法無你會處生死無你脫處一報之身如風燈石火念念如救頭然尚無你了辦處著甚死急平地上討許多忙亂眨得眼來早已四五十歲了也你喚甚麽作佛法任你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及與百氏諸子從頭

解註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遶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你會處你轉要會轉不相應你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撥不入處别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的妄念惟有具大信根向巳躬下眞叅實悟乃能荷負你若作荷負想依舊没交涉故古教謂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人拾得橋皮自認爲火到處高談濶論主張一路道我會佛法要人恭敬有甚得便宜處叵者三四十年向此事上著到展轉於佛法二字尚不相應所以日夜懷慚安敢濫膺師位

尋常遇甘言厚幣不啻毒箭入心累避之而不可此葢多生緣業所致乃虛妄本非道力使之然也每見道流没要緊遇些子不順意事一點無明恣縱業識狂心毒行平地上橫陷人喚作我持公論殊不知從無量劫來被此等公論結縛無明未曾有一事以公論而會道念且今日所持底公論你還知多少人在你背後掩鼻之不暇生死無你脫處自家一箇生死大事粘皮綴骨念念無間無量劫來百千伎倆一齊弄盡只是此心不肯休歇徒向千佛萬祖累發重誓逗到今日撞在三衣下喚作道流奈何依舊識它目前不破動便生心起念莫非滋長生死結縛忘却最初出家本志似與麼熱亂得千生萬生徒長業輪於理何益好教你知衆生結縛濃厚無你奈何處你若無力處衆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丐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知佛法無你會處生死無你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驀尔撥透始信余言之不相誣矣

誡閑

世人未有不以閑散爲樂而共趣之逆問其故乃曰

昔嘗以榮辱是非累日與事物相交馳心志勞而形體瘁以至結於情想接於夢寐靜而思之人生幾何不得一日之安雖富貴奚益也由是一切棄之思欲行歌坐忘觀青天白雲以自放浪於事物之表或有避父師之訓厭身世之勞望治生如避水火必欲拔塵遠俗以遂其閑余曰忙固勞形役慮也閑則坐消白日又何益於理哉二者皆欣厭之情妄耳故聖人有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之旨正不必厭此忙而欣彼之閑也余將直言之夫人欲學入世間之道苟不服勤勞役則事無貴賤皆無由成然悟世間虛妄欲究

聖賢出世之道倘不忘飡廢寢則根無利鈍又何從
而得之故雪山大士捨身命如微塵數事知識如恒
河沙積刧迨今歷試諸難葢欲示後學者知道之不
易聞也故入世間則忠於君孝於親悉盡其義不可
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叅暮扣以盡其道又不
可不忙旣盡其義又盡其道將見體如泰山之不動
心等太虛之無爲豈一閑字可與同日語哉或入世
不能盡其義出世不能盡其道惟孜孜以安閑不擾
爲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爲無慚人凡
有識者安肯負此無慚而復啫閑於疎散之域也余

故書此以爲投閑者之誡

千巖長禪師示衆

叅禪爲第一持戒爲第二作福爲第三禮誦爲第四
旣作出家兒須行四種事不可縱汝心不可恣汝意
不可懶汝身不可昏汝智諦觀苦與樂痛念生與死
莫愛衣與食莫貪名與利時中惺惺著胸中蕩蕩地
行坐合清規動靜依先制常近善知識常遠惡朋輩
若能信我言成佛極容易若不信我言出家徒勞耳
是百姓光頭是脩羅聚會是地獄抽芽是畜生群隊
快脫袈裟來快出山門去且自做俗人莫與我同住

天衣懷禪師室中以淨土問學者

若言舍穢取淨厭此欣彼則是取舍之情衆生妄想
若言無淨土則違佛語脩淨土者當如何脩衆無語
復自荅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又云譬如雁過
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大智律師警自甘塗炭者

世之學佛者其始莫不皆曰爲生死事大及乎聲利
所動世緣所汨則生死大事置而弗論或爲人扣擊
則它辭託跛不能自決或云此不須問或云不必用
知或云符到奉行莫作計較或云隨處受生出入自

在或云且生不高不下之家復男子身或云把定精
神見善惡相不得隨去或令預候之時或教臨終奪
陰或云百骸潰散一物長靈或云形散氣消歸於寂
滅如是種種臆度矯亂皆不出凡夫外道斷常二見
逮乎四大解分病苦所逼識神無主隨業輪廻決無
疑矣假令定日剋時坐脫立化世德可致未足爲奇
斯由不見十六觀經不知九品生相不信彌陀願力
而堅恃所具自甘塗炭豈不爲之悲哉

永明壽禪師戒無證悟人勿輕淨土

問曰但見性悟道便超生死何用繫念彼佛求生它

方荅曰眞修行人應自審察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今存龜鑑以破多惑諸仁者當觀自巳行從見性悟道受如來記紹祖師位能如馬鳴龍樹否得無礙辯才證法華三昧能如天台智者否宗說皆通行解兼脩能如忠國師否此諸大士皆明垂言教深勸往生葢是自利利他豈肯悞人自悞况大雄讚嘆金口丁寧希從昔賢恭稟佛敕定不謬誤也仍往生傳所載古今高士事跡顯著非一宜勤觀覽以自照知又當自度臨命終時生死去住定得自在否自無始來惡業重障定不現前此一報身定脫輪廻否三途惡道異

類中行出没自由定無苦惱否天上人間十方世界隨意寄託定無滯碍否若也了了自信得及何善如之若其未也莫以一時貢高却致永劫沉淪自失善利將復尤誰嗚呼哀哉何嗟及矣

慈雲式懺主三衣辯惑篇

佛制法衣但三一曰安陁會二曰鬱多羅僧三曰僧伽梨此三法衣定是出家之服非在家者所披僧祇云三衣者賢聖沙門標識非俗人所爲智論云佛聖弟子住於中道故着三衣外道裸形無耻白衣多貪重着雜阿含云修四無量者並剃髮服三法衣而出家也據斯以知定非俗服世云梵網經有通俗着者人見彼經廣列王臣道俗盡得受戒應教身所着袈裟等言便令士女受菩薩戒者着七條衣覩彼經文未必全尒袈裟正翻爲染式翻卧具據翻染者秖是通制道俗受戒須服壞色恐其染同時艶乖於法制乃云應教身所着染皆使壞色或有風俗不可盡制而出家菩薩必須染壞故復文云比丘應與俗服有異何曾通俗着七條衣或翻卧具者南山云三衣總名梵網經云披九條七條五條袈裟即其文也若尒者又何妨袈裟之語别在出家亦即文云比丘皆應

與俗服有異尋天台及藏法師章疏俱作染壞義釋並無通俗三衣之說雖方等經中通俗脩懺入道場時許着三衣但是單縫不許却刺佛言此三衣者一名單縫二名俗服荆溪師云若却刺者即是大僧受持之衣是故此衣應須别造世有借出家人衣深爲未可故知雖三衣非出家服(出輔行記)信其梵網若巳許着方等何故要須單縫乃至阿含佛令取阿難欝多羅僧與婆四吒女着等此出自聖意暫尒赴機滅後下凡須依定制一切戒律涅槃重宣最後之言方爲指定三衣許俗彼經無文餘或云攘灾免厄許與小

片至如戲女暫挂獼師假披或云得四寸而飲食斯克挂一片而羅刹不敢蓋顯三衣之功用非許四民之受持出家閑邪之人尚昧持衣之軌在塵煩雜之衆寧知奉法之儀南山云若受用有方則不生罪戾必領納乖式便自陷深愆一生無衣覆身一死自負聖責何處無惡道分觀斯之言自坐深過忍將非法誤累在家更有僣妄不能緘默多見道俗競挂絡子濫觴久矣滋彰近矣且三衣五納制聽二典絡子名狀出自何文誤以三衣破片而廻作者比丘衣損秪合補治令不失受持豈容披其破片更立異名何殊

遭賊失衣比丘乎或云院內執作暫挂無妨者安陁會正是院內之衣何不着耶至於俗家弟子若免災厄不應常挂袈裟之片若許常挂何不全許三衣而但許一片耶南山引僧祇能着袈裟免金翅難乃云必不順教則所被無力袈裟違教尚云無力況今絡子特新裁染公然製造若名若體全是非法驗知披挂得罪無福今畧書三種違教之咎庶幾讀之宥過無大必改爲善一者絡子名體都無所載制聽二教一切所無既乏五功濫參三服違教之責寔報非虛二者制聽二教唯佛一人自菩薩聲聞述而不作今

既自制絡子仁者便是佛耶三者隋外道輩非佛者流南山云以襍色線縫於衣上作條幅者是外道法結偸蘭遮況乎造非法衣殊乖先制非外道輩斯何人哉幸願四方道人行大乘者讀文尋竟共守已情擔麻棄金殊非智者革弊從正斯則達人應知無上佛乘解無道俗傳持之軌誡在律儀涅槃扶律談常正在於此律範若壞法假誰傳豈生爲人不護眼目斷常住命非旃陁羅耶昔靜靄法師值周武行虐自恨不能護法出家奚爲乃坐石奮刀徧身剖肉引腸挂樹以手捧心而卒嗚呼古賢護法其若是乎我等

既歿未能宜守法制莫致毀損殃墜自他矣

緇門警訓卷第五終

音釋

簣其貴切[illegible]也　柃音鈴木名　㾫蒲戚切極也疲勞也

嘉興府楞嚴寺[illegible]贊助刻此
緇門警訓[illegible]第五卷[illegible]
[illegible]若堂識

緇門警訓卷第六

長蘆慈覺頤禪師龜鏡文

夫兩桂垂陰一華現瑞自爾叢林之設要之本爲衆僧是以開示衆僧故有長老表儀衆僧故有首座荷負衆僧故有監院調和衆僧故有維那供養衆僧故有典座爲衆僧作務故有直歲爲衆僧出納故有庫頭爲衆僧主典翰墨故有書狀爲衆僧守護正教故有藏主爲衆僧迎待檀越故有知客爲衆僧請召故有侍者爲衆僧看守衣鉢故有寮主爲衆僧供侍湯藥故有堂主爲衆僧洗濯故有浴主水頭爲衆僧禦寒故有炭頭爐頭爲衆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爲衆僧執勞故有園頭磨頭莊主爲衆僧滌除故有淨頭爲衆僧給侍故有淨人所以行道之緣十分備足資身之具百色現成萬事無憂一心爲道世間尊貴物外優閑清淨無爲衆僧爲最回念多人之力寧不知恩報恩晨參莫請不捨寸陰所以報長老也尊卑有序舉止安詳所以報首座也外遵法令內守規繩所以報監院也六和共聚水乳相參所以報維那也爲成道故方受此食所以報典座也安處僧房護惜什物所以報直歲也常住之物一毫無犯所以報庫頭

也手不把筆如救頭然所以報書狀也明窗淨案古教照心所以報藏主也韜光晦迹不事追陪所以報知客也居必有常請必先到所以報侍者也一缾一鉢處衆如山所以報寮主也寧心病苦粥藥隨宜所以報堂主也輕徐靜默不昧水因所以報浴主水頭也緘言拱手退己讓人所以報炭頭爐頭也忖己德行全闕應供所以報街坊化主也計功多少量彼來處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酌水運籌知慚識愧所以報淨頭也寬而易從簡而易事所以報淨人也所以叢林之下道業惟新上上之機一生取辦中流之士長養聖胎至如未悟心源時中亦不虛棄是眞僧寶爲世福田近爲末法之津梁畢竟二嚴之極果若或叢林不治法輪不轉非長老所以爲衆也三業不調四儀不肅非首座所以率衆也容衆之量不寬愛衆之心不厚非監院所以護衆也修行者不安敗群者不去非維那所以悅衆也六味不精三德不給非典座所以奉衆也寮舍不修什物不備非直歲所以安衆也畜積常住减剋衆僧非庫頭所以贍衆也書狀不工文字滅裂非書狀所以飾衆也几案不嚴喧煩不息非藏主所以待衆也憎貧愛富重俗輕僧非

知客所以贊衆也禮貌不恭尊卑失序非侍者所以
命衆也打盹不勤守護不謹非寮主所以居衆也不
閑供侍惱亂病人非堂主所以恤衆也湯水不足寒
暖失義非浴主水頭所以浣衆也預備不前衆人動
念非爐頭炭頭所以向衆也臨財不公宣力不盡非
街坊化主所以供衆也地有遺利人無全功非園頭
磨頭莊主所以代衆也懶惰併除諸緣不具非淨頭
所以事衆也禁之不止命之不行非淨人所以順衆
也如其衆僧輕師慢法取性隨緣非所以報長老也
坐臥參差去就乖角非所以報首座也意輕王法不

顧叢林非所以報監院也上下不和鬪諍堅固非所
以報維那也貪婪美膳毀呰粗食非所以報典座也
居處受用不思後人非所以報直歲也多貪利養不
惜常住非所以報庫頭也事持筆硯馳騁文章非所
以報書狀也慢易金文看尋外典非所以報藏主也
退陪俗士交結貴人非所以報知客也遺忘召請久
坐衆僧非所以報侍者也以己妨人慢藏誨盜非所
以報寮主也多嗔少喜不順病緣非所以報堂主也
桶杓作聲用水無節非所以報浴主水頭也身利温
煖有妨衆人非所以報爐頭炭頭也不念修行安然

受供非所以報街坊化主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非
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涕唾墻壁狼藉東司非所
以報淨頭也專尚威嚴宿無善教非所以報淨人也
蓋以旋風千匝尚有不周但知捨短從長共辦出家
之事所冀師子窟中盡成師子栴檀林下純是栴檀
令斯後五百年再覩靈山一會然則法門興廢係在
僧徒僧是敬田所應恭重僧重則法重僧輕則法輕
內護既嚴外護必謹設使粥飯主人一期王化叢林
執事偶爾當權常宜敬仰同袍不得妄自尊大若也
貢高我慢私事公酬萬事無常豈能長保一朝歸衆

何面相看因果無差恐難迴避僧為佛子應供無殊
天上人間咸所恭敬二時粥飯理合精豐四事供須
無令缺少世尊二千年遺蔭蓋覆兒孫白毫光一分
功德受用不盡但知奉衆不可憂貧僧無凡聖通會
十方既曰招提悉皆有分豈可妄生分別輕厭客僧
旦過寮三朝權住盡禮供承僧堂前暫爾求齋等心
供養俗客尚猶照管僧家忍不逢迎若無有限之心
自有無窮之福僧門和合上下同心互有短長遞相
蓋覆家中醜惡莫使外聞雖然於事無傷畢竟減人
瞻仰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非外道天魔所能

壞也若欲道風不墜佛日常明壯祖域之光輝補
皇朝之聖化願以斯文爲龜鏡焉

慈受禪師示衆箴規（壽無量本大同小異）

陞堂念誦諷經小參但是衆集宜須先赴遊方上士規矩隨身豈可乖慵遭人檢點一回可恕三犯何顏不思百丈眞風便見投子道底靜牌纔挂宜各黙然縱不挂時豈可談笑古佛垂訓守口如瓶二六時中常宜緘黙三業不戒萬禍潛生善語曾祖風便口挂壁上自已案前常令潔淨只安香匣禪策經文貴圖齊整不得安世俗文字藥果香爐種種所須宜收案

下出聲持誦噪吵稠人背靠扳頭輕欺大衆虛占案分挂物明窗不合律儀叢林安許端身正意黙爾披尋諦味聖言契合心地不虛開卷始會看經平時隣案道人切忌交頭接耳賓客相看禮不可免茶湯纔罷敘話已周相引出寮不可久坐若是舊時道伴遠地親情相邀林下水邊方可傾心談論至於交關買賣引惹雜人盡非衲子所爲便可一筆勾下粥後歸寮同伸問訊上中下座恭敬爲先苟或不然輕人慢巳放參開籠須白知寮出入掀簾要垂後手登床宴坐不可垂衣舉動經行更宜緩步使人動念魔障易

生衆口爍金自家何樂洗衣把針宜於齋后不可忙務道業荒唐不可將湯瓶泡衣洗面卓上裁紙糊[illegible]偷煮點心包藏藥石竹竿要知觸淨熨斗須看閑忙執在一隅恐妨衆用古聖補破遮寒縫了便休豈可朝昏事倚針線煎點茶湯叢林盛禮大衆雲集方可跏趺叅寮收歸衆人齊退私藏茶末取笑傍觀隻手揖人是何法度有故不赴須白知寮小坐茶湯輒不可免新到入寮宜懷謙下未諳法度請問耆年隨方毘尼任人建立安籠占案不必着忙欵細之間自然穩便入寮煎點本爲衆人意在志誠茶須遍喫使了

家事舊處安排瀉却湯瓶即時添注山行水欠戒護開談張口如弓發言如箭雌黄之事品藻他人說食說錢呵風罵雨墻壁有耳法令無親忽然虎口遭傷始見鋒頭太露凡遇茶毘陰晴齊赴各懷悽愴同運悲心恐彼前人虛生浪死口持經呪肩負柴薪豈可猖狂恣聲談笑衣盂估唱本爲破慳後人不知返成貪愛偷量長短暗窺舊新賤唱貴分過如常賣不知反貴猶說便宜識者傍觀面慚汗下若是海門上上禪院高賓但爲死者結緣莫彼活人嗤笑柔和善順上下可觀我慢貢高諸聖不祐八萬細行三千威儀

二六時中頭頭可見穿堂直過豈不厚顏尊殿間行恐招薄福衩衣登殿草履遊山莫踐法堂回互耆宿五更洗面本爲修行吐唾拖盆喧聒大衆暗中動念自昧不知日往月來面黄身瘦浴湯少使籌子休拈作福雖多不如避罪廊舍吐唾案上抓頭違背聖賢自從巳便時時檢點步步隄防直須小却身心便好大着腸肚十日知寮遍相供養晩眠早起務在精誠苦切勞心先人後巳大衆衣鉢切要關防一事不周衆人動念煎茶掃地換水裝香莫教冷却湯瓶免見禪和煩惱寮中首座務要柔和規矩先行繩墨自定依時上案簡徑開談有一不周衆人共議遊山瓶水出入有時惡性道人善言誘勸倘不聽從咨白方丈護善遮惡取信檀那淨髮圍爐禮宜謙讓右件規矩委曲預聞日用時中各宜照顧一撥便轉善不可加三喚不回相聚何益況乃心塵難掃性水易湍中器中根可上可下克賓法戰不勝曾罰饡飯一堂文遠勝劣爭禪輸却餬餅兩個叢林榜樣後學依從焦山不說兩般禪只要罰油十六兩頌曰

烏龜忍爾艾燒頭千古令人笑不休奉勸後生高着眼莫教罰了一斤油

笑翁和尚家訓

日亦然分夜亦然睡時宜後起宜先收單摺被候開靜動止回旋向左肩

晨朝粥罷莫猖狂盥漱低頭少使湯頭若痒時須待浴手巾乾淨不相妨

寂靜身心展鉢時出宜先筯入先匙食巾收摺須臨後左右和南禮莫虧

粥了和南飯後茶放參藥石莫諠譁出堂入戶淸規合猶見叢林有作家

座元門首板丁當是甚禪和敢入堂追罰百錢由自可高懸一牓最難當

入空歷堂念誦時從規合自具威儀近來一等無羞恥直裰中間小袖兒

脫着衣鞋要整齊掩門宜緩放籌低密持呪語輕彈指淨桶常將右手提

入浴披衫貴靜恭需湯擊板合從容不應觸布安槽上雙脚如何着桶中

禮拜持經遣睡魔不須將此當嘍囉一朝突出娘生眼執藥方卭病專之

頂笠腰包號水雲尋師切勿憚辛勤法門冷淡須防

護莫學尋常救火軍

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參

夫小參者謂之家教何謂家教譬如人家有三箇五箇兒子大底今日幹甚事小底今日幹甚事是與不是晚間歸來父母一一處斷叢林中亦復如是院門今日幹甚事是與不是住持人當一一處斷覰今之時節叢林淡薄人根狹劣不可說也有一般破落戶長老馳書達信遮邊討院住那邊討院住纔討得院住便揀箇好日入院又道我是長老方丈裏自在受快活遮般底喚作地獄滓如今叢林中若論參禪固

是難得其人我看見你遮一隊漢在遮裏心憒憒口悱悱道我會禪會道入方丈裏趂口快撑兩轉語便行不是遮箇道理又有一般漢影影響響認得箇頑空便道只是遮箇事又有一般道見虛空裏光影又有一般道無有不是者錯了也救不得了也遮般底只宜色身安樂莫教一頓病打在延壽堂內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見神見鬼遮邊討巫師那邊討毉博卜凶卜吉問好問惡你不見我佛如來爲三界毉王四生慈父毉一切衆生心病只爲你不信自心向外馳求被邪魔魍魎入你心中做得許多見解要識你

自心麼如太陽當晝天下皆明那裏更有暗處若到遮箇田地亦無吉凶爻象亦無是非好惡便能向是非頭上坐是非頭上臥乃至婬坊酒肆虎穴魔宮盡是當人安身立命之處只爲你無量劫來業識濃厚心中趦趦欻欻繘繘綷綷信之不及便被世間情愛纏縛得來七顛八倒江南人護江南人廣南人護廣南人淮南人護淮南人向北人護向北人湖南人護湖南人福建人護福建人川僧護川僧浙僧護浙僧道我鄉人住院我去讚佐他一朝有箇不周全翻作是非到處說苦哉苦哉恁麼行脚擔彩殺人鈍置殺

人若是箇漢一畫畫斷多少自由自在若也畫不斷處處被愛之所縛愛色被色縛愛院被院縛愛名被名縛愛利被利縛愛身被身縛你何不退步思量你遮臭皮袋有甚麼好處當時只爲你有一念愛心便入母胎中受父精母血交搆成一塊膿團母喫熱時便受鑊湯地獄母喫冷時便受寒氷地獄及至撞從母胎裏出來受寒受熱受饑受飽受病受苦煎煎逼逼直至今日只爲不能返觀便有許多是非生滅我生你死你死我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隨業受報無有休時[illegible]又有一般奴狗受雇得錢買度牒剃下

狗頭披佛袈裟奴郎不辨菽麥不分入吾法中破壞吾法一向裝褁箇渾身棱腰捺胯胡揮亂喝要做大漢大漢不恁麼做要做大漢須是退步莫面前背後奴唇婢舌嫌好道惡說遮裏飲食豐厚那裏寮舍穩便不消得如此諸上座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你諸人要叅禪麼須是放下着放下箇甚麼放下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劫來許多業識向自巳根脚下推窮看是甚麼道理推來推去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剎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豈不暢

快平生莫只管冊子上念言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冊子上縱饒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閑言語臨死之時總用不着古人悟了方求明師決擇去其砂石純一眞寔秤斤定兩恰如人開雜貨鋪相似無種不有來買甘草便將甘草與他來買黃連便將黃連與他不可買黃連却將甘草與他又似你有一堁金將入紅爐裏煅煉煉來煉去煉得熟也方上鉗鎚打作瓶盤釵釧瓶重幾兩盤重幾兩一一分明然後却將此瓶盤釵釧鎔成一金喚作一味平等法門若不如此盡是儱侗眞如顢頇佛性你還會麼你還信麼山僧適來荅遮僧四轉語道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怕死活中怕活將此四轉語驗盡天下衲僧且道天下衲僧將甚麼驗良久云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語錄

襄禪山慧空禪院輪藏記無爲居士楊傑作

法界本無衆生衆生緣乎妄見如來本無言教言教爲乎有情妄見者衆生之病言教者如來之藥以藥治病則病無不治以言覺妄則妄無不覺此如來不得巳而言賢智不得巳而述也故阿難陀集而爲經優婆離結而爲律諸菩薩衍而爲論經律論雖分乎

三藏戒定慧蓋本乎一心藏以示其函容心不可以凝滯是以雙林大士接物隨機因權表實聚言教而爲藏載寶藏而爲輪以教依輪則教流而無礙以輪顯教則輪運而無窮使披其教者理悟變通見其輪者心不退轉然後優游性海解脫意筌無一物不轉法輪無一塵不歸華藏非有深智者其孰能與於此哉

慈照聰禪師住襄州石門請沓待制爲撰僧堂記

乾明寺者去郡百里古曰石門因勅易之高山峻谷

虎豹所伏岐路磽确人烟夐絕非志於道者罔能棲其心也遊宦之徒羈束利名雖覩其勝絕而罕能陟其境道守郡日知有學者法字守榮自雍熈五年參尋而至後安禪之堂甲隘痺壞於是發心重構克堅其志聚落求化多歷年所召良工市美材迄景德三年始告成凡五間十一架春有學徒慧果携錫至京請余識之將刋于石乃書曰自佛法廣被達磨西來具信根者求證本源星居曠野蔽身草木衣不禦寒食不克腹及正法漸漓人法替怠百丈禪師乃營其棟宇以安老病邇來禪剎競構宏壯少年初學恣臥

其間殊不知化緣者勞形苦骨施財者邀福懺罪明因果者如臥鐵床若當寃敵自非朝夕㝛寤增長聖胎其次親善知識者志求解脫可以暫容其形龍神攸護其或心汨藴纏身利温煖不察無明不知命縮惟記語言自謂究竟韶盡遷謝墮彼惡趣丈夫猛利得不動心者哉榮公生鳳翔號邑出家於雍州鄠縣白雲山淨居禪院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八日記

應菴華禪師荅詮長老法嗣書

老僧自幼出家正因也方袍圓頂正因也念生死未明撥草瞻風親近眞善知識正因也至於出世領衆

今三十餘年未嘗毫髮厚已也方丈之務未嘗少怠也晝夜精勤未嘗敢懈也念衆之心未嘗斯須忘也護惜常住之念未嘗敢私也行解雖未及古人隨自力量行之亦不負愧也痛心佛祖慧命懸危甚於割身肉也念報佛祖深恩寢食不遑安處也念方來衲子心地未明不啻倒懸也雖未能盡古人之萬一然此心不欺也長老隨侍吾三四載凛然卓卓可喜去年夏末命悅衆是吾知長老也吾謝鐘山寓宣城昭亭未幾赴姑蘇光孝方兩月長老受鳳山之請道由姑蘇首來相見道義不忘如此也別後杳不聞耗正

思念間懷淨上人來承書幷信物方知入院之初開堂爲吾燒香乃知不負之心昭廓也今既爲人天眼目與前來事體不同也果能如吾自幼出家爲僧行脚親近眞善知識以至出世住持其正因行藏如此行之則吾不妄付授也又何患宗門寂寥哉至祝無以表信拂子一枝法衣一頂幸收之紹興壬午七月初七日住平江府光孝應菴老僧曇華書復語錄

怡山然禪師發願文

皈命十方調御師演揚淸淨微妙法三乘四果解脫僧願賜慈悲哀攝受但某甲自違眞性枉入迷流隨

生死以飄沈逐色聲而貪染十纏十使積成有漏之
因六根六塵妄作無邊之罪迷淪苦海深溺邪途著
我貌人舉枉措直累生業障一切愆尤仰三寶以慈
悲瀝一心而懺悔所願能仁拯援善友提携出煩惱
之深淵到菩提之彼岸此世福基命位各願昌隆來
生智種靈苗同希增秀生逢中國長遇明師正信出
家童眞入道六根通利三業純和不染世緣常修梵
行執持禁戒塵業不侵嚴護威儀蜎飛無損不逢八
難不缺四緣般若智以現前菩提心而不退修習正
法了悟大乘開六度之行門越三祇之劫海建法幢

於處處破疑網於重重降伏衆魔紹隆三寶承事十
方諸佛無有疲勞修學一切法門悉皆通達廣作福
慧普利塵沙得六種之神通圓一生之佛果然後不
捨法界徧入塵勞等觀音之慈心行普賢之願海他
方此界逐類隨形應現色身演揚妙法泥犁苦趣餓
鬼道中或放大光明或見諸神變其有見我相乃至
聞我名皆發菩提心永出輪廻苦火鑊氷河之地變
作香林飲銅食鐵之徒化生淨土披毛戴角負債啣
寃盡罷辛酸咸霑利樂疾疫世而見爲藥草救療沉
痾饑饉時而化作稻粱濟諸貧餒但有利益無不興

崇乃至冤親現存眷屬出四生之汨沒捨萬劫
之愛纏等與含生齊成佛道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情
與無情同圓種智

開善密菴謙禪師答陳知丞書

某啟欣審官舍多暇焚香靜黙坐進此道何樂如之
叅禪如應舉應擧之志在乎登第若不登第而欲功
名富貴光華一世者不可得也叅禪之志在乎悟道
若不悟道而欲福德智惠超越三界者不可得也竊
嘗思悟道之爲易登第之爲難何故學術在我與奪
在彼以我之所見合彼之所見不亦難乎是以登第

之難也叅究在我證入在我以我之無見合彼之無
見不亦易乎是以悟道之爲易也然叅禪者衆悟道
者寡何也有我故也有我則不能證入亦易中之難
也讀書者衆及第者亦衆何也見合故也見合則推
而應選是難中之易也故見合爲易無我爲難無我
爲易無無爲難無無爲易亦無無無爲難亦無無無
爲易亦無無無亦無爲難亦無無無亦無爲易和座
子撞翻爲難故龐居士云煉盡三山鐵鎔銷五嶽銅
豈欺人哉因筆及此庶火爐邊團圝頭說無生話時
聊發一笑

司馬溫公解禪偈

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

忿怒如列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

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

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

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

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

仰山飯戶部尚書阮中大撰阮戶部外集

仰山飯仰山飯粒粒如珠似銀爛食者須知來處難畧爲諸人試拈看東臯西疇春早時畊夫餉婦寒且饑土膏脈起農事動牛領生瘡猶挽犂夏苗欲秀未成實無雨四天惟烈日背枯面裂汗流胸耘耨只愁稂莠出秋深稻熟如黃雲晝穫夜舂甘苦辛里胥催督王租急官債私逋皆及身官債未償被鞭扑私債未償賣田屋父母妻兒飽幾曾家家留米羞齋粥住

持老僧沿門求丐士緣化圭撮收手胼足胝不敢憚櫛風沐雨何曾休五更雲堂門尚閉普供厨中人早起惟憂清衆粥飯遲日日朝朝悉如是米濬滿地凝如脂去粗存精運柴炊沸湯烟焰甑釜熱執務捨力良勞疲長板聲終木魚吼端坐禪床捧盂受細論變生造熟功却恐闍黎難下口不從香積世界來又非鬼神供爾齋一匙一杓至一鉢皆是求福檀信財維那白槌似當磬十聲佛名嬾同唱行益纔遲忿怒生第二戒中念都忘古人都爲學道忙徧參知識遊諸方木皮草葉供鐺煮豈有此飯克飢腸百歲光陰如

夢幻參請工夫宜早辦若還心地不分明佛也難消

仰山飯

白侍郎六讚偈并序出長慶集

樂天常有願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爲來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與來世相去甚邇故作六偈跪唱於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緣爲來世張本也

讚佛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堂堂巍巍爲天人師故我禮足讚嘆皈依

讚法
過見當來千萬億佛皆因法成法從經出是大法輪
是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廻向
讚僧
緣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衆中之尊假和合力
求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寶
讚衆生
毛道凡夫火宅衆生胎卵濕化一切有情善根苟種
佛果終成我不輕汝汝無自輕
懺悔

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大無小我求其相
中間內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
發願
煩惱願去涅槃願住十地願登四生願度佛出世時
願我得親最先勸請請轉法輪佛滅度時願我得値
最後供養受菩提記
天台圓法師自誡
三界悠悠一囹圄羈鎖生靈受酸楚本來面目久沈
埋野馬無韁恣飄鼓欲火燒殘功德林逝波傾入無
明塢紛紛萬類器中蚊啾啾鳴亂沈還舉亦曾天帝

殿中遊也向閻公鍋裏煮循環又撞入胞胎交搆腥
臊成沫聚一包膿血暫扶持數莖白骨權撑拄七情
馳騎不知歸六賊爭鋒誰作主春風不改昔時波依
舊貪嗔若狼虎改頭換面弄機關忍氣吞聲受辛苦
貴賤賢愚我與人是非榮辱今猶古金烏玉兎自摩
空雪鬓朱顏盡成土我嗟暫地一何晩隨波逐浪空
流轉追思古聖與先賢掩袂令人獨羞赧而今捉住
主人翁生死魔來我誰管昔時伎倆莫施呈今日生
涯須自勉是非窟裡莫回頭聲利門前高着眼但於
自己覔愆尤肯與時流較長短一點靈光直照西萬

端塵事任舒卷不於蝸角竊虛名獨向金臺預高選
從他病死與生老只此一回相括惱脩行惟有下稍
難堅起脊梁休放倒莫教錯認定盤星自家牢守衣
中寶願同法界寃與親共駕白牛遊直道
緇門警訓卷六終
音釋
莫 莫故切 止禁也 遹 [illegible] 欹 於宜去奇二切 欹敧 欹斜也 繘 居律切 綆也 所以汲水 繂 力出切 竹索也 挼 乃回切 手摩物也 [illegible] 音[illegible] 虢 古麥切 國名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刻此
緇門警訓卷第六
崇禎甲戌仲春般若堂識

緇門警訓卷第七

芙蓉楷禪師小參

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絶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中着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只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寃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

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檐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只披紙玄泰上座只着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只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身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輙斅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

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惟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足風景不踈花解咲鳥能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流水無聲嶺上猿啼露顯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風起而枯木龍吟秋葉凋而寒林華發玉階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煙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沉然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竪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癇病發相似不惟屈枕上座況亦孤負

先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辭二祖不曾問着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爲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着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弱又況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爲可惜雖然如是更在諸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强教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虀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黃蘗禪師示衆

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夜到來管取你熱亂有般外道纔見人說做工夫他便冷笑猶有遮箇在我且問你忽然臨命終時你將何抵敵生死你且思量看却有箇道理那得天生彌勒自然釋迦有一般閑神野鬼纔見人有些少病便與他人說你只放下著及至到他有病又却理會不下手忙脚亂爭奈你肉如利刀碎割做主宰不得萬般事須是閑時辦得下忙時得用多少省力休待臨渴掘井做手脚不辦遮場狼藉如何廻避前路黑暗信采胡鑽亂撞苦哉苦哉

平日只學口頭三昧說禪說道呵佛罵祖到遮裏都用不著平日只管瞞人爭知道今日自瞞了也阿鼻地獄中決定放你不得而今末法將沉全仗有力量兄弟家負荷續佛慧命莫令斷絕今時纔有一箇半箇行脚只去觀山觀景不知光陰能有幾何一息不回便是來生未知甚麼頭面嗚呼勸你兄弟家趁色力康健時討取箇分曉處不被人瞞底一段大事遮些關捩子甚是容易自是你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難了又難好教你知那得樹上自生底木杓你也須自去做箇轉變始得若是箇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箇無字晝叅夜叅行住坐卧着衣喫飯處阿屎放尿處心心相顧猛着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大口達磨西來無風起浪世尊拈花一場敗闕到遮裡說甚麼閻羅老子千聖尚不奈你何不信道直有遮般奇特爲甚如此事怕有心人頌曰

塵勞逈脫事非常謹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徐學老勸童行勤學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出家兒幸得身離塵網居於廣堂大厦切不可以温飽自滿其志少壯之時不勤學問不究義理不正呼吸對聖前如何可以宣白士大夫前如何可以談吐不學一筆字文疏如何寫士大夫往來書尺如何回出家人胸中貫古今筆下起雲煙方可了身了性以至於了命若自懶惰託言所稟無受道之資是自壞了一生也且如猿猴獸類也尚可教以藝解鴝鵒禽鳥也尚可教以哥唱人爲萬物之靈如不學視禽獸之不若也爲人師者

自當尚嚴師嚴而後道尊與其初年失於寬而招異時之怨不若過於嚴招異時之感人家子弟捨父事師師却不嚴而縱其懶及其時過失學也談吐又訥宣白又鈍發遣又踈寫染又拙覺時事事無能方始自悔而歸咎於其師何謂至感初年脫白從師師長訓導極其嚴緊於公事畢然後說治私事禁妄出讀書要背寫字要楷義理要通道念要正日漸月磨復還固有之天得造洞然之妙由是性海清澄心珠瑩徹學仙者著脚蓬萊學佛者安身樂國到恁麽時却感師長嚴訓之功也

月窟清禪師訓童行

咨爾童行聽予誡云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古今賢聖莫不由斯儒宗頗多釋氏尤甚茲不繁引畧舉二三虞夏至尊尚曾歷試可能二祖猶服勤勞一念因眞千生果實若其濫服終無所成任是毀形徒增黑業爾等童耋今各顯誠履實踐眞無隨流俗處清淨地生難遭心見佛逢僧克勤敬慕如能反責可謂丈夫施主交肩宜先祇揖同衣相見莫後和南夕火晨香常常勿懈齋餐粥念念興慚當直殿堂供過寮舍宜勤拂拭無怠應承進止威儀上流是則言默要道下輩休詢貝葉固合精通墳典尤宜博學稍知今古方解爲人若似啞羊出家何益如來未成佛果文武兼能永嘉才作人師宗說俱備睎顔睎驥子雲有言誦箒誦茗釋尊無誤各須努力莫謾因循立志堅高不墮凡地故經云立志如高山種德若深海如斯苦口期汝爲人報荅佛祖莫大恩拔濟衆生無量苦日日如是不愧自心頌曰

負舂刻草示嘉模紹續須還猛烈徒一念豁然三際斷單傳直下老臊胡

山谷居士黄太史發願文

昔者師子王白淨法爲身勝義空谷中奮迅及哮吼念弓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動搖直破魔王軍三昧常娛樂甘露爲美食解脫味爲漿遊戲於三乘安住一切智轉無上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口意籌量觀察如實懺悔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設復淫欲當墮地獄住火坑中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爲淫亂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

銅汁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爲酒顛倒應受苦報我皆
代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吞熱鐵丸經無量劫願我
以此盡未來際忍事誓願根塵淸淨具足十忍不由
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盡衆生界中現作佛
事恭惟十方洞徹萬德莊嚴於刹刹塵塵爲我作證
設經歌羅邏身忘失本願惟垂加被開我迷雲稽首
如空等一痛切

雲峰悅和尚小參語 *㴬隱石刻*

師舉百丈和尚示衆云汝遮一隊後生經律論學故
是不知也入衆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作麼生

折合去師云酌然諸上座去聖時遥人心淡薄看却
今之叢林更是不得也所在之處聚徒三百五百浩
浩地只以飲食豐厚寮舍温暖便爲眐化其間孜孜
爲道者能有幾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靑半
黃總道我會了也各各自謂握靈蛇之寶孰肯知非
及乎編辟挨拶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
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
纔入衆來便乃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
擇一莖柴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
一期快樂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

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
上座若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供
養上座不爲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
毛帶角牽犂拽杷償他始得又不見祖師云入道不
通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終不虛
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
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

月林觀和尚體道銘

上士參玄人光陰莫虛弃渡江須用船爲人須有志
名相各不同非一亦非二佛法苦無多於中無別伎

動着闗捩子非師自然智徹底老婆心觸人無忌諱
利境一毫端到此無回避喝起德山歌道者合如是
佛祖出頭來吞聲須飲氣作略遮些兒古今無變異
混沌未分時早有箇田契人人本具足不肯回頭視
箇箇達本鄉切忌著名位過去諸如來不離而今喚
現在諸菩薩轉次而受記智者暗點頭心空親及第
愚人不信受拋家自逃逝哀哉猛省來現成眞活計
箇裏用無窮宗門第一義左右逢其原亦不離行市
銅頭鐵額兒腦門須着地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慈受深禪師小參

此心清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全乖法體纔退步便相應只是不肯退步纔放下便安樂只是不肯放下大都是無始劫來慣習成了也古人學道先打當貪嗔癡然後放教一切處冷啾啾地如臘月裏扇子相似直是無人覷着亡得名利甘得淡薄世間心輕微道念自然濃厚區檐山和尚一生拾橡子煮喫永嘉大師不喫钁頭下菜高僧惠休三十年着一緉鞋百補千綴遇軟地行則赤脚恐損他信施信心物難消他總是妻子口中減削將來供養你了便要邀福懺罪你十二時中種種受用盡出他人之

力未饑而食未寒而衣未垢而浴未困而眠道眼未明心漏未盡如何消得故古德云爲成道業施將來道業未成爭消得山僧遮裏不可與你諸人打粥飯過日也若是坐消信施諸天不喜麤茶淡飯也難消他底如今初學比丘飽食高眠取性過日猶嫌不稱意在出家人如一塊磨刀石一切人要刀快便來你石上磨張三也來磨李四也來磨磨來磨去別人刀快自家石漸消薄有底更嫌他人不來我石上磨有甚便宜處進食如進毒受施如受箭幣厚言甘道人所畏你灼然與道相應萬兩黃金亦消得此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是實到遮箇田地始得高談大論瞞人自瞞大不濟事如今叢林中無人說着遮般話也莫道焦山長老說禪全無孔竅記取記取伏惟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

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叡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

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甚麽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從沉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爲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爲大乘學語之流爭鋒唇舌之間鼓論不

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赴况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茆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十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迹岩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訶云見性如隔羅穀只爲情存聖量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

古今洞明教綱蓋爲識學詮文水乳難辨不明自理念靜求眞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巡山傍㵎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淨聞之卽解如彼生公何足爲羨與道全遠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遮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一般總須償他始得阿郍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氷凌上行似劍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犁鑊湯裏煮煠一徧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却依前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寅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甚麽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着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卽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

死流逈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飡之直汝等諸人倘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漉一箇半箇堪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傳燈）

法昌遇禪師小參

大凡叅學兄弟道眼未明心地未安入一叢林出一保社須當親近良朋善友二六時中將佛法為事直須決擇令心眼精明遮箇不是小事光陰易失時不待人一失人身卒未有出頭處在莫與麽打閧過時今日三明日四遮裏經冬那邊過夏記取一肚葛藤路布學解到處掠虛摩唇捋觜漢語胡言道我解禪解道輕忽好人作無間業將知此事大不容易沒量大人到遮裏討頭鼻不着莫當等閑開大口法昌老漢無人情莫愛人摩捋你賛歎你盡不是好心一朝風火解散眼光落地善惡業緣受報好醜生死境界

一時現前那時便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從前學得活計神道佛法總使不着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追悔不及隨緣受報改頭換面都未可定豈不見古者道學般若菩薩且莫自瞞切須子細纖毫不盡未免輪迴絲念未忘盡從沈墜你要識披毛戴角底麽便是你尋常亂作主宰者是你要識拔舌地獄底麽便是誑惑迷途者是你要識寒冰鑊湯底麽便是你濫膺信施者是三塗八難盡是你心自作只為道眼不明方乃如是若是諦當底人豈有遮般消息法昌與麽說話盡是契合諸聖不獨為你三兄四弟但未得忍諸聖皆有此過豈況天龍八部既來遮裏經冬過夏莫生容易老僧钁頭邊討飯供養你說些子出家話莫被人我奪却一生空過一旦四大分張那時作伎倆遲了也有一般漢問人舉着他肚裏事嗔心忿起便道佛法豈有與麽事大悟不拘小節更問阿誰我問你悟見箇甚麽還脫得髑髏識想也未十二時中且與五戒十善相應靈山會上還曾見有無行業底佛麽還有妄語底祖師麽大似將牛屎比栴檀冇甚交涉可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你要得他日相應但從今日去一切處放教枯淡二

六時中對五欲八風如盲人視物不為諸法管帶亦不管帶諸法六根門頭檢點無絲毫過患方有少許趣向分法昌與麽說話如服瞑眩底藥相似一期苦口他時大有得力處所以道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無人替代各自努力珍重(語錄)

古鏡和尚回汾陽太守

南陽忠國師三詔竟不赴遂使唐肅宗愈重於佛祖然我望南陽雲泥雖異路回首思古人愧汗下如雨如何汾陽侯視我如泥土戲以玉峰寺出帖請權住

豈可爲一身法門同受污萬古長江水惡名洗不去謹謹納公帖觀使自收取放我如猿鳥雲山樂幽趣他年無以報朝夕香一炷

雪竇明覺禪師壁間遺文石刻

夫傳持祖燈嗣續佛壽此非小任宜景前修肅爾威儀尊其瞻視懲忿窒慾治氣養心無以名利動於情無以得失介於意無隨世之上下無逐人之是非黑白置之於胸喜怒不形於色樂人之樂猶己之樂憂人之憂若己之憂容衆尊賢克己復禮無因小隙失素所善無背公義弃素所疎能不可矜勢不可恃無護己短無掩人長見德不可忘身在貴不可忘賤且大學本修性豈惱人之不知道貴全生無斷世之爲用人或慕義理固推餘必也篤爾心誠誨以規矩博援群籍深示妙宗慈室忍衣不可須臾而離大方寶所欲其造次必是動息有常嫌疑必愼人不可侮天不可欺衆之去來無追無拒人之毁譽無恚無貪內無所慚外無所恤或若聲華溢美利養豊多畏四趣之果因愼三寶之交互死生未脱業苦難逃方其得志亟思利正身如行厠利稱軟賊百年非久三界無安可惜寸陰當求解脱古先諸祖擧有懿範杖錫一味喫土丹霞只箇布裘趙州青灰滿首朗師編草爲璮或深禪久修或優詔不就大都約則尠失奢則招譏謙則有光退則無忌去佛愈遠行道有艱觀時進止無自辱也

范蜀公送圓悟禪師行脚

觀水莫觀污池水污池之水魚鼈卑登山莫登迤邐山迤邐之山草木稀觀水須觀滄溟廣登山須登泰山上所得不淺所見高工夫用盡非徒勞南方幸有選佛地好向其中窮妙旨他年成器整頽綱不負男兒出家志大丈夫休擬議豈爲虛名滅身計百年隨分覺無多莫被光陰暗添歲成都況是繁華國打住只因花酒惑吾師幸是出家兒肯隨齷齪同埋沒吾師幸有虹蜺志何事躊躇溺泥水豈不見吞舟之魚不隱卑流合抱之木不生丹丘大鵬一展九萬里豈同春岸飛沙鷗何如急駕千里驥莫學鶴鵡戀一枝直饒講得千經論也落禪家第二機白雲長是戀高臺莫草朝籠不暫開爲慰蒼生霖雨望等閑依舊出山來又不見荆山有玉名璚瑶良工未遇居蓬蒿當時若不離荆楚爭得連城價倍高

保寧勇禪師示看經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也一端身正坐如對尊顏則身業淨也二口無雜言斷諸嬉咲則口業淨也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眞源庶研窮於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於胸襟智嶽凝於耳目輙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眞報佛恩

大智照律師送衣鉢與圓照本禪師書

某年月日比丘元照謹裁書獻于淨慈圓照禪師元照早嘗學律知佛制比丘必備三衣一鉢坐具漉囊

是爲六物上中下根制令遵奉故從其門者不可輙違違之則抵逆上訓非所謂師資之道也三衣者何一曰僧伽梨謂之大衣入聚應供登座說法則着之二曰鬱多羅僧謂之中衣隨衆禮誦入堂受食則着之三曰安陁會謂之下衣道路往來寺中作務則着之是三種衣必以粗疎麻苧爲其體青黑木蘭染其色三肘五肘爲其量裂碎還綴所以息貪情也條葉分明所以示福田也言其相則三乘聖賢而同式論其名則九十六道所未聞敘其功則人得免凶危之憂龍被逃金翅之難備存諸大藏未可以卒舉也一鉢者具云鉢多羅此云應器鍱瓦二物體如法也煙熏青翠色如法也三斗斗半量如法也蓋是諸佛之標幟而非廊廟之器用矣昔者迦葉如來授我釋迦本師智論所謂十三條粗布僧伽梨是也洎至垂滅遣飮光尊者持之於雞足山以待彌勒有以見佛佛之所尊也祖師西至六代相付表嗣法之有自此又祖祖之所尚也今有講下僧在原奉持制物有年數矣近以病卒將啓手足囑令以衣鉢坐具奉於禪師實以賴其慈蔭資其冥路故也恭惟禪師道邁前修德歸庶物黑白蟻慕遐邇雲奔天下叢林莫如斯盛

竊謂事因時舉道假人弘果蒙蹩屈高明俯從下意許容納受特爲奉持如是則大聖之嚴制可行諸祖之餘風未墜謹遣僧齎衣鉢共五事修書以道其意可否間惟禪師裁之不宜（準薩婆多中三衣長五肘廣三肘每肘一尺八寸準姬周尺長九尺廣五尺四寸）

釋門登科記序

三代僧史十科取人讀誦一門功業尤重皇朝著令帝王誕辰天下度僧用延聖祚尊崇吾教宣布眞風自古皆然於茲尤盛方今州縣淨侍寔繁每歲選人必量經業開場考試合格精通公牓星羅獎平生之

勤苦綸恩露墜許畢世以安閑外被田衣内懷戒寳爲法王子作人天師不事耕桑端受信施棲心物外旅泊寰中釋子之榮豈復過此近世出俗多無正因反欲他營不崇本業唯圖進納濫預法流或倚侍宗親或督迫師長至有巡街打化袖疏干求送惠追陪强顔趨謁頻遭毀辱備歷艱辛爲者百千成無數十豈信有榮身良策安樂法門斯由當本昧出家心抑亦爲人無丈夫志況蓮華妙典鷲嶺極談大事因緣開佛知見是諸佛降靈本致實群生悟入津途無量國中不知名字幸而聞見邾不誦持豈獨孤恩誠爲

忘本奉勉未度者宜加精至早冀變通已達者莫廢溫尋終爲道業百金供施實亦能消四輩瞻依諒無慚德幻軀有盡實行不亡故有舌相猶若紅渠身骨碎如珠顆具書傳錄識者備聞況般若有經耳之緣法華校隨喜之福幸依聖訓勿棄時陰近期於削髮爲僧遠冀於破魔成佛若能如此夫復何言所患爲僧不應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古賢深誡寧不動心哉

顔侍郎荅雲行人書

近辱書誨且以禪教之說見教讀之深有開慰而向來亦嘗有所開示適以多事不能與師周旋今復有言自非見愛之深孰能以此相警頷我愚昧何足知之然師所言者余竊疑焉於如來方便之道似執一偏猶有人我之見以我爲是以人爲非於佛法中是爲大病人我不除妄談優劣只爲戲論爭之不已遂成謗法未獲妙果先招惡報不可不愼但能於先佛一方便門精進修行行滿功圓自然超脫不必執我者爲是以餘爲非也修行淨土佛及菩薩皆所稱嘆在家出家往生非一況今末法之中修此門者可謂捷徑然於是中間亦須洗去根塵摧折我慢於其他

種種法門雖非正修行路隨力隨分亦加欽信豈可妄論優劣自爲高下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傳心印一花五葉自曹溪來悟此法者如稻麻竹葦在李唐時世主尊崇如事師長以至於今師授不絕特未可以優劣議也若必欲引教家義目定其造證謂如是修者方入某地如是行者方登某位眞所謂描畫虛空徒自勞耳故經云如人數他寳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願師屛去知見勿論其他專心自修於淨業也某每與師談見師多斥不立文字之說使此說非善則達磨必不西來二祖必不肯斷臂

求之也今禪家文字徧滿天下此乃末流自然至此何足怪耶娑婆世界衆生知見種種差別非可以一法而得出離故佛以方便設種種法門使其東西南北縱橫小大皆可修行皆可證入華嚴會上文殊師利菩薩嘗問於覺首言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問於德首言如來所悟惟是一法云何乃說無量諸法問於智首言於佛法中智爲上首如來何故或讚布施或讚持戒或讚堪忍以至或復讚歎慈悲喜捨終無有以一法而得出離者咸有頌荅是師之朝夕所誦者也斯理必深明之夫受病既殊處方亦異今

以手足之疾服其藥而愈他人病在腹心而責其不進手足之藥乃以治腹心之劑爲非可乎楞嚴會中二十五行獨推觀音豈可便優觀音而劣諸菩薩神仙外道於我法中皆爲邪見然華嚴知識或在外道或爲人王或爲淫女引導衆生若以正修行者爲是則善財所參勝熱婆須蜜女無厭足王等皆可指爲非也千經萬論止爲衆生除病病去藥除何須無病而自灸此心垢重故修淨因淨垢若亡復何修證三界無住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衣中之寶只爲衣纏衣若壞亡珠當自現聊叙鄙見以復來誨或

別有可教者更垂一言幸甚愼勿支離蔓衍以成戲論也邇來四大輕安否所苦不下食今復差退否某隨緣過日只求無事耳未晤千萬珍重

陳提刑貴謙荅眞侍郎德秀書（嘗參月林[illegible][illegible]諸大老）

承下問禪門事仰見虛懷樂善之意顧淺陋何足以辱此然敢不以管見陳白所謂話頭合看與否以某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生習氣背覺合塵刹那之間念念起滅如猴猻拾栗相似佛祖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箇無滋味話頭意識有所不行將蜜果換苦葫蘆淘

汝業識都無實義亦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今時學者却於話頭上强生穿鑿或至逐箇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稜道者二十年坐破七箇蒲團只管看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因捲簾大悟所謂八萬四千關捩子只消一箇鎖匙開豈在多言也來教未誦佛之言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久須有得處如此行履固不失爲一世之賢者然禪門一着又須見徹自已本地風光方爲究竟此事雖人人本有但爲客塵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煅煉終不明淨圓覺經云譬如銷金鑛金非銷固有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盍謂此

也來教又謂道若不在言語文字上諸佛諸祖何謂留許多經論在世經是佛言禪是佛心初無違背但世人尋言逐句沒溺教綱不知有自巳一段光明大事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别傳非是教外别是一箇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着教相今若只誦佛語而不會歸自巳如人數他珍寶自無半錢分又如破布裏珍珠出門還漏却縱使於中得少滋味猶是法愛之見本分上事所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少分相應也某向來雖不閱大藏經然華嚴楞嚴圓覺維摩

等經誦之亦稍熟矣其他如傳燈諸老語錄壽禪師宗鏡錄皆玩味數十年間方在屋裏着到却無暇看經論也楞伽雖是達磨心宗亦以句讀難通不曾深究要知吾人皆是誠心非彼世俗自瞞以資談柄而巳姑以日用驗之雖無濁惡粗過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破不爲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否恐怖顛倒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若目前猶有境在則夢寐未免顛倒夢寐既顛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主宰不得則生死岸頭必不自在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待制舍人於功名鼎盛之時淸修寡欲留神此道可謂火中蓮華矣古人有言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也又云直欲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更欲深窮遠到直到不疑之地來教謂無下手處只此無下手處正是得力處如前書所言靜處閙處皆着一隻眼看是甚麼道理久久純熟自無靜閙之異其或雜亂紛飛起滅不停却舉一則公案與之厮捱則起滅之心自然頓息照與照者同時寂滅卽是到家也某亦學焉而未至也姑盡吐露如此不必他示恐有儒釋不侔者必大怪之待制舍人他日心眼開明亦必大笑而罵之

緇門警訓卷第七終

嘉興府楞[illegible]刻此
緇門警訓卷第七
崇禎甲戌仲春般若堂識

緇門警訓卷第八

慈受禪師訓童行

世諦紛紛沒了期空門得入是便宜直須日夜常精進莫教勞勞空過時

燒香禮拜莫匆匆目覩心存對聖容懺悔多生塵垢罪願存法水洗心胸

心猿易縱安教縱意馬難調亦要調到老情塵掃不盡出家四事恐難消

也要學書也念經出家心地要分明他年圓頂方袍日事事臨時總現成

一等出家爲弟子事師如事在堂親添香換水須勤謹自有龍天鑑照人

衣衫鞋襪須齊整掛搭巾單不可無身四威儀常具足莫隨愚輩學粗疎

廊下逢僧須問訊門前遇客要相呼出家體態宜謙讓莫學愚人禮數無

出家不斷葷和酒枉在伽藍地上行到老心田如未淨菩提種子亦難生

莫說他人短與長說來說去自招殃若能閉口深藏舌便是安身第一方

莫學愚人說脫空脫空說得有何窮暗中莫道無人見只恐難瞞馬相公

色身康健莫貪眠作務辛勤要面前不見碓坊盧行者祖師衣鉢是渠傳

二時普請宜先到衆手能爲事不差諷誦如來經一卷勝如閑話口吧吧

香積廚中好用心五湖龍象在蔬林瞻星望月雖辛苦須信因深果亦深

常住分毫不可偸日生萬倍恐難酬猪頭驢脚分明現佛地今生掃未休

家事精粗宜愛惜使時須把眼睛看莫將恣意胡抛擲用者須知成者難

諸寮供過要精勤掃地煎茶莫厭頻事衆若能常謹切身心方是出家人

有時緣幹出街頭照顧潙山水牯牛門外草深常管帶等閑失却恐難收

拳手相交不可爲粗豪非是出家兒遭人唾面須揩却到底饒人不是痴

三通浴鼓入堂時觸淨須分上下衣語笑高聲皆不可莫將粗行破威儀

出家言行要相應戰戰常如履薄氷雖是未除鬚與髮直教去就便如僧

勉僧看病 靈岩石刻

四海無家病比丘孤燈獨照破牀頭寂寥心在呻吟裡粥藥須人仗道流
病人易得生煩惱徤者長懷惻隱心彼此夢身安可保老僧書偈示叢林
氣滋風勞猶可療不知禪病若為醫衲僧更擬論方藥便把拳頭驀口搥

大慧禪師禮觀音文

淸淨三業一心五體投地皈依南無十方慈父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我聞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得二隨順四不思議十四無畏十九說法七難二求三十二應無量功德與大威力發大誓願同流九界六道四生生死趣中與百千萬億無量恒河沙劫數善行方便救度拔濟一切衆生無有休息我今哀求必賜加被伏念某甲宿生慶幸生遇佛法身雖出家心不染道愚痴邪見諸根昏塞內外經書雖於習學章句妙理無所通曉又恐福力淺薄壽命不長徒入空門虛生浪死我今洗心泣血稽顙投誠終日竟夜存

想聖容受持聖號禮拜聖像惟願菩薩天耳聞聲悲心救苦憐憫加被放大神光照我身心傾大甘露灌我頂門蕩滌累世寃愆洗潔千生罪業身心淸淨魔障消除晝夜之間坐臥之中觀見菩薩放大神光開我慧性使某卽時神通朗發智慧聰明一切經書自然記憶一切義理自然通曉得大辨才得大智慧得大壽命得大安樂叅禪學道無諸魔障悟無生忍世世生生行菩薩道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衆生同圓種智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

夫欲念經滅罪第一先須盥漱整威儀別座跏趺而坐第二入觀所坐之座高廣嚴好次觀座下皆有天龍八部四衆圍繞聽法次須運心作觀觀我能為法師傳佛正教為四衆說想所出聲非但此一席衆乃至十方皆得聽受名為假觀次觀能說之人所念之經何者是經為經卷是為紙墨是為標軸是誦者為甞心念是口念是為齗齶和合而出為有我身為無我身誰是念者觀此四衆為是實有為後想生四衆非有推尋畢竟無有我能念者是名空觀雖無所念之經而有經卷紙墨文字雖無能念之人而有我身

爲四衆宣念雖非内外不離内外雖非經卷不離經卷雖非心口不出心口從始至終必無差謬名不可思議能作此解能作此觀名爲三觀於一念得不前不後三觀宛然雖無施者而有法施雖無受者四衆宛然雖無法座登座宣說非一二三而一二三名爲法施檀波羅蜜專心執持無諸遮礙名爲持戒忍耐惡覺名聞財利皆不能惱名之爲忍一心不息從始至終無有慚愧名爲精進專念此經無有愛味名之爲禪分別無謬序正流通無不諦了字句分明名爲般若是名六波羅蜜具足自行此法名之爲實傳於

外人名之爲權若從生至老一生已辦以此成功德於無始心名爲正因種子若有心觀名爲了因高座四衆說授因緣名爲因緣三因具足若觀未明但是性德研之不已觀心相應名托聖胎以胎業成就名爲修德中間四十二位亦名性修至於極果名爲種智伊字三點不縱不橫名大涅槃名到彼岸名第一義空平等大慧是名念經正觀三世諸佛無不從此而生信者可施無問莫說第三流通者若自調自度不名爲慈見苦不救不名爲悲既修正觀現前復應莊嚴法界所念經竟出觀之後以此道觀功德已登

正覺之者願度衆生入位之人悉登上地未入位者即運慈悲二法願未來世成等正覺也

觀心食法

既敷座坐已聽維那進止鳴磬後斂手供養一體三寶徧十方施作佛事次出生飯稱施六道即表六波羅蜜然後受此食夫食者衆生之外命若不入觀即潤生死若能知入觀分別生死有邊無邊不問分衛與清衆淨食皆須作觀觀之者自恐此身内舊食皆是無明煩惱潤益生死今之所食皆是般若想於舊食從毛孔次第而出食既出已心路即開食今新食

照諸闇滅成於般若故淨名云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是爲明證以此食故成般若食能養法身法身得立即得解脫是爲三德照此食者非新非故而有舊食之故而有新食之新是名爲假求故不得求新不得畢竟空寂名之爲空觀食者自郙可食爲新既無新食郙可得食者而不離舊食養身而新食重益因緣和合不可前後分別名之爲中只中即假空只空即中假只假即空中不可思議名爲中道又淨名云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是名食法也

大智律師三衣賦

吾有三衣古聖眞規粗踈麻苧爲其躰獸毛蠶口害命傷慈青黒木蘭壞其色五正五間涉俗生譏其奉持也如鳥兩翼其敬護也如身薄皮信是恒沙諸佛之標幟賢聖沙門之軌儀九十六道起信之首二十五有植福之基是以堅誓獸王忍死而頻加稱歎蓮花色女作戲而盡斷貪痴弘誓甚重至德難思龍披免金翅之禍人得息戰敵之危末流浮薄正教衰遲競貿亂朱之服卒遭濫吹之嗤壯大於貢高我慢欺壓於碩德尾眉習以成俗愚不知非汝當敬遵彝範仰荷恩慈時時自慶步步勿離潛神樂國兮缽衣白被垂形忍界兮報服常隨劫石可銷想斯言而不泯太空有盡諒此志以難移

鐵鉢賦

吾有鐵鉢裁製合轍斗半爲量不大不小竹烟熏治唯光唯潔似二分之明珠若將圓之皎月清晨入聚群心發越黃粱傾散有若金沙白淅高堆宛如積雪與香積之變現無殊比自然之天供何別杳爾同舟宜自檃括不耕不耘不鉏不割有生之命自何而活且夫口腹無猒貪源叵竭正念微乖羅刹已奪喈一時之甘美爲萬劫之饑渴萬金可受保君未徹杯水難堪聖教明說是宜五觀無違三匙有節慎勿枉彼信施以養穢軀會須籍此資緣早求自脫

坐具賦

吾有坐具裁量有據其色相則一類袈裟其物體則兩重踈布長四廣三壞新襟故彼形之大者可用開增吾身之小兮從初制度好大惡小但責他非反制爲開焉知自誤嘗聞比丘身者五分之塔也尼師壇者四方之基也是則道者所資豈宜身之爲護安禪講法敷之莫失於威儀入聚遊方持之勿離於跬步不然諸律有違制刑科一生無如法坐處

漉囊賦

吾有漉囊製造有方緻練作底熟鐵爲匡其用濾兮深須諦視其還放兮切忌損傷宜知我佛仁慈尚不遺於微物將使吾曹飲用得幸免於餘殃一化境中上下皆制半由旬內往返須將世多輕畧孰究否臧或聞而不製則嗤爲小道或製而不用但懸於草堂斯由內無慈愍外恣踈狂塞來蒙之津徑害吾教之紀綱汝當存誠持守竭力恢張豈止四生有賴抑使三寶增光

錫杖賦

吾有一錫裁製有式上下三停聳幹六尺十二環圓而無鈌示因緣乃死乃生兩鈷開而復同顯空有不離不即匪以扶羸唯將丐食執之兮居然寂寂振之兮其鳴歷歷直欲使諸有門開三途苦息隨身所止懸之屋壁塵垢易生長須拂拭擲雲外兮不以爲難解虎競兮未須勞力幸哉凡愚蹈夫聖跡外露粗暴內懷荆棘用之舍之兮能無夕惕

贖禪師誡洗麪文

詳夫麪豈天然麥非地涌盡衆生之汗血乃檀越之明膏本療形枯爲成道業尋常受用尚恐難消況於

盪洗精英唯餘筋滓全虧五味借美色香巧製千端擬形魚肉致使鵞毛白雪之狀逐水流離常堂口分之飡三分去二如斯枉費實謂無慚昧稼穡之艱難减龍神之祐護設具輪王之福猶須瓦解氷消雖非害命傷生寧不招因帶果大覺世尊一麻一麥古來高士果菜充饑飲食之俟未除解脫之期安在但願衆禪得髓何須洗麪求筋縱消萬兩黃金正好粗羹淡飯既免多求妨道自然所向淸高雖云淡薄家風別是一般安樂痛想圓通慈訓眞堪換骨洗腸法雲圓通禪師常戒學徒不得洗麪深思舜老規繩須是斬釘截鐵雲居舜和尚制常住及諸莊並不令洗麪大衆同推道念莫嫌供養蕭疎假饒斫下山僧頭決定不洗常住麪元符三年十一月一日

住持宗賾白

洗心猶在半途中洗麪何曾振古風今日䕺林思舜老昔時宗匠憶圓通

種麥辛勤磨麥難莫將洗麪作盤飡爲憐枉費情何似恰與山僧肉一般

任是豐年猶損福假饒凶歲亦傷財殷勤爲報諸禪者緊把繩頭更不開

正使有餘須愛惜不應過分太無慚闍羅老子眞難

解主稼龍神意未甘

莫言此費不多爭萬事皆從洗麪生舜帝昔年爲漆器百僚猶諫不須行

麪裏有筋須有脚忽然筋去脚難行自家喫着情猶倦過與他人意未平

調和香味如眞肉鬬飣肥鮮作假魚畫佛既然成道果像生那得證無餘

三冬洗處寒侵骨九夏蒸時汗滿身費水費油兼費火勞人勞畜亦勞神

道者疎飡樂有餘淨人還不費工夫尋常普請供承

外落得叅禪誦佛書
不學諸方五味禪箇中消息更天然成湯祝網從君意呂望垂鈎信我緣
三時普請歸禪室一念無心過虎溪鉢裏飯盛粗粟米桶中羹是淡黃虀
玉食尊官莫動情隨堂齋飯太粗生空門平等無高下千聖從來一路行
信心檀越事齋筵莫以蕭疎意便闌大抵精粗同一飽細論功過却多般
敎古修行利益深新羅不是枘叢林雖然冷淡無滋

味聊表禪家一片心
君親義重曾輕捨水陸庖精尚遠離今日此情猶未息低頭更念出家時
摩盤拭案强逢迎終愧禪林本分僧出世道心隨日減順情人事逐年增
叢林枯淡變柴林日用蕭條古意深不洗十方常住麪唯叅六代祖師心
莫以今人似古人較量終是有踈親當時建磨分皮髓後代兒孫洗麪筋
踈齋易備長安樂美食難消損道緣多見水邊林下客一生無事亦長年
已學壞衣爲乞士忍誇精饌敵王公有人解笑從他笑甘竪降旗立下風
不是憂貧不是慳息繁飧道合如然通心上士應相委多口禪和莫亂傳
乳蕈葷羶損戒香麪筋奢靡費常堂如今一筆都勾下轉覺空門氣味長
洗麪終歸剋化難因循多病障輕安凡夫福德能多少縱使滄溟也解乾
本來面目甚分明逐浪隨波太瘦生應被叢林高士

笑天眞喪盡得浮名
龍象高僧意不群撩天鼻孔氣凌雲尚嫌禪悅珍羞味爭肯饞嗜愛麪筋
山僧初未歷艱難振領提綱似等閑十五萬斤常住麪已隨流水過人間
雖然指馬事難明同過同功未可憑惜福此時因大衆無慚當日是山僧
招提枉費禍難量見說泥犂歲月長却恐那時妨道業不如今日且尋常
叢林執事莫癡慾苦果酧因豈易擔更擬諸方問王

老不知辛苦爲誰甜
僧家一飯且支身惜福由來戒麵筋大嚼屠門眞可愧十千沽酒又何人
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眞風
山僧特地改家常圖得吾門更久長若向此時踈奉養免教他日悮君王
唐朝欲末事如麻兵火屠燒萬萬家當日太平思儉約可能巢賊亂中華
宴安風範日驕奢須趂昇平剪禍芽所以吾門增淡

薄且圖天下息繁華
攝伏龍天動鬼神盖因高行出凡倫從教古淡無人愛只此清修是化門
隨家豐儉事難同禪悅偏宜淡薄中下口若知無味味舉頭方見不空空
受福人多惜福稀得便宜是落便宜雲門胡餅金牛飯一飽心頭忘百饑
百衲袈裟五綴盂二時寧復計精粗沙門畢竟宜清苦軟㬮修行道業踈
太平人物侈心開受用殷繁養禍胎慚愧未生凝福

盡災荒水旱驀頭來
太平生齒漸增加美食鮮衣器用華地力有窮財有限此時宜儉不宜奢

辨才淨法師心師銘

咄哉此身爾生何爲資之以食覆之以衣處身以室病之以醫百事將養一時不虧殊不知恩反生怨違四大互惱五臟相欺此身無常一息別離此身不淨九孔常垂百千癰疽一片薄皮此身可惡無貪惜之當使此身依法修持三種淨觀十六思惟一行不退安養西歸成無上智是爲心師

唐禪月大師座右銘并

序曰愚常覽白太保所作續崔子玉座右銘一首其詞旨乃典乃文再懼再切實可警策未悟貽厥將來次又見姚宗卞蘭張說李邕皆有斯文尤爲奧妙其於束躬婉娩乃千古之鑒誡資腴矣愚竊愛其文唯恨世人不能行之十得一二一日因袖毫遂作續白氏之續命曰續姚梁公座右銘一首雖文經理緯非逮於群公而亦可書於屋壁

善爲爾諸身行爲爾性命禍福心可轉莫慤言前定見人之得如己之得則美無不克見人之失如己之

失是亨貞吉返此之徒天亡必誅禍先禍始好殺臧紀不得不止守謙寡欲善善惡惡不得不作無見貴熱諂走鬱躉無輕賤微上下相依古聖著書矻矻孳孳忠孝信行越食逾衣生天地間未甞非假身危彩虹景速奔馬胡不自強將昇玉堂胡爲自墜言虛行僞艶殃爾壽須戒酒腐爾腸須畏勵志須至撲滿必破非莫非於飭非過莫過於文過及物陰功子孫必封無恃文學是司弃薄患隨不忍害逐無足一此一彼諧官合徵親仁下問立節求巳惡木之陰匪陰盜泉之水非水世乎草草能生幾幾直須如氷如玉種桃種李嫉人之惡酬恩報義忽巳之慢成人之美無擔虛譽無背至理恬和悉暢冲融終始天人景行盡此而巳丁寧丁寧戴髮含齒禪月集

吉州龍濟山友雲鍪和尚蛇虺穢說

世間最毒者無甚於蛇虺至穢者莫過乎便利蓋蛇虺之毒能害人之性命便利之穢能穢人之形服所以欲保其性命也必遠於毒害欲潔其形服也必除其穢惡如世之人夢蛇虺則欣其有財夢便利則悅其獲利何寤寐愛惡之不同哉苟知寐有所忌寤有所懼又何必見財斯喜見利斯悅者乎況財之毒尤甚於蛇虺利之穢更過乎便利且古之人以財害乎性命者不止於一以利汙乎形服者亦由其衆而不悟者愛之而不巳貪之而不止是亦可悲也且夫貧也富也人之分定也能安其分雖貧亦樂不安其分縱富常憂能知分之可安貧之可樂則性命可以保而生形服可以潔而存是知貪財者是養於蛇虺好利者必汙乎形服吾非好貧也是遠毒害也吾非惡富也是除穢惡也如有遠財如遠蛇虺去利如去便利者吾保此人漸可以爲達人矣不然生生之厚貪愛無休必將見傷其性命而汙其形服矣世人其訓之

大慧禪師荅孫知縣書

蒙以所修金剛經相示幸得隨喜一徧近世士大夫肯如左右留心內典者實爲希有不得意趣則不能如是信得及不具看經眼則不能窺測經中深妙之義眞火中蓮也詳味久之不能無疑耳左右詆諸聖師翻譯失眞而汨亂本眞文句增減違背佛意又云自始持誦卽悟其非欲求定本是正舛差而習僞巳久雷同一律暨得京師藏本始有據依復考繹天親無着論頌其義脗合遂泮然無疑又以長水孤山二

師皆依句而違義不識左右敢如是批判則定嘗見六朝所譯梵本盡得諸師翻譯錯謬方始泮然無疑旣無梵本便以臆見刊削聖意則且未論招因帶果毀謗聖教墮無間獄恐有識者見之却如左右撿點諸師之過還着於本人矣古人有言交淺而言深者招尤之道也某與左右素昧平生左右以此經求印證欲流布萬世於衆生界中種佛種子第一等好事而又以某爲箇中人以箇中消息相期於形器之外故不敢不上禀昔清凉國師造華嚴疏欲正譯師訛舛而不得梵本但書之于經尾而已如佛不思議法

品中所謂一切佛有無邊際身色相清淨普入諸趣而無染着清涼但云佛不思議法品上卷第三葉第十行一切諸佛舊脫諸字其於經本脫落皆注之于經尾清凉亦聖師也非不能添入及減削止敢書之于經尾者識法者懼也又經中有大琉璃寶清涼曰恐是吠琉璃舊本錯寫亦不敢改亦只如此注之經尾耳六朝翻譯諸師非皆淺識之士翻譯場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而左右尚以爲錯譯聖意左右既不得梵本便妄加刊削却要後世人諦信不亦難乎如論長

水依句而違義無梵本證如何便決定以其爲非此公雖是講人與他講人不同嘗參瑯琊廣照禪師因請益瑯琊首楞嚴中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之義瑯琊遂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長水於言下大悟後方披襟自稱座主蓋座主多是尋行數墨左右所謂依句而不依義長水非無見識亦非尋行數墨者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經文大段分明此文至淺至近自是左右求奇太過要立異解求入從已耳左右引無着論云以法身應見如來非以相具足故若爾如來雖不應以

相具足見應相具足爲因得阿耨菩提爲離此着故經言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相成就得阿耨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等者此義明相具足體非菩提亦不以相具足爲因也以相是色自性故此論大段分明自是左右錯見錯解爾色是相緣起相是法界緣起粱昭明太子謂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三十二分中以此分爲無斷無滅分恐須菩提不以具足相則緣起滅矣蓋須菩提初在母胎卽知空寂多不住緣起相後引功德施菩薩論末後若相成就是真實有此相滅時卽名爲斷何以故

以生故有斷又怕人不會又云何以故一切法是無生性所以遠離斷常二邊遠離二邊是法界相不說性而言相謂法界是性之緣起故也相是法界緣起故不說性而言相深昭明所謂無斷無滅是也此段更分明又是左右求奇太過强生節目耳若金剛經可以刊削則一大藏教凡有看者各隨臆解都可刊削也如韓退之指論語中畫字爲晝字謂舊本差錯以退之之見識便可改了而只如此論在書中何也亦是識法者懼爾圭峰密禪師造圓覺疏鈔客於圓覺有證悟處方敢下筆以圓覺經中一切衆生皆證

圓覺圭峰改證爲具謂譯者之訛而不見梵本亦只如此論在疏中不敢便改正經也後來泐潭眞淨和尚撰皆證論論內痛罵圭峰謂之破凡夫臊臭漢若一切衆生皆具圓覺而不證者畜生永作畜生餓鬼永作餓鬼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無孔鐵鎚更無一人發眞歸元凡夫亦不須求解脫何以故一切衆生皆已具圓覺亦不須求證故左右以京師藏經本爲是遂以京本爲據若京師藏本從外府州納入如徑山兩藏經皆是朝廷全盛時賜到亦是外州府經生所寫萬一有錯又却如何改正左右若無人我定以妙喜之言爲至誠不必泥在古今一大錯上若執已見爲是決欲改削要一切人唾罵一任刊板印行妙喜也只得隨喜讚歎而已公既得得遣人以經來求印可雖不相識以法爲親故不覺忉忉怛怛相觸忤見公至誠所以更不留情左右決欲窮教乘造奧義當尋一名行講師一心一意與之參詳教徹頭徹尾一等是留心教網也若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已事未明當一心一意尋一本分作家能破人生死窠窟者與伊着死工夫廝捱忽然打破漆桶便是徹頭處也若只是要資談柄道我博極群書無不通達禪我

也會教我也會又能檢點得前輩諸譯主講師不到處逞我能我解則三教聖人都可檢點亦不必更求人印可然後放行也如何如何

佛鑑懃和尚與佛果勤和尚書 時住夾山

惠懃啟上昔奉祖峯老師左右嘗聞其語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而聲名不揚匪爲人之取信者良由梵行不清白爲人不諦當輙欲苟異名聞利養乃廣衒其華飾遂爲有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爾輩他後忽風雲際會出來爲人天師範者切宜以此事自勉某得聞此語遂書諸紳銘於心終身誦之不敢忘近有禪

客至此傳聞夾山禪師邇來爲兄弟請益雪竇其洪
機捷辨出沒淵奧頗異諸方自古今未有也某聞之
不覺洒涕自謂高蹈之士何至此矣老兄何不激揚
達磨未來時因緣誘接學者以報先聖之德無乃牽
蔓至此何太錯也此葢老兄博覽古今所蘊之妙而
不憤今時邪黨異說有昧古人之意故奮發大用葢
舒畢願開顯先德之機以破其蔽意在此然高明遠
識者有以見亮必無外也第恐晚進後昆疑其言句
尖新以爲佛法只如此矣遂坐守化城不能進至寶
所爲害非淺就此而言不唯有損宗教亦乃無益於
學者某不懼罪責敢以先師所授之言以告於左右
倘能自勉則幸莫大焉苟或以此見棄於我者亦不
罪於左右也不宣

答投子通和尚書

某啓上比聞搌錫赴緣投子四方歸德翕然欽承無
有間者則其同風異慶又可知也伏承來書以法屬
見呼良難當克未審禪師得法果嗣何人若汾陽的
泒臨濟正宗何幸加焉從上先祖各有密傳宗旨以
辨正邪爲之驗人關肘後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萬
象森羅有情無情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普天匝地

更無絲毫滲漏自百丈大智禪師以下遞代相承至
於汾陽有三種獅子句一超宗異目二齊眉共躅三
影響音聞若超宗異目見過於師方爲種草若齊眉
共躅減師半德不堪傳授若影響不眞狐狼猥勢異
類何分慈明傳之遂云掌上握乾坤千差都一照楊
岐傳之則以金剛圈栗棘蓬以驗正邪鐵圍山可透
金剛圈不可透大海水可吞栗棘蓬不可吞若吞得
一蓬百千萬億蓬吞之無碍若透得一圈百千萬億
圈透之無碍自楊岐傳之白雲端師翁師翁傳之五
祖先師先師傳之於新戒遞代相傳若當勘辨邪正
切須子細恐濫宗乘有悞後學其自授先師印可握
柄太平據令全提明投暗合高低一顧萬類齊彰邪
正洞然不敢草次是以千差萬別公案誵訛不出金
剛圈栗棘蓬一時攝盡若能吞一蓬透一圈則百千
萬億蓬圈悉皆無礙無疑俟容披晤欵曲勘同倘若
符合無差卽幸甚矣如或未然不敢從命謹此奉聞
伏希見察不宣

言訓卷第八終

紹興府楞嚴寺經坊刻此
門警訓卷第八
禎甲戌仲春般若堂識

緇門警訓卷第九

隋高祖文皇帝勅文

皇帝敬問光宅寺智顗禪師朕於佛教敬信情重往者周武之時毀壞佛法發心立願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仍卽興復仰憑神力法輪重轉十方衆生俱獲利益比以有陳虐亂殘暴東南百姓勞役不勝其苦故命將出師爲民除害吳越之地今復廓淸道俗又安深稱朕意朕尊崇正法救濟蒼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無極師既已離世網修己化人必希奬進僧行固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卽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

爲出家之業若身從道服心染俗塵非直含生之類無所歸依抑恐妙法之門更來謗讟宜相勸勵以同朕心春日漸暄道體如宜也開皇十年正月十六日内史令安平公臣李德林宣内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操奉内史舍人裴矩行

晋王受菩薩戒疏 卽隋煬帝

使持節上柱國太尉公楊州總管諸軍事楊州刺史晋王弟子楊廣稽首奉請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當降此土補處彌勒一切尊經無量法寶初心以上金剛以降諸尊大權摩訶薩埵辟支緣覺獨脫明悟二十七賢聖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頂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釋天主四天八王天仙龍神飛騰隱顯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衛法防身護命護淨戒無量善神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力俱會道場證明弟子誓願攝受弟子功德竊以識暗萌興卽如來性無明俯墜本有未彰理數斯歸物極則反欲顯當果必積於因是調御世雄備歷生死草木爲籌不可勝計恒沙集起固難思議深染塵勞方能厭離法王啟運本化菩薩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逗根宜權爲方便如彼衆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

訓早趨胎教夙漸福理攸鍾妙機須悟耻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乘笑止息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但開士萬行戒善爲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諭造宮室必因基趾徒架虛空終不成立弗揆庸懵抑又聞之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釋迦能仁本爲和尚文殊師利寘作闍黎而必籍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薩陀波崙罄髓於無竭善財童子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敢爲臆說深信佛語事遵明導天台智顗禪師佛法龍象童眞出家戒珠圓淨年將耳順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

物後已謙挹盛風名稱普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
誠遥注命檝遠延每畏緣差值諸留難亦旣至止心
路豁然及披雲霧只銷煩惱謹以今開皇十一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總管金城設千僧蔬飯敬屈禪師授
菩薩戒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親奉極以
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
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弟子卽日種羅睺業生生世
世還生佛家如日月燈明之八王子如大通智勝十
六沙彌眷屬因緣法成等侶俱出有流到無爲地平
均六度恬和四等衆生無盡度脫不窮結僧那於始

心終大悲以赴難博遠如法界究竟若虛空具足成
就皆滿願海暢廣和南（王親戒師衣物五十八事親書龍魚飛白諸篆四十餘字）

婺州左溪山朗禪師召永嘉大師山居書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遊石室岩龕
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
名花香果蜂鳥銜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
細草爲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
倘有寸陰願垂相訪

永嘉荅書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遥心眷想時復成勞忽奉來書
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如何法味資神故應清樂
也粗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可述承懷節操獨處幽
棲泯跡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絶往鳥獸時遊竟夜綿
緜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閒然獨宿孤峯端居樹
下息繁飡道誠合如之然而正道寂寥雖有修而難
會邪徒喧擾乃無習而易親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眞
趣者則未可幽居抱拙自謂一生歟應當博問先知
伏膺誠懇執掌屈膝整意端容曉夜忘疲始終虔仰
折挫身口蠲矜怠慢不顧形骸專精至道者可謂澄
神方寸歟夫欲採妙探玄實非容易決擇之次如履

輕氷必須側耳目而奉玄音肅情塵而賞幽致忘言
宴旨濯累食微夕惕朝詢不濫絲髮如是則乃可潛
形山谷寂累絶群哉其或心徑未通矚物成壅而欲
避喧求靜者盡世未有其方況乎欝欝長林峩峩聳
峭鳥獸嗚咽松竹森梢水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
絆雲霧氤氳節物衰榮晨昏眩晃斯之種類豈非喧
雜耶故知見惑尚紆觸途成滯耳是以先須識道後
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必忘其道
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
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

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
我誰住人間若知陰入如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
毒未祛六塵尚擾身心自相矛盾何關人山之喧寂
耶且夫道性冲虛萬物本非其累眞慈平等聲色何
非道乎特因見倒惑生遂成輪轉耳若能了境非有
觸目無非道場知了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圓融法界
解惑何殊以含靈而辨悲卽想念而明智智生則法
應圓照離境何以觀悲悲智理合逼收乖生何以能
度度盡生而悲大照窮境以智圓智圓則喧寂同觀
悲大則怨親普救如是則何假長居山谷隨處任緣

哉況乎法法虛融心心寂滅本自非有誰强言無何
喧擾之可喧何寂靜之可寂若知物我冥一彼此無
非道場復何徇喧雜於人間散寂寞於山谷是以釋
動求靜者憎枷愛杻也離怨求親者厭檻欣籠也若
能慕寂於喧市鄽無非宴坐徵違納順怨債由來善
友矣如是則劫奪毀辱何曾非我本師叫喚喧煩無
非寂滅故知妙道無形萬像不乖其致眞如寂滅衆
響靡異其源迷之則見倒惑生悟之則違順無地閒
寂非有緣會而能生峩巍非無緣散而能滅滅既非
滅以何滅滅生既非生以何生生生滅既虛實相常

住矣是以定水滔滔何念塵而不洗智燈了了何惑
霧而不袪乖之則六趣循環會之則三途迥出如是
則何不乘慧舟而遊法海而欲駕折軸於山谷者哉
故知物類紜紜其性自一靈源寂寂不照而知實相
天眞靈智非造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
人何關動靜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其水曲者
哉若能妙識玄宗虛心冥契動靜常矩語默恒規寂
爾有歸恬然無間如是則乃可逍遙山谷放曠郊鄽
遊逸形儀寂怕心腑恬淡息於內蕭散揚於外其身
兮若拘其心兮若泰現形容於寰宇潛幽靈於法界

如是則應機有感適然無準矣因信畧此餘更何由
若非志朋安敢輕觸宴寂之暇時暫思量予必誑言
無當看竟迴充紙爐耳不宣同友玄覺和南

天台圓法師懺悔文

我念自從無始劫失圓明性作塵勞出生入死受輪
迴異狀殊形遭苦楚夙資少善生人道獲遇遺風得
出家披緇削髮類沙門毀戒破齋多過患壞生害物
無慈念啗肉食膻養穢軀衆人財食恣侵瞞三寶資
緣多互用邪命惡求無厭足躭淫嗜酒愈荒迷慢佛
輕僧謗大乘背義孤親毀師長文過飾非揚己德幸

哉樂禍掩它能虛誑欺誣競利名鬬構是非爭人我惡念邪思無暫息輕浮掉散未嘗停追攀人事愈精專持誦佛經唯困苦外現威儀增諂詐內懷我慢更踈狂懶墮重修恣睡眠慳嫉貪婪無愧耻野田穢本將何用大海浮屍不久停既無一善可資身必墮三塗嬰衆苦仰願本師無量壽觀音勢至聖賢僧同軫威光俯照臨共賜冥加咸救拔無始今身諸罪障六根三業衆愆尤一念圓觀罪性空等同法界咸清淨

發願文

願我盡生無別念阿彌陀佛獨相隨心心常繫玉毫光念念不移金色相我如再食衆生肉飲酒行淫作重非現身生陷大阿鼻萬劫洋銅吞熱鐵願我臨終無疾苦預知時至不昏迷善根慧念轉增明業債寃魔咸寂滅異香天樂盈空至寶殿金臺應念來親覲如來無量光一切聖賢同接引彈指已登安樂國即聞妙法悟無生遊歷無邊佛土中供養親承蒙授記分身徧至河沙界歷微塵劫度衆生誓入娑婆五濁中普化群迷成正覺衆生業盡虛空盡我願終當不動移乃至今身及未來念念圓修無間斷仍將三業修行善回施虛空法界中四恩三有衆寃親同脫苦

輪生淨土

荊溪大師誦經普回向文

一句染神咸資彼岸思惟修習永用舟航隨喜見聞恒爲主伴若取若舍經耳成緣或順或違終因斯脫願解脫之日依報正報常宣妙經一刹一塵無非利物唯願諸佛冥熏加被一切菩薩密借威靈在在未說皆爲勸請凡有說處親承供養一句一偈增進菩提一色一香永無退轉

芭蕉泉禪師示衆

雲水之人不暫休問君着甚苦來由異鄉彼此皆爲客無事相干且縮頭行與住坐與臥兩片唇皮只管播是是非非誰箇無也須檢點自家過出家兒着便宜袈裟不是等閑披桑田不耕親不養不修道業更何爲閻老子不摣攞據你所作因還你所作果涅槃堂裡叫阿爺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正與麼時是你是我

龍門佛眼禪師十可行十頌幷序

華嚴以十法界總攝多門示無盡之理禪門有十玄談以明唱道洞山有十不歸以表超證山僧述十可行以示後生庶資助道警諸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又

如染香之人亦有香氣有少益者書之于后

宴坐

淸虛之理竟無身一念歸根萬法平物我頓忘全體露箇中殊不記功程

入室

問道趍師印自心入門端的訪知音此生不踏曹溪路到老將何越古今

普請

拈柴擇菜師先匠進業脩身見古人若到諸方須審實能門此法是通津

粥飯

三下板鳴生死斷十聲佛唱古今通開單展鉢覯明取不可麁心昧苦空

掃地

田地生塵便掃除房廊瀟灑共安居裝香掃地無餘事黙耀韜光示智珠

洗衣

臨流洗浣莫踈慵入衆衣裳垢不中上下隣肩薰久身心動念肯消鎔

經行

石上林間島道平齋餘無事畧經行歸來試問同心侶今日如何作麽生

誦經

夜靜更深自誦經意中無惱睡魔惺雖然暗室無人見自有龍天側耳聽

禮拜

禮佛爲除憍慢垢由來身業獲淸涼玄沙有語堪歸敬是汝非他事理長

道話

相逢話道莫虛頭大語高聲哄上流言下若能窮本

末肯將無義結朋儔

示禪人心要

近世多以問荅爲禪家家風不明古人事一向逐末不反可怪可怪昔人因迷而問故問處求證入得一言半句將爲事究明令徹去不似如今人胡亂問赴口荅取笑達者

誡問話

近代問話多招譏謗蓋緣不知佛問致疑咨請之意後生相承多用視賛順時語並非宗乘中建立如古人問若爲得出三界去又問聲色如何透得又問此

問宗乘和尚如何言論並是出衆當場決擇近時兄弟進十轉五轉没巴鼻語或奉在座官員或莊嚴修設檀信俱不是衲僧家氣味又抽身出衆便道數句或時云某甲則不恁麼道又云和尚何不道云云夫問話者激揚玄極也不在多進語三兩轉而已貴得生人信不至流蕩取笑俗子也

大隋神照眞禪師上堂

師云老僧不爲名利來此須要得箇人不可靑山白雲中趂爾是非將來之世捨一報身後草也無喫多少金毛師子問着便作驢鳴馬嘶諸人者似老僧行

脚時到於諸方多是一千少是七百五百衆或在其中經冬過夏未省時中空過向潙山會裏做飯七年於洞山會中做柴頭三年重處卽便先去只是了得自巳時中干他人什麼事如諸佛菩薩盡是勤苦不計劫數捨金輪王寶位及頭目髓腦所愛之物國城妻子不可算數所以始得名爲佛似諸闍黎還曾捨得箇什麼作得箇什麼勤苦便道我會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不會些些子境界現前便自張眉努目消容不得說什麼解脫法長連牀上坐不搖十指喫他信施了合眼合口便道我修行修道感果如是合消得

只是謾自巳如百丈和尚置於堂宇只要辦事底人諸闍梨還辦得箇什麼事其中有不動身手日消得萬兩黃金若是消得者豈可如此見解不可從母腹中來如是邪但會得世間法是則名爲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乃不會豈况佛法只如一大藏教盡是金口所宣如來祕密汝口裏念將來總成魔語豈得了爲什麼不了若了時達磨不從西來也只如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又爭得道無譬如人有一寶墜在淤泥中勤苦累劫尋求不得或有一人善知寶所直從泥中指出此寶以示失寶之人失寶之人一

見便識是我本物了無得失達磨西來亦復如是不可只是老僧是善知識邪遍地衆生總是善知識只是見覺未明不可道伊無也若言有時諸人肯禮蠢蠢之徒作佛麼譬如明珠墮在泥中未遇其人豈有出期有此衆生比如無情還同頑物旣在三衣之下直須親近知識早是幾生修來始得如此不可却入輪廻六趣去也若是得自在底人論箇什麼鑊湯爐炭刀山劍樹四生六道於中如喫美食若未得如是便實受此報一失人身尋求欲似如今者萬中無一莫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未聞謂聞自謾自誑失却光

陰虛延日月展轉只是無明檐重乍可爲俗隨所任
運遣過時日卻乃無業如今作沙門每日有業有什
麽業踏底是國王地着底是檀信衣喫底是檀信食
骨肉是父母之體若也不了將何酬荅所以言有業
只如老僧不可是了底人捨此一報身隨業而行誰
言定得除佛與佛乃能知之時有僧問不假言句如
何得知師云假言句尚乃不知僧無語禮拜

上堂

夫沙門釋子見有如無始得向一切時中與凡聖等
與解脫等方有少許出處若不如此大難大難珍重

雲峰悅和尚室中舉古

舉古者道剃髮着袈裟宜應行聖道自餘閑雜事俱
爲生死因師云汝等諸人橫擔拄杖撥草瞻風遶天
下行脚且道還曾踏着田地也無僧無對師云虛生
浪死漢

金陵保寧勇禪師示衆

身上之衣不容易披鉢中之食莫等閑喫等閑喫徃
徃難銷水一滴容易披寬竟出家何所爲直心實行
能綱紀一顆圓光無表裡莫學尋常輕薄流平生涉
獵誇脣嘴恣貪瞋沒慚愧善惡昭然難彈避三途六

道上茫茫也好回頭自瞥地

古德渴熱行

金烏震怒兮爍爍如飛火雲發炎兮騰騰若炊江湖
競熬煮草木半黃萎眞金銷爍兮大石欲裂猛虎喘
息兮蛟龍嚙番門有蓬華兮屋無片瓦寢無帳席兮
哭有多兒耘苗匪倦舁水忘疲顏容抹漆黑背脊坼
龜皮咨爾釋氏宜以審之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屋有
畫堂虛室浴有清流曲池帳垂翡翠簟展琉璃閑尋
泉石兮忽行忽坐靜對風月兮自歌自怡回頭一顧
人間事飲水須知可度時無更恨風伯休顛嗔雨師

覺範洪禪師送僧乞食序

曹溪六祖初以居士服至黃梅夜舂以石墜腰牛頭
衆乏粮融乞於丹陽自負米斛八斗行八十里朝去
暮歸率以爲常隆化惠滿所至破柴制履百丈涅槃
開田說義墜腰石尚留東山破柴斧猶存鄴鎭江陵
之西有負米莊車輪之下有大義石衲子每以爲游
觀不可誣也世遠道喪而妄庸寒乞之徒入我法中
其識尚不足以匡欲其可荷大法也方疊花制襪以
副絛絢其可夜舂乎織羅剪袍以宜小袖其可破柴
乎升九仭之峻僕夫汗血不肯出輿其可負米乎方

大書其門云當寺今止挂搭其肯開田說義乎余嘗痛心撫膺而嘆者也屢因弘法致禍卒爲𠌫人方幸生還逃遁山谷而衲子猶以其嘗親事雲菴故來相從余畜之無義拒之不可卽閉關堅臥有扣其門而言者曰雲菴法施如智覺愛衆如雪峰出其門者今皆不然道未尊而欲人之貴已名不耀而畏人揆已下視禪者如百世之寃諂事權貴如累劫之親師皆咲蹈此汚而去庶幾雲菴爪牙矣於是蹶然而起曰然則無食奈何曰當從淨檀行乞亦如來大師之遺則也老人肯出則庶使叢林知雲菴典刑尚存余嘉

其言因序古德事以㫹其意當有賞音者耳

爲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高僧傳）

譯經　變梵爲華通凡入聖法輪所轉諸佛所師

義解　尋文見義得意忘言三慧克全二依常轉

習禪　修至無念善惡都亡亡其所亡常住安樂

明律　嚴而少恩正而急護嬰守三業同彼金湯

護法　家有良吏守藏何虞法有明師外禦其侮

感通　逆於常理感而遂通化於世間覩之難測

遺身　難捨易捐施中第一以穢濁體廻金剛身

讀誦　十種法師此爲高大洙構櫞花果時穰赤

支那撰述　緇門警訓卷九　十五　陝九

興福　爲已爲它福生罪滅有爲之善其利博哉

雜科　統攝諸科同歸高尚唱導之匠光輝佛乘

或菴體禪師上堂

衲僧行李豈尋常出匣吹毛不隱藏奪食驅耕全正令東西無復鬼分贓

示衆

瞎撒驪珠成瓦礫閑傾鴆毒是醍醐寃將恩報滅胡種舉眼無親眞丈夫

著脚孤危草不生匆棲泊處等閑行臨風鬧却喧空口斷送渾家入火坑

絕學無爲瞎號通先天後地活虛空縱橫漏泄祖師意爭得渾家不點胸

捨破孃生帖肉衫袒肩赤膊不羞慚胡來漢見非難易大事敎誰更荷擔

生薩別是一般村品藻先賢簿後昆掉放孤峯爭合煞棒頭有眼蓋乾坤

淸平世界罷干戈無奈兒曹耤甚何急水灘頭拋直釣錦鱗不遇枉多羅

男兒脚底透長安得坐披衣肯自謾三尺冷光輝夜月一條秋水迸人寒

聹驢種草不消憑舊閣重關啞手贏湖海晏濟還獨
步功歸寸刄血長鯨
判身捨命討寃讐熱血相噴肯便休反倒大家無寸
土空雙手去占雲頭
全提大用鳥投網絕照忘機龜負圖入此門來都不
是如何陛降老臊胡
已躬日用露全真選甚行雲與谷神合掌低頭义手
處粗言細語在當人
[illegible]相離名無實法非心非佛若爲猜了知極則難分
付不覺和[illegible]迸出來

[illegible]郎入作葛藤多捏定咽喉不奈何轉得身來添氣
急可憐鷂子過新羅

小參

赤骨力窮擔片板顛癡教癩竪雙眉驀生做處難名
狀佛祖當頭聽指揮

結座

一拳也是打爺來未有輸贏莫放開割捨拍盲窮性
命觜喎鼻塌見全材

真淨文禪師頌

剃髮因驚雪滿刀方知歲月不相饒逃生脫死勤成
佛莫待明朝與後朝

靈芝照律師頌

聽教參禪逐外尋未嘗回首一沉吟眼光欲落前程
暗始覺平生錯用心

古德垂誡

地獄之中未是苦袈裟之下苦無聞死生大事還知
否莫向青山臥白雲

勉看經

檀那經卷早宜看施利雖虧我不安奉勸僧尼勤讀
誦鐵窓莫待電光寒

勉應緣

出家事業總荒唐贏得身心蟻子忙簿上轉經多積
欠眼前業障自身當門徒施利魚顋水買得油鹽雪
見湯年去年來何了日不知將底見閻王

勉住持

深嗟末法實悲傷佛法無人爲主張未解讀文先坐
講不曾行脚便陞堂將錢討院如狂狗空腹高心似
啞羊奉勸後賢休[illegible]此免教地獄苦時長

洞山和尚自誡

不求名利不求榮只麼隨緣[illegible]此生三寸氣消誰是

主百年身後謾虛名衣裳破處重重補糧食無時旋旋營一箇幻軀能幾日爲他閑事長無明

雪峯存禪師入閩

光陰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登三十二入閩早巳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舉巳過當須漸漸除爲報滿朝朱紫道閻王不怕佩金魚

宏智禪師示衆

萬里新墳盡少年修行莫待鬢毛斑死生事大宜須覺地獄時長豈等閑道業未成何所賴人身一失幾時還前程黑暗路頭險十二時中自着奸

省病僧

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臥涅槃堂門無過客窗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自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

大慧和尚示徒

出家立志切須勤也要時時近好人蹭蹬莫隨愚伴侶蹉跎又恐落風塵無良小輩頻頻脫得義高流數數親若也依吾如是誡佛家梁棟亦堪陳

龐居士頌

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鐵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遮是何慮菩提道不成

自保銘姑蘇無作譔

夫求名者不以德而求之謂之惡名求利者不以道而求之謂之惡利惡名爲智人之所嫌惡利有來業之所畏上德不德老氏誡言四邪五邪釋門切忌寧以實而失不以得而僞小人趍惡名之名君子存大利之利福劣財強財必爲殃德薄任大任速成害古人者只要心達不要身達他賢莫掩我賢莫伐若如是則知其命合其道終一身而自保

上竺佛光照法師示小師正吾 嘗住吳之北禪號東屏

爲人難爲人師不易難者何曰天資曰學問曰識見曰氣象無天資無學問無識見無氣象若是而能爲人者未之有也有天資而後有學問有學問而後有識見有識見而後有氣象若是能爲人未也是何也天資不高學問不博識見不明氣象不雅猶之不能也不高則庸不博則窒不明則回不雅則野高而智博而達明而正雅而文四者備能爲人矣而欲爲人師者未之可也曷爲不易曰宗旨曰教義曰法相不得乎宗旨不通乎法相不辨乎教義猶之不可也能

提宗旨矣能析教義矣能解法相矣不有師承不明境觀而能與人爲師者未之有也師承正境觀明而不超悟洞徹佛意者猶之不能也亦既超悟洞徹矣不能忘境觀絕知見離法愛爲大導師者未之有也三者具矣而不知進退得失者猶之不可故曰爲人難爲人師不易

圭峰禪師示學徒委曲

一從別後相憶是常未審朝暮用心在何境界得背塵合覺否外境內心覺了不相關否定慧輕安適悅否修行若忘失菩提心知之總是魔業否數數覺察勤勤觀照習氣若起當處卽休輙莫隨之亦莫滅之何以故陽燄之水不應趂故不應滅故不應趂故免落凡夫縱情不應滅故免墮二乘調伏圓宗頓教畢竟如斯但與本性相應覺智自然無間長時之事難可具書畧標大分自須努力不多述也

登厠規式

登厠之法律制委明葢欲潔嚴身器親近聖賢洗淨洗手各有軌度倘未盡諳則反汚其手禮誦燒香合掌執捉動輙得咎可不慎歟今將古規稍加增削然其細行固難備舉大抵種種動用之際皆有方便護人意根處自當觸類而長之書不云乎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况出家者流幸冀高明勸諸後進○經云若登厠不洗淨者不得入大僧數不得坐禪牀不得登寶殿○須知淨桶內淨外觸不可將淨桶入水槽中漉水須將杓盛水入桶中免汚一槽之水○不可安淨桶在水槽上淋其桶底觸水下槽中○不得將觸處先帚近水槽邊恐不知者悞將洗盆槽中之水須頻換新者葢水留三宿只生細虫夏月則不至三宿切莫停積死水若無淨頭之處卽宣力者結緣措置免傷物命○初入厠時先須彈指三下以警在穢之鬼亦不可痰吐入厠中以傷在穢之鬼此二項陰德具載藏經玆不繁引○初蹲身時先須傾少水在槽中一則解舊糞臭氣則新糞易下不積槽中○旣在厠中不可語言作聲○文殊經云大小便時身口狀如木石不得有聲○厠中不可畫壁書字每見尊宿老成路逢字紙在地卽收置淨處或抛在水中葢尊重字畫不忍狼籍况書臭厠中豈不折福○若洗淨時右手執淨桶旋旋傾之以左手盛水將第四指著實洗之七度切不可就桶中掬水汚於桶內○常去左手第四指爪卩莫令藏垢釋氏要覽

云佛令比丘指甲止長一麥粒許過則剪之今有出家人愛護指爪養長寸餘以爲美觀尙縱穢軀應無淨行○常見惜福人用厠籌單就淨桶洗之反汚桶內或將手入桶掬水洗籌亦不可○洗淨須用冷水則益人用熱湯則生腸風等疾○若洗手時先用灰擦七度去穢手背亦然次用泥擦七度淨之手背亦然次用皂團或皂角或木屑或二桑莱皆可○溪堂雜錄云元祐中有蜀僧智超法師常誦華嚴經已三十年偶見一童子風貌清爽舉手高揖超曰何來曰五臺來超曰何遠至此曰有少事欲相導故超曰願

聞曰吾師誦經固可嘉矣但失在登厠洗淨時觸水淋其手背而未嘗用灰泥洗之所用灰泥律制七度今但二三緣此觸尙存禮佛誦經悉皆得罪言訖不見超懇而改過識者或曰此必文殊化現有警於超也故知洗手必須依法因果經云觸手請經當獲厠中蟲報○後架手巾須多備三兩條頻頻洗換莫令垢染以汚淨手人衆處五日一洗人少處十日一洗○凡拭手時須將手巾搏而拭之庶得易乾○入厠洗淨等經中各有神呪必須受持經云若不持誦此諸神呪者縱用七恒河水洗至金剛際亦不得身器

淸淨受持此呪者當一一默誦七遍則獲一切淸淨福德諸惡鬼神悉皆拱手

入厠　唵狼魯陀耶莎訶

洗淨　唵賀曩密栗帝莎訶

洗手　唵主迦羅野莎訶

去穢　唵室利曳婆醯莎訶

淨身　唵跋折羅惱迦吒莎訶

大智律師入厠垂訓

摺疊衣裳整齊鞋履省約用籌點滴使水屏息語言安詳進止當念此身滿中盛屎臭不可聞穢不可視

行厠華囊誠爲可鄙云何於身躭欲無耻云何於食樂着肥美結習成因果報必是一入泥犁窮劫不已苦樂在心昇沈由已道豈遠哉未之思爾

緇門警訓卷九終

音釋

臐（呼雲切羊日丨也）　烖（音灾義同）　嚲（丁可切）　筅（蘇典切筅箒也）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刻此
緇門警訓卷第九
崇禎甲戌仲秋般若堂識

緇門警訓卷第十

讚佛傳法偈

稽首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三祇修鍊萬行功圓纖瑕去而法性凝清片善具而報化徵妙爾後上生兜率下降王宮三十歲居道樹成佛四十九年住世教化說法三百五十度宣演八萬四千門王臣外護於四海九州師僧內傳於人間天上利益廣大傳法難思故有偈云

假使頂戴經塵劫　身爲牀坐遍三千
若不傳法度衆生　畢竟無能報恩者

傳法有五　一受持　二看讀　三諷誦　四解說五書寫　外護內護流傳即　佛法僧寶不斷也

禪林妙記前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撰

一切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報身謂萬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佛者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蓋化身耳謂於過去釋迦佛所發菩提心願同其號故今成佛亦號釋迦三無數劫修菩薩行一一劫中事無量佛中間續遇錠光如來以髮布泥金華奉上尋蒙授記得無生忍然一切佛將成佛時必經百劫修相好業其釋迦發心在彌勒後當以逢遇弗沙如來七日翹仰新新偈讚遂超九劫在前成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號普明菩薩盡彼天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入母右脇其母摩耶夢懷白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夢白象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靜安泰慈辯日異菩薩初生大地震動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生巳四方各行七步爲降魔梵發誠實語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合掌嘆曰相好明了必爲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淨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號師子頰父

名淨飯母曰摩耶代代爲輪王姓瞿曇氏復因能事別姓釋迦朗悟自然藝術天備雖居五欲不受欲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門還入宮中深生厭離忽於夜半天神扶警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其非道便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牛女人煮乳作糜其沸高踊牧女驚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力充實入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低枝引菩薩上菩薩從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樹惡魔見巳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我界即率官屬十八億萬持諸苦具來怖菩薩促令急起受五欲樂又遣妙意天女三人來惑

菩薩爾時入勝意慈定生憐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三妙天女化爲瘦鬼降魔軍已於二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既成佛已觀衆生根知其樂小未堪大法即趣波羅奈國度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後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無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矣又於一時昇忉利天九旬安居爲母說法時優闐國王及波斯匿王思慕佛德刻檀畫氎以寫佛形於後佛從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摩其頂曰汝于未來善爲佛事佛像之典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

從厭怠佛便告衆却後三月吾當涅槃復記後事如經具說然如來實身常在不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爲欲汲引現同其類所以受生復欲令知有爲必遷所以示滅又衆生根熟所以現生衆生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人天供養起諸寶塔又大迦葉召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從鏁鬚入誦出佛經一無遺漏如瓶寫水置之異器一百年外有鐵輪王字阿輸柯亦名阿育役御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萬四千舍利寶塔其佛遺物衣鉢杖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感夢金軀曰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又吳主孫權燒椎舍利無所變壞爰及浮江石像汎海瑞容般若冥力觀音密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讚佛偈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傳云明帝永平十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寤已問諸臣下傅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爲立佛寺畫壁千乘

萬騎繞塔三帀又於南宮淸凉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集牟子所顯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諭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荅曰迦毘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一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二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

化導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畧也傳示永平十四年正
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
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畧曰
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
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
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
道邁羲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
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
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
元皇已來太上群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其涯極

或策使鬼神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
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與
其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眞僞三則大道有
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則
有勝乞除虛妄敕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
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
十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華岳道士劉正念恒岳道
士桓文度岱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山
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各賫靈寶
眞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

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
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御行殿
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
等以柴荻秥檀沉香爲炬繞經泣曰臣等上啟太極
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
教失踪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
開示蒙心得辨眞僞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
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
力可能禁效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慚恧南岳道士
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

驗卽是虛妄宜就西來眞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
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
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卽
爲妄也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
如蓋徧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卧
空中廣現神變於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
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繞法蘭聽說法要
并吐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說善惡業
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
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

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三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卷畧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感死故傳爲實錄矣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識强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

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鍾山鐵牛印禪師示童行法誨

唐則天延載元年五月十五日始括天下僧尼隷祠部玄宗天寶六年制所度僧尼令祠部給牒肅宗至德元年祠部牒賜功臣賣始以此論之延載前爲僧

依天竺法有行業堪任受道者惟師攝受如唐宮使會通謁鵲巢道林禪師曰弟子不願爲官志慕出家願和尚攝受道林曰今時爲僧行多浮濫通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道林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卽眞出家何假外相通曰願垂攝受誓遵師教道林乃與剃落後來行業旣濫檢制興焉自然之理所以黃面老子以法付之國王大臣蓋以此也今國朝聖澤洪霈特使寄其價者政所以重教尊僧貴尚其法也明教嵩禪師曰夫僧也者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有威可敬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

近世多輕僧固僧人自取然披僧伽黎者若數世願力之重夙熏種智成熟未易得也如本朝王文正公旦臨薨背時悔當初錯了路頭不作僧乃囑令諸子爲削其鬚髮衣以僧家三衣然後入棺要第二世出頭來使成僧仍囑侍郎楊大年主其治命後楊以宰臣薨背國家自有典故雖不從所請只以三衣剃刀置之棺中楊亦自悔竟參禪宗了悟自心被旨詳定景德傳燈錄流布西天此土噫爲僧之難有如此者若是大丈夫漢興決烈之志屛浮濫之行從脚跟下一刀兩段向佛祖外一覷便透身心俱了亦不爲難

亦不患護身符子不入手所以道高山流水深深意
自有知音笑點頭法晦致身寶公道場有年其爲人
謹愿朴厚有決烈之志無浮濫之行今謀進納爲僧
敬投敬信英偉特達大賢揮金助成其志以此軸求
警策因縷縷示之亦欲世間賢士大夫與重教尊僧
之心知前輩雖爲富貴所折困末後亦有悔之者歲
在巳未中秋住鍾山鐵牛

撫州永安禪院新建法堂記無盡居士撰

臨川陳宗愈於永安常老會中得大法喜捐其家貲
爲建丈室作脩廊方且鳩林以新法堂而宗愈死其

二子號訴於常曰吾先子之未奉佛也安且强旣奉
佛也病且亡佛之因果可信耶其不可信耶常曰吾
野叟也不足以譬子子第成父之志而卒吾堂吾先
師有得法上首無盡居士深入不二辨才無碍隨順
根性善演音法堂成當爲子持書來誨決子之疑紹
聖元年春常遣明鑑至山陽以書來言會予方以諫
官召還未暇明年鑑又至京待報於智海禪刹爾時
居士默處一室了明幻境鐵輪旋頂身心泰定明鑑
雨淚悲泣殷勤三請大悲居士佛法外護付與王臣
今此衆生流浪苦海貪怖死生迷惑因果惟願居士

作大醫王施與法藥居士曰善哉善哉汝乃能不遠
千里爲陳氏子諮請如來無上祕密甚深法要諦聽
吾說持以告之善男子大空寂間妄生四相積氣爲
風積形爲地積陽爲火積陰爲水建爲三才散爲萬
品一切有情水火相摩形氣相結以四小相具四大
界因生須養因養須財因財須聚因聚成貪因貪成
競因競成瞋因瞋成很因很成愚因愚成癡此貪瞋
癡諸佛說爲三大阿僧祇劫人於百年劫中或十歲
二十歲或三十四十歲或五六十歲或七八十歲各
於壽量自爲小劫於此劫中而欲超越不可數劫譬

如蚯蚓欲昇烟雲無有是處諸佛悲愍開示檀波羅
蜜大方便門勸汝捨財汝財能捨即能捨愛汝愛能
捨即能捨身汝身能捨即能捨意汝意能捨即能捨
法汝能捨法即能捨心汝心能捨即能契道昔迦葉
尊者行化有貧媪以甩破器中潘汁施之尊者飲訖
踊身虛空現十八變貧媪瞻仰心大歡喜尊者謂曰
汝之所施得福無量若人若天輪王帝釋四果聖人
及佛菩提汝意所願無不獲者媪曰止求生天尊者
曰如汝所欲過後七日命終生忉利天受勝妙樂又
罽賓國王在佛會聽法出衆言曰大聖出世千劫難

逢今欲發心造立精舍願佛開許佛云隨爾所作罽
賓持一枝竹揷於佛前曰建立精籃竟佛云如是如
是以是精籃含容法界以是供養福越河沙鑑來爲
吾持此二說歸語檀越善自擇之汝父所建堂室廊
廡比一器潘得福甚多生天受樂決定無疑若比罽
賓國王揷一枝竹乃能含容無量法界汝欲進此聽
吾一偈一竿修竹建精籃風捲蟭螟入海南惡水潑
來成第二鈍根蹉過問前三於是明鑑踴躍信受歸
告其人筆集緒言刻以爲記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敎

文帝卽宋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
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
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
未辨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
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政必
求性靈眞奧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
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深尤爲名理並足
開奬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
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
弊更荷褒拂非所敢當之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

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以來則王導周顗庾
亮王濛謝尚郄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
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
殷覬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
之際或抗跡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措心歸信其間
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道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
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
敎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使家家
奉戒則罪息刑淸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
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謂秦楚

論强兵之事孫吳盡呑倂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
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對曰夫禮隱逸則戰
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呑噬亦
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
有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
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輙論道義屢延殿會躬御
地筵同僧列飯時有沙門竺道生者秀出群品英義
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僧等皆設臣難帝曰若
使逝者可與豈爲諸卿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
命嚴法師辨其同異往返終日笑曰卿等今日無愧

又許之談也

後漢書郊祀志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爲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絶情洗慾而皈於無爲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黄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虚無爲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爲宏濶勝

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内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無不據然自失也魏書云其佛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籍微以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虚靜而成通照也

杭州淨慈寺守一法真禪師掃地回向文

以此掃地功德回向法界衆生色塵清淨塵清淨故眼根清淨根清淨故眼識清淨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又願一世界清淨乃至盡法界虚空界皆悉清淨同諸如來光嚴住持圓覺伽藍清淨覺地永斷習氣淨穢二邊凡聖垢染一塵不立如是願清淨智亦復清淨

隨州大洪山靈峰寺十方禪院記

元祐二年九月詔隨州大洪山靈峰寺革律爲禪紹聖元年外臺始請移洛陽少林寺長老報恩爲住持崇寧改元正月使來求十方禪院記乃書曰大洪山在隨州西南盤基百餘里峰頂俯視漢東諸國林巒丘嶺猶平川也以耆舊所聞攷之洪或曰胡或曰湖未詳所謂今以地理考之四山之間昔爲大湖神龍

所居洪波洋溢莫測涯涘其後二龍鬬搦開層崖湖水南落故今負山之鄉謂之落湖管此大洪所以得名也唐元和中洪州開元寺僧善信即山之慈忍大師也師從馬祖密傳心要北遊五臺山禮文殊師利瞻覩殊勝自慶菩薩有緣發願爲衆僧炊爨三年寺僧却之流涕嗟感有老父曰子緣不在此往矣行焉逢隨即止遇湖即住師即南邁以寶曆二年秋七月抵隨州遠望高峰問鄉人曰何山也鄉人曰大湖山也師默契前語尋山轉麓至于湖側屬歲亢旱鄉人張武陵具羊豕將用之以祈于湖龍師見而悲之謂

武陵曰雨暘不時本因人心罪業所感害命濟命重
增乃罪可且勿殺少須三日吾爲爾祈武陵亦異人
也聞師之言敬信之師卽披榛捫石得山北之巖穴
泊然宴坐運誠冥禱雷雨大作霽後數日武陵迹而
求之師方在定珠絲羃面虩耳挃體久之方覺武陵
卽施此山爲師興建精舍以二子給侍左右學徒依
嚮遂成法席大和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師密語龍神
曰吾前以身代牲輟汝血食今捨身餇汝汝可享吾
肉卽引利刀截左膝復截右膝門人奔馳其慈忍膝
不克斷白液流出儼然入滅張氏二子立觀而化山

南東道奏上其狀唐文宗嘉之賜所居額爲幽濟禪
院晉天福中改爲奇峰寺本朝元豐元年又改爲靈
峰寺皆以禱祈獲應也自師滅至今三百餘年而漢
廣汝汾之間十數州之民尊嚴奉事如赴約束金帛
粒米相尾於道貨強法弱僧範乃革前此山峰高峻
堂殿樓閣依山製形役前不倫向背靡序恩老至止
熟閱形勝闢途南入以正賓主鑱崖壘澗鏟巇補砌
嵯峨萬仞化爲平頂三門堂殿翼舒繩直通廊大廡
疏戶四達淨侶雲集藹爲叢林峨眉之寶燈瑞相清
涼之金橋圓光他方詭觀異境同現方其廢故而興

新邑律之徒懷土而呶呶會予謫爲郡守舍禪律而
訂之曰律以甲乙禪以十方而所謂甲乙者甲從何
來乙從何立而必曰我慈忍之子孫也今取人於十
方則忍之後絕矣乙在子孫甲在慈忍乙在慈忍甲
在馬祖乙在馬祖甲在南嶽乙在南岳甲在曹溪推
而上之甲乙乃在乎菩提達磨西天四七所謂甲乙
者果安在哉又而所謂十方者十從何生方從何起
世間之法以一生二一二爲三二三爲六三三爲九
九者究也復歸爲一一九爲十十義乃成不應突然
無一有十而所謂方者上爲方耶下爲方耶東爲方

耶西爲方耶南爲方耶北爲方耶以上爲方則諸天
所居非而境界以下爲方則風輪所持非而居止以
東爲方則毘提訶人面如半月以北爲方則欝單越
人壽命久長以西爲方則瞿耶尼洲滄波浩渺以南
爲方則閻浮提洲象馬殊國然則甲乙無定十方無
依競律競禪奚是奚非律之徒曰世尊嘗居給孤獨
園竹林精舍必知太守言世尊非耶予曰汝豈不聞
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非我說
乃是佛說於是律之徒默然而去禪者曰方外之士
一瓶一鉢涉世無求如鳥飛空遇枝則休如龜游海

值木則浮來如聚梗去如滅漚不識使君甲乙之乎
十方之乎乎曰善哉佛子不住内不住外不住中間
不住四維上下虛空應無所住而住持是眞十方住
持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昔崇寧元年正月上元日
記

唐修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

山色沉沉松烟羃羃空林之下盤陀之石石上有僧
結跏横膝誦白蓮經從旦至夕左之右之虎跡狼跡
十片五片異花狼籍偶然相見未深相識知是古之
人今之人是曇彦是曇翼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

之眞妙義合目冥心子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裡佛之
意兮祖之髓我之心兮經之旨可憐彈指及舉手不
達目前今正是大矣哉甚奇特空生要使群生得光
輝一萬八千土土土皆作黄金色四生六道一光中
狂夫猶自問彌勒我亦當年學空寂一得無心便休
息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驢乘匪端的我亦當年不
出戶不欲紅塵沾步武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行行
皆寶所我亦當年愛吟咏將謂冥搜亂禪定今日親
聞誦此經何妨筆硯資眞性我亦當年狎兒戲將謂
光陰半虛棄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聚沙非小事我

昔曾遊山與水將謂它山非故里今日親聞誦此經
始覺山河無寸地我昔心猿未調伏常將金鎖虛拘
束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無物爲拳拳師誦此經經
一字字字爛嚼醍醐味醍醐之味珍且美不在脣不
在齒只在勞生方寸裏師誦此經經一句句句白牛
親動步白牛之步疾如風不在西不在東只在浮生
日用中日用不知一何苦酒之腸飯之腑長者揚聲
喚不迴何異聾何異瞽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
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合聰不
聰合明不明轆轤上下浪死虛生世人縱識師之音

誰人能識師之心世人縱識師之形誰人能識師之
名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
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者聖如是則非但天恭敬
人恭敬亦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詠豈得背覺合塵
之徒不稽首而歸命

梁皇捨道事佛詔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
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内經外典罔不措懷皆爲訓解
數千餘卷而偸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
息致有布被莞蓆草屨葛巾初臨太寶即備斯事日

唯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涌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啟瑞跡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群迷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

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宗乃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躭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緇門警訓卷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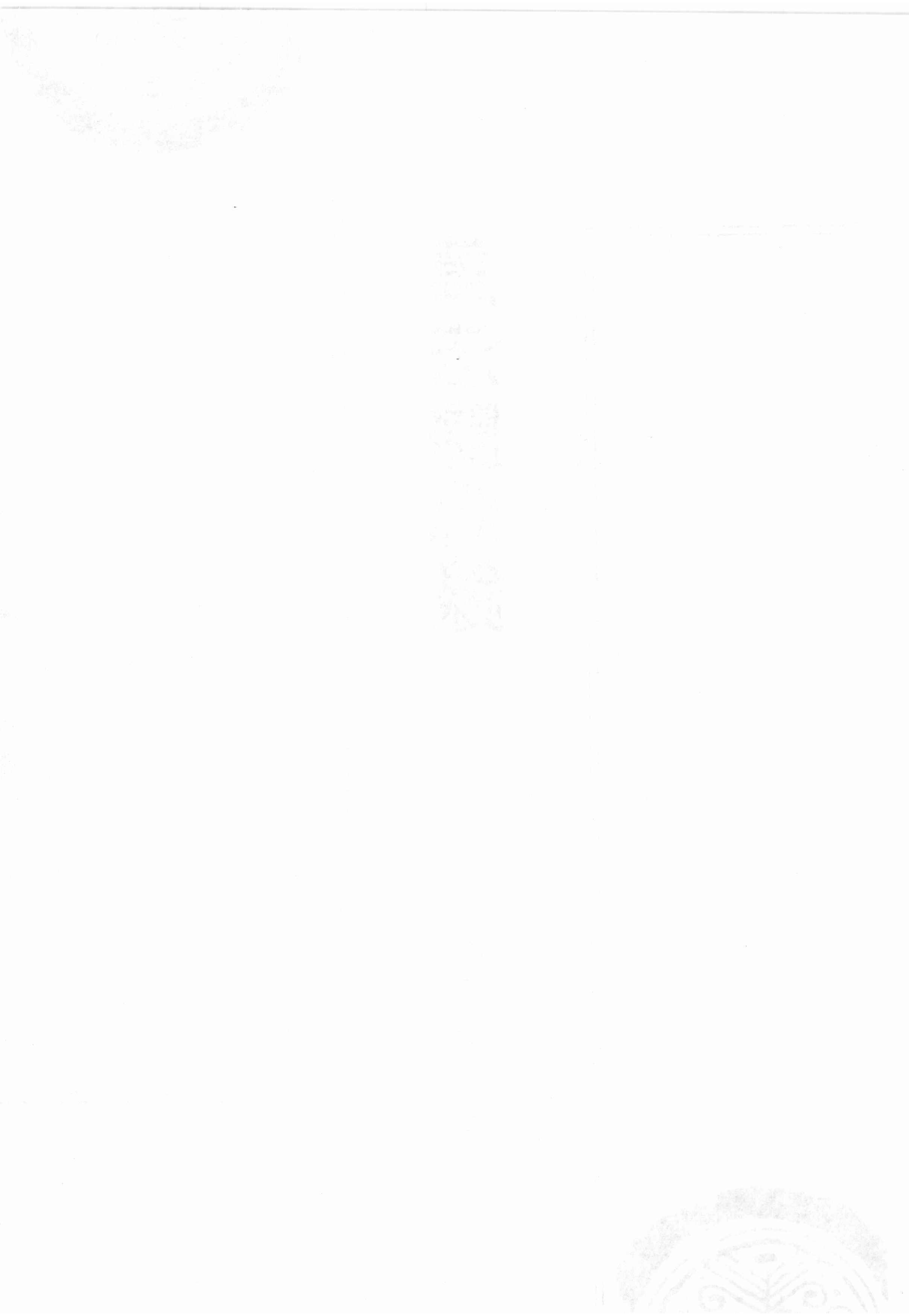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刻此
崇禎甲戌仲春般若堂識



萬法歸心錄

清・超溟 撰





萬法歸心錄序

余非釋氏而輒喜釋氏之書非喜釋氏也喜釋氏而同乎孔氏也孔氏之書平近切實智愚共遵釋氏之書微妙玄深難以戶說若於微妙玄深中仍能平近切實雖謂釋氏同孔氏之書可也萬法歸心錄者小楊山祖源禪師所著也禪師道誼超深直窺無上憫苦海茫茫欲舉斯世盡登彼岸爰著是錄以覺羣迷其名萬法歸心者何心本至虛包裹萬有放之瀰淪六合返之不盈一掬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中庸所謂大本達道夫子所謂一貫易所謂洗心退藏於密舉視此矣今試取其錄一一觀之於俗問見善與惡之所以別於儒問見儒與釋之所以同於道問見釋與道之所以異於僧問闡發禪理上證菩提朗朗乎如日星之經天吁觀止矣從來禪師多有語錄妙悟微言未易通曉唯是錄深切著明極坦白却極精深極高玄又極平實上士聞之可以見性明心下士聞之亦足修身寡過雖同四子之書家絃戶誦焉奚不可也吾聞西方上乘不立語言文字是錄毋乃豐干饒舌乎然不立語言文字者所以明宗語言文字者所以廣教宗與教初非有二則有言同於無言矣知有言同於無言方許讀是錄

康熙十五年季冬

賜進士出身國子監祭酒內翰林院侍講左春坊左贊善兼內翰林弘文院檢討翰林院編修誥敕撰文乙未會試同考加三級北平金鋐敬題

序

昔嚴頭以德山不知末後句仰山謂香嚴不知祖師禪機鋒相對辯難異同竊嘗疑之以為吾儒千聖相傳心外無法法從心生故學一可以統萬合萬不離乎一舍是之外不免參差今觀祖源禪師語錄以萬法歸心為宗旨何其與吾儒之旨相合也諸所謂建瓴懸河辯才無礙愚何從窺其涯際原其真實了義燈燈相續如如不壞自有日色起滄海河流振崑崙不現色相得大自在非待攬鏡光挹勺水可以依稀彷彿者蓋佛法自馬祖以後大慧以前正令接物皆

顯大機大用嗣後千支萬派莫不滙歸一源卽如師友兄弟相資教益在世法爲鬭諍在佛法則酬唱而已服是教者會乎是錄之意可以近取可以遠推可以就釋而言釋亦可以不言釋而無非釋此在大乘法器且不能出其範圍矧淺學初機亦何敢望崖思退夫照用權實料簡回互主賓歷歷不待言詮豈必李叟過流沙而爲浮屠阿難登雪山而度仙衆而後爲開導有情表彰正覺哉

康熙十五年季冬吉旦

禮部祠祭清吏司主政加一級高密任琪薰沐敬撰

序

先儒有言同一理也儒者得之爲儒佛者得之爲佛仙者得之爲仙旨雖殊塗理本一致故王文成先生與人談儒恒以釋宗詮之與僧談禪恒以儒書曉之此不特善於觀儒抑且善於明釋矣夫所謂釋者非毳未入山門坐靜室敲魚温呪便爲脫然浮塵之外要以却妄想還眞如世人轉智以成識而如來欲人轉識以成智世人昧性以適情而如來欲人引情以歸性其於儒者遏欲存理之意實相符也自其心之無放逸則爲戒懼愼獨自其心之無人我則爲是法平等而必欲判釋與儒爲二者則過矣金剛經云如來無所說楞嚴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則是淸淨法宗不假言詮不落口諦此固最上乘之訣而又何有於大藏諸書也雖然上智返心而卽是中材開卷而思義所謂文字般若與實相觀照並峙爲三禪家所謂將密口以代苦瓜引人入勝地者也祖源禪師手輯一錄曰萬法歸心夫心者眞如之體法者眞如之用心不能離法以爲源法不能離心以爲宰故金剛經云如來者卽諸法如義所謂如如不動了了常知也禪師爲都人士名宿得臨濟眞傳其手輯一書以廉洛考亭之學闡菩提無上之宗謂之行釋也可卽謂之翼儒也可而世之慧者由文字以究無文字之始由無文字以思著文字之原則不越寂照二字而山河大地全露法身地水風火俱無實據而世界微塵之象俱不足以係其心則不窒於文字般若之義

并不負於祖源禪師彙輯之衷庶幾有得云爾
康熙十六年季春吉日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嶺海鄭際泰薰沐敬題

序

心是萬法體萬法是心用法不離心即波是水體能發用水動成波是知一切法是心耳心本空寂因法立名淨法者人天聲聞緣覺菩薩如來染法者脩羅旁生地獄鬼趣染淨雖殊總是心影若悟真心本空萬法自然消殞今小楊山祖源禪師乃是庇村浮石老人之孫江西上藍天峰和尚之子洞究教典深達禪宗了第一義證最上乘辯才無礙眞法幢耳禪師悲心提誘後學拈一卷歸心錄直指妙源實際錄中言言見性句句明心可能蕩滌邪執掃除異見直證菩提頓成佛道眞是苦海之慈航岐路之善導愚宿生慶幸而得遇斯文頓絕狐疑了然心地予才拙陋知見機淺無足發明深奧略序以表師恩

旹康熙歲次丁巳上元日
古燕體如居士劉　芳沐手敬序

萬法歸心錄自敘

空劫以前威音那畔佛與衆生無名各具一圓明鏡衆生無故淨白光中瞥起動心昧却本明變生世界衆生業果生死死生相續不斷沉迷三界匍匐九有從迷至今無有悟日若不斷流返源何時方能頓脫須悟萬法歸於一心爲轉世智而成佛智可謂會百川爲一濕摶衆塵爲一丸融鐶釧爲一金變酥酪爲一味斯一心法理事圓備十方諸佛一切衆生皆同此心無欠無餘諸佛已覺衆生不知故有凡聖迷悟之名愚不肯袖手旁觀指一條歸心正路古云妙高頂上從來不許商量第二峰頭諸祖略容話會故假申問答說十條名相證明一心普施含靈一者警省俗迷返惡歸善二者同儒論理掃除異謗三者與道辯僞不向外求四者頓悟修證直超佛域五者教乘差別細示一心六者惟心淨土佛非外來七者禪分

五宗理無二致八者十魔亂正養道預防九者經語引證斷疑遻信十者勸善印施答報佛恩外附逝世山居絕句二十偈愚少乘善根偶窺至道故僭伸管見請正大方實非億見惟順佛乘如有後昆閱錄有訛求哀懺悔誤法之過設合聖心依教奉行他日同赴龍華授記成佛有分

大清康熙十五年十二月佛成道日

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代嗣祖沙門祖源超溟道人題

萬法歸心錄目次

萬法歸心錄卷上

清燕京小楊山沙門祖源　超溟　著
侍者　明　貫　謹　錄
古吳後學比丘乘戒　定慧校閱重梓

警省俗迷

俗問某欲常素可有功德否師曰鱗甲羽毛諸類體殊知覺痛癢與人無二皆因生前念差今世形骸故異如若誠信斷腥戒殺真是大德君子可謂仁慈善人果爾齋戒終身弗倦不但增崇福壽而亦種菩提正因可歎世迷無慧貪味恣腹屠殺造作百端自美三寸舌頭一日改頭換面展轉吞食那時痛苦恨悔無人能釋

俗云世人咸言豬羊雞鵝鱗甲羽毛等等禽畜天生斯物與人為菜若不屠食留他何用師曰世人食肉咸為當然恣意屠殺美口悅腹殊不知水陸空行一切眾生不過是業力所報各受軀殼世人雖仗一時之福欺殺肥已柰他力劣難敵之恨報冤有日果若豬羊等物天生與人為菜者世間豺狼虎豹蚊蠓蚤

虱無限惡獸凶禽皆能食人莫非天生假使男女與歹物爲菜可乎世人不明殺業互償無端反生應當愚昧之甚

俗云常聞世人有言心好强如喫齋其理如何師曰仁德君子慈心善人利生濟物積德累功至於動用之間任運作爲之所見一切生靈投於死地便無不惻隱救於生處如斯慈悲方謂好心無故殺彼充已口腹或持利刀剖肚或拈尖刃刺心剝皮刮鱗斷喉劈殼活烹生煎鑊煑爐炙百般造作美口快肚慈憫之心全無好心却在何處反說昧心之言其過如何能懺悔今苦口應須諦聽果爾一生戒殺終身茹素不退縱心不好墮在異生也不落屠人之手鑊湯鑪火之中耳

俗云吾雖清貧不作竊盜師曰竊盜財物不單作賊貪汚艮善邪術詐騙揑唆詞訟誘哄嫖賭陷人刑獄迫人顚沛害人於險致人於危耗人貨財換人美物欠債不還侵愚奪弱一切不艮皆爲賊盜若有智慧見人富貴當起追慕之心恨無前生修福今世窮苦應當自受再發信心修福積德諸惡不作衆善奉行自然不貧累功行善之人

俗云公平取財不去貪聚隨分營求如斯若何師曰公平貨財取之應當雖云世寶聚久成禍來而莫聚聚而莫久如要貪索無厭若是横取無恥雖然一時得富不免暗折明算佛經云人生現在財產爲五家所共何謂五家一曰國王官長二曰水火三曰盜賊四曰刀兵五曰不肖子孫世間癡人辛苦一生多聚財物指望永富豈知五家有分他日未免敗散如是公平取財尙且不久何況横奪騙哄豈能常遠

◈來疑求

俗云吾素寡慾唯守一妻邪婬之事斷不肯行師曰色慾二字生死之根邪婬私奸諸惡之首喪道敗德取禍殺身古往今時難以盡述即如好酒好財猶且易制唯有色慾一關更加酷烈何故如斯皆因衆生本從婬慾而正性命相續生死宿習太熟若不慧照慾業何了在家難斷須要色正非我之妻必定不可有般俗子見人婦女稍有可觀便起邪心思之慕之貪之求之天理已昧人心已喪佛經云姦人妻者得

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婬泆報公可槩覩好淫行穢之家源流踵弊往往著人耳目古人曰我不婬人婦人不婬我妻又有一類癡業衆生見他婦女本不如妻以爲彼美設法姦騙還有棄室不顧狎近頑童或有私通僕妻及俾欺上等等婬業擧不能盡又有讀書才子稱他一時聰明描寫閨門婦女私情編入謌謠作成書籍惑人爲實勾引邪念其惡如山無所能禱若有智慧男女須當自愧自悔頓斷邪婬人天有分愚非苦口勸君只因婬業惡甚

俗云婬惡如斯口業何如師曰十惡造業唯口有四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殺人無血其過甚惡敗人之善說人之短論人之非談人之過騙人之財哄人之物至於敗道敗德喪人喪己皆因肆口無禁取禍不一經云佛告阿難人生世間禍從口出當護於口甚於猛火猛火熾然燒世間財惡口熾然燒七寶財一切衆生禍從口出鑿身之斧滅身之禍今有陰德之人須惡隱惡揚善吐語眞實談論無妄有問有答簡言和色自然佛天祐之世人愛而敬之

俗云愚性好飲如之柰何師曰迷心喪志敗家亡身多起於酒取禍不一世人嗜飲無厭遂至形骸毀傷顚倒禮法臥衢罵街犯上敗名亂婬失德等等過逆貪飲最甚古人云戒爾勿崇飲狂藥非佳味能使謹厚性化作凶頑輩四分律曰飲酒過失三十六種不但世人飲酒有失羅漢貪飲而失神通初學凡夫在迷衆生豈不戒之忌之

俗云請示過失三十六種師曰飲酒過失三十六種不孝父母輕慢師長不敬三寶不信經法誹謗沙門訐露人罪恒說妄語誣人惡事傳言兩舌惡口傷人生病之根鬪諍之本惡名流布人所憎嫌排斥聖賢怨讟天地廢亡事業破散家財恒無慚愧不知羞恥無故打奴橫殺衆生奸婬他妻偷人財物疏遠善人狎近惡友常懷恚怒日夜憂愁牽東引西持南著北倒溝臥路墮車墜馬逢河落水持燈失火暑月熱亡寒天凍死飲酒之人如是之過養德君子須自戒之

俗云某有好處受辱不怒縱有少忿一忍便了師曰忍爲萬障之根忍爲百福之首世人言忍忍字最難

非大智慧斷然不能除非佛祖如如不動。初學之人。豪傑之士。多由此敗。陷於非地。佛經云。忍辱第一。俗語有言。喫得三斗釅醋。方纔做得宰相。居世凡夫。尚且如是。何況學道。豈不寬忍

俗云。世人多貪。廣聚財產。自謂子孫後來巨富。得否。師曰。世間癡人。倚權仗勢。昧心喪德。百般巧取。縱得暴富。豈能常久。如有智慧男子。須要積功養德。隨分營求。任從天命。自然默祐暗增。福祿世人自知。為子孫求富。不知為子孫作善造福。何謂造福。敬三寶。積陰德。謹家規。訓耕讀。斯造福也。何謂求富。不誠信。昧天理。用心機。聚橫財。斯求富也。求富者不昌。造福者後顯。豈不見世有巨富子孫。不肖恣意嫖賭。一旦破家。遂至亡身。往往有之。胡不慧鑒。俗曰。來得不明。去得正好。智人觀此。未免心冷

俗云。如上開示。一切看空。時時檢點。要作好人。師曰。要作好人。須自照察。一日之間。從朝至暮。自照其心。自審其理。舉心動念。與天心合乎。任運所為。與人事類乎。時時惺惺。不漏私心。久久心正。人欲自空。如若放逸。恣情縱意。不畏天刑。不懼報應。非禮而行。非禮而作。日久月深。積惡太重。一朝福謝。眾業臨身。現有顯禍。死墮三途。佛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是知因果不昧。後昆須要誠信

俗云。因果之事。多有人而不信。師曰。因果不昧。報應無差。如影隨形。纖毫不錯。先聖言之甚詳。後愚昧之不信。須當細觀一切世人。有富貴。有貧賤。有命殀。有壽長。有榮寵。有悴辱。有困苦。有安閒。有少年而登科。有終身而不第。有財穀而無子。有艱難而多嗣。有前中後苦樂不等。有一生窮富。而至命終。等等不一。皆因業感。古德云。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人生為善惡。果報還如此。是知三界苦樂。六道昇沉。皆是自造自受。非從外與

俗云。吾見忠正良善之家。而無擔粟。世有刁頑凶惡之徒。良田萬頃。因果之說。豈不錯乎。師曰。善惡不等。果報不一。有報本身。有報子孫。有報現在。有報來生。飡如粗飧玉食。錦袍鶉衣。又有席門金屋。千駟一瓢。

皆是生前自作善惡今報苦樂絲毫匪濫只見凶惡受富豈知他前世修福或有慈善貧夭自因過去結業莊子云盜跖從卒九千橫行天下侵暴諸侯而其壽長論語疏曰項橐七歲爲孔子之師而少夭故有清正身窮或是貪汚家富莫執現世有差而謗前因有錯

俗云善惡報應其理不錯有等愚人不信因果反言良心不能作米若能入鍋成飯亦可遵而行之師曰可笑愚癡顛倒之甚汝果良心明昭無欺默符天心神慶人喜和氣感召自然佳慶詩曰樂只君子福祿申之若以喪德有財斷心得富反謗良心無用不能入鍋豈知天理已昧暗中神嗔鬼怒滅福奪壽貧耗凶患乃至子孫不肖怪事無所不有文昌書云修身勵行者天必降之百祥反道敗德者神亦奪其五福是知福善禍婬必然一定之理如肯改惡行善不自欺蔽自然佛天暗祐福壽增之

俗云有過能改還可許否師曰誰人無過何者無愆知過若改善莫大焉過惡非一身心口等須要時時惺惺必要刻刻照察所作可當或作不當善則便行惡則急改改惡從善如病得汗自然吉慶諸聖祐之

俗云設是照管不到一時生心動念未審如何降伏其心師曰古人治心防微所以收功甚鉅人心善惡莫不因念念動急覺覺之卽無久久收攝自然心正書云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斯乃至言依而行之

俗問在家五欲所纏不能頓脫未審有何方便可能漸修師曰在家修行其事最難須要勇猛堅志常遠可在動靜之中日用閙忙之所單提一句阿彌陀佛迴光返照惟守一念假饒火輪頂上旋定不捨此一念任他八風齊來鼓我不失此一念日久月深一念純眞再將一念粉碎方現自性彌陀設或一生不悟報盡命終之時自守一念直往正路再來一聞千悟見性成佛有分斯是歸心要旨且勿向外馳求自要言行無斷方謂眞實受用

儒釋論理

儒云佛氏之道無父無君先儒評論同於揚墨以吾細究果然不錯師曰佛在因地無量劫中割目救親

捨身代父廣行忠孝不能達報唯有出家學無上道成尊正覺方能報盡佛經云若人孝事父母天主帝釋在汝家中孝養父母大梵尊天在汝家中又能孝敬父母諸佛在汝家中佛律有云孝名爲戒又曰不先供養父母而布施者是名惡人彌勒偈云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彩裝成非是旃檀雕刻卽今現在二親就是釋迦彌勒若能誠心敬他何用別求功德佛教雖無治國之語言能導民善世化邪歸正使愚者衆善奉行令智者悟理修心可謂明揚佛道眞是暗報 皇恩豈不見佛教釋子天下叢林早晚課誦四恩總報三有齊資佛果斷心不忠不孝十方菩薩漏盡羅漢天龍八部各路鬼神豈肯歸依欽心輔佐吾豈妄談公自詳之

儒云父母在不遠遊遠遊尚且不許何況毀形離親師曰只知世間小孝不悟出世之大孝在世之孝不可遠離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後祭之以禮始終孝道俱備盡已儒教但知事親行孝不知過世父母至於現在雙親造業受報墮落三途若得親子出家頓證無上菩提乃能救拔出苦可謂眞報親恩古德云一子出家九祖昇天僧雖毀形是謂遠離世俗學道易成不畜妻子可謂割斷恩愛速成正覺汝自知世間之五倫而不知救親之大孝

儒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師曰世間倫理絕嗣不孝出世之道不在斯列衆生相續貪愛爲因結愛不休如膠似漆生生會聚世世牽連父母子孫來往不斷若有眞慧剛烈決斷發大勇猛割斷愛欲頓悟心性直超覺地雖然絕嗣不爲罪過自有出世大孝眞報祖父之恩

儒云僧家開口便言出世若果有出世之法除非不在世上行今現在世上行走何言出世間之外師曰學道之人不染世緣處處解脫謂之出世非離世間別有可出譬如儒家及第謂之登龍折桂豈眞有龍可乘有桂可握可笑迷執反生異論

儒云吾見僧家貪名逐利純行世法何曾無染師曰末法時節離聖太遠龍蛇混雜凡聖交參總有智人不外世法行於非道成就佛道肉眼難識莫生慨論

儒云孔聖攻乎異端之說豈不是佛老二教乎師曰孔子若以老子爲異端又有問禮於老聃之歎若以佛爲異端當時佛法未至孔子因見春秋之時賢者太過愚者不及俱失中道故曰異端後儒借謗佛老二教其說支離大不通耳

儒云佛氏寂滅謂之異端先儒檢點其說不錯師曰所言寂者非對動之寂從無始來本自不動之寂所言滅者非對生之滅從無始來本無生滅之滅斯是本性全體萬用從此而發後儒不悟性體妄生斷滅異見

儒云吾儒窮理盡性非同佛教偏空師曰佛云寂滅現前六根互用儒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佛云如如不動儒曰空空如也釋子轉識成智顏回學聖屢空若以寂滅謂之異端孔子空空與佛無二後儒不明性體無端妄論偏空若悟未發已前方知儒釋無二

儒云佛氏常以因果驚恐愚俗之流言人善定生天堂如人惡必下地獄六道輪迴三途業報如斯虛誕惑人之甚佛徒豈知人命終後氣化清風肉身化泥一生已休有誰再來師曰無因無果天堂地獄盡是虛僞人生一世死了歸無氣化清風肉化爲泥如君之說既無因果易經有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既無地獄因何傳曰爲不善於幽冥之中鬼神得而誅之既無輪迴何故又言死於此者則生於彼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如無因果報應人生一世而已正好放蕩縱意行非死後不過化陣清風自如化風且置然則清風無情本無知覺程頤云孝子祭祖考祖考來格者是至誠有感必通如斯之說祖考來格還是清風來格還是靈性來格若是靈性來靈性成風若是清風來清風無情莫是祖考死後性化無情之風子孫祭他復變靈性受祭之後還化清風如是往來變化眞是奇怪之風程子又云鬼是往而不反之義既是往而不反子孫至誠感格又是有反眞可笑耳伊川曰鬼神是二氣之良能陽氣生天爲神陰氣下地爲鬼既言因果是假天堂地獄非實陽氣生天爲神陰氣下地爲鬼又墮因果感應之內

可歎俗儒不悟妙性非有非無不生不滅妄生斷滅自昧本眞應須早生智慧急急訪尋明師肯求一言半句發明一貫之道定不落於斷常二見了悟孔門中和之理

儒云既是因果不昧善惡報應無差因甚武帝奉佛又有侯景亡國之釁師曰國祚之短長世數之治亂皆有定數故不能移梁武小乘專修有爲過信泥跡執中無權侯景兵至不設方便集衆沙門搖鈴擊磬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如後漢向詡有張角作亂不欲國家興兵但追將兵河上向北讀孝經賊聞當自消用斯不善之法豈是孝經之過梁武執中又且定業亡國非由作善損之武帝壽高九十定業以疾而卒不至大惡何故借此誹謗聖教自取過耳

儒云師言定業難逃感應之事誠僞師曰前世作業今生受報現身修福再來受樂斯理以定非自能移武帝生前結冤今世宿讐相遇雖逢冤難修善因在來生樂果定不能昧

儒云因果不昧定見而無可移師曰此是定法還有不定儒云如何不定師曰前生造業今世貧殀或行陰隲罪滅福生或在往劫因結命債今生會遇因行大德感動天地化凶爲吉古德云若行陰德能解宿業雖有定法又有不定

儒云武帝捨身修寺建塔印經造像奉佛度僧如是之善豈無陰德感動天地解冤釋難師曰斯是有爲福田再來自受樂果若是無心陰德能與天心合一所以化凶爲吉可能轉禍成祥

儒云佛法若正與儒理同者因甚歐陽修曰佛爲中國大患師曰若是佛法非正乃是中國大患者因甚上古至於今時聖帝賢王宰官大儒長者居士道婆奴女奉佛者如水潮渤歸依者似星拱極難道其中無有一人識破是邪而滅除之況佛遠方親身未至不過言教而傳此土若是害人之法豈容流傳日久奚不人厭天可誅之

儒云歐陽修曰佛者善施無驗不實之事師曰佛施妄事必有所圖若謂名利佛本至貴若謂饑寒佛本至富因甚捨富貴之王位反施無驗不實惑人斯亦

顚倒奇怪之甚若佛但有纖毫詐妄之心十方聖賢豈肯相隨弘化經云如來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斯是歐陽昧心言耳

儒云韓愈曰佛者西域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曾有也自黃帝已下文武已上皆不下百歲後世事佛漸謹年代猶促陋哉師曰大聖降世不拘方所不拘壽數中國帝王舜帝生於諸馮卒於鳴條東地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地人也舜與文王皆是聖人法於天下後世尊之亦皆隨其地而得其壽耳若謂上古壽長後世事佛及促何故外丙仲壬之年甚短何故孔鯉顏淵之壽無多信善因謂事佛促命韓愈謗佛合當永壽如斯掩耳竊鈴之論未免智者笑也

儒云佛教明心見性見性成佛吾儒竟無如斯不實之語師曰佛教示人明心見性見性成佛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其天又云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吾教悟佛之言行佛之行是佛而已矣儒釋何異而言不實

儒云既是悟佛之言定要行佛之行吾見僧家還有許多不遵佛律是何故也師曰法門廣大龍蛇混雜當時佛在之日尙有六羣比丘何況末法去聖逾遠今時釋子千百之中求一髣髴古人足矣譬猶披沙揀金十斛之沙得粒今而爲世寶又如裒石攻玉一山之石得寸玉亦作佳珍古德云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非但末法時節佛教難得其人孔子當時已有君子儒小人儒祇如現今服儒服者安能保其皆如孔孟所以像法之教不單僧有不律儒教亦然未能免也

儒云既是三教一理云何妄分等級釋教治骨髓道教治血脈吾儒治皮膚如斯不公之言未免令人生怒師曰儒門以窮理盡性爲道三綱五常爲德故求人爲君子所以治皮膚道家以修眞養性爲道弱志退已爲德可爲淸虛道人故曰治血脈佛教以明心見性爲道十度萬行爲德或正覺三界師眞能治骨髓非是三教道體有異因爲各門功行有殊

儒云如何謂三教體一師曰若門體一釋教見性道

家養性儒門盡性入門雖殊歸源無二

儒云釋教與儒還有不同師曰何處不同儒云吾教先讀後講博覽羣書以盡性情之理佛門先教靜坐參究話頭以悟心性之道所以與儒大有不同師曰從外入者不是家珍從內發者方謂眞慧當時孔子門下唯有顏回得悟餘者多學多見皆從外來助發所以學與悟如隔霄壤耳如程明道受學於茂叔茂叔每令尋究仲尼顏子樂處此仲顏樂處豈不是話頭又有豫章羅仲素只教人靜坐參究四端未發作何氣象不唯進學有力兼亦養心之要斯二公儒門之高賢何異禪家參究悟入

儒云頓悟之理吾信不及師曰不但今時初學儒者信不及子貢子張孔門諸賢更信不及當時唯有顏子信得所以孔子稱其好學

儒云吾教從事入動中契理佛家從理入靜坐悟理所以動中契理者氣力大總然靜坐悟理者氣力弱師曰如君所言其理甚是無柰熟處太熟生處太生學人若在動中熟處證理不隨事乖萬中無一初機偏靜生處鍊成若到動中自然得力伊川見人靜坐歎喜斯人善學朱熹云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無湊泊處若靜坐養得來便條暢如上諸儒善愛靜究可笑今時世俗之儒妄心生滅無暫停息對境逢緣無分主宰如何從事入動契一貫之道

儒云禪曰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如斯奇特使儒難信師曰當時曾參究理心切忽聞孔子一以貫之唯然領悟心性之理又周茂叔示衆徒云堂前草不除有問其意者答云自家意思一般張子厚觀驢鳴領會斯不是至理一言轉凡成聖之樣乎

儒云禪宗以機緣印證吾儒定無如此事師曰昔程伊川見邵康節程指食桌而問邵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先生極論其理斯問卽是機緣印證

儒云吾教諸子咸論無極太極不能明爽後學一時難入師明三教一理何不出隻手眼撥轉未悟信佛最上師曰道儒二教大科理同以無極生太極太極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一陰一陽兩儀互交四象五行而生萬物總然高推理至極終不識是心所現吾若示之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猶恐難入權借儒教無極太極二理差別使汝易悟再究佛乘本性空寂即無極眞心靈照即太極寂照不二如鏡照物善惡能辨不生分別心幾纔萌善惡紛然如太極動而生陰陽陰陽互交而生萬物眞心應物不生分別一念纔生萬法齊現假指心性而明易道若到禪門下再參三十年

儒云吾教學庸謂之聖經如師不恪求一釋乎師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釋曰孔門大學之道非是禮樂射書不墮太過不及常住中道之理在明明德分作二釋上明即悟下明即心眞心虛靈照而常寂德者心用純善無惡三綱五常禮樂刑政總出妙明一心德用又因衆生無始以來逐境隨情染汙於久故反德用顚倒錯亂遮障本明漂流生死一朝悟明本心方知賢愚無二自悟已後須要新民使人人發明妙明眞心實踐此止於至善之地

如上是頓悟以下是修證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釋曰自知止於至善之地至善者是中道之理若是止於中道自然善惡無惑可謂知止而后有定定者心不動事物不能移若到事物不能移本心如光明鏡子清淨應物而無染謂之定而后能靜靜者是本心靜非是止動之靜眞靜向前處處無礙若至處處無礙自然動搖不亂若搖不亂謂之眞安故所以謂之靜而后能安安者安閑內外一如任運穩貼處事眞實以上總是定以下可謂慧果若定靜安久眞慧自然發現故所以謂之安而后能慮慮者是眞慧事事無礙究若到於事事無礙可謂慮而后能得得者得無所得是定慧等等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釋曰明明德者是謂之本新民明理謂之是末知止至善可謂之始後復本心謂之始終本末始終次序不差自然近於大學之道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釋曰古之人君悟本治末末治天下之人先要治於一國欲治一國先齊其家欲要齊一家人學理必先修吾身之德用若修吾身德唯先正其心心本無邪因意發動意念顚倒涉於欺妄所謂欲正其心必先要誠其意誠者眞實應物不偏欲要應物無偏須先致其良知良知者是心之靈明如鏡照物不生分別今因分別憎愛是情識之妄能故曰致知須在格物物者是情識非是外物也佛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後儒不悟物本情識誤認格物謂窮事物欲其極處無不到者可歎外求反被物惑物格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釋曰這一節文復上本意若能轉識良知自至良知若現如鏡照物善惡分明不生憎愛憎愛不生意誠無偏意誠無偏心生無妄心正身端自然之理任運所爲皆合至道所以感化一家都學我行感化一國都聽我誨自然天下人民都做良善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釋曰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皆是一心爲之根本不但心是一身之本可爲出世治世之本其本若亂修身齊家治國與平天下否矣未之有也

儒云大學已聞請示中庸師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釋曰孔門心法中庸之理不偏不倚不邪不住朱熹註解性猶天命令與人物各賦其理未知本性是何物件猶天命令來付人物却將孔聖之理註成心外有法豈知本性體若太虛無內無外非來非去皆因最初不守自性忽起動心故受胎獄本一精明分成六用隨境逐情流蕩生死衆生不能返源先聖指條徑路拈出天命即是性體天命天心天道天理名異體同總是性理古德云在天謂命在人謂性故所以示云天命之謂性自人人本具一靈妙明眞性任運應酬理本當然體中用和不落偏倚日用中事理無礙故曰率性之謂道皆因受生以來塵染遮障本理顚倒亂想不悟性體聖賢設教化

人復性悟理修證返妄歸眞以復本來天命之理所以爲修道之謂教教者修乎道道者本乎性性體源乎天聖人樂天知命乃中庸之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愼其獨也釋曰若悟性理不可須臾有離須臾不在習氣則復現矣所以戒愼恐懼如臨水淵保任本性不落邪僻愼獨之道須防隱微幾纔似萌微動未發善惡似生未生正好一掐放下復還本理其功甚大若待善惡念生憎愛取捨齊發再去降伏豈不太遠所以愼獨功夫最爲緊要故曰君子養道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釋曰未發之中卽是眞智寂照無二應物無心又名良知可謂道本已發之和卽是妙慧能分諸法無住無染謂之良能名曰達道良知良能本乎性體包大虛含育萬有故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備云再請明示良知良能師曰良知與識知其用大不同良知無心而知識知有念而知良知知善知惡不住善惡識知知善知惡而住善惡良知如鏡照物黑白妍媸自分無纖毫影子留於鏡體中識知在鏡影上妄起分別取捨障自本明合塵背覺良知識知須當自辨毫釐有差千里遠已良能是慧能分諸法善治世道不隨事染應用自在事事無礙

問孔子空空顏回屢空未審二空其理是同是別師曰孔子空空以空空空以空空空空空卽如斯如卽眞如眞如卽本性顏子學聖未證眞如不免有念雖有念動覺之卽無爲不遠復孔聖故稱顏子回也庶乎屢空

問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審如何是一師曰一者卽性性者卽理理者卽道道者卽一

問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師曰克己情識復還天理禮者理之節文仁者心之德用人能克妄復眞天下歸仁體一

問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師

曰人心生滅不停故危殆而不安道心虗靈寂照故微妙而難見精為虗中靈一為靈中虗執是定靜中是性體三教聖賢本乎一理若離心性盡是魔說

問如何學顏子道不遷怒不二過師曰怒者動也非是恚怒顏子心學念動即釋不續二念故云不遷心常在一應事無偏有過即改名曰不二

問聖人以易洗心退藏於密師曰洗心者淨妄退藏者復眞眞妄雙泯故謂之密

問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師曰眞性如鏡照物無心纔有知識便落意識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禪云不知不識佛道骨髓

問夫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未審所樂何事師曰樂者眞樂非世歡樂所樂者天理所知者天命樂天知命無喜無憂妙性朗然其樂難述

問顏子簞瓢之樂與孔聖樂同否師曰顏回得孔子道無喜無憂之樂其理本同顏多保任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師曰空本無聲虗本無臭雖無聲臭天道不掩

問子路問死夫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斯答未審是何意也師曰知晝則知夜知始則知終汝若先悟未生已前面目便知末後安身立命之處生從何來死歸何處原始要終其本一也

問如何謂赤子心師曰赤子之心純一無妄赤子非是大道只取無分別心如大人通達知一切法不失赤子心方可謂道

問顏淵如愚濂溪守拙明道端坐仲素愛靜如斯行履是何故耳師曰斯是悟理修道超凡入聖之徑後儒不實悟門唯務多學多聞皆從外來湊補助發不能心地用功發明眞實智慧汝問諸子可謂眞學

問吾雖多學不能頓悟未知看何文書可謂入理之門師曰眞參實悟不在文字總有多學博極群書理路太多解路太過反障本心與識作伴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直須放下一切外學單參四端未發已前是何面目動靜之中刻刻追究是何道理唯守一念更無二心不用博量不用知解不用待悟不用會

理不用墮在寂滅處不用掉在無事裏唯要深究未發已前日久月深純一無二心思不及意識不行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見色聞聲觸破鼻孔囫的一聲冷灰豆爆心地開通發明本性然後誨學導民至於齊家治國無不是汝心性妙用

問上根頓悟直下了然中下習重如何保養師曰悟理之後隨緣保任兢畏齊栗如臨君父至誠眞敬本性不失如是保養日久自然

問設或失念如之柰何師曰顏子之學而不遠復一頓之間自還本理

釋道辨僞

道云吾教與釋大不相同師曰何處不同道云釋教修性不修命吾教能性命雙修師曰如何是性如何是命道云修性者離宮習定修命者水府求玄師曰如何是離宮習定如何是水府求玄道云離宮習定凝心不動以保神水府求玄煉精化氣以固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眞師曰釋教偏修不煉精氣固形保命汝却不知離宮習定心息相依是二乘之法煉水府精化氣逆行通關固形是延年之術佛教上乘頓悟心性山河大地萬物身心咸是性中虛幻之影無故依幻修影豈不錯之太甚古德云仙者著於形神而不能捨去且形神者乃是眞性中所現之妄想非爲眞實可笑道教古今高眞不悟正覺錯會至理妄以心息相依謂之修性煉精化氣固形謂之修命總得形神俱妙與本性遠哉

道云陰鬼之徒不能雙修反生妄謗吾道二乘爾可辯明我心方伏師曰學仙道者起於衆生雖知生死最苦不悟最上一乘迷執色身之內妄以肉心之中有一神性號曰眞汞異名姹女凝神不動爲之離宮習定腎中精氣號曰眞鉛異名嬰兒煉精化氣爲之水府求玄意爲眞土又名黃婆自如習定之法須要偏於靜坐用意調息攝身不動爲之伏虎凝神合氣心定不動爲之降龍身心意合爲歸土釜寂然不動爲之修性張紫陽云眞土擒眞鉛眞鉛制眞汞鉛汞歸土釜身心寂不動道家認斯心息相依妄謂釋教偏修豈不錯會最上至理殊不知人人本具廣大心

佚名

性包裹太虛非有非無不內不外本自不動不用習定無端却將身內幻識以幻凝幻謂之修性真是認賊爲子以謂本具真性總得修成不離欲界定力若盡還墮下界

道云離宮習定如是之說水府求玄爾須辯之師曰水府求玄護惜精氣二六時中返照臍內一寸三分名曰氣海守而不著照而不住身心定久坎離升交心火下降腎水上昇精滿氣圓內腎如火亥末子初尾閭氣動用意吸提中沖夾脊直過玉枕上至天谷復化金液香甜之味嚥下重樓落於黃庭名曰乾坤交姤罷一點落黃庭從斯和暢四肢通快一氣周流滋潤臟腑面返童顏延年益壽古仙偈云法水能潮有秘關逍遙日夜遺輪環于中壅滯生諸病纔決通流便駐顏吳仙又云氣歸元海壽無窮此術爲金液煉形習定爲玉符保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一朝功滿隨福淺深行廣者上昇天宮功微者暫居蓬島或住洞天三五百載二三千年再來人間積功累行培養福慧一日行深上帝來召隨班列位仙官不等若依斯修與佛之道同者大似鄭州望曹門遠之遠矣

道云心息相依是二乘法因甚達摩西來留傳胎息經文師曰祖師西來傳佛心印豈將心息相依是佛最上一乘達摩未來東土此方咸習止觀何勞遠涉又傳胎習却是頭上安頭可謂嘴上添嘴因此震旦初機學道不悟心性唯習止觀四禪八定不證佛心故我初祖航海而來直指一心見性成佛不知何人僞造胎息假名達摩教外別傳迷惑後昆金鍮不辨

道云胎息決僞非佛上乘如是之論有何憑據師曰胎息之法如在母胎杳杳冥冥身心寂然久久定成神與氣結煉成幻形識神外遊瞬息萬里逍遙自在與佛一乘了無交涉楞嚴經云諸修學人現前雖成九次第定不得漏盡成阿羅漢皆因執此生死妄想誤爲真實殊不知幻身之中本無性命吾真性命不在內外包裹太虛本自現成不加修證後學性受悟斯性命能現無量妙身能度無量衆生能成無量莊嚴能作無量佛事無端妄將胎息之法誤認教外別傳之旨可歎自眼不明迷惑初學難辨以小爲大其

過非細

道云身心之內本無性命現今心中之神往來呼吸之氣斯不是吾眞性眞命將此神氣共相凝合歸於氣穴結成大丹自然身輕神妙便能遊行八極天上人間得大自在斯謂性命雙修神仙至眞大道師曰心中之神是妄呼吸之氣是幻若以幻妄是眞性命總然修成神形輕妙遊行虛空瞬息萬里壽活幾千萬歲深居洞天福地以爲成聖然而不悟正覺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道云佛教修性偏陰無陽總得修成見性却是清靈之鬼師曰陰陽鬼神是空劫後之事妙明眞性是空劫前之理若將空劫前之理認爲空劫後之事斯人不但不明陰陽而且迷昧顚倒甚矣

道云佛教偏修爲陰吾教雙修爲陽丹經子書咸論非我自生杜撰師曰道家雙修悞認眞實心中識神爲陽中之陰身內精氣爲陰中之陽聚氣合神神凝氣住謂之取坎塡離點化陽中之陰成乾健體煉成金丹十月結胎九年保養上出頂門謂之陽神散則成風聚則成形遊行天下逍遙自在有功上昇天宮功微隱居蓬島若依斯是而不修三昧仙報已盡還墮下鬼古德偈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佛教上乘見性無爲湛若太虛體同法界非陰非陽不出不入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亘古常明至今不昧雖無形相能起報化豈但能現一身能化千百億身度脫恒沙衆生成就萬德莊嚴淺機抱疑何能信受

道云吾教有云修性不修命萬劫陰靈難入聖師曰命學之理大有差別若不深究恐悞後學山僧不惜唇吻與爾微細辯之修命二字有理有氣理命有二義氣命有兩種吾先明氣命後再論理命一氣命者固本關闢常偏靜坐返照氣海眞意不散湛然不著日久月深精滿氣圓內腎如火急急撞動調勻鼻息急提穀道用意引之謂之採藥仙云癸生須急採望遠不堪嘗半晌之間精氣上騰自從尾閭歷歷有聲中過夾脊直透玉枕努力運上冲至頂門其氣欲降

用鼻引之自化甘露香甜之味嚥下重樓落於黃房此名肘後飛金晶又曰閉任開督脈從斯丹田氣煖神氣沖和潤澤肌膚暢於四肢面返童顏長年益壽以此觀之延命之術總活千歲終成敗壞不悟心性還墮諸趣若謂此術可能成聖迷惑後昆眞大誑語二氣命者凝氣歸根人在母腹隨母呼吸及至降誕剪斷臍帶一點凡氣棲於丹田如龜一座吐納元氣一晝一夜呼吸往來一萬三千五百之息皆從口鼻漏洩於外不能返本歸於氣穴故壽不長色身不堅須在行住坐臥返照常納氣海氣住形生神凝氣住神氣結成謂之陽神日久出形遊行天下隨功淺深列位不等報盡還來世間爲人復作惡業沉墮三塗妄言斯道了脫輪迴不修斯道難入聖位未免智者見笑道云氣命二學分別甚明理命二義再乞示之

師曰理命二義在纏出纏在纏以情爲命出纏以虛爲命在纏動爲喪命泯情爲修命出纏合虛爲至命又謂之復命儒曰天命釋曰法界此乃大乘之學可謂中道之理依斯修證謂之理命若依氣命不悟理命到底成空終非大道

道云仙師有言見性者不知其命末後何歸未審知命是理是氣師曰見性之人自知天命末後一著與虛合體儒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釋云在纏名如來藏出纏爲法界性若煉氣命而神倚氣結爲我歸處未免報盡還墮諸趣須知天命方謂本理

道云一陰一陽謂之正道孤陽寡陰萬物不生因甚卻言無陰無陽如無陰陽與頑空何異師曰動而爲陽靜而爲陰兩儀四象五行八卦是太極分後之事性是無極前之理太極之中陰陽尚且未分何況無極之前豈有陰陽頑空名無靈有靈者非頑後學不悟妄生斷見釋云如如不動了了常知儒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道言身心不動以後復有無極眞機三教示徒其理無二若悟眞空則虛靈不昧

道云吾教雙修一世飛昇釋教偏修未免形衰如果道成則可不然再來未免遷移投胎之苦師曰汝祇見一世飛昇不知他歷劫培植道教馬丹陽邱長春三生爲伴侶十世做修行一出頭來頓悟正道今見

利根一生成辦皆是遠劫累積功行今時故能現世成眞勿執一偏定在現世

道云氣命之學是僞非眞依斯之說命術其無用乎師曰煉精化氣氣聚形生修命延年之術若依斯了脫則悞人非淺須要頓悟心性方能超凡入聖

問泥水金丹黃白妙術未審其理是邪是正師曰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五欲不空生死不息眞實學道割恩斷愛持戒明心方能證理無端反用美女採戰損人補己不但大喪良心他日難免火獄佛云貪婬衆生惡業益深花報衆病果報火床又有一等癡業之輩貪財取利燒茅煉汞人問何故假曰學道古人去貪財物沉之於海今反却使鉛錫爲之修行如此慕道直是詭謫奇異可歎貪財好色之徒自投三途苦惡之路

道云大聖老子化胡成佛殊不知釋迦是老子之徒師曰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滅於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歷恭懿孝夷厲宣幽平桓莊僖惠襄項匡定共十六王滅後三百四十四年定王三年方生老子過流沙時佛法遐被闡五天竺及諸鄰國天下聞佛正法已經三百餘年妄造老子化胡成佛此是晉惠帝時王浮僞造欺聖自入拔舌其罪何救

道云定王三年所生後天老子先天老子化胡成佛是實有之師曰混沌未分鴻濛渺茫自然元氣謂之先天太極已判天地始分萬物發生謂之後天先天本無形後天方有像佛生昭王離闢太遠如何先天之無形教化後天之有像眞無地位之言聞者未免掩鼻

問吾教氣命是外術心息相依是二乘還有大乘可修之理麼師曰有可修理問請示可修之理師曰道德淸靜二經依斯修之無過

問有幾異名後學錯會乞師慈悲明示易悟師曰有疑來問吾不悋示問如何示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師曰谷者虛神者靈虛靈不昧謂之不死玄牝者卽靈機靈機者卽眞心問如何是玄關一竅師曰念未起機未萌謂之玄關虛中靈寂中妙謂之一竅如何謂取坎塡離師曰却妄爲取坎歸心爲塡離如何謂抽

鈆添汞師曰泯情即抽鈆空心即添汞如何謂之安爐師曰不在內不在外如何謂之立鼎師曰不即心不離心如何謂之金丹師曰圓陀陀亘古常明光爍爍至今不昧如何謂之元精師曰妙明真精應現六用如何謂之元氣師曰一心無妄德氣潤身如何謂之元神師曰隱顯莫測應用無方如何謂之火候師曰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如何謂之溫養師曰返照究心不昏不散如何謂之降龍師曰心生不續假喻降龍如何謂之伏虎師曰泯情復性異名伏虎如何謂之動靜師曰無念而念念而無念如何謂之水火師曰定水慧火等學無二如何謂之真種師曰應物靈機為真種子如何謂之純陽師曰一念不生萬緣空寂如何謂之純陰師曰妄心顛倒生滅不停如何謂之沐浴師曰清心釋累名為沐浴如何謂之脫胎師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如何謂之還虛師曰人法雙亡物我一如如何謂之了當師曰出纏真如清淨法界

問初學入門從何下手師曰先悟後修問云何先悟師曰將平日能所一切善惡知見置於肚外不守一處單參玄關在於何處二六時中深究疑參此一關竅是何面目真疑現前身心一空唯有參究一念再將一念粉碎真性朗然玄關現矣然後隨緣保任淨除微細流注自待與虛體一方為始終了當

問上根頓悟直下了然中下之機宿習太重縱得頓悟不能頓證有何方便再假保養師曰悟理之人隨緣保任二六時中動靜之內外不住有內不守空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忽有念生後念不續古仙云神一去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此朝朝并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赤子靈胎者非實有胎也如赤子之心純真而無外想也

問守赤子心可謂道否師曰赤子心非是道自取無分別心若證赤子心莫守赤子心更須轉位方為大方

問如何謂之大方師曰靜若谷神動若行雲卷舒無跡出沒無蹤不掛珍服權披垢衣行於非道成就至道隨類教化普濟含靈自待福慧兩足方證大覺金

仙

萬法歸心錄卷上

萬法歸心錄卷中

頓悟修證

僧問如何爲宗師曰萬法歸宗宗即是心斯心虛靈融通廣大無住無爲無修無證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西天東土上古今時佛佛手授祖祖相傳惟此一心立爲宗體斯體清淨本自圓明隨流不染返流不淨居凡不減在聖不增處類雖殊其心無二智慧了之則光明顯煩惱覆之則妙體隱離此別修終成魔外

問如何爲教師曰諸佛演法權開三乘五性菩薩造論發明萬法一心後學因詮得旨斷惑歸眞初機獲兎忘筌加修證理

問宗教二門其理爲同爲別師曰宗即無字教教即有字宗

問宗教二門其理本一因甚又言教外別傳師曰教因語言文字方能妙解宗離語言文字頓悟一心故曰教外別傳又曰向上宗旨

僧云恁麼言傳又有淺深師曰淺深由人理本無二

問如何是無二之理師曰聞教解理須加修證自合無爲大道宗門頓悟必假圓修方復寂照本心

問經云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未審何門直下了脫師曰內外二因可能直了僧云請師直示內外二因師曰外因須斷婬殺盜內因要明心見性問何故外因斷婬殺盜師曰衆生因婬慾想故纏生死殺乃遞償命債故有輪迴盜要負還本利故須再來斯三種因若除永斷殘質不續問如何內因明心見性師曰明心本淨見性本空問如何謂明心本淨師曰斯心非是色身之內肉團血心斯心亦非方寸之中生滅妄心乃是周徧法界洞徹十方超出對待絕諸戲論不滅不生非有非無虛靈不昧圓妙應物卷舒無礙出沒縱橫隨緣而不變常住之眞心故過去諸佛

概證斯心。現在菩薩同學斯心。未來晚學咸明斯心。衆生在迷而迷斯心。行人發悟而悟斯心。一大藏教惟顯斯心。達摩西來直指斯心。古今知識開示斯心。斯心靈妙難以蠡述略擧一二。後昆信悟。問如何謂見性本空。師曰眞如自性本來空寂無形無相湛若太虛不動不搖凝然常住名曰本來面目又云無位眞人。一切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森羅萬象染淨諸法。一一皆從斯中流出

問眞心本性是一是二。師曰非一非二。問云何非一。云何非二。師曰本性是體眞心是用本性如鏡眞心如光光不離鏡鏡不離光古德云性則即明而妙凝然湛然如鏡之體。心則從妙起明圓融照了如鏡之光。光鏡分二故非一。光鏡本一故非二

問既云佛與衆生心性體一。因甚佛居聖地衆生處凡。師曰佛與衆生性體本空心有染淨故名聖凡。問云何心有染淨。師曰本性如鏡圓明空寂眞心如光照物不昧諸聖無心應事去來無染謂之淨光衆生有心應事分別取捨謂之染光。染淨雖殊其體無二

問心性本體可有限量否。師曰有問體有多大。師曰含裏十虛彌綸萬有。僧云既是無邊廣大心性因甚却在肉身之內。師曰一切衆生無始以來囚繫胎獄桎梏肉身堅固妄執廣大心性惑在身內認賊爲子如陷大獄何日能出不但人天迷此小乘尚且猶然

僧云心性不在身內我今能思者誰。師曰爾疑所問身內幻識能思能慮以爲我心斯是六塵緣影惑汝眞性無故堅執在內難脫胎獄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想相惑汝眞性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若向這裏明得便知思慮之心如鏡中影似空中花虛顯空輪本無實質

僧云身內思慮六塵緣影云何是吾妙明心性。師曰衆生不悟廣大心性不在內外却認塵影妄以虛空包肉身肉身包肉心肉心包眞性重重拘縛固執貪愛殊不知虛空大地萬物身心盡是吾妙明心性所現幻影楞嚴經云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恐爾未悟吾

設一喻本性如盡法界大底鏡子眞心靈照如鏡中之光明山河大地萬象森羅至於肉身識心盡是鏡中之影衆生認影汨沒四生九有如若認鏡自然頓復眞心

問心性廣大含育萬有不在身內想在身外包裹肉身斯理是否師曰非也僧云在內不成在外非是其理甚疑請師決之師曰本性空徧非身內非身外眞心無住不卽身不離身所以阿難執妄無據七處茫然二祖了眞不生一言契道汝或愚鈍再示一喻本性如大海湛水眞心似湛水之光因境風鼓忽起浮漚浮漚是色身海水是法身浮漚濕卽識性海水濕卽本性浮漚濕海水濕濕性本一故非內外海水濕浮漚濕濕性各一似有內外凡夫迷執浮漚反棄無邊大海楞嚴經云譬如澄淸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汝等卽是迷中倍人後學若悟漚水海水濕性本一何有內外一定之執不獲本性眞可歎耳

僧云海水濕喻法界性浮漚濕喻身內識濕性無二非內非外既非內外報盡命終離此生彼現有出入只有出入何言不內師曰如上開示不能了悟反覓空花生滅可謂愚昧之甚皆因最初不守自性一念妄動故繫胎獄生生固執定在身內有出有入有來有去內外來去如空中花花雖生滅空本不動識似出入性本不動祇如空中花是幻身內識是妄今將空花幻發明身識妄其理無二公須自審汝或不悟再引經喻楞嚴經云譬如有人取頻伽鳥瓶塞其兩孔滿中擎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識陰當知亦復如是阿難是虛空非彼方來非此方入如是阿難若彼方來則瓶中既貯空去於本瓶地應少虛空若此方入開孔倒瓶應見空出是故當知識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釋曰頻伽鳥瓶是瓶之名塞其兩孔喻善惡業瓶喻業力能引識走瓶中之空喻隨業之識此空在瓶與瓶外空似有內外空無二體內外本一故非內外瓶中之空喻識本空因善惡業牽引識走猶如擎瓶千里遠行用餉他國者喻捨此受彼經云阿難是虛空非彼方來非此方入斯喻捨身如彼方

來而前身之識未嘗少受身如此方入而後身之識未嘗來當知身死非去未死之先本不偏於此生身非來未生之先本亦偏於此迷者不了以謂在內而有出入悟者明體本無彼此豈有來去

僧云悟者明體本無來去現今死此生彼却有去來之相師曰緣會而生緣盡而滅雖現來去之相圓明本然不動凡夫病眼妄認空花有生有滅隨緣流轉佛經云善男子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花乃至如衆空花滅於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故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說名輪轉生死後學頓悟幻識生滅而圓覺心體常住不動祖師云百骸雖潰散一物鎭長靈若了此心有誰生死

僧云開示甚明無不了然因甚最初而有我之身心師曰眞源湛寂覺海澄清本無能所之端豈有名相之跡最初不覺忽有動心因明立照隨照立塵見分俄興相名安布如鏡現相頓起根身次則隨想而世界成差後因憎愛而相續業果從斯迷眞沉溺三界虛受輪迴無有休息

僧云誠師所言最初不覺忽有動心頓起根身幻形報盡大四分散身內幻識如何投胎師曰凡夫日用逐情結業或善或惡隨因感果臨終之際大地黑暗有緣之處一點明色纔見父母兩相交遘生憎愛思納想投入赤白二渧如磁吸鐵剎那攬住在胎五位初七日內名曰雜穢父精母血伏如薄酪相和名雜不淨名穢二七日內名曰瘡皰猶如豌豆瘡皰之形表裏如酪未生血故三七日內名曰凝結稍凝結形如就於血四七日內名曰凝厚漸次堅硬五臟漸生五七日內名曰形位內風所吹生諸根形一身四支生差別故五七日盡五根皆足六七日內名髮爪齒七七日內名曰具根一切臟腑五根圓滿十月以足出胎成人在纏識精分成六用見聞知覺隨境造業生死死生輪迴無息

問投胎識神可有形狀否師曰有問如何形狀師曰投胎識神名爲中有云何名爲中有死有生有之間

以人類之中有身如當生本形狀其形狀不過三尺如五六歲孩子大畜生中有形似畜生餘趣亦然皆如當生識形雖小能作諸業投胎於父母邊生顛倒憎愛之想世俗概呼名爲鬼魂

僧云世有不投胎而能奪舍者何也師曰世有學道之士或是有福之人不入胞胎候有緣處母產纔出囫的一聲一靈識光直入顖門胎識逼去奪舍成人斯是不可思議之境界非有意造作之所能爲

僧云世間衆生報盡命終自投父母或有奪舍地獄受罪之事想是未必實有師曰地獄非無因心而有一切衆生十習結業因以習成循業受報心現地獄更無外境華嚴偈云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是知地獄受苦自心所現楞嚴經云阿難是名地獄十因六果皆是衆生迷妄所造後學愼勿聞其地獄虛幻遂至忽略而不絕其惡業仍以玩習而循其業自心地獄忽然現前欲要擺脫豈不難哉如人生在世行善作惡大小不等隨因受果善大者自心感生天堂惡深者自心感墮地獄善惡均等自投父母罪福皆劣未卽受生倐然有形名中陰身無而忽有謂之化生躯形三尺六根皆利去來迅疾無所隔礙他觀如影而已七日死而復生長壽者不過七七短壽者一二三七卽受生矣俗呼魂耳

問本性廣大體包太虛眞心無住不在內外身內識心囚繫胎獄還是識心之內而有眞心還是離識心外別覓眞心師曰礦中有金波內有水在纏藏識隱覆眞如初學人須悟眞妄依眞心則速證菩提隨妄心則漂流生死

僧云未審身內識心何謂眞何謂妄師曰眞心靈知以寂照爲心妄心有知以攀緣爲心問如何謂妄心有知以攀緣爲心師曰妄心本空因能所有隨境分別憎愛取捨念念攀緣心心亂想攬塵無休住想無息天堂地獄輪迴諸趣不生認生不死認死如猿戲樹似馬放郊流蕩三界無有休日

問妄心有知甚麼虛幻師曰妄心如水月有知若空花從能所生因分別有發浮根之識用成對境之妄知若離前塵斯心無體因境起照境滅照亡隨念生

塵念空塵謝若將此影事而為佛眞體可謂虛妄之因亦成斷滅之果如是虛幻豈能眞實

問如何謂眞心靈知以寂照為心師曰眞心湛然照非從境合虛任緣未嘗作意明明不昧了了常知舒之無蹤卷之無跡如澄潭瑩野似明鏡懸空萬象森羅豁然虛鑒不出不入非有非無斯則千聖冥歸三世諸佛常住亦名天眞佛性亦名清淨法身離斯別修終成魔外

問眞心靈知恁麼眞實師曰眞心寂照湛然無際偏界不能見魔外不能尋利刃不能傷劫火不能焚鐵圍不能陷輪迴不能沉圓陀陀亘古常明光爍爍至今不昧悟斯眞實心性成佛不在劫數

僧云如何能泯有知而成靈知轉妄心而成眞心師曰妄從根結眞從根解問如何妄從根結如何眞從根解師曰圓明空寂本無世界身心忽爾俄興隨有根塵相布循塵惛竅似蛾赴燈逐情取捨如蠶自縛若能根塵不偶靈光自然獨耀若是物我一如六根自然互用楞嚴經云汝但不循動靜合離恬變通塞生暗滅明如是十二諸有為相隨拔一根脫黏內伏伏歸元眞發本明耀耀性發明諸餘五黏應拔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為用又云阿難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有湯消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汝或未悟吾再明示眞心妄心以知為體妄心伏根塵有知而知眞心離根塵無知而知初學慕道之人須悟眞妄分明下手用功自然頓證

僧云如上開示雖得了悟無奈業重心浮根機劣小不能頓證如之奈何師曰性本無悟因迷而有悟心本無修因染而有修所以煩惱有淺深習氣有薄厚故設方便修有頓漸使垢輕者而頓證圓通令障重者而漸復本性今假三根隨機易入問云何三根師曰上根者頓修中根者漸修下根者勉修

問云何上根者頓修師曰上根利機宿熏道種一言之下心地開通隨緣保任淨除流識念動不續念空不守一種平懷泯然自盡觸目遇緣無非妙用溈山云汝但心不附物物豈能礙人又云念念攀緣心心

永寂圓融法界頓證無生如或根樹愚鈍再設方便漸復僧云頓悟頓修之人因何證道甚速師曰實有斯理以非妄傳果爾直下明心一念圓修頓證不假僧祇何須劫數大涅槃經云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乘船欲度若得順風須臾之間則能得過無量由旬若不得者雖復久住經無量歲不離本處有時船壞沒水而死衆生如是楞嚴經云如幻三摩提彈指超無學所以三乘罔知十地心驚一念成佛頓超祇劫

問云何中根者漸修師曰上根頓修如風吹雲朗月當天中機漸修似磨鏡垢塵淨光現如有後學了悟本心或是宿習濃厚智劣心浮可在二六時中動靜之內一切放下善惡不思念起卽覺覺之卽無古德云不怕念起只恐覺遲如斯用心久久無妄自待人法雙亡根塵頓脫眞心獨照卷舒無礙問漸修功夫可偏靜坐還是動靜通亦修證師曰頓悟漸修多靜易成上士動靜皆禪中機廢事偏理果然坐習純熟自然動靜無礙

問云何下根者勉修師曰下根愚鈍機思遲迴惛沉厚重掉舉猛利難以策發須漸開導微細指示助他發機如斯之輩須要信心莫離叢林常隨知識誠聽開示勿認魔境日日受煉時時自磨佛前懺業衆中低心得悟之後不可離師大亡塵世深培厚養久久操履方有相應問下機悟修因甚費力師曰根機遲鈍煩惱濃厚惛掉心浮愚昧障重不得苦煉靈機難發古德云下根之人千譬萬喻說不能會縱得少解以爲徹悟不受人教我慢欺人如此之流須生慚愧不然顚狂便墮岐路

問悟理之人保養堅固如何了知眞心現前師曰悟理之人習氣未盡遇境失念須要厚養如牧牛牽拽隨處鞭伏待心調步穩不傷苗稼方可撒手不用牧童若念眞心可往熟處將平生所憎所愛之事專在面前見聞試之依前起憎愛心則知道心未熟若遇逆順境界不起憎愛之心則知近道眞心現矣意欲再生所愛之心想那所愛之樂斯愛樂之心全然不起而欲再生所憎之心想那所憎之怒斯憎怒之心全然不動到此方能自在隨緣應物無礙問眞心未

現之際用功歇妄之時兼行衆善助道易成如是之說其理可否師曰歇妄心爲正修作諸善爲助修若有心行善著善必落於人天福果若無心相應衆善可謂之正修助資般若經云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今見學者偏執不圓少有悟理便恃天眞不習衆善福劣魔勝問萬善有爲是福德見性無爲是功德因甚兼修有無攪亂師曰有爲著有果報人天有爲無染功顯性德

問既是悟心證理便有神通變化今時悟理者甚多而具神通者最少何也師曰神通顯變是末須達一心之本本立而道生通則自然現若專取神通變化勝相而爲道天魔外道妖魅神龍皆悉成佛欲得眞實神通須證一乘之法斯一乘之法門能發般若妙用卽塵勞而成正覺現生死而證涅槃刹那中而革凡作聖須臾間而變有歸空如是之神變非幻法能爲古德云通有五種一曰道通二曰神通三曰依通四曰報通五曰妖通何爲妖通狐狸老變木石精化神附傍人聰慧奇異此爲妖通何謂報通鬼神逆知諸天變化中陰了生神龍隱變此爲報通何謂依通約法而知緣身而用乘符往來藥餌靈變此爲依通何謂神通靜心照物宿命記持種種分別皆從定力此謂神通何謂道通無心應物緣化萬有水月空花影像無主此爲道通斯道通則眞餘通皆邪僞也僞則不眞邪則不正惑亂心生迷於本性所以眞實學道之人不取神通恐違眞理輔行記云修三昧者忽發神通須急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止觀有云能障般若下根妄求神通而爲正道智者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祇如應化菩薩證理聖賢末後施顯神變必不居世若在世顯通化衆斯非妖卽魔魅耳

問未悟之人迷眞逐妄造善惡因報苦樂果隨業受生其理不疑而悟理之士頓復眞心超諸因果絕諸對待一靈身後何所依託師曰一切衆生隨因受果以緣生處可謂依託其悟心之士證道之人非同世間飄零蕩子猶如鬼趣無主孤魂蕩蕩游游無依無處若是契悟本理現前四維上下悉是眞心斯是全身受用別無依託之處古德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

眼又云盡大地是個伽藍溫操尙書問圭峯曰悟理之人一期壽終何所依託圭峯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靈明覺性與佛無殊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明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但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則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在天上人間隨意寄託一切微細流注盡空唯有圓覺大智朗照隨機化度有緣衆生悟心證理同成佛道

問古有高僧全身坐化長年不壞髮爪自長未審斯道是何理也師曰斯是小乘身住滅定但滅六識八識持身皆因厭有趣空暫求止息雖然入此定中壽煖不滅後時識起如隔日瘧須悟性定方脫輪迴問大迦葉得滅盡定與小乘滅定爲同爲別師曰大乘理滅小乘事滅大乘滅盡由具五蘊七八二識能引威儀定散無礙理事不廢小乘雖有色行前六識已伏滅全缺威儀定散不圓廢事偏寂故定不同

教乘差別

僧云如上廣示頓悟法門晚學見之無不了然還有教理差別再乞微細開示師曰有問有答不負來機

問如何名曰萬法歸心師曰如金隨匠作器多般諸器入爐融消一體萬法歸心亦復如是

問頓悟法門有何勝力師曰正解圓修力超劫數雖在生死常入涅槃恒處塵勞長居淨土具肉眼而開慧眼易凡心而同佛心信知頓悟功德勝大問明心見性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其說亦無所據師曰學人用心親切參究眞實忽爾身心一如慧光頓發覷破空劫已前親到本覺之地有口難言有筆難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欲開方便顯示本心須假教乘旁通借喩

問宗門開示不許看教總得一知半解自成文字知識是否師曰欲研教乘披尋寶藏一一消歸自己言言冥合本心但恐執文生解不肯會歸本體所以譏笑看教而成文字聖人問云何爲迷云何爲悟師曰因本覺眞心而起不覺謂之迷因不覺而成始覺復眞心謂之悟故曰因地而倒還因地起迷悟雖殊而

眞心無二。問。因甚契理之人眞妄須要雙泯。師曰。因妄說眞。眞無自相。從眞起妄。妄體本空。妄既本空。眞亦不立。眞妄雙泯。本心常住。

問。宗門頓悟。單刀直入。何用語言廣論差別。師曰。多玄之士。須具二眼。一者已眼明宗。二者智眼辨惑。禪宗云。單明自己。不了目前。如此之人。只具一眼。理孤事寡。終不圓通。若以智慧爲非者。大智文殊。不稱法王之子。若以絕學爲是者。無聞比丘。不作地獄之人。皆因意識關鎖。非智鑰以難開。自謂情想勾牽。匪慧刀而莫斷。進修圓通之人。莫作絕言之見。

問。圓頓修證。還落因果否。師曰。上至諸佛。下至衆生。因果所收。豈可撥無。只因外道不達緣生。唯執自然。撥無因果。二乘眇目。但證偏空。滅智灰身。遠離因果。凡夫業繫。貪愛五欲。火宅燒身。執著因果。盡成狂解。自昧圓常。但以實相爲因。實相爲果。莫作撥無之見。而墮邪道。頓成圓因。頓證妙果。

問。世有契理之士。稱爲無心道人。若是無心。如同木石。因何聖賢有大智慧。師曰。無心道人。非同木石。無分別心。無憎愛心。無取捨心。無善惡心。無空有心。無中邊心。無內外心。無執著心。非無靈知寂照眞心。

問。古云。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如何。師曰。眞心虛玄。非有非無。棄有住無。反成大過。古德偈云。勸君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到合頭。無心始體無心道。體得無心無也休。

問。云何謂無知而知。知而無知。師曰。無知是心之體。知是心之用。體能發用。無知而知。用不離體。知而無知。用若離體。爲住相知。體若無用。謂之頑空。

問。云何謂有念而知爲妄。師曰。六根對境。動念分別。有念而知。故爲妄。問。云何謂無心而知爲眞。師曰。眞心應物。如鏡照像。無心而知。故爲眞。問。如何是正知見。師曰。不仗根塵而有知見爲正。依託根塵而起知見爲邪。問。云何爲三寶。師曰。一心空寂爲佛寶。寂而常照爲法寶。照而無染爲僧寶。問。云何謂眞供佛。師曰。捨己狥塵。是背眞佛。返照歸心。是眞供佛。問。如何是眞聽法。師曰。六根對境。六識不生。眞心獨照。是眞聽法。問。如何是眞出家。師曰。不住五蘊宅。是名眞出

家問如何可能不住五蘊師曰見不使被色蘊空對境無心受蘊空知而無知想蘊空心心無染行蘊空眞心常住識蘊空問如何空即是色如何色即是空師曰見空住空空即是色見色不住色即是空問何謂即心即佛師曰心佛無二莫向外求問何謂非心非佛師曰破執奪解心佛本無問如何謂三心不可得師曰過去未來現在三心本來空寂無故妄起空花遮障圓明眞際問如何謂眞空師曰眞心體寂玄機用照寂照無二謂之眞空問如何謂妙有師曰雙照有無分別宛然不落能所謂之妙有問云何謂但得本莫愁末師曰若悟眞心本空萬法自然消泯問如何謂煩惱即菩提無明即佛性師曰前念生即煩惱後念不住即菩提前念動即無明後念不續即佛性問如何能不退師曰頓悟本心兼戒修證一生可辦永無退墮依文解義習重心浮觀戒不兼遇緣自退問云何謂六度師曰頓悟眞心具足六度問如何眞心具足六度師曰若悟眞心六度有根若迷眞心六度如盲何故眞心爲之根本不悟眞心布施則一世受榮後受殃償不悟眞心持戒則上生欲界還墮泥犂不悟眞心忍辱則報得端正不證寂滅不悟眞心精進則徒興生滅功不趣眞不悟眞心禪定則但行色天不復法界不悟眞心智慧則善解語義皆成有漏悟斯眞心成就萬德迷斯眞心功行虛設問如何謂戒定慧無漏三學師曰外不尋有內不守空名戒一念不生萬緣空寂名定善能分別不生憎愛名慧斯三無漏大乘之學問如何是小乘三學師曰但執身日斷四住病名戒形同枯木絕現威儀名定唯證偏空失中道理名慧故稱貧法所絕定慧淨名訶之小乘法耳問初心習定從何而入師曰初學三昧繫心一緣久習定成眞慧自發問禪有幾種師曰五種問云何五種師曰一者作異見計忻上厭下而修是外道禪二者正信因果亦以忻厭而修是凡夫禪三者了生空理偏證眞道而修是小乘禪四者人法二空恒住中理而修是大乘禪五者超諸異見諸法平等而證是如來禪問如何謂之如來師曰寂照不二名如悲願不捨名來凡夫來而不如小乘如而不

來唯有佛乘如而能來問如何是空假中三觀師曰返照自心本無起處起處本無名之空觀於無起處妄生諸法諸法不實名之假觀空假本無不住兩頭全體真心名之中觀問真心體用云何分析師曰真心之體蕩然空寂真心之用了然覺知蕩然空寂非同頑空寂而常照了然覺知非識染著照而常寂寂照不二名曰真心問如何無在無所不在師曰真心體空故云無在空體周徧無所不在問真心周徧無所不在因甚身知而餘處不知師曰真心體虛法界一如隨緣發現應處方知問如何是凡夫四倒師曰一倒者身俱不淨作淨想二倒者受本是苦作樂想三倒者妄心無常作常想四倒者本無我中作我想斯四倒想凡夫執有問如何是二乘四倒師曰一倒則身空本淨作不淨想二倒則受本無處作爲苦想三倒則心本眞常作無常想四倒則無我眞我作無我想斯四倒想二乘墮空問云何離八倒得常樂我淨師曰一切衆生於生死中妄起執著常等四倒二乘之人於涅槃中妄求解脫斷等四倒諸佛如來遠離八倒得常樂我淨證四波羅密問眞心無分別若是無分別如行黑夜暗昧無識師曰凡論分別有其三種一者根識初生隨念分別二者意識了別計度分別三者眞心應物如鏡照像了了分明似有分別問如師開示三種分別何者是妄何者爲眞師曰根識意識分別皆妄眞心應物了了常知雖似分別實無分別問佛身無形猶如虛空因甚又有六根之相師曰卽相明眞何乖大用利他勝業不斷化門古德偈云如虛空無相而現色等相法身亦如是具足六根相問如何謂眞解脫師曰六根照境不爲境縛一切不住名眞解脫問如何降魔師曰卑下慈忍降世魔一心無二降心魔不用妙術靈方內外羣魔自退問如何是三如來藏師曰眞心圓明體卽空寂名空如來藏空藏能發恒沙妙用名不空如來藏體能發用用不離體名空不空如來藏問如何是八識師曰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識問請分八識各得能相師曰第八名心集諸法種依種爲因能生法故第七名意緣藏識

等恒審思量爲我等故餘六名識於六別境麁動間斷了別轉故問楞伽經中明三種識眞識現識分別事識如是三種云何分之師曰眞第九識別名白淨第八識藏能現諸法餘七俱名分別事識雖第七識不緣外塵能緣第八故在分別問如何轉八識成四智師曰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問如何爲大圓鏡智師曰眞心空寂如鏡常明問如何爲平等性智師曰能對諸法不生分別問如何爲妙觀察智師曰能入諸根分別無染問如何爲成所作智師曰五根對境正受不入問如何爲束四智成三身師曰成所作智妙觀察智化身攝平等性智報身攝大圓鏡智法身攝問如何是法身師曰一念不生萬緣空寂問如何是報身師曰善對諸法悉皆平等問如何是化身師曰成本願力所應作事問圓覺經云大圓鏡爲我伽藍身心居平等性智因甚不示成所作智妙觀察智師曰大圓鏡智是寂照平等性智是照寂妙觀成所示法身行在迷之時以妙觀察收

十八界一切塵勞轉爲成所作總歸大圓鏡楞伽經云佛誠大慧初中後夜常以妙觀察智當淨現流識六根爲成所作智如手仰時不應問覆手何在亦如冰爲水時不卽有異利他門中衆悲願力用妙觀成所而普利含靈古德云衆生不知故執爲八識之名諸佛證得故能成四智之用若昧之則八識起報藏之號七識得染汚之名六識起徧計之情五識徇根塵之相若了之則賴耶成圓鏡之體持功德之門末那爲平等之源一自他之性第六爲觀察之妙轉正法之輪五識興所作之功垂應化之迹一心匪動識智自分不轉其體但轉其名問悟理之人轉識成智在迷之流任識昇沉未審八識可有大小否師曰識心微妙不可思議隨業受形大小不等顯識經云佛言大乘如風大無質無形止於幽谷成竅隙中其出暴猛或摧倒須彌碎爲塵粉風大微妙無質無形識亦如是問以何爲因沉溺四生師曰胎因情生卵因想生情想合則溼生情想離則化生皆是意識造業隨業昇沉若意識頓空則輪迴永息問如何爲五眼

師曰外不住有爲肉眼內不住空爲天眼空有雙泯爲法眼雙照無染爲慧眼離一切相爲佛眼問如何爲六通師曰六根對境去來無礙問云何謂等覺云何謂妙覺師曰等覺寂照無二諸法平等妙覺寂照雙泯眞常獨耀問云何謂變易生死云何謂分段生死師曰變易生死乃是菩薩成就悲願利益有情雖處生死不同凡夫有漏業潤爲之變易分段生死卽是凡夫妄心所造念念耽著煩惱障助入大苦輪無有休息爲之分段問如何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露全身師曰如來藏心本一精明尋塵流逸分成六用隨物所轉漂蕩生死如若知歸根塵不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湛然純清如鏡常明若守此心可謂頂墮又名解脫深坑斯爲偏空知見更須進步十方世界獨露全身打破鏡來山河大地全彰法體問如何不住無爲不盡有爲師曰雖證法身不守實際悲願接物隨類利生曹山云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大乘菩薩導利羣生不住無爲權掛垢衣不盡有爲行於非道隨類同事度脫有情示染修淨通達佛道問如何謂眞懺悔師曰世人具結四重十惡業因極巳將墮三塗忽生慚愧發大勇猛親近知識頓悟本心往劫惡業現世過愆如湯潑雪似火焚薪業盡福生智慧發現再將自得直指後昆頓悟心性同成正覺獲福無量功過河沙

惟心淨土

僧問宗門參禪明心見性淨土法門念佛往生二門普濟一切衆生因甚禪宗學者自貴惟心淨土師曰禪門宗旨惟了自心一念心淨卽佛淨土不論東西唯自淨心僧云恁麼開示卻無淨土師曰汝卻不聞楞嚴經云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有學者都攝六根一念純眞淨心獨朗卽是現前見佛故曰去佛不遠經云不假方便自得心開斯心開二字可知惟心耳僧云有念佛人臨終之時彌陀接引此莫虛僞師曰念佛之人一心不亂惠持佛號純眞無妄如水湛清佛月自現月本不來因水清故臨終佛迎是心現佛僧云若是自心現佛彌陀本願非實師曰佛身湛然

無有來去念佛機感託佛願力自心變化佛來接引如水現月非有非無是知實非佛來皆因時機正合淨業純熟目覩佛身如世惡果將成心現地獄受苦豈不聞有福之人執礫成金業貧之徒變金爲礫故所以善惡惟心苦樂心化抱疑之流何曉斯旨問經云西方過十萬億有佛世界名曰極樂如斯之說虛耶實耶師曰事雖如是理本現前不作十惡業直超十萬億三業清淨極樂目前問西方聖境金銀布地樓閣闌楯七寶嚴飾五色蓮花八功德水奇鳥雅唱寶樹演法衣食宅宇隨意化成一切人民受大快樂如斯勝異果實有之師曰佛在因地行菩薩道發大願力成就衆生不計衆苦饒益含靈歷經遠劫廣修福慧功德圓滿證入佛位後學晚進誠信念佛仗佛悲願淨念合機心現殊勝非從外來僧云西方聖境本自心現往生之事實有斯理師曰生者必定生去者本無去問如何是生者必定生去者本無去師曰生者念生心現佛國去者無去性本不動問吾見念佛預知時至坐脫立亡異香滿室斯事莫非是心所現師曰天帝釋不修天業宮殿何以隨身轉輪王不作王因七寶無由聚集念佛之人淨業純熟感外勝緣由心變顯僧云佛心無二心外無佛云何更立念佛法門師曰只爲衆生根機中下不信自心是佛權令念佛修觀繫心一緣淨念純眞自心佛現合佛光一若是上智不向外求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問淨土法門必定是有是無師曰若道是無極樂世界彌陀說法攝受衆生釋迦文佛金口相傳西域東土諸祖闡揚若道是有諸佛法身體若太虛非有非無衆生自心本來空寂同佛一體無欠無餘須悟理事圓融方能不分淨穢問還有僧俗念佛一生臨終無佛而來接引何也師曰衆生本心同佛體一口雖念佛心意散亂如水濁動月無定光非月不來因水不湛一念純眞心佛自現猶如定水現月是知非從外來若悟斯理惟心不謬問如是開示心要參禪念佛無二師曰本無二理問云何是無二之理師曰參禪須要如猫捕鼠念佛必定一心不亂若一心不亂去參禪何愁不悟若如猫捕鼠去念佛心佛自現古德偈云

參禪念佛本來同看破分明總是空功到自然全體
現春來依舊百花紅
天衣懷禪師室中嘗以淨土問學者云若言捨穢
取淨則是取捨之情衆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又違
佛語修淨土者當如何修衆無語乃自答云生則
決定生去則實不去 此十字正是一個話頭參又別云去則決定去生則實不
生
全菴己禪師因蓮社道友請說法上堂云漸漸雞
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龍鍾疑殺木上座
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
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
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
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 實悟話頭方知著落 復云噁這條徑
路已與善導和尚直捷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
在徑路中往來因甚當面蹉過阿彌陀佛 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八個字便是一個話頭參 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拔猶
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
心諂曲絕心生死 實悟話頭方能如是不如是即不名爲實悟話頭也 然後

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履踐不到處進一步 這一步如何進擧足下足方可進得參 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
一句 這一句如何說具舌中舌方可說得參 喚回善導和尚別求徑
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
苦哉阿彌陀佛
這篇法語凡蓮社道友俱宜寫粘於座右看是個
甚麼道理不可忽不可忽一念眞疑參話頭便是
時時刻刻念阿彌陀佛實悟話頭便是當下面見
阿彌陀佛這個境界非蓮社道友之所能信受何
以故蓋因只向外求而不於己躬下覓耳因說偈
云阿彌陀佛紫金容只在眞參一念中一念豁開
全體露西方極樂顯家風

萬法歸心錄卷中

萬法歸心錄卷下

禪分五宗

僧問達摩西來直指一心因甚六祖以下枝分五派各家獨立門庭施設差別異相師曰如金作器器器皆金似火分燈燈燈是火雖然枝茂葉盛其根本乎一體汝若智眼洞明自然了法無二

臨濟 鎮州慧照義玄禪師六祖下第五世

問如何是臨濟宗答曰臨濟家風白拈手段勢如山崩機似電卷赤手殺人毒拳追命棒喝交馳照用齊行賓主歷然人境縱奪一切差別名相不離向上一著

問云何爲八棒答曰賞棒罰棒縱棒奪棒愚癡棒降魔棒掃跡棒無情棒　問如何爲賞棒答曰學人道一句子最親切語與道相契師家便打名爲賞棒　問如何爲罰棒答曰學人與師問答隨意亂道觸犯當頭師家便打名爲罰棒　問如何爲縱棒答曰學人一知半解道一句子少有相應師家便打名爲縱棒　問如何爲奪棒答曰學人雜毒入心道句合頭以爲得意師家便打名爲奪棒　問如何爲愚癡棒答曰學人賓主不分邪正不辨信口亂統師家便打名愚癡棒　問如何爲降魔棒答曰學人認魔境界顛狂鬼語以謂證道師家痛打名降魔棒　問如何爲掃跡棒答曰學人不落凡情便墮聖解不離窠臼師家便打名掃跡棒　問如何爲無情棒答曰道是也打道不是也打開口也打不開口也打一切不存名無情棒　問棒下翻身得何道理答曰劈頭一棒全身脫落意識冰消眞常獨露利機翻身鈍根點額纔涉思惟一場懡㦬

問如何爲四喝答曰一喝如金剛王寶劍一喝如踞地師子一喝如探竿影草一喝不作一喝用　問如何是金剛王寶劍答曰能斬意識凡聖情亡眞常獨耀　問如何是踞地師子答曰斷常二見一切滲漏踞地一吼瓦解冰消　問如何是探竿影草答曰如鏡照像妍醜眞僞自呈本面　問如何是不作一喝用答曰纔動意識一喝冰消轉尋一喝喝也不用

問喝下領悟得何意旨答曰震威一喝非有非無起本無起落本無落如是會得强名正覺

問如何謂四照用答曰先照後用先用後照照用同時照用不同時　問如何是先照後用答曰自證分中以智應物用慧辨邪先云速道待擬便喝　問如何是先用後照答曰自證分中先用慧辨後用智泯先豎一指復云會麽　問如何是照用同時答曰自證分中智不離慧慧不離智打一棒云還知痛癢麽　問如何是照用不同答曰自證分中智是智鑒慧是慧用良久催擬便歸方丈

問如何爲四賓主答曰賓中賓賓中主主中賓主中主　問如何是賓中賓答曰向事背理自昧本眞　問如何是賓中主答曰事不離理任運全眞　問如何是主中賓答曰理能成事不墮偏空　問如何是主中主答曰背事向理獨標本眞　問如何爲主賓相見分別邪正答曰師與學人重加金鎖學人歎善名賓看賓若爲人師已眼不淸被人熱慢名賓看主師眼淸白能奪饑食拔人病根名主看賓師家驗人學者拈境主辨不動名主看主

問如何爲四料揀答曰奪人不奪境奪境不奪人人境兩俱奪人境俱不奪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答曰但自心空何礙外境下下根來奪法不奪境　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答曰不住外境惟心獨照中下根來奪境不奪法　問如何是人境兩俱奪答曰心境俱空妄從何有中上根來境法人俱奪　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答曰心自住心境自住境上上根來境法俱不奪

問如何是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答曰一念不生萬緣空寂　問如何是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答曰一念緣起不續二念　問如何是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答曰分別纔生圓明自昧

問如何是第一玄答曰本性空寂　問如何是第二玄答曰眞智寂照　問如何是第三玄答曰妙用無礙　問如何是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答曰體中玄性本空寂句中玄語中無語玄中玄格外提撕

問如何是第一要答曰眞體絕朕　問如何是第二

要答曰大用無方　問如何是第三要答曰邊中不立

問如何謂之十智同眞師震威一喝云這是第幾智

問如何是一同一質答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

問如何是二同大事答曰寂照光中無欠無餘　問如何是三總同參答曰有情無情同一法界　問如何是四同眞智答曰諸法平等物我一如　問如何是五同徧普答曰大包法界小不容針　問如何是六同具足答曰百千法門不離方寸　問如何是七同得失答曰在聖不得居凡不失　問如何是八同生殺答曰舒之物物生光卷之塡溝塞壑　問如何是九同音吼答曰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　問如何是十同得入答曰萬法一心同歸不二隨展兩手云這一智和盤捧出

問如何是汾陽第一訣答曰性體本寂　問如何是第二訣答曰智用獨照　問如何是第三訣答曰寂照無二

問如何是浮山九帶答曰帶者束之總包義也　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帶答曰靈山說法末談一字末後拈花迦葉領荷　問如何是佛法藏帶答曰三藏五宗同出一心　問如何是理貫帶答曰空劫已前假呼正位　問如何是事貫帶答曰隨流得妙應物全眞　問如何是理事縱橫帶答曰不變隨緣隨緣不變　問如何是屈曲垂帶答曰不住無爲不盡有爲行於非道通達佛道　問如何是妙叶兼帶答曰大用現前不拘小節物物頭頭無非妙智　問如何是金針雙鎖帶答曰闡揚佛事非假造作信手拈來無拘無束　問如何是平懷常實帶答曰無聖可求無凡可捨一種平懷泯然自盡竪一指云這一帶覿面相呈

曹洞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六祖下第五世　撫州曹山元證本寂禪師六祖下第六世

問如何是曹洞宗答曰曹洞家風道樞綿密應機接物語忌十成金針雙鎖玉線暗穿正偏回互五位功勳內外紹等三種滲漏一切差別不離本分

問如何是正中偏答曰理能成事　問如何是偏中

正答曰事不離理　問如何是正中來答曰理本空寂　問如何是偏中至答曰事用無跡　問如何是兼中到答曰事理雙泯

問如何是功勳五位答曰向奉功共功功功　問如何是向答曰趣向此事不可間斷　問如何是奉答曰如敬長上承奉無間　問如何是功答曰有用無用皆曰功勳　問如何是共功答曰用時無用無用卽用　問如何是功功答曰已無功用得大解脫

問如何是轉功就位答曰用不離體問如何是轉位就功答曰體能發用　問如何是功位齊施答曰體用雙彰　問如何是功位俱隱答曰體用雙泯

問如何是誕生王子答曰根本大智本自現成　問如何是朝生王子答曰不假修證如何復本　問如何是末生王子答曰有修有證不犯功勳　問如何是化生王子答曰大用現前誰敢當先　問如何是內生王子答曰達本還源眞如法界

問如何謂三種墮答曰一者披毛戴角名類墮二者不斷聲色名隨墮三者不受食名尊貴墮　問如何是披毛戴角答曰不掛本來衣須行異類中　問如何是不斷聲色答曰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問如何是不受食答曰理尙不取何況餘事　問如何謂三種滲漏答曰一者見滲漏二者情滲漏三者語滲漏

問如何是見滲漏答曰不轉正位墮在一色　問如何是情滲漏答曰滯二邊識浪流轉　問如何是語滲漏答曰體妙不圓吐言暗昧

問如何謂三路接人答曰鳥道玄路展手　問如何是鳥道答曰虛空無嚬喜　問如何是玄路答曰八字少兩乀　問如何是展手答曰一字兩頭垂

問如何是正位一色答曰妙體無形　問如何是大功一色答曰眞智無分　問如何是今時一色答曰大用無方

問如何是借功明位答曰波本是水　問如何是借位明功答曰水能起波　問如何是借借不借借答曰波水不二　問如何是全超不借借答曰波水俱泯

雲門　韶州雲門山匡眞文偃禪師六祖下第七世

問如何是雲門宗答曰雲門家風孤危聳峻格外提撕剪除情見三句關鍵一字機鋒北斗藏身金風體露拄杖踍跳佛祖退後盞子說法魔外潛形一切語言總歸向上

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答曰包裹太虛橫貫三際

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答曰一念不生萬法自泯

問如何是隨波逐浪句答曰隨流得妙應物全眞

問如何是一字關答曰格外提撕不墮窠臼　問如何是提婆宗答曰露地白牛東觸西觸　問如何是吹毛劍答曰物物頭頭瓦解冰消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答曰觸不得背不得　問如何是北斗裏藏身答曰無踪跡　問如何是體露金風答曰全身現

潙仰　潭州潙山大圓靈祐禪師六祖下第四世袁州仰山智通慧寂禪師六祖下第五世

問如何是潙仰宗答曰潙仰家風機用圓融室中驗人句能陷虎圓相差別明來暗合鏡出三生兩口一舌父子和唱道傳千古

問如何謂三種生答曰想生相生流注生　問如何是想生答曰內意識　問如何是相生答曰外塵境

問如何是流注生答曰無間斷

問云何謂圓相密義答曰密有六種　問云何六種答曰一圓相二暗機三義海四字海五意海六默論

問以何爲體畫○相云此是體　問以何爲用畫⦶相云此是用　問以何爲智畫(山)相云此是智

問圓相中書牛字佛字人字仏字十字萬字一点一畫半月缺月等等不一是何義旨答曰垂手接人明呈暗合不離體用理事賓主生殺縱奪權實隱顯同異總別暗印本心此謂密義隱身三昧須是實悟洞徹此機義解之徒卒難領曉

問如何是平目復仰視答曰觸不得背不得　問如何是兩口無一舌答曰不得有語不得無語

問如何是燃燈前答曰體寂　問如何是燃燈後答曰用照　問如何是正燃燈答曰寂照

法眼　金陵淸涼院文益禪師六祖下第九世諡號大法眼

問如何是法眼宗答曰法眼家風對症施藥垂機迅

利掃除情解六相義門會歸性地萬象之中全身獨路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直超異見圓融眞際

問如何是六相義答曰總別同異成壞　問如何是總答曰眞如一心總攝諸法　問如何是別答曰心生諸法法法非一　問如何是同答曰法因心生心法無二　問如何是異答曰法是法相心是心理　問如何是成答曰心生諸法法能成事　問如何是壞答曰攝法歸心心空法泯

問如何是韶國師四料揀答曰聞聞聞不聞不聞聞不聞不聞　問如何是聞聞答曰寂而常照　問如何是聞不聞答曰照而常寂　問如何是不聞聞答曰寂照無二　問如何是不聞不聞答曰寂照雙泯

師曰教外別傳向上宗旨果如是乎若只如此可謂口傳有甚奇特卽不如是又作麼生參

十魔亂正

師曰悟修禪那非同細事內外諸魔惱亂正定少無主宰貪著愛境因境打動墮於魔網本是善因反遭惡果初學後昆愼之防之憑開十條辨魔之義自審自察心魔天魔用慧觀照消滅魔孽心垢若淨諸障自泯何怕天魔焉敢惑正今將十魔細述於後一者宿冤二者外惑三者煩惱四者所知五者邪見六者妄想七者口業八者病苦九者昏沉十者天魔斯十魔障能撓正修慕道之人謹之愼之

問如何謂宿冤魔師曰宿冤魔者謂之業障遠劫今生在凡位中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殺盜婬妄貪瞋癡愛多結冤家今世會遇欲學大道侵撓不安能障聖事不得成就須生慚愧懇禱懺悔求哀三寶神力垂祐一切宿業自消自滅一切冤家自退自散再發四願普利羣生速得無漏急證菩提參禪之人須自懺之

問如何謂外惑魔師曰外惑魔者謂之人障闡提小人貴賤不等惱亂定心不得安穩此無別故皆是少權或缺禮義或因自高或自我慢或是口直或是行粗或是仗勢或是誇才或是言惡或稱已能或論他過或少和色或無恭敬或量不寬或欠忍耐故召不信惑亂修行生心動念遮障本明慕道之士須要卑

下退已養德方免人障後學初進寬之忍之
問如何謂煩惱魔師曰煩惱魔者謂之事障事障不除能亂正修云何爲煩如何是惱煩逐外境惱生內心修禪之流宜須斷之如不頓除性定難現見女生心婬心煩惱見殺生心惡心煩惱見財生心盜心煩惱見物生心貪心煩惱見人生慢我相煩惱見卑生傲自大煩惱見逆生瞋恚心煩惱見順生喜隨意煩惱見冤生憎恨心煩惱見親生愛私心煩惱一切外見內生取捨俱爲煩惱難以盡述參禪之流定除事障事障不空惱亂正定後學之人胡不斷之
問如何謂所知魔師曰所知魔者謂之理障理障不除能亂正定云何所知如是之過知我得悟知我通宗知我明教知我會理知我多文知我多見知我戒嚴知我得定知我有慧知我證空知我自在知我無礙知我得通知我得妙知我證道知我成佛等等所知爲之理障理障不除法執不忘法執不忘眞心不現修禪定者必要泯之
問如何謂邪見魔師曰邪見魔者謂之執障執障不除必墮邪定云何邪見如是亂正執性不壞謂之有見執性本空謂之無見執本不死謂之常見執隨氣滅謂之斷見執無生有爲自然見執氣化形爲邪因見自如非有非無即有即無一切邪執邪見因緣自然不離空有斷常兩頭自障本理往墮岐路參禪之流須知悟之
問如何謂妄想魔師曰妄想魔者謂之自障自障不空生滅不停顚倒散亂遮障本心參禪之人須要空之今舉一二以明妄障妄想悟道妄想修證妄想得定妄想發慧妄想多知妄想能文妄想名達妄想多供妄想爲師妄想衆歸妄想續祖妄想住剎妄想弘道妄想傳鉢妄想後嗣妄想入藏妄想神通妄想玄妙妄想奇特妄想異怪妄想長生妄想返童妄想飛昇妄想成佛諸妄不空動念乖眞初學慕道泯妄爲本
問如何謂口業魔師曰口業魔者謂之狂障若不儉言縱意多談散心亂念不得定心口業因何過之太甚談玄說妙講教言宗自誇得悟卑他愚迷論人長

短說人是非吟詩歌賦信口胡唱評論古今議國興廢昔日賢愚今時凶善不干已事高言評論他人得失無故毀讚說諸欲境令人生愛說諸不平令人發怒背後毀譽當面稱譏一切利害之言使人忘失正念參禪之人須要深戒不但儉言養德而且使心不亂初機修行愼之忌之

問如何謂病苦魔師曰病苦魔者謂之苦障身多疾病皆因業䇿或自失調變生百病不得受用學道有礙愚開數條須自預防調理脾胃節撙飲食少貪厚味且忌生冷饑莫讀誦飽莫貪重食後勿睡夜忌飽飧好吃腐爛愛食煎炒偏貪五味强用非物溼地坐禪風處打睡汗出入水受暑貪涼當風沐浴露臥星下大饑大飽大喜大怒大寒大暑大雨大露內傷外感一切失調生諸瘡病使身不安後學須知預防避之

問如何謂昏沉魔師曰昏沉魔者謂之睡障睡障不鍊昏沉太重眞心不朗慧性不發墮在暗昧黑山鬼窟其病因何多此昏障皆因食重多貪厚味話多喪氣勞形脾困精神不清濁氣渾亂愚癡多怒懈怠放逸不念生死唯貪安樂後學用功須發精進引錐刺肉以頭觸柱禮佛燃燈立險經行苦身磨鍊睡魔方輕不然縱意眞心不朗參禪之人勇猛降之

問如何謂大天魔師曰大天魔者非同諸障皆因正修將以證道心精通脗湛然不動驚起大魔及諸鬼神宮殿崩裂大地動搖魔王驚怖魍魎慌越一切魔魅俱有五通同來惱亂不容入聖變諸異怪化諸欲境亂爾禪定心生取捨魔得其便主人受害自發顛狂爲已成佛生陷王難死墮無間參禪之士正念分明智慧朗照一心不動任他使能我不見聞正定降魔自然消滅後學修道愼自辨之

以上數條略舉魔事欲辨徹細須閱楞嚴內外魔孽一切異見一一了明下手用功不墮魔網直證佛果

經語引證

曰萬法歸心問答分明上根纔覽頓悟本心中下迷鈍疑謗不信故引佛祖經語證明截斷衆疑誠信不謬或有得悟依教奉行直入古佛之叢林橫超祖師

之閫域可謂即肉眼而圓通佛眼即凡心而顯現眞心今述佛經祖語印證歸心正理

大般若經云一切如來同在一處自性清淨無漏界攝大方廣佛華嚴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是故生障礙不了於自心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彼用顚倒想增長一切惡　楞伽經云第一義諦者但惟是心種種外相悉皆無有彼愚夫執著惡見欺誑自他不能明見一切諸法如實住處大慧一切諸法如實者謂能了達唯心所現

四十二章經云出家沙門者斷欲去愛識自心原達佛本理悟無爲法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不歷諸位而自崇最名之曰道

寶雲經云一切諸法心爲上首若知於心則能得知一切諸法

因果經偈云一切造善惡皆從心想生是故眞出家皆明心爲本

菩薩念佛三昧經云心如金剛善根穿徹一切法故心如迦隣提衣柔輭善根故心如大海善根攝諸戒聚故心如平石善根住持一切事業故心如山王善根發生一切善法故心如大地善根負持衆生事業故

定意經云其在禪定不著內外亦無中間是曰一心

寶篋經云文殊師利告大德舍利弗如恒沙劫火災熾然終不燒空如是舍利弗一一衆生恒河沙劫造作逆罪不善之業然其心性終不可汙

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偈云虛空離生滅法界無去來衆色現於空諸法依心住空無色非色心性亦復然虛空唯假名心意識如是

楞伽經偈云諸法無法體而說唯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

出曜經云身被戒鎧心無慧劍者則不能壞結使元首故知若不觀心妙慧成就則不能斷無明根本

涅槃經云獅子吼者決定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若知自心佛性具足則性外豈有法而可求耶

法華三昧經云無著無所依無累心寂滅本性如虛

空是名無上道

七佛偈

毗婆尸佛偈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
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尸棄佛偈云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
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毗舍浮佛偈云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拘留孫佛偈云見身無實是佛見了心如幻是佛了
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

拘那含牟尼佛偈云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
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懼於生死

迦葉佛偈云一切眾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
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釋迦牟尼佛偈云幻化無因亦無生皆即自然見如
是諸法無非自化生幻化無生無所畏

佛經已明祖語述後

初祖偈云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

二祖云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

三祖云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

四祖示融大師云百千妙門同歸方寸恒沙功德總在心原一切定門一切慧門一切行門悉皆具足神通妙用並在汝心

五祖云欲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經之根本唯有一乘法一乘法者一心是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門一切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心無形色諸祖只是以心傳心達者印可更無別法

六祖云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心外更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萬種法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無有諸相汝莫觀淨及空其心此心無二無可取舍行住坐臥皆一直心即是淨土依吾語者汝定菩提

牛頭融大師絕觀論問云何是心答六根所觀並悉

是心問心若爲答心卽滅問何者爲體答心爲體問何者爲宗答心爲宗問何者爲本答心爲本問若爲是定慧雙遊答心性寂滅爲定常解寂滅爲慧問何者是智答境起解是智問何者是境答自身心性爲境問何者是舒答照用爲舒問何者爲卷答心寂滅無去來爲卷舒則彌遊法界卷則定跡難尋問何者是法界答邊表不可得名曰法界

稠禪師云一切外緣名無定相是非生滅一由自心若自心不心誰嫌是非能所俱無卽諸相恒寂

龐居士頌云萬法從心起心生萬法生生不了有來去枉虛行寄語修道人空生有不生如能達此理不動出深坑

騰騰和尙歌云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悟色空達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過方寸煩惱正是菩提淨花生於泥糞識取自家城邑莫謾遊他州郡

臥輪禪師云詳其心性湛然虛空本來不生是亦不滅何須收捺但覺心起卽須向內反照心原無有根本卽無生處無生處故心卽寂靜無相無爲

智達禪師心境頌云境立心便有心無境不生若將心繫境心境兩俱盲境心各自住心境性恒淸悟境心無起迷心境共行若迷心作境心境亂縱橫悟境心元淨知心境本淸知心無境性了境心無形境虛心寂寂心照境泠泠

普岸大師云大道虛曠唯一眞心善惡勿思神淸物表更復何憂

潙山和尙云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化生悉是假名任他法性周流莫斷莫續

黃蘗和尙云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卽眞佛佛與衆生一心更無有異不如言下自認取本法此法卽心心外無法此心卽法法外無心

仰山和尙云頓悟自心無相猶若虛空寄根發明卽本心具恒沙妙用無別所持無別安立卽本地卽本土

安國和尙云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不住色不住聲不住迷不住悟不住體不住用而生其

心者卽是一切處而顯一心若住善生心卽善現若住惡生心卽惡現本心卽隱沒若無所住十方世界唯是一心信知風幡不動是心動

歸宗和尚云卽心是佛徹底唯性山河大地一法所印是大神呪眞實不虛是諸佛之本源菩提之根骨佛何者是卽今言下是更無別人經云譬如一色隨衆生見得種種名一切法惟是一法隨處得名

寶性論偈云如空徧一切而空無分別自心無垢心亦徧無分別

復禮法師云觀業義者夫業因心起心爲業用業引心而受形心隨業而作境然則因業受身身還造業從心作境境復生心若影隨形而曲直猶響隨聲而大小矣

勸善印施

夫敷演正法功德超於恒沙留傳至理福利過於大虛恒沙無數太虛無際施法利生功越二喻何故如是功德無量一者爲未信人令成正信攝歸一念不外馳求二者爲已信人助成觀力理行堅固疾證菩提似乘廣大之車立至寶坊如駕堅牢之船坐登覺岸楞嚴經云佛告阿難若復有人徧滿十方所有虛空盈滿七寶持以奉　微塵諸佛承事供養心無虛度於意云何是人以此施佛因緣得福多不阿難答言虛空無盡珍寶無邊昔有衆生施佛七錢捨身猶獲轉輪王位況復現前虛空既窮佛土充徧皆施珍寶窮劫思議尙不能及是福云何更有邊際佛告阿難諸佛如來語無虛妄若復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羅夷瞬息卽經此方他方阿鼻地獄乃至窮盡十方無間靡不經歷能以一念將此法門於末劫中開示未學是人罪障應念消滅變其所受地獄苦因成安樂國得福超越前之施人百倍千倍千萬億倍如是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讚弘此典善利無邊金光明經云法施與人有五勝利云何爲五一者法施兼利財施不爾二者法施能令衆生出於三界財施之福不出欲界三者法施能淨法身財施惟增長於色四者法施無盡財施有盡五者法施能斷無明財施唯伏貪愛是故善男子功德無量無邊難可譬喻又金

剛經云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不如受持四句偈等謂他人說其福勝彼如有善男信女刋刻印施流傳普令法界衆生頓悟最上一乘咸登佛域同證菩提功德無邊難以述矣

偈曰

萬法歸心錄　直言不奧深　能開淸淨眼　善示涅槃心
三教從斯入　百工莫外尋　有人印百本　勝捨一舡金

萬法歸心錄卷下終

跋

嘗謂三教殊途而同歸何也緣其所載之言無非勸人復善但二氏之書幽玄微妙讀者熟思莫知所指獨祖源禪師手輯歸心一錄明白暢盡智愚瞭然凡人情物態隱微纖悉一一曲繪若無遁形是錄雖分數問其掃除旁門直指要路回悟眞靈返本還源皆實學也余觀斯集不忍釋手美其究無極之理則表裏精粗無不到闡一貫之旨則全體大用無不明誠為三教中會歸協一之理也知爲一理安得不識數言以附其末順天府庠洪璋敬跋

跋

一心者萬法之總相也萬法者一心之別相也心有二種眞妄不同依眞心速證菩提隨妄心漂流生死眞心妄心知是本體眞心靈知無知而知妄心識知有知而知無知而知圓明寂照有知而知念念生滅大師婆心假伸問答辯明眞心指陳修證從始至終言言契理斯錄傳世如光明炬能破萬劫之暗而直至寶所耳誠爲法寶實爲法寶予觀之不捨復讀之爲跋

體如居士　劉芳　謹跋